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二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二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訂疑十五卷首一卷易學啓蒙訂疑四卷（二）

〔清〕董養性撰

南京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藏清正誼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訂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學啓蒙訂疑四卷周易本義原本十二卷》提要

周易訂疑卷之十三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經文

繫辭下傳

訂疑此篇大抵發前篇未盡之義所言多處憂患之事又多缺文疑字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云云〇朱子曰成列不止只論横圖如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故曰之類

蒙引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作横圖說則于因重之勢為順

訂疑只以横圖言方是成列不必云圓圖也之類二字衍之可也

朱子曰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〇出文衡前集五卷

說統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横圖此時止有三畫說得象說不得爻因重是大横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云云

訂疑本義全不可解愚謂此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詳上(上篇此句訂疑說揲蓍時說)篇○動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動字皆指人事言(動字義了然)謂旣繫以辭而命以吉凶悔吝則筮得此者即有趨避之動前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正此義也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吉无咎者宜動凶悔吝者宜靜不宜動此專言動不言靜者省文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云云

訂疑本義亦不可曉豈聖人繫辭時亦必待揲蓍了看卦爻之(辭待其動字只好)動而後繫辭以命之吉凶悔吝乎(以人事言)

葉良佩曰此動字宜以人事言蓋由聖人命之辭以鼓之而動者也○梁山來氏曰動者人之動作云為即趨吉避凶也(訂疑辭上文動字亦然)

訂疑聖人旣命以吉凶悔吝占者得此如不動作營為豈便得吉凶悔吝乎吉凶悔吝生乎動猶待人之動而始驗也(直截了當)故乾文言曰是以動而有悔也動方有悔不動便无悔矣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假如筮龜曰吉我不動以迎之豈便會吉筮龜曰凶我不動以犯之豈便會凶蓋動則有吉无凶不善動則有凶无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亦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愼乎亦以人事言也○上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皆其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云云○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

臨川吳氏曰剛柔之畫其體已定因蓍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

遇趣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變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而言蓍之變也

訂疑本義及小註與吳氏之說皆欠明愚謂此言占者所得卦爻雖或有老陽當化少陰亦必先畫一口而謂之九不可即畫爲- -而遂謂之八也或老陰當變少陽亦必先畫一乂而謂之(剛柔)六不可即畫爲一而謂之七也此揲蓍者必先立卦以存其本質也(句了然)本謂本卦對之卦而言也本卦旣立然後觀其其(文通句了)文變其文不變(然)而畫之卦于後以見其爲自此而之彼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變字即上文變在其中之變通字帶言之以足成

句耳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是六十四卦有因變相通之理也傳中變通二字率說人事言（通變字乃有分疏）偏變通配四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及此處變通就揲蓍說

蒙引剛柔立本以本卦言變通趣時對之卦言（訂疑本此）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此位字與六位時成之位不同、如下三爻皆剛、上三爻皆柔、泰之定位也、下三爻皆柔、上三爻皆剛、否之定位也、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如乾之姤、以至乾之坤、坤之復、以至坤之乾、皆是又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倒一爻或六爻皆剛者有之或六爻皆柔者有之或五柔一剛者有之或五剛一柔者有之

但以易之所有不過一剛一柔而已故曰一剛一柔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訂疑此句難解當云以其正者為常也重常一邊）

進齋徐氏曰、先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

訂疑上篇吉凶者得失之象也節、本義云、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正好用于此處、○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貞勝之意、本義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亦是此意然只解得常字說不出正字意必如下文本義云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正字意方出

葉爾瞻曰、吉凶不並立、若相制相克者曰勝、顧勝非偶湊而勝、有箇正常之理、順而吉、悖而凶、未嘗有倒置者、曰貞勝、如以吉凶相勝為正、常字說不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訂疑此本義所取、

本義天下之動、其變无窮云云

蒙引天下只一个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耳

訂疑一理而有是非不是則非不非則是未有介于兩可之間者也惟貞夫一故吉凶亦貞勝而无不吉不凶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云云

蒙引此段（擬有分示勝參看）不是申貞觀之義特以起下文蓋上文都是言卦爻吉凶至此則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也上文天地之道四句粽只用以起天下之動一句此節非以發明天地之貞觀乃以着卦

爻之所自出也故總之曰爻也者云云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相屬

訂疑本義以乾坤二字當天地二字非也此節特應首節八卦（此象引是雅然引）成列句（說簡理此則定有者落）乾坤八卦之首也不言六子者舉乾坤可例其餘也乾示易坤示簡則（說得詳明）震示動巽示入坎示陷離示麗艮示止兌示說可例矣○前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以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也此言示易示簡以通神明之德也蓋象與性情不相離有是象則有是性情前言象此言德互文也○言乾坤則六子可知矣六十四卦其象其德（更有道義）亦可知矣六十四卦之象之德不外

乎八卦故下文不復及因重之卦而直總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云云乾坤之爻象效像乾坤之象之德六十四卦之爻之象各像效其卦之象之德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云云

訂疑本義亦欠切爻象即首節爻在其中象在其中之爻象言爻之為言效也效呈也以各卦之德之象分呈之于各卦六爻也象之為言像也像形也像此者以各卦之德之象統形之于重卦也○此爻字似當兼爻辭彖字似當兼卦辭若只指卦畫（上面繫辭焉一條方不漏下爻吉凶見乎外）

亦无緣發明得許多道理出上篇第三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及聖人之情見乎辭亦有來路）者言乎變者也本義彖謂卦辭爻謂爻辭彖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第八章第十二章設卦以盡情偽卦中有辭也繫辭焉以盡其言辭即爻也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下篇第三章亦與此處相發○

自首節至二節為一段三節至此節為一段皆以申明首二節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云云○問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于成卦之後如何、訂疑問底值好朱子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訂疑內外只宜訓彼此二字蓍與書是兩物故有彼此之別揲蓍者十八變而成卦已知本卦是何卦之卦是何卦當用是何卦何爻了這是爻象動乎內然須考之易書而察其占之吉凶這是吉凶見乎外金縢曰卜三龜、一習吉此如爻象動乎內也故籥見書、乃并是吉此如吉凶見乎外也又如今人求籤得了第幾籤這是爻象動乎內還須討籤簿看看方知吉凶這是吉

凶見乎外○
朱子曰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功業似吉凶生大業
之業猶言事變庶務相似
蒙引不曰功業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占由變而成變尤重乎占至于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
避之意顯然見乎言外矣功業以用易者言聖人是作易聖人
不止文王周公伏羲亦在其中辭雖繫于文王周公其實只爲
伏羲發緼耳
訂疑易者辭占象變而已皆可以成功業皆可以見聖人之情
而此分言者夫子亦借口說出耳○此節爻象即首節之爻象
字變辭即次節之變辭字大抵首二節爲此章之綱領自吉凶
悔吝生乎動以下節節皆是申明首二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云云
朱子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
乃各自說去○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
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

得正辭只是分別是非教化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
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得還我正辭言是
底說是不是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平菴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
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道之
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道者也蓋
養之敎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于此三者矣理財則
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爲非則易之
斷吉凶明得失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于此三者也
蒙引理財者養也（六件平說）正辭者教也禁民爲非者刑罰也○嘗疑正
辭禁非不必俱從理財說理財如孟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之類正辭正字便是正名之正辭
便是言順之言辭順乎理則辭正矣故朱子曰敎化便在裡面
項氏謂殊貴賤使有度云云至使有信爲正辭此說固善但語
意亦倒在理財上不能盡聖人之意禁民爲非若以理財貫說
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有不係爭奪者
獨不在所禁乎况爲非二字所該自廣
一說朱子曰聚得許多人无財以養之云云按此三段語意則

正辭禁非只帶理財義之一字國不止于理財然聖人之意時名有所主惟善為寶何止曰位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守位何止人也能行仁政則天下歸之聚人又何止財且道理只在聖人口頭則正辭禁民專從理財說下亦或然也大學平天下章多言理財豈可譏其未盡治平之道哉依此說則正辭自理財說者當云利之所在人皆趨之是他底說是他底不是他底也說是他底而辭不正矣此聖人之理財必繼之以正辭也左傳晋文公治軍定襄王示禮伐原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註云不底價也重言信也依此則正辭亦可就理財說朱子

小註為有徵矣禁民為非防爭奪止侵盜所關甚大而教亦行其中通自何以守位曰人至曰義是庶而富富而教之道也

訂疑據本文須如此說蓋人以守位財以聚人義以理財相因而及文勢自如此

雲峯胡氏曰上繫首章由乾始坤成說歸乾易坤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易坤簡說出天地大德得乾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寶之位兩位字不同位天地之中人〻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大寶曰位聖人之所獨也而天地實賴之上下繫之首章其有望于後世有德有位之聖人如此哉　訂疑此說可謂巧矣

草廬吳氏曰與上文不相屬別為一章而與下章相合○龍仁夫曰此五句恐是他經誤入故與上下不合

訂疑龍氏謂他經未必然吳氏謂別為一章是也謂合下章亦非愚謂此上下有缺文繫辭傳或論作易之由或言易之用或論卦爻彖象辭占象變或以造化人事來形容易理未有旁言他事而不歸之易者獨此節自天地說到聖人不復及易故知上下有缺文以愚意當云何以理財司義此句之下補之曰正言斷辭禁民為非曰易正言斷辭見後章禁民為非只是為

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不可占險之意上五句為客補出曰易一句為主如法象莫大乎天地節上五句形蓍龜一句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訂疑本義亦見分曉八卦成列二節是言象爻變動自第三節至情見乎辭是申釋首二節文意至此盡矣末節當自為一章乃他章之錯簡爾何得合為一章而括以二語乎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註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疏近取諸身者、若耳目口鼻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

本義俯仰遠近○云云○朱子曰、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禽獸草木、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或五段、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八段、八卦也、訂疑不如云八節○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个个如此、又如草木有雌雄、又如樹木向陽處必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于水也亦然、

蒙引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則河圖者○將其中所取之最神易者耳○河圖不出○易亦須作○故本義于乾坤之首○只用此章之說○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所得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耳○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不可以說卦乾為首為馬兩段來填此二句說、此處說得活○每一物○各有陰陽消長○且是未畫卦之前○如此取之○彼以各物分配八卦○是已成八卦之後○所取象○與此意實不同○

訂疑蔡氏看書極細、如此云云、恐不必也、伏羲畫卦根由、即夫子亦不曾指定確據、觀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云云、又曰、有以見天下之賾云云、即此仰觀俯察云云之說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以畫卦本圖書、又曰、易有太極云云、是又只論理是如此、在夫子亦不知何說為的、只是以意度之、想是如此耳、說卦所取象、亦是夫子以已意觀之、見得如此、伏羲畫卦以象其物宜者、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也、

蒙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最畫○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制器所取之象、一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如物麗、及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

洪覺山曰、觀之取之、是伏羲終身之學、以天地萬物為書、非專為畫卦也、

訂疑夫子言伏羲畫卦○只說到八卦而止○不言六十四卦者○以

六十四卦○不過八卦所重耳、觀下文制器所取、皆重卦、可見、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模樣是恁底○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雲峯胡氏曰、伏羲非取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自有似離之象焉耳○蓋之爲言疑辭也○下倣此○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爲網罟以佃漁、非徒使民知鮮食之利○亦以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蒙引不特兩目而已○實則千百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兩作、亦是繼明不已也、猶云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亦不但明日而已也、

訂疑作字疑是衍文、因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兩作字、而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疏帝王世紀、包犧氏沒、女媧氏代立、爲女皇、次有大庭氏、栢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皥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凡十五世、皆習包犧氏之號也、

訂疑路史、自大庭氏以下、皆在包犧氏之前、包犧氏沒、雖有包媧氏、是爲女皇、女皇之後、直接神農、蓋唐虞以前、世遠難稽、世紀所載、不見經傳、雜出諸子之篇、其人之有无、世之先後、皆不可考、羅氏獨違衆說而據大傳○以神農接包犧○卓矣○

本義二體皆木云云○問上入下動、于取象未曉、朱子曰、耜乃今之鏵鍬、耒乃鏵相、雖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訂疑鏵鍬之說非也、以鐵耕自是後世爲之○初制耒耜○未知用鐵也○故曰二體皆木○本義上入下動、或人疑之、是也、朱子云云、亦非也、即如朱子所答、亦只是上動下入耳、愚謂只取卦象卦名耳○耒耜之外、又有耨、耨其器也、想此時、農器亦不止此、此其大約耳○前此或亦知稼穡○但神農又利其器用○敎之時宜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註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

也、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云云
開封耿氏曰、有救荒者、或不足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于救荒、發者无所取、積者无所散、則是利不布、養不均矣、于是日中為市、為日中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无、則得其所矣、
訂疑耿氏因上文止有佃漁耒耜二條、遂謂市中只以二者交易、亦太拘矣。不如以二者為例也。其萬物相見之義、亦疎、必朝日中者、大約五十里之內。皆可至耳。丹陽都氏曰、五十里為市、

愚謂未必恰五十里。然大約日中可至可反。或二三十里亦可。但遠不過五十里耳。定以日中、亦以此時。遠近之人。方可取齊也。非朝夕不可市也。
索引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民。一處之貨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疏帝王世紀、神農氏、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而及軒轅氏、訂疑即黃帝、黃帝崩、子青陽立、是為少昊、少昊崩、顓頊高陽氏立、顓頊崩、帝嚳高辛氏立、帝嚳崩、帝摯立、摯廢、堯立、堯崩、舜立、
訂疑路史神農沒、炎帝柱立、五帝以來、稷之炎帝慶甲柱之伯也、自慶甲至帝臨、書傳蔑紀、不得其考、次帝承、次帝魁、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居、次帝節莖、次帝克、帝戲、戲生器、器生鉅、克戲器鉅、皆不言為帝、炎帝榆、即参盧、黃帝代之、黃帝次帝鴻、即帝休、次帝魁、次青陽氏、亦曰雲陽氏、又曰金天氏、是為少昊、次顓頊、次帝嚳、次帝堯、次帝舜、
愚按大傳五帝相承、如親相代、然據他書中間、除堯舜為相禪

而立、餘帝或隔數帝、或數代也、世遠莫紀、无可考矣、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訂疑稱黃帝堯舜、只重其變化无為。不重垂衣裳之制。衣裳前此有之。楊誠齋曰、所謂衣裳、即帝舜所謂觀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蓋始于黃帝、備于堯舜、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象裳下兩股、有陰耦象、或曰、此章制器尚象之事、衣裳亦制器之類、與上文網罟耒耜為市、下文舟楫弧矢之類、為一例、取諸乾坤、與上文離益噬嗑、及下文渙隨等為例、亦通。

梁山來氏曰、聖人治天下、民所未厭○不强而去之○民所未安○不强而行之○如此變通○所以使民不倦○不然○强民以紛更○安得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而相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民以為不便○何宜之有○

訂疑此四句言三聖之治天下○不過如此○所以恭己无為而天下治○易窮則變至无不利○是以易道賛聖人之治道○亦以見三聖一身全是易理○不止此下數卦、為取諸易卦也、此下亦畧舉數事、其實聖人制器尚象、亦不至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

窺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楫必用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

本義木在水上也○云云

訂疑論舟楫之始、想只如窺所云、刳木蓋用獨木也、只好絶流而渡小水、故曰以濟不通、若江海千里、則非刳木之舟所能濟矣、故本義云、致遠以利天下、疑符、愚謂禹貢九州之貢、浮汶達泲、浮淮泗達河、沿江海達淮泗、浮江沱潛漢、逾洛至南河、逾沔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會渭汭、其舟必集衆木為之、其舟大而堅固可致遠以利天下矣、堯舜時、舟楫之利已普、宜不盡刳大木為之矣、○渙之辭曰、利涉大川、亦取此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註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程子曰、皆因其性為之、胡不乘牛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

訂疑引車者牛馬、控馭者人、欲東則東、欲西則西、豈嘗隨物所之乎、註說非也、古未有騎馬者、有之自春秋始、程子說亦非也、如謂牛馬隨人所之、則胡安定梁山來氏之說為是、

本義下動上說○

訂疑本義取卦德下動上說、舟楫亦然、不如胡安定說、雖李氏曰、牛以順為道、故服之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之以致遠、牛非不可致遠、于引重為力、馬非不可引重、于致遠為敏○蒙引牛耕之功、過于引重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着其功狀、

訂疑當時指黃帝堯舜時　按冉耕字伯牛　司馬牛亦名耕　則春秋時已用牛耕可知○

訂疑事物紀原漢武帝時、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蒙引一段、破紀原之誤○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註取其豫備
本義豫備之意云云
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至是始有暴客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
結繩可治後世風俗偷薄故作書契
訂疑朱徐之說皆非民生有欲无主乃亂古今一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云云
徐進齋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于
人者也

訂疑送終大事而過于厚取諸大過養生小事而過于厚取諸
小過徐氏之說為有據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註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　訂疑本義從
之
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
矢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
取諸大壯

註宮室壯大于穴居故取諸大壯也　訂疑本義從之
蔡節齋曰棟屋脊檩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
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訂疑檩蓋橑字之誤
也
訂疑四剛二柔之義欠妥以四剛象屋上之橑則可以二柔象
椽之下垂者為宇則非陸氏曰上下四方曰宇宇者室內之空
處也故有上下四方豳風曰八月在宇蟋蟀（傳詩為難）豈有在屋之椽上
者乎
涑川司馬氏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建于下大壯之
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註取其過厚　疏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表其處是
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椁者禮記云有虞氏瓦棺未必木為棺也又云殷之棺椁
以前之棺椁无聞也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則喪期无數在堯以前而棺椁自殷以後則夏以前棺椁
未具也

訂疑此等制度在孔子亦約畧言之未的言何代也故曰後世
聖人禮記附會多矣亦不足信○路史炎帝紀神農子孫世葬
茶陵方金戎犯順初原之㦲剷龐穿爲方中尸首會撮而腑黑
玄綃单衣見衣裳之制黄帝以前有之偃弓穿中附旁惟銅爲
劍璽既取掩之他日邑胥犯或新窆匈其爲祟焉然合未旣而
室燬爲遂亡之而棄劍爲者亦門滅是神農之代已起墳陵而
有衣冠殉器矣但不言棺椁也路史餘論蘇州節度使錢元鏐
之猶子文炳開寳五年妻丘氏死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
松區中發之乃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即棺椁灰盡惟一骸亞

石間長丈餘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鏤金花西壁劍
器亦且毀敗惟環在靶佳玉所成炳入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
毬丸從劍下螫炳眉間炳卒于知玄夢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
丈餘魚鱗之甲足如金色徒跣挾劍前詣知玄曰我堯帝之臣
縣余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治水以功封吴獲葬于此奈何
而父剛愎發吾版石奪吾玉欛今擊死云云夫云梓廬灰盡是
葬時有棺椁也禮記有虞瓦棺非矣况黄帝堯舜三帝中間隔
數十百年大傳又不明言其器其帝所制末三節又泛言後世
聖人云云似未指定三聖者

繫引易之以棺椁○似只對衣薪説○然既有棺椁則封樹之禮○喪
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
疏鄭康成註云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本義明決之意○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
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板為記都不相亂
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
為治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訂疑此非

通論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以識之事有不能
信者契以驗之取明決之義○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
契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彖引或曰百官用以治民萬民用以相察亦説得通但百官用
以治民百官獨不用治乎惟玆臣庶汝其于予治蓋此條作書
契主聖人言故百官之治萬民之察皆有書契之明驗也是以
治以察句法○正與萬民以濟相類○
右節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問六十四卦重于伏羲果

否朱子曰此不可考或曰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疑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辭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无可考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雲峯胡氏曰舟楫取渙以卦象取也 訂疑耒耜亦然服乘取隨臼杵取小過以卦德取也弧睽壯夬大過以卦名取也 蓋小過亦然

訂疑聖人制器皆有所因不過隨事而加巧耳如謂必因卦而尚其象乎不謂然且制器者亦未必盡是聖人凡器用足爲天下萬世利後世利其用卽尊之爲聖人亦宜卽後人之制器亦有前古所未有者如水碾水磨水車紙筆墨硯印板之類豈必皆聖人制之又如倭之刀匣銃緞高麗之紙扇筆西洋之眼鏡曆法布砲西域之切瀾肅愼之楛矢石砮豈不精絕朱子曰南海諸蕃書然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又曰古所制器亦不止十三件

十翼之書多夫子以意逆之而自發議論由其居安樂玩多歷年所看得大而天地小而萬物上而帝王下而男女莫不與易相當故開眼所見開口所說无不顯之一易耳卽如邵子學易未必到孔子妙處然遇一物一事觸處與他數相値況孔子乎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朱子曰只是彷彿說不可求得太深此是揔說起下面彖者材也爻天下之動也皆是說上面象字

蔡氏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寫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所觀遠近所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人乎況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則擬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爲滋矣故宮室舟車器械服帶器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後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以教天下之意也

棠引象總是像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天下之賾之動各有神明之德爲各有萬物之情爲象說得甚廣凡說卦傳自天地定位至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在是性情在是且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可說出无

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

訂疑蔡攸及蒙引之說皆難曉朱子小註自明白首節是統言易之一書通卦爻及卦爻辭皆是立個影象于此不似他書句句是實理實事故曰易者象也

彖者材也

疏彖謂卦下彖辭

說統材作材料之材看卦具德體象變如卦之材料也彖則為之判斷而已所明象之全體也材為善惡而辭亦因之

訂疑彖辭亦是就卦之德體象變而為辭只是說个影像于此

非有事實也此是象之全體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蒙引天下之動紛紜轇轕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是也此處未可說出吉凶悔吝非惟于下文有碍且于天下之動字有羨餘處天下之動內止可言失得不可言吉凶故下文云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卦非无動也爻亦非无材也而此分言者彖統論一卦之體于材為切爻乃逐爻之變于動為切耳

訂疑彖雖是言一卦之材然卦材之德體象變亦是就天下之動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耳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訂疑本義亦鶻突此句須天下之動來與上章吉凶悔吝生乎動相似而不同上章吉凶悔吝驗于人之動後此章爻靜之吉凶悔吝由效天下之動而生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順理而得逆理而失雖未甚逆于理而已背差漸遠則為憂虞天下之動大約不過四端爻之吉凶悔吝所以效而像之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云云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陰卦

訂疑此言後天之易專論六子也若先天之易則自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皆陽卦故橫圖居右而圓圖居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皆為陰卦故橫圖居左而圓圖居右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註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訂疑註自正大本義小巧愚謂說卦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云云此後天以震坎艮爲陽卦巽離兑爲陰卦之正旨也

此章乃夫子別生一說以發後天之餘緒耳

梁山來氏曰陽卦以奇爲主震坎艮皆出于乾之奇震一索得之坎以再索得之艮以三索得之三卦皆出于乾之奇所以雖陰多亦謂之陽卦陰卦以耦爲主倣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蒙引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人也二是多意如堯舜三代天下一統民无二王便是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无常民民无常主此便是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訂疑就天下大勢言則如此若夫子所云自天子出便是君子之道自諸侯出便是小人之道若就一國言如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亦是小人之道夫子所云祿去公室政逮大夫是也官府亦有之胥吏擅權舞文亂法亦是小人之道一家亦然如牝雞司晨或子專父權弟揜兄柄亦是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訂疑此章專論卦畫无繫辭之事疑當屬說卦而錯簡于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云云

訂疑本義及小註皆不可曉愚謂爻辭往來二字連憧憧爲義并往來亦是不好底此將往來字作感應自然之常理但不可憧憧耳爻辭朋從作人說此借朋字喩事理爻辭思字作語助此以思字作思慮言以朋從作事理之偶合言同歸而殊塗本爻辭往來二字而生以行人言一致而百慮以人之處事言上句形起下句下句最重

如本義所云是聖人教人麼思也愚謂天下之事千頭百緒不可端倪將從何處思慮起如行路者本同歸也而殊塗矣我欲迎之于此彼乃從他塗而來縱使數人要于路亦有弗遇者矣于彼乎于此乎將何塗之從乎故人之處事本一致也然百人慮之則百其計以千人慮之則千其方至于成敗亦不同焉如此者吾將以私智穿鑿其間間有億而中者其不中者亦多矣

雖有偶而合者其不合者亦多矣此如我思一朋友憧憧為往
來以迎之朋未必即來也縱幸而來亦未必盡然也可見人之
應事但當隨時而順理因物而制宜乃能泛應曲當如下文所
云耳何以无益（補无益二字從九疑）之思慮為哉夫子此言非謂思慮可无只是言
无益之思慮為不可用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
生焉

本義言往來屈伸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

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訂疑就人事言則有如本義云云者天地之神化則无是也日
月寒暑不過順其屈信往來自然之常而有生明成歲之利人
亦順事理之自然而行所无事可矣何必憧憧然用无益之思
慮為

朱子曰此段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
憧憧則不可

蒙引此節全提起往來之自然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
之加憧憧焉言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个憧憧也入于私不

能普徧而狹矣所謂意徧于此則遺于彼者所以必思而後有
從也

訂疑此章雖釋九四爻辭而意實不同九四爻辭貞吉悔亡猶
隨之出門交有功同人之出門同人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猶
隨之係小子失丈夫同人之于宗吝也一是斷以理一是動以
私所以有善否之分総是就人與人相感說也其在此章則借
九四爻辭而別就人之應事說道理本義蒙引乃拘拘拈爻辭
而曲為之說所以掣肘皆攷孔子之言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又曰不思則罔豈教人廢思哉教人思者戒人之不思也何思

何慮者戒人之妄思也思者心之官唯聖人可不思而得學者
則必由思而後可以入聖故曰思曰睿睿作聖下文精義入神
利用安身正教人下手工夫精義入神格物致知之事也利用
安身則身體力行之事也如此則入理深而有以為致思之本
真積久而有以為善思之驗如此則事物至前安而能慮或一
思而得或再思而可斷以理而不惑以私自无事于憧憧矣取
之左右逢其原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亦何止朋從之而已哉大
凡事理不由深造自得而強探力索者率百慮而一得即如人
與我原无素交而欲以私情強邀其來其從之者必其與我同

蟄者否則不我從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云云○朱子曰、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

訂疑上節以造化言屈信相感之理此節以物理言之朱子小

注、又通造化物理言之、

朱子曰、精義入神與行處不相干、然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干、然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義至于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付他、如快力利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又曰、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訂疑日月寒暑之屈信往來以造化言、尺蠖龍蛇之屈信蟄存以物理言、然皆是借來形起精義入神數句、精義四句全是下學工夫、承上文云天下何思何慮、思慮果可廢乎、非也、思慮者心之神明、何可无也、不曰不思、則罔乎、不曰思不出位乎、不曰君子九思乎、洪範不曰思曰睿、睿作聖乎、唯天地物理、則有屈信往來之常理、所謂无心而成化也、人則但當用力于下學之事、用力于知、則精研其義、至于入神、自然有資于行、而可以致用、用力于行、則利其施用、至于安身、自然有益于知、而可以崇德、是其屈信相感、亦猶造化物理、屈以為信、信以為屈、一往一來、相為感應矣、此下學之事、吾人之思慮所可用者也、然亦何事憧憧乎、人能如是、則于天下之事、皆順其理勢之自然而行、

其所无事、發皆中節、而得同歸一致之理矣、此如大學知止定靜安慮、夫子言此、正教人善用其思慮、非欲人絕思慮而入于禪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云云、至于德盛仁熟而自致耳、訂疑此段極好、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數語則贅矣、當衍之、

訂疑此承上文言日月寒暑屈信往來、乃天地神化之事、學者何可幾及、然能用力于下學之事、而精義利用、若夫過此以往

則亦无所復用其力矣謂思慮又用不得底時候如顏子欲從末由是也至于德盛仁熟則亦不假強探力索而有以造夫窮神知化矣

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訂疑張子此語本合陰陽不測之謂神而言本義引之于此以上文日月寒暑云云亦指造化言故也夫曰窮神知化則思之即得不但朋從而已視夫憧憧往來者可同日語哉時說開口即云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可不思而得不知孔子此章原為學者言豈槩從上達說起使學者絕棄思慮馳騖玄虛哉

彖引承上文言內為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為利用而內有以崇乎德內外只管如此交相養互相發則欲罷不能過此機非在我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于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則德之盛矣自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之化矣味此本義亦如欲罷不能之言非顏子不能道也化是二氣之迭運神是一理之主宰孟子所過者化亦以推行處言所存者神亦以主宰言德之盛謂義之精者蓋以精至于耳順心通之境用之利者蓋以利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天夫如是吾之神妙乎天地之神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矣

訂疑本義云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又曰屈信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又曰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數自然字皆含有神化意窮神知化猶云知天地之化育

說就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得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勉耳　訂疑此說極精確既說得本文透又見得思慮不可廢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疏欲上干于四四自應初不納于己是危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陽剛則非己所乘是下向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聲名言之云名必辱也身必危者下句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或問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又大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

蒙引以九四之剛陽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去之不得徒為所困耳是非所困名必辱也

訂疑以上三說各不同陳明卿從疏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疏隼指三公指上六

蒙引隼者禽也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事而申之至下文遂以其意言之却于本文去害之意不甚拘也故朱子語錄云孔子

是發出言外之意夫君子懷濟世之才是藏器于身也待其時之可行而行器已素具何不利之有或欲以器為除暴去邪之器恐謂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活心讀活書豈必拘定是射隼之器如豫九二只是以不溺于豫為重而傳文不諂不瀆知微知彰之類其知抑何多也

訂疑孔子講書有在本文外立義者有在本文前立義者如此文正意只在解悖小象已釋之此處却推開說不拘解悖矣而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義則是本文頭裏話也〇爻辭獲之二字屬射隼无不利已推開泛說孔子此處不拘解悖只說无不利大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潘雪松曰小人重禍福更甚于重仁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訂疑无所利而為之无所畏而不為者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為名而為善畏刑而不為不善者次之懷刑利仁是也小人

則利有弗勸刑有弗懲者矣怙終賊刑是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

朱子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訂疑或問是疏說

存疑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无事從有危亡亂之心其所制（叢治極有功于）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必有道矣
訂疑有其治有猶守也危者亡者亂者若就心言則如朱子小
註自正大或問及蒙引安危利災之說覺奇險些恐又有一說
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章及德慧術知章觀之則此三句
又可作置之危地而後安置之亡地而後存置之亂中而後治
者也太甲改于桐宮晋文伯于亡人漢高光武興于百戰漢宣
作于民間明英宗北狩之後置于南宮而成天順之治孝宗危
于萬妃長于民間而成弘治之治皆是也九五先否後休其亡
者正監前事之失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小人志在于得而
已以人之國徼幸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
塞其責者本于不知義而已
融堂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
必度德量力而後居其任為君不明于所擇為臣不審于自擇
以至亡身危主亂天下者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蒙引知與力俱屬才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于心
者
訂疑文辭本義責其歷切切折足此傳只責其不自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先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云云○朱子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
四件事
訂疑文辭本義其思慮明審云云皆括繫辭傳意幾乃事幾之

動如靈公問陳仰觀飛鴈而孔子行趙簡子一日殺二士而孔
子臨河而反醴酒不設而穆生去是也今朱子小註紛紛諸說
皆就心言乃慎獨之意周子之說也○天下事有當用微者謂
宜潛慮密謀者如韓琦出空頭勅以黜任守忠歐陽脩曰第書
之韓公必自有說是也有當用彰者謂宜明目張膽如漢王用
新城三老之說為義帝發喪告諸侯云云擊楚之弑義帝者是
也有當用柔者如无道而言孫微服而過宋拜陽虎以避咎是
也有當用剛者孔子却萊兵誅少正卯請討陳恒是也君子幾
之所在无一不知識逆衆人之表故曰萬夫之望○神即至誠

如神之神鬼神造吉凶君子于吉凶之先見處皆知之則君子
亦一神矣褧引乃云不同何也
程敬承曰介如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昏于多欲故識
在事後君子神淸于无欲故識在幾先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云云○朱子曰是爭些子底意思
汀疑殆乃殆有甚焉之殆殆將也字彙作將字解引此証之三
原王氏亦云梁山來氏同本義小註複矣

李氏楷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
則未嘗復行耳
褧引稱顏氏之子者又兄之辭也稱顏子者則子弟之辭也有
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
決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云云○朱子曰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
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訂疑損自泰變下卦乾之上爻與上卦坤之上爻往來交易有
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朱子曰心和氣平則能言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
也
平庵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

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褧引安其身三句立心之恒也危以動三句此立心勿恒也民
來人也勿不也
訂疑安其身易其心危以動懼以語數句皆伴說定其交而後
求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句正切經文
說統安對危看順理而動則安書曰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易對
懼看人君于言那得有懼言不順理恐民敎令自家心中不免
有些愧屈便是懼上之求下下之供上自有交義定者恩信素
孚也

訂疑安其身而後動先立家計也偏根本之地先自危動則不
足係屬人心誰相從乎易其心而後語謂心有定理則辭氣和
平而言有序否則心无定見胡亂說話出悖來遂矣定交後求
謂相得素深然後求而有得若无素交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昆
亦莫我顧莫我聞矣

右第五章

朱子曰上下繫說許多爻所以分在上下繫也无甚意義是聖
人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爾○雙湖胡氏曰夫子于繫辭上
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于此章又舉九卦十爻之辭

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未必先立
主意後以卦實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
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
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云云○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知
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邪○朱子云云　訂疑或問極是不
知未子何故只取闔闢之義想是未定之說蒙引亦不取之

雲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為兩儀陰陽之合則為四象八
卦剛柔于是乎有體

蒙引門者物之所從出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二畫為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

訂疑此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相似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猶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易之縕指三百八
十四爻門指兩儀

蒙引天地之撰即萬物之情但雷風山澤為物雷動風散則其
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萬物雖多云云○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
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
看來只是謂卦名○胡雲峯亦曰文王稱卦之名

蒙引據下章易之興也云云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皆指卦名
言也則六十四卦之名其果出于文王乎又豈制于伏羲之後
今乃謂伏羲取其卦之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股五陰為耳上
陽為鉉而因以名卦何也縱曰伏羲火食有鼎然當時豈制乃
有許多度數邪

訂疑稱名指卦名言、甚確、本義則指卦爻辭中所取之象言、愚謂六十四卦之名、亦甚參雜、如屯訟小畜蠱剝遯明夷蹇睽困革旅渙之類、皆衰世之意也、○據包犧氏章、止云始作八卦、不及六十四卦、則是包犧氏時无六畫之卦也、下文又云取諸離益噬嗑等、則是伏羲時已有六畫之卦、而且各命之名矣、據此章云、衰世之意、下章云、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則是名卦繫辭、又不知其何人也、據後章云、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其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是又疑名卦辭繫之皆出文王也、然曰蓋曰邪曰乎、皆疑辭、未敢質言也、

孔穎達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皆以爻辭出于周公○按周易出于周人所爲、其在文王之後无疑、孔子去文王未遠、已不知重卦命名繫辭出于何人、但意度之云云、今去孔子又二千餘年、乃硬定六十四卦爲伏羲所名、卦辭爲文王所繫、爻辭爲周公所繫、亦不闕疑之過也、○伏羲既畫卦、或即命之名、亦未可知、舜命禹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已有易、書必不至文王時始有卦名也、竊謂六十四卦之名、伏羲之後、或有沿革、路史發揮云、初與、坤初乾、初離、初犖、坎初兌、初犨、宸初輿、巽此

歸藏之易也、或曰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而又缺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犇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四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蓛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愚謂路史所記歸藏之易、其名字殊无義意、不過好事者索隱行怪之爲耶、但其謂與周易有同不同、則理或然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疏往事必載、是彰往也、來事豫占、是察來也、當名謂卦爻之義、各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也、辨物正言、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也、

訂疑彰往察來疏說極是、藏往知來正如此、朱子小註、往往就陰陽消息說、无味、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臨川吳氏曰、彰往察來、即藏往知來、微顯闡幽、即顯道神德行、但上篇兼著言（亦兼聖人）、此則專以卦言（亦兼卦爻辭）也、

進齋徐氏曰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

蒙引曰進齋以元亨利貞等為正言以利涉不利涉之類為斷辭亦有未精細者此何所分辨要之正言辭也斷辭占也 訂疑是

又曰乾卦之辭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辭則曰潛龍勿用皆正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其辭以告人也

訂疑此亦未精細蓋卦爻之辭有象无占者有占无象者如履霜堅氷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類是正言而未斷辭也如乾之元亨利貞訟九五之訟元吉无妄九四之可貞无咎上九之行有眚无攸利之類是有斷辭而无正言也如乾初九之潛龍勿用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是正言而又斷辭也大抵本義所謂其象如此之類皆正言也所謂其占如此之類皆斷辭也

本義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訂疑上下有缺文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

註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肆而隱事顯而理微 疏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噬腊肉之類是其辭碎小也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廣大也

訂疑註疏以辭之取象為稱名愚謂稱名即上文稱名指卦名言如履蠱噬嗑頤蹇井鼎之類皆細小之物事也 其指遠即言近指遠其辭文言文辭雅馴不鄙俚近陋也曲而中謂繫辭之意本非如此而闇合占者之事應如左傳所載崔武子筮娶

棠姜而遇困之六三孔成子筮立衛靈公遇屯元亨利建侯靈公名元也宋伐鄭趙鞅筮救鄭遇泰之需微子帝乙之元子也事詳下章肆而隱猶言費而隱

右第六章

本義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訂疑首節言卦畫次節專言卦名三節四節兼言卦名及卦爻辭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疏謂易之卦爻辭起于中古若卦爻之象則上古伏羲之時

本義夏商之末云云
訂疑既與本義作易專指繫辭悉謂此章與上章稱名而言下文歷舉九卦之名而不及卦爻辭其專言文王名卦可知矣上章謂為衰世之意此章又曰興于中古第十一章遂明指文王與紂之事據司馬遷遂謂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見周紀又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漢儒多從之獨唐孔穎達疏易疏始定為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後儒從之然獨據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曰吾乃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以易為周公所作也今按周易為

武王既有天下之後所作蓋據舊藏而用周易乃改制之事新傳文王方為商臣于未革命安敢革商易而作周易哉又卦辭中多稱王者既名周易則王必周王可知文未稱王其為周公所作无疑矣孔子周人從周禮故稱贊周易○考之左傳所記卜筮之辭其卦名皆同而辭有與周易不同者分錄于左
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在異國必姜姓
僖廿五年晉侯將納襄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云云
宣十二年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云云
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其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云云
二十五年崔武子弔棠公見棠姜而美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云云

襄二十八年子大叔告子展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云云
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言必誤也云云
七年孔成子將立衛靈公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
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
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其繇曰立建侯嗣吉
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十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云云
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蔡墨對魏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

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云
哀九年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
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
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以上十一條皆引周易之辭也左氏亦多云周易云云
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
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
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
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
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其死于高梁之
墟
是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
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云云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
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以上四條其所占之辭皆非周易之文而左氏亦不云周易則
其為連山或歸藏亦未可知然其卦名皆同周易亦足見卦名
非文王所命矣
臨川吳氏曰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于其名卦而
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　訂疑以此
言之上章稱名指卦名可知
訂疑上章衰世之意泛指世運升降言此章作易者有憂患乎
指作易者本人言上章不可露商末世字此章不可露文王字
至十一章方明言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憂商之易在孔

手時存否不可知。然即有存者、亦不過如左傳所載上四條之文。其于卦爻之德體象變必不切也。如後世易林、火珠林、太虛玄、洞極、潛虛、飛伏、世應、納甲、遁甲之類、況孔子以周人從周禮、自應尊周易、況周易又極備天地人物之至理、而切夫卦爻之德體象變、故孔子于繫辭傳、極贊其妙、但未詳其作于何人。而又非術數家占卜小書之所可比。故意其出于文王耳。然其為言。率是疑辭。亦未嘗如後儒直決橫斷。謂某人名卦。某人繫卦辭。某人繫爻辭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統六十四卦。為脩德防患之事。但此九卦最是脩德之甚、故舉以言防患之事、 訂疑此意極淵。然謂九卦最是脩德之甚則六十四卦之名。更有宜于脩德防患者。孔子亦論所未及偶舉九卦以例其餘耳。

本義履禮也。云云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 訂疑小註與本義不合

進齋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脚、步步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 訂疑此入本義與小註合為一說不如本義與下文合

朱子曰、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驕亢自高、取禍必矣、

進齋徐氏曰、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明辨于斯。所以自驗其所安也。 訂疑此釋困德之辨。

朱子曰、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

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入也。伏也。又曰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以一陰入于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蒙引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說。張子教人以禮而入、即此意、謙乃為禮者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總以復德之本者。外之不俗。內亦隨亡矣。復一陽復于五陰之下。其在人則善心復于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矣。故曰德之本也。恒所以次復者。善端之存。猶不能保其常存而不失也。德雖

可久然人欲之私或未能盡去本然之善或未能盡充損之懲忿窒欲所以盡去其人欲之私也益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也此恒之後所以繼之損益人欲盡天理純矣非困无以驗其然也故困為德之辯所謂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也德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外物不能移矣井所以次困也外物不能移則旣有立矣能立然後可進于權巽之所以次井也訂疑九卦之序亦如上下經序卦同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云云

朱子曰履和而至以下句云云皆是反說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泰人尊君卑臣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復小而辯于物葢復是一陽方生于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是小而辯也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遏他不住困窮而通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葢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之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云云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巽稱而隱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个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

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進齋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

西山真氏曰損先難而後易葢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將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為甚難然天理旣明人欲自息其為力又

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

蒙引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强世之事似若非其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故曰和而至猶中庸章句所謂天命之當然而精微之極致者○謙尊而光與象傳不同象傳對下句卑而不可踰說此處本義用一且字帶是以謙字對尊且光說○恒雜而不厭雜應蠻貊之地而常德如一日也

訂疑恒雜而不厭因大象雷風交至而君子却立不易方也易述如此說井居其所而遷本義訓遷為及物上節小註云井有

本故澤及于物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皆不如此節小註
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之說蓋井猶中庸之所謂淵泉
也遷猶時出也曲禮安安而能遷朱子曰雖安安而能從義應
氏曰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下節本義亦云辨義謂安而能
慮大學章句慮謂處事精詳
說統舊說自卑之意藏在謙字內其尊且光俱作贊辭則與入
卦柳楊口氣不類別傳曰謙者自卑以尊人者也（朱子所云可及說）然不矜不伐
之德自光顯而不可揜此解得之訂疑此與本義衆引異而與
八卦相類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云云
朱子曰所行若不合禮自是乖戾故曰履以和行○困以寡怨
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于天无所尤于人若不得其道則
有所怨尤矣○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于事能
優游以入之意否曰是
衆氏中行曰道始于踐履而終于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
之到

衆引謙以制禮亦自己之持身言是見于應物之間者制節謹
度不敢放逸蓋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
行矣○損以遠害懲忿則无忘身及親之災窒欲則无求利得
害之虞○訂疑欲亦不止財利益以興利遷善改過則日進于高
明而希聖希賢矣何利如之利字不切義是常經權是變道
訂疑進齋徐氏釋德之本也句曰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
能无流于惡能于念慮之間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處審其幾
而復于善焉是德有其本也愚謂此却甚切自知
說統禮非謙遜便不成禮以謙制禮所云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是也訂疑猗猗不能以禮樂爲國如禮何言不謙无以制禮也
程敬承曰物不累于流水而照于上水井之所以能辨義也
訂疑與利對遠害（未利二字方有病處）利即利用安身之利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之利

右第七章

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是聖
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個道理（寸補說）所以就
這等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這九

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少説一卦也不妨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得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又曰今之談經者往〻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

真西山曰九卦之德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又明于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于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本義遠猶忘也云〻○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〻應而吉底有〻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雖道二五是中其間却有位二五而不吉者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掬其書亦遠也

節齋蔡氏曰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

訂疑不可遠如程子序文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爻之義為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也其在此章則自出入以度而下皆是屢遷即程子序文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以一事而明爻則滞而不通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其在此章則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皆是周流六虛本義云〻謂在此卦則此爻為剛在彼卦則此爻為柔六十四卦无一卦之相同而不外一陽一陰之流行也此屢遷之道一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謂如蔡氏所云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彖傳中所云卦變也

此屢遷之道二也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謂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如啟蒙所列之卦變圖也此屢遷之道三也如朱子小註云易不是確定硬本子云云又曰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愚謂此一是指作易者言其不拘一例一是指用易者言其當隨人隨事而用之是兩義然就作易者言不如就用易者言蓋此章(首節以易之爲書起次用爲道也二字自宜猶作)爲學易者言故首云不可遠也用易者亦當擬議以成其變化(易之作易知此則用易可知故爲前方可謂非其人云云胡)如鳴鶴在陰本言君臣同德相信不出戶庭本言君子出處而(變潮亦如此說而出入內外不安)孔子說易又爲言語之當愼矣可見學者平日當就經文各以其意求之至觀變玩占時抑宜以所占之事與卦爻辭委曲還

就以求相通之處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也

○變動不居六句總言屢遷之義凡三項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註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去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訂疑出入猶動靜即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也內謂內事外謂外事即曲禮所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之內外也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爲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皆是曲禮又曰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愚謂此即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之意也此下三節皆言不可遠也

彖引卦爻所說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皆必以其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三句變潮亦指易說而出入內外字皆不安)　訂疑以易傳釋易傳最確

訂疑度即下文典常字即行其典禮之典禮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疏故事故也非但使人隱顯知懼又使人明曉于憂患并與其萬事也使人畏懼此易歸行善道不待有師保教訓恒常恭敬如父母臨之也

本義雖无師保云云○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父母臨之相似常惕地戒懼

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

節齋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明字變潮作易言似勝指人言)雖无師保亦如臨乎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可

遠也

蒙引上文出入以度二句兼有憂患无憂患言也獨言憂患者聖人作易只要免人于憂患凡人之占易亦要避个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云云

雙湖胡氏曰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二句一章之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于憂患以下言其辭也

訂疑書不止辭當兼卦爻觀第十章可見出入以度以下三節通是說辭言也（見又看內）

潜辭曰方承上度字來變處圓處方別傳曰辭各指其所之故曰方

訂疑變動不居六句易之變也曰度曰方曰典常易之辭也時說前後通融看者非也如蓍自圓卦自方也易之變自无典要易之辭自有典常也所謂其人者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人即程子序文得之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全得序文來解妙合）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本義質謂卦體云云

蒙引言始終則四爻在其中矣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一卦之體始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其體之一也原要字不重只是有始无終俱不成卦必兼備始終方成卦耳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潜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訂疑分時物為二非也

訂疑六經與籍无一件似易經整齊統六十四卦橫豎成行方圓成序側邪相對自乾至坤自復至乾自始至坤自雷以動之至乾以君之自風以散之至坤以藏之真是有始有終以為六（果六十四卦方生）十四卦之質分而觀之每卦六爻自初至上无一卦少一畫者亦是有始有終以為一卦之質然逐卦之六爻又各有其卦之時物為相雜者奇偶之畫相間多少純駁之不同也此處未及（界限分明）卦爻辭下文方及辭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

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

蒙引初爻所以難知者以初爻為卦之本一卦之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爻為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已備是其質已著何難知之有

訂疑節齋蒙引似以畫卦之始終言之如初畫一爻則止知此為左方之三十二卦或右方之三十二卦矣尚未知此一爻于三十二卦後來成何卦也再畫第二爻則知此為左方之某十

六卦或右方之某十六卦矣尚未知此二爻于某十六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第三爻則又知此為左方之某八卦或右方之某八卦矣尚未知此三爻于某八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第四爻則更知此為左方之某四卦或右方之某四卦矣尚未知此四爻于某四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到第五爻則上面止有兩卦後來不是此一卦便是彼一卦豈不易知畫卦揲蓍其難易皆如此其實此亦自來學者觀易想像如此耳當初聖人畫卦只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一筆畫去何有難易哉朱子所謂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者也不可以辭害意也

蒙引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雖初爻之難知也故聖人繫初爻之時亦必擬議其當取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也惟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繫上爻之時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終而成之耳卒成之終謂既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于上則所擬不啻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

說統初擬之時一卦之全體固已全具于胸中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個徹首徹尾底道理

訂疑此如今人作八股時文初辭如破承起語提比也一篇意思都注于此最着手此處酌量停當了後邊只信筆直書耳卒成之終如時文之束語不過將前邊大意收拾幾句便完了其或不蒙上五爻而別自為辭者即如時文之大結或別發一議論者耳〇古今文字惟易經齊整後來惟唐之五七言八句律詩及舉業家之八股文字最齊整其他文字多不及也縱做得好亦如李廣之野戰而幸勝耳易經律詩八股真孔明之八陣圖李靖之六花陣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

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

潘氏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蒙引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有是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所謂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縕盡之矣但彼以卦言此以爻（當去）言（兒以爻辭言）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陽剛在下九二剛健中正之類言非中爻不備見初上二爻亦能雜物撰德但未備耳

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言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為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則是矣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二則是亦有承上文所雜之物有是有非所撰之德亦有是有非也大傳曰物以羣分則物有是非明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則德有是非亦明矣

訂疑八卦之德亦有善惡如坎之陷陰已是凶德

蒙引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終至惟其時物特以卦爻言未有辭

說統是與非即時位中之消長當否也

訂疑雜物即首節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之意但彼以卦爻言此（隨蒙引）以辭言也獨于中爻言之者初上二爻多就一事之始末言之（蒙引意亦好）前後悄相照應如乾之初潛上亢坤之初履霜上龍戰訟之初不求而上終勝師之初出師而上封功之類是也至中爻則上下多不相蒙前後不必相應多是逐爻別論一事如蒙之二三忽及納婦取女克家泰五忽及歸妹又如小畜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至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剛暴同人六二以應五為于宗吝九五又以應二為同德隨六二以比初為係小子九五以應二為孚嘉之類是也所以然者易以冒天下之道如必相蒙相應則一卦六爻只說得一事透三百八十四爻只說六十四件事安能冒天下之道乎所以只是逐爻取義雜合說去故曰雜物

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上言之噫嘆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長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不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知者

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彖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是以不待(今按訂疑矣見此句羞之)(是)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于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

訂疑存亡指陰陽之消息言非也當指人事言云思過半者以爻辭多別有發揮與彖辭迥不同者如訟之惕中指九二小畜以六四取義履以兌遇乾取六三為說之主同人以六二應上下五陽噬嗑以九四為間而爻辭皆與彖辭不同所以云觀辭

止思過半也然爻辭與彖辭相應者頗多故孔子獨詳于彖傳彖傳不過一二句即止甚有復舉爻辭而不復釋之者此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云云

晉齋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二遠君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訂疑四之多懼近也又曰柔不利遠者蜓遙辭曹丘而埼士師章句謂其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是近君則其情易通于上遠則中有讒阻而下情不得達者多矣

蒙引其用柔中也以位柔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說通一節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說(極有斟酌)合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以柔居之則危惟剛中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四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云云

蒙引貴賤以位言柔危剛勝以爻言兼三五言上節本義此以下論中爻或者以為申非中爻不備之義予謂上條承初上二爻下而言其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論中爻然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同而別其異故一則曰同功而異位二則曰同功而異位其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又少異矣讀書析理當不使有毫釐之差

訂疑此二節亦孔子偶見及于此而言之所謂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也其實三之多凶五之多功二之多譽四之多懼不盡在遠近貴賤上二之无咎固以其(正孫觀柔中句只重中字止見及此)柔中五之多功豈不以其剛中

耶五之剛固多功五之柔亦未必危豈不亦以其柔中耶三剛
則曰過剛不中柔則曰陰柔不中正柔固危剛亦未必勝也豈
非以其不中耶四之辭不如二猶勝于三柔則曰正剛雖不正
猶或取剛柔不偏故或曰悔亡或曰无咎至于近君處未常不
以逼五而危之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註說卦備矣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云云

漢上朱氏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
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他卽三才之
道也

訂疑朱氏以六者非他二句亦指三才言非也蓋三才而兩之
正言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也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
此言卦之六畫所以備三才之道也

蒙引一說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道字已該天之陰
陽人之仁義地之剛柔 訂疑若如此說則不必用兼三才而兩
之云云矣

訂疑廣大悉備所擧者多如上篇第六章以言乎遠則不禦云
云也此章獨擧三才言其大者耳

說統無與兩不同無猶通也謂兼此三才而各兩之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
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 訂疑此句難曉

訂疑道卽上文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迭用陰陽仁義柔剛是有
變動也卦有六爻所以象兼之道者故曰爻爻也者言乎其變

也故天下之動者也爻有上下承乘貴賤之等如天地間之物
或相倍蓰而无算然故曰物卦之六位剛柔相間如物之色青
與赤相次謂之文也說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
章章者亦與句相次之謂也文與章皆借用字物字亦然非易
中卦爻有物與文章之稱也

本義文不當謂爻不當位 訂疑當無當位而言不言當位者省
文也

蒙引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
如初自爲初之變動二自爲二之變動三自爲三之變動易道

至變故云然也訂疑此說自爲與上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合上節文統言之此節分言之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孔氏正義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皆謂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案引先儒疑爻辭出于周公者大抵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爲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必其爲周公也周公之外誰復有此心胸邪又曰今人皆據馬融陸績等謂爻辭出于周公不知馬陸等當時亦何所據邪按大傳云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條是疑辭而朱子于卦辭本義乃斷歸之文王何邪大抵只據司馬遷史記世家訂疑世家當作周紀云云耳夫史記出于謬傳者種種可盡憑邪考其文亦云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蓋之一字

亦未敢質言之也況益八卦爲六十四卦之說既不足憑獨其指文王爲可憑邪孔子繫辭傳之言且爲疑辭而朱子乃從而決之必有他據愚未能釋然也又文王既繫卦辭其理不應獨缺爻辭至周公方足成之也周公未足爻辭之先若占得爻者將何取決邪是皆可疑也

訂疑孔氏據馬陸等說謂卦辭出文王爻辭出周公朱子本義從之案引以爲爻辭出于周公雖无的據其理猶可信卦辭出于文王亦未可信愚謂周易出于周人其稱王者皆周王也其于殷之先王例稱號不稱王帝乙高宗是也今卦辭中稱王者四夬稱揚于王庭此周之大臣占得此卦而請命王庭以除惡也萃渙皆稱王假有廟豐稱王假之是必周曾占得此卦而假廟也文王生未稱王至武克殷而歸乃追王之則卦辭出文王既沒之後可知或曰卦辭所稱王焉知非文王指殷王而言曰卦爻辭必出于一人王用亨于西山岐山豈亦指殷王邪其稱王者或文王或武王未可知或成王亦未可知

註易慢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云云

朱子曰易之書于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

節齋蔡氏曰易之道甚大百物皆不能廢

訂疑朱子蔡氏二說不同當從蔡氏

朱子曰其要无咎者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義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梁山來氏曰此聖人傳心之法如以小而一身論一飲一食易而不謹必至終身之疾一言一語訂疑語當作動易而不謹必至終身之玷此一身易者之傾也以大而國家論越王卧薪嘗胆冬持氷夏持火卒擒吳王此危者之平也玄宗天寶以後海內富庶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悉以政事委之李林甫京師遂為安祿山所陷此易者之傾也

周用齋曰常人始于憂卒于始故易之惧人不以始為難而以終為貴曰惧以終始欲人慎終如始也

右第十一章

訂疑讀左傳知卦辭爻辭皆周公所作韓宣子聘魯觀易象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不言文王此一証也殷歸藏易天下用之一王之制文王雖盛德終守臣節豈敢革殷易而猶作周易耶即使文王因羑里而演易此時尚為殷之世文王何得自名周易為一代之制耶即如洪範雖演于箕子箕子雖殷人然不

繫之商書而繫之周書則文王之易必不名周易此又一証也

又考之卦辭坤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曰利西南西南周也東北殷也文王初无殄殷之心豈敢遂計夫西南之勝東北而筆之于易以啟讒慝乎此又一証也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朱子以為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按書曰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周禮圜丘在南郊方澤在北郊國有四郊西郊乃周都之西郊耳朱子本義云云亦未定之說耳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云云○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足進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易之書本意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是說恃我至健至順凡有險阻只冒進而无難觀上文危者使平云云但是恐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正如此易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于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易之道耶○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

敢行阻是自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此段專以憂患之
際而言處憂患之道當如此
蒙引然其于事〻字泛是以其有憂患方引向知險知阻去○
至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要之皆聖人也其知險知阻
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本義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
者之傾皆承上章言
訂疑易卦不止乾坤舉一乾坤而餘可例推矣聖人體具六十（方起侍下文聖人成能）
四卦之德者即以乾坤二卦言則云〻先從知險知阻說者雖
者如此易者可知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云〻○朱子
曰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
陰事之未定者屬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成者屬陰成亹
亹所以為坤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
知是陽力行是陰大率輕清屬陽重濁屬陰
蒙引本義乾坤與上文乾坤大不同語錄自有明說所謂克己
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訂疑此處分乾坤陰陽因上文言乾坤而以天下事分為兩項

乃以己意分屬非正旨也不必入講以類推之不思而得乾道
也慮而后能得坤道也不勉而中乾道也力行近乎仁坤道也
凡事皆然
蒙引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先知
之矣研諸慮故有以成亹〻則于險阻者而避之不險阻者而
趨之而不陷于險不困于阻矣
說統說諸心以无事時言研諸慮以應事時言
訂疑上節是以處險阻時言此節是泛言不拘險阻矣如上章
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是泛言又明于憂患與故是專以憂患

時說兩天下字不必泥如君子之于天下也天下字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云〻○朱子曰此節上兩句
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
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雖其理如此故于變化云為則象
之而知已有之器于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來之事○問凡
見于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底說○吉事
有祥凶事亦有
蒙引吉事有祥又兼造化人事說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可知

矣如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中之祥國家將興云云為中之祥
也云書也為動也所該廣矣又此祥字不可蕪休咎為上有吉
○如因愛涝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
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皆以
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在人事則如孔子以祿之去公室而知三
桓之必微以南容三復白圭而知其不廢而免戮孟子以盆成
括之小有才而知其將見殺此以云為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
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
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為之祥而知來也大抵

象事知器一句特以起下句之占事知來爾凡事物已然之迹
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
者來也
訂疑變化云為吉事有祥當作一意串說變化云為事之已然
者吉事有祥即在變化云為中占事知來者亦即于象事之器
占而知之也如裳引所列歲星太白山崩川竭小有才執玉高
卑等皆變化云為也皆（文有脫誤）可象事而知其器之善否者也國之有
福有兵周之將滅二君之將亡皆吉事之祥見于變化云為之
中可即事占之而知其後日之吉凶也象事知器就此事而論
其善否也占事知來即此事之善否而知其後來之吉凶也潘
雪松曰占者因象而占驗其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
也
以上三節通言聖人體具易理險易皆宜又能藏往知來此聖
人之心易也此知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云云也下節乃言作易
之事如明于天之道節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註人謀議于衆以定得失也鬼謀寄卜筮以考吉凶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云云○朱子曰百姓與

能須因蓍龜方知得百姓无知因卜筮便會做事人謀鬼謀猶
洪範之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也
裳引人謀是帶說凡卜筮周易者亦須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
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乃心云云然後曰謀及卜筮又
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前言
知器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
訂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作易之功可與天地參也百姓與能
自天子至于庶人聖人至于夫婦皆得用之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云云○雲峯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
情言者後天之易也
蒙引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
情也情亦象中所具
訂疑八卦以象告二句即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
以盡言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而立象繫辭則卦爻之
情即天下之情天下之情即聖人之情也或疑聖人有情无偽
卦爻之情則有情偽故云卦爻之情則可云聖人之情則不可
不知聖人之情固无偽然其察于民之故見天下之賾之動又

何嘗不明見天下之情偽乎既知天下之情偽即謂之聖人之
情亦何傷況上篇以設卦以盡情偽與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
盡其言並而言之意與言既屬聖人之意言情偽獨非聖人之
情偽乎此篇首章不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乎○剛柔雜居二
句即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意蒙引云情亦象中所具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
註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吉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

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
訂疑吉凶以情遷註說即予釋吉凶悔吝生乎動意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云云○或問易之情云云是如何朱子
曰遠而不相得安能為害唯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
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
害矣
項氏平菴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
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
之三情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

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
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
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
此三條也凡爻有比有應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
今稱近者止據此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亦必備
此三條矣　訂疑鹿川吳氏最稱此說
訂疑愛惡相攻至而利害生皆泛指天下之人情而言所謂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也凡易之情以下方言聖人作易所繫之
辭皆因天下之人有此情故于爻象中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也

所謂鼓天下之動者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人情不同其辭各異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平庵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守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吳王失國故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人情大約不出于六者
雲峯胡氏曰未及六辭謂非特彖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
進齋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慊則發于言辭自然慙怍也
右第十二章
梁山來氏曰天尊地卑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成位于天地見作易之原此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知險知阻作易而使百姓與能見聖人作易之實
說統此章言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德故能成天地之能以前民用首二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故三節言有可知之理

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也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八卦至情遷正作易之事愛惡至悔且吝是申言吉凶情遷句末條即人之情遷以明易之情遷　訂疑八卦以下與愚見不合愚說見上

卷之十三終

周易訂疑卷之十四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說卦傳

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而夫子筆削之以為傳耳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論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端也

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于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隱括先聖所取之象求之于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附會而不得其說

訂疑此傳皆言先天後天之卦及象絕不及繫辭之事故不名繫辭傳而別名說卦傳也除首章首二節言立蓍之由餘皆言卦也總之皆言順性命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云云 問生蓍本義引龜筴傳云云恭謂生字似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生蓍猶言立蓍耳朱子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

說蓍以立蓍而用之為生蓍亦不成文理

訂疑或問之說自確前後先儒皆如此朱子緣何不從

誠齋楊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固可以揲而成卦衍而為數不有聖人幽贊于神明則混同于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耳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蘇子瞻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為之介紹

括蒼龔氏曰幽贊者顯相之反也賓主之意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

俞玉吾曰幽贊即佑神之謂

訂疑以上諸說皆與或問之說同吳草廬蘇紫溪楊止庵李維寧顧懋樊皆同予亦斷而從之孔疏亦如此說但以幽贊為深明則不可用也

陸德明曰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

訂疑千歲一生是人世不可得之物也世之用蓍者多矣焉所取千歲之蓍而用之此无稽之談也天子九尺云云夫蓍以剩用若九尺七尺何以握而揲之乎大抵俗儒不達事理好為穿

鑿附會如此、
子路問于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蓋取其名也、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訂疑此亦附會之說猶勝說文

參天兩地而倚數

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疏用蓍求卦、其揲蓍所得、取奇數于天、耦數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何以參兩為目奇耦者、蓋古之奇偶、亦以參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

至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舉其多、地舉其少也、

訂疑算家之法、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算、一為數之祖、故算家除一、不用十、為數之成、亦不用、即五亦生數之成、算家本亦用、不着、但以其既在自二至九之中、不合偏去、故須連五算之、其實亦不重用也、今作易者、除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用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皆除五與十也、

本義天圓地方云云

訂疑此節、當與大衍之數章本義參看、大衍之數五十、取于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分二取于象兩、掛一取于象三、揲四取于象四時、歸奇取于象閏、乾坤之策、取于當朞之日、二篇之策、取于當萬物之數、一卦十八變、共七十二營、取于象七十二候、六十四卦、共一千一百五十二變、四千六百八營、取于象天下之能事、至于揲蓍者、以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此數何何而起、故又補此一句、見其取于天員地方之象也、本義于此、極費周旋、就天地、推出方員二字、又就方員、推出圍三圍四二句、又就圍三圍四、推出三各一奇、四合二耦二句、然後就三各一奇、四合二耦、推出參天而為三、兩地而為二、

此所謂析理如牛毛繭絲者、然與上繫本義、奇員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之說、不同者、彼是就揲蓍之策上合兩四而為一耦、又就耦方圍四、或其半而為二、則自策上起數也、此是從未有策時、特地從天地起數、直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則自造化上起數也、此如近代梅花數、先有數後起卦、為先天之數、彼如梅花數、先有卦後起數、為後天之數也、又此夫子之說、彼是朱子自為說、然皆有至理、並行不悖也、又總不如朱子就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之說、自然而然、不事推測湊合、而九之數

即太陽居一之餘八之數即少陰居二之餘七之數即少陽居三之餘六之數即太陰居四之餘也孔子心胸活取之逵近而皆合朱子學問實句〻要見下落所以論規模朱子不如孔子之濶大論詳密孔子不如朱子之平實

朱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是否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問以方員而言參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訂疑或問舊說出蘇子瞻

蒙引揲蓍求卦之數起自天地云〻三二之數既立于是蓍策七八九六之數倚是而起矣云〻參天兩地未是指蓍言倚數之數則是指蓍數矣

訂疑數皆倚此而起是指天下算法皆由參天而地相乘而起是天地方員之法又數法之祖也然後收繳向揲蓍三變之末云〻言聖人所制揲蓍七八九六之數實取于天地也

蘇子瞻曰天數五地數五其曰參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

俞玉吾曰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而已六七八九十乃其配也

說統附辨河圖天地之數一三五爲天數三積之而爲九二四爲地數兩積之而爲六聖人本圖數制蓍數

訂疑朱子啟蒙中亦用此說而此節小註則曰此是積數非倚數也斷之確矣蓋天地全數自一至十不合取其半而止而說統之辨云〻又止有九六而无七八故余寧取方員徑圍之說耳

參兩二字乃聖人借用字如云參伍爾聖人借用字極多如參伍錯綜等字亦豈可穿鑿以求合乎漢書律曆志引天一地二

至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云併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有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是漢儒看三兩字已作如是解矣愚因以班氏解參兩字法解此句云參天之一爲老陽之位兩地之二爲少陰之位參天之三爲少陽之位兩地之四爲老陰之位遂參天之九爲老陽之數兩地之八爲少陰之數參天之七爲少陽之數兩地之六爲老陰之數參天之五兩地之十爲大衍五十之數如不用參兩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則專用參天之七九兩地之六八爲四象之數亦可如本義只要求參兩二字有着落却大

費周折經數轉而始入本文尚欠明白此如越裳氏之語歷重
譯而始通也竊恐孔子立言不當用深晦之語也竊謂愚說似
不可易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或問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就揲蓍上觀否朱子曰恐只是就
陰陽上觀未說到揲蓍處 訂疑朱子此意已確矣
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
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

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 訂疑此上二條是必聖人作易說是正旨
又曰觀變于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
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
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 訂
疑節齋蔡氏從之是就揲蓍上說
蒙引此條似優當從但謂發揮剛柔時方見是老陽少陽老陰
少陰此恐是記者之誤觀變立卦時何者為老何者為少俱已
詳了故得老陽則畫箇口得老陰則畫箇X得少陽則畫箇一

得少陰則畫箇--豈待發揮方見得何者為老何者為少乎的
是一時之言有未甚計較者然總是一則統觀其全體看是何
卦一則細觀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耳 訂疑蒙引此條駁小註
之誤是也然亦是就揲蓍說
盧中庵曰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若作蓍數之變說却是
用易了朱子謂未說到蓍數處是也 訂疑此說是
訂疑若就揲蓍上說即是用易之事了下面和順于道德云云
不合又忽然歸到聖人作易之極功上文理亦不順也又此傳
以說卦名篇止重畫卦不重揲蓍上二節先從蓍數起者或是

偶見聖人制為蓍數无非是順性命之理故並言之耳故一則
曰幽贊于神明一則曰參天兩地蓋神明天地莫陰陽剛柔莫
非性命之理也豈惟幽贊神明參天兩地是順性命之理繫辭
上篇所稱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當朞之日當萬物之數當天
下之能事何非順性命之理
天地人物莫不有陰陽剛柔之理聖人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見
其如此于是立八卦因而重之立六十四卦以象陰陽之變此
繫辭傳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又曰包犧氏仰則觀象于天云云乾卦本義所謂伏羲仰觀俯

察云云至以成六十四卦序文云六十四卦為其體也又生之爻以發揮其剛柔之情此乾彖傳所謂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文言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序文云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者也然是卦爻也雖未有文辭而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具焉此邵子所云圖雖无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也故下文云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皆極言卦爻之妙也

本義和順從容云云○或問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是就聖人說是就易上說朱子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理于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于義如道中庸○或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具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又曰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來底

訂疑小註或就易之書說或就作易者說二者亦微有辨上下繫中及說卦傳中有專贊易者如易與天地準章夫易廣矣大矣章易其至矣乎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章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章原始要終章廣大悉備章及說卦傳天地定位章以下數章是也有歸功于作易聖人者如聖人設卦觀象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章聖人以此洗心章聖人立象以盡意章八卦成列章乾坤其易之門章當殷之末世章夫乾天下之至健章及說卦傳首二章是也究言之易非聖人不能作縱使贊易究竟亦是贊聖人如此節有就學者言者朱子小註已正之矣但朱子小註中或曰就易說或曰就作易者說是朱子亦未有定見也愚謂本義定就作易聖人說方于本章首句相應○朱子答何叔京曰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朱子曰上一句離合言之下一句淺深言之也

蒙引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道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也至于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有以覈之窮理也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盡性也理與性皆天道也易能窮之盡之以合于天道之自然至命也理與性天道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

訂疑蒙引一條分別亦善但其語有似涉于易辭者如云有以

聚之有以處之是也要知此二句只宜就卦爻言其皆所以順性命之理未可一語涉易辭也說卦傳例上言卦不言辭即蓍數亦是帶言之此凡例大體也學者不可不知

又作易之聖人得易簡之理要知仁之道洗心藏密吉凶同患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為道為德為義皆會于一心矣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說諸心研諸慮曰理曰性曰命會于一心矣所謂體具是德而无一塵之累也所謂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五為其用也故其生蓍倚數立卦生

爻无非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分言之曰道曰德曰義曰理曰性曰命合言之一性命之理而已其在于蓍則繫辭傳所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極數知來之謂占變通配四時分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以象閏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四營成易十八變成卦凡一千一百五十二變四千六百八營以當天下之能事可以顯道神德行酬酢佑神受命如嚮遂知來物通變而成天地之文極數而定天下之象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德圓而神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吉凶

而成盡〻及說卦傳所云幽贊神明參天兩地皆所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其在卦爻則繫辭傳所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云〻、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廣大配天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制器者尚其象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爻故此象像此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陽一君而二

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稱名雜而不越稱名小而取類大廣大悉備有天道地道人道及說卦傳所列十一章皆所以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〻愚因諸儒于此章其說紛〻本義无明說小註无定解故特詳列之如此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程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

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云云

訂疑自朱子本義以後皆以兼三才而兩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屬易獨程子則斷兼三才而兩之句屬上三句確不可易矣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斷屬三才之道可知

本義云云非也當云六畫而成卦總言之也文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之道云云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朱子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箇間模寫出來便所謂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是

訂疑將以順性命之理此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言聖人作易畫卦非止為卜筮之用將以順性命之理如下文及後九章所云也其關于性命之學如是是以孔子假年以學之至于韋編三

絶而作十翼以發明賛美之也周子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原乎邵子曰圖雖无文吾終日言之而未嘗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也程子曰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其薀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云云兼三才而兩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此性命之理也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所以順性命之理也紫引兼猶總也如朱子兩其五行之例李天開曰此三才者皆兼而以成能而不可缺一焉故易六畫而成卦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指三才之道言在天道有晝夜陰晴寒暑之類因分陰分陽矣在地道有南北高深山川面背亦分剛分柔也在人道有賞罸嚴慈亦分仁分義也在地道高下相因墳壚雜錯因迭用柔剛矣在天道四時錯行日月代明兩暘時若亦迭用陰陽也在人道威愛相克一張一弛亦迭用仁義也不言分柔分剛分仁分義迭用陰陽仁義者省文也亦對舉之互文也凡此皆性命之理也易之六位則分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此順分陰分陽之理也初剛間以二柔三剛間以四柔五剛間以上柔一剛一柔迭相間雜此順迭用柔剛之理也考工記曰赤白相次謂之章卦之六位柔剛

相間猶設色者亦白相次也觀其曰六位不曰六爻則指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而言可知本義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亦分明建安丘氏說分陰分陽則是其說迭用柔剛則非也迭用柔剛在六位上說不可就九六言也　有陰有陽乃成天道有柔有剛乃成地道有仁有義乃成人道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兩者缺一不可必兼三才而兩之此性命之理也故聖人作易三畫已具三才又必再倍其畫以為六畫而後成卦六畫之內不減一畫六畫之外不增一畫者所以順兼三才而兩之之理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天道地道對擧之互文也不言人道者省文也此性命之理也聖人作易分初三五為陽位分二四上為陰位又初剛間以二柔三剛間以四柔五剛間以上柔猶繪事既分赤分白又迭用赤白二色相間而成章此順三才之道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理也

蒙引此章若虛心以本文求之則兼三才而兩之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皆承上文三才之道而言即性命之理也其故易六畫而成卦故易六位而成章露出易字方是就易說即順性命之理也　訂疑此說極是何疑之有

右第二章

訂疑此章言卦畫爻位明順性命之理首句乃說卦傳一篇之綱領其下九章乃其條目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云云

朱子答袁侍郎云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

訂疑出經濟文衡前集四卷

朱子答袁侍郎曰據邵子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是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所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　訂疑出文衡前集四卷

訂疑本義謂為伏羲八卦之位則是而其說則非也八卦相錯

句尤非天地定位四句此性命之理也八卦相錯此方是伏羲八卦圓圖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天上地下故曰定位九州山勢起于西北其尾散布于東南澤之原依于山亦始于西北而其委注于東南故曰山澤通氣雷發于春凉風生于秋而風雷之勢恒相薄激故曰雷風相薄日出于東月生于西日為真火故古以陽燧取火于日月為水之母故海之潮汐隨月之盈虧為大小隨月之出沒為早晚古又以方諸取明水于月而水火相息水炭不同器故曰水火不相射此皆性命之理也而先天圓圖乾南坤北艮居西北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離東坎西兩相對待是八卦相錯所以順性命之理也繫辭傳所云伏羲仰觀俯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其大者也只宜說八卦不可云八卦相交為六十四卦也六十四卦圓圖內八卦則相錯知故外八卦則于相錯說不去矣

路史發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自註曰本乎陽者升而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純陰地也故坎正位乎北日生乎東故離正乎東月生于西故坎正乎西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艮為山兌為澤地勢高于西北故艮位之四瀆湊于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于地故附坤之東北風薄于天故附乾之西南

訂疑不知引月令仲春雷始發聲玉秋凉風生為証令之下經以震巽艮兌為首取四維之卦也以八卦相錯為小成之易勝本義玩自註中數故字亦是以上四句為性命之理八卦相錯一句為順性命之理也

武夷熊氏禾啓蒙通釋曰先天方位對待之體也天上地下日東月西三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震東北質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

訂疑此亦以小成八卦卦象之對待為相錯亦不及六十四卦與卦氣也

訂疑邵子不知天地定位四句是先言性命之理畫前之易八卦相錯一句是易之所以順性命之理而誤以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解之朱子本義從之非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云云○朱子曰以横圖觀之有

乾一而後有兑二有兑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兑之中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横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若元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

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兑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以稍涉安排（訂疑此句對上全是自然句）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當云震離一陽兑二陽巽坎一陰艮二陰不則）云震一陽兑二陽巽一陰兑二陰

潛室陳氏曰卦圖始生只如横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

用一倍法而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知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為圓圖却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却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然既交乾後自巽至坤這一半是无生次序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

玉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横圖之序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自卦之未畫者推之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為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為秋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為冬所謂若逆知四時

之謂者（也）也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圓圖而後及于横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横圖而論者誠以横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圓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圓圖者其實規横圖而圓之耳

朱子答葉求卿曰先天圖須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横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為往未生者為來亦當先以横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横圖之前一截列于圓圖之左方者乾一兑二離三震四而逆行之序

則始于震、既有震矣、則乾兌離之已生者可見、由是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于方之左、若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豈不如今日追數昨日之順而易乎、橫圖之後一截、列于圓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運行之序、則始于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于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者、豈不如今日逆計來日之難乎、要之數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橫圖中分、而成圓圖、則震乃居圓圖之北、為陽之始、巽乃居圓圖之南、為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順逆、自復始而始其勢、已于微而判矣、況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順逆之旨、居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益之所以成其先後始終、不過如橫圖之始乾終坤、及圓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已、已是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訂疑倂文止論八卦、此兼六十

四卦言之、下倣此

又曰、嘗因卯于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風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為冬至、无妄明夷為立春、同人臨為春分之類是也、如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為小寒、至觀比剝為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為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

訂疑以卦配節氣自西漢焦延壽以來各有其說而不同朱子
所推邵子之說除乾坤復姤當冬至夏至之候為无可疑其餘
與本義所配十二月之卦絕不合此周謨所以謂為不可曉也
周謨問曰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
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
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
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又隔大有一卦得夬
三月夬接乾四月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五坎六一
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

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
復周而復始循環无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
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
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為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
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與然此圖
訂疑指邵子六十四卦圓圖見皇極經世書 於復卦之下書曰
冬至子中于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无可疑若獨于臨
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為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
泰卦之下于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為六月之卦

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有不可曉者朱子曰伏羲易自是
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
卦氣盈縮極于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陰陽初生
其氣中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
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无說當更思之
玉齋胡氏曰前說以復為冬至子半推之凡二十四氣在諸卦
皆各有所屬此朱子所謂伏羲說話也周謨所問十二月卦氣
不同朱子所謂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也又嘗曰先天
圖八卦各自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斯言盡之矣尚何疑之有

但朱子謂卦氣盈縮不應无說愚嘗反復思之竊謂先即內八
卦以推十二月之卦獨坎離各八卦无與于月分者坎第三畫
陰在陽上離第三畫陽在陰上非陰陽之以次而生者故不可
當月分若夫震巽陰陽之初生者也一陽一陰在下故各八卦
當十一月與五月艮兌陰陽之浸長者也二陽二陰在下故各
八卦當十二月與六月乾坤陰陽之極盛者也三陽三陰之全
故乾八卦當正月至四月坤八卦當七月至十月陰陽之初生
者宜緩矣又以坎離間之故不期疎而愈疎其浸長者宜稍速
矣又踰于坎離之間故視震巽為稍密至于三陽之乾陽氣方

出地上溫厚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陽盛之月皆聚于乾三陰之坤陰氣方入秋初嚴凝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陰盛之月皆聚于坤雖欲其疎亦不可得也此或可以見卦氣盈縮之由矣

訂疑朱子謂伏羲文王各自說話不可交互求合此以解卦名卦辭之不同者則可若十二辟卦則伏羲文王亦无異也王齋胡氏謂以復為冬至子半推之凡二十四氣在諸卦皆各有所屬為伏羲說話周謨所問十二月卦氣不同為文王說話予亦不敢謂然今觀十二卦名辭皆相紫一意可知○周謨疎密之疑朱子云不應无說胡氏云云只解得卦畫陰陽之疎密其于

配節氣之遲速處則未之言也愚以節氣觀之寒不遽寒暑不遽暑其初各以漸而至至寒暑將極之時則日甚一日而忽然遂至于極焉以日之長短觀之亦然至于月之盈虧遲速亦如之此陰符經所云天地之道浸也又以人之壯衰百果草木之生長凋落亦莫不然所謂性命之理也今六十四卦自復姤以至于乾坤陰陽之生遲速疎密亦如之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又按往順來逆諸儒以節氣言之固是愚謂不止此也曆家自今上遡千百年以上无不合者以之下推後來則數年之後必有小差百年之後必有大差亦往順來逆也又如日者言人休咎往事多合來事便多不應亦往順來逆也

濟室陳氏曰易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八有八便有十六以至六十四皆由此可以推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離震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圓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于子之義　訂疑此亦以天地

定位四句為性命之理以八卦相錯為順性命之[illegible]

紫引天地定位四句對待者也數往者順二句流行者也當先言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云云此是橫圖乃作易之本原也為其无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故以此規為圓圖取乾坤而南北之取兌艮而東南西北之云云　訂疑與陳氏畧同

訂疑以上諸說俱是以卦配氣其實與天地定位云云文義不紫蓋天地定位四句自是天文地理之象其方位各有攸當此伏羲所以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者也孔子之大象傳與

彖傳中〻卦象皆本于此而諸儒乃以卦氣當之又連合數往者順三句為一意相承不知天地定位四句是性命之理八卦相錯是易所以順性命之理此自是說伏羲圓圖自為一事與下文原不相蒙也〇孔子之于易精矣其命意命辭一字之閒各有攸當如天地定位節果以卦氣言何不即以四立二分二至明之乃假天地山澤等象以當四時分至乎竊謂卦象自是卦象天地定位云〻是也卦氣自是卦氣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云〻及帝出乎震云〻是也

雲峯胡氏曰諸儒訓釋此節皆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

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因下句並舉之非謂易有往來之順逆也

訂疑楊用修稱其老諸非唐宋諸儒所及

紫引一說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二句本泛說以起易逆數也一句〇而本義必如此解者就本圖而稽其實也又曰自四而三自三而二自二而一何以謂之順蓋循其故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不然以一二三四為順亦可也

訂疑紫引于此亦不能無疑故為兩岐之說也其實胡氏所引諸儒訓釋與易牖之說及紫引所述或說皆確不可易矣而胡氏謂諸儒說不如邵朱之說而紫引謂本義就本圖而稽其實也皆不能釋然于此者不知天地定位節當自為一章與下章方圓為類皆先天之易也數往者順三句又自為一章與上文不相屬也蓋繫辭說卦二傳其分章也出于漢唐諸儒註疏自程朱以前互有分合以天地定位節合數往者順節為一章此註疏所定而本義因之本義于註疏所定章次多有改正如雷以動之節舊與帝出乎震章為一章而本義分為二章是也愚謂此數往節亦當與上節分為二章也數往者順二句諸儒皆就圓圖說易逆數也一句就橫圖說已詳上矣愚謂果如諸儒說何不先言橫圖而先言圓圖也凡自上而下為順自下而上為逆凡讀書寫字皆自上而下凡數物亦自上而下獨易為自下而上其畫卦也自下而上再倍而三又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此逆數者一也重卦註中先言乾下後言乾上此逆數者二也其繫爻辭也以下爻為初以上爻為末此逆數者三也揲蓍者以先得者為初畫為下卦後得者為上畫為上卦此逆數者四也後天八卦次序震得乾下畫為長男艮得乾上畫為少男此逆數者五也彖傳言卦德先下卦而後上卦此逆數者

六也卦變凡三爻變者二十卦初爻變者為前十卦二爻以上變者為後十卦此逆數者七也凡此七者邵子所謂圖從中起也其所以逆數者何也天下事數往者常順知來者常逆此天理之自然性命之理也易是教人知來之書故易逆數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本義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訂疑相對雖同、而圖有方圓之不同、上章天地定位節言圓圖也此節以八卦言之則為橫圖以六十四卦言之則為方圖也

朱子曰、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節齋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晅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與上章卦位相對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用也

雲峯胡氏曰、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

訂疑以上三說順文解義不言其為橫圖方圖

邵子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朱子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又曰、方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于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交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怎生恁底巧

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作四層看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圖二十八卦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咸損見義也然以周圖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隅為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圖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

此足以見水火不相射之象也其最裏一層為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

訂疑邵子大易吟朱子董氏皆以為說方圖而董氏所推尤為周密然以愚意觀之竊恐本意似只辭八卦相錯一句朱子本義所云八卦相交為六十四卦也若是正辭方圖則必先言天地定位次言山澤通氣次言水火不相射然後言雷風相薄為由外以進內之次序也否則先言雷風相薄次言水火相射又次言山澤通氣然後終之以天地定位為自內推外之次序也今皆不然乃一如圓圖之位次而无異以此知其為八卦相錯

之辭无疑況末又明言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亦既自註其說矣然朱子董氏其說方圖處自好

新安程氏曰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于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于恒益南北相直也則起于恒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于震益恒巽是中起于風雷之動散也

雙湖胡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居方圖中心雨以潤之日以晅之則坎次巽離次震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則艮次坎兌次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乾次兌坤次艮實由中而達于西北東南方圖亦從中起也

訂疑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朱子曰其中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愚謂朱子此段言圓圖之從中起而未及方圖之從中起也新安程氏雙湖胡氏就方圖說圖從中起處極好而實本于天台董氏之說天地生物之始必先雷以動之使之震動發生故驚蟄而雷始發聲又必有和風浩盪之以散其鬱積故春月多風此春時也其既生也必雨以潤之日以晅之物乃壯盛此五六月間必大雨時行日更燥烈也物生既盛必有以止之而後收斂歸實至

于生意各足則物无不遂其性情保合太和而說矣此秋也物生既聚必各有主各有以藏之此冬也歲功生成之序如此此性命之理也今先天横圖震巽居中震為雷巽為風自中而起以達于外是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也次坎六為水為雨次離三為火為日是雨以潤之日以晅之也次艮七為止兌二為說首乾為君終坤為吝嗇為藏是易順性命之理也此本章之正旨也止言八卦未及六十四卦止言横圖未及方圖也先言震巽次言離坎者震離皆一陽之卦巽坎皆一陰之卦也又次言艮兌者兌二陽之卦艮二陰之卦也乾三陽坤三陰故以後六

子而觀其成功焉亦陰陽消長之始終也前章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此正圖從中起之義惜其不以解此章也

以横圖言之圓如上説若以六十四卦方圖言之猶見自中達外經緯從横之妙震四巽五二卦居中自下而上横第四行内卦皆震自右而左從第四行外卦皆震也横第五行内卦皆巽從第五行外卦皆巽也次震為離三横第三行内卦皆離從第三行外卦皆離也次巽為坎六横第六行内卦皆坎從第六行外卦皆坎也次離為兌二横第二行内卦皆兌從第二行外卦

皆兌也次坎為艮七横第七行内卦皆艮從第七行外卦皆艮也次兌為乾一横第一行内卦皆乾從第一行外卦皆乾也次艮為坤八横第八行内卦皆坤從第八行外卦皆坤也一從一横由中而起先震巽次坎離次兌艮而終以乾坤皆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説乾君坤藏之義也○以四隅斜側觀之自西北隅至東南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内外重卦皆如其生出之序也自東北隅至西南隅泰内卦為乾一損内卦為兌二既濟内卦為離三益内卦為震四恒内卦為巽五未濟内卦為坎六咸内卦為艮七否内卦為坤八内卦一如其生出之序也自西南隅至東北隅否外卦為乾一咸外卦為兌二未濟外卦為離三恒外卦為震四益外卦為巽五既濟外卦為坎六損外卦為艮七泰外卦為坤八是外卦一如其生出之序也四隅斜側互從中起莫不先震巽次坎離又次兌艮而終乾坤又為往而非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云云坤以藏之哉然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或問雷風雨日舉象而艮兌乾坤舉卦名者何也曰此節本意原就造物生物之功説起雷風雨日與歲功為功山澤于止説為緩天地于君藏為緩也聖人文字不似後人拘拘也神也者

倣此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云云○朱子曰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虚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北肅殺之地如何萬物之所説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于此去安藏慰勞他○朱子

答東侍郎曰乾以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于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以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于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于內而布十二卦于外以見彼此位置不同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當缺

訂疑或曰夏之易曰連山連山首艮艮東北之卦寅之方也或曰連山作于神農而夏用之見後天之卦位非文王所定矣西山蔡氏亦云按六十四卦之名多取後天之卦如家人睽革歸妹之卦取後天之卦象而命名隨蠱賁无妄損益升之取卦變亦後天之易也想伏羲畫卦只如今之橫圖乾一兌二以至坤八此為先天之易无疑矣一變而為天地定位之圓圖再變而為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之卦位三變而為帝出乎震齊乎巽之卦位四變而有今彖傳中卦變之說其例皆起于伏羲而名卦繫辭隨所見而取之先儒分某為伏羲先天之易某為文王後天之易愚以為不然

此章當先論後天之易所以易置先天者何為而原八卦方位之所以定然後言出齊見役等字之所以相序之義

隆山陳氏曰離為日大明生于東故在先天居東日正照于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為月月生于西故在先天居西月

正照于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地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為序震木旺于卯兌金旺于酉土旺中央故坤旺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為序此所謂易之用也

平菴項氏曰後天之序播五行于四時也震巽二木王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王夏故為南方之卦兌乾二金王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王冬故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為西南之間艮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之卦

訂疑陳項二說大畧亦好然皆據成說而敷演之而未探其所以取象之義變易之由也

誠齋楊氏曰由帝出于震至成言乎艮帝之所乘也自萬物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又萬物之所主也帝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為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以之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為治易舉其一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皆八卦也于帝獨言致役

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也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至于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月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于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交十月之卦也。何以言能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不為虛矣。

進齋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始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王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序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主。循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

訂疑此章須取卦德卦象。貼入後天卦位。安頓明白了。然後再講後天之序。

東方。于時為春。于行為木。于德為仁。為動。為發生。震之卦。一陽

生于二陰之下。如木乘春氣。生于地中。故其德為動。其象為木。又陽氣為重陰所錮。其發也。奮激為雷。震一陽抑于二陰之下。勢必決躁奮迅而出。故其象又為雷。雷又發聲于春。故後天取震移前一位而位于東。震一索得男。為長子。今世子稱東宮。亦取諸此。

東南者。春夏之交。木至此而極盛。將生火矣。春末多風。風最能入物。在五行中。能入物莫如木。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故其德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後天以巽移置東南者。蓋取諸此。。又風雷恒相隨而至。先天以其相對為相薄。故與震對待于東北西南。後天以其常並行不悖。故以巽繼震而併位相連也。。巽以一索而得女。為長女。以配長子。則冢婦也。長子代父繼體出治。長婦代姑佐長子之內治。敵體而同居也。

南方。于時為夏。于行為火。于德為禮。離內暗而外明。有似于火。故于德為明。其象為火。日為天之火。故又象為日。電亦火屬。故又象為電。電至夏而盛。多日至南方而大明。火王于夏。故後天以離置于南方。。造化雷動風散之後。必有日以晅之。故離繼震巽之後焉。

土寄王于四時之季。而土生于火。故夏季之土為尤王。又南方

之火與西方之金相克而不相能宜以上之冲氣間之則火生土土生金不惟不相刑而且相生矣坤為純陰象地地者土之大也故後天以坤居西南

西方于時為秋于行為金萬物至此生意各足无所欠缺其說可知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喜見于外有說之意故其德為說後天以兌居正秋之位取萬物之所說意也兌于金之象无所取但能取悅意而居正秋之位故即以兌為金為乾做此

西北者秋冬之交也陰盛之極陰疑于陽必爭然震離一陽之卦陽氣尚穉兌二陽陽漸壯亦非純陰之敵此先天之震離兌

雖為陽卦不足勝之即震坎艮為後天之陽卦然陽卦多陰亦不足勝之惟三奇之卦純陽至健始足以克之故後天置乾于西北○夏商之末必得湯武六國之後必得漢高王莽之後必得光武前五代之後必得唐太宗後五代之後必得宋太祖湯武可謂剛健中正純陽至健之乾矣若漢高以下數君雖不及湯武然在群雄之中亦可謂天授非人力矣所以能埽盪群雄也

北方于時為冬于行為水坎之為卦內陽明而外陰暗有水之象故其象為水水王于冬故後天坎居正北焉

歲功至冬而成萬物生機至是而止矣艮一陽極于二陰之上有止而不進之義故其德為止後天以艮居東北冬春之交窮于上則生于下如環无端此艮之後又繼以震也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後天卦位既定然後以帝之宰乎萬物者明其出入之機以後天之卦亦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帝也者萬物之主宰猶萬民之有王也世子處于東宮繼世而出治此出乎震也內而百工外而群后皆來肆覲此齊乎巽也王者坐明堂端拱南面而覲群后此相見乎離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此致役乎坤也坤衆也萬國咸寧莫不說服此說言乎兌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故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此所以戰乎乾也王者冬而大閱以講武習戰亦戰乎乾之義也一戰功成振旅凱歸勞將帥而休士卒此勞乎坎也治定功成休乎无為成言乎艮也彼好大喜功窮黷无已如秦皇漢武隋煬者皆不知成言乎艮之義者也出齊見役說戰勞成等字皆以王事明帝載也天人之理一而已知王道則知天道矣○欲得卦位明白須如前說欲得出齊等字明白須如此說欲得帝出乎震云云明白須如下文萬物出乎震

云上也

長子繼世故曰出乎震巽為后妃齊乎巽齊家之義也由家以及朝廷故繼之以相見乎離由朝廷以及國故繼之以致役乎坤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故繼之以說言乎兌說而後用其力故繼之以戰乎乾戰勝而勞之故繼之以勞乎坎至是而功成无為矣故以成言乎艮終焉此後天八卦之小序卦傳也與後六十四卦序卦傳相對

離為中女兌為少女澤火相息也金火相克也為睽為革離間之端嫉妬之釁生于此矣非慈惠之姑義方之母誰調和之使

其无怨无惡乎此坤之所以介乎離兌也

兌為少女人所愛也故父母共護持之性說易流故父母共防閑之

坎水險陷易為泥濫中央有土西北而乾其于地為剛東北而艮山以禦其奔衝焉為導河入龍門自雍而豫而冀乃東北至于碣石亦取諸此乎

艮少男也亢宗之子多出于季實父三子伯仲讓而季歷造周焉叔虞武王之幼子也實啟晉國驪姬之難申生死惠公執重耳以霸無知之亂小白主齊祀焉魯桓三孽季氏最强芊姓有

故必季實立劉太公之子三人季興乎漢四七之際文叔中興玄武之變秦王踐祚明初之典太祖行三馬后五子燕王靖難至于世祿之家敝寒之子以少子而發迹者多有成言乎艮猶瓜瓞其大者在後也

路史發揮曰帝出乎震云云至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註此大成之易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卯應天之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成功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

逆退四位而處乎西南離火生東而旺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歸于卯澤以秋分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風也故巽自西南而歸于巳作止萬物于冬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應地之方而見于用者也

路史國名記曰文王之卦乾父西北坤母西南中男近父中女近母少女介乎父母之間而長男獨遠居父母之外惟以成其其德而多其能是故一朝出震向離而天下治矣

訂疑路史二段有奇特處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節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萬物可見故又以物言焉又曰齊者畢達之謂

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　訂疑兌說亦以德言

蒙引八卦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震巽離乾坎艮言位坤兌不言位亦可推而見矣猶乾言為圜而坤不言為方之類所以互見此以後天位言言位者多然位之所在皆氣化流行所寄之地也有其位必有其時而德與象亦在其中

訂疑致養二字楊誠齋說見上節兌說說字于乾文言本義云利者生物之遂于時為秋云云可見說意

右第五章

雙湖胡氏曰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圓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訂疑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橫圖圓圖方圖各有自然之次第可不用序後天卦參差雜越故八卦及六十四卦各稱說以序之而又必舉出箇義理以發之以見先天後天无非以順性命之理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註于此言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為言也則雷行風疾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

訂疑上章以歲功言說得流行此節以卦象言說不得運動變

化推移
既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
萬物始萬物于山義為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
本義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云云 訂疑位謂水火三句序謂動
萬物六句
間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
自神也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
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
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

也无伏羲底做文王不出恐文義如此說較明白朱子曰是其
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底說也好○又曰此兩段却除了乾坤着
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且如
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換作神神也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
是也
張南軒曰八卦各有所在(神在八卦外)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
為也神則无為而无不為
建安丘氏曰序六子之用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為
也 訂疑本楊龜山

訂疑後天八卦乾坤與六子同例而主之以帝神者帝之妙用
也何得以六子歸功于乾坤而以乾坤合而為神乎獨張南軒
之說為可從耳
進齋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
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
對待則不能自行
訂疑此似齊整好聽然先天固對待而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
乾又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陰陽消長循環无端何嘗无流
行變化之用乎後天固有流行之用然震木兌金離火坎水何

嘗无對待之體乎○上章以歲功言可曰流行此章以象言不
可以流行言也
紫引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即日以晅之改日為火明日之為火
也莫潤乎水水蓋雨露之屬先天止言雨以潤者舉其最也或
者不察以為日用之水火不思日用之水火只可用于萬物既
成之後而非變化成萬物之功也此處水與澤有分雨露之屬
自天而下者為水之潤凡地中之水不流者皆澤也凡一草一
木之油然發榮者皆得土中水氣
訂疑動萬物即雷以動之也撓萬物即風以散之也燥萬物即

日以暄之潤萬物即雨以潤之也但彼以在天之日與雨言此
以五行之水火言也說萬物亦以兌之德言但兌以說之與萬
物之所說指正秋之時言天道也此指川澤之說物言地理也
近有以正秋說物言者非也艮不言山者見疏說此處若加
兩句云覆萬物者莫大乎天載萬物者莫大乎地亦說得但于
後天之卦位无所取故去乾坤而專言六子耳孔子文字正不
拘拘也
水火相逮一段諸家紛紛皆謂仍以先天之體言朱子本義旣
云未詳其義則姑從此亦似可聽然終欠合无意味愚謂此三

句正指後天之卦位言非覆擧先天也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
言者也至莫盛乎艮此一段言性命之理也而後天卦位離南
坎北為水火相逮震雷巽風一而一隨為雷風不相悖兌西艮
東北為山澤通氣所以能變化旣成萬物為順性命之理也試
詳言之先天離東坎西固為水火不相食後天離南坎北正冬
夏之位非但不相食且有相逮之妙夏火王之時也而大雨時
行是水逮火也冬水王之時也而井泉獨溫是火逮水也以人
身言之夏則身涼冬則身熱水火相逮之故也以日用言之夏
日飲水冬日飲湯亦相逮之意也陸德明釋文音義作水火不

相逮又云鄭宋陸王肅王廙无不字先天震居東北巽居西南
兩偶相衡固為相薄之義後天震正東巽東南雷風相隨相助
是不相薄而相用如夫婦之唱隨者然是不相悖也先天艮居
西北兌居東南澤本于山發源于西北而注于東南固為山澤
通氣矣後天以艮居東北兌居正西似與先天相反者亦曰山
澤通氣何也嘗觀九州山川之圖山起于雍州北條之山自華
山而東北為砥柱為析城為王屋為太行為恒山一帶迤邐山
鎭不絕直至冀州東北碣石而入海是東北者山之尾也後天
以艮居東北究山之終也澤雖注于東南其源則發于西也後

天以兌居正西反澤之所自始也山之所在澤斯發焉是後天
之山澤雖與先天易位其實未始不通氣也雷風水火固能變
化生成萬物山澤亦未始不然也觀其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可知矣先天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固所以順性命之理後天水火相逮雷
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亦何莫而非所以順性命之理歟不言天
地者八方皆有天地不可以方位拘也或曰山澤亦處處有之
不止正西為澤之發源東北為山之終也如南條之山亘于荊
梁徐揚何獨東北為艮曰孔子胸襟活撩所見所居見禹貢等

山北條而言耳豈拘拘哉若拘拘豈獨春有雷而夏有風南有火而北有水乎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對上章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言性命之理也是故水火相逮以下對上章八卦相錯一句而言後天之卦位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右第六章

訂疑位序用上章之說上章當指出乎震章而言不當指天地定位章而言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朱子曰伏羲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

物之理謂之性又謂之情言其性如此其發用處亦如此

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為陰卦陰在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

蒙引性情二字要分明八卦之理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直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

訂疑此八卦通神明之德也造化人事皆有之性情之理也八卦有以通其德而類其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臨川吳氏曰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為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右第七章

訂疑以下五章或取性情或取諸物或取諸身或取諸家人父子長幼之序或取諸天地人物四時五行方色食貨一以見作易者仰觀俯察之精一以見易之廣大悉備一以見學者當以類推以為格物窮理盡性至命之功一以示用易者觀物起卦以即物占數之用如觀梅數之例也○以下五章皆後天次序以

其先乾坤而次六子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疏此一節說八卦畜獸之象畧明遠取諸物也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坎主水瀆豕處汙濕故為豕也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為雉也艮為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為狗也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缺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

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龍之潛于淵底者重陰之處也。

訂疑 先儒說象多附會、姑取一二可通者存之、不盡錄也、後倣此。

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為龍、而夫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夫子以為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又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無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埤雅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此健順之分、馬蹄圓、陽之奇、牛蹄折、陰之耦、馬之卧起自前足、先陽後陰、牛之卧起自後足、先陰後陽。

說統 龍春分而升、故二月雷始發聲、秋分而潛、故八月雷始收聲。豕水畜也、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麗于畢、俾滂沱矣。

訂疑 巽為雞未詳、巽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能伏而不能飛、宜下而不宜上、其取此乎、凡鳥之能伏而不能飛者、皆巽之類也。

○凡物之合于健順動止之性情者、皆是也、可以類推、其不可强通者、缺之可也、不必鑿。

右第八章

訂疑 遠取諸物、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疏 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象、略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為首也、坤能包藏含容、故為腹也、足能動、故震為足、股隨于足、則巽順之謂、故為股也、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為耳、離為南方之卦、主視、故為目、艮既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為手也、兌西方之卦、主言語、故為口也。訂疑 主聽主視主言語、本漢書五行傳也。

本義 近取諸身如此。

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又曰震陽動于下為足、艮陽止于上為手、手上而足下、巽陰兩開于下為股、兌陰兩拆于上為口、口上而股下也。

雲峯胡氏曰、八卦近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中無非易也、又豈特此八者為然哉。

俞玉吾曰、水內影陽在內、為耳之聰、火外影陽在外、為目之明。

右第九章

訂疑取諸身順性命之理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疏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云索求也以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為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為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為兌故曰少女
訂疑朱子小註用疏說又曰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此不必拘)不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本義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云云○朱子曰揲蓍求卦求得(亦不必拘)一陽後面求得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又曰看來不當主揲蓍說(說卦不言揲蓍)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又是坤求于乾而得震坎艮乾求于坤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亦不必拘)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訂疑若揲蓍有不依這序時則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亦有不依這老陽老陰之策數時矣聖人只是大槩言道理耳若依朱子乾坤相求之說則八卦俱是畫卦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再倍而成者何用相求而生乎(按父母長男長女一索得男一索得女等指人子性命之理也蓋天地震巽坎離艮兌稱故謂等字是說既有八卦後見有此象所以順性命之理也)

啟蒙原卦畫篇註云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于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云云
訂疑此亦依疏中所錄王氏說愚謂啟蒙之書先成本義後來所定當依本義為主且初九九二等名是六爻之名三畫之卦未有此名也
蒙引蓋從前有為父為母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義也附錄所謂得其初九九二九三初六六二六三者亦欠分曉蓋主揲蓍說則三畫之卦不當有初九九二等之稱亦有揲得七八者將不以為男女乎不主揲蓍言則九六益无謂矣
朱子又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名目
訂疑朱子以三索六子是文王名目今按咸睽革歸妹本義所以釋卦名者皆取長男中女少女少男之義而睽革二卦彖傳釋卦名皆有二女同居之說是伏羲時已有此等名目矣大抵

後天亦非文王所定當伏羲畫卦時只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及六十四卦乾一夬二以至剝六十三
坤六十四之橫圖所謂先天之易止此一圖爾至于規為圓圖
卵為方圖便涉人為矣然于橫圖次序便半順半逆了若夫父
母六子之次序又是一變了出震齊巽又是一變了上下篇六
十四卦次序又是一變了八卦先天後天之圖凡七大抵皆伏
羲所定但今易六十四卦次序則不可知為何人所定耳
說統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大抵男女
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列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

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箚疑此恐加
謂順性命之理也
紫引乾為馬章取諸物也乾為首章取諸身也此章取諸人倫
也合而觀之大抵皆後天之易也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
未必(此亦以後天為伏羲書卦)伏羲畫卦時一一要成象伏羲畫卦只是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每生二以至六十四卦耳自卦既成
之後觀之則有為馬為首為父母為男女之屬也
箚疑繫辭傳下篇陽卦多陰章當在此章之後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
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疏乾既為天天動運轉故為圜也為君為父尊其道而為萬物
之始也為玉為金取其剛之清明也為寒為冰取其西北寒冰
之地也為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為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
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多骨也駁馬言
此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爾雅云鋸齒食虎豹此之謂也王廙
云駁馬食虎取其至健也
箚疑鋸齒食虎豹之駮從交乃獸名如馬者汲冢周書王會解

云正北方義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馬鋸齒食虎豹註義渠西
戎國兹白一名駮駮與駁皆音博但駮乃外國異獸夫子所廣
八卦之象大抵皆取尋常之物人所恒見者不合忽取遠方怪
誕之物側于其間也今駁馬既與良馬老馬瘠馬為類亦必人
間服乘之馬耳詩曰皇駁其馬是也駁馬色不純者也而于乾
取義亦未詳
程子曰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
于天文地理則為某物于鳥獸草木則為某物于身于物則為
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

說卦所序。何所來之。
本義荀九家、云〻
朱子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
蒙引九家、蓋指漢淮南王安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所謂九師興而易道微者也、荀爽後漢人、荀淑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其第六曰爽、字慈明、時人言荀氏八龍、慈明无雙、荀九家其集之名也、。為龍者、乾卦本義曰、龍陽物也。本乾象也。為直者、其動也直也。為衣者、衣被一身。猶乾之覆物也。為言者、言者心之聲。聲出于氣。陽也。胡致堂論雷電有曰、凡聲、陽也。
訂疑衣裳、象天。裳方、象地。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與行對。則言者輕清未形。屬陽。行者重濁有迹。屬陰
節齋蔡氏曰、積陽為天。陽動體。為圜。尊而在上。為君。圜而在上。為木果。
沙隨程氏曰、為圜、天之體也。為玉、德粹也。為金、堅剛也。
訂疑金、以堅剛上取之、固是。竊恐亦從後天西北秋冬之交上取。兌陰金。乾陽金。亦如巽為木。震陽木。巽陰木也、

圜寒氷、取象于天也。君父、取象于人也。馬、取諸動物也。金玉、取于器用也。大赤、取于方色也。木果、取于草木也。
有當與坤互見而省文者。當以例類推。乾為圜、則坤為方可知。乾為君父、則坤為臣子可知。○有當與坤對看者。天對地。父對母。金玉對布釜。大赤對黑。
一乾馬也、而或良、或老、或瘠、或駁、何也。曰觀梅數引此。有附于理。不附于理之說。今以例推之。良者、其附于理者也。老瘠駁、其不附于理者也。附于理謂如秋金為王。夏季十八日金為相。筮乾而遇此時。則為得時。是為附于理也。不附于理。如冬時金為休。夏時金為囚。乾而遇此。為失時。是為不附于理。餘卦可以類推。觀梅雖小數。然時有與易學相發明者。故愚或取之。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疏地任生育故為母。釜、取其化生為孰也。均、取其地道均平也。子母牛、取其多蓄育而順也。大輿、取其能載萬物也。黑、取其極陰之色也。
進齋徐氏曰、坤積于下。故為地。物資以生。故為母。動闢而廣。故為布。為均。虛而容物。故為釜。靜翕而不施。故為吝嗇。性順。故為

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為大輿。坤畫耦。故為文。偶畫多。故為衆。純陰。故為黑。

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陂者也。

臨川吴氏曰、布、旁有邊幅而中平廣也。柄、謂在下而承于上。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黑、土之色。有五。若坤之象則于地為黑也。

勉堂錢氏曰、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

訂疑布、取其柔也。○母衆、取于人也。子母牛、取于獸也。布釜大輿柄、取于器用也。吝嗇均文、取于性情也。黑、取青方色也。○有

可與乾互見者。坤為輿。則乾為蓋矣。坤為文。則乾為質矣。坤為柄。則乾為器之首矣。與乾可對觀者。見乾。○均文附于理者也。吝嗇不附于理者也。

本義荀九家云云。○蒙引牝、取坤道貴生也。與母同義。迷者、陰暗也。方者、地方也。囊者、虛而容物也。與釜同義。裳者、居下體也。黃者、土正色也。帛者、質柔而平廣也。與布同義。漿者、太陰為水。其液而順也。楚辭九歌首篇奠桂酒兮椒漿。註漿者。周禮四飲之一、小學句讀漿醋水也、問何不並言為酒。曰、水坎正象、酒則味醲矣、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疏旉。取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也。大塗、取其萬物之所生也。決躁、取其剛動也。蒼筤竹、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萑葦、竹之類也。善鳴、象雷聲之遠聞也。馬後足白、為馵。作足、取其動而行健也。為的顙、白額。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究極也。極于震則為健也。鮮、明也。蕃鮮、取其春生草本蕃育而鮮明。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

節齋蔡氏曰、陽動于下。故為雷。陰陽始交。故為玄黃。陽氣始施。故為旉。萬物畢出。故為大塗。動。故為決躁。陽在下。故為馵足。為作足。陰在上。故為的顙。的白也。詩謂之白顛。傳謂之的顱。是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健。

臨川吴氏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旉又作蘛、與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為花。出也。大塗、一陽動于內。而二偶闢通、前无壅塞也。決躁、陽生于下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蒼、深青色。筤、色之美。蓋竹之筠也。萑荻葦蘆。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

虛善鳴者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作足足起起陽之
徒
訂疑萑葦荻蘆四物也荻大于萑蘆小于葦
雲峯胡氏曰震爲决躁巽爲進退不果剛柔之性也○紫引一
過一不及也
紫引玉篇馵馬懸足也謂馵直伸一足而擧起一足若懸之亦
謂陽動于下也且其爲字亦象形此說優而可用詩小戎駕我
騏馵傳曰馬左足白曰馵此難依解○萬物始生于震來能奮
鮮其究蕃鮮也陽長必終于乾其究爲健也至于乾則陽之盛

矣故又爲蕃鮮也須看其究二字健以德言蕃鮮以草木言
雲峯胡氏曰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
本義荀九家云云
紫引爲玉者乾坤始交剛柔合德也 訂疑爲玉兹在上剛柔節
也爲鵠鵠海鳥其飛最疾故射者畫以爲的 按莊子鵠不日浴
而白蓋白鳥也爲鼓者陽動而有聲也 亦與雷同音也
訂疑雷取象于天也大塗取象于地也長子取象于人也玄黃
取于方色也善决躁健取于性情也善鳴馵足作足的顙取于
欵也蒼莨竹萑葦及生蕃鮮取象于草木也○決躁不附于理

者也○可與坎艮反觀者震爲雷則坎爲雨可知震爲長子坎
爲中男艮爲少男可知有與地卦對觀者大塗與徑路門闕對
長子與長女對决躁與進退不果對蒼莨反生蕃鮮與科上槁
毀折對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
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
躁卦
疏長取其風行之遠也高取風性高遠又木生而上也爲臭王
肅取爲香臭也取其風所發也額闊爲廣顙寡髮故廣顙也多

白眼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
進齋徐氏曰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氣之入者莫如風繩糾
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也故爲繩
直爲工陰性多疑故爲進退不果陰伏于下氣鬱不散故爲臭
髮陰也陽盛于上爲寡髮二陽在上爲廣顙
臨川吳氏曰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
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均停巽目上中白
而黑者在下上白多于黑也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
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爲主于內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

也。故為近利。曰市三倍。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甚者也。

訂疑乾為大赤、先天乾在南方之色。坤于地為黑、先天坤居北方之色。震為蒼筤竹、先天震東北之色。春色青也。巽為白、先天巽西南之色。秋色白也。臭有好惡亦善。入者。古者香亦曰臭。大傳曰。其臭如蘭。詩取蕭祭脂。註、其臭達于牆屋。可見其善入矣。祀記、薌臭香羨也。孟子鼻之于臭也。皆訓香義。但此所謂臭。則惡臭也。徐氏曰、陰氣鬱于下、是也。知其然者。以上文進退不果、下文寡髮廣顙多白眼近利等、為類。皆其不附于理者也。風、取

象于天也。長女工寡髮廣顙白眼近利躁進退不果、取諸人也。木、取諸草木也。繩直長高、取諸器用也。○風與雷日月雷對。長女與長子中女少女對。白與蒼赤黑對。○工白長高附于理者也。進退不果以下。皆不附于理者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疏水、北方之行也。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矯輮、取其使曲者直為矯。使直者曲為輮。水流曲直。故為矯輮也。北方主聰。聽勞則耳病也。血取其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也。為赤、亦取其血之色。馬為美脊、取其陽在中也。于輿為多眚、取其表裏有陰。力弱不能重載。常憂災眚也。月、取其是水之精也。堅多心、取剛在內也。閻氏彥升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暗。陷。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

進齋徐氏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為月為水。陽匿陰中。故為隱伏。為盜。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陰中故為加

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痛。三畫之卦。上畫為馬顙。下畫為馬足。故坎中畫陽。故為美脊。亟心。上柔故為下首。下柔故為薄蹄。為曳。柔在下。不任重。故于輿為多眚。坎維心亨。故為通。剛在中。故于木為堅多心。

訂疑弓矢之弓。亦矯輮而成。但與輪為類。則弓蓋之弓也。

鄭氏正夫曰、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病。

臨川吳氏曰、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美脊心亟也。輿為多眚者、謂在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于險道。不若

坤輿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

潘氏夢旂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也

說統陽陷陰中光彩不揚在人則心術隱微事幾藏伏

本義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訂疑宮可未詳律者截竹為筩陽氣在中聲自內出也大過四陽在內有棟之象坎象大過一陽亘于二陰之中為棟之象也坎上六寘于叢棘困初六困于株木六三據于蒺藜皆坎體既濟未濟解皆有狐象以卦有坎也狐亦獸之隱伏者也桎梏木之惡者蒙初六用說桎梏亦坎體也

月取諸天也水溝瀆取諸地也隱伏通取諸性情也加憂心病耳痛血赤盜取諸人也馬之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取諸獸也矯輮弓輪輿之多眚取諸器用也堅多心取諸木也○有與他卦互見者坎為隱伏則知離為光明矣○有與離對者弓輪與甲胄戈兵對月與日電對堅多心與科上槁對○加憂以下除為通一句皆不附于理者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疏火取南方之行也日火精也電取其明似火之類也甲胄取剛在外也戈兵取剛在外以剛自捍也大腹取懷陰氣也乾卦取其日所烜也鱉蟹蠃蚌龜皆取剛在外也科上槁科空也陰在內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訂疑先天以坎內明外暗取象為水以離外明內暗取象為火非以其南北方之卦也離南坎北自是後天因水火而置之戈兵前為刃後為鐏〻戈柄底銳者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是戈兵上下皆剛也不取外剛自捍義也○有與他卦可反觀者離為電則坎為雲可知離為中女則坎為中男可知離為鱉蟹之屬則坎為魚鼈之屬可知離為乾卦則坎為濕卦可知○有與坎對者火與水對日與月對甲胄戈兵與弓輪對○人為大腹乾卦不附于理者也如附于理則為文明矣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疏閽寺取其禁止人也指取其執止物也

臨川吳氏曰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鼠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黔與

鈐同、以鐵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

平庵項氏曰、震爲蕃鮮、爲專、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

閽卦耿氏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當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禁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限于前而衛內之柔者也、

冷氏曰、烏喙以喙取物者、黔喙之屬也、

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于

獸畜无行健之功、徒有齧噬之象。○雲峯胡氏曰、艮不爲馬者、艮上也。止之性。非馬也。

篆引正韻鈐與鉗箝通、若然、則黎也、黑也、烏之喙、大槩皆然、臨川謂與鈐通、未知何所本、恐冷氏之說、无所造作、百鳥之衆、不可枚舉、故統以之屬二字、臨川以爲山居猛獸、意曰鼠曰狗、未足以盡其象、欲更着此一句也、但勁以黔爲鈐、可疑、

鄭子和曰、艮之利則狗、害則鼠也、

說統、鼠之剛在齒。鳥之剛在喙。皆謂前剛也。

訂疑艮本義、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

進之義也、震爲大塗。艮爲震反對。故爲徑路。大壯九四本義、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又升九三以一陽進臨于坤。爲升虛邑。今艮前一陽。爲徑路之義明矣。坎爲盜、男之陰陷者也。艮爲閽寺、男之賤未者也。咸艮有隨之象。旅有童僕之象。兌爲妾。亦然。○山徑路門闕、取諸地也。閽寺、取諸人也。狗鼠黔喙之屬、取諸鳥獸也。果蓏堅多節、取諸草木也。○有與諸卦對觀者。山與澤對。徑路門闕與大塗對。果蓏與木果蒼筤竹萑葦對。堅多節與堅多心蕃鮮科上槁對。狗鼠黔喙與龍馬牛羊鷩獬等對。閽寺與君父母盜妾對。指與股口舌對。○有與他卦

互觀者。艮爲閽寺。則知震爲公侯大臣也。○閽寺不附于理者也。

本義荀九家、云云。○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爲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篆引爲虎者、齒牙猛利、剛在前也、爲狼、取象與虎同、

訂疑諸本多作爲狐、與坎同、似穫。或亦取山居之獸。獸之有狐。亦如人之有閽寺乎。篆引作狼。義勝于狐。然未審何本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疏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為口舌取西方于五事為言口舌為言語之具也毀折附決兌西方之卦又兌主秋也取秋物成就槀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剛鹵取水澤所停則鹹鹵也為妾取少女從姊為娣也

進齋徐氏曰巫為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也兌上折口象故為巫為口舌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柔附于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陽在下為剛柔在上為鹵則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為鹵而已

紫引其象為澤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朱子既有明訓又何別立說乎漢上朱氏謂坎兌一也坎壅為澤澤決成川之說為妙

本義前九家云云○紫引人情惟其所說則自不能已故常若有厭意則不能常也輔頰亦口舌之類

訂疑澤剛鹵取諸地也少女巫口舌取諸人也羊取諸獸也毀折取諸時也附決取諸性情也有可互見者兌為妾則巽為嫡妃夫人矣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云云

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百物不廢也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為天坤為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于說卦而卦爻无之者如布釜蠃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少罍謂之坎此見于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雙湖胡氏曰說卦之象夫子自取為多指前聖之例為少故求之于經不盡合也

紫引此類在學者自以意會又如乾于人物為君為父則亦可為大人為長者為祖宗為賢人皆尊貴在上之義也于鳥獸為馬則亦可為龍為虎豹犀象之類以至凡獸之壯凡鳥之雄皆陽之性健者也

卷之十四終

周易訂疑卷之十五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序卦傳

疏序卦者文王既繫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此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縕也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意不取深縕之義故云非易之縕故以取其人理也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也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訂疑六門之說亦是序卦之例不過六者非覆即變二端亦簡而盡

程子曰康伯謂序卦非易之縕此不合道

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為非聖人之縕某以為謂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聖人之縕則不可周子分精與縕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縕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

訂疑帝出乎震八句是後天八卦之序序卦傳是後天六十四卦之序也謂序卦非聖人之書帝出乎震亦非乎

臨川吳氏曰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耦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

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知其序如此而夫子為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縕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於易必須布遍精密如此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雙湖胡氏曰文王序卦大抵本先天圖以東西南北四正卦乾坤坎離為上經之始終以西北隅艮東南隅兌合而為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為恒四隅反卦為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既

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為次夫子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義而他則未暇及耳

蒙引此亦聖人之緼因卦以發者中間有不可求之太深處蓋聖人只是畧借卦名以序其所以相承者不為无義耳如德體之類皆在所畧也朱子以前已有疑其非聖人之筆者朱子不敢以為然蓋中間至理自不可誣其有近于牽合者學者當虛心傍義以求之亦未為无所發也但不可鑽研太過耳先儒嘗論學者之病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是也〇序卦傳所謂流行之易也雜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二傳之作聖人之所不容缺也

梁山來氏曰序卦者孔子因文王之序卦就此一端之理以序之也一端之理在所畧孔子分明恐後人雜亂文王之序卦故借此一端之理以序之

湯霍林曰序卦之義不必牽紐上下文相貫只隨各項立說

訂疑唐寓祚取序卦冠之卦首程傳于各卦之首先摘序卦傳而釋之故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程子皆无傳獨序卦有之欲觀序卦程傳全文當于六十四卦之首觀之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為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

訂疑此句當合下至盈也為一段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程傳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于天地之間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〇訂疑有天地至盈也語意已畢屯者物之始生也自是起始生必蒙句程傳合為一意非也

平菴項氏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盈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

蒙引萬物兼動植之類言

說統萬物資始乾道萬物資生坤道也繼乾坤故繼而言之

訂疑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言萬物則人在其中矣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疏王肅云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故為物始生也盧氏云物之始生故屯難皆以物之始生釋屯難之義按上言屯者盈也釋屯之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開說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義非重釋屯之名也

訂疑此屯字一訓盈一訓始生皆无難義不可混入
蒙引物生必蒙專就動物之有知覺者言
梁山來氏曰物之始生精神未發若蒙冐然故屯後繼蒙蒙者
蒙也上蒙字卦名下蒙字卦之象也
伊豐山曰物生必蒙此句緊承上句物之始生言蒙也之蒙意
物生必蒙
程傳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
訂疑物之穉也本以起下物穉不可不養程傳以合上文似非
然欲屬之下文語氣亦未穩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程傳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
者飲食之道也雲上于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于物故
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
之大者耳
漢上朱氏曰幼穉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才亦然訂
疑蓄德養才乃蒙卦之意此處用不着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註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

程傳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
也
漢上朱氏曰乾餱以愆豚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
訟
蒙引飲食人之大欲也天生斯民有欲則爭故需後承之以訟
揆其理勢之必然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程傳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
訂疑師以兵旅言蒙引曰自因微致大之理非謂訟必用衆也

蒙引人之有訟必各有朋黨彼以朋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朋
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必然也
湯霍林曰師者衆也承上起下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程傳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有衆則必有所
比比所以次師也
蒙引舊說衆必有所比爲我者與我相比爲彼者與彼相比此
是連訟意非矣須改轉頭項說去方是傳之本意衆須聚于一
乃理之必然也語其最下盜賊至爲不道亦必有統屬必相聽

順不然則叛亂无統不能一日相聚矣
說統民生至衆无主乃亂
訂疑比者比也承上起下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蒙引意似當謂必有以畜之者更詳之
說統比受以小畜庶而富富受以履富而教畜有止而聚之之
義乃積畜之畜畜而謂之小畜猶云衣食粗足經制未備未足
王道了局處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訂疑物畜二字亦有二解若說禮義生于富足則物指民間生
殖之物言若說禮生于人之既聚則物字以人言易抄之說是
也抄曰物既畜聚則君臣上下之分父子兄弟之倫隱隱自具
聖人即其自具者制之為禮因之而非强之也但上文曰衆
四比是人既聚此物字若再指人說則甚複矣
說統衆必有所比治之而爭奪息矣比必有所畜道之而生養
遂矣物畜然後有禮教之而倫理明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本義晁氏曰鄭無而泰二字

蒙引人有禮以相處然後彼此各得其分而安矣曲禮所謂有
禮則安无禮則危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程傳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
否夫泰而驕(侍立教之言)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也亦常相禪也先天之卦泰以
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
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

至泰泰一卦便至否否泰難而否易也雖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
環然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誠齋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
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
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
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乎
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
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世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可銘座右)之
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

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傳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程傳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

蒙引有大而持之以謙則能保其所有而樂也

說統豫次謙而必從大有說來惟滿而不溢然後見其能謙也或曰民心豫樂或曰能保其所有之大而豫樂兼此二義方全

○同人至豫一段見致治保治之道歸到君心上去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豫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程傳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疏鄭玄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王肅亦云按豫卦彖云豫剛應而

志行順而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云云其意以聖人順動為物所說所以為豫人既說豫自然隨之若以人君喜說人則隨之紂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何為天下雖畔乎

說統豫以人心和樂言然所以致人心（順動是也）之和樂者仍在君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程傳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

訂疑程傳似以因有事而後隨者文意倒置義亦欠明

蒙引以喜隨人者非无故也必有其事如臣之事（訂疑當作隨）君必以治天職為事弟子之隨師必以受業解惑為事（亦說不明以喜隨人意）

說統以喜隨人欲相與以有成也見情非出于勉強也有事主好遊說所謂明良喜起以成功者○又有謂以喜說隨人依阿茍且其勢必至敝壞而有事者亦通（訂疑前說如蒙引後說雖可用于彖傳釋卦名義處揆序卦傳上下文並无此意不可從）

訂疑以喜二字當作衍文耳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註可大之業由事而生

平菴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眞訓大也

紫引兼學問德業言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臨川吳氏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可觀況于人乎

紫引大兼德業說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程傳旣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

漢上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

紫引亦兼德業言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

註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

程傳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第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

臨川吳氏曰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

鄭孩如曰亨者通也文所以行吾之意而通于彼此之間者也

訂疑舊說以致飾然後亨屬下受剝愚謂亨者通也嘉之會也原是好字如何合剝故斷屬上句覩下文物不可以終盡只承盡字不承亨字可知

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註極則丧實也

程傳夫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賁于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故受之以剝

訂疑剛毅木訥近仁乃言令色鮮矣仁枝葉盛則本實衰此剝之所以次賁也○則盡之上當脫亨字

漢上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程傳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陰極則陽生陽剝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陽无可盡之理變

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盡為坤陽復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或問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云云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于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

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日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月方滿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或疑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累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後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雙峯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實介乎剝復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已後剝之陽方盡于上而復之陽已生于下矣是烏得為无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矣此陰陽消長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于九月之霜降而盡于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于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于三月之穀雨而盡于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于小滿而成于五月之夏至于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

陽絕續之際果无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為益信矣

訂疑窮上反下舊有就文質相勝說者既凋既琢還反于朴崔憬曰枝葉推而根荄萌也愚謂當就氣運說徐晉齋曰自賁而剝以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剝窮上剝字當作衍文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程傳復則反于道也既反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以无妄也

漢上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以天

梁山來氏曰善端既復則妄念不生妄動不萌而不妄矣

說統玩一則字所謂辨于物也、真安必无相雜之理、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程傳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

闞氏彥升曰、无畜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蒙引中實无妄然後其德可聚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故无妄受以大畜

梁山來氏曰、无妄則誠矣誠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然後可以畜德而至于大故受以大畜

訂疑有字當作衍文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程傳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蒙引德既畜聚于己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故大畜總以頤　訂疑與傳皆以養德言來氏同

說統萬物聚而養道備、訂疑以養身言、平菴項氏之說也、

訂疑畜與養有別畜聚也聚其物以為養之具也小畜畜財大畜畜德比後受小畜庶而加富也无妄受大畜聚前言往行以畜德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註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

蒙引有大涵養則有大抱負有大抱負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也大過者有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者也動者設施而見于用也　訂疑與闞氏同、

說統自復至大過專主聖學聖賢无枝節之學問故始于能復而後其體立又无空疏之學問故終于可動而後其用行

闞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所以應物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

訂疑以過作過人之行、與大象同義、然似非此處正旨、

來子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訂疑以過作行過去意、似正旨、與下文可接、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註過而不已、必陷没也、

程傳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

蒙引陷則止矣故曰過坎則止即此意也　訂疑正意、

訂疑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愚謂動靜相生循環之理聖賢豈能常動

而不止乎故過而受以坎坎者陷也借陷爲限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程傳陷于險之中則必有所附麗離所以次坎也
訂疑此言附人以濟險也
游謙溪曰陷必有麗而後才有所施謂可以扶危拯溺而不終陷也
訂疑此可從與程傳意同
本義右上篇
臨川吳氏曰呂大圭云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爲序如屯蒙需訟
大也有以相反爲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因相反
而已

蒙引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
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
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粘帶上文如震者
動也之類則粘帶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上而起下文
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梁山來氏曰物不可以終通終否終蓋終過以理之自然言也
造化乃如此也有大者不可以盈不養則不可動以理之當然
者言也人事乃如此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
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註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
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
于上下哉
程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
咸而繼以恒也夫婦之道終身不變者也
朱子曰夫婦之道即咸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

坤可見也問錯字陸氏有兩音曰只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
施耳
楊龜山曰天地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　訂疑咸恒當作夫婦
臨川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
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
平庵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跪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旂之制
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
蒙引夫婦者相託以終身不可暫合暫離者也故咸繼以恒

測言又從乾坤說起者見乾坤所以首全經也
說統言萬物則人在其中男女卑說人說人為萬物之靈萬物
无夫婦之義夫婦之義明而人道立矣
訂疑或曰禮者萬世不易之經義者因時變通之權此說非也
禮必有義項氏云辨之必有理是也如中庸宗廟之禮是禮所
以序昭穆也所以祀乎其先也是義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註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
時而遯也

程傳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
雙湖胡氏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
久居其所乎
蒙引按之不可久居其所者如人四十出仕至老則當致仕不
可久居其位也又如天下有道則仕无道則隱不可戀位不去
也只是功成名遂而身退之義故聖人欲人知進而知退知存
而知亡知得而知喪
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有不祥之患久于祿位則有取禍之機
此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程傳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
陽之盛壯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
遯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程傳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次大壯也
蒙引壯則必進如人年壯德充必進而有為所謂君子進德修
業欲及時也此亦其一端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閻氏彥升曰知進而不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
至矣故受之以明夷
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程傳傷困于下則必反于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閻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及于家人乎
蒙引傷于外者必反于家以就安　訂疑平正與傳同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程傳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蒙引家道有脩而窮窮則父或不父子或不子兄或不兄弟或
不弟而爭難矣
訂疑程傳不明致窮之由張南軒謂由身不行道以致之然玩
上下文及家人卦爻中安有身不行道之義乎蓋家道之窮由
夬于外而致之睽泰見摘于泰而歸父母不以為子嫂不以為
叔妻不以為夫此夬于外而家道窮必乖之一驗也晋欣浩徙
東陽年餘甥韓康伯蕭然浩送至水渊吟曹顏遠詩曰富貴他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此家窮必乖之又一驗也世態炎涼
不止親戚朋友即一家骨肉亦然聖人洞見世情而為此傷心
之語也雜卦傳豐多故旅寡親亦是此義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蒙引如人情乖爭難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梁山來氏曰一家乖睽則內難作矣
說統古今大難多起于骨肉相戕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程傳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程傳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

朱子曰緩是緩怠之意縱弛之類
梁山來氏曰緩則怠惰偷安廢時失事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程傳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說統損益夬三卦以國事言漢文帝日減省而國家富庶此損
之必益也唐德宗瓊林大盈日盈日益而有奉天之難此益之
必決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註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

程傳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
以次益也
漢上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夬○蒙引益而不
已滿而溢矣如富貴之極必有出于禮制禁防之外者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註以正決邪必有喜遇○梁山來氏曰決去小人即遇君子所
以夬受之以姤
程傳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說統決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決則必遇

訂疑程傳說統不分君子小人只泛言理勢却平正若如註與來氏說決為去小人是矣始何為遇君子便說不去○決潰決也離散之意有散則有合理勢之自然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程傳物相會遇則成群萃所以次姤也 訂疑泛言理勢之自然亦平正

梁山來氏曰君子相遇則合志同方故受之以萃 訂疑時皆從之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程傳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于萃也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為升也

蒙引天下之物聚于下必升于上如拔茅連茹以類而進之謂

訂疑序卦傳中凡言物者皆泛論物理人事今學者拈得一題便勁主張就治道說或就仕進說或就聖學說然有說得去者亦有說不去者皆强扭不如就本文理勢淺淺說則道所該自廣如夬姤萃升困只宜泛說時皆就出處說便于舉業耳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程傳自下升上以為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

梁山來氏曰升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而困憊矣

說統正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語云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即此意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程傳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于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說統此井字只取在下之義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註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

程傳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

蒙引必革其舊污而後可食也

訂疑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立秋後浚井改水是井道必革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傳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

也、訂疑水火為用而不相害于韋義為迂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

漢上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程傳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程傳止必有進。屈伸消長之理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雙湖胡氏曰、夫子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

蒙引如水之進。必歸于海。人之進。亦必有歸宿之地。訂疑此言

況德培曰、學无躐等、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也、訂疑以學問言、乃舉業之陋習、試觀上下文安有此義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程傳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

雙湖胡氏曰、亦借歸字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蒙引此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之理。

梁山來氏曰、細流歸于江海。則江海大。萬民歸于帝王。則帝王大。至善歸于聖賢。則聖賢大。故受之以豐。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蒙引如富貴之極而驕。驕則敗。而反失其所有矣。故受以旅。旅在外而不得其所安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訂疑不止人主。士庶人亦然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程傳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訂疑只取巽伏巽順之義耳。不取入義。巽者入也。屬下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平菴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姚儆吾曰、義理不深入則不能得其趣、苟能虛心遜志以入之、

則不覺義味深長、旨趣雋永、而說矣、說不過與義理浹洽、久之將天機洋溢、意氣舒暢、直到手舞足蹈地位、故曰說而後散之、說即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訂疑此本論語集註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而言未必正旨

訂疑聚散離合亦人情物理之常○自歸妹而豐、自豐而旅、此聚而散、合而離也○自旅而巽、巽而兌、此離而合、散而聚也○自兌而渙、又合而離、聚而散也○故下文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程傳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訂疑程傳文義不屬○蒙引主節乎上者不信○則下疑○亦不分明○愚謂節而信之○言節而後信之也○脫一後字耳○古者有符節以為信○周禮、地官有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皆有節以傳輔之、无節者有幾、則不達、○幾與譏同、若无節者、則關門譏察之、執之不使行也、此節而後信之之義也、自節而信之○至有其信者必行之○皆此一意耳○按楊升菴亦如此說○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程傳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次中孚也、訂疑用註說、

註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為過、故曰小過、

平菴項氏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于中、

臨川吳氏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曰動、小過曰行、凡動、未至其所為未及、既至其所為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為踰越而過也、

訂疑諸家皆作不好說○今按上下文○既无不好意○而序卦傳例○凡有孚句法最多○絕无異解○如有事而後可大○有无妄而後可畜○有孚○皆不作有其善之有○孚○亦不作守字解也○必孚句法亦多○无有作必信必果之必者○不合此處獨深一層也○愚謂不卷則不可動○朱子小註○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動字承上動字○亦未嘗以動字行字為不好字也○此只借過字為行得去之義○非過失之過也○必行之○即掌節之所謂通達于天下耳○自節而信之至此○只一意相承○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程傳能過乎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

南軒張氏曰、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

紫引有過人之才者。方能濟事。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傳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紫引物不可以終窮者。循環之理。天地人物。俱不能違也。故以未濟終焉。此動靜之所以相生。陰陽之所以交變。而萬化萬事之所以无窮已也。

鄭申甫曰、物不可窮一句。括盡全經之旨。六十四卦。毎卦反對。一盛一衰。一往一來。如否泰損益夬姤其着者。皆不可終窮之意。

本義右下篇

朱子曰、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離為始終。下經傳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朱子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復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復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為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為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

訂疑此亦朱子偶然見到如此、未必是分經上下篇本意

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乎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按萬物即未段訂疑指後天說得此更証

雜卦傳

註雜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朱子曰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復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又曰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无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盧陵龍氏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

蒙引反對之義相連不必謂何者為反何者為對不必謂何者為反對何者為正對

訂疑卦相反對不名反卦而名雜卦者蓋序亦以反對為序此傳則无復次序故曰雜卦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蒙引乾純陽性情則剛也坤純陰性情則柔也

訂疑序卦雜卦皆以乾坤為首乾坤易之綱領也故繫辭傳中多稱乾坤而不及他卦

註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閻氏彥升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

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

說統得衆而道可大行故樂統衆而機難操則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註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　訂疑本義從之

飛航講客保无疆以惠與民教思无窮以教與民建中于民民于我求中表正于民民于我求正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本義屯震遇坎云云

蒙引屯以初言謂初九陽動而又利居貞也蒙以二言九二陽混陰中昭然為發蒙之主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註損極則益益極則損

節齋蔡氏曰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

訂疑損下益上為衰之始損上益下為盛之始意言曰國之盛衰視民之休戚故損下為衰之始益下為盛之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之彖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註蔡氏以盛行言此以對待言發彖）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云云

訂疑大畜卦辭有不家食之時无妄爻辭有无妄之災有幸有不幸相反對耳不必取止健之義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註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謙者不自重大

朱子曰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説豫之極便放到了

柴氏中行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

紫引謙則不自滿而下人豫則自放而怠于人矣

説統豫作逸豫之豫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註飾貴合衆无定色也　訂疑節齋蔡氏從之

本義白受采〇白賁郭氏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

訂疑註説雖未融然猶不失賁字之義本義亦然郭氏之説則于賁飾之義全相悖矣

蒙引此以食色相對

訂疑无字當作衍文耳

兌見而巽伏也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内伏〇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本義隨前无故云云　訂疑前字无味當作待

平菴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脩飭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

剝爛也復反也

註物熟則剝落也

漢上朱氏曰剝爛五陰潰于内也〇進齋徐氏曰剝爛則陽窮于上復反則陽生于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

梁山來氏曰剝則生意消盡而歸于无復則生意復萌而反于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註誅傷也　訂疑本義從之

隆山李氏曰晉晝則明夷為夜明夷誅則晉為賞錫馬三接賞也南狩得大首誅也

訂疑晉晝取卦辭晝日之義亦卦象有明出地上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註井物所通用而不吝也困安于所遇而不濫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平菴項氏曰以通與遇相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

訂疑井通取往來井井收勿幕之義遇取困亨貞窮而通之義

咸速也恒久也

訂疑本義複舉本文、无咮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速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是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久也孟子曰文王之德百年尤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是也

渙離也節止也

解緩也蹇難也

蒙引緩從容安舒也難急難也

訂疑亦用序卦而義不同、序卦之緩待緩也故受之以損此如蒙引之說

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

註外相疎外也

訂疑外内見序卦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註大正則小人止小人亨則君子退

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陰消遯二陰進而陽消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于五陽之夬亦不欲五陽之輕進于一陰之始亦唯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也 訂疑此說辭贊大壯說欲陽之止猶易遯說欲陰之退則難也而專以九四六二說猶偏蒙引可從

蒙引慮陽之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其止慮陰之逐其進而肆害陽之心故欲陽之退

梁山來氏曰止字乃上字之誤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蒙引所同之人乃其親厚者又非衆之泛泛者比亦反對之義

小過有過也中孚則信實无過也過也之過只借過字之義小字无干

梁山來氏曰過者踰其常信者存其誠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註高者懼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親寡故寄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云云 訂疑亦似從註

平菴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叶也 訂疑謂叶下文下處二字之韻

訂疑當作旅寡親也則叶上文親新之韻

平菴項氏曰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凡物之情豐盛

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梁山來氏曰處豐盛故多故舊人在窮途故寡親識

訂疑項氏來氏之説極確論語君子篤于親故舊不遺又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无大故則不棄也檀弓孔子曰故者无失其為故也親者无失其為親也皆以親對故言也晉殷浩徙東陽其甥韓康伯辭歸浩吟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注下亦此二卦反對之意

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

紫引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故也履以和説而躡剛強之後欲自進而遂其進進則不處也亦有反對之義

訂疑履不處人多以為柔能制剛今觀卦爻之中无制剛之義雜卦傳中但云不處亦不言制剛也愚謂一柔同也以之畜陽則不足而曰小畜言不能制陽也以躡剛陽之後則得遂其進而不處見陰不可當陽之前而畜陽但當處陽之後而随之以進也亦反對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註不進畏險而止也

徐山李氏曰乾上離下為同人離為火火炎上而趋乾故曰同人親也乾上坎下為訟坎為水水性就下與乾違行故不親也

訂疑臨流爭渡者人情也需却有所待而不進是相遜而不爭也訟起于爭而不相親遜此反對之義也

大過顛也

進齋徐氏曰本末弱故顛　訂疑用註説

姤遇也柔遇剛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朱子曰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鄭氏康成曰自大過以下卦肯不對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云云

節齋蔡氏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叶韻為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

歸待男行也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建安丘氏曰今以蔡易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叶但不當僭改經文耳

訂疑因哉丘氏之為易也所謂不宜僭改者可以改可以不改者爾如確有所見可以考諸先聖而不謬俟諸聖人而不惑也孔子不正詩正樂乎程子朱子不更定大學乎如天一地二節舊文在第十章之首朱子因程子改之天數五節舊本在大衍之後朱子改之何後世不識其僭也愚謂改經之例當于本文之下明註原本某文在某處今改在此如大學章句與天一地二章本義云云不可遂絕滅舊本即此便是闕文闕疑不敢自是之心耳

愚依蔡易而稍更之曰順養正也大過顛也頤與因坎與上文親字叶為一節頤之辭曰順貞吉養正之謂也大過之辭曰棟橈彖傳本末弱也顛之謂也一正一顛相反對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定叶音庭與行終窮叶

註待男行女從男也女終于出嫁也

節齋蔡氏曰既濟六位皆當故定潘氏夢旂曰事已濟則定矣

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者以未濟男之窮問伊川不能答其人曰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訂疑因三陽失位之說而推之則既濟為三陽得位矣故曰定又上坎下離中男在上中女在下得男女之定位又坎正位在五離正位在二又卦之六爻三陰三陽皆得正位亦定之義也又詩曰文定厥祥註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按俗云定婚定禮既濟定也或取文定之義乎此四卦皆以婚娶之事言之定與窮反對

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訂疑柔遇剛也下似宜有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也二句與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相反對韻亦叶 上繫第二章案引曰自古聖人各有易法如夏易商易占辭與周易不同安知不別有占法乎易有反對之義凡氣化之消長人事之得失皆反對者也于卦圖上看无一卦一爻无反對者而消長得失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固隱然有可推者此意不足以斷吉凶哉愚疑此雜卦

傳。亦安知非易中之一義乎。

卷之十五終

易學啟蒙訂疑序

易之圖變象占。肇於天地之自然。而周於人事之確然者。朱子槩言之。於本義而備言之。於啟蒙。總欲初學無疑於其說也。亦既不遺餘力矣。性玩習年久。漫有發揮。非敢謂爝火之微。輒能增光日月。葢朱子心羲文周孔之心。性亦心朱子之心。俾學者無疑。更無誤也。故於其中諸儒之說。間亦有所刪正焉。

康熙己酉陽月下浣樂陵董養性書

[seals]

凡例

一啟蒙所載易辭則頂格書之啟蒙及諸儒之說則低一字書之乃定體也

一啟蒙及諸儒所論者有去留而無改竄間有改竄者圈則另載於左說則小書於下防僭妄也

一揲蓍初掛之一不當合之左右所扐之策而當合之第一變過揲策中以爲第二變之用至第二變畢則又取掛一之策合之第二變過揲策中以爲第三變之用三變畢然後除其所掛之一以爲方圓所圍之徑一詳繫辭訂疑

一考變占篇三爻變者共二十卦啟蒙雖云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然孰爲前十卦孰爲後十卦學者未易知也今謂初爻變者爲前十卦初爻不變者爲後十卦於啟蒙不無小補即此可類推云

欒陵後學董養性謹識

易學啓蒙訂疑卷之一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順逆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于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无所根着其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為出于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无疑于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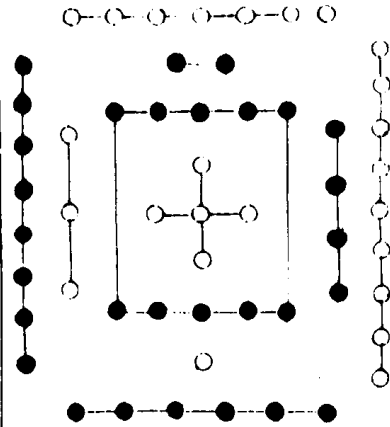
朱子曰易之一書最不易讀某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竊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于易畧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偽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

○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于邵子為多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本圖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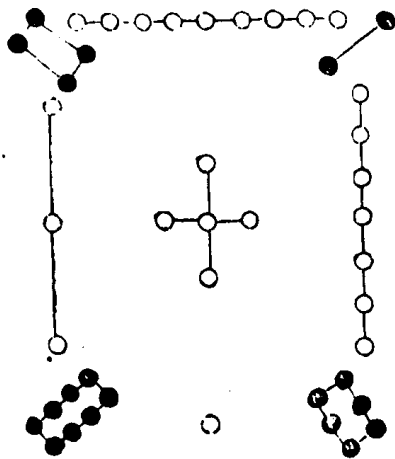
河圖

一六居下
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
四九居右
五十居中

易學啟蒙訂疑　卷一　三　正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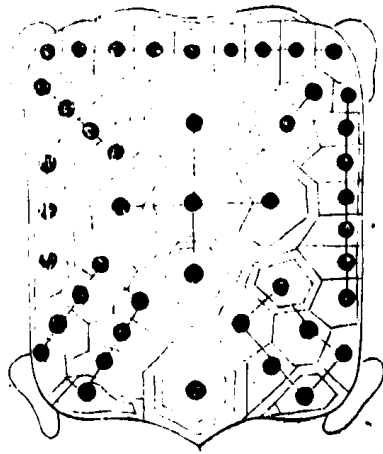
訂疑從來相傳、皆謂河圖如此、愚謂河圖果如先儒所云龍馬負圖而出于河、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亦只是由中而外、圖上圓點有五十五箇旋毛之點耳、无黑白之別、亦无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各數相連之排也、今之河圖、乃先儒為之分別奇耦、連絡數目、使學者易曉耳、因以意畫河圖于左、以俟高明、

訂疑河圖

易學啟蒙訂疑　卷一　四　正誼堂

洛書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五點居中

訂疑古來相傳所謂洛書如此愚謂洛書果如先儒所云神龜負書而出于洛北背上甲文有自一至九之數亦只是由中而外拆文散列有四十五箇拆文之界耳亦无黑白之別與相連之文也今之洛書亦先儒爲之因以意畫洛書之圖于左

訂疑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啟蒙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无圖書八卦亦須作因見賁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耳

朱子曰其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

終无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此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從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圖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圖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于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

發聖人之作經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之也

啟蒙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

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從横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啟蒙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儒固以九數者為洛書矣

可疑大傳但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云則之畫卦敘疇也孔子此語必有所據似河圖洛書皆為作易之由不必添說敘疇也本義云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此以河圖為蓍策之數所由起也愚以為此解甚確則之以畫卦可不必用洛書之數亦以一

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亦以洛書為蓍策之數所由起也則之以敘疇亦不必用餘說見上繫訂疑

啟蒙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

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于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无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將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无復他理故也 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泛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无二而已爾

朱子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耦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一十九歲為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又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无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无那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為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之文言畫

州井地之所做放而作者也書禹貢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

平庵項氏曰戴九履一乃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以來皆易師未有以為河圖者至宋劉牧方兩易之閔子明洞極經亦然

訂疑今之河圖洛書皆盡為方形想易河圖為圓形蓋因見邵子之說而為之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啟蒙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閒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无不管于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

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偶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

朱子曰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

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又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于水火土又重于金木或曰土寄旺于四季各十八日何獨火生土而土生金也曰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

雲莊劉氏曰水陰也生于天一火陽也生于地二是其方生之

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于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于午若木生于天三專屬陽故其行于春亦屬陽金生于地四專屬陰故其行于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其所以與水火不同也

玉齋胡氏曰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

啟蒙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于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耦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耦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

比肩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一。此疑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為十。其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而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无十也。

啟蒙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

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

玉齋胡氏曰。陽之數奇而屬乎天。其象為圓。圓者取其動也。凡物之圓者。其直徑則一而橫（訂疑當作周）圍則三。若陽則其數以一為一而用其全。擬之于象。實圍三而三各一奇。皆在所用。故曰參天。陰之數耦而屬乎地。其象為方。方者取其靜也。凡物之方者。其直徑則一而橫（當作周）圍則四。若陰則其數以二為一而用其半。擬之于象。實圍四而四合二耦。半在所用。故曰兩地。夫數始于陰陽。倚于參兩。參兩之合則為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于此矣。（訂疑　啟蒙此處以參天兩地為取于圖書之中五。與說卦本義不同。近世有從其說者。愚有辨詳說卦訂疑。）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却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義。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或問舊說即啟蒙之說也。朱子所答尚欠分曉。）又曰。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

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此與說卦本義合。）

啟蒙。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雲莊劉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一三五之位不
動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主變故也然陽于北東
則不動于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
方陽主進數又必進于極而後變也
啟蒙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
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
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
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
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數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
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
也
董銖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
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
陽之位即少陰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
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
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
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
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

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
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
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
生成之數者亦无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朱子答曰所論甚
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覺軒蔡氏曰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河
圖位與數常相錯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
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
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後右之六
二得五而為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前之
九縱橫交錯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
啟蒙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
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于九
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
均于二十而无偏耳
玉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
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
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于二十矣

訂疑河圖員而象天陽也洛書方而象地陰也陽主進而盈故圖數五十而多五陰主退而虛故書數五十而少五而兼其數而无多少者蓍也亟案傳曰蓍策生滿百莖損多益少而中用其半者聖人之制蓍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圖書之損益不過乎五大衍之數不過乎五十此又天地聖人貴中之義故圖書之中皆五居中焉

啟蒙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

訂疑洛書之次除相克之說餘无足取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

木而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无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

訂疑翁氏發前賢所未發

王齋胡氏曰河圖生出生成之序與洛書奇偶次序皆錯雜取義惟運行次序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轉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訂疑亦前賢所未發

啟蒙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

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无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无窮之所以為妙也

玉齋胡氏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分陰陽之老少也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為八故渝八而進于九九則進之極更无去處了故九為老陽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為七故渝七而退于六六則退之極更无轉處了故六為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于八少陽饒于六退則乏故老陰乏于七少陰乏于九進而饒者陽之常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也以言其變老陽數九由一三五積而成

于四之外四老陰之位也老陰數六由二四積而成于一之外一老陰之位也此二老互藏其宅之變也七八則非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七自九來而居于二之上二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少陰八自六來而居于三之上三少陽之位也此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縱橫有十五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大抵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无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謂變化无窮之妙也

啟蒙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

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无所考漢儒此說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故第二身既脩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

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

啟蒙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五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 訂疑八卦之說雖悅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

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

玉齋胡氏曰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訂疑九疇子目亦偶然合五十五之數耳以此附會未免太巧

啟蒙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无所待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于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玉齋胡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爲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又含五與十而爲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爲河圖之五十五也

訂疑自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以下皆解

易學啟蒙訂疑卷之二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原卦畫第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啟蒙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閒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于此仰觀俯察遠求

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黙契于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无窮雖其見于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于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于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

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朱子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鳥獸无不有陰陽○王昭素云與地之閒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

載不傳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節猶不肯大段說破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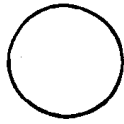
節齋蔡氏曰聖人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

雲莊劉氏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畫原于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

而後立。故雖不離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雜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繫辭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乎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其實因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與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

玉齋胡氏曰、仰則觀象于天、即所謂仰以觀于天文、日月星辰皆是也。俯則觀法于地、即所謂俯以察于地理、山林川澤皆是也。鳥獸之文、羽毛之屬、地之宜、草木之屬、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也。

易有太極

啓蒙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

訂疑河圖洛書中、有五與十。何以云虛中象太極乎。

玉齋胡氏曰、畫前之易、一太極耳。橫圖所謂儀象卦以至六十四者、皆自此而生也。象數未形者、言圖書未出、卦畫未立、而其理已具者、言所以爲是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渾然備具、所謂

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形器已具者、言圖書既出、卦畫既立、而其理无朕者、言雖有儀象卦之畫、而其所以然之理、又初无聲臭之可求、所謂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圖書虛中見前篇。

是生兩儀

陽儀

啓蒙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耦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

陰儀

玉齋胡氏曰、朱子答程可久云、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如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耳。自此再變至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兩儀生四象

太陽　少陰

啓蒙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

少陽 ⚎　少陰 ⚍

一而得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生四象者陽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太陽一象又生一畫陰⚍謂之少陰一象陰儀上生一畫陽⚎謂之少陽一象又生一畫陰⚏謂之太陰一象朱子云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或問其義云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陰陽血是陰氣是陽如晝夜之間晝爲陽夜爲陰而晝自午後又爲陰夜自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有各生陰陽之象陰陽各生陰陽則是四象也其此之謂歟四象旣立太陽居一含九少陰居二含八少陽居三含七太陰居四含六朱子云因一二三四便見九八七六最妙蓋數不過十无如此恰好這皆造化自然都過他不任惟此義先儒未曾發圖書六七八九之象見前篇太極圖以水陰盛爲太陰以火陽盛爲太陽木陽穉爲少陽金陰穉爲少陰其分太少陰陽與此不盡合姑借其說以明水火木金爲四象耳

朱子答或問云所謂兩儀爲乾坤初爻四象爲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爲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爲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方有太少之別其序以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次此序旣定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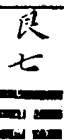
四象生八卦

乾一 ☰　兌二 ☱　離三 ☲　震四 ☳　巽五 ☴　坎六 ☵

啓蒙 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于是三才畧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坎離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四象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

艮七 ☶

坤八 ☷

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圖書分八卦、詳見前篇、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

八卦分奇偶

啟蒙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者十六、于經无見、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是也、又為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為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

玉齋胡氏曰、兩儀之上各加八卦者、以八陽八陰為兩儀、是第一畫為兩儀也、兩儀之上各有八卦、陽儀八卦、陰儀八卦、二八一十有六、是為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兩儀者、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二卦、每二卦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為兩儀、是自第三畫為八卦、八卦之上各有兩儀、亦自八分為十六、第四畫皆兩儀也、

訂疑四畫五畫之卦、本无可名、今云八卦分奇偶、猶未確、不如即用邵子所云八分為十六也、○又或云本无八卦分奇偶句、更為簡確、

啟蒙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是也、又為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為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玉齋胡氏曰、四象之上各加八卦者、第一畫十六陽十六陰為兩儀、第二畫各八陽八陰為四象、四象之上各有八卦、上三畫皆八卦也、八卦之上各加四象者、下三畫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各四卦、上各有兩奇兩偶為兩儀、第四畫也、每兩儀之上、各有一奇一偶為四象、第五畫也、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故案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玉齋胡氏曰、朱子答袁机仲云、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又云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只管恁地去。自一而二。自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既成箇物事。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至哉言矣。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旣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

艮 ䷳

謙 ䷎

否 ䷋

萃 ䷬

晉 ䷢

豫 ䷏

觀 ䷓

比 ䷇

剝 ䷖

坤 ䷁

朱子曰。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于希夷康節。乃反之于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于世。然與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而不之信。只據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為作也。若能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玩之久熟。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于心目之間。

而有以識其奧矣。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為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叠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于內。復畫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為六十四者。其出于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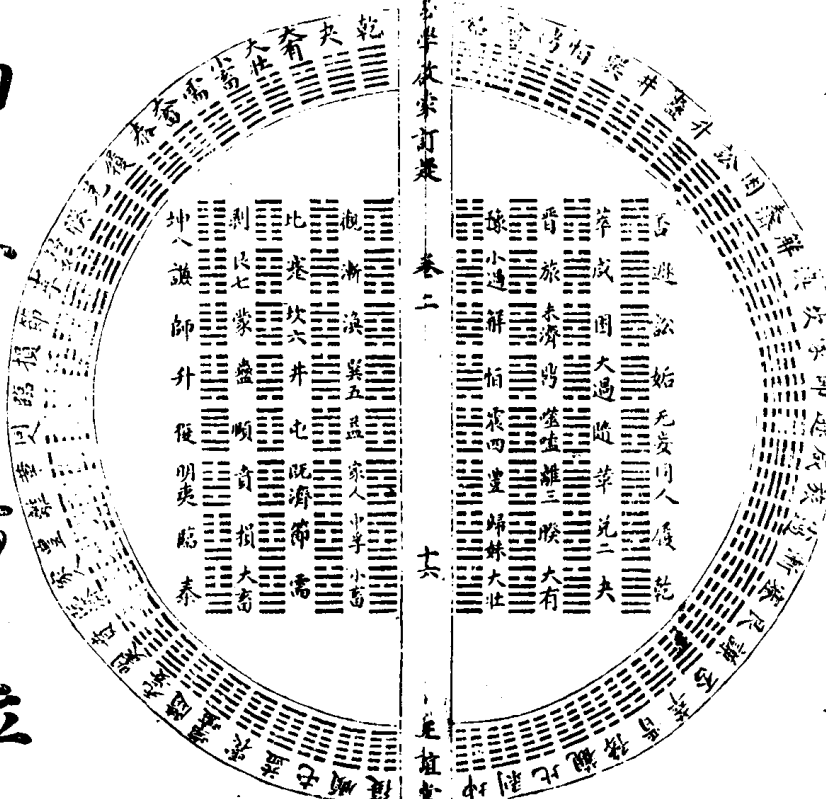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无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捷徑。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

易學啟蒙訂疑　卷二　十五　正誼堂

訂疑七八九六之說。朱子本義所取不一。乾坤之策、本義以四象之位與數。及揲數策數而言之。參天兩地、本義以天地方圓圖三圖四起之。然不如天一地二、本義以河圖言之也。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正指此也。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朱子曰、自有易以來、只有邵子說得此圖如此齊整。如楊雄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欠、却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些意思、

黄氏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此勿論也、陳瑩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于先

天之學、非不問不語之也、即二先生之論、則先天圖在當時豈猶未甚著耶。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闡先聖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為有見也。○又按會稽嚴氏、謂先天圖卦、蓋取先天之圓圖、分為二十四、又取方圖、分為二十四。其說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分小分、內分外分、橫分直分、左分右分、正分斜分、不差毫釐、无往不合、已撮取入諸書圖類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啟蒙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朱子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

之中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朱子答董銖曰、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

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耳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

訂疑當云震離一陽兌二陽巽坎一陰艮二陰凡論陽陰之消長只以下畫相連者言如陽一畫即不論也

潛室陳氏曰卦圖始生只如橫圖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倍法兩上生去雖未生出數可逆加故曰易逆數也若交一轉過而為圓圖卻從中間數去不從乾一數而從震四數自震至乾皆是得其已生之卦卦本從乾生至震今卻從震數至乾是數往也既交乾後自巽至坤逆一半是原生次第仍是未生之卦故言知來者逆謂正合圖本生法可逆數而知也

訂疑陳氏兼六十四卦而言蓋因邵子之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之言也其實說卦凡言八卦者即指八卦而言而六十四卦可例而推也

玉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橫圖之序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自卦之未畫者推之蓋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為乾而兌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不容已不必太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為兌已可即乾而逆推兌于未生之前知其必為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猶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為離而震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亦不容已不必少陰上生一偶方知其為震已可即離而逆推震于未生之前知其必為震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推者亦然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為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為秋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為冬所謂若逆知四時之謂者此也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圓圖而後及于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誠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圓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圓圖者其實即橫圖規而圓之耳

朱子嘗答葉永卿云先天圖須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為往未生者為來亦當先以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橫圖之前一截列于圓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而運行之

序則始于震既有震矣則乾兌離之已生者可見由是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于方之左若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豈不如今日追數昨日之順而易乎橫圖之後一截列于圓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進行之序則始于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者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于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者豈不如今日逆計來日之難乎要之數往知來之

說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橫圖中分而成圓圖則震乃居圓圖之北為陽之始巽乃居圓圖之南為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姤而始其勢已于微而判矣況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就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逆順之旨居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畫之所以成其先後始終不過如橫圖之始乾終坤及圓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已是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皆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

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為冬至无妄明夷為立春同人臨為春分之類是也其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為小寒至觀比剝為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為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

可挽以六十四卦配二十四氣有二卦三卦之不同殊屬强附

會愚謂不如本義直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
分配十二辟月爲明白正大也蓋諸儒因卯子子半之說求之
而不得其義故爲是說以附會之耳胡氏六十四卦配二十四
氣圖說見後
胡氏又曰按周蘘問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
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
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
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又隔大有
一卦得夬三月夬接乾四月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

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
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
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无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
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一月又歷八卦再
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
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
歟然此圖于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于姤卦之下書曰夏至
午中此固无可疑者獨于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
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于遯卦之下書曰秋分

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有不
可曉者朱子答云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
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盈縮極子細其亦皆如此
理所來而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中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
其後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于自然不應无說當
更思之愚謂前說以復爲冬至子半推之凡二十四氣在諸卦
皆各有所偏此朱子所謂伏羲說話也周蘘所問十二月卦氣
不同朱子所謂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也訂疑二十四
氣在諸卦皆各有所偏此非伏羲說話周蘘所問十二月卦氣

不同于文王之易亦无所異又嘗曰先天圖八卦各自爲一節
不論月氣先後斯言盡之矣尚何疑之有但朱子謂卦氣盈縮
不應无說愚嘗反復思之竊謂先卽內八卦以推十二月之卦
獨坎離各八卦无預于月分者坎第三畫陰在陽上離第三畫
陽在陰上非陰陽之以次而生者故不可當月分若夫震巽陰
陽之初生者也一陽一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一月與五月艮
兌陰陽之浸長者也二陽二陰在下故各八卦當十二月與六
月乾坤陰陽之極盛者也三陽三陰之全故乾八卦當正月至
四月坤八卦當七月至十月陰陽之初生者宜緩矣又以坎離

間之故不期疎而愈疎其浸長者宜稍遲矣又觽于坎離之間故視震巽爲稍密至于三陽之乾陽氣方出地上温厚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陽盛之月皆聚于乾三陰之坤陰氣方入秋肅嚴凝之氣浸浸用事故四陰盛之月皆聚于坤雖欲其疎亦不可得也此或可以見卦氣盈縮之由矣

訂疑詳說卦傳

啟蒙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玉齋胡氏曰圓圖南北爲縱東西東南東北西北西南爲橫八卦對待以立其體易之本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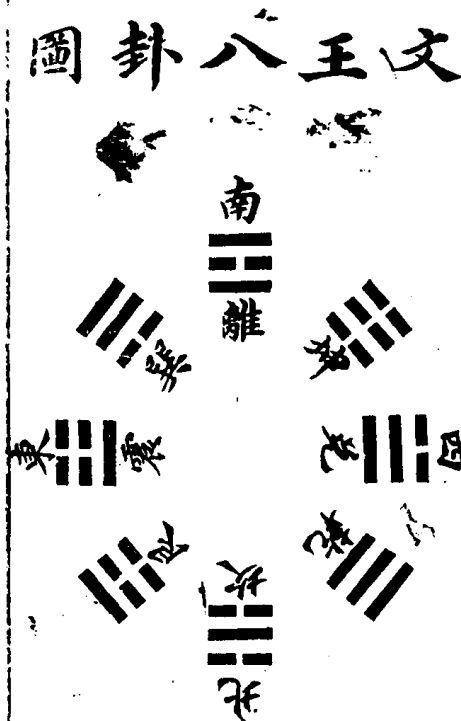
訂疑邵子朱子皆以此節爲伏羲之易是也然皆以爲圓圖對待之說而未嘗以爲伏羲八卦橫圖也愚謂不先言乾坤而從中間震巽二卦起至乾坤止者是八卦橫圖震巽在中乾坤居兩頭之義也詳見說卦

啟蒙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又曰圖雖无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玉齋胡氏曰按易本義云伏羲四圖三畫六畫橫圖圓圖其說皆出于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脩脩得之希夷先生陳摶所謂先天之學也朱子答黃勉齋書云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无言語而所該甚廣今易中一字一義无不自其中流出 以上總論四圖

易本義云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爲陽方于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爲多坤位陰畫之聚爲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云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囿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圖者地道之剛柔震離兌乾爲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坤爲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運在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耳 以上總論方圖

圖。

訂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八句正論方圖也在八卦爲論橫圖在六十四卦爲論方圖詳說卦訂疑

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終始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某于啓蒙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

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也

訂疑朱子依邵子之說以先天爲伏羲之易後天爲文王之易愚竊謂後天似亦伏羲之易如隨升以卦變名卦睽革以後天六子名卦之類是也餘詳周易訂疑

朱子又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如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旣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如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

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皆所謂後天之學
訂疑三才六位之說自是先天之易今以為後天有誤
潛室陳氏曰伏羲易以生出為次文王易以反對為次乾坤純
體坎離正體頤大過小過中孚雜體中之正者此八卦不可反
而兩相對餘五十六卦為雜體兩相反以為對於雜然紛錯之
中自有井然不紊之統紀者此其所以為妙也
訂疑陳氏是主序卦傳說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

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
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
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
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
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啟蒙卲子曰此一節明文王之易也
朱子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
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義類之
辭也
上文兩段說伏羲卦位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
者以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卦位恐夫
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
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但

後段却除了乾坤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
坤在其中矣
蔡季通云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于用或
謂先天乃模寫天地之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
地所當然之理參以人事此意固好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
是天理之自然顧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无故夫子
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卲子以帝出乎震
為文王所定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古亦有此矣
訂疑水火相逮以下朱子謂是伏羲方位愚謂亦是論後天六

子之位。詳說卦訂疑。

啓蒙邵子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猶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玉齋胡氏曰：前論先天八卦有縱橫為易之本，故此論後天八卦亦有縱橫為易之用也。先天八卦圓圖，乾南坤北，于象為縱也；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于象皆為橫矣。後天八卦圓圖，震東兌西，于象為橫也；離南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于象皆為縱矣。先後天縱橫不齊者，蓋先天對待以立其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

兌。先天有乾坤之縱，以定南北之位，然後六子之橫布列于東西者，倚之以為主，是相為對待以立本也。後天有震兌之橫，以當春秋之分，然後六卦之縱，其成全于冬夏者，資之以為始，是迭為流行以致用也。本立用行，先後天所以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

自震東兌西至坎離重也，為一節，專論震兌離坎居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震居東為陽主乎進，兌居西為陰主乎退，而東西之位以定。離居南為退之中，坎居北為進之中，而南北之位以成。離得乾位，以陰卦居陽；坎得坤位，以陽卦居陰。男女之互藏其宅也。震當生育之始，兌當收成之始，離當長養之終，坎當歸藏之終。當其始者其責輕，當其終者其責重也。自乾西北至不復用也，為一節，專論四隅之卦。乾坤以父母之老不復用，巽艮以男女之長少而未用。坤西南猶半用者，謂其當長養收成之交，母道當親也。乾西北全不用者，謂其當嚴凝主靜之候，父道當尊也。艮東北，巽東南者，以進退之先後定之。男未就傅，少而未習其事；女將有行，長而可以任其事也。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也。然四卦固皆四隅，而居東方生育之位者特未用，居西方收成之位者全不用矣。自故下文歷舉六子以下為一節、

是總上兩節論六子致用而乾坤不用也謂之曰不數乾坤者以其用在六子故不復及之耳而其下文仍用伏羲卦次者沿流溯源不容以後天而遺先天也閒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與作卦朱子云神也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也又云水火制述一段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又云上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以其偶合即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

蓋後天八卦以四時進退爲序先天八卦以陰陽交合爲義四時進退者用之所以行也故不以卦位之非其偶爲拘陰陽交合者體之所以立也故必以卦位之得其偶爲主要之先天以其偶合而八卦之體立則後天雖不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自行此變化既成萬物固歸之文王卦次而所以變化既成萬物者實歸之伏羲卦次也不然聖人論伏羲卦次之後何爲必申之以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啟蒙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

玉齋胡氏曰此以八卦之性情爲言一陽起于二陰之下則爲動陷于二陰之中則爲陷終于二陰之上則爲止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則爲入附于二陽之中則爲麗見于二陽之上則爲說純于陽爲健純于陰爲順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啟蒙此遠取諸物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啟蒙此近取諸身之象

朱子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郭子和云不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鄭東卿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鑪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但盡欲如此牽合附會便踈脫學者須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于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爲无補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遂說井有蝦蟇之象其穿鑿一至于此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然易之取象各有不同却亦有難理會者如乾爲馬而

乾之卦却專說龍之類是也或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曰自上世傳流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于義理上程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知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

訂疑孔子彖傳有以義理說者如乾坤彖傳純以義理言不復于卦之德體象變上取又如蒙彖傳蒙以養正聖功也之類是也象傳有以義理說者如乾九二德施普也坤六三以時發也六四慎不害也屯六二反常也之類是也彖傳有于象上取者如屯蒙訟師是也象傳有于象上取者如乾初九陽在下也屯

初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蒙九二剛柔接也六四獨遠實也之類是也繫辭傳有專以義理言者如天尊地卑章之類是也有以象數言者如設卦觀象有以見天下之象見天下之賾之類天一地二章之類及說卦傳是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啟蒙今按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于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訂疑初九九二等名乃六畫之卦初二等爻老陽老陰之目今但以三畫之卦而言不得初九九二也又說卦本義以揲蓍求卦言此不以揲蓍求爻言而但以乾坤二卦相求言如父母之交相感應而生男女也愚竊謂啟蒙勝本義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乾索于坤而得女坤索于乾而得男初間

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于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于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于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于陽故歸之乾也邵子云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啟蒙凡此數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

訂疑今觀彖傳中釋卦名義或以卦德或以卦象如二女同居

原缺

之類也伏羲名卦時已有後天之說矣否則六十四卦非盡伏
羲之命名也
王齋胡氏曰此總論乾健也以下四節之旨也
嘗合先後天之易而參之圖書矣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為
本而其卦位未嘗不與洛書合且以乾南兌東南則老陽四九
之位也離東震東北則少陽三八之位也巽西南坎西則少陰
二七之位也艮西北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也其卦實與洛書
合焉文王後天之易雖但本之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且
以坎離當南北之正子午之中則兩卦各當夫水火之一象離

當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外此六
卦則每卦各當一象震者木之生當天三之木于東巽者木之
成當地八之木于東南兌者金之生當地四之金于西乾者金
之成當天九之金于西北艮者土之生當天五之土于東北坤
者土之成當地十之土于西南坤艮所以獨配夫中宮之五十
者以土實寄旺于四季无乎不在故配夫中數耳其卦實與河
圖合焉原其初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未必預見夫書文王但
據先天八卦以為後天八卦未必泚考于圖而方位既成自然
相符合于以見天地之間河洛自然之數其與聖人心意之所

易學啟蒙訂疑卷之三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啟蒙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合
為五十矣
王齋胡氏曰大傳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云是興神物以前
民用又云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神物謂蓍蓍一根百莖可
當大衍之數者二是五十者大衍之蓍數也以圖書中五之數

衍之亦為五十而與蓍數合圖書中數計五箇一衍而推極之
為五箇十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極即終也圖書中五下一
點為第一本身已自是一數衍而極之後面只有箇九以一合
九為十矣上一點為第二本身已自是二數衍而極之後面只
有箇八以二合八為十矣左右中各一點皆然自一點小衍之
為十合五點大衍之通為五十也
啟蒙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
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
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訂疑數上當有位字）而其五與十者无

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
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于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數上亦當有
位字）惟五居中而無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並為五十矣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金木水
火土五數並天一便是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同此說卻分曉
○一說參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以
○一說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
十乘五亦是五十○一說數始于一成于五（可疑五當作十）小
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一說五奇五偶成五十五（此
說无分曉）○一說天三地二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之為十故
曰大衍皆通大槩聖人說數不只是說得一路自然有許多通
透去今以前一說推之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
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
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
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
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
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
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

五而成十無此五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
五福（五行五福四字當衍）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
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
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陰之位數
三八成友而為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
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書云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太陰
之數二七為朋而為少陰之位少陽之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陽
之位少陰之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太陽之數即是觀之）
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
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
玉齋胡氏曰河圖五十因五而後得者一得五為六一六合七
二得五為七二七合九三得五為八三八合十一四得五為九
四九合十三五得五為十總為五十是皆因五而後得也五自
無所因故虛之則四圖之數但為五十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
為五十者以五乘十是為五箇十以十乘五是為十箇五乘〻
取義皆可以為五十洛書中五亦自含五而并為五十者天地
間只有十數統舉中央五數自可以含得後面五數而成十并
四圖四十亦合為五十也蓋言圖書之數无往而不與大衍之

數合者如此

其用四十有九

啓蒙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玉齋胡氏曰、說文云、蓍蒿屬、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策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

訂疑九尺七尺五尺三尺。不便于用。此附會之說。龜策傳云云。是蓍爲不世出之物。世又安所得長丈百莖之蓍而用之耶。神龜雲氣之說。亦是附會之辭。

趙彥肅易解。欲以四十九莖、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朱子答云、恐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蓍。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兩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亦不雜乎陰陽五行。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爲無病也。又云虛天一、故用四十九策、又云參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爾、愚謂一爲太極、虛一所以見太極之

無不用。其不用者所以爲用之原與。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啓蒙掛者、懸于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于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于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于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是爲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則九。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

訂疑五歲之象、予有辨在繫辭傳。

啓蒙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五除掛一即四以四約之爲一故爲奇即兩儀之陽數也。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九除掛一即八以四約之爲二故爲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王齋胡氏曰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此象兩也掛一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此象三也四々揲而數之此象四時也揲著五節內有再扐所以象五歲內有再閏不言分二揲四歸奇獨言而後掛者明第二變之不可以不掛也得五者三蓋以第一變右手餘三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二則左手餘二右手餘一則左手餘三以右手之三二一奏左手之一二三併掛一之數而各成其五則成五者凡三矣凡初揲而可得五者有此三樣也得九者一蓋以第一變右手餘四則左手亦餘四併掛一之數為九初揲而可得九者只有此一樣也朱子云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又云凡四為奇是一箇四也凡八為偶是二箇四也一箇四為一故為奇即兩儀之陽數兩箇四為二故為偶即兩儀之陰數也

啟蒙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扐　掛　扐　掛

右　左　右　左

得四者二所謂奇也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得八者二所謂偶也不去掛一餘同前義

王齋胡氏曰前餘數即一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一變過揲之數掛扐除九則過揲存四十掛扐除五則過揲存四十四掛扐之數不四則八左二則右必一左一則右必二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數為四與八也得四者二即右一左二通掛一為四右二左一通掛一亦為四是得四凡有二揲也得八者二則右四左三通掛一為八右三左四通掛一亦為八是得八者凡有二樣也奇偶之數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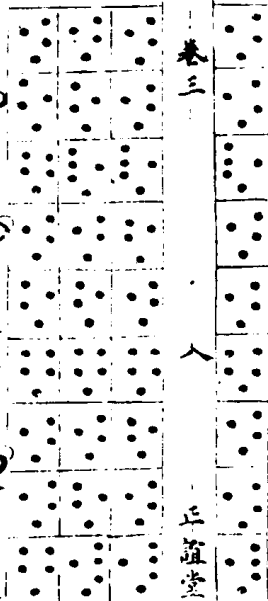
訂疑當取第一變掛一之策合之見存之策以為第二變分掛揲扐之用則第二變掛扐之策與第一變同第三變亦然如此則第一變不至多一策而除之置于无用而第二第三變掛扐之策不至少一策也詳繫辭訂疑

啟蒙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王齋胡氏曰前兩次餘數即一變再變掛扐之數見存之策即再變過揲之數掛扐若兩次除五四則過揲存四十掛扐若兩次除九四及五八則過揲存三十六掛扐若兩次除九八則過揲存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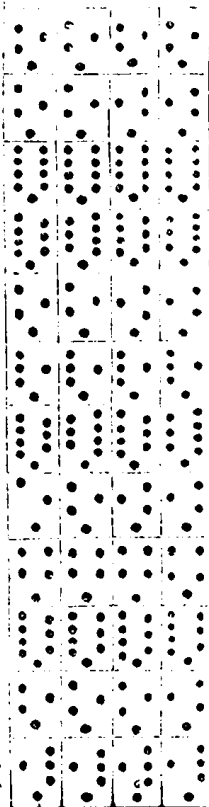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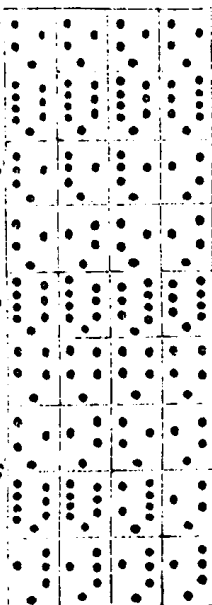
啟蒙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

老少之為一爻。
玉齋胡氏以掛扐四五為奇、九八為偶。三奇為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為□、所謂重也。二奇一偶為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為--、所謂拆也。二偶一奇為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為一、所謂單也。三偶為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為×、所謂交也。
訂疑 過四者之爻、只以九六七八之字記之可矣。不為□ -- 一 ×之畫、並重拆單交之目也。詳周易卷首、筮儀訂疑。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啟蒙右三奇為老陽者、凡十有二。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三、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而積三三之數則為九。過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之亦得九焉。掛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過揲之數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徑一而圍三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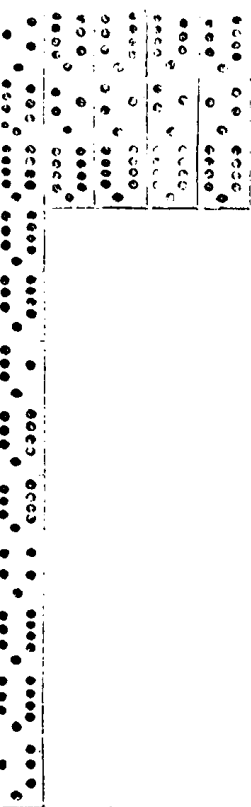
四象太陽居一含九之數也。
黄氏瑞節曰、此圖當分十二截看。凡三奇有十二揲、後倣此、圖
蔡再言十二者、是起別數。
玉齋胡氏曰、已下四圖、別老少掛扐之數、而圖說又兼及過揲之數也。此圖明老陽掛扐之策一箇五兩箇四、是為三奇、凡十有二者、言老陽之數。其變凡十二揲也。掛扐之數十有三、除初掛之一、為十有二、以四約其十二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每一變計四數也。為一者三、謂一箇四策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三變則為一者凡三、猶為四者凡三也。一奇

象圓而圍三、本參天之義。是于四策之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為圍三、而用其全。此一之中復有三也。如是而象圓圍三∴∴者凡三、為合三奇用其全者而言、則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為老陽之九。以四約過揲三十六、亦得四箇九也。掛扐除一、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一者、以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四分四十八策、計四箇十二、是于其中得一箇十二為四分中之一分。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三箇四亦圍三之義、即上文三三之數只是一箇九、故為九之母。過揲之數、以四十八而四分之、亦計四箇十二、于其中得

三箇十二。是得四分出之三分。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即上文三十六之數。以四約之。却是四箇九。故為九之子。一箇十二。亦徑一之義。九箇四。亦圍三之義。即四象中太陽占第一位而含九之數。特揲蓍逐爻各有老少之數。觀其變與不變以為占。而由太極加倍以生者。則老少在第二爻方見。此又不可不知也。

啟蒙右兩奇一偶。以偶為主。為少陰者。凡一十有八。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為十有六。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一者二。為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焉。而積二三一二之數。則為一過揲之數。三十有二。以四約之。亦得八焉。掛扐除一。四亦四也。

一自一其十二者而進四也。八之母也。過揲之數。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即四象少陰居二含八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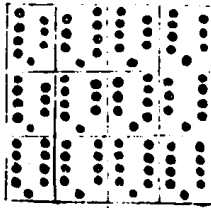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陰掛扐之數。一箇九兩箇四。或一箇五一箇四一箇八。是為兩奇一偶。凡二十有八者。言少陰之數其變凡二十八樣也。掛扐之數十有七。除初掛之一。則為十有六以四約其十六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各四數。一變計八數也。為一者二。謂一箇四策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合二變則為一者凡二。謂為四者凡二也。為二者一。謂二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只一變則為二者凡一。謂為八者凡一也。一奇象圓而用全。亦本參天之義。是于二變各四策全用。而于其中各取一策。以象圓而各以三策為圍三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半。亦本兩地之義。是于一變八策中。去其四不用。而于所存四策中。取二策以象方。而以二策為圍四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為少陰之八。以四約過揲三十二。亦得四箇八也。掛扐十七。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四為十六。自一其十二而進四。蓋自老陽之十二進四而變為少陰。即上文積二三一二之數。只是一箇八。故為八。

之母。過揲三十二，以四約之，為四八。三十二，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亦自老陽之三十六退四而得三十二，即上文四約三十二之數。却凡四箇八，故為八之子，即四象中少陰占第二位而含八之數，餘悉同前義。

啟蒙右兩偶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者凡二十，掛扐之數二十有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二，為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焉，而積二二一三之數，則為七。過揲之數二十有八，以四約之，亦得七焉。掛扐除一，五其四也，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過揲之數，七其四也，自兩其十

二者而進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陽居三含七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少陽掛扐之策，兩箇八，一箇五，或一箇九，一箇八，一箇四，是為兩偶一奇。凡二十者，言少陽之數，其變凡二十樣也。掛扐之數二十一，除初掛之一，為二十，以四約其二十策之數，而以三變分之，兩變計八數，一變計四數也。為二者二，謂二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二變則為二者凡二，謂為八者凡二也。為一者一，謂一箇四為一，一即四也，即奇也，故不言四而言一。只一變則為一者凡一，謂為四者凡一也。二偶象方而用其半，亦本兩地之義，是于二變

各八策中，各去其四不用，而乎各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為圖，四而用半，故二二之中，各復有二。一奇象圓而用其全，亦本參天之義，是一變四策全用，而于其中取一策以象圓，而以三策為圖，三而用全，故一一之中復有三。積二二一三，為少陽之七。以四約過揲二十八，亦得四箇七也。○掛扐二十一，除初掛之一，而以四約之，則四其五而為二十。自兩其十二者而退四，蓋自老陰之二十四退四而變為少陽，即上文積二二一三之數，只是一箇七，故為七之母。過揲二十八，以四約之，為四七。二十八，自兩其十二者而進四，亦

自老陰之二十四進四而得二十八即上文以四約二十八之數却是四箇七故為七之子即四象中少陽占第三位而含七之數餘悉同前義

啟蒙右三偶為老陰者四掛扐之數一為二十有四以四約而三分之為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

三二之中各復有二而積三二之數則為六過揲之數亦二十有四以四約之亦得六焉掛扐除一六之母也過揲之數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兩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圍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陰居四含六之數也

玉齋胡氏曰此圖明老陰掛扐之策一箇九兩箇八是為三偶凡四者言老陰之數其變凡四樣也掛扐之數二十五除初掛之一為二十四以四約其二十四數而以三變分之每一變計八數也為二者三謂二箇四策為二二即八也即偶也故不言八而言二合三變則為二者凡三謂為八者凡三也二偶象方

而用半求兩之義起于三變八策中各去四不用而于各所存四策中各取二策以象方而各以二策為圍四而用半此二之中復有二也如是而象方圍四者凡三焉合三偶用半者而言則三二之中各復有二 88 88 88 積三二 ∞ ∞ ∞ 為老陰之六以四約過揲二十四亦得四箇六也 ○ 掛扐除一為六之母者積其三二之數為一箇六也過揲為六之子者四約過揲之數為四箇六也四分四十八掛扐得二分為兩箇十二過揲得二分亦兩箇十二六其四也兩其十二亦圍四之義六其四亦用半之義則四象中太陰占第四位而含六之數餘悉同前義

按本圖書篇有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以此參之揲蓍之法其三變之中掛扐之數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是以四策皆用四而四策中以一奇象圓餘三奇為陽用其全陽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非參天與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是以八策只用四而四策中以二策象方餘二策為陰用其半陰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非兩地與及揲之三變也因掛扐以見過揲則參兩猶有可言者以參天言老陽掛扐三奇十二象圓用全參其三奇為

九也過揲以九其十六亦參其十二也以兩地言老陰掛扐三
偶二十四象方用半兩其三偶為六也過揲四六二十四則亦
兩其十二也以參天兩地言少陽掛扐兩偶一奇為二十象方
用半兩其二偶為四象圓用全參其一奇為三合而為七過揲
四七二十八則亦兩其八參其四也以參天兩地言少陰掛扐
兩奇一偶為十六象圓用全參其兩奇為六象方用半兩其一
偶為二合而為八也過揲四八三十二則亦參其八兩其四也
二老陰陽之純分參天兩地而得之二少陰陽之雜合參天兩
地而得之此占法所以為妙也

啟蒙凡此四者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蓋經曰再扐而後掛
又曰四營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雖不詳說然劉禹錫所記僧
一行畢中和顧彖之說亦已備矣近世諸儒乃有前一變獨掛
後二變不掛之說考之于經乃為六扐而後掛不應五歲再閏
之義且後兩變又止三營蓋已誤矣

玉齋胡氏曰按王輔嗣註云分而為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
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于扐四營也孔穎達疏云再扐而後
掛者既分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
之合于掛扐之一處是一扐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
又合于前所歸之扐而總扐之是再扐而後掛也劉禹錫辨易
九六論云畢中和之學其傳系于一行禪師一行唐開元時所
作大衍曆本議云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蓋其衍法皆以再
扐而後掛也畢中和有揲法其言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朱
子亦謂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顧彖之說未詳禹錫又自言揲
法第一指（訂疑指當作扐或扐字之訛下倣此）餘一益三餘二
益二餘三益一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二益三餘二益一餘三益
四餘四益三第三指與第二指同此可以見三變皆掛矣近世
儒者若郭維新所著蓍卦辨疑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

其載橫渠先生之言曰再扐而後掛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
二第三揲不掛也且謂橫渠之言所以明註疏之失朱子辨之
曰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也再扐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
再扐也一掛再揲再扐而當五歲（有辨詳繫辭傳大衍節）蓋一
掛再揲當夫不閏之年而再扐當夫再閏之歲也而後掛者一
變既成又合見存之策分二掛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第一
變掛而第二第三變不掛遂以當掛之變為掛而象閏以不掛
之變為扐而當不閏之歲則與大傳所云掛一象三再扐象閏
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扐而以第二第三變為再

扐又使第二第三變皆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于陰
陽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其載伊川先生之說曰再以左右
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掛奇朱子辨之曰此說尤多可疑然郭氏
云本无文字則其傳受之際不无差謬宜矣又云第二第三揲
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朱子辨之曰所以不可不
掛者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
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皆圍
三徑一之術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圍四用半之術也是
皆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此段當刪當
一初掛之一合之過揲之策以為第二第三變之用說詳繫辭
乾坤之策節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
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
象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郭氏
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取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
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若於初掛之一于第二第三變
用之亦可如朱子所云也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
尚无甚戾獨此一義所差雖小而深有乖于成卦變爻之法尤
不可不辨愚嘗考之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為六扐而

後掛三營而成易于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
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為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
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
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
所以不同也掛則所謂八者左手餘四右手餘三左手餘三右
手餘四不掛則左手餘四右手亦餘四此八之所以不同也三
變之後陰陽變數皆參差不齊无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
訂疑若以初掛之一合之過揲之策而為二變三變之用則三
變所餘之策皆不五則九與初變同其三變之策仍除掛一之
策獨用歸奇之策以作圖則朱子前四圖參差不齊牽強附會
之說可无事紛紛矣
朱子曰沈氏筆談云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
老陰其七八九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
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
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
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
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
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

一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謂之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諸家揲蓍說惟筆談簡而盡孔穎達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參差然其于大數亦不差也畢中和視疏義為薄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于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錯于三指間為小誤然于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大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于自然而出于人意耳此與孔氏之說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啟蒙至于陰陽老少之所以然者則請復得而通論之蓋四十九策除初掛之一而為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故其揲之一變也掛扐之數一其四者為奇而其四者為偶其三變也掛扐之數三其四一其十二而過揲之數九其四三其十二者為老陽掛扐過揲之數皆六其四兩其十二者為老陰自老陽之掛扐而增一四則是四其四也一其十二而又進一四也自其過揲者而損一四則是八其四也三其十二而損一四也此所謂少陰者也自老陰之掛扐而損一四則是五其四也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自其過揲而增一四則是七其四也兩其十二而進一四也此所謂少陽者也二老者陰陽之極也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而三分之自陽之極而進其掛扐退其過揲各至于三之一則為少陰自陰之極而退其掛扐進其過揲各至于三之一則為少陽

乘于四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老陰二十四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老陰二十四其相距之數凡十二而三分之老陽掛扐之數十二而少陰則十有六是少陰進其掛扐者四而于二老相距之數得三之一老陽過揲之數三十六而少陰三十二是少陰退其過揲者四而于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若少陽

之于老陰退其掛扐者四進其過揲者四而于二老相距之數亦得三之一焉

西山蔡氏曰四十九蓍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為十二以十二約之為四四與十二十二與四宛轉相因為四十八四十八者蓍之所以變化故其數之成四與十二自然相為經緯也老陽奇數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一則⚊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三則☰之象也老陰奇數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之象也老陽策數三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三則參天之象也以四約之得九則用九之象也老陰策

数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兩地之象也以四約之得六則用六之象也少陽奇數二十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八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五則☷之象也少陰奇數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四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四則☰之象也少陽策數二十八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四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七則不用之七也少陰策數三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二餘八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也以四約之得八則不用之八也老陽之奇數進十二則老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十二則老陰之策數也

老陰之奇數退十二則老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十二則老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陰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陰之奇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十二則少陽之策數也策數退十二則少陽之奇數也老陽之奇數進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陰之策數也老陰之奇數退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數退四則少陰之奇數也策數進四則少陰之策數也少陰之奇數進四則少陽之奇數也策數退四則少陽之策數也少陽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八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四蓋老陰之變陽未成也少陰之奇以十二約之餘四策數以十二約之餘八蓋老陽之變陰未成也此易之所以用九用六不用七與八也或曰八卦乾坤即老陽老陰也震坎艮巽離兌即少陽少陰也八卦乾坤不用而震坎艮巽離兌致用蓍法乃不用七八而用九六何也曰八卦主尊卑蓍主動靜故不同也

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二老陰掛扐二十四老陽過揲三十六老陰過揲二十四其間相距各隔十二也自老陽變為少陰以其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為少陰掛扐十六以其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為少陰過揲三十二自老陰變為少陽以其掛扐二

十四退一四則為少陽掛扐二十以其過揲二十四進一四則為少陽過揲二十八此所謂二極之間相距之數凡十有二掛扐過揲皆進退以四而成二少者如此各至于三之一者以其十二分為三分其進退各至于三分中一分而成二少也一分指四數言

啓蒙老陽居一而含九故其掛扐十二為最少而過揲三十六為最多少陰居二而含八故其掛扐十六為次少而過揲三十二為次多少陽居三而含七故其掛扐二十為稍多而過揲二十八為稍少老陰居四而含六故其掛扐二十四為極多而過

揲亦二十四為極少。蓋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少者。一進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少為貴者也。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于中焉。此其以多為貴者也。

朱子曰、少陰掛扐十六。比老陽十二為進四。少陽掛扐二十。比老陰二十四為退四。少陰過揲三十二。比老陽三十六為退四。少陽過揲二十八。比老陰二十四為進四。故皆曰一進一退而交于中。

啟蒙凡此不惟陰之與陽。既為二物。而迭為消長。而其一物之

中。此二端者。又各自為一物。而迭為消長。其相與低昂如權衡。其相與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而有无者。

玉齋胡氏曰、陰陽二物、指二老言。迭為消長、指掛扐過揲言。同一掛扐也。老陽以長而變為少陰。老陰則以消而變為少陽。同一過揲也。老陽以消而變為少陰。老陰則以長而變為少陽。此迭為消長以成二少也。一物、指或為老陽一物。或為老陰一物言。二端、指掛扐過揲言。且以老陽一物論之。老陽掛扐十二。視少陰掛扐十六。消矣。少陰掛扐十六。視老陽掛扐十二。則為長焉。老陽過揲三十六。視少陰過揲三十二。長矣。少陰過揲三十二。視老陽過揲三十六。則為消焉。掛扐長則過揲消。過揲長則掛扐消。推之老陰一物之中亦然。相與低昂如權衡、陽長則陽昂而陰低。陰長則陰昂而陽低。如權衡之有輕重也。相與判合如符契、合焉而陰陽二物。迭為消長。判焉而一物之中。人各自有消長。如符契之有判合也。因其相與之義。究其迭為之旨。其自然之妙。豈容人力于其間哉。

啟蒙而究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而過揲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勢又有輕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廢置掛扐。而獨以過揲之數為斷。則是舍本而取末。去約以就繁。而不知其不可

也。豈不誤哉。

雲莊劉氏曰、掛扐之數。所以不可廢置者。有兩儀三才四時閏餘之象焉。使聖人當時若不以掛扐為主。將四十有九之蓍。分二之後。去其一足矣。何必掛之以象三才。揲左之後。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扐之以象閏。揲右之後。又去其所餘之奇足矣。何必再扐之以象再閏。所以然者。正欲以掛扐為主也。若夫乾坤之策。以過揲紀之。而不及掛扐者。畢竟過揲之數。皆四十九蓍中之策。以掛扐定爻之老少。復以過揲紀爻之策數。則蓍之全數于卦爻皆有用矣。如必欲廢置掛扐。盡用過揲。是為不知

本之論也其誤可勝言哉
玉齋胡氏曰有過揲必先有掛扐掛扐所以為七八九六之原有掛扐而後有過揲過揲所以為七八九六之委朱子辨郭氏云四十九蓍蓍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无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扐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于掛扐之策既不知其所自來而以為无所預于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

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損增全數以明掛扐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无之說其失益以甚矣又答郭氏書云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决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于圖書定于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而不錄而

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按此二條說掛扐過揲本末先後最為精密所以證郭氏之誤無餘說矣此節所謂或者正指郭氏言也
訂疑其前為掛扐其後為過揲此二句未明蓋掛在揲之前扐在揲之後也
啓蒙邵子曰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謂也

朱子曰邵子此條是說陰陽老少掛扐之數啓蒙引之者蓋以證掛扐之數乃七八九六之原以掛扐歸奇言之老陽得三四少陰得四四少陽得五四老陰得六四今不用三四五六之數而以奇偶取徑一圍三圍四用半之義者以成七八九六之策故也
玉齋胡氏曰老陽掛扐十三去初掛一為十二老陰掛扐二十五去初掛一為二十四少陽掛扐二十一去初掛一為二十少陰掛扐十七去初掛一為十六此去初掛之一以驗奇偶多寡之所由分也奇偶既分用數斯判奇圓用全而徑一圍三偶方

用半而徑一圍四是老陽掛扐三奇十二全用又于三奇内各去一策以象圓而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為九是去三以成九也少陰掛扐兩奇一偶十六兩奇全用故四策各全用一偶用半故八策只用四亦用十二于兩奇内各去一數以象圓而二一之中各復有三于一偶内去二數以象方而一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一二之策為八是去四以成八也少陽掛扐兩偶一奇二十一奇用全故四策全用兩偶用半故八策各用四亦用十二于一奇内去一數以象圓而一之中復有三于兩偶内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二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一二二二

之策為七是去五以成七也老陰掛扐三偶二十四用半亦只用十二又于三偶内各去二數以象方而三二之中各復有二積三二之策為六是去六以成六也此去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是知老少掛扐去初掛之後多寡雖不同而用全用半均不過十二之數以其十二者去三則成九去四則成八去五則成七去六則成六十二乃老陽掛扐之數也一見皆以老陽掛扐之數為準而去取以成九八七六焉其尊陽之義又可見于此矣

啟蒙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朱子曰今按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于揲蓍然後掛扐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于前過揲之數有以乘之于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于其中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數聖人畫卦時依様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元實[illegible]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

老少于經固无明文然揲蓍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

可得而辨又于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若其无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

九六之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陽極于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于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无端龜山所謂參之為三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也

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

也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

二老變之說无他到極處了无去處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亦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人雖

說得有病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子和以掛一為奇以揲之餘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既无老少則七八九六皆无用又何以為卦又以第一揲扐為扐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扐第四又掛如此則无五年再閏是六年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

啟蒙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朞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 訂疑此下當有合一百六十八一百九十二亦為三百六十 此獨以老陽老陰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

玉齋胡氏曰策指過揲之策乾坤二老之策足以當朞之數二少之策亦足以當朞之數易以九六名爻故言老而不言少朱子答程可久云不可專指乾坤之爻為老陽老陰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大傳以六爻乘二老言故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然為六子諸卦者亦互有老少焉以策數合之亦三百六十若便以乾坤皆為老陰陽六子皆為少陰陽則恐未安也三百六十當朞之日朞者周也謂周一歲也以氣言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云三百六十者此之氣盈則少六日不得捐之

氣朔之𡙇虛則多六日不得謂之虛是蓋于氣朔盈虛之間指其數之中者爲言也乾坤之策合之爲三百六十亦正足以當朞之數也

按閏法始于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

爲一章也愚謂天體圓如彈丸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以二十八宿分周天之度共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朱子云天无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是也四分度之一者天行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分爲四分則計四箇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其四分之一也天行過一度者天行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也朱子云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周了又過那角些子日日累將去到一年便與日會又云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

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那太虛空裏觀天自是日日累得不在舊時處所謂日之二百三十五者在天爲度在歲爲日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天一度有九百四十分歲一日亦有九百四十分均以四分分之每分計二百三十五分是天與日所行之餘分也所謂二百三十五者即四分度之一耳日與天會者一朞內二十四氣必有三百六十六日雖置閏年亦同如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必三百六十六日也日與天在來年冬至三百六十六日上會而成一歲也十九分之

之七老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六絲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為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十八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此一歲月行之常數也月與日會處係于每月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會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于亥其辰為娵訾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于戌其辰為降婁積十二會皆于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三百六十為一歲之常數者以五行之氣言之各旺七十二日則五其七十二為三百六十以六甲之數言之每甲六十六其六十亦三百六十以乾坤二篇 訂疑篇當作老之策言之乾二百一十六坤百四十四亦合三百六十所謂一歲之常數也氣則二十四氣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

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朔則十二月朔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者一歲閏積氣朔之數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三歲一閏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五歲再閏積氣朔之數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但五歲內无再閏而易繫乃有五歲再閏之文者蓋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內者舉成數也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十九歲七閏為一章者蓋九為天數之終十為地數之終十九歲而天地之數俱終故當七閏也自一歲餘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積十九年得全日一百九十日零分積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計成日一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通前所得全日總計二百單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將此數于十九年內分作七箇閏月計三七二百一十日內少三日二百六十七分七閏月之中合除此三日二百六十七分均作三箇月小盡止恰好故氣朔分齊定是冬至在

十一月朔是為至朔同日而為一章之歲也嘗論之日月皆麗乎天者也日之行比天只不及一度月之行乃不及日十二度何哉蓋天氣陽而在上日為陽之精月為陰之精也造化之間陽大陰小陽饒陰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日行所以常過月行所以常不及也且一歲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固月之所不及行者矣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亦月之所不及行者也使日之運常有餘月之運常不足不置閏以齊之積之三年春之一月入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矣又至于三失閏則春季皆入于夏十二失閏子年皆入于丑矣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故

聖人作曆必歸餘于閏以補月行不及于日之數則月之行也始可與一歲日與天會之數相參為一至十九年而氣朔分齊无毫釐之差矣聖人財成輔相之功豈淺淺哉或云曆家之說則以為日行遲一日行一度月行速一日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何也曰陳安卿嘗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云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成每日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不及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欲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愚謂欲知日速月遲其迹有易見者且日月會于晦朔之間初一日晚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之而墜矣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似一日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遲退而不及亦遠半

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速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即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啓蒙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訂疑此以老陰老陽言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啟蒙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有不越乎此矣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卻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玉齋胡氏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至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蓋一

爻以三變而成八卦以三畫而成故以為象也一變而得兩儀之象謂得五者象陽儀得九者象陰儀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謂得五四者象太陽得五八者象少陰得九四者象少陽得九八者象太陰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謂得五四四者象乾得五四八者象兌得五八四者象離得五八八者象震得九四四者象巽得九四八者象坎得九八四者象艮得九八八者象坤其逐變皆彷彿近似于儀象卦而未有其畫故惟以其象言之一爻而得兩儀之畫謂初揲而得一者為陽之儀必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得--者為陰之儀必自姤至坤三十二卦也二爻而得四象之畫謂再揲而得⚌者為太陽必自乾至臨十六卦得⚍者為少陰必自同人至復十六卦得⚎者為少陽必自姤至師十六卦得⚏者為太陰必自遯至坤十六卦也三爻而得八卦之畫謂三揲而得☰者為乾必自乾至泰八卦得☱者為兌必自履至臨八卦也餘倣此四爻而得十六者之一謂四揲而得四爻則得⚊⚊⚊⚊者必自乾至大壯四卦得⚋⚊⚊⚊者必自小畜至泰四卦餘倣此所謂十六卦中一卦也五爻而得三十二者之一謂五揲而得五爻則得⚊⚊⚊⚊⚊者非乾則夬得⚋⚊⚊⚊⚊者非大有則大壯餘倣此所謂三十二卦中一卦也以至六揲而得六爻則一

卦于是乎成而六十四卦之中各隨所遇而得其一矣朱子屢言揲蓍求卦之法謂一爻成只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只有十六卦三爻成只有八卦四爻成只有四卦五爻成只有二卦六爻既成一卦乃定者此之謂也或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何朱子云貞悔出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過多了恐是如此

觸類以長朱子謂如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觸其類于彼而長其見于此則舉天下之敷或吉或凶或自悔而趨吉或自吝而向凶者皆可以決諸此而无復疑矣

訂疑此與本義不同而却勝于有辨見繫辭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啟蒙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佑神者言佑助神化之功也

朱子曰道是无形底物事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為這是不可為此道因辭顯也訂疑詳繫辭

德行是人事却須決于蓍此行以數神也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相交者幽言蓍也明言人也蓍與人之相應无異于賓主之交相酬酢也方揲之初則人為主而蓍為賓既揲之後則蓍為主而人為賓又曰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待蓍而後見皆佑助乎神也

繫辭言蓍法大抵皆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于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于此可見

訂疑此章之說並詳繫辭傳上

卷之三終

樂陵董養性遵公輯著　　旌德門人杜名齊朋李較正

考變占第四

朱子曰、易中先儒舊説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于彖傳之辭有用、故也、訂疑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乃易之旁門別徑耳、術數家多用之、儒者不道也。

卦變所謂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説、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説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説、則從横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要在看得活路、无所拘泥、則无不通耳。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啟蒙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獨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陰純陽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

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愚按此說發明先儒所未到、最為有功、其論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見當時占法、三變皆掛、如一行説。

朱子曰、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見羣龍謂值此六爻皆九也、无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為用剛之道也、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

蔡氏引此、杜註亦如此説、○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以謂以大終

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王齋胡氏曰羣龍六龍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陽之九則變而之坤既變而坤故不可爲首首先也坤爲首則先迷矣永貞陽也筮得六爻皆用老陰之六則變而之乾既變而乾故以大終大陽也易中稱大爲陽也

啟蒙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彖辭謂卦下之辭孔成子筮立衞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占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所以只占上面彖辭他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統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抵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无變卦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兼內外卦體推斷如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論貞悔詳見前篇末

訂疑貞悔不止論內外卦體如訟卦本義云此險而彼健上剛以制下下險以應上是又兼內外卦德也如貞風悔山是又兼內外卦象也

左昭七年衞卿孔成子欲立公子元即靈公筮之遇屯以示子朝子朝曰元亨且其繫辭曰利建侯子其建之成子遂立元○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遂獲晉侯以歸

啟蒙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玉齋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圖在後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夬以坤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倣此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其例觀後註可見○左閔元年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辭曰士刲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貺也

啟蒙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 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二爻變者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二爻變自遯至大壯以坤為本卦二爻變自臨至觀是也後倣此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

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二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為主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啟蒙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

○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玉齋胡氏曰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三爻變自否至泰以坤為本卦三爻變自泰至否是也後倣此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也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為前十卦自益至泰為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為前十卦自恒至否為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却以本卦貞為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却以變卦悔為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司空季子所

占屯豫皆利建侯其例可見朱子云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又云所以到那三爻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辭者无他到這裏時離却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矣此後十卦所以主悔也○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國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

啟蒙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經傳亦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玉齋胡氏曰四爻變凡十五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四爻變

自觀至臨以坤為本卦四爻變自大壯至遯是也後倣此
啟蒙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為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
朱子曰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而曰艮之八
王齋胡氏曰五爻變凡六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五爻變自剝至復以坤為本卦五爻變自夬至姤是也後放此○左襄九

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死于此弗得出也按穆姜魯成公母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太子宮也筮遇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不變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指隨之六二言也以之卦不變爻占則重在六二故云之八也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故又不云之八而云之隨耳
訂疑艮之八終是解不明
啟蒙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蔡墨曰乾之坤

曰見群龍无首吉是也然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玉齋胡氏曰六爻變只一卦如第一圖以乾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坤以坤為本卦六爻盡變則為乾是也後倣此乾坤占用九用六爻辭餘卦无二用可占故占之卦彖辭也朱子云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无頭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坤利此以為貞先迷陽先陰後以陰而先陽則迷矣又云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不言所

利者貞也○左昭二十九年蔡墨答魏獻子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言六爻皆變之占也
啟蒙于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凡言初終上下者據圖而言言第幾卦前後者從本卦起
朱子曰變在三十二卦以前占本卦辭變在三十二卦以後占

之卦辭蓋一爻二爻變在三十二卦之前四爻五爻六爻變在
三十二卦之後此甚易見獨三爻變者凡二十卦十卦在三十
二卦之前十卦在三十二卦之後然占法三爻變者雖占兩卦
彖辭而變在前十卦者主貞變在後十卦者主悔貞是本卦悔
是變卦故蔡以三十二卦前後言之

雲莊劉氏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與事應者吉凶固自可
見又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決蓋人于辭上會者淺于象上
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
卦變无不應矣訂疑卦德亦可求文王周公之辭雖以明卦然

辭之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及國語所載占卦
體卦象卦變又推五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為吉凶之前
知耳讀易者不可不察也

訂疑占卦象如貞風悔山是也愚謂又當觀占筮之時如秦伯
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云云是也

黃氏瑞節曰所謂初末上下前後者朱子借此以起例耳非卦
有初末上下前後也假如得初卦者以初為初得末卦者又以
末為初矣逆而觀之也又如前三十二卦以前為前後三十二
卦又以後為前矣覆而觀之可也此三十二圖所以反覆為六
十四圖矣

玉齋胡氏曰三十二圖初終上下各主首末兩卦為本卦反復
變易隨所遇老陽老陰而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
卦皆在六十四卦所變之中引伸觸類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
天下之能事備于此矣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如得乾
卦者自變姤初六至坤上六之類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
上如得坤卦者自變復初九至乾上九之類後放此訂疑初九
初六上九上六等字衍之更妙三十二卦前後者如乾自姤至

恒坤自復至益為三十二卦之前皆占本卦爻辭者即所謂一
爻二爻以至三爻之變前十卦皆以本卦為占也如乾自益至
坤坤自恒至乾為三十二卦之後皆占變卦爻辭者即所謂三
爻之變後十卦以至四五上爻變皆以之卦為占也然而必以
三十二卦為限以在前者主貞在後者主悔亦取其中也變在
三十二卦之前則正適其中故皆主貞卦以為占變在三十二
卦之後則便過其中故皆主悔卦以為占也

訂疑啟蒙雖云三爻變者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然不按圖
而觀之終未易知其為前十卦其為後十卦也愚按三爻變者

共二十卦其初爻變者即為前十卦其初爻不變者即為後十卦此最是直截要訣

乾 姤 遯 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觀

剝 比 豫 謙 師 坤 復

訂疑其頂格而畫乾者六爻皆不變者也姤同人六卦一爻變者也遯二爻變者也否三爻變者也觀四爻變者也剝五爻變者也坤六爻變者本亦當頂格畫之因欲以坤與乾及復觀之故置之最下一格耳大壯宜別作一行而與大畜等卦平行畫之欲者簡而畫于需下者非也益宜與渙平行井宜與旅平行恒宜別作一行賁既濟宜與益噬嗑平行豐宜別作一行歸妹宜別作一行泰宜別作一行愚有圖在後○六爻皆變與六爻皆不變者各一卦一爻變者六卦二爻變者十五卦三爻變者二十卦四爻變者亦十五卦五爻變者亦六卦

姤

乾 遯 訟 巽 鼎 大過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家人 離 革

无妄

渙

觀　中孚　頤　未濟　蠱　剝　損

晉　艮　睽　大畜　屯　困　井　比　節

萃　蹇　兌　需　震　恒　豫　歸妹

小過　大壯　明夷　謙　泰

復

易學啟蒙訂疑　卷四　十四　立齋堂

蒙　坎　解　升　坤　臨　師

履　訟　否　遯

无妄　姤　同人　小畜　損　觀

乾　渙　益　大有　節　晉

中孚　未濟　噬嗑　夬　歸妹　萃

睽　困　隨

兌

易學啟蒙訂疑　卷四　五十五　葆龍堂

易學啟蒙訂疑　卷四　五十六　葆龍堂

兌 大過 升
无妄 履 屯
離 革 明夷
睽 兌 臨 大壯
否 剝 比
旅 咸 謙
未濟 困 師 恒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晉 萃 坤 小過 解 震

大有
豫
兌 離 睽 大畜 乾 大壯
旅 未濟 蠱 姤 恒
噬嗑 賁 同人 豐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晉 艮 遯 小過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頤 无妄 震

家人 明夷 革

中孚 臨 兌 需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渙 師 困 井

益 復 隨 既濟 節

觀 坤 萃 蹇 坎 屯

比

夬

大過 革 兌 需 大壯 乾

咸 困 井 恒 姤

隨 既濟 豐 同人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萃 蹇 小過 遯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臨 中孚 睽 大畜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師 渙 未濟 蠱

復 益 噬嗑 賁 損

坤 觀 晉 艮 蒙 頤

剝

遯

同人 姤 否 漸 旅 咸

乾 无妄 家人 離 革

訟 巽 鼎 大過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履 小畜 大有 夬

益 噬嗑 隨

損 節 歸妹
漸 旅 咸
剥 比 豫
蠱 井 恒 師
家人 離 革
頤 屯 震
大畜 需 大壯 臨
艮 蹇 小過 坤 升
賁 既濟 豐 復 泰 謙

明夷
巽
小畜 漸 渙 姤 蠱 井
家人 中孚 乾 大畜 需
觀 遯 艮 蹇
訟 紫 坎
咢 大過 升
益 同人 賁 既濟
履 損 節

剝 比 豫
小畜 大有 夬
損 節 歸妹
賁 既濟 豐 復
睽 大過
巽
萃 坎 解
艮 蹇 小過 坤
大畜 需 大壯 臨 明夷
蠱
井 恒 師 謙 泰
升
家人 小畜 益 同人 賁 既濟
漸 觀 遯 艮 蹇
巽 中孚 乾 大畜 需
无妄 頤 屯
離 革 明夷
渙 姤 蠱 井
否 剝 比

漸　謙　咸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中孚　臨　兌　需　屯
渙　師　困　井　比　節

坎
革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咸　萃　蹇　小過　遯
大過　需　大壯　乾
兌　屯　震　无妄
明夷　家人　離
困　井　恒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節 歸妹 履

泰 小畜 大有

復 益 噬嗑 賁

坎 解 訟

升 巽 鼎

坤 觀 晉 艮

臨 中孚 睽 大畜 頤

師 渙 未濟 蠱 剝 損

中孚 蒙

益 小畜 履 損 節

渙 巽 訟 蒙 坎

家人 无妄 頤 屯

觀 乾 大畜 需

睽 兌 臨

否 剝 比

漸 姤 益 井

旅

未濟 困 師

同人 賁 旣濟

噬嗑 隨 復

大有 夬 泰 歸妹

遯 艮 蹇

晉 萃 坤

鼎 大過 升 解

離 革 明夷 震 大壯

咸 謙 豫 恆 豐

睽 小過

未濟 噬嗑 大有 損 履 歸妹

晉 鼎 蒙 訟 解

離 頤 无妄 震

大畜 乾 大壯

中孚 臨 兌

剝 否 豫

旅 蠱 姤 恆

易學啓蒙
卷四
艮
賁 小畜 遯 觀 巽 家人 謙
渙 同人 益 泰 小過 坤 升 明夷 咸
師 豐 復 夬 革 大過 革 比
困 隨 節 坎 屯 井
需 既濟
漸
兌 困 萃 咸
隨 大過 革 需 臨 比 升
夬 坎 屯 大壯 中孚 豫 恒
節 解 蹇 乾 睽 否 姤
歸妹 訟 无妄
履
蹇
易學啓蒙
卷四
蹇
既濟 泰 小過 坤 升 明夷 漸
師 豐 復 小畜 遯 觀 巽 家人 旅
渙 同人 益 大有 晉 咸 離 剝
未濟 噬嗑 損 蒙 頤 蠱
大畜 賁
謙
大畜 蠱 艮
賁 蒙 頤 睽 乾 旅 未濟
損 咸 離 中孚 大壯 漸 渙
大有 巽 家人 臨 需 謙 師
小畜 升 明夷
泰
艮
剝

晉

姤 恒 井

噬嗑 益 後

同人 豐 既濟

履 歸妹 節 夬

觀 坤

遯 小過 蹇

訟 解 坎 大過

无妄 震 屯 革 兌

否

豫 比 咸 困 隨

需

井

蹇

既濟 節 夬 泰 小畜

坎 大過 升 巽

屯 革 明夷 家人

兌 臨 中孚

大壯 乾 大畜

咸 謙 漸

比

困 師 渙

萃

萃

恒 姤 蠱

隨 後 益

豐 同人 賁

歸妹 履 損 大有

坤 觀

小過 遯 艮

解 訟 蒙 鼎

震 无妄 頤 離 睽

豫

否 剝 旅 未濟 噬嗑

大壯

恒

小過

豐 歸妹 泰 夬 大有

解 升 大過 鼎

震 明夷 革 離

臨 兌 睽

需 大畜 乾

謙 咸 旅

豫

師 困 未濟

晉

易學啓蒙翼傳 卷內

易學啓蒙翼傳 卷內

離　革　明夷
訟　蒙　坎
鼎　大過　升
晉　萃　坤　小過
履　損　節
大有　夬　泰
噬嗑　隨　復　豐
既濟　困　師　恒　豫
睽　兌　臨　大壯　震　解

旅
離　鼎　晉　艮　遯　小過
大有　噬嗑　賁　同人　豐
未濟　蠱　姤　恒
剝　否　豫
漸　謙　咸
睽　大畜　乾　大壯
頤　无妄　震
歸妹

家人　明夷　革
蒙　訟　解
巽　升　大過
觀　坤　萃　蹇
損　履　歸妹
小畜　泰　夬
益　復　隨　既濟
渙　師　困　井　比
中孚　臨　兌　需　屯　坎

咸
革　大過　萃　蹇　小過　遯
夬　隨　既濟　豐　同人
困　井　恒　姤
比　豫　否
謙　漸　旅
兌　需　大壯　乾
屯　震　无妄
節

周易訂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學啟蒙訂疑四卷周易本義原本十二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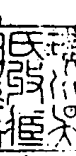
舊本題董養性撰不著時代考元末有董養性字遵公樂陵人至正中嘗官昭化令攝劍州事入明不仕終於家所著有高閒雲集或卽其人歟是書前有自序謂用力三十餘年乃成其說皆以朱子爲宗不容一字之出入蓋亦胡一桂陳櫟之末派也

太易鉤玄三卷

〔元〕鮑恂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易舉隅三卷》提要

太易鉤玄序

[illegible]易[illegible]之象[illegible]測必擬乎土圭之法定方隅則必正乎指南者規矩知造化以假物而易之為書又[illegible]因人而明焉按神農重卦說云羲皇得河圖始畫八卦後人因而重之是為六十四卦王嗣輔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illegible]重[illegible] 用蓍在六爻之後是羲皇之世[illegible]卦矣書契取諸夬是羲皇之時已有夬卦其重明矣羲皇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也歸藏先坤後乾尊萬物之母也連山乾始于子坤始于午以明先天之道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其間鉤深索隱之理精微之奧淵 而無間焉讀易者 可得而明矣然易之精者獨鮑氏得其所傳之妙 而勿行於世先生崇德人姓鮑名恂字仲孚元乙亥進士也深得太易之旨乃作是書以宣太易之道名曰學易舉隅而授之連山陳先生亮亮授之建安趙先生志道志道授之黃州程先生伯昌先生名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生而英爽超卓頴悟且奇貫通三氏之學深得太易之旨而合乎神明之德出於人也大不凡矣可謂奇士也乎是重加訂正以明聖人作易之心 十

年間屢欲刊行而事不果　非造化之秘而不然乎噫然鮑氏之書非先生不足以發其蘊今先生之傳非予不足以光先生之旨傳于方輿繼于萬世使先生之德與是書同其耿光于無窮焉其有功於易也大矣惜乎易之學者不能造其閫域得其傳者莫過經學之大　儒者之門庭耳入室之言未聞一語此朴子所謂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内者也徒揣淵眇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今觀是書則造其閫域有是望矣乃命壽諸梓以示後學更其名曰太易鉤玄

時歲旃蒙單閼月在修玄朔有二日涵虛子臞仙書

太易鉤玄卷上

崇德鮑恂仲孚撰

黄州程藩伯昌校正

作易之由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諸先儒皆相傳伏羲受河圖以作易若求伏羲作易所以取則於河圖之法則无明說可考朱子言河圖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离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兊震巽艮者八卦也是特因夫子之說而言之耳然太極儀象之說始自吾夫子在伏羲之旹未聞其說亦不知伏羲則河圖以作易果如是否按大傳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之論則知伏羲作易之由不過就陰陽奇偶上起數以畫卦而非獨取則於河圖也雙湖先生曰河圖雖授伏羲以畫八卦竊意伏羲見是圖奇偶之數卦便可畫初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卦畫既成隱然自與圖之位數合此說為當詳見後有伏羲始畫卦法昔吾夫子言易有太極是又推上一重說學者不可不知也

易字訓義

按易字篆文日下從月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又於文日中有一奇也月中有二偶也一奇一偶天下之理盡於此矣此是從字文上說朱子曰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交易如陰交於陽陽交於陰之類此是從字義上說大抵易之一字只消陰陽兩字括盡從日從月日陽也月陰也其所謂變易以陰陽而變易所謂交易以陰陽而交易而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皆不外乎是矣此學易綱領開卷第一義學者不可不察

伏羲易

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今八卦圖與六十四卦圖是也但有卦畫无文字若夫經文乾以下六十四卦其卦雖本伏羲所畫而卦序則文王所更定已非伏羲之舊况在伏羲㫖止謂之卦未謂之易至文王周公繫卦爻之辭以釋伏羲所畫之卦始通謂之易

文王易

文王取伏羲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逐卦下繫之以辭如乾卦言乾元亨利貞坤卦言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其辭名之曰彖辭彖者斷也所以斷一卦之吉凶也大傳有之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則彖辭之名夫子時已有而左傳又名之曰繇辭

周公易

周公觀三百八十四爻一爻各有一爻之義又於逐爻下係之以辭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氷至是也其辭名之曰爻辭所以明一爻之吉凶也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易初无明文馬融王肅姚信謂周公作爻辭孔頴達正義引說者云爻辭中有說文王處如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之類武王克商之後始追號為文王若爻辭並是文王作不應自說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驗此說以為周公作爻辭明矣

孔子易

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係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所謂十翼之辭是也按十翼之說有數家今依

朱子本義所說為定

古易十二篇

伏羲六十四卦文王卦下之辭周公爻下之辭自合為上下二篇通稱曰經孔子所作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係五下係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則自分為十篇通稱曰傳合上下經二篇十翼傳十篇是為古易十二篇

古易之變

前漢費直以彖象係辭文言說卦解說上下經初不言其分傳以付經然而將彖傳大小象傳逐卦自聚成一類統置於上下經之後東漢鄭康成傳費直易又以彖象文言本解易卦爻宜相附近始以附入其初猶若今乾卦彖象文言統附卦之末至三國魏王弼又傳鄭學以彖與大象之辭附卦辭下分爻小象之辭各附當爻辭下加彖曰象曰以別之朱子曰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分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古今始變亂於鄭氏卒大亂於王弼原其初二家但欲學者尋省易了曰趍於簡便自是以來古易十二篇遂正不復可見於後世而後之讀易者但如有王弼本猝莫別其何者為文王周公之易何者為孔子之易散亂千有餘年而莫能復可勝惜哉

古易之復

宋呂微仲始為復古易之倡凡經二篇彖象係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總十有二篇晁氏繼之但省去四篇總八篇東萊呂氏復曰晁氏書參義則固東萊所定本揭十二篇以教天下且發明彖占大旨至此學者始得見此為文王周公之易此為孔子之易而不相殽亂而一洗二家之陋何其幸哉凡編次古易有數家今當以文公本義所從者為定

太易鉤玄卷中

崇德鮑恂仲孚撰

黄州程蕃伯昌校正

看河圖洛書法

河圖洛書當作四節看第一節當看河圖洛書本原如易大傳所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及孔安國劉歆皆以河圖授羲洛書授禹之説是也第二節以河圖洛書分看要見河圖洛書之数本来各如此河圖之数如易大傳言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洛書之数如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是也第三節以河圖洛書交看要見河圖洛書之数所以不同如朱子易啟蒙言河圖洛書之位與数不同以下凡六節是也第四節然後看聖人則河圖洛書以作易範學者尚由是以求之則庶乎其不紊矣

看伏羲四圖法

按伏羲四圖謂其説皆邵氏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殊不知吾夫子作係辭大傳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便是八卦次序圖與六十四卦次序圖也作説卦傳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数往者順知来者逆即便是八卦方位圖與六十四卦方位圖也想伏羲四圖當吾夫子時尚存迨秦漢間或為方士所秘藏至陳希夷先生始得之耳今觀四圖當作五節看要見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八卦圓圖與六十四卦圓圖作一節看要見大易與天地造化者合六十四卦圓圖與六十四卦方圖又作一節看要見方圖圓圖之所以異先儒謂説卦言天地定位以下此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以下此方圖之從中起也盖本之邵子圖皆從中起之説最為切當此三節看得分曉了然後以二圓圖與二横圖又作一節看要見圓圖即横所列之卦規而圖之耳又以方圖與大横圖更作一節看要見方圖卦位不過以大横圖分為八節自下疊上而成耳若乃圖之精與則當於易啓蒙求之

看文王八卦圖法

按文王八卦方位一圖以文王所作坤卦辭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及吾夫子作説卦傳言帝出乎震齊

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則其圖信乎文王所自作當吾夫子昔亦尚存雖不明言其所傳授之来然至邵子因義圖而始發明之則其說可據今觀此圖要見文王所以改易羲圖之意邵子朱子其說殆无餘藴若盤澗董先生玉齋胡氏雙湖先生亦各有說可見大易之道无往不通由人是取但未知文王之初意果如何耳秖恐愈遠而愈失其真也學者但當以邵子朱子之說為主而參以諸儒之論斯无惑矣

看伏羲始畫卦法

伏羲始則河圖以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然在學者要看得伏羲如何畫卦起蓋伏羲非獨則河圖以畫卦夫盈天地之間莫非陰陽之妙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此即畫卦之所由起也看得畫卦本原分曉了又要見得卦畫裏便自有吉凶有不待辭而著者方得伏羲畫卦示人之初意蓋上古聖人極是心細觀一物便可畫卦觀卦畫便自起義便自知吉凶後之人既係之以辭而求之又未得其理

看文王係卦法

文王以伏羲易但有卦畫无文辭其於義理卒不可曉遂於逐卦之下作為卦辭然所係之辭有以占言者如乾元亨利貞大有元亨太壯利貞之類是也有兼以象言者如坤牝馬之貞履虎尾不咥人亨離畜牝牛吉之類是也大抵卦皆因占以寓教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觀乾坤二卦利貞安貞之訓則可以見文王之心矣

看周公係爻辭法

周公以文王卦辭止發明得一卦大義或占得爻處有不可曉故又於逐爻之下作為爻辭然所係爻辭亦專以象占為主有以占言者如訟九五元吉大壯九二貞吉之類是也有以象言者如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大畜九二輿說輻之類是也有兼象占言者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六五黄裳元吉之類是也專言象者占在象内專言占者象在占中要不可以一定論也他皆倣此然蔡氏有曰三百八十四爻之義有取之於本爻者如乾之初曰潛龍勿用也之初曰利建侯是也有取之於下近爻者如姤之二曰包有魚大過之二曰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是也有取於上近爻者如大過之五曰枯楊生花老婦得其士夫

小過之四曰弗過遇之是也有取之於應爻者如解之四曰解而拇泰之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是也有取之應位者如乾之二五曰利見大人豊之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是也有取於一卦之主爻者如姤之五曰以杞包瓜比之初曰終來有他吉是也有取之於往來爻者如賁之二曰賁其須損之上曰得臣无家是也有取之於上下二近爻者如賁之三曰賁如濡如屯之三曰惟入于林中是也有取之於五爻之中者如復之四曰中行獨復艮之三曰艮其限是也有取之於六爻之中者如益之三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四曰中行告公從也有取之於本爻極者如坤之上曰龍戰于野否之上曰傾否是也又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耆命以是推之則周公係爻辭之法尤可得而見矣

看孔子作十翼法

孔子十翼之作所以羽翼三聖人之易也愚謂非特羽翼三聖人之易誠有功於三聖人之易如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所以釋文王卦下之辭也孔子雖是釋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己意如言卦德卦象卦變卦才卦體此皆文王卦辭所未發者孔子皆於彖傳釋之故卦之名義至孔子彖傳爲始備此彖傳所以有功於文王之易也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其大象傳所以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也象皆孔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卦爻有吉有凶而大象元有不吉且其間着一以字所以示萬世用易之法又或言君子或言后或言大人或言先王或言上可見易爲君子設而非小人所得竊取而用之也明矣此大象傳所以有功於伏羲之易也其小象傳乃逐爻辭周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也漢上朱曰仲尼係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文皆中律是謂少而法多而類世罕知者故程沙隨謂小象叶韻朱子本義語錄中亦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然周公於需上六不速之客來吉凶未可知而小象傳釋之曰敬之終吉周公於需九三致寇至而小象傳釋之曰敬慎不敗則又是敎人變化轉移之道蓋出於周公文辭之外者此小象所以有功於周公之易也係辭上傳第五係辭下傳第六係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係于卦爻之下者若係辭上下傳則是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以洗經可附故自分爲上下傳若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

易之法則見於太衍之數五十一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披抉无隱此係辭傳非特有功於三聖之易而又有以擴三聖之所未發者也文言傳第七朱子謂此篇申彖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洌推然學者當知發明義理為至精說卦傳第八首論聖人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然學者當知推廣易為甚備序卦傳第九所以論文王序次六十四卦之義是言易道之常也雜卦傳第十所以雜論六十四卦之義是言易道之變也至是三聖人之易孔子發明之可謂无餘蘊矣雙湖先生曰易之有十翼猶天之有日月人之有耳目輕重之有權衡長短之有尺度誠易之門庭象數之機括也觀此詎不信然

看易總法

凡看一卦先看卦上下兩體次看卦名義如屯卦震下坎上如何名為屯卦考究得此卦名義分曉了然後看卦辭如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必須乾卦上考求得句句都有着落方可又要識得卦之大意如需卦只要需待不輕進訟卦只要不成訟比宜先不宜後同人貴廣不貴狹是也然後逐一爻看先看何爻是成卦之主如屯初九蒙九二又如小畜六四比九五是也又有爻辭與卦辭取義同者有爻與卦辭取義不同者要不可强合也考求得六爻辭義分曉了然後看彖傳小象傳彖傳本是釋卦辭然有釋卦外自發明一義理來者如乾元亨利貞其卦辭止是大通而利於正彖傳則推說出四德來如咸卦釋卦辭外又推出天地聖人之感來是也小象傳釋爻辭其取義多是本爻辭上說或有因以為戒辭者如需九三言敬慎不敗是也若大象傳乃是釋伏羲卦其辭有吉无凶又與彖傳小象傳全然不同如此看上下經傳分曉了然後可看係辭傳說卦傳之類則意思自相浹洽若四聖人易各自做聖人易看

太易鉤玄 卷下

崇德鮑恂仲孚撰

黄州程蕃伯昌校正

卦爻訓義

蔡氏曰卦者事物之質也原事物之始要事物之終以為質也爻者效也效事物之皆而動也

卦畫何以自下起

蔡氏曰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然陽從下升故取生物之義也

卦名始於何人

或問六十四卦名不知伏羲名之耶抑文王立之耶皆不可考愚按伏羲始畫八卦所謂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則此皆已有此八卦之名矣但六十四卦名為伏羲之文則以伏羲有卦畫无文辭卒難考証耳姑闕之可也

卦何以止六畫

朱子曰氣自下而上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皆下面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極了无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去些箇皆下面便生些箇了那便是陰故聖人畫卦以六畫象之蔡氏曰成六十四

原缺

卦名在兩象然取義不一如蒙卦以坎遇艮先儒已説之矣玆不贅讀易最要於象上看盖伏羲觀陰陽之象以畫卦文王觀卦象以係卦辭周公觀爻象以係爻辭後之人看易如何不去象上玩索如坤卦辭言牝馬盖凡物之牝者皆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則莫若牝馬故取以象坤之貞不然文王何緣係其辭曰牝馬之貞坤初六曰履霜氷至盖履象初霜象六堅氷象陰盛故取履霜象初六而堅氷至則象上六也不然周公何緣係其辭曰履霜堅氷至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故聖人立象以盡意朱子釋之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若人於象上玩索得來潜其味無窮而又知文王周公當初繫卦爻之辭非是虛無臆度無有憑據説在這裏

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蒙之意也故名為蒙是蒙有二義如訟卦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上剛下險剛險相接不能无訟又人內險而外健所以成訟故名為訟是訟有三義大抵有兼取卦德卦象者有專取卦象者有專取卦德者有兼取卦體與卦變者有取爻畫之形與卦象卦德者亦有難曉者大凡卦之名義先當求之彖傳求不得當求之大象傳其大要皆不越乎此矣

卦德

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离麗艮止兑說是也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自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无所往矣故止巽离兑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然見於諸傳巽止言巽不言入坎止言險不言陷离止言文明或言麗此又不可不考也

卦象

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离火艮山兑澤是也此八象實本於先天八卦方位故孔子作大象傳及彖傳皆不外乎八象特坎或言雨或言雲或言泉离或言電或言日巽或言木有此不同耳

卦體

卦體者以兩體及六爻之義言之也如屯言剛柔始交而難生大過言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兩體言如師言剛中而應小畜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以六爻之義言

卦變

卦變者聖人即伏羲已成之卦見得有此象故於彖傳發之于以見易道之變无有終窮要不可以一定拘也若論伏羲當初畫卦六十四卦一旹俱了此卦固非自彼卦變來彼卦亦非自此卦變去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如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只一體變如訟无妄言剛來剛自外來之語則不通朱子專以近爻升降言卦變是以一卦有自數卦來者然至渙卦柔得位上同之語則有礙通於此者或滯於彼知其一者或昧於二其於卦變終未有能使人曉然者今以卦考之各據其說其三陰三陽則從程子兩體往來之說其二陽四陰二陰四陽之卦則從朱子近爻

升降之説如是則諸卦言剛柔往来上下之變槩然可睹矣

卦才

卦才如屯初九有陽剛之才足以濟屯蒙九二有剛明之才足以治蒙泰九二有治泰之才蠱九二有幹蠱之才是也

上下經卦多寡不同

易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經其多寡不齊何也朱子以爲文王周公所係之辭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十三篇信斯言也則諸卦自可平分爲二曷爲多寡之不齊乎孔氏諸卦分上下以象陰陽上經三十以象陽下經三十四以象陰先儒又謂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而其説皆未當卦有反對其在上經者不變卦凡六乾坤坎离頤大過是也自屯以下反之則爲十二以六而合十二共十八卦其在下經者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後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二而合十六亦十八卦是卦之數未嘗不齊也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在上經者宜陽多於陰今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而陰之多於陽者八在下經宜陰多於陽今陰爻九十八陽爻百有六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八是爻之數亦未嘗不均也上經以不易四卦爲主謂乾坤坎离反復之只是一卦不易之卦取其分所以立陰陽對待之體下經以反易四卦爲主謂震巽反之則爲艮兑艮兑反之亦然反易之卦取其交所以着陰陽流行之用觀此則上下經分卦之義可識矣

上下經始終之義

上經始乾坤終坎离下經始咸恒終既濟未濟何也程子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离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始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离之合既濟坎离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李子思曰乾坤坎离分而立體者也咸恒既濟未濟則艮兑震巽坎离合而致用者也自太極既分使八卦常分而不合則造化之功何由得見故分之以示定體於先而合之以示致用於後此序易者之深意也李西溪曰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乾坤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坎离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咸恒夫婦男女之交也故以既濟未濟水火之交終焉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

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否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為損益封見天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下經終坎离既未濟又見乾坤中爻之交而中男中女之交不交程子朱子交易变易之義深矣觀此數說則上下經始終之義可見

爻分六位

初二三四五上此位之陰陽一定而不易者也然初上兩爻陽爻不曰九一而曰初九不曰九六而曰上九陰爻不曰六一而曰初六不曰六六而曰上六蓋初者有始之謂上者有終之謂言一為初則知六為末言六為上則知一為下中四爻言二三四五則知下為一上為六三者皆互見也

爻稱九六

九六者此爻之陰陽變動而不居者也潜室陳氏曰太陽之位一而其數九少陰之位二而其數八少陽之位三而其數七太陰之位四而其數六易主數故用其數而不用其位數主變故用其老而不用其少老變而少不變此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爻分奇偶

凡陽必奇凡陰必偶畫一而夜二即奇偶之謂也陽一而實故陽畫一陰二而虛故陰畫二先儒謂陽得其全陰得其半信然

爻分三才

三畫卦下爻為地中爻為人上爻為天六畫卦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也

爻分中正

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正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為不正二五為上下兩體之中三四為一卦全體之中然彖傳言剛中柔中則多以二五言也又或言中正或言正中理只一般不過要叶韻耳

爻分君臣

六十四卦皆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以其正應也然自五君外三四亦有稱臣者四為大臣以其近君也如豫九四由豫大有得是也謂三為臣位以其在下卦之上也如坤六三或從王事是也初上无位故皆不取臣位而初多取民上多取外象

爻分承乘應之別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凡六爻初與四為

應位二與五為應位三與上為應位此爻分承乘應之別也但以陰承陽陽承陰為順陽乘陰陰乘陽為逆如否六二爻言包承小人吉是知陰承乎陽則吉而不言陽承陰者語其常也如震六二小象傳言震來厲乘剛也是知柔乘剛則厲而不言剛乘柔者語其変也此爻言承乘之得失也上下體雖相應其實陽爻與陰爻應陰爻與陽爻應者若皆陰皆陽雖居相應之位則亦不應矣然有以應而吉者有以應而凶者有以无應而吉者有以无應而凶者此爻言有應无應之得失也夫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是也六爻皆不應者亦八卦乾坤坎离震巽艮兑是也二爻以剛中相應者凡五卦師臨升二以剛中應五无妄萃五以剛中應二是也一爻而五爻應之者如比五以剛中而上下五陰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而上下五剛亦應之是也此又不可以六爻之應例論也

爻言吉凶悔吝无咎厲之異

得則吉失則凶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无咎則本有咎以善過故无咎厲者危之之辭也然爻言吉類或言无吉貞吉大吉艱則吉有他吉言凶類或言貞凶或言蔑貞凶終有凶言悔類或言小有悔无悔悔亡言吝類或言小吝貞吝有他吝言无咎類或言何咎匪咎无大咎言厲无咎言吝終吉悔厲吉皆錯舉而互言之是各隨爻義以為言要不可以一定論之也

六爻取象例

六爻取象不一而足有取之於本爻者如乾初九潛龍是也有取之於下近爻者如姤九二包有魚是也有取之於上近爻者如大過九三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是也有取之於應爻者如中孚九二言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九五言有孚攣如是也有隨各爻取象者如坤初履霜堅氷二直方大三含章四括囊五黃裳上龍戰于野是也有統六爻取象者如井初泥二谷三渫四甃五泉上收是也有取自遠而近以為象者需于郊于沙于泥以去坎而為言也有取自近而遠以為象者同人于門于宗于郊以同人之道貴乎有以一身之次序以為象者咸艮是也有以一物之次序以為象者乾漸是也又有取交體互體伏體如此者難以槩舉雙湖先生嘗為卦爻象圖而條之以詔後又分天文地理人物等為類首作為象類圖

纖悉畢備其發明聖人作易取象之意蓋无復以有加矣學者當深玩焉

論易中无字

无字即是天字先儒謂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黄老之學言无極者即是這无字

太易鉤玄卷下終

孫壯藏書印

學易舉隅三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鮑恂撰恂字仲孚崇德人登至元乙亥進士薦爲翰林不就王禕造邦勳賢錄稱洪武初嘗應召至京師授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明史吳伯宗傳則稱與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同薦恂年八十詮年亦七十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惟紳授鄠縣教諭後官至布政使則恂固未嘗仕明造邦勳賢錄載陶珽續說郛中疑爲僞託當以史爲據又陶宗儀輟耕錄載鮑恂以妻父建德知縣俞鎮之力夤緣中浙江鄉試第十四名考其籍乃嘉興其年乃至正甲申盖名姓偶同非此鮑恂也是書畧舉讀易之法分析門目指陳綱要大抵皆約舉舊文卷首有寧王權序題曰旃蒙單閼蓋宣德十年乙卯也序稱程蕃伯昌重加訂正而稱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考後至元無十七年惟順帝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則至元乃至正之誤也其書本名學易舉隅權爲刊板始更名大易鉤元然朱彝尊經義考載之仍

曰舉隅考所言僅粗陳崖畧不足當鉤元之名題
曰舉隅於義爲近故今亦仍恂原目著錄焉

周易旁註前圖二卷周易旁註二卷卦傳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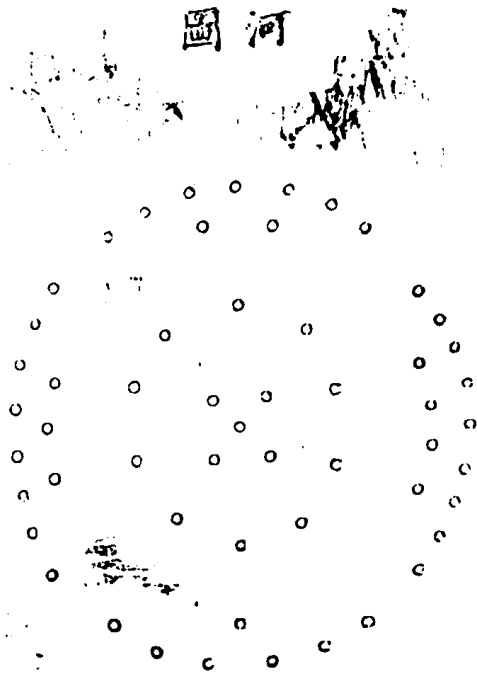
〔明〕朱升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旁注圖説二卷》提要

周易旁註前圖序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爲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体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以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

因變而用文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朱升序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陽奇天數二四六八十陰偶地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章言河圖之數○漢書五行志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邵子曰圓者星也天之星有五宮東宮蒼龍北宮玄武西宮白虎南宮朱雀中宮紫微垣是也五者有中央四邊而無四角無四角故圓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歷紀之數皆以五起五者五行之一周也五日為一候二其五者十干之一周也十日為一旬三其五為一氣六其五為一月

九其五為一節十二其五者干支相乘之一周也十八其五為一時七十二其五為一歲每歲木火土金水各王七十二日是為五辰凡此歷紀之數皆起於天星五宮之五方者土也地之土有九區正東正南正西正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及中區是也九者有中央四邊而又有四角有四角故方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畫州井地之法皆分為九以中國為三千里分為九州此畫州之九也以農田九百畝之地畫之作井字分為九夫此井地之九也凡此所畫井地之法皆放效地域九區之九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河圖洛書者天地所呈自然之瑞河圖之數亦是五位合於天星五宮之圓一六居北者玄武之星也二七居南者朱雀之星也三八居東者蒼龍之星也四九居西者白虎之星也五十居中者紫微垣之星也洛書之文亦是九位合於地土九區之方前戴九者正南之土也後履一者正北之土也左身三者正東之土也右身七者正西之土也右肩二者西南之土也左肩四者東南之土也右足六者西北之土也左足八者東北之

土也中者五者中區之土也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河圖五位每位各有一奇一偶相為內外而一之奇與二之偶三之奇與四之偶六之偶與七之奇八之偶與九之奇又相為對待故羲皇則其奇偶之數以畫奇偶之畫一其奇偶而為初畫倍而二之則為二畫又倍而四之則為三畫又倍而八之則為四畫又倍而十六之則為五畫又倍而三十二之則為六畫此則其一奇一偶之數者也洛書九位縱橫交午皆十有五數五數居中而其外之八位其縱橫交午每二位相對皆十數也神禹則其中數統外數之象以叙君身貫天人之法九數則多與少對縱橫交午以統於中五九疇則天與人對縱橫交午以統於皇極一與九對故天之五行與人之福極對皇極之建本於造化之五行而驗於民生之福極也二與八對故人之五事與天之庶徵對皇極之建修於吾身之五事而省於天時之庶徵也三與七對故人之八政與天之稽疑對皇極之建明則行諸政事而出則聽諸卜筮也四與六對故天之五紀與人之三德對皇極之建上以五紀順天奉時而下以三德撫

世酬物也故洪範之權在乎中五之皇極實天人之統會此則其中數統外數者也造易者羲而并言文作範者禹而并言箕文之易即羲之易箕之範即禹之範也○朱子曰天地間一氣分而二則為陰陽河圖之位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一陰一陽兩其五行而已洛書之位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縱橫皆十五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數為主而六七八九十者因五得數以附于生數一二三四五之外中者主而外者客也洛書以奇數為主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

奇數一三七九之側正者君而側者臣也河圖運行則北水生木東木生火南火生土中土生金西金生水左旋一周而水又生木也洛書運行則一六水克火七二火克金九四金克木三八木克土中五土克水右旋一周而水復克火也○草廬吳先生曰河圖者羲皇畫卦之前河有龍馬出而馬背之旋毛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平日觀於天地人物無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契焉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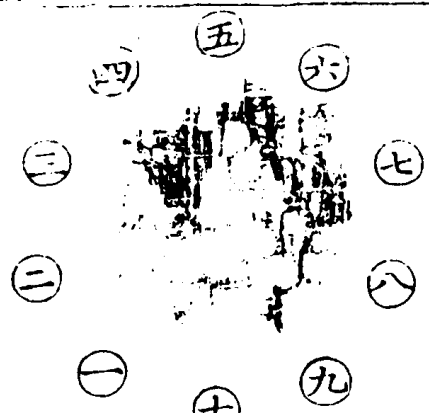
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以背毛之旋文如圖星者之圓圈故名之曰圖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夫子以河圖之數言也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洛有神龜出而龜甲之坼文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右後六左後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禹平日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見洛書之數而有契焉於是以天道人事分為九類品其緩急先

後之次以配龜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是為洪範九疇所謂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者此也以背甲之坼文如書字者之橫畫故名之曰書周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此箕子以洛書之數而言也大戴禮記明堂篇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云九室法龜文故取此數河圖洛書者天降其祥人傳其象周之時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於王府其貴重可知秦漢以來官府既不收貯學者亦不復見觀漢志劉歆所云本孔安國蓋亦祖述相傳之辭爾未曾親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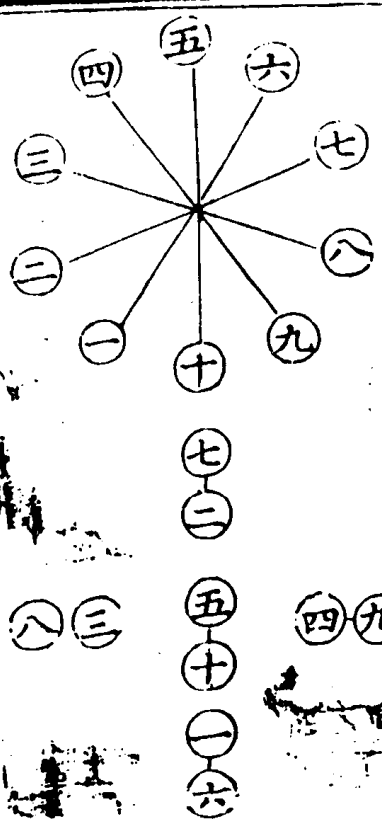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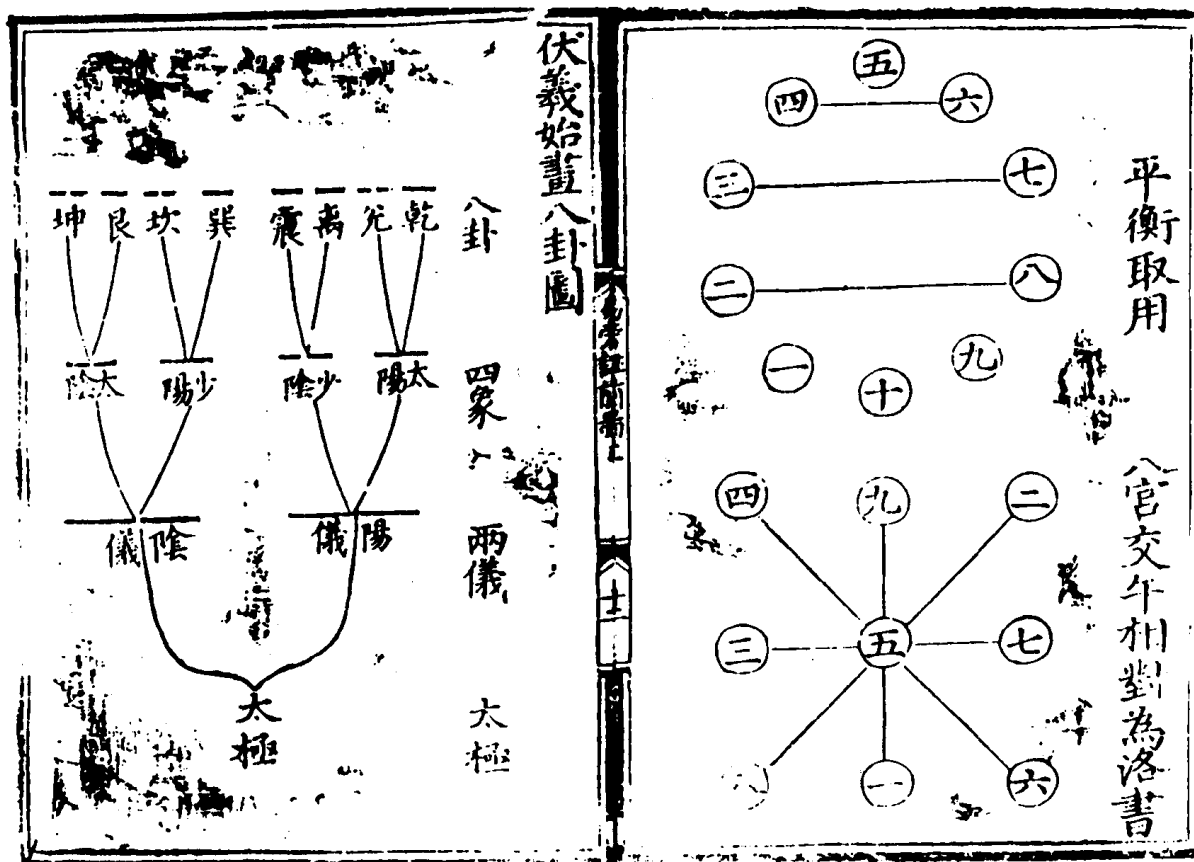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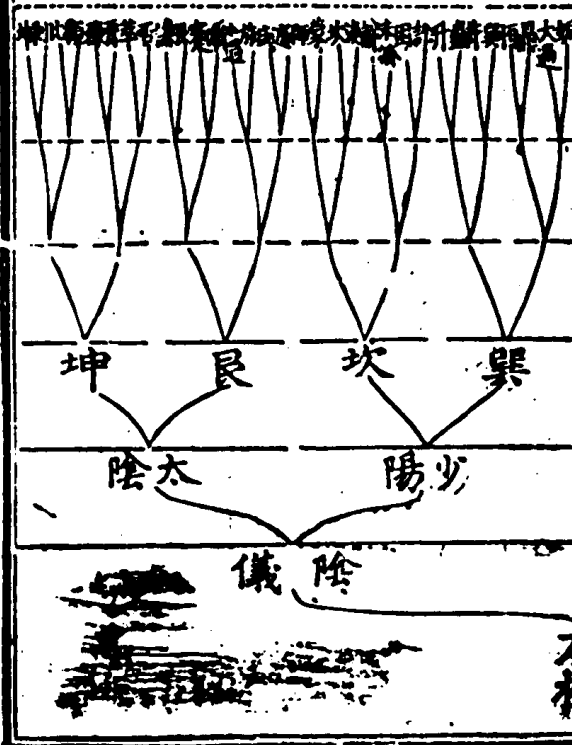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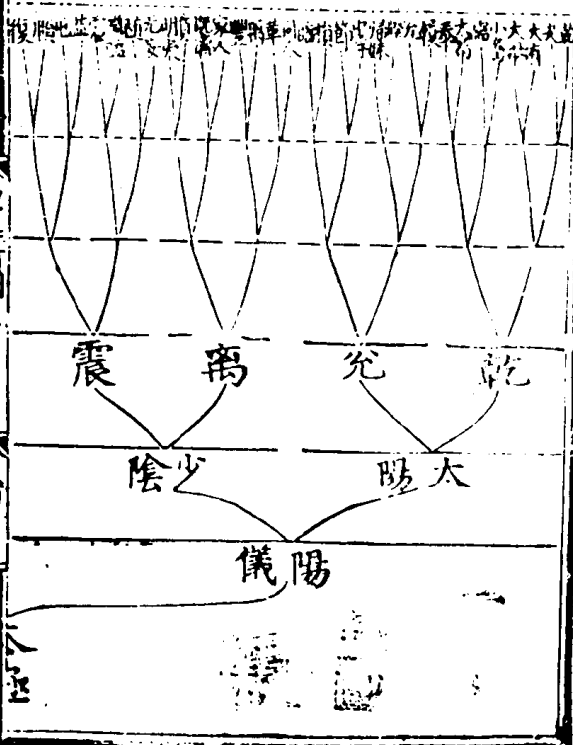
書之象者也後漢鄭玄注禮記則不識河圖之為何物及魏何晏集註論語晉人作尚書孔傳顧命洪範兩注雖皆用孔劉之說而頗失其意蓋孔劉雖不見圖書而謂伏羲則河圖畫八卦禹法洛書陳洪範則圖書自圖書卦範自卦範猶知其為二而不誤認為一也若魏晉諸儒則直謂周易八卦即是河圖洪範九疇即是洛書蓋以河出圖為龍負一片之圖洛出書為龜負一卷之書矣唐孔穎達易書禮記疏宋邢昺論語疏亦然且雜取僞書怪誕之說皆由不曾見圖書十數九數之象故也大抵周後漢初儒流專門

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畫河圖洛書止有圖象則儒家亦不傳是以漢魏晉唐宋初之儒不見圖書義易圖書不傳於儒流而方伎家藉此竊窺造化乃秘而寳之然歷代方伎之人不過泥小術數鮮或探大本原雖秘此寳特小用之逮唐亡宋興之際異人挺生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負豪傑之才兼孔老之學從方技家得此三寳當時有穆脩种放遊其門故穆得其古易种得其圖書穆傳李之才再傳而至邵雍种傳李溉許堅范諤昌四傳而至劉牧邵得圖書蓋亦穆所傳也其洞徹蘊奥茂以加矣劉亦發揮圖書有易象鉤隱圖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夫河圖洛書邵所傳原於穆劉所傳原於种皆得自希夷者也然邵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而劉則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劉之資識雖凡下而為人亦質實非敢固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但得二圖不曾分別何者為圖何者為書是致混淆而不免差互非劉之罪也當時有阮逸者作關子明易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阮與种穆同時人蓋因二家而得見圖書之象故云然然歐陽脩亦與阮同時阮及見圖書而歐陽未及見蓋當時所傳未廣也是以歐陽與臨川王氏文人巨擘而皆不見圖書歐陽直以八卦為河圖不信有圖書并疑繫辭傳非孔子所作王氏雖不以為無而未嘗見其圖象故其說圖書皆以意臆度懸空立言直至乾道淳熙間朱子始推尊邵子之學然當時信從者寡亦未盛行於世也○又曰河圖之馬不異於凡馬洛書之龜不異於凡龜初非怪事至今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點特其旋無此十數爾至今龜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畫特其坼無此九數爾或曰馬毛之旋如星點之圓圈者曰圖龜甲之坼如字畫之縱横者曰書是矣然傳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圓圈何也曰方伎家之取用不過以其數之多寡而已故其傳寫之也通作圓圈取其省易如後世以隷書代篆以擲錢代蓍之類亦取其省易也但曰圖曰書立名既異二者自應不同若洛書是圓圈則亦圖也何以謂之書哉且龜甲之上豈

應現出圖圖之形鄭樵漁仲通志序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可偏廢者也鄭氏雖非精於河圖洛書之學然其所撰通志有六書畧有圖譜畧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書文字之宗故曰自然之象自然之理象猶天象之象(日月星辰)理猶地理之理也(山川脉絡)旁覩暗合有見於圖書二名之異故其言亦精當使龜書如舊作字畫而不作圓圈則圖自爲圖書自爲書無由紊亂矣(今按以九爲圖者以八方環列與易之八卦合以十爲書者以五位相得與範之五行合故也然易大傳叙天一至地十之數總之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十之爲圖不可易也洪範九疇極於九數而無十則九之爲書亦不可易矣)

河圖洛書合一圖

一數至十數環列爲圖河圖洛書之總括也平衡取之而八宮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也圖書所出異地所現異時所託異物五位與九宮其象異五十五與四十五其數異然而一圓一方一贏一縮一左旋而相生一右轉而相克相與爲用而不可相無者則以其原同出於此故也

交午取用

五位內外相合爲河圖

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〇又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按此二章言聖人所以畫卦之意河圖蓋所觀所取之一端也）〇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〇朱子曰畫之所以有奇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皆是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此易學之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以為伏羲氏之易也（邵子說見六十四卦圖後）

易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邵子衍易以陽儀為動陽儀所生之太陽為陽陽儀所生之少陰為陰以陰儀為靜陰儀所生之少陽為剛陰儀所生之太陰為柔以乾為太陽兌為太陰离為少陽震為少陰巽為少剛坎為少柔艮為太剛坤為太柔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其言如此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朱子曰伏羲先天之易八卦橫圖首乾終坤乾一兌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橫圖每一卦之上有八卦其序依舊如此且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陰前三十二卦一畫陰便對後三十二卦一畫陽兩頭提起各各相對乾對坤夬對剝以至頤對大過復對姤莫非自然之序此康節所傳伏羲先天之易也其看康節此

易圖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處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後來更無人識又曰邵子之前論畫卦者多只是說先天八卦於內每卦上復畫八卦於外而後得六十四卦是出於人為與此之天然者不同矣

先天八卦方位圖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雙湖胡先生曰此伏羲八卦方位圓圖乃是取八卦橫圖中斷之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而規之以為此圖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正卦不可反者居四方之正位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反卦震艮相反巽兌相反居四隅之間位天位乎上

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大造化合此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其位則乾一與坤八兌二與艮七离三與坎六震四與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與坤六兌四與艮五離四與坎五巽四與震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橫圖首尾相合亦然）八卦之在橫圖也首乾終坤是為生出之序及在此圖則震一陽次离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又接震一陽是為運行之序（上文邵子說正如此）生者卦畫之成而行者卦氣之運也震巽長男女也坎离中男女也艮兌少男女也乾統三女坤統三男本其所由生也

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

巳上四圖（八卦橫圖 八卦圓圖 六十四卦橫圖 六十四卦方圓圖）皆出邵氏邵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先生所謂先天之學也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邵子曰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易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比也淳安夏氏曰先儒止就先天圓圖上分順逆謂自震四至乾一皆已生之卦爲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皆未生之卦爲知來者逆此說未盡先師潛齋何先生謂圓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地之逆天地之運不順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以自生也其詩曰順看圓在順圖中倒看生方逆數同只把一圖分順逆方圓造化妙無窮愚按夏氏述何氏之意蓋謂凡循其數而數其已往是循其舊跡故曰順凡推測以求知其方來是逆之於未形故曰逆易卦之畫自下而上皆是推測而逆之於未來者所以爲知來者逆之數也圓圖自乾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而北自上而下爲順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卦皆自北而南自下而上爲逆易逆數者謂畫卦自下而上也蓋六十四卦圓圖即八卦定位圖而重之者也故此數往知來逆數三句專以發明內之方圖蓋圓於外而順者天地之運而行而方於內而逆者天地之交而主者也○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而陰始於姤也○雙湖胡先生曰此伏羲六十四卦圓圖亦是取六十四卦橫圖中斷之順布前三十二卦於左方逆布後三十二卦於右方於是乾姤之際當正南之午坤復之際當正北之子一陽之復歷十六卦而爲二陽之臨臨歷八卦爲三陽之泰泰歷四卦爲四陽之大壯大壯歷二卦爲五陽之夬夬歷一卦即爲六陽之乾始之進也其序何其遲乾歷一卦即爲一陰之姤極而反也其機何其速此可以觀省矣自姤至坤而復亦然○前村程先生曰邵子云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先天圓圖之從中起固不待言說卦雷以動之八句正是明橫圖方圓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震巽恒益之生物也故其象最在內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坎离既未之長物也故次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山澤咸損之收物也故又次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天地否泰之覆載包羅也故最在外也○邵子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成六十四朱子曰此詩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

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皆然其自然巧妙如此只是從兩角尖射取去○雙湖胡先生曰六十四卦方圖亦是取六十四卦橫圖斷為八節自下而上疊為八層乾本在圓圖之南今轉而居西北坤本在圓圖之北今轉而居東南圓圖坤復在子一陽二陽以至六陽自左而升乾姤在午一陰二陰以至六陰自右而降子午之中分為兩片而左旋其遲速之序亦為兩節左陽升右陰降方圖三陽泰在丑寅之間六陽乾在戌亥之間三陰否在未申之間六

陰坤在辰巳之間起自東北折為四方而右旋其遲速之序亦為四節丑方三陽泰歷四卦為四陽大壯大壯歷二卦為五陽夬夬歷一卦為乾西方六陽乾歷四卦為一陰姤姤歷二卦為二陰遯遯歷一卦為三陰否南方否至坤東方坤至泰亦然蓋圓於外者天也天氣左旋而順起於子中方於內者地也地氣右轉而逆起於丑寅之間其卦畫自然配合之象巧妙如此今按圓方相合所以見造化施生之妙象二圖不可相離或欲二之者非

後天八卦方位圖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离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离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邵子曰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

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陽尊居上陰卑居下天地之體也陽交於陰而居下陰交於陽而居上天地之用也天在上而氣下降地作下而氣上騰是也乾坤二卦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矣坎離一卦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矣此二句以贊明後天卦圖交易之功用儒先以先天後天四卦之方位求之故不通乾生於子坤生於午一陽生於子左旋一周至戌亥而極故乾居西北一陰生於午右轉一周至申未而極故坤居西南坎終於寅離終於申月之行天夏至之朔生於地之戌至冬至之望則出於地之寅故坎正位乎北日之行天冬至之且出於地之辰至冬至之夕則沒於地之申微離正位仮南以應天之時也乾陽極於西北而又始於子冬至之時也坤陰極於西南而又始於午夏至之時也冬至之望日沒於申月出於寅皆一歲之運行終而復始於此故日應天之時儒先徒以二圖四卦之位求之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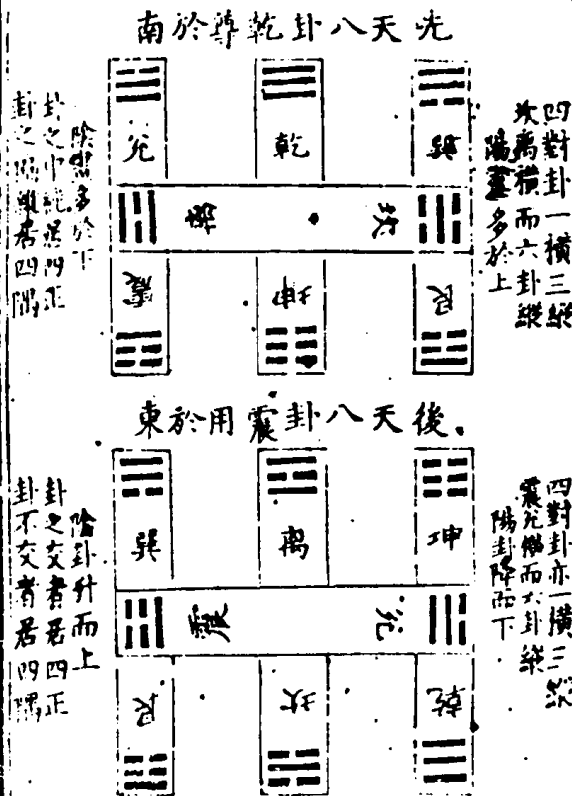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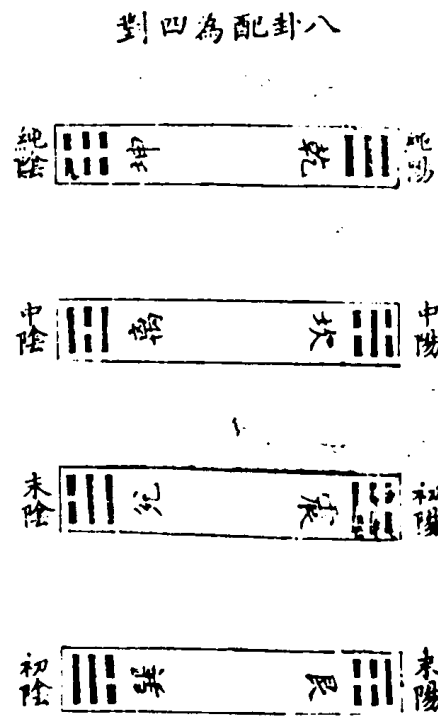
通置乾於西北方圖西北乾之本位後天乾仍居此不變動故曰置退坤於西南方圖坤位東南是震上一層之第八位今後天坤居西南是從第八位卻行而居第一位也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為復後天震居方圖復卦之位是長子用長子之事後天巽居方圖坤卦之位是長女代母也坎離得位而艮兌為偶坎得乾之中蓋後天坎居北得方圖乾八卦之位離得坤之中蓋後天離居南待方圖坤八卦之位山與地相附故艮居東北對西南之坤而為偶澤與天相連故兌居正西後西北之乾而為偶以應地之方也方謂方所亦謂方圖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王者以恩信使上下交通此圖盡之舊說專以王者為文王非○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陽下陰上為交陽上陰下為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

縱而六子橫此分未安說見下條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

易之用也○雙湖胡先生曰此文王八卦取東西南

北四方之位及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之序後天八卦

流行以致用如此若夫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

於西南是入用之際各從其類也

愚按先天八卦圓圖方位以豎卦橫圖中斷之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規而圓之其卦畫之對待法象之配合純出於自然人所可知若後天八卦圓圖方位則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有不易知者後人不過即其已然之迹說卦之所已陳者而用之唯朱子言後天卦位嘗以卦畫推求縱橫反覆竟不得其安排之意又曰以卦畫言之震以一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故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居中故相對但不知四隅之卦却如此對何也噫吾朱子推求之於卦畫其古初所以制作自然之法象歟愚請述乎

曰一得之愚以成儒先之意蓋後天八卦方位因先天方位卦畫自然之對取用於交易而已初無他意義也卦畫之對乾三陽與坤三陰一對也坎中陽與離中陰一對也震初陽與兌末陰一對也艮末陽與巽初陰一對也此四對者造化自然之法象而先天後天之所同也先天方位乾尊於南陽畫多於上陰畫多於下故乾坤相對於南北離坎相對於東西兌震相對於東南東北巽艮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離坎橫而六卦縱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後天則因其定位

之體以著其交易之用焉定位者尊卑貴賤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交易者升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故後天方位震用於東陽卦降而下陰卦升於上故震兌相對於東西離坎相對於南北巽艮相對於東南東北坤乾相對於西南西北八卦四對震兌横而六卦縱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又曰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居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也又曰震兌横而六卦縱天地之用也邵子此三條之説已深得後天方位之旨但卦畫自然之對在先後天方位皆一横三縱邵子論後天震兌横而六卦縱是矣而其論先天者猶未歸一乃云乾坤縱而六子横故後人惑焉朱子推求後天卦畫相對既得之於震兌離坎矣而未能推之以通其餘蓋因不知三縱一横之相對而直以交午對角求之故此義未徹如月之將望而猶有一分之未圓而有待於後人也如此○先天八卦除乾坤坎離以純氣中氣居四正卦位外四隅四卦必兩縱相

對則不特陰陽相對又且長少相對然後二卦合而爲純氣中氣而造化進退升降自然交互之法象具焉若以交午射角取對則震巽皆一索之長男女艮兌皆三索之少男女陰陽相對雖可以合爲純氣而長少不對不可以合爲中氣若六子横取爲對則巽兌皆女而震艮皆男長少雖對而陰陽不對其非是尤可知也此論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交午言象處並行不悖明論卦對縱横之妙理而索言之

易緯書曰易六十四卦文王以上下經分之○邵子曰易首乾坤中坎离終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又曰乾坤坎离上篇之用兌艮震巽下篇之用○環溪李氏曰易分上下見於大傳大衍章二篇之策之語兼序卦至坎离別起文義上經首乾坤二老對立序卦隱乾坤之名下經首咸二少合體序卦隱咸之名上經終於坎离下經終於既濟未濟其間至理惜乎師說之不傳未能究其所以然也○豫章蕭氏曰周易以乾坤坎离為上經之主以兌巽震艮爲下經之主於中乾坎震艮陽也坤离巽兌陰也上下經之卦必先分而後序重卦上下兩體六十四卦共百二十八體必先以主客陰陽進退贏縮之数以分兩體之卦爲兩經既分矣又各以主客陰陽上下離合之義以合兩體爲一卦然後方以主客陰陽始終先後之理勢以序之則知上下經一體不可多不可少而兩經中一卦不可先不可後者矣蕭氏全書今録于後其至道妙義精蘊之所在也

卦變圖 卦變之說舊不歸一至有以一卦自二三卦來者今訂定此圖方與彖傳合

易六十四卦中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有漸者也六子之卦乾坤交易之有定者也故為卦變之主

十辟卦所變 漢儒以一陽復一陰姤二陽臨二陰遯以至六陽乾六陰坤為十二辟卦其乾坤純陽純陰無變外餘十卦各以其畫變

凡一陽之卦自復剝變

一陽在內體自復變

師 復初與二相易　謙 復初與三相易

一陽在外體自剝變

豫 剝上與四相易　比 剝上與五相易

凡一陰之卦自姤夬變

一陰在內體自姤變

同人 姤初與二相易　履 姤初與三相易

一陰在外體自夬變

小畜 夬上與四相易　大有 夬上與五相易

凡二陽之卦自臨觀變

二陽在內體自臨變

升 臨初與三相易　明夷 臨二與三相易

二陽在外體自觀變

晉 觀五與四相易　萃 觀上與四相易

凡二陰之卦自遯大壯變

二陰在內體自遯變

无妄 遯初與三相易　訟 遯二與三相易

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

需 大壯五與四相易　大畜 大壯上與四相易

凡三陽三陰之卦自泰否變

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

恒 泰初與四相易　井 泰初與五相易　蠱 泰初與上相易

豐 泰二與四相易　既濟 泰二與五相易　賁 泰二與上相易

歸妹 泰三與四相易　節 泰三與五相易　損 泰三與上相易

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

益 否初與四相易　噬嗑 否初與五相易　隨 否初與上相易

渙 否二與四相易　未濟 否二與五相易　困 否二與上相易

漸 否三與四相易　旅 否三與五相易　咸 否三與上相易

六子卦所變 二陽二陰之卦其專在內體或專在外體者自臨觀遯壯而變其分在內外兩体者皆自六子卦而變

凡二陽在內外二體自三男卦變

二陽在三五兩位二上兩位自震變

蹇 震初與五相易四與二相易　蒙 震初與上相易四與二相易

二陽在三四兩位初上兩位自坎變

小過 坎二與四相易三與五相易　頤 坎二與上相易五與初相易

二陽在二四兩位初五兩位自☶艮變
䷧解艮三与四相易上与二相易　䷂屯艮三与五相易上与初相易
凡二陰在內外二體自三女卦變
二陰在三五兩位二上兩位自☴巽變
䷥睽巽初与五相易四与三相易　䷰革巽初与上相易四与二相易
二陰在三四兩位初上兩位自☲離變
䷼中孚離二与四相易五与三相易　䷛大過離二与上相易五与初相易
二陰在二四兩位初五兩位自☱兌變
䷤家人兌三与四相易上与二相易　䷱鼎兌三与五相易上与初相易
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吳先生曰此言卦變○彖傳曰訟剛來而得中訟自遯變剛自三來二隨剛來而下柔隨自否變剛自上卦來初而下於二三之柔蠱剛上而柔下蠱自泰變剛自初上上柔自上下初噬嗑柔得中而上行噬嗑自否變柔自初上行至五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賁自泰變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二剛分二之剛往上而文上卦二柔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无妄自遯變剛在下卦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內而爲一卦之主大畜剛上而尚賢大畜自大壯變剛自四上上以其爲賢而尚之俾居二柔之上咸柔上而剛下咸自否變柔自三上上剛自上下三恒剛上而柔下恒自泰變剛自初上四柔自四下初晉柔進而上行晉自觀變柔自四進而上行至五睽柔進而上行睽自巽變柔自初進而上行至五蹇利西南

往得中也蹇自震變震初往上易五而得上卦之中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解自艮變艮三往上易四則下卦成坤得衆也艮上來復于下而易二乃得下卦之中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自泰變損下卦之剛益上卦之柔其剛所由之道自三上行至上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益自否變損上卦之剛益下卦之柔其剛自上卦之四下下卦之初鼎柔進而上行鼎自兌變柔自二進而上行至五漸進得位漸自否變自三進四而剛柔各得正位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渙自否變剛自四來二得中而不居窮極之位柔自二往四得正位而上同於二剛○朱子曰卦變盖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若論伏羲畫卦則

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

卦主圖 卦主者謂此卦之成以第幾畫爲之主也

乾上 夬五 大壯四 泰三 臨二 復初

坤上 剥五 觀四 否三 遯二 姤初

已上十二辟卦各以陰陽消長所極之畫爲主

艮上 兌上 坎五 離五 震四 巽四

已上六子重卦六子三畫之卦震巽主第一畫坎離主第二畫艮兌主第三畫乾坤所交媾也今此重卦則以外卦本畫爲主 六畫卦乃由外卦而成

咸三 損三 既濟二 未濟二 恒初 益初

已上六子之合恒益雷風之合也既未水火之合也咸損山澤之合也各以内卦本畫爲主 六子重卦主悔故六子合卦主貞

頤上 大過上 中孚四 小過四

已上四卦雷風山澤之互相合而無反對者以外卦本畫爲主 從六子重卦主悔例

隨初 蠱初 漸三 歸妹三

已上四卦雷風山澤之互相合而有反對者以内卦本畫爲主 從六子合卦主貞例

訟二 困二 解二 渙二 蒙二 師二

同人二 革二 豐二 家人二 賁二 明夷二

需五 節五 屯五 井五 蹇五 比五

大有五 睽五 噬嗑五 鼎五 旅五 晉五

已上二十四卦以坎離爲主主本卦中畫 卦之有坎離者必以坎離爲主唯无坎離者然後震巽艮兌爲主

豫四 小畜四 升初 无妄初

已上四卦以震巽爲主主本卦第一畫

萃上 大畜上 謙三 履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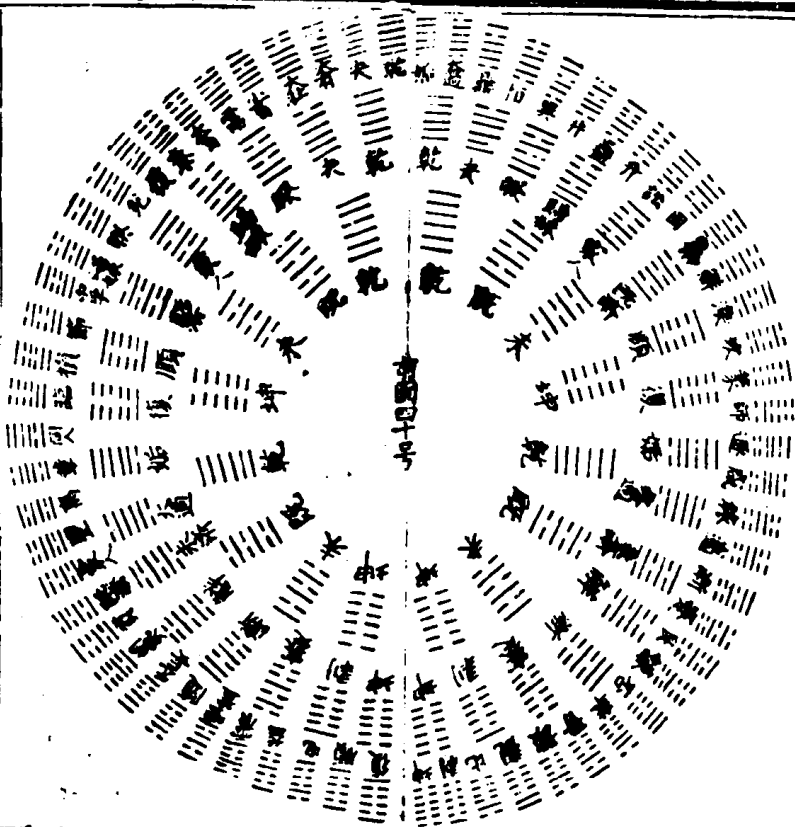
已上四卦以艮兌爲主主本卦第三畫

坤彖後得主 坤主上故其占爲後得主主在卦之終也 乃明夷初九主人有言 明夷主二故初九往則主人有言 睽九二遇主于巷 睽主五九二正應故遇主于巷巷謂离之中畫 豐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 豐主二與初九陰陽相配故曰配主九四變則成明夷明夷亦以二爲主豐之主即明夷之主也故曰夷主 无妄彖傳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 无妄自遯變剛居下卦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内而爲卦主也○按經傳言主者五

互體圖　外層六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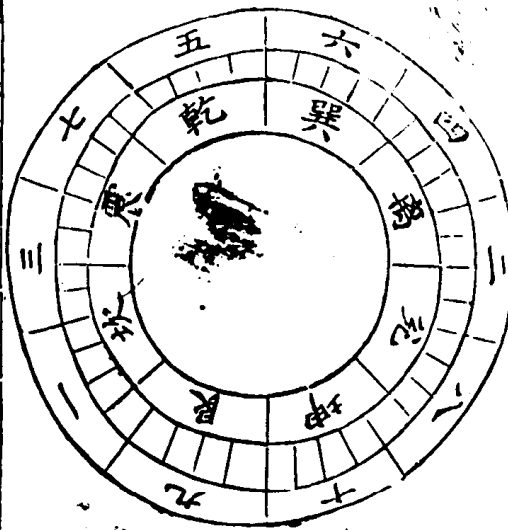
中層二卦互為一卦共三十二卦（兩片相同實十六卦）

內層二卦又互為一卦共十六卦（四分相同實四卦）

四十

易大傳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朱子曰此謂卦中二三四五四畫元儒謂之互體是也以二三四為一卦又以三四五為一卦爻辭取象

或以上下二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吳先生曰自昔言互體者不過以六畫之四畫互二卦而已未詳其法象之精也今以先天圖觀之互體所成十六卦皆隔八而得縮四而一圖之左邊起乾夬歷八卦而至兌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圖之右邊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體只成十六卦又合十六卦互體只成四卦乾坤既濟未濟也周易始乾坤終既濟未濟以此歟（中一層左右各十六卦其下體兩卦相比則乾一坤八之序其上體十六卦兩周乾一坤八之序可玩其內層下體乾離坎坤為序其上體艮兌巽坤為序而四周之亦可玩）

卦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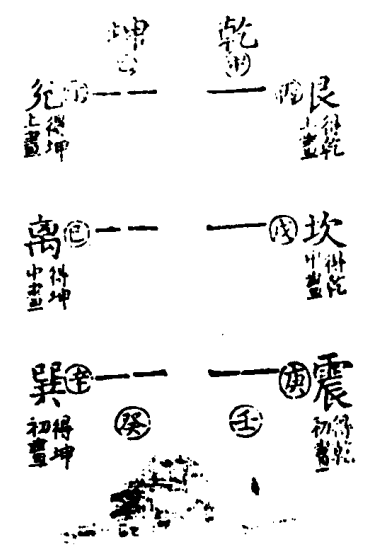
五 六 四 二 八 十 九 一 三 七
乾 巽 離 坎 坤 艮 兌 震

邵子曰有意象有言象有象象有數象數象者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一數屬艮坎二數屬離兌三數屬坎震四數屬巽離五數屬乾六數屬巽七數屬震乾八數屬兌坤九數屬艮十數屬坤〇吴先生曰此以一數析為四分十數凡四十分均為八卦每卦占五分乾統三男占五陽數於左三女從坤占五陰數於右陽數中於五陰數中於六故在上陽數究於九陰數究於十故在下一附九合十數於左下四附六合十數於右上三與七合十數而左升二與八合十數而右降莫非自然若以乾占天五正位於上坤占地十正位於下則雷風以氣附天山澤以形附地水火以質居天地之間又父上母下三男三女各順長少之序列於左右法象尤著

卦位圖

上陰 五陽 四陰 三陽 二陰 初陽 以六畫之位言
天之上 天 人之上 人 地 地之下 以三畫內外体分言
天 人 地 天 人 地 以三才之道言
陰 陽 義 仁 柔 剛
卯辰 巳午 未申 酉戌 亥子 丑寅 以一日十二時言一年十二月倣此
北 中 西 南 中 東 以地之方位言
郊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中 郊 以國之內外言
王天子 君公 君公 大夫 臣士 民 以一國之人言
父 母 妻 夫 子女 臣妾僮僕 以一家之人言
首 脢 身 股 腓 趾 以人身言
首角 尾 以獸身言

易大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八卦納甲圖

乾(甲) 坤(乙)
艮(丙) 得乾上畫
坎(戊) 得乾中畫
震(庚) 得乾初畫
兌(丁) 得坤上畫
離(己) 得坤中畫
巽(辛) 得坤初畫
(壬) (癸)

愚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有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既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於正中有不待言者矣易家納甲意本如此其見於經則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與革之己日乃孚而已舊說本參同契者非是世言易卦納甲本於參同契今以其書考之則以月之明魄多少取象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為所納之甲二者皆非也夫既以乾三畫純陽為望以坤三畫純陰為晦則其朔魄消長當以五夜當一畫者只則震當為初五夜之月而非生明兌當為初十夜之月而非上弦也望後巽艮準此此月之明魄既與所言卦畫不類矣又地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為乾而不出甲則生明之月不見於庚矣上下弦之昏旦同見於南方之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巽也大抵月之行天一歲十二月間其昏旦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合處又須氣朔並齊則其朔望朏朒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甲之理也參同契乃是曆家一歲一月一日之造化以明吾身之造化姑借易以言之大槩約畧取象云耳而非以說易也自非圓機之士幾何不墮癡人前說夢之譏哉

讀易十字樞

淳安夏氏述

中　二為下卦之中五為上卦之中

偏　初三下卦之偏四上上卦之偏

正　陽居陽位(初三五畫者)陰居陰位(二四上畫者)

反　陽居陰位陰居陽位

應　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陰陽相得(謂一陰一陽相遇)

敵　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陽相敵(謂皆是陰皆是陽)

比　初與二比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比上(比近也)

遠　不相比

乘　本爻在彼爻之上

承　本爻在彼爻之下

讀易三大義 愚見

貞

悔

書洪範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悔貞占悔在六爻不變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秦伯筮伐晉得蠱卦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也六爻有變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晉語公子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是也凡卦辭貞字皆指內卦爻辭貞字皆指本文爻辭悔字皆指變爻勿生他義

元

卦辭元字各有所指乾屯比大有隨臨无妄革鼎皆指五坤升指二蠱指初復指三爻辭元字各指本爻皆實象勿泛觀元亨利貞四字元字貞字猶是象亨字利字方是占

三陳九卦圖

上經三卦

䷉ 履　父統長中少三女

䷎ 謙　母統長中少三男

䷗ 復　一陽動於衆陰之下初心之善也

下經六卦

䷟ 恒　下經不取咸而取恒恒有巽體也

䷩ 益（損）　益巽在外體　反之則損矣

䷯ 井（困）　井巽在內體　反之則困矣

䷸ 巽　重巽內外皆巽

易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至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宣城胡氏鼎金字貴剛曰文王九卦之取上經取其三下經取其六取履於乾先天之乾所以父巽離兌於上者叙倫於履矣取謙於坤先天之坤所以母震坎艮於下者叙倫於謙矣復卦乾陽反動於坤陰之下復禮爲仁之本也而三才之道備矣六卦之取於下篇至於巽以行權而聖人之用易微矣○愚按夫子言邦無道危行言孫九卦前三卦危行也後六卦言孫也恒爲下經巽體

之首下經十一卦有巽體惟益反為損井反為困名義相形可以表巽道之用故並取四卦以見益巽於外井巽於內而又以重巽終焉蓋至是而內外上下無非巽矣

揲蓍求卦用策用變占圖說

揲蓍法本朱子參以吳先生所更定用策法本邵子及諸家其用變占之法當以王氏夏氏之說參於朱子之說可也

易大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史記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朱子曰聖人能賛化育和氣充塞所以生此物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圓覆於上地載於下天之穹窿比地之平大約天三而地二聖人觀天地之象擬之以數故一天而參之為三一地而兩之為二而九象數皆以此而起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一氣變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變生生不窮聖人觀此而立陰畫陽畫迭遞相生之卦此即傳所謂觀象觀法近取遠取者也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卦之未立觀變於陰陽之氣卦之已立則有畫象而為剛柔之實故又每畫發動揮揚之以生逐爻之義太古王氏曰此章孔子說蓍卦之原蓍也數也卦也爻也皆出於神明天地陰陽剛柔之自然聖人不過体其撰而已生蓍不可說為揲蓍之說倚數不可說取於方圓圓徑及一三五与二四之數立卦生爻不可說為揲蓍所傳之卦之爻緣彼時未有許多取用也

○又曰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五位中一而外四以一為衍母以四為衍子母子併之而五一衍之則五二衍之則十三衍之則十五四衍之則二十四衍而中一之衍外四者周矣是為大衍之數總五与十与十五与二十為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不用之体數也

一分而為二以象兩 信手平分為二而左右置之象兩儀

掛一以象三 取右一策掛於左手小指無名指間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揲音舌擸擬之也切肉而擸之曰腓或作聶音同意近左手執右策而以右手四四擸而擬之本四衍之義故揲以四象歲之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 奇四四之餘數也無餘則末之一四亦為奇歸之於扐謂挾之於無名指中指之間也一朞歲節氣之日在十二朔之外者則積之以為閏月上文所揲之四以象四時故以所揲之奇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揲右歸奇畢又左手執左策右手四四揲之再歸其餘挾之於中指食指間以象五歲再閏於是合一掛兩扐之策別置之然後起第二變分二而掛一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四營四次營度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四營而成一度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而成一爻十八變而成一卦

第一變 不五則九

右餘一　右餘二　右餘三　并左餘掛一而為五者三

右餘四　并左餘掛一而為九者一

第二第三變 不四則八

右餘一　右餘二　并左餘掛一而為四者二

右餘三　右餘四　并左餘掛一而為八者二

揲法先揲右故以右餘為主而以左餘及掛一足其數其數為五為四者準揲四象四時則一揲之數天之奇也故參之而為三其餘數為九為八者二揲之數地之偶也故兩之而為二

三變皆奇則第三變九揲而得三十六策老陽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三其參天之三亦為九數其畫為口謂之重剛畫變為柔畫三變皆偶則第三變六揲而得二十四策老陰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三其兩地之二亦為六數其畫為乂謂之交柔畫變為剛畫三變之中一奇二偶則第三變七揲而得二十八策少陽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一其參天之三二其兩地之二亦為七數其畫為一謂之單剛畫不變三變之中二奇一偶則第三變八揲而得三十二策少陰之數也其不用之掛扐二其參天之三一其兩地之二亦為八數其畫為一謂之坼柔畫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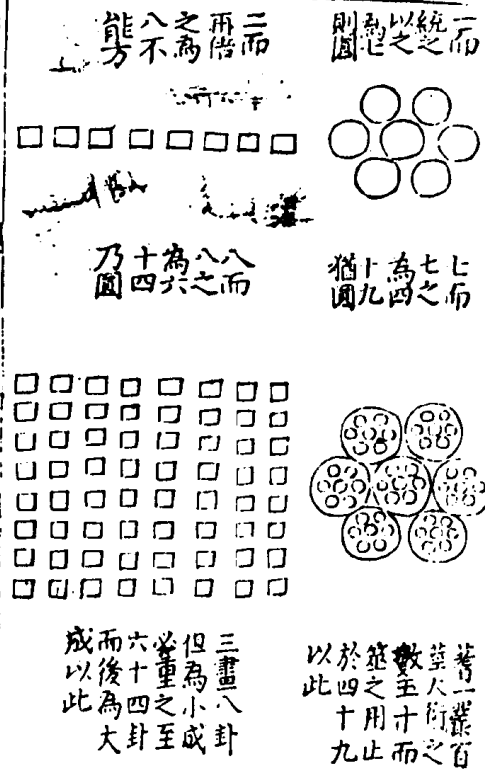
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其三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其二十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每歲以二十四氣計則三百六十六日而不足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餘折中之則三百六十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百九十二陽爻之策六千九百一十二百九十二陰爻之策四千[…]八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物數不止萬象大[…]陽主變陽用九不用七陰用六不用八故其[…]策數陽以三十六陰以二十四為數皆過[…]之則二篇之策其數亦同）○邵子曰蓍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六其八）四其十二為四十八也（四十八數以四約之為十二）十二去三而用九（十二數以四約之為四去三者體數一不用也用九者用數三也）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掛扐三奇之數）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九揲所得）十二去四而用八（體數進四策用數退四策）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掛扐二奇一偶之數）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八揲所得）十二去五而用七（體數又進四策用數又退四策）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掛扐一奇二偶之數）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七揲所得）十二去六而用六（體數又進四策用數又退四策）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掛扐三偶之數）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六揲所得）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則反復為卦之變也又曰歸奇合掛之數有六（六謂）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十二）四（十六）五（二十）六（廿四）之數以成九（三十六）八（三十二）七（二十八）六（二十四）之策也（淳安夏氏曰揲蓍之法四營以前以揲四象四時以奇扐象閏四時正也閏餘也四營以後六七八九之數用之以為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用之以為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則用者為正數不用者為餘數矣邵子之說甚明朱子用掛扐之數不用揲四之數曰以寡御衆老陽之數以掛扐之十二既揲四之三十六合矣老陰掛扐與揲四皆二十四亦以寡御衆乎）

變卦圖

六畫元變					
初变	二变	三变	四变	五变	上变
初二变	初三变	初四变	初五变	初上变	
	二三变	二四变	二五变	二上变	
		三四变	三五变	三上变	
			四五变	四上变	五上变
初二三变	初二四变	初二五变	初二上变		
	初三四变	初三五变	初三上变		
		初四五变	初四上变	初五上变	
	二三四变	二三五变	二三上变		
		二四五变	二四上变	二五上变	
		三四五变	三四上变	三五上变	四五上变
初二三四变	初二三五变	初二三上变			
	初二四五变	初二四上变	初二五上变		
	初三四五变	初三四上变	初三五上变	初四五上变	
	二三四五变	二三四上变	二三五上变	二四五上变	三四五上变
初二三四五变	初二三四上变	初二三五上变	初二四五上变	初三四五上变	二三四五上变
					六畫俱变

朱子曰卦之一畫變者六二畫變者十五三畫變者二十四畫變者十五五畫變者六六畫俱變者一合之為六十三幷本卦不變者共六十四一卦變而成六十四六十四卦變而成四千九十六焦贛易林正

如此宋子啓蒙三十二圖反覆之為六十四如乾為本卦六畫盡變則為坤反之則坤為本卦六畫盡變則為乾以此一圖該之

朱子曰一爻變則占本卦變爻太古王氏曰當以本卦之爻為貞之卦之爻為悔二爻兼用 二爻變則占本卦二變爻而以上爻為主王氏曰當以本卦初爻變爻為貞实變爻為悔其所占當作兩節消息之自三爻變以上皆準此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變卦彖辭仍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按卦之彖辭為六爻皆七八不變而設後變只才可用不變而後變只可用爻辭王氏曰亦當以先變爻為貞後兩變爻為悔其所占作三節消息之 四爻變則占變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 五變爻則占變卦一不變爻王氏曰皆當以先變爻為貞後諸變爻為悔其所占作四節五節消息之真氏曰占筮之法一畫動則為一爻方用得此此一爻辭大傳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推而至於六畫皆然若四爻變而獨二爻不變五爻變而獨一爻不變既不變如何用得變底爻辭變者六九周公繫之爻辭不變者七八元不曾為之繫辭周易所不用也豈有七八而可用用九六之辭哉 六爻盡變乾坤占二用餘卦占變卦彖辭卦彖辭皆七八之辭且乾坤占二用可也

易大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而智○邵子曰一而統之以六則圓愚按大傳言蓍卦之德不徒曰神智而必先言圓方必有其故後得邵子之說乃悟其旨述為圖而傳之易道果不可以徒言求也

蕭氏讀易攷原全書

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往往欲求之孔聖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用意尤篤至于臨川吳氏先生卦統之序述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間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當於人心者愚求之半生晚乃得豫章蕭氏讀易攷原之書以為二篇之卦必先分而後序閎奧精粹貫通神聖誠古今之絕學也謹節縮為上下經二圖于右而錄其全文于下以廣其傳于不朽云

讀易攷原　吉之泰和蕭漢中景元學此書成於泰定年間

原上下經分卦第一

聖人之作易也畫卦為八而已及重為六十四於是分其三十為上篇之卦分其三十四為下篇之卦既分上下又從而序次其先後皆有指先儒說易者執大傳後序兩篇為據不復置思夫始作易者伏羲也自伏羲至文王數千年自文王至孔子又五六百年二篇之分與卦之序已定於孔子之先矣非卦與序待孔子出始序次之而分為兩篇也孔子之作序卦也因卦之名說名之義序其名義前後相承以詔學者蓋教人觀易之一法韓康伯註易頗疑謂孔子特以明其義耳非易之縕

也孔穎達從而爲之說曰聖人本定先後自有指非用孔子序卦之意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不應其卦二二相偶蓋六十四卦兩兩相對乾與坤爲一對屯與蒙爲一對上經三十卦成十五對下經三十四卦成十七對伏羲文王本定先後以兩卦之對爲次序非以一卦之名爲次序韓孔之疑不爲無見但雖有此疑所以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屯蒙之後受之以需訟其義安在終無說以處之先儒因循不加考論豈非千古讀易之闕典也哉竊謂聖人先分卦而後序必先名卦之所以分始可論卦之所以序卦非待名而後序篇非因序而始分作易本指有在卦名外者伊川先生始作上下篇義附易傳之後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居上而卦有乾者居上篇陰盛者居下而卦有坤者居下篇然考之上篇有乾者凡十一卦有坤者亦十一卦下篇有坤者凡四卦有乾者亦四卦聖人何嘗以乾爲陽盛而居上篇坤爲陰盛而居下篇哉且剥有坤又陰盛乃居上篇大壯有乾又陽盛乃居下篇伊川曰剥雖陰長然爻則陽極故居上篇大壯雖陽壯然爻則陰盛故居下篇諸如此類往往逐卦推義以求合陽盛陰盛之說故條例不一貫於辨析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言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蓋不取伊川先生之說其意若曰二篇之分初無義特以簡帙重大而分耳孔穎達曰二篇文王所定今按文王所作六十四卦繇辭通不過七百一十五字謂之簡帙重大可乎分爲二各三十二卦可也上經止三十下經乃三十四卦何爲而然哉由伊川之說則分卦有義由文公之說則分卦無義謂分卦無義似不可謂分卦有義則又無說以定後學將安從且聖人先分卦而後序乎先序卦而後分乎伊川曰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爲之次是先分而後序也文公曰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是先序而後分也然則孰是伊川先分卦之說爲是特論卦之所以分逐卦推義以求合非自然而然不可易者故不得不論夫卦之始畫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方之正卦也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隅之徧卦也周禮曰其經卦八方其畫而爲八也總名經卦而已及重而爲六十四於是易分爲上下兩經且聖人若何而分之蓋先分八卦次分餘卦附也八卦之分若何乾坤坎離四正卦也當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也當居下經八卦既分餘卦以次附焉此兩經所以分之綱領也餘卦之分若何六十四卦之體八卦之體爲之也每卦各具上下二體則六十四卦凡

具一百二十八體乾之體二十有六坤之體十有六六子之體各十有六總為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皆自八卦本體中分出而生者也上經乾坤坎離之卦下經震巽艮兌之卦所謂八卦之本體也其體之分出互合而生五十六卦者八卦本體之用也或分出而生上經之卦或分出而生下經之卦嘗考其卦體之所以分八卦各十六體或分在上經或分在下經又考其卦體之所以合或以此上體合彼下體而成某卦或以此下體合彼上體成某卦明乎分體之義而知上經之卦不可移之下經下經之卦不可移之上經真不偶然也何哉夫八卦之體分於上經者止於六十分於下經者乃六十有八所以然者蓋上經以乾坤坎離為主下經以震巽艮兌為主乾坤坎離本體之卦居於上經其體之分出於上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外也震巽艮兌本體之卦居於下經其體之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上經者用於外也用於內為主用於外為客是故乾坤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為主在下經為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為主在上經為客今以分體者詳列于后則知上經之六十體下經之六十八體非偶然者矣

乾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十二　見下經者四

坤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十二　見下經者四

右乾坤之十六體其分體之布於上下經或十二或四何也康節曰天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康節斯言為皇極經世體數發非為易上下經體數發也然用其說推之義自脗合乾坤之體十有六四四也用其三四三也所以十二體居上經不用者一四一也所以餘四體居下經朱文公易學啓蒙曰陰陽之體數常均其用數則陽三而陰一啓蒙斯言為揲蓍策數發非為易上下經體數發也然用其說推之義亦脗合蓋陰陽之數有體用自體而言其數常均自用而言陽主進陰主退故其為數也陽常贏陰常縮以四計之陽能用其三陰止用其一以十六計之則陽用十二陰用四矣陽之體數以四計之用者三不用者一其一之不用者為陰所用也陰之體數以四計之用者一不用者三其三之不用者為陽所用也是故乾之十六體其十二體乾之用體也其四體乾不自用為陰所用坤之十六體其四體坤之用體也其十二體坤不自用為陽所用是乾之用體在上經坤之用體在下經何以言之六十四卦之體自八卦之體分出而生也八卦之體又自乾坤之體分出而生也故六十四卦一乾坤而已

矣凡陽畫皆乾也凡陰畫皆坤也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二體合之即易之一體易之一體分之即乾坤之二體也易之一體分而爲乾坤二體故易之一經分而爲上下二經上經取陽升而上之義下經取陰降而下之義上經所以明易之陽體即乾之陽體也下經所以明易之陰體即坤之陰體也自六十四卦之體本於八卦而言之則乾坤坎離爲上篇之主震巽艮兌爲下篇之主此易之綱領也自八卦之本體本於乾坤而言之則上經乃乾之陽體下經乃坤之陰體此又易之大綱領也惟其如是此乾之用體十二所以在上經其不自

用之體四爲陰所用而在下經坤之用體四所以在下經其不自用之體十二爲陽所用而在上經也

坎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八　見下經者八

震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七　見下經者九

艮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七　見下經者九

離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六　見下經者十

巽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四　見下經者十二

兌之體十有六　見上經者四　見下經者十二

右上經坎與震艮皆陽卦也坎之體八震艮之體七坎多而震艮少離與巽兌皆陰卦也離之體六巽兌之體四離多而巽兌少蓋上經坎離爲主震巽艮兌爲客主勝於客客下於主坎八而震艮七減其一離六而巽兌四減其二陽卦減其一奇數也陰卦減其二耦數也下經巽兌與離皆陰卦也巽兌之體十二離之體十巽兌多而離少震艮與坎皆陽卦也震艮之體九坎之體八震艮多而坎少蓋下經也震艮巽兌爲主坎離爲客主勝於客客下於主坎八而震艮九加其一離十而巽兌十一加其二陽卦加其一奇數也陰卦加其二偶數也○震艮巽兌之分體視坎離而爲贏縮其離之體則又視坎之體而爲進退也所以然者六子之分體惟坎之分體

爲最正離震艮巽兌之體各十有六其分體或偏多於上經而下經則少或偏多於下經而上經則少獨坎之十六體中而分之分其八於上經分其八於下經所分之體最得其正也其分體之正由本體之正故也三畫者坎之本體十六體者坎之分體也坎之本體有中畫（三畫之內陽畫居中）其本體正（陽畫居中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其分體亦正（上下經各八體）若夫震艮巽兌之本體則偏矣（震艮之陽畫巽兌之陰畫或偏於上或偏於下）離之本體雖有中畫然中畫乃陰也震艮巽兌之本體居偏而坎離之本體居中偏者必取正於中故震艮巽兌之體視坎離而分體（震艮之體視坎體而爲贏縮巽兌之體視離體而[illegible]）

離之本體爲陰中而坎之本體爲陽中陰效法於陽故離之分體又視坎而分體（離之體視坎而爲進退）不可不察也惟離之分體視坎體而爲進退也則上經坎體八而離體六者離視坎體而減其二也減其二者離以其體之耦數退居於坎體之下故也（以離三畫之本體察之其上畫陽也而耦數居陽畫之下象與此合）下經坎體八而離體十者離視坎體而多其二也多其二者離以其體之耦數進居於坎體之上故也（以離三畫之本體察之其下畫陽也而耦數居陽畫之上象與此合）此所謂離視坎而分體也又上經陽體之中則坎先離後下經陰體之中則離先坎後此亦視坎而爲進退也愚考易至此始悟聖

人於易經六十四卦並無衍文而獨於坎曰習坎豈無意歟由是上經之卦體六十一體不可得而增下經之卦體六十八一體不可得而減其分體之數旣定斯成卦之數亦定則上經三十卦一卦亦不可得而增下經三十四卦一卦亦不可得而減

世儒或有以六十四卦中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此之八卦正而不反餘五十六卦皆反聖人分六正十二反合十有八爲上經分二正十六反合十有八爲下經以謂得聖人十有八變而成卦之說然十有八變乃揲蓍成卦論也非易上下經分卦論也

觀前所考則或其然矣

原上下經合卦第二

旣察乎上下經卦體之所以分當察乎上下經卦體之所以合今上下經之卦有主有客故先論其主卦之合體後論其客卦之合體而上經乾與坤其體皆十二其合體之義則相類下經兌與巽其體皆十二其合體之義則相類至坎與離震與艮其合體之相類亦然詳列于後

上經

乾十二體

二體本卦乾　一體合震成无妄

二體合坤成泰否　一體合兌成履

二體合坎成需訟（震兌陽畫在下故二卦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其於下經爲上卦以合陰也）

二體合離成同人大有　一體合巽成小畜

一體合艮成大畜（巽艮陽畫在上故二卦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其於下經爲下卦以合陰也）

乾於主卦則各以二體合於客卦則各以一體合也

坤十二體

二體本卦坤　二體合震成豫復
二體合乾成泰否　二體合艮成謙剥
二體合坎成師比　一體合巽成觀巽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
一體合兌成臨兌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
坤在上經陽體之中除本卦外皆以二體合陽
卦所謂陰在陽中皆逆行也是以獨不合離以
陰居中故也而離在下經以二體合坤坎在上經以二體合坤　又前所
謂坤不自用之體者十二爲陽所用也

坎八體

二體本卦坎　一體合震成屯震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
二體合乾成需訟　一體合艮成蒙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
二體合坤成師比
坎於主卦不合離離者坎之配也客卦不合巽
兌合陽不合陰也又其所以不合三卦者上經
乾坤交父母之象也六子不交男女之象也故
泰否在上經下經六子交夫婦之象也故咸損
恒益旣濟未濟在下經

離六體

二體本卦離　一體合震成噬嗑震陽畫在下故於下經爲下卦以合陽也
二體合乾成同人大有
離在下經不合乾而合坤　一體合艮成賁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
離於上經主不合坤客不合巽兌合陽不合陰
也亦所謂陰在陽中皆逆行也又其所以不合
坎者離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如上文云

震七體

一體合乾成无妄　一體合艮成頤
一體合坤成復　一體合兌成隨
一體合坎成屯震在上經爲客無本卦巽者震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巽
一體合离成噬嗑　餘一體合坤成豫震在上經不與巽交故以其合巽者合坤坤乃震之上體也
震卦陽畫在下故所合體除合坤成豫外前六
體皆居下卦以貴陽也

艮七體

一體合乾成大畜　一體合震成頤
一體合坤成剥　一體合巽成蠱
一體合坎成蒙艮在上經爲客無本卦兌者艮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兌
一體合離成賁　餘一體合坤成謙

艮卦陽畫在上故所合體除合坤成謙外前六（艮在上經不與兌交故以其合兌者合坤坤乃艮之下體也）體皆居上卦以貴陽也

巽四體

一體合乾成小畜　一體合艮成蠱

一體合坤成觀　一體合兌成大過（巽在上經爲客無本卦震者巽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震）

巽在上經止有四體分二體合主卦乾坤分二體合客卦艮兌其合主卦也居上卦其合客卦也居下卦以合巽畫之陰陽也

兌四體

一體合乾成履　一體合震成隨

一體合坤成臨　一體合巽成大過（兌在上經爲客無本卦艮者兌之配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艮）

兌在上經止有四體分二體合主卦乾坤分二體合客卦震巽其合主卦也居下卦其合客卦也居上卦以合兌畫之陰陽也

下經

兌十二體

二體本卦兌　二體合離成革睽

二體合艮成咸損（艮者兌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二體合坎成困節（下經離十坎八體數多故兌以二體合與巽同）

一體合巽成中孚　一體合乾成夬

一體合震成歸妹　一體合坤成萃

（震巽非兌之耦也故合一體震巽在上經兌爲下卦合兌之陽畫在下經兌爲上卦合兌之陰畫）（乾坤在下經止有四體故各分之而兌之陰畫在上故下經兌爲上卦乾坤爲下卦兌之陽畫在下故上經兌爲下卦乾坤爲上卦）

巽十二體

二體本卦巽　二體合離成家人鼎

二體合震成益恒（震者巽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二體合坎成渙井（下經離十坎八體數多故巽以二體合與兌同）

一體合兌成中孚　一體合乾成姤

一體合艮成漸　一體合坤成升

（艮兌非巽之耦也故合一體艮兌在上經巽爲下卦客也在下經巽爲上卦主也）（乾坤在下經止有四體故各分之而巽之陰畫在下故下經巽爲下卦乾坤爲上卦巽之陽畫在上故上經巽爲上卦乾坤爲下卦）

震九體

二體本卦震　一體合離成豐

二體合巽成恒益（巽者震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一體合坎成解

一體合兌成歸妹　一體合乾成大壯（離坎乾亦非其耦也故亦以一體合）

一體合艮成小過　八卦獨不合坤

艮兌非震之耦也故合一體　震陽卦也在下經陰體而坤在下經只有四體合陰不合陽故也

震在下經除合二體外餘五卦並以震爲上卦
下經貴陰而震之上畫陰所謂陽在陰中陽逆
行也

艮九體

二體本卦艮　一體合離成旅
二體合兌成損咸　一體合坎成蹇

兌者艮之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合二體

一體合乾成遯

離坎乾亦非其耦也故亦以一體合

一體合巽成漸

一體合震成小過　八卦獨不合坤

震巽非艮之耦也故合一體　艮陽卦也與震同義

艮在下經除合二體外餘五卦並以艮爲下卦
下經貴陰而艮之下畫陰所謂陽在陰中陽逆
行也

離十體

二體合坤成晉明夷

離在上經合乾不合坤貴陽也在下經合坤不合乾貴陰也又離在下經以二體合坤坎在上經以二體合坤○下經離十坎八故離除合坤外餘與坎同

二體合兌成睽革　二體合坎成未濟既濟

二體合巽成鼎家人

離坎配也上經六子不交下經交矣故離以二體合坎坎以二體合離

下經貴陰而下經主卦中巽兌爲陰故各以二体合　○離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一體合震成豐

下經貴陰而震之陰畫在上故爲上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艮成旅

下經貴陰而艮之陰畫在下故爲上卦以合陰也

坎八體

二體合兌成節困　二體合離成既濟未濟

一體合巽成井渙

與離同義

下經貴陰而下經主卦中巽兌爲陰故各以二體合　○坎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一體合震成解

下經貴陰而震之陰畫在上故爲上卦以合陰也

一體合艮成蹇

下經貴陰而艮之陰畫在下故爲下卦以合陰也

乾四體

一體合兌成夬

○乾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一體合巽成姤
一體合震成大壯
一體合艮成遯

乾四體而與下經四主卦合者貴陰也故兌震

之陰畫在上而卦亦在上巽艮之陰畫在下而卦亦在下陽而合陰所謂陽在陰中皆逆行也

又乾之用體十二在上經此四體乃不自用之體爲陰所用也

坤四體

二體合離成明夷晉。坤在下經爲客無本卦

一體合兌成萃

一體合巽成升

坤在下經不與乾坎艮震陽卦合下經貴陰也所合者巽離兌三女即坤之三畫也於此見下經爲易之陰體尤爲明白

或曰既言上經爲易之陽體下經爲易之陰體今觀乾居上經之首則坤亦當居下經之首可也乃從乾之後相耦成對而居上經何也曰下經所以別於上經者以爲易之陰體也其爲易之陰體則坤之陰體也坤所以不居下經而居上經者蓋有說焉夫八卦之初一乾坤而已矣此指未生六子之乾坤乾純陽也坤純陰也上經易之陽體即乾之陽體下經易之陰體即坤之陰體其體之本然者固如此也乾坤交而生六子於是乾坤與六子並體對位而成八卦此指既生六子前之乾坤先天之乾坤也既生六子後之乾坤後天之乾坤也先天後天一乾坤也未生六子既生六子共其名耳方其未生六子也乾與坤渾然純陽純陰之體也乾純陽之一體非有上下二陽體也坤純陰之一體非有上下二陰體也及坤來從乾乾往交坤雖未生六子坤一從乾即有乾上坤下之象乾一交坤即有乾下坤上之象一體之乾坤爲上體又爲下體而已成上下二體矣一體之乾坤三畫卦之乾坤也二體之乾坤六畫卦之乾坤也三畫卦之乾坤六畫卦乾坤之本體也六畫卦之乾坤三畫卦乾坤之用也使乾居上經自爲一經坤居下經自爲一經是乾自乾坤自坤也乾自乾坤自坤豈有造化坤

從乾而後成造化坤從乾則其體屬乎乾矣此坤卦所以不居下經從乾以居上經也雖然此上下二體六畫卦之乾坤也乃三畫卦乾坤之用也所謂上經易之陽體即乾之陽體下經易之陰體即坤之陰體者此以三畫純陽純陰之本體而言也何者易之本體乾坤三畫而已六子之六畫自乾坤之三畫而生六十四卦之六畫自八卦之六畫而生九陽皆乾九陰皆坤所謂九陽皆乾者九陽畫皆自乾之三畫而生也非皆自乾之六畫而生也九陰皆坤者九陰畫皆自坤之三畫而生也非皆自坤之六畫而生也卦上下體有乾或坤者自乾

坤六畫卦之上下體而生也其無乾體坤體者不自乾
坤之六畫卦而生也若其陽畫陰畫則皆自乾坤之三
畫而生也故六十四卦一乾坤而已矣謂三畫卦之乾
坤也易大傳中所謂乾坤多指三畫卦之乾坤如曰乾
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如曰乾以君之坤以
藏之如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矣如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皆指三畫卦之乾坤非指六畫卦之乾
坤也（三畫卦重卦二乾坤伏羲始畫者一體三畫之乾坤也文王繫辭者二體六畫之乾坤也不別而言之則義不明）是故坤之六畫卦雖從乾而居於上經若其
三畫之純陰所以為易下經之本體者固自若而未嘗
少間斷也何則夫陰陽之體數常均而用數則陽三陰
一前甞備論之矣上經乾之陽體下經坤之陰體所謂
陰陽之體均也而其用則不同乾之十六體用其四之
三而十二體在上經坤之十六體用其四之一而四體
在下經今觀其四體之所合不合於他而獨合於離上
離下兌上巽下之四體夫兌之上畫離二五之中畫巽
之下畫即坤純陰之三畫也以其合體者觀之坤三畫
純陰之體固隱然在下經之中未甞少間斷也易象之
示人明矣而他體安得以雜乎坤體哉故不合於他而

獨合於兌離巽非坤之合於兌離巽也惟巽之下離之中
兌之上此三者與坤合也三者之內闕其一不可與坤
合三者之外雜其一亦不可與坤合三畫純陰之本體
固如此也故曰自六十四卦之體本於八卦而言之則
乾坤坎離為上篇之主震巽艮兌為下篇之主（六畫卦）自
八卦之體本於乾坤而言之則上經乃乾之陽體下經
乃坤之陰體（三畫卦）義各不相戾也或者又曰今下經之
坤體合於兌離巽自外無所雜蓋純乎坤三畫之陰也
則上經之乾體亦當合震坎艮自外無所雜使純乎乾
三畫之陽可也及考上經乾體之所合則不然於內二
體乾之本體也餘合於坎上坎下艮上震下固其為艮
之上畫坎二五之中畫震之下畫純乎乾三畫之陽也
合此足矣而又合於坤離巽兌何坤體之在下經止純
乎坤三畫之合而不雜乎乾三畫之合乾體之在上經
既純乎乾三畫之合而又雜乎坤三畫之合其合體之
義乃若是其不同耶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今且以
乾坤三畫觀之陽之畫奇則乾之三畫其數三陰之畫
耦則坤之三畫其數六然乾用九者乾三畫之奇兼乎
坤三畫之耦故用九陽得兼陰也坤用六者坤三畫之
耦不得兼乎乾三畫之奇故止用六陰不得兼陽也即

是推之義亦不相戾也然乾之在上經者十二以其八體合乾坤坎離餘四體合震巽艮兌皆合陽體坤之體在上經者十二合於乾坎艮震巽兌亦皆合陽不合陰也雖欲移一卦置之下經得乎乾之體在下經者四亦合震艮巽兌乃合陰體也坤之體在下經者四合於巽離兌亦皆合陰不合陽也雖欲移一卦置之上經得乎若夫上下經之坎與離對兌與巽對震與艮對其合體之義皆然雖欲互移一卦亦不可得也或者又曰所謂上經者以其為易之陽體下經者以其為易之陰體固也然乾坤坎離為上經之主卦於內乾坎固陽也而坤離則陰也非純乎陽何以得為陽體兌巽震艮為下經之主卦於內兌巽固陰也而震艮則陽也非純乎陰何以得為陰體曰以先天圖觀之乾坤坎離四正卦也雖非無陰然陽為貴震巽艮兌四偏卦也雖非無陽然陰為貴何以明之上經乾與坤為對乾南坤北則乾尊坤卑也坎與離為對坎西離東則坎先離後也天道左旋乾自南而西地道右轉坤自北而西故西者乾坤之前東者乾坤之後豈非四正之卦以陽為貴乎下經震與巽為對巽居上而震反居下艮與兌為對兌居上而艮反居下豈非四隅之卦以陰為貴乎所以坤離雖為陰無害乎上經之為陽體震艮雖為陽無害乎下經之為陰體也又上經乾與坤為對坎與離為對四正之卦相與貫屬所以同居上經下經震不與巽對艮不與兌對震艮乃自為一對巽兌亦自為一對其四隅之卦孑立於四正之外若不相屬所以別為一經云

原上下經卦序第三

六十四卦孔子已序之矣奚待再論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是聖人之意果不盡於言而盡於象此不可以不論也蓋易先有卦象後有卦名又其後有卦辭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王弼謂伏羲重卦邵氏朱文公之說亦然特其卦象未有卦名卦辭亦夫易者象也象之意微矣嘗思聖人定六十四卦之序以兩卦一對而為之次其在伏羲重卦之後文王未名卦之先乎何以知之蓋畫兩卦而為之次者伏羲也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氏朱氏圖說甚詳以見每卦必有對今易經六十四卦亦兩卦為一對是畫卦此法也重卦亦此法也故知其為伏羲之易也又按孔穎達言聖人本定先後以二二相偶朱文公言伏羲以上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詳玩因取上下經卦每兩卦作一對一直具十二畫而觀其象頗悟聖人序卦之意今列于后

上經

上經三十卦之象之序合而言之所謂易之陽體乾坤坎離爲主者是也分而言之乾坤坎離雖均之爲主然乾坤君也坎離臣也就乾坤言之乾陽也坤陰也又就坎離言之坎陽也離陰也陽體之中又有陰陽之分爲前爲陽後爲陽中之陰故乾坤坎離或用事於前或用事於後也

始（[illegible]）　乾䷀　坤䷁

乾居六十四卦之首其爲上經之主固不待論乾與坤爲一對是乾爲主坤從乾也此則當論何者以易經卦次而觀則

乾第一坤第二屯第三但見其爲乾先坤後不見其爲乾上坤下安在其爲坤從乾邪（以坤卦爲從乾則可謂屯卦爲從坤則何）惟以兩卦爲對而觀則是乾之六畫在上坤之六畫在下乾爲坤從乾其義始明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定於乾卦坤卦也又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取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取於乾卦坤卦也又上卦爲外下卦爲內乾上坤下天包地外也故觀象於對聖人之法也

上經之圖其君卦則乾爲主坤從乾其臣卦則坎用事惟不得用事陽中之陽故也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乾爲主

坎用事

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者坎用事也此六卦皆有坎之體爲坎在上經其體八於內二體合而成習坎卦者坎之本體也餘六體分而爲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坎之用體也坎之體居上經諸卦之最後而坎之用居上經諸卦之最先所以承接乾坤而統攝諸卦也六子之中獨坎先用事何也曰巽離兌皆陰也震艮雖陽而陽之偏也惟坎爲陽之中故坎在六子中最貴者也人見震爲長子以謂六子中最重而不知震坎皆乾坤子震猶長子坎猶嫡子蓋坎之體正震之體偏也屯與蒙爲一對合十二畫觀之坎之六畫包震艮於中也

分而觀之屯之爲卦坎震也蒙之爲卦艮坎也然屯蒙之象即坎之象歛之則屯蒙二卦之四象藏於坎卦本體六畫之中發之則坎卦六畫所含之四象出而爲屯蒙二卦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上經諸卦惟此一對具乾之三男無陰體之雜乾父正位於外坤母正位於內乾之三男首出用事故爲諸卦先也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坎惟含震艮而不合巽兌者上經乾開坤闢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而群陰盡伏也（易有伏體一見則一伏坎見則離伏震見則巽伏艮見則兌伏）坎不合震之上體而合其下體不合艮之下體而合其上體（蒙）震之陽在下艮之陽

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陽生於下體之下而達於上體之中蒙之陽始於下體之中而達於上體之上也自震之下達於坎之中又自坎之中達於艮之上陽升而上之序也震之下畫坎二五之中畫艮之上畫即乾三畫之純陽也坎以中畫之陽下合震之下畫上合艮之上畫而成三陽純乎乾體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而能首出用事也此需訟師比所以又繼於屯蒙之後而乾坤皆與坎合也需訟一對坎上乾下乾上坎下蓋乾之上下體與坎合也先需訟後師比者乾為主而先合於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合也需先於訟者坎先合乾而後乾合坎也師先於比者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也坎先合乾者乾坎皆陽而乾尊也故坎先來合乾子從父也坤先合坎者坤陰也坎陽也陽用事故坤先來合坎母從子也比六卦而觀可以見坎之用事而上經之初為陽中之陽也

中一節自師比至謙豫凡十卦五對共六

師　比　坤再索而中男

小畜　履　乾一索而長女　乾三索而少女

交泰之前　乾南坤北　有坎無離

否泰乾坤

上經

之中陰陽之交

上經中一節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也消長之幾者爲蓋其初也乾南坤北自泰一交坤來南而爲主乾遂居下自是坎不用事而離用事矣故同人大有接迹於後

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為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陽中之陰故也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包括於外參錯於內將以客而囊括主也

此所以為上經之終

兌巽艮震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皆不能自為卦必依於乾坤坎离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至此而随蠱順大過四卦客自為卦不得不祭由謙而前十五卦上經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旺客衰由豫而後上經之下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旺前十五卦乾坤坎离之体多二十五震艮巽兌之体少五主盛客微也乾坤坎离諸体之中乾復多於坤乾十坤七坎復多於离坎六离二均之為主而陽又勝於陰也後十五卦乾坤坎离之体少十三震艮巽兌之体多十七主漸衰而客漸盛也於震艮巽兌諸体之中震多於巽震六巽三艮多於兌艮五兌三蓋上經之末雖陽中之陰而本寔陽客雖侵主而猶未遽

以陰勝陽也乾坤坎离諸体之中坤多於乾坤五乾二离多於坎离四坎二則主既向衰而陰反先勝於陽失其所以為主之道矣故震艮巽兌不依於乾坤坎离而自為卦始於隨蠱終於頤大過皆客自為卦也此四卦者客之營壘機穽也

上經諸卦惟臨觀一對純陰無陰体之雜皆坤倡离和故下噬嗑一對所以相承也剝復繼噬嗑賁之後無妄大畜継剝復之後者見坤為主离用事而乾從坤也陰長陽消主衰客盛矣雖然客豈遽侵主哉主交客而致其來也坤交艮而成謙震交坤而成豫謙居十五卦之末豫居十五卦之首由此而上陽日以長而主盛由此而下陰日以長而客強蓋陰陽主客盛衰消長之幾會也幾一失而謙豫主交客而致其來矣然主雖交客而客猶依主也再失而為隨蠱則客不復依主而能自立矣方其一失也坤交艮震而成謙豫其卦居隨蠱之先則主之交客猶在吾疆畛而未入於吾之窟穴也及其再失也坤交兌巽而成臨觀其卦居隨蠱之後則入客之窟穴之内與客之賓者交矣自是而後皆震艮之体噬嗑一對與之交者离也剝復一對與之交者坤也其極至於无妄大畜一對則與之交者乾也无妄以乾合震乾猶居震之上大畜以艮止乾乾反居艮之下回視上經之初首出庶物幾於冠屨倒置故受之以頤大過艮巽震兌而終焉於是上降

為下客反為主此豈偶然之故觀象者可不極深而研幾於此哉

下經

易經之有上下猶詩之有正變下經卦序當以變觀不當以正觀也未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既交泰以後乾北坤南此變也

下經非首咸恒首兌艮震巽也非終既未終坎离也蓋始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終焉水火不相射六子交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於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至下經爲客除既未爲易經始終外餘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主而後成卦獨晉明夷一對坤離合而能自爲卦蓋在上經之末坤爲主離用事以至此也○合晉明夷一對與家人睽一對論之坤統三女居遯大壯蹇解之中而兌巽包坤離於內亦坤爲主離用事也○合遯大壯一對與蹇解一對論之乾坎居艮震之外內陰外陽內順外健坤陰唱而乾坎和也○合咸恒一對與損益一對論之咸恒一對兌巽包艮震損益一對震艮包兌巽咸恒居前損益居後兌巽唱而艮震和也咸恒損益四卦往來上下縱橫牝牡於下經之前主卦之藩城籬栅也

○合此一節十二卦參看之皆陰唱而陽和此下經之所以爲下經也

下經之中
主受客來
故乾坤坎
離入於兌
上巽下包
括之中也

夬 姤 兌巽包乾
萃 升 兌巽包坤
困 井 兌巽包坎
革 鼎 兌巽包離

兌巽爲下經之主猶乾坤爲上經之主其卦均其体敵自体而觀上經乾坤之体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巽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巽之体十二離十艮震九坎八乾坤四兌巽最貴也乾坤居上經其体十二兌巽在下經其体十二豈非兌巽與乾坤並乎自卦位而觀乾居南之正中兌巽居南之兩旁三体相比皆有上方及泰否既交則坤南乾北兌巽與坤聯於上方他体莫得與焉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巽而無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何也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爲乾加一偶而爲兌乾一兌二乾兌寔並立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

得並焉此兌乾所以能相視爲敵体此乾所以爲上經之而兌獨能轉上經而爲下經而以其体居六十八体之最先而爲主也然不特下經之象其体居先自上經後一節十二卦首之以隨蠱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終

下經之終
陰中之陰

震 ䷲ 艮 ䷳ 陽前

漸 ䷴ 歸妹 ䷵ 巽艮震兌之体

豐 ䷶ 旅 ䷷ 震艮包离

巽 ䷸ 兌 ䷹ 陰後

渙 ䷺ 節 ䷻ 巽兌包坎

中孚 ䷼ 小過 ䷽ 巽兌震艮之体

既濟 ䷾ 未濟 ䷿

巽㊃艮
坤一乾
兌[illegible]震

終

下經之下一節震艮巽兌四主卦具焉不居下經之前乃居下經之後蓋下經之初陰中之陽動也用也下經之末陰中之陰靜也体也所以然者体立於内而用行於外也然震艮兌巽四卦於此又震艮居前而巽兌居後者震艮陽也陽由此而出布於上也巽兌陰也陰由此而入伏於下也又合此下一節十二卦而並論之則震自震艮自艮巽自巽兌自兌分陰分陽各自爲對此震艮巽兌之分体也漸歸妹中孚小過四卦陰與陽合而成一卦此震艮巽兌之合体也至豐旅渙節四卦又震艮巽兌之互体也皆体也而非用也靜也而非動也故下經之下一節陰中之陰也

合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而論六子之卦全也上經順大過坎離亦然又以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六子居六十四卦之終也分而論之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咸恒爲下經之首坎離不交之體爲上經之尾交者爲下經之尾然總上下兩篇言之寔乾坤之體爲六十四卦之首坎離之用爲六十四卦之終此序始終之關鍵也

嘗考夫易之卦六十有四乾坤坎離爲上經之用兌巽震艮爲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三十有二也而乾坤坎離所用之三十二卦於内三十卦居上經既未居下經兌巽震艮所用之三十二卦自咸恒至中孚小過盡居下經此又上篇所用卦得以居下篇而下篇所用卦不得以居上篇者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也又考之乾坤坎離之體正兌巽震艮之體偏正則全偏則不全兌巽震艮唯其偏也故所用之卦止居下篇不居上篇

居其下失其上偏也就下篇言之亦居始不居終居其始而失其終亦偏也乾坤坎離所用之卦則貫上下該始終而包其全矣正故也或曰乾坤坎離之體雖皆得其正非皆得其全乾坤之體謂之全可也坎離之體謂之全可乎曰坎離之體雖不得乾坤之全而得乾坤之中惟其中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爲上經之尾又爲下經之尾而用其全也夫乾之中畫交於坤畫之中而成坎是坎之本體得乾之中畫不得乾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離則得乾之上下畫而乾之三畫全矣不特乾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離之中

畫則坤之三畫亦全矣夫坤之中畫交於乾畫之中而成離是離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坤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坎之中畫而乾之三畫亦全矣是坎離體得乾坤之中用得乾坤之全不謂之全不可也所不同者乾坤以體言坎離以用言其所以全則有間矣乾坤之全自其始而本體已全坎離之全要其終待合而後全此乾坤之體所以摠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始坎離之用所以摠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終也又嘗反覆諸卦象以考乾坤坎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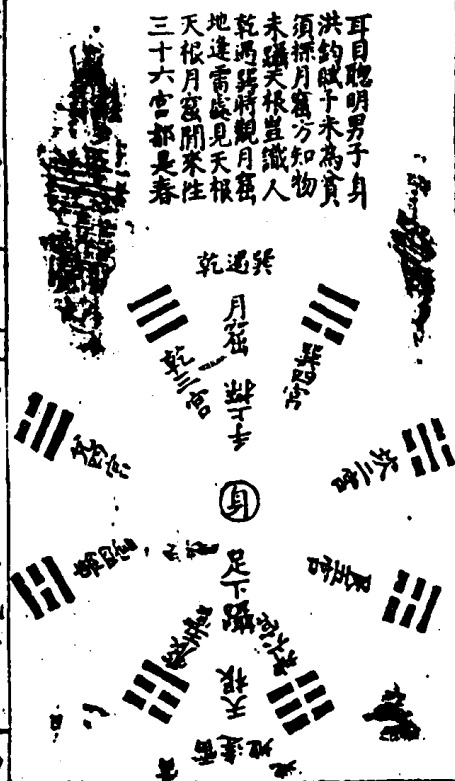
之體用蓋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斯義也亦不可不論乾坤之體居上經之始而其用居上經中一節之正中泰否是也坎離之體居上經之終而其用居下經之終旣未是也乾坤之體全坎離之用全上文已論至於乾坤之用不居上經之前一節不居下經之後一節必居中一節之正中者豈非以其中哉若夫坎離之體所以居上經之終者又豈非摠六十四卦之全而居其中哉故曰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以卦之所居察之信其然也又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

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此兩經前後之脉絡故具論於此又上經三十卦共六十體而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乎此坎之一體聖人亦屬意於此之上體矣故上下經之卦序當循環觀象而易本一經也又以乾坤之三畫觀之計

體全而中在全之內也中具於全體之內故用無非中也中無盡用隨取隨有也其用居上經之正中者用之中非外鑠也固有之也上經內也以坎離之三畫觀之其體中而全在中之外也雖得中不得全然中則不偏矣充之以至其極可全也其用在下經之極末者以我之中合彼之中剛柔交濟內外合一而後極其全也惟全故有中乾坤是也惟中故能全坎離是也又乾坤之全本體之全也以人道譬之生知安行之全也其體全而溥博淵泉時出之用無一不中也自然而全亦自然而中也聖人之事也坎離之全待合而全以人道譬之學知利行之全也其體受中而生其體而微也必由學以充廣之至於極而後全也賢人之事也若夫得聖人之一體與夫不該不徧一曲之士時有所用不能相通者猶之艮之陽偏於上震之陽偏於下巽之陰偏於下兌之陰偏於上也雖有陽與陰上與下之不同其為偏則同也偏則不中矣不全矣雖然易變易也震之三畫變其上則為離昔之不中者於是乎中矣又變其中畫則為乾昔之不全者於是乎全矣巽也艮也兌也亦然此孟子人皆可為堯舜伊川學須變化氣質之義也易之象玩而索之其義無窮因附論於兩經卦序已畢之後、

三十六宮圖

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賦予未為貧
須探月窟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
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閑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

乾遇巽
月窟
身
足下
天根

愚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圓圖指其緘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為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此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為言也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為言也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也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

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庫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着愈深則萌之所發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也人物囿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靜動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以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為言也剛畫奇一為一宮柔畫偶一為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能齊也而以無所係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玩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

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偶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知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異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數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吾邵子胷中之全易而學者所當以為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遽字學究之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旨不徹愚敢辯之以附于易學啓蒙前圖之後云

易學啓蒙前圖畢

䷀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

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

所行 先時 迷惑失道 後時 得所主 西南方 同類者 東方

北喪朋安貞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變則分而不行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吝

取象與六二同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坎艮所重之卦

三與十重奇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坎乾所重之卦

四與二三為偶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坤上坎下 師。貞。大人吉。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反 從 吉

九二。牽復吉

索退而反於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行役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變爲大壑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幽隱之人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

武人爲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坤下乾上否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豫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

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有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

斗建未明 正之八月

凶

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剝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

三十四

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

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

三十五

上九。何天之衢。亨。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

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

利

九三。棟橈。凶

棟 橈曲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隆 高起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枯朽之楊 楊上之花 未室之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於涉水 涉沒 頭頂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重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用此爻作事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下經第二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

（交感而動其足大趾）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交感而動其足肚）（不動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交感而動其足股）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

（交感而動其輔頰舌）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事過之道　悔可无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説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兌上
艮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

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

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

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

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坤下兌上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虛邑

无人之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升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迷而升

進而不止

正事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

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

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

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

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

征吉

井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

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

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

之袂良。月幾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

人。三歲不覿凶

離下艮上 旅。小亨。旅貞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上六。引兌

渙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利貞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節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　不節之嗟

六四。安節。亨

象曰　安節之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　甘節之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　苦節貞凶

中孚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

眚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彖上傳第一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

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
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
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
久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

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復亨。剛反也。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

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彖下傳第二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

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

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

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
行也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
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
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
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
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
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
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釋彖辭

釋卦名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下釋彖辭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釋卦名義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下釋彖辭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

窮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下傳

三十一

象上傳第三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象上傳三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六二

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愼不害也。黄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

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

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

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志窮凶

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志舍下也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

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

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
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
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
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以
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

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
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

不行。后不省方。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
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
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顚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

无悶。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象下傳第四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所利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

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

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夬 乾下兌上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 巽下乾上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萃 坤下兌上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

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谷射

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脩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雷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

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

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

咎。畏鄰戒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

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

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

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

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

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

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

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

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

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
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
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雖旬

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
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
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
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

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
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

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
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
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

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居無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戸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

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節貞凶。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

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
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
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
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繫辭上傳第五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

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
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者此之謂也。○夫易何爲者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
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
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

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
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
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
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

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

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

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下傳第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〇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縄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撃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

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

以行權〇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

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〇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

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

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
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
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

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
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
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
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

諸心。能硏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
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

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文言傳第七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

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抜。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何謂也。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君子進德脩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
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

咎。何謂也。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
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
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何謂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

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

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

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

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易曰。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

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不出戶庭无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說卦傳第八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下釋上文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

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

物者莫說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

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

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
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
地也為黑。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
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

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
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
健。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
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

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
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
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

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
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
多心。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

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

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

為科上槁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

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

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兌

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

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序卦傳第九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

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

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

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

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

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

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於此 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

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

復生於下

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過物則必陷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陷於險難則必有所附麗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

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

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

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

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

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傳第十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

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書刻易旁註後

鄉先達朱楓林先生諸經旁註凡有志於學古者靡不好之好之不得遂成缺望者多矣吾姻友程確齋旁搜遠索方得易書詩三經朝録夕校殆三十餘年又欲盡刻諸梓而力弗之逮其好古之心可謂勤矣其族友率東程君世綱逢敬逢畿世大世現逢輿世岳世治乃相與捐貲刻易旁註成確齋之志以公于人入其右文之心可謂盛矣刻完見寓甚慰夙心世綱等雖由善於確齋而有斯舉

其六世祖仁叟翁亦嘗著於楓林若方山諸記可以考見善於友以終其志義之發也思其先以及其所與交孝之推也是雖一事而二美具焉此予所以樂道而不能已也庸僭書諸末簡以諗觀者如此

嘉靖元年冬十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前兵科都給事中東峯汪玄錫書

周易旁注圖說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字允升休寧人元至正乙酉舉於鄉授池州路學正秩滿歸里丁酉太祖兵至徽州以升從軍吳元年拜侍講學士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原本十卷冠以圖說上下二篇上篇凡八圖下篇則全錄元蕭漢中讀易考原之文萬歷中姚文蔚易其旁注列於經文之下已非其舊此本又盡佚其注獨存此圖說二篇漢中書已別著錄餘此八圖僅敷衍陳摶之學益無可取矣

八卦餘生十八卷

〔明〕鄧夢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文會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八卦餘生十八卷》提要

八卦餘生叙

鄧氏我渭陽戚好也志文公倄乾初潛德允推諸舅白眢除地為堂顏曰文會與一時知名士講求心性微旨超出於名韁利鏁外先君子忠愍褶與是會如魚水相得非特以燕李之契也顧語默一心出處異路公生平著作滿架素共忻賞晚年手訂八卦餘生先君子已偹員玉署未之覯也公郵寄此帙意存商榷不幸暗風吹雨石尤楊鈴未及序行於世而忠魂鬱鬱倏歸泉壤良足悲矣余生恨晚比登文會堂則志文公亦均收聲欵筆精墨妙手澤猶鮮

褱裒良久慨然想見文會中學術獨八卦餘生一帙未覯傳本嗣君若桂急起而謚之余具道其所以然兩人都不禁泣下沾襟少閒余乃曰是帙所得之誦服匪伊朝夕矣王充論衡忍為中郎枕中之秘哉言旋後專伻賫完若桂翁寶若球圖他日孝廉孫察復携來京邀余少事忝酌並弁言縶之簡首余遜謝不敏也蓋公之悅心研慮始自家學昉自夙齡厥後感於文毅李先生之規勸遂倍加研悅肆力忘疲博覽孔韓燕程諸傳說稿凡數易如續彙編於一切乘承比應道理破去拘攣語非立異亦非茍同豈曰

玄之又玄實乃有而教有耳書成而八卦餘生之名授自夢中又以見專精之至神奇自生前輩躡天根而探月窟余其敢謬贊一辭乎亦惟識文會之合離與是書之隱見有如此云爾

大明天順元年歲在丁丑十月上澣之吉茨溪劉鉞拜譔

鄧潛溪先生本傳

先生諱夢文字志文號潛溪文會者因為文會主諸生尊之之號也原籍河南為南陽望族繫漢高密侯之裔唐中和間有蘊玉先生名璠者由尚書江西節度使權知袁州刺史事興學化民有古循吏風具載袁州郡志家于宜春之白芒傳七世曰梅魁徙居安成爪畬遂為安福人梅魁生幼賢幼賢生民勝舉孝廉升國學民勝生慶叔兩世皆春秋名世慶叔生原高原高生平鄉平鄉生歸然歸然生建伯宋理宗朝與兄翰林院秘書郎賢伯同舉孝廉建伯

生亦美亦美生榮初以易經教授名播一時榮初者先生父也母周氏方孕時夢一儒冠儒服者手持文劵謂自尼山來此忽異香滿室而先生生焉先生神氣軒昂語言秀爽幼見太極一圖即問其尊人曰是得毋天之形乎與羣兒嬉惟循循乎揖拜之文常臨水涯拾砂中小石排八卦形對觀默坐人咸異之元至正壬辰紅巾之變榮初公挈家避兵于湖廣醴陵項村時先生年方四歲與兄志遠同赴焉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必求深解始學論語即題曰二帝三王之道在是矣學孔氏之學而不志孔氏之志非士

也於是慱經窮史與中原文獻之編濂洛關閩之旨無不廣覧旁搜至寒暑相忘寢食俱廢雖烽火告警而先生之用功卒無間也既而國朝定鼎四方削平洪武十三年先生與其兄奉親仍返安福居瓜畬之上元田噫安成本故文獻地遭數十年兵燹風學淪亡士習工巧誇詐之風盛而誠慤之道衰有志之士蓋茫然不知所宗矣及先生之返梓諸生喜曰吾等今而後得所依歸也而先生亦樂與接引於是除地為堂顏曰文會萃名流於其中左圖右史講道論德以正心誠意為本格物致知為用而詞章之學

抑末也文敎李先生嘗稱之曰講論心性頡頏程朱兩溪劉先生亦曰去偽存誠不偏不倚潛溪獨得其真蓋天性高而涵養厚耳建文元年先生丁父艱初棨初公以耄年夙疾長轉牀第先生不離左右飲食衣服躬親承奉衣不解帶者數年已而風木抱恨先生粥漿不入廬墓側哀毀骨立草為之斑咸稱其孝行所感云永樂三年手訂族譜先是從兄率章偕同族西圃等纂修功少完成先生取未竟之緒補之訂之一一剖析明備付之剞劂至是告竣當時詔舉賢良太史吳孟勤恭正鮑時諸公屢舉先生而先

生力辭嘗作詩以見志曰鳶魚飛躍見天真抱膝深山道未貧已有皋夔興治化何妨巢許逸精神又曰獨坐寒窓樂有餘蘆花明月自如如無端又被浮雲擾更欲移山別買居諸公見志不可挽各賦短章以誌其事想其遯志於道德性命之與不投足於富貴利達之場闡揚先聖啟廸後學出處一審于義行藏弗踰乎節則儒冠儒服持文之夢至是愈見其不爽矣永樂五年月亭小集成七年治心錄主敬齋集成十一年八卦餘生成先生胸無塵渣心常舒泰故其詩中絕無愁字卧歡喜稱飲快活春優游樂易

使人望而自化其於族黨也濟急救貧恤人猶已置南庄以供伯兄資出入必侍飲食必偕其篤學友愛如此先生生元至正九年九月初八日壽終于國朝洪熙元年五月初三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七元配贛州馮氏子二長若桂以易經補弟子員次若桐蚤卒孫三曽孫十俱習儒業其曽孫名棨者已于景泰丙子科與兄棨同登賢書茲因公車北上偽余以傳余與先生並偽安成人事蓋在所洞悉者故僭志之

論曰先生自幼岐嶷便卓卓不與羣兒伍而當羈旅倥傯

流離瑣尾之際獨能矩步先型倡明正學非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者歟洎乎國朝定鼎四方无虞復由楚歸故里苟以其積學掇巍科成名宦應自無難顧前此太祖御極親年老邁未忍離厥後建永之時國家多故是用韜光匿彩窮盧抱膝益以著書立說闡發聖蘊為宗今登文會之堂猶慨然想見其旨趣又何初終一節而不以貧富移情若斯也嗚呼先生之著述所謂嘉惠來學者多矣即以鄧氏而論數年之間如定齋素菴叔姪同登辛未黃甲長聰光仁昆弟並舉丙子鄉榜文章經術甲于琵邑俱從大易噪名溯其源流皆先生衣被之遠也親炙無從景仰有素獨鄧氏子孫所當敬承之哉同邑西關後學路璧謹

自叙

記余總角時聞先君子言易私心慕之迨受書至加我數年學無大過則竊疑易之言不專為卜筮也奈時與願違自紅巾之變而四方不靖余地朝夕紛擾先君子雖有傳本俱已泯滅以故荏苒一生無所師授竟不知易所言何事去歲之秋李懋老忽詢余曰學易乎余曰未也懋兄言易之妙不可不讀時余方為小集數種未竟弗遑也今歲二月前集粗輯成帙乃始取易一讀之則不解猶之往日余曰易之不可及在精微若文字則聖人豈有令人不可知者哉即終不解亦當終卷因竟讀之比欲終篇微覺如有欲動者焉于是再一讀之及求蘇傳程傳及諸家所說韓康伯註及孔穎達正義恭閱之因疏其所知識以暮年讀易既不能深入而廢卷輒忘始識余之意非謂能解易也迨三讀之而所疏者改竄欲半四讀之而更覺其難也未竟而舐犢之戚暮年遭此不幸（考宗秉公次子若桐是年卒）于人世事一切廢棄迨既事之後而憤懣無聊姑以此書消遣因取前所未竟者閱之則精神頹喪情趣不揖不能復措一語姑分卷而輯之以為聖人之言既有所記不敢廢也是

余之讀易也嗟乎余以逾六之年始知讀易讀而又不能竟則余之於易蓋終未嘗讀也然則讀書亦有命耶雖然易之理微矣即竟讀亦終不能解也余故謂易不可不讀惟易不可讀非不可讀正謂不能讀也易之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道也是以神也必其能窮神也乃以謂知道也此非可以文字口耳求之也且試以六爻言之夫六爻八卦之定體也然可以象分而不可以辭盡使文王與吾夫子為之必當各有說而不必其同即周公雖為之亦不過取其意之重者非謂此爻辭之外必再無可以說此爻者也余觀諸家之說易不過就爻辭曲解而猶有不能盡通者焉況能因卦索爻因爻索義暗合于聖賢見如周公之所云云者哉至若以身為易不假蓍策而自能與造化符則更邈乎不可幾矣然則自夫子而後讀易者亦不數數矣余之所疏者不過于字句之中偶得其彷彿於彷彿之中偶味其一二語以為處世無聊苟且寬譬之地不敢故異前人亦不敢盡踵前人要以言吾之所明而不敢拾人之所暗是故與程賴及諸家之說强半牴牾又如六爻分應之說則概不敢從謂經文

無顯迹而大義且更有不合者要以實未見其然不欲作違心之論亦不必自以為是也名之曰八卦餘生蓋余既讀易而疏之夢中有授余以此名者覺而不識其所謂意者以此八卦畢余之餘生耶亦或以此未死之餘生知有所謂八卦者耶抑或別有所指者耶但既有所授之則不敢不以是名之以俟之將來終有所驗其所謂者亦未可知也

永樂十一年癸巳初冬之望潛溪居士鄧夢文自記

八卦餘生偶感

凡人心有所入。雖俚詞俗語。可以悟道。而況聖人之言乎。是故聖人之言。非徒令人𥁕口耳之資也。將以實致其用也。第所感不同。其會亦異。偶有所觸。因而識之。異日得以覽觀焉。

乾大象　坤大象
訟九四　比大象六三
泰九三　大有上九小象
謙上六　蠱六四

觀六二六三九五上六　无妄上九
大過大象九三九五　咸上六
遯九五　大壯卦辭
豐彖辭　節上九
中孚卦辭

繫辭下傳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
易其心而後語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而吾人之心。有觸則興。不遇此事。不足以知聖人之言。如是之有味。不引聖言。不足以知吾人之遇。如是之可安。使余能早得而讀之。當不顛蹶多事後之悔。使余能再熟而味之。亦當不寥寥止如是之數語也。然即此之數語。苟能實體而力行之。亦足以終身。所恨觸之而動。置之而忘。則猶之未嘗讀也。姑識之於此。得以自簡閱而警省焉。

八卦餘生記臆

繹伊川蘓子瞻以及諸名家。皆沉酣于易者。各有傳註。非

一日之積也。余以初讀之人。數年之力。所見幾何。而敢與之論是非乎。然竊窺之陰陽不測之神。似皆傳註所未能及。而就文辭敷論。則不過人言其意耳。伊川每以道學之言說經。時或失之迂僻。而子瞻動輒作開。謂其爻往應其爻。為其爻所隔。幾于無卦。不然。安謂皆非聖人立言之意也。惟晦翁說易最平。每言其爻不可曉。不作強解。余是以益信強解者之遷就也。初意原不敢作異。故未曾記錄。後乃稍記其乖異者而存之。欲便于簡閱。以為考訂之便。但恐力不能及。然而亦已略矣。

蒙初六　小畜
否六三九四　同人九五
謙上六　豫九三九四六五上六
隨彖　初九上六　蠱六四
臨六四上六　觀六二六三九五
噬嗑六二　賁六四
剝六五　復六四
无妄六二九四　頤六二六三六五
大過九五　坎上九

離六五

下經

遯九五　大壯彖
晉　明夷九
蹇初六九三上六　解初六
損　益六四
夬九五　萃初六六二六三
升九二九三六四六五　革九三九四上六
鼎九三　震彖　六二

艮卦辭　漸九五
豐六五　旅上九
兑九五上六　渙六三六四
中孚六爻　小過
既濟九五　未濟九二六三六五上九

八卦餘生論應

子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然則一爻不究極其理不足盡卦之變今之論卦者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一定而不可移及觀經文則未有見其確然不易者今之正應之說每有背馳及其不可通每多遷就吾是以疑之也且夫

兩卦合而成卦是分之固為兩卦及其合而成卦名則一體矣惡有一體之中必以下體某應上體某而其餘之體僵然不相屬者乎夫聖經未嘗不相應也細觀其所謂應者不過剛柔剛柔一卦之通義也剛柔不分上下何以相應然必定就其爻應其爻一誠不可移易恐無此理故簡經之明白論應者略舉數卦得以考質焉

蒙彖　師彖
履彖　同人彖

臨彖　无妄彖

大畜彖　睽彖

損六爻　升彖

鼎彖

八卦餘生論五位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君臣天地之大義也乾九五飛龍在天則五之為君位確乎不可易矣然亦就乾卦論之也而一經之大體括于此矣譬如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尊王也而春秋一經大體已盡于此一言中矣其餘年分可

以言可以不言易亦然諸卦之五可以言君可以不言君每見諸家逢此爻必强以君而言而於尊君之義反無當焉往往以遷就失經義如損卦更不可以為訓更不敢從所以大一統而尊君也故撮程傳之有據及爻辭之不可通者質之待以攷閱焉

同人九五程傳　剝六五

明夷六五　夬九五

艮六九　漸九五

旅六五程傳　既濟九五

未濟六五

八卦餘生論變

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蓋有常有變天下之理有不主於專執者所以為易也然亦有不必於三而變者則所值之時所處之位不同不可以律齊也姑記數卦

賁初九上九　明夷九二

升九二

八卦餘生目録

八卦取象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盌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分宮次序歌

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為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為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兑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上下經卦名取象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兑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為下經三十四

八卦餘生卷之一

安成鄧夢文溍溪手著　裔孫秉天珠輯　[illegible]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純陽之德也。元亨利貞而天地之德盡統于乾矣。又嘗私心論之，元亨，陽德也；利貞，陰德也。乾兼而有之，則陽之德固足以覆冒乎陰，而包乎坤者也。元亨利貞，他卦亦有之，其實與乾不同。乾統天地之全體而言之也。元，即大德敦化，天下之大本也。亨，即小德川流，天下之達道也。生物成物，是之謂利。於穆不已，是之謂貞。他卦則不過就一時一事一人言之耳，非乾比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之時為未用，其德為潛龍。勿用者，權在我也。可以潛則潛。人欲見之，且不得，況得而浼之乎。占得此者，體其潛而可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則離潛矣田者百姓之所以養也龍行雨施見而在田膏澤下矣利見大人行義以達其道也天下有道君子用行之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去潛而用世道日亨位日尊日處富貴之地無論他人心忘易以驕怠即君子亦未免以行道為樂故不忘戒懼於此尤加謹焉如此則雖歷試諸艱厲而无咎矣所以然者無道之世恐時負我咎自外來故以危行言孫者守其潛有道之世恐我負時咎自內作故以日夕乾惕者善其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是也　程傳以厲為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豈君子修道皆欲為天子耶何可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淵則未離于潛躍則將欲見矣九陽四陰有其德而未有其位在出處未定之時故其象如此蓋隱居以求其志而非以自為也行義以達其道而非以求人也無可無不可之時也退之雖有獨善之美而進之未有兼善之功故但无咎而已二在田而四乃在淵者二見也天

下知其道也不可言潛故以田言之也四躍也自欲以有為也未及用而欲乘時故以躍言之淵龍之所處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之位天位也飛龍在天之時也際此之時聖人在天子之位是為明良遇合同心共際之日也故利見大人如舜利見乎堯傳說利見乎高宗也大人即飛龍之大人也蓋聖人有得君之時故際此時而利見言利見則有不利見者矣利見者惟此時為然也　程傳謂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甚為不然為天子者豈有不利見賢人君子之時哉而何必此時耶

上九亢龍有悔

此以德驕者也有德有位而不能善持敝將乘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亢龍有悔之說也程傳乃云九五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殊不可解位至天子極矣過此將何之豈欲為上帝乎既云中正者得時之極若過則何足為中正乃云至於亢極是又進一步而後為亢也殊說不通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執見之用九見之也六爻各有用而此則六爻之九俱用也於此用九之爻而見羣龍俱用而莫識為首也是雖有陽德而不敢為天下先故為見羣龍无首也君子雖剛大之氣有所不可撓而溫恭之德亦有所不可亢不亢則无悔故吉占得此者知所以用剛矣註謂即坤卦利牝馬之貞非也彼純陰之體此陽體而陰用之也當必有辨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元即乾元亨利貞之元也四德雖並稱而皆統于元大哉乾元贊之也萬物皆資乾元以始而天之道盡于此一元之中矣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行雨施瀰漫于天地之間而品物流形生生化化無有窮息所謂乾德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即乾元也終而復始流而不息循環于無窮也六位時成即六爻之位物雖未作乾元立而六位成乃天

道自然之實用以資始萬物而乾元以時乘此六龍以御天而為萬物之宰而天地之能著天地閒矣乾元即天主于上而分布衆職于下故曰乘曰御本義大明為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乘此六陽以行天道非也此方言天道忽揷入聖人一語未終雜入他語無是理也夫謂聖人御天天可御乎世謂天子御天者本此文也以彖言之耳非實事也蓋先有御天者而後取法之以隆天子之尊稱安得遽以此為聖人之事且此方言乾之元亨利貞未竟亦不容遽入聖人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無窮而後萬物各正其性命生物太和也然久無疆萬古如一日而無變保合太和也乃利貞乃之為言如此而後利貞也此見四德統于一元故曰大哉乾元也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以其用言之有四而以其體言之則一而已總括于乾元之中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極渾然無可指言聖人命之曰乾元主宰于上六龍効其職萬物正其命是首出于庶物之上而普天率土

成若于下。乾元之所以為大也。程傳本義。俱以聖人為首出亦大早。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卦成。而天地之情見。君子每得一卦。必反之身。而求一卦之用。因天之健。而得不息之道。不息。即天也。然天自然而然。人必自強而後能也。強也者。勉而行之。自強也者。不能貸功于人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陽德也。而陽有時而在下。陽何嘗不潛。然則能信而不能詘者。乃強陽。非真陽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君子一出。而為雲為雨。非偶然而已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道者。動息必以道。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非君子之所貴。而云然者。不以道私其身。可以進則進。故不以為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大人開物成務。闢洪濛而文明之。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知盈之不可久。而處盈者。宜知懼矣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天德也。而不可以為首。陰陽所以相須。剛何嘗不柔。以上六爻之小象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節就乾論德而發揮之。○均善也。有長次乎。長之為言。萬事萬物。皆從此出也。物莫不有亨。而曰亨嘉之會。然則不嘉。雖亨。亦不足以言亨矣。是知天下無善外之福。義之和為利。是知天下無義外之利。故君子義以為質。而禮孫信輔之。義而不和。亦義之病矣。貞為事之幹。是以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二三之心。不可以集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貞之謂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以身體乎仁。如以身為仁之質。所謂人能弘道者。是也。禮者。天地之節也。君子為嘉會。乃始足以合禮。大而無形。會嘉而有象故也。義者。天下之制也。然必利物。乃始足以和義。不能利物。而但以名強人。不利亦不義矣。是非錯雜。利害交怵。茍非貞固。有隨人而靡耳。何事之幹。長人合禮。利物幹事。又推言之。乃四德之用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在天為元亨利貞。在君子體之。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智。人道也。然則謂乘六龍以御天。為聖人之事者。真誤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偶因此思之。凡士之欲進而不必能退。非盡熱于富貴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不有所藉資。何以行其志。而見知于世。以成其名。是故謂岩棲非終老之計。而思以試其長者有之。或有已仕而未得竟其志。思欲再求一用。以圖有所樹立者有之。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後知聖人之大也。雖未嘗有所逃名。而名不為茍成。遯世無悶。有大于名焉者矣。若不見是。而無悶更難。所謂舉世非之而不顧。以一身立于是非毀譽之外。非不愧不怍。自信之定。其孰能之。樂行憂違。聖人何嘗不用世。亦何嘗以世自重。必如是而後謂之潛龍。初亦何可易言。豈僅一爵祿可辭而已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在田利見。離潛矣。信言謹行。閑邪存誠。猶之乎家修之常。不以用世稍懈。分出處為二也。善世而不伐。所存有大焉者矣。德博而化。君子亦不自知也。君德也者。所謂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主忠信崇德也故忠信所以進德也躁人之辭多吉人之辭寡故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修辭慎辭也居之為言安也誠立而業乃不遷也天下事必有所至知其所至即與至之如一貫而見為山非有前定之識不能幾在事先故可與幾知幾之君子也天下事必有所終知其所終即為終之是非不能奪利害不能挫如水萬折而必歸于海惟義所在定力如山故可與存義也天下事非知幾不能決非立義不能成至與終略相似而用不同不驕不憂上下無所不宜也君子求諸已故無

時不惕雖危无咎豫也危其所時值而无咎則在我也所以發之于九三者三處上下之間進退之際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三四進于二矣夫子所以釋之者皆不如二乃知爻各論其所遭非以相承也程傳謂淵者龍之所安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此數語者不能無疑也龍自處淵何須躍而就之今來躍就向在何處潛不在淵何以為龍且以淵為龍之所安然則在田為失所矣何以反為美耶淵在下亦不當言進就故吾謂或躍在淵者在淵而躍也躍有動之義也欲動而未大行也然二則言德施普而四乃言欲及時何也真西山曰易以二五為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飛龍在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上則悔夫乾天德聖人之事也必以中為貴以不中為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于中者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聖明在御與賢人君子聲氣相孚其曰雲從龍風從虎明是以風雲從龍虎是風雲為利見而龍虎為大人也吾謂利見飛龍之大人或亦不安不然雖有聖人在下而不遇聖主誰為應求如夫子是也何利之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何以無位不當權也無位則无民矣而又無賢人相

輔助則不可以有為也此見在上者亦有不得時之日但當靜以養晦則可以无悔若不度量而妄欲舉動則悔不可追矣不言咎而言悔者咎自外作人為之也悔自内生已為之也在人者不可必惟求内省不疚在已者宜慎重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潛龍勿用下也

下謂士處下也處下則不宜求用人不得而舍之所謂幾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德施普何以言舍未得大用而竟其施乎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行已之事也至誠無息故終日乾乾不論進退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者有自已程量之意子路之率爾冉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皆在淵而或躍者也夫潛而欲用可乎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非求人也何妨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有聖人之德而又得時得位以成治于上古今全備者能有幾人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上九窮矣不能靜而動窮中之災所宜有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也而用九剛而能柔所以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時之不能不秋冬也君子之不能不隱伏也天道也有陽氣雖潛藏可也不失為化育天地之所以大也能求志雖隱居可也不害為唐虞聖人之所以神也舍之則藏未易言也若但言潛而已矣猶介之士逸民之儔也不足以當此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聖賢用世政令一新如和風之披拂如膏雨之滋潤生意充滿萬物昭蘇耳目為開精神若爽宇宙景色煥然改觀天下文明自不同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惟時之宜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革變也乾道變化革習而躍亦時之所宜然君子出處關天下治亂非偶然而已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六爻皆天德也而不得位惟五乃位乎天德之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極宜變亢而不知變與時俱極悔不亦宜乎變之云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是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不過天之道也乾元也而用九是能用乎剛者也故于此見天之則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有乾元然後萬物有所始萬物既萌無不暢遂是始而亨舊說者見乾元能始而又能亨也

利貞者性情也

美利萬物而無間歇是天地之性情性情天地之用也涉于萬物則性情萬有不同而各盡其性各得其情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非以性情為利貞性情有之以為用是之謂利有常而不變是之謂貞利貞在性情之中也成性成情便是利貞不但收斂歸藏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總結乾元極其功而贊之不言無可指言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總言乾之德剛健中正乾之體也純粹精者所謂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乾之德乾元盡之矣六爻發揮就其端緒以盡其變耳九三九四重剛不中上九亢龍有悔皆非德之至者然盈虛消息之道具焉故亦足發揮乾道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乾元之神氣也時乘六龍莫載其倪雲行雨施莫測其自萬物利賴莫知其仁乎愚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必謂為聖人之事何其小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凡執德而不可行者無用之腐德也君子以其成德為行是實德可以見之行也然而潛者隱而未見則無其

位也。行而未成。則無其力也。是以君子弗用。舍之則藏。不以其德之可用。而必欲強行。以與時爭也。此又言君子所以體乾之德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聚之。則無遺理。問以辨之。則無疑事。寬以居之。則有餘地。仁以行之。則有餘澤。此言君子所以覆冒天下者。皆實學實理。非有奇異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上不在天。非天德之位也。下不在田。非時舍也。出幽遷喬。獨行其道。萬物待命。任鉅事艱。道雖可以濟。而心則無時可忽。惟乾惕不寧。雖危可以免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程傳謂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非也。四未見所處之位。何以云出人之上也。然則何在。在淵也。淵潛。而具大有為之業。真所謂神龍變化。令人莫可測度者。此其人間世而一有。不可以為恆。故或之。謂間或有是人也。疑之者。有無不定之辭。即不恆有之謂。有善世之德。秉文明之時。何咎之有。凡乾卦之有悔无咎。皆與常卦不同。未易輕言之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與天地合德。聖人即天也。故凡聖人之所措置。一天道之流行。先天而天弗違者。人世未起之經綸。天不言而

聖人創之。天以為宜也。人者。經綸中之人也。修道之謂教。孰能違之。聖人者。參贊天地。位置鬼神者也。鬼神雖司吉凶之柄。實奉聖人之道以為衡量。安能違聖人耶。

此聖人在天子之位。九五飛龍之大人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凡人之不能見幾識微者。非盡貪昧也。優豐處順。未必能先事憂虞。懷道嫉俗。又不能隨人首鼠。是故有失晞而強與造物爭。獨立而強與小人爭。負才而強與功業

爭。因而自蹈于悔者多矣。其發念未嘗不正。任事未嘗不勇。然而有不可為者。則亦當揆時量力。奈何其不然也。凡此皆道之所忌。而亢之為害也。故又以上九特指而丁寧言之。此為大賢以下者箴規也。蓋君子憂世心熱。不忍坐視于君民上下之鼎。往往憤死不顧。其情最為可悲。故聖人動色戒之如此。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知此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何以知為大賢以下者箴規也。承上文曰。其唯聖人乎。故知聖人之所戒者。必其可戒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固知此事未易言也。　既云知進退存亡。而又云不失其正。豈有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乎。此中難言之矣。夫子處潛之時。而棲棲不遑。是潛而不以潛用。而又未嘗失其潛。逸民辟世。誼非不高。其視聖人。則不啻懸殊矣。此其所以難言也。故曰其惟聖人乎。聖人無可無不可者也。

乾之為道也。天地之道。盡於是矣。以元亨利貞。統乾之體。以六爻發揮露乾之情。而聽人占之玩之。以為各人所遭之用。而人事亦具矣。而其實卜筮不足以盡乾。乾亦不專為卜筮也。故聖人極言之。反覆讀之。莫能窺其端倪。蓋微乎微乎。就經文略得其似。而易正未易言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者。對乾而言之也。陰陽相為對待。坤配乾也。坤統乎陰。故有乾元。有坤元。坤元者。天地之初。止有一陰一陽。而彌漫于天地之間。而無所雜也。坤元能生物。暢遂充滿。是其亨也。亨則利頤弘矣。牝馬。順也。以順而貞。所以別于乾也。程傳。以為坤備四德。利句絕。朱子以利字屬下文。要之程說為長。然吾謂利亦不必句絕。當以元亨利牝馬之貞作一句。仍是元亨利貞。但貞加牝馬。以別于乾耳。　牝馬則已矣。何以言牝馬之貞。馬豈能責之以貞乎。故牝則屬馬。貞則歸坤。言坤如牝馬之順而貞也。積傳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于人者也。言乾坤取象之義甚當。　君子有攸往。以下似繇辭為占

者言之非言坤也。蓋坤亦元亨利貞。占此者。而卦異用。不同于乾也。不然。以配乾之坤元。與天同體。何迷何失。東西南北。無非本體。何得何喪。又何不安不貞之有。而又何吉之可言哉　卦體柔而順。故君子有攸往。處陰固先迷。終順故後得。純陰而無與爭。且坤能生物。故主利西南得朋。懸乎坤之陰也。東北喪朋。失乎坤之常也。安貞吉。安以應地之靜。貞以應地之久。故吉。此用坤之道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无土不生。无陰不成。資乾以始。資坤以生。陰陽和而萬物得。是順以承天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地之功。所以同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又申言所以取象之義。得柔順利貞之道。君子法之以攸行也。本義謂言利貞。蓋因有利貞二字故也。意似未安。蓋乾有乾之元亨。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也。坤有坤之元亨。萬物資生。厚德載物。合乾之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也。坤不如此。無以承天。故各指而言之。若利貞。則坤與乾同之。子曰。利貞者。性情也。註云。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夫收斂歸藏。陰之成物而有終者也。成物者利。有終者貞也。程子以為便是各正性命。夫坤。亦未有于萬物各正性命之外。而另有一利貞者也。故吾以為合而不可分。雖不釋坤之利貞可也。不然。坤即地也。攸行地者。又誰行之也。以其行地者以釋地。以贊地之利貞。不亦小乎。故吾以為此申言取象之義。言牝馬有

柔順利貞之德。君子法之以為行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註謂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玩經文无反西南之說。程傳。謂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亦又不然。道惟乾與坤而已。今言離類從陽。豈又有一物與坤為類者乎。坤成生物之功者。豈皆絕其類以從乾者乎。然則此類坤者何在。坤何時與之為類。又何時離之以從陽也。既離之矣。仍有相從之時否耶。且離此從

彼。何不貞如之。又何以配乾。而成其生物之功耶。凡此皆理之叚不通而說之最紕謬者。何不思之甚也。故吾斷以為此。皆取坤之象言之。以為占者告也。葢惟君子。然後有朋。惟人事。然後有迷有得。惟趨避。然後有東西。有南北。惟卜筮。然後有失有慶。若就中所以然之故。惟聖人知之。未可易測也。姑就本文言之。失道故迷道。如道路之道。惟迷故失道。惟順道故得常。得常者。得其故常。但守而不失耳。非有大益也。與類行。獲所求也。喪朋。失其侶也。乃占之不吉者。終有慶。凶中有吉也。卦之大意如此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明謂君子得安貞之吉。則可以應地之无疆。是大人與天地合德之說。程傳。謂陰體柔。故從于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是又以陰與地。分而為二。有是理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以勢言。舉其形也。人肖天地以生。地之含弘光大。若是其无疆也。反之于身。而知所以取法矣。不能載物。何以全皆偹之體。不厚其德。何以載物。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體之于坤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

坤純陰也。聖人就陰得義。故感于初爻。而知陰之欲動。感于履霜。而知堅氷將至。葢天下自然之理。必至之勢也。而君子小人之消長。具于一爻中矣。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曰馴致。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而莫有覺焉者。如寒以漸而至。習而不以為異也。惟君子為能知微而有無如之何者。數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純陰也。而二又得位。故能具坤之德。以象人事。非以贊坤也。直方大。坤有此德也。其在人。則直而不可曲。方而不可遷。大而無所不包含。習者。勉而能之。不習者。體成于自然。君子之載物也。如地。生之惟我。成之惟我。何不利之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方大坤之體也。然必于六二之動見之者。葢靜而直

方易也。動則不能矣。六二得坤體之正。動亦坤之選也。故動乃見其直方耳。地道光者。惟體合自然。而無利萬物。乃能盡地道之用。而地道為之光耳。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坤以純陰而履陽位。有欲動之機焉。然而承順自若。未嘗先陽也。君子雖有格天之業。無加于性分。無可矜異之時。況未有所為。而敢以章美自炫乎。露才揚己。淺之淺者。取忌未暇論也。故含其章而貞之。含之者。有若無。貞之者。德可久也。以之從王事。亦從其時之可為而為之。功歸于君。而不居其成。事職于身。而克盡其終。地道承天。而不敢尸其功。君子讓善。而不自大其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一似木訥無用之人。而實非木訥無用之人也。未遇其時。不敢為天下先。匹夫匹婦。皆能勝于。既遇其時。不敢為天下後。肩鴻任重。無所與讓也。蓋惟其有之。是以能含。能貞。能發。惟其知之光大。是以能任。伊川曰。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此語甚佳。含也。貞也。發也。從也。總之知足以知之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純陰而又處陰位。用晦之時也。則有括囊而已。非以苟容也。其然足以容也。无咎无譽。不為人所知也。乃知譽以咎鄰。君子譽之。則小人咎之。名之所成。數之所起。對待之理也。括囊自守。以絕咎譽。未易言也。囊所以盛。括則隱其囊中之所有。而不自炫異。故不取忌。保身之術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象不言譽。而單言无咎。正欲人之慎之也。苟不取名。禍

斯遠之矣。

六五黃裳元吉

程傳。以黃裳為元吉。則居尊為大凶可知。謂臣居尊位。如羿莽。婦居尊位。如女媧武氏。故有黃裳之戒。隆山李氏以乾之九五為堯舜。坤之六五為臯夔。其理甚長。所謂乾坤對待。而余謂爻不必定有耑指。似亦暗合。蓋必如此。而後見乾坤之大。為六十四卦之主。余偶有此意。而李已先之。不敢妄附。然斷宜從之。雖然。又有說焉。坤六雖陰。而位不能不五。五實君位。不可諱也。黃裳坤德

也。元吉。黃裳之應也。曰六五。黃裳元吉。六自有五之位。自有黃裳之德。自有元吉之應。非聖人戒之也。子服惠伯之論。因黃裳之義而推之。乃占易之法。非正解經文也。然則何以言之。此之六五。而母后垂簾之事也。雖云天無二日。幼主不可不謂之主。然女后垂簾。實領尊位。幼主雖同御。而旁侍不敢並。亦不可謂不君也。以聖母處尊不失為女中堯舜。是所謂黃裳。天下實有是時。國家實有是遇。携幼主于中天。措宗社于磐石。可以告之天下萬世而無譏。何吉如之。裳雖下飾。而女后履順。因未害其為黃裳也。豈必盡為羿莽武媧也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雖處尊亦不敢炫異也。君尊默運于上。而百工效其職。何事為君之功。何事非君之功。君不作聰明。以自表暴。斯天下之大功集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泰極則姤生。剝極則復至。陰陽迭運。四時代興。無所謂爭也。此之戰。其一時沴氣之所為乎。而余以為此當專以人事論之。是以水至柔也。而壅之則崩。陰至順也。而極之則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敝于著。慎之于始而已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道窮不但陰道窮而不能下。陽道亦窮而不能制矣。思極生怨。兩敗俱傷。至于玄黃之時。所損甚矣

用六利永貞

純陰也。而六爻俱變。駸駸乎不有其舊矣。故利永貞。永貞不變。雖有攸往可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順以承天。是謂能輔陽。六陰俱變則不順矣。極而至于戰。與陽為敵。不復相成矣。惟永貞則能以靜守動。以常處變。而陰陽相得。是能輔陽。而與陽相終。可謂大終矣。大終大其所終。配天者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陰柔而用。不可禦也。體柔而動剛也。陰至靜。而生生之理。不可易也。體靜而德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

天先而地後。故後為得其所主。程傳謂主不當有利字

不成文理。有常。生物有恒也。

含萬物而化光

蘊含萬物。而其化光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其順乎贊之也。必如坤之道。而後可以言順也。上承乎天。而俟時以行。時生而生。時藏而藏也。以坤道觀之。凡剛方不足而柔者。非柔也。不能處後而有常者。非柔也。不能含萬物而順承者。非柔也。柔者。天地之順德。剛之收斂者也。故柔則必直。必大必方。凡無骨之柔。以狐媚爲事。而無陽氣可取者。乃陰柔之賊也。不可以言柔也。釋彖辭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臣之弑也。生于寵極。子之弑也。生于驕極。夫驕與寵。非以誨弑也。然而禍亂恒由之而作。梟獍之心。不識恩與愛爲何事。習于驕寵。而無檢制。則心日肆而氣日悍。以無厭之心。處無節之地。惟日見君父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患怨所積。不至于弑不已。足以貴慎之于早也。慎之奈何。亦曰。禮而已矣。梟獍何知。有禮節禮制于毛羽未成之先。不使之習于狂悖。或庶幾乎。然而難言之矣。釋初六爻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能直。能方。使大不必習於事。而所往無不利。若此者何也。直方大之德。含于中而信于外。雖有非常之舉動。人亦不疑。況尋常之事乎。人不疑于所行。何不利之有。語云。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君子求諸己而已。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不疑所行之謂也。程傳。本義。似俱涉含糊。釋六二爻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特又抽言地道无成代終所以警省世之爲人臣爲人妻者。欲其知所取法也。代終。則相成。疑陽則必戰。天地必然之理也。釋六三爻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

言謹也

天地尤不干時。而況于人乎。使不括囊而必欲用也。是天地所不能令草木嘗蕃者。而人之所蓄幾何。賢人之括囊即秋冬之收斂不可不知也。釋六四爻也。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順也。正也。通理有條理也。若中無條理。雖順無所用之矣。子思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正位居體

正陰之位。居順之體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盡于黃裳之義。而充實其美。位可不論也。蓋黃裳元吉。為六五言之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諸家但言不與陽相從。則必戰。請問陰與陽戰之光景若何。若謂陰陽搏擊。則請問玄黃之血若何。有戰有血。是有形矣。可以影響言之乎。然而皆不釋。所謂喻也。嫌于无陽。孰嫌之也。吾謂此但以況小人之世也。小人橫極之日。自以為無復有君子。而不知固自在也。稱龍以象君子也。君子失時。而受傷。所不必言。小人據極盛之勢。不肯安靜。必欲與君子為仇。而尋干戈焉。然亦未嘗不流血也。至于流血。則小人亦何利焉。其曰。天玄而地黃。以天地之大變。君臣兩敗俱傷之時也。可懼之甚也。豈如守其順承。而共享其福乎。坤之五也。尊之極也。而以黃裳得元吉。坤之上也。橫之極也。而以龍戰得元黃。君子小人之用心。不但懸隔。而禍福亦懸。此孰得孰失。亦何去何從乎。

坤之為德也。以配乾也。而坤之為象也。則有所當謹者焉。故聖人寓之于卦。以其承順者。明坤之德。以其疑陽者。嚴陰之漸。易之所貴于占者如此也。

坤之為道也。以柔靜為體。以剛方為用。剛方與柔靜。非有二也。惟其柔而靜也。是以能剛而方也。以其柔靜也。故曰含章。曰括囊。曰黃裳。曰利永貞。以其剛方也。故曰代有終。地道之用。大略可覩矣。惟不守靜而亢陰。而陽施之。則失其常而生害。不善用陰之至戒也。

八卦餘生卷之二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卦名也元亨利貞繇辭也雲雷何以屯屯又何以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何以又勿用有攸往又何以利建侯程傳引序卦而未暢本義以乾坤始交而遇險乾坤交何以遇險誰能險乾坤耶乾坤遇險之光景又是如何據程傳則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乃二卦各自相交非二卦交也何以為乾坤始交即以震遇坎為遇險矣

亦是震之乾坤始交而遇險而坎之乾坤始交又不當自陷也蘇傳止就屯言之又不言所以屯之意皆未了了余故謂易之道未易言也且雲雷相遇舍屯之外豈別無可以取名者乎聖人畫卦取名必取其重而確不可易者以為屯則是屯也不實見得所以然而第就傳敷衍之吾未敢信于心也不然就傳以言易果能知來而萬不爽一乎若猶未也則未可以為是也易之理既不可徹而諸家各就其意言之是可以讀易否也甚至舍卦而論文又何以畫卦為哉吾故謂易不可讀也非不可讀不可以其所以讀易者論易也然既讀矣而又不可置而諸家之說又無當於予心則亦姑就余見之所及而妄言之要之淺鄙支離又不如諸家之就文論文也然而是余之讀易也

元亨利貞四德也程傳本義皆言大亨而利于正則止亨貞二德而元利為虛設而又不言所以大亨之意似非余之意也余謂四德不可混也以天地之理言之則四德常在天地之間不以屯難之世而間歇也以人言之亦然所謂顛沛必于是也人之所以為元亨利貞者

何也元者善之主也丈夫雖當屯難之日吾之所以主張于世者自在世不得以鉗我也是元也雖在屯難未嘗無可行之道是亨也亨則利矣守正不易是貞也其間雖有不亨而亨之理在雖有不利而利之理在又有以得我為利而不必亨者利在道不在事之利者未可一言盡也惟四德不汩沒于屯難之世所以在天為至誠無息在人為無入而不自得故特于屯卦而首揭之非虛設也勿用有攸往屯也利建侯亨也澤非人不光沛非人不濟后稷之為天下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齊

澤苟可以下于民。功不必自己出。故利建也。註謂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全是自私自利。强以下人。得民周旋之。未見其然也。且建立也。立人以為侯也。如何說得屯而可君之象

以易觀之。則枉尺直尋。非元也。邪無道。富且貴焉。非亨也。行險以徼倖。非利也。以道殉人。非貞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天下之禍患。皆生于有對待。有對待。則有爭心。有爭。則難作。剛與柔正相反。故相激而為難。剛柔始交而難生。

剛柔非必欲生難。剛柔交而難自生。千百世之禍患。盡于一言中矣。

動乎險中大亨貞

世道雖有險時。而能涉險而濟變者。君子也。故動乎險中。大亨貞。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大亨。乃君子之事。屯非君子不亨也。君子不有如山之守。不足以貞世變。故世不能移我。然後足以轉移世運。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據程傳。則雷雨滿盈。為所以大亨之故。而貞帶言之。據本義則以雷雨雜亂晦冥。塞乎兩間為草昧。將安從焉。以余論之。雷雨未動故屯。動而滿盈。不可以言屯。則程傳非也。陰陽和而後雷雨作。今乃謂雜亂晦冥塞乎兩間。以象草昧。則天地間。豈有彌天際地。經年累月而雷雨者乎。亦未安也。有雷雨之滿盈。然後有以資萬物之生。有君子之建侯。然後有以開草昧之世。雷雨者。天地所以亨萬物之屯也。建侯者。君子所以亨亂世之屯也。以此言之。則先王建有萬國。正所以公天下而濟世變。利賴之大者也。柳子乃謂封建非聖人之意。可謂不窮

其本矣。不寧者。所謂天下未平。堯獨憂之。不遑寧處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故開物成務。其責在我。濁亂之世。非我孰與拯之。然則避世以待天下之清。未為盡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隱居求志之所以難也。君子以經綸。經綸不必得時。苟裕其具。雖遯世不見知可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九居初。震體而動之主也。難方在前。未可得志。故盤桓。

盤桓為動言之也。雖欲動而不可輕動。故盤桓。欲行而且止也。此時以居貞為主。非不為也。相時而動。時尚未可。故利居貞。利建侯。大君之事也。天下之不治。凡以未得人也。公天下而不敢愛其爵祿。賢才並用。衆力畢舉。而屯不足亨矣。堯舉舜而敷治。孟子曰。為天下得人難。以此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志行正。雖盤桓而不以為罪。求賢自輔。得民之本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震體有動之象。而險在前。故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屯時。險之時也。邅如。遲回也。班如。欲行。而又不敢決也。所以不敢決進者。屯難之世。禍患驚心。動輒見寇。而不知不盡為寇也。亦有求我為婚媾者。但女子畏禍。守貞而不敢進。以故失其字育之時。至于十年。乃始得字。所謂屯也。女子寧時。而必守貞待時。不肯苟從。所以為貞也。此爻傳以五為正應。乃五爻無應二之文。二此時尚不知五為何人。既為貞女。乃欲往從素不相知之人乎

又謂迫于初。夫初與二三。皆動體也。所以為屯者。以遇坎也。初又以貴下賤。安有迫人求婚之理。程傳。亦知其不然。乃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言。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恐亦未安。屯如也。而以女子為言者。屯莫大于女子之遇寇。而女子以得所歸為亨。屯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剛者。謂乘于強暴之人也。六二以柔遇剛為難。女子守貞。十年乃得反常。反復也。復其常。得安也。此見屯難之運。人所不免。而屯極而通。雖婦人女子。亦有得時之日。女子以守貞而卒反其正。況士君子。而可以急遽改節哉。說者以剛為初。以五為正應。夫初能以貴下賤。五屯其膏。孰賢孰不肖。必有能辨之者。奈何以初為寇。以五為常耶。況初與二三。同在難中。又可以初為寇乎。即以從人論之。若二舍初之賢。從五之不肖。亦未見其得也。說經者。但論位而不論人。豈通論耶。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亦動體。而陰柔无助。乃強欲有為。如即鹿而無虞人也。惟入于林中而已。林者。鹿之藪也。无虞。則惟見林而

不能見庶猶之無賢而輕舉則空入于難世而不能得
民故不如舍之若勉强而往則必吝矣幾及也言君子
欲及庶不如舍之葢無得庶之具雖及庶亦不能得徒
勞心而無濟耳朱程二子皆以為見幾經文無見字義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無虞而可以即鹿乎然而即之者貪于禽也夫不與賢
共天職而惟貪于得民未有能濟者苟無其人則幾不
如舍往之為吝者必窮之道言不可僥倖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班如遲疑也求婚媾自輔也吉无不利未有下已求人
而不利者葢六四坎體險之屬也為難者也我不為難
其誰難我以其有難心也遂謂人亦將難我故乘馬班
如而不肯脫然以往而不知往不為難而以求婚媾人
之所願也吉也百全而無不利者也此見作難之人苟
回心向善未有不得所欲者為善得善亦天道之自然
非聖人故為此語以款之也此亦就文論文程傳以初
為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不知是以四為妻
而妻自求初陽乎抑以初陽為妻而四欲求之乎

象曰求而往明也

凡好與人為難者皆狠戾而不明者也能降志往而求
人皆明足以悔禍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以陽居尊坎之體險之主也坎為水澤可及物為險
主故雲而不雨屯其膏之象也何能有濟小貞吉大貞
凶正義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小貞吉也若大人不能
恢宏博施大貞凶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未光未嘗不施但無當耳項羽之刻印不能予唐莊
宗之施予綏人不感恩皆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亦陰體而處屯極之時既不能如四之明而求人而
五又不足以庇之至于窮而無所之之時則不足以難人
適足自困而已至于泣血漣如然後悔其為難之誤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凡强暴以難人者未嘗無一時之快然而終必至于窮
理也勢也六非險主從五而為難者也至于勢極之時

則五亦凶。而附從之者。徒有泣血而已。何能長久。至是惟有載胥及溺。悔之而無可悔者也。

卦以屯名。為坎之險也。則亦此卦者。宜以上卦為主。即以經文言之。下三爻皆有進而不進之象。正謂坎在前也。上三爻皆有自困之象。所謂險也。屯也。今說卦者。不論屯是如何。但以險難一概言之。竟不理論震動坎險之悳。恐未為得也。

難者。時也。極難者。人也。但君子在事外。則有相機之措。而當事任則有求賢之用。為難而能悔。如六四則有婚

媾之吉。屯膏而不能施。如六五則有貞凶之累。總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不論事內事外。而動乎險全在他人之作用耳。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程傳。引序卦以為物生必蒙。物之穉也。其釋卦也。以為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未見的確。又言水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更不快。且單言水而遺山。又失之偏。本義。以山下有險。為蒙之地。內險外止。為蒙之象。亦說蒙不出。意山者氣之聚。混冥而不可辨。水之勢汪洋。亦渺茫而不可測。故山與水合而為蒙。山之氣聚于上。水之氣浩于下。東西南北。茫然而不可辨也。其在人也。初生未有知識。如山水之蒙。蒙蒙昧昧。故總謂之蒙。非取坎止之義也。

人有聖愚。其初為蒙一也。故蒙有亨道焉。蒙必有所啟也。匪我求童蒙以下。推而言之。蓋蒙不可與言。故取其誨蒙者以論蒙。不憤不啟。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不專心致志。不可與言。故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也。以文勢論之。則我似卦自謂。而筮者為童蒙也。不誠信而再三瀆。故不告。諸家皆以我為二。恐非。蓋二亦蒙中之人也。利貞。慎所習也。性相近。習相遠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卦象也。險而止。蒙卦之取義也。其所以為蒙。則山水之氣混茫也。程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象。然則所謂蒙者誰耶。謂山水為蒙耶。謂處山水者為蒙耶。且又與前水始出。

未有所之相悖何以說經耶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亨以亨行者不學不慮之知能其良知良能也良知良能是其亨也以其良知良能是以亨行也其以亨行者正見天機之動蒙者亦不自知正可教之時故曰時中也志應者我雖不求童蒙而有教人之志未嘗不與童蒙之求我者相應也剛中者斷也彼以專一而來我以剛斷而往不含糊也再三瀆者聽受不專不以我告

為然而再三不已蒙之甚者也不告者非棄之也言既不入當俟其悟若彼再三瀆之我亦再三與之辨論不已則彼之志愈擾而我之言愈輕不但蒙瀆我而無虛受之實我亦瀆蒙而涸其初發之天機矣所以然者蒙以養其正而為作聖之功再三瀆則志意肆而失養正之道何以為聖功乎故不告所以嚴之而警惕其狂肆所謂利貞也以正自持而示之以不可瀆益師嚴然後道尊固如此也程傳以時中為處得其中若能處得其中何蒙之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轉折而必行故君子觀之以果行盈科而後進故君子觀之以育德此君子可以為匪我之我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坎體而處下泉之始達也初出之泉無所汚之蒙之可發者也故為發蒙利用刑人以下又以象推之言所以發蒙之道非蒙昧不犯刑小人之蒙非言語可以戒諭無以懲創之將終不悛刑所以感發之也故利用刑人刑不可廢于國以警省愚民小懲而大戒也桎梏刑

也使之苦而思善也若遂說桎梏以往是姑息之愛徒善不足以為政彼且玩易之以令之不便于已者為詬病故吝為政者德刑不可偏廢德非刑不輔知所以用刑之意刑亦德也但言尚德而廢刑道學之論也用說桎梏以往似當作一句謂說去桎梏以從事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用刑所以正法也法之不正其吝可知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坎體坎之主也處陰而有陽德蒙之出泉者故為包

蒙包荒也。如所謂荒容併包。言有荒人之才。而包乎衆蒙之外也。此是一種天生上知。其吉可知。蒙也而以陽處陰。故有納婦吉之象。蓋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蒙而授室。理之正也。如此蒙者。克家之子也。吉也。傳皆言包蒙為包容。然則利用刑人。又何不包之甚也。說甚不妥。益君子無棄人。刑之所驅而之善。又何嘗不包。程傳謂婦柔闇。亦當納其所善。迂腐極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剛柔接也。陽居二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亦坎體而乘陽。位處陰之極。而不守其陰柔之正。蓋稟水氣之至濁而蒙之甚者。故為女則不貞。不可取之也。凡女初未有不自愛者。見金夫則悅而利之。遂不有其躬。彼其可以金誘之而來者。亦可以金誘之而往。所謂婦人水性。內無定守。如是之人。何利之有。金夫未詳。彼其忘身而從之。非無故而然也。必有所利。故以為金夫乎。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當作慎

女行不慎。何取焉。

六四困蒙吝

四艮體。處山之下。稟陰氣之濁。智慧不靈。無可開發。困蒙也。困則無所往而可。故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遠實則純陰之氣。內無生發。故雖負陽為明。而蒙遠實為吝。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

六五童蒙吉

五。君位也。而以蒙居之。君之童子者也。以童子。故云蒙正育德之日。故云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雖居君位。尚在童蒙。未有暴戾難馴之性。聽人以為從違者也。故其性順可巽而入。故吉。程傳。謂舍己從人。降志不從。居然一聖人矣。豈童蒙耶。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艮之止。處山之上。而蒙蒙之悍者也。故為擊蒙。擊搏擊也。懟人也。以其能止也。故利禦寇。蒙體利貞。故不利為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雖有悍人懾之以上下之威則順故悍僕未有不從主之令而悍民未有不從君之令者也故曰上下順也如此等之人但可以法驅使而不可以理教誨若無以約束之則將為寇而不利茍有以控馭之使之禦寇則亦可以得其死力而有利矣此又在上者所當慎其操柄而不可徒求之民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雲何以能上天今俗言天上有雲者亦只是雲起在上遮蔽日月耳其實去天尚不知幾千萬里也何得為雲上于天吾故為此虛象也但以兩卦交互坎乾相遇言之耳乾健也坎險也以健遇險雖健而亦不能遽進故為需需須也物之所須者不可窮詰而所最急莫先于養故以需次于蒙也屯者萬物未生以前欲動之機也蒙者萬物之始生者也萬物始生百事未遑而先思所以養之天地聖人之情可見矣

天下事雖有等待然在我則必有所以實行之者然後可待非徒聽之人聽之事聽之時而已乾以陽德充實坎以陽德中實時雖未可然可以信于已可以信于人故為有孚不止单言九五也若单言九五則健為不實不孚矣何以需乎此亦理之明白易見者光亨蘊傳曰光者物之神也亨者時有所必至道有所必通故需之需此亨也貞者時當需為不可必之期淺人處不得意之日不能等待易致別徑徑路一錯則不可悔故必守之以正而始吉也利涉大川因坎言之也涉也非馮也涉則大川可濟馮則雖小必溺此所以貴需也需須也須舟楫而濟者也莫險于大川而需能涉之見需之乃

所以有為非畏懦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剛健之人不畏事利害不能怵不患不能為而患不能忍遇險輕發無濟于事君子不與也能需而從容審處則不為險所陷而至于困窮此見險者事也夷險者人也需者所以處險不困之義也曰義不困窮然則有需而不免于困窮者時也非君子之咎也聖人但教人盡其所當為者耳其言甚平不敢必于世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彖象之成語中之。若曰需也有孚。而光亨以貞吉。若是者。位乎天位可也。以其正中也。正中。九五居正而得中。獨舉天位為言者。事莫重于天子之事。其所當需者。尤有甚焉。雖以天子之力。不能遽得者。以況其凡也。雖需也。而涉大川者。必此需者也。往能有功也。必待有功而後涉。是以需也。君子之需也。非人之所能激也。君子之涉也。非人之所能止也。况其機以成天下之務。豈規規于形迹之間。以悅衆人之耳目哉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仍以乾坎之交互言之。所謂需者。仍是險在前。而剛健不陷之義。程朱皆謂雲方上于天而未雨。以待陰陽氣交。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有需而不得之時。不可以為需也。至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腐極矣。凡有為之士。欲為而未可。當需之日。不免有躁心。君子則不然。事當可為。固不退却以處後。時有未至。亦不熱中為天下先。但為飲食宴樂而已。飲食宴樂心無所事。而安然自適也。凡人心中有事則不能飲食。况宴樂乎。時至而後起。事迫而後至。我為主。事為客。時為機。君子所以超然于萬物之上。能立事而不為事所困以此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郊者。曠遠之地。此君子遠人之時也。懷才抱道。不為人所知。需之緩可需者也。得毋有欲衒玉求售之心乎。舉念一錯。終身无解。故利用恆。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三年學不至於穀。需于郊之謂也。如此。則无咎。窮不

失義。乃得已也。此士君子守已大關頭。故特警之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險方遠我。我肯自即于難乎。用恆而不失吾常。何咎之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漸近水。視郊為不平矣。此君子漸接人事。初涉世難之始也。小有言。此羣議搖奪之時。吾行之得而持之固。終不足以害吾成。故終吉。小人不樂君子之成。言語之患。從古有之。能自信者。不恤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衍也以吉終衍之故也乃知患難之中何嘗不寬綽在人自處何如耳小有言非我病也以吉終非我求也世路悠悠寧足與較是非哉寬以需之君子之自處有大焉者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世路之不能常平而不陂也時也泥者時之不可踐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泥可需乎然而需之者泥將陷我致寇之道也九三以剛處剛不能善其需故有剛折之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時值其阨能令不泥乎故云災在外在外者遭遇之常不可必也惟不能早遠而自我致寇則我有以取之既致寇矣勢不可避惟有敬以主之慎以持之猶可以不致于敗言敬慎則非畏縮蓋既遇險而審處之法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履險矣需于血既傷矣犯險而見血陷之甚矣尚何安之有出自穴失其所也朱子以出自穴為不陷恐未當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以聽守正不失以聽事之所歸所謂需也患難之中猶安以需之而聽人之所為也如叔孫豹委身守順以聽晉楚之為而不肯以貨免是也此中吉凶有不可知者矣故不言吉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所謂需也有剛中之德處陷伏之時不憂不懼酒食自娛守貞不易吉莫如之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此又言酒食貞吉屢言酒食何也傳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蓋飲食之際可以觀養故屢言之也能以中正自貞終必得吉在需者力持之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處險之極入于穴而不動需之極也不速之客三人來需之效也我需之彼來之自然而至非我求之也既來之則得所需矣在所以應之耳敬之則不失其來之意可以成我之事故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當位上處險極非所當安之位也處非其據可謂失之矣而能慎以需之終得意外之援猶可以不至于大失也未大失需之得也需卦諸家所說殊不可曉本謂以乾遇坎險在前而健有所需爻却說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乾既需而不進又何以于郊于沙于泥于血耶既以九五為人君之位何以止言酒食不亦小乎凡爻皆占詞也其云不速之客三人來假令占得此爻者必有三人來乎此當作何變通且既以乾之三爻

為需有于郊于沙于泥之不同矣乃四之血又謂為三陽所傷是乾不需而反為坎陰之賊矣不又顛倒之甚乎故吾以為不可通也以意論之健遇險故宜需需則不宜有為無所為故但宜飲食宴樂飲食宴樂非需也乃真需也心與世忘而無所需則無論在郊在沙在泥在血在穴皆晏然安之我無如世何世亦無如我何時至事變自然而然在我終無徼倖之心故不謂之需然實盡需之義是之謂真需也若需于郊則以郊需矣需于沙則以沙需矣需于泥則以泥需矣需于血則以血需矣所處之際有淺深輕重之不同然其為需則一也有意于需者也惟九五以陽剛之德陷乎兩陰之中可謂險矣乃內有主張而不為險所陷酒食宴樂不失其常故云需于酒食貞吉所謂處需之時君子以飲食宴樂也上六不能宴樂而退伏需之次者也惟飲食宴樂而無所事與險如一然後可以為需故重言之需須也于郊于沙于泥皆以所值為需之因于血則居險受傷而不能不需皆非需也于郊如以終南為捷徑者于沙于泥皆行險以徼幸者于血又甚矣至于占法殊未能

通又不安于諸儒姑妄言之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水上天下則需天上水下則訟然則健險之不相能也久矣負剛健之氣而懷險陷之心兩不相下而起爭訟亦恒情也天水之所以為訟者陽亢于上而不肯下就陰沉于下而不肯上附而情乖忤各欲行其見則必訟勢也亦情也有孚者其人必有理可執可信于己亦可訟于人人亦信之是以孚也窒者事阻于所訟未得如

意方以情聽理于人。又未即暢遂也。惕者。訟則有曲直刑法之施焉。未知聽訟者之意。且虞所訟者。其情旁出而不可測也。中吉者。得中則吉。訟之理也。終凶者。事有變易。曲直之所分也。利見大人。理非大人不伸。訟非大人不斷。不利涉大川。夫以事訟人。非得已也。當有戒謹之心焉。安有肆意履險。而可以得已者。況夫大川者。坎也。彼既訟我。而又可與之同事乎。我方尤彼之訟。而又可効若人之所為乎。故不利涉也。然則世有與所訟同事者乎。曰。有之吾見之矣。有不得已之心焉。彼無端訟

我。我欲與之解釋。彼亦陽應我。而若為我忠謀。與我同解于所訟之前者。而不知險人之不可親也。盍不讀易之故也。總之健遇險則需。秉乾剛之德者。未嘗不知消息之理。險遇健則訟。負陰惡之性者。不可方物。雖有陽明。無他腸。而與陰刻。終不相入也。

所以有孚。所以窒。所以惕。所以中吉。所以終凶。所以利見不利涉。皆占詞也。卦中必有所取義。得此者。知其義之所在。神而明之。有必應之理。今不悟其義。但于經文敷衍耳。然則據此以斷者。能必應乎。不能必應。而章句之學。可以說經乎。吾謂易之不讀者以此也。且即就彖辭論之。夫有孚窒惕。此皆情理之可必者。若中吉。則儘有抱理而不得伸者。終凶。而訟必有一吉。何得槩言終凶。若利見大人。則儘有大人而糊塗者。若不利涉大川。則亦有卜偕而得吉者。凡此皆事之所有。而人之所不可預定者。若但云論理當如此。則又何以占為。吾故謂占得此卦者。其事不全吉。有孚。有窒。有惕。皆抑塞驚恐之象。中吉終凶。中。如終始之中。先吉而終凶也。利見大人。在凶之後。雖凶。仍宜利見以求直也。不利涉大川。終

不可行險也。卦雖以訟名。而占訟者不全吉。亦不全凶。止就其人論之。不論其理之曲直。事之是非也。若占訟而得別卦。又當別論。訟卦不能該盡人之訟。而占訟者。亦不必定以訟卦。此易之所以不易究也。因心中不醒快。故附記其意如此。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險健相遇。已自可訟。若險健合為一人。更可畏而不可攖。曰以訟人為事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

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夫子以理斷卦辭也。言訟所以有孚窒惕而中吉者。以剛來而得中也。中者。二也。陽實于中。故有孚。陷于兩陰。故窒。以陽處陰。故惕。剛居二得中。故吉。然而訟不可成者。人訟我。我以得中取吉。我爭訟。雖得中亦凶。事變固有不可知者。不能全恃理也。大人以尚中正。故利見。以我之中。合于彼之中也。然則大人而不尚中正。則不利見之矣。入于淵。行險也。不利涉大川。險不可輕試也。誦夫子之言。而悟訟之理。凡占訟者。不論得此卦。得別卦。以當以得中為主。以其得中與否。而察其所值。則吉凶亦略可得其大意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乖違。從來如此。君子之所不可知。亦所不能強。但起訟有端。事為之階。作事謀始。慎于事前。不為可訟而已。即不能免人之訟。然我不失為得中。則固有所以應之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坎以象人之險。而險亦不同。如初者。險之淺者也。故雖有害人之心。而不毒。尚能不永所事。永。長也。事。即其所害人之事。而以之為訟者。尚可中止而不紛擾不休也。但小有言。雖訟而不致大興風浪。以事則易結。以情則易悔。故可以收斂而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自不可長。初能不永。則尤非好訟者也。辯明者。辯明則已。無深求多事之心。故終得吉也。然則好訟者。凶可知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吳反　眚生領反）

二。險之主。以九居之。剛健而好訟者也。有孚。孚以此也。自以強力。陰險而能訟。欲與人為難。而不知有剛折之時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傳謂歸而逋。竄避為敵之地也。其邑三百戶。邑之至小者也。若處強大。是猶競也。不甚了然。夫其邑。其所自有也。既歸處其邑矣。何以又言逋。以三百戶為小。夫訟也。非攻戰也。彼以其身與所訟敵。雖有千室之邑。無所用之。且其視上則小。視下則不啻強矣。其人豈必欲與君訟。而弱于彼者。反皆相安。而不思陵之乎。此皆理之不可通者。以私意論之。九二

中實此等險人能為一段竦聽之語令人可信所謂有孚也然遇大人則照見肝膽故不克訟而歸訟則有无妄之貴取諸其邑人不堪命以至逋逃至于三百戶三百戶指其所逃之數但取象不可曉非盡其邑人皆逃之也无眚者不克訟歸雖有所逃小懲大戒猶可補過未足為眚也二在彖辭以中得吉而爻則甚不佳正謂人訟我我據中故吉我訟人則訟不可長所謂終凶也理一而已原未相悖程傳謂爻與彖取義不同或亦未盡然也

彖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竄七亂反 掇都活反

不克訟歸逋竄者此如坤之六三彖辭或從王事之義傳謂彖只舉上句解義則並及下文他卦皆然之說蓋連其邑人三百戶包之也自下訟上者二處下而訟故云訟者必上也患至掇者掇拾也以下犯上不安其分自速其患如子皆上大夫汝下大夫之類是也不仁之人無所與讓好剛犯上自謂無所不如意而不知自貽伊戚悔不可及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處險之極而居陽位所謂陰陽閃爍不可方物之人也然能憑藉舊德知所自守而能不為訟雖處危地不至召殃故終吉智能自免也天下之奸人何嘗無智慧或從王事无成為錚處後莫贊其成不言有終不肯任事无可終也此等小人苟無利于己雖不與人為難亦不肯出身任事而國家亦不得其力

彖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守其先世之遺業而不敢為非故食舊德乃所從上而吉益陰險之人能保守舊德又能從上則吉无成而言

吉者在彼能如此是其福也奸人苟不肆惡至于決裂聖人無不多方保全之但得其自求多福斯可矣固不欲發其奸狀也 因而思之舊德即其先世之所遺如私邑是也二以訟而失其有三以守而食其舊則訟與不訟之吉凶可以觀矣彼恃強而好訟者胡不思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居健之初不肯讓人訟其本心也第以居陰力柔不能紓其暴氣故不克訟然訟之氣未平也所以然者不安于命不勝憤憤之氣以與小人爭是以有訟屈于力

而暫罷耳力稍贍而有感觸則又訟矣若能平復其本心即安于命知世路平陂莫非有命矣然順受而變其前日枉争之習一以安貞自處則此中得多少便宜省多少恨怨而亦無是非得失之慮何吉如之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我自不失何肎與小人較然則欲與人爭者即據理據勝其所失亦已多矣

九五訟元吉

訟雖非君子所尚然世間不平之事亦君子所疾須有

人以治之無聽其恣行之理九天德五尊位以道照臨是非之主明罰勅法訟者之所歸命豈肯使小人肆志君子垂首耶故有時而取于訟則元吉五不必定是君位或為一家之主或為一邑之主或為一國之主衆之所倚恃不得退讓者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之所以元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理無私正則決斷不枉仁人能愛惡人在此時也君子平其政益平衆人之所不平者所以貴乎獄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處健之極暴而不自制專一以訟為事故有時而以訟得位大凡深刻之吏好煆煉人罪以為執法人主亦往往嘉而用之而不知天道神明不可獨赦出爾反爾一間耳如唐武后時以告密得服者甚乃不旋踵而誅戮無遺寧止三褫之而已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猶為一種曾習聖賢之訓知護體面者警發也若彼陰刻慘毒小人又不足與言此矣

訟之為卦當以坎為一險人性既害人乾亦負氣不下故而相搆而為訟訟則有得失易既以卦辭明其大意而爻復以人位窮其吉凶使人知氣不可爭險不可冒非以戒之而戒在其中本義動言占者如是則吉若如是則吉何以占為誠意正心儘勿作道學儘勿履吉何以易為而所謂易以知來為逆數亦無所用之矣又邑人三百戶朱子以言不可考況欲發卦中不言之秘乎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擎天 家訓 可行 珠耀 家謨 元燈 景福 珠洸 桂芳 重梓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本義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皆理之可通者要指象卦而言之耳未見所以必然之義也地卦靜而順而有險焉則失其常矣水往而弃戰伐之象也地失其靜水

動而充有動衆相爭之象故爲師

貞正也王者之師不爲詭詐不為掩襲不爲淩暴但明正其罪以往問之使師動於此威立於彼彼不正者未嘗無師王者之師所以有征無戰而莫之敢格者貞故也丈人師師者也德足以鎮服才足以制馭而識足以謀斷故可以爲三軍之司命而暢薄伐之威是以吉也无咎者有不戰戰必勝無凶危之咎也伊川以穰苴淮陰爲丈人非也此二人者才有餘而德不足將帥之器耳非丈人也求之于古太公鷹揚尚矣若南仲若方叔若召虎皆其選也庶幾之者其惟郭子儀曹彬德似之而才不足未敢望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王往況反

執大象以御天下無所用衆不得已而至于用衆則以衆之大義帥衆以往征之則是衆心之所同欲正者即彼不正者亦屈於衆正而罔敢不服故曰能以衆正益顯衆之義非全藉衆之力也此王者以德服人之事寓之于師者也故可以王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兵非剛則威不立剛不中則暴剛雖中而無應則孤所謂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无應故也兵至險而動以順有丈人之德有行師之至乘天下之順皆師之利也師之所動必有傷殘是毒之也然毒之乃所以利之故民心悅而信從之吉而无咎也以取象言之則剛二也險坎也順坤也應則臣主俱順不專指五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之于水也無所不受君子之于民也無所不容君子

觀於地與水以廣量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師有律則衆志齊一而不亂然後可得其用命若無紀律則所至騷然良民鷄犬不寧惟以淫掠為事寧可得其用乎未見敵而先自敗安得不凶否臧只是不臧律則臧不律則不臧程傳及諸家謂不以律雖善亦凶苟不以律何善之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言失律何曾言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剛德二陰位本為非宜師陰象故在師中則吉以一陽為衆陰之主以丈人為衆動之主指麾如意衆莫敢犯所謂制勝在幃幄之中故可必其吉而无咎咎謂敗衂君子之用師也勝負在我而不在敵有制之兵不可敗也王三錫命雖云賞功然亦見大君旌勤慎重注意付托而後軍中有威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天寵受專閫之寄懷萬邦暢天子之威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干陽以下犯上如晉彘子是也輿尸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凶之甚矣程傳以輿為衆尸為主謂衆人主謀非是

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輿尸凶甚矣無功不待言然大無功者一陣之勝敗或未必關於存亡故止言無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無外侮何以師為既成師以出何以左次四之不能將可知然知難而退所全亦多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雖無功未至損威不失其常可無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天地好生為心聖人神武不殺無所事師然實有不得不用者除民之害也是故禽為田害執之不為不仁暴為民賊誅之不為傷義故无咎然則師之所執必為民害者是田之禽也苟不害田則禽亦不問之矣長子帥師則可以成撻伐之功弟子誤任則輿尸而已何能濟

用師雖正。以小人憤事。凶所不免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行師全在用人。用人之得失。國之存亡係焉。六五以柔居尊。非有剛健之德。故不能決擇。而弟子得以參之。不可不慎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終行賞。大君之事。在我雖有執獻之功。然殺傷已多。無論為寇為良。殆不知幾何矣。原厥致禍之由。皆小人為之也。朝廷之上。民社之間。苟無小人。何以致寇臣子

之行軍功愈高。而國家之禍害愈烈。聖人推原其始。於此。而惻然有感也。故丁寧於有國有家者。以勿用小人勿用小人。是不戰之師。無形之勝也。故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本其初而戒之。不然此時即有戰功。未必皆分茅胙土者。何關國承家之可言。程註皆謂有功小人。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此甚非也。假令小人功大當封乃禁之而不予。又如一事。二人同功。一君子一小人。一封之以爵土。一投之以虛位或但酧之以金帛。不但本人不平。公論亦不平。國家從來不聞此律令。然則大君亦何以使人。此大亂之道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曰以正功。則負臣子之功者。不可以為君。曰必亂邦。則親小人遠賢臣者。致亡之道也。

師旅國家大事。故首戒之以律。申之以長子。警之以輿尸。寬之以左次。正之以討罪。終之以酧功。窮之以用小人。以塞禍亂之源。各爻取象不同。占法當各有說。若經文大意似是如此。蘇氏以律為正否臧為奇。此未見兵無紀律之害。不知痛癢之言也。

程傳引師序卦。謂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似未然。凡有血氣必有爭心。訟者。爭之小者也。師者。爭之大者也。此皆爭奪必至之理。人生必有之事。故師繼訟而並言之。師非因訟起也。何受之有。

☵☷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水在地上。親而無間。故為比。比。親就也。我親人。人亦親我。相親則相樂。同人之意。藹然于天地之間。使人能常如是也。安忍乖忤。安有爭奪。故比者。卦之最吉者也。道

雖貴於比比亦欲合諸道盖自比言之則比為吉而自人言之則人有可比者有不可比者又不得但比之為吉也故雖再筮以决其人之可否初筮得比是我當比人也原再也再筮定其所比之人也元者善之長也永則能久貞不失正皆可比也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也故无咎說者以為再筮我有是德否非也德存於我有無應自知之何待于筮夫君子周而不比卦何又以比為吉凡物爭比則寧衆不能獨立必得一人以為之主而後可安故有元永貞之德者可以安人而

為衆之主衆皆趨而避之不寧者不比則不寧德之所成必心之所慕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方来者方来而来已如水之就下不可禦也于是而乃有獨後者是不得所比失其所以自寧者將欲違衆獨立豈可得乎是以凶也此如光武在河北之時衆皆擇強獨耿弇諸數人從之其不從者卒陷于凶是也此不原筮之故也

象曰比吉也

比則吉也申言之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之為言非私昵也相輔助以有為不孤立也人能輔我輔我者為下我往輔人則所輔者為上皆中心悦而誠服之故云下順從也曰輔曰順從比之大義亦可識矣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来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以剛中五剛而得中非剛中不足以長人上下應道合而志同也後夫凶諸家皆謂誅後至固是一說然該不盡總之不得君子而比之自然如窮人無所歸不必皆

諸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自下上比易自上下比難建萬國親諸侯天子下比且無所不致其情然則自我比於有德又可知矣天子且不能孤立而無輔而親人如此況敢以富貴驕人乎又況乎很戾不馴違衆自用而可以長久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

成人在始始與人比苟有二三後雖竭誠人亦不敢信故必有孚於人以之比人乃可无咎有孚盈缶其孚如

缶之盈也缶器也缶盈則内有所蓄人將有所利而来之信孚則我有可恃人將有所利而歸之誠積於中而信孚於外將百吉萃焉故終来有他吉不期然而然信之應也終来猶之將来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言比卦之初六有他吉意在初六不在有孚不然則當言初六有孚有他吉也今不然吾是以謂初六寓意當有別說且孚多取中實今初無陽而言孚義亦可疑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坤順也二坤之正也以二比人是以其内之柔順中正者比之也中正則貞柔順則吉内自我言存諸已也孚自人言達於彼也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比也者親也輔也比之自内盡其所以親之之道而不忍自岐爾非卑屈以就人而自失其正者不自失然後可以言内比然曰不自失則但盡其在我而在人則有不可必者

六三比之匪人

六陰三陽而不相似非其類也故知所比非人蘇傳謂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故曰匪人則此卦五爻皆陰何獨於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凡六乘三率皆不佳而此獨傷之似傷六不知人悞以三為君子而比之也三陽也何以非君子此殆以假仁者乎凡假仁之人未有不色取者亦不知其心見其強陽之貌以為可親而比之而卒受其累夫子惜其心之誤用故曰不亦傷乎深嘆之也均之比也初以孚吉二

以貞吉三亦柔順而獨比於匪人自内而不吉在外而不孚本欲求親求輔而投之於不可方物之人使愚誠之士悔於暗投而朋友之交竄於非類真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此卦以坎為主而内比於坤四以陰從陽故為外比是為正而得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謂五也六爻各自取義則上亦未必定是五但比者惟賢是依而已以文氣論之似謂外比于賢人以同從

于上若必以賢為上假令上有不賢敢不從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比之道私用之則私顯用之則公王者親附萬民故顯明其道與天下相親故曰顯比也然未嘗強人親我故王用三驅失前禽此亦喻言聽人自来親之意若云去者不追安有叛王之民可以聽其自便而不問者程傳全不照管殆未之思也邑人不誠諸說皆不了然誠警備也邑人不誠得所依歸有恃无恐無所誠備外戶不閉之意乎之極也王以其三驅者以大容與之量而以

其前禽之失者以驗人心而為省闕之資舜舞干羽而不急于有苗文王修德而不急于伐崇皆失前禽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正中之正君位也君為天下之共主故與天下明相親附而天下亦樂從之然則天子而有私人是為比暱之比非顯比矣逆迎也逆我者舍之背我而去者則取之藕傳曰愛其来而惡其去也以此言之則去者何嘗不追王者雖不強民但有修德以感孚之耳豈有聽其去而不問者乎上使中中孚也上之所使乎信于人无可疑者故不誠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主也擇而比之得其所從是有首也无首者朋比者也不能主人人亦不主共相依比莫與為首群陰相聚無事則苟為黨比有事則各自諉避心無可托溺莫與援其凶可知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群小相聚始之雖合久之必離何所終乎　比之取象

不甚可曉大約比人者貴誠一比於人者貴顯明而私相比者不與焉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傳巽上乾下畜止剛健莫若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巽陰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是意頗明悉以陰畜陽順而不逆故有亨道陽盛陰微故未能和洽而不雨西郊陰方也陰雖欲而陽不從也巽為風有散之象故不雨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陰處四是為得位上下皆陽而皆應之是為小畜以小畜大也此見人無剛柔但處得其宜人未有不服者存乎其人而已矣不論貴賤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論小畜之大義見剛之所以受畜者非苟屈于陰而失其陽德也能健能巽能中能行以柔濟剛有貴于畜者矣剛則折巽則懦健而巽則兩失俱去而剛中矣以其剛之中者而行之是謂能用剛然曰志行非行志也

志得行也無所受制之謂也以其畜也疑於以陰制陽故言制行不失其為陽也乃亨者言必如此乃亨也有健之體有巽之用有中之德而志無所不行是以亨也有畜健之名而無畜健之迹此小畜之所以可貴而於義無所疑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往陽升也雲雖密而陽氣盛故不能成雨西郊陰方未能四合此見陰之力僅能行于陰方而不能使四野皆合故雖欲施而不能行也此就卦論義非取卦之義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者天之神氣文德者君子之神彩風行天上而萬物披拂君子美其文德而道德燦然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陽見在何云復道是何道不自道光景是如何何咎是矣曰何其咎何也此卦本取義在畜本卦却言不為所畜若不為所畜是不曾畜又何以言畜

此當以畜為主而求其義初陽受畜者也陽何以受畜失其道故受畜于陰也陰雖順正而陽則失道矣夫失

道而又不受畜必當以愚悍取禍卦之所以貴於畜也若陽能猛省改圖而自復于道是能受陰之畜矣何其咎言其受畜能悔克己內訟何其咎自咎之甚也吉者失道之人一復得吉見吉凶由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此受畜之深者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復于道其義當吉

九二牽復吉

二亦受畜而能與初相牽而復于道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以復得吉二牽復亦不自失不自失則亦吉矣在中在中道也所貴乎復者貴其得中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重剛不中不能自復于道狠戾自用必不能行故有說輻之象陰雖順正不能聽從以是為非以好為惡婦人之不可與言者故有反目之象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為男子而不能正其室家以致反目亦可醜矣所以然

者陰雖正然畜陽非常也不受畜則必至反目敗家之子百世一揆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陰畜陽以婦畜夫其初必有不相信者矣不相信必相傷故有血出之象反目之甚者也當其相傷也狂惡忿爭卒能知其事之不可而有可懼者存乎及其復于道而後知其畜之者之為我也是亦六四之見孚也四孚而後悔其相傷警惕之念出焉是血去惕出也而從此可以无咎矣于是而知陽之未易畜而四之難為力也使不堅以持之忽而棄之其不胥溺也者幾希夫所謂復道非專指初也為初為二為三皆陽也有是數等之人也顧陰之所遇何如人耳幸而遇復道猶可以圖其終不幸而遇反目則終焉已矣此雖就夫妻言之然子畜父臣畜君下畜上萬有不同可以意推也言血者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陽之事也其在人事有甚焉者故言血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合志者陰以陽為上有孚惕出是上之志與之相合

不合不悔悔不甚惕亦不出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攣如不舒之象富鄰孚之驗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不獨富及人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尚德載陰守柔順之德積滿而後孚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卦不甚可畏諸家雖有解釋祇覺牽強不敢安

隨覩場偶書至上九惕然若有所動姑言其意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夫曰柔得位則非柔奸也曰上下應之則陽非不得已也然爻中諸家皆以不受畜為言則與彖辭不合矣當是彖言其大義爻分言其事也夫一陰何以能畜衆陽而衆陽何以為一陰所畜不求實際而言畜何以得明快耶故吾之意曰此時變也陽不能有為而陰不得已而司權如人男子不能自立而婦人持家此婦人蓋有才有識有志節之良婦能不聽男子妄動而男子亦不敢違故陰有畜陽之時

婦人主事雖非其正而輔剛而行有亨道焉論其理也然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陰陽不和也何以不和也以陰制陽以婦人制男子其情不順婦志雖旋陰氣雖升而無如之何是以不雨也然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何也婦能守正作內主而家莫敢違也以巽輔健以柔制剛不至于狂暴故亨然陽不肯遽和猶有自用之意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陽既不和陰雖欲沛澤而亦不能驟行如男子不調婦雖欲有所為而亦不能如意也六爻則又各象其人言之初涉世未深習染未甚

尚可與有為者也故痛改其前日之非而復于道焉道即陽之所以為陽人之所以為人也何其咎贊之也所以言其自咎之深也人不深自咎則亦不能遽復于道也不亦吉乎凡二以陽處陰其性易馴故相牽引以復吉之道也九三以陽處陽雖云得位然而在本卦則為狼亢不道如車之脫輻而不可行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輞車輪也不受婦言故致夫妻反目使其能道則妻子將聽之何反目之有故曰不能正室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是也六四畜陽者也其蓄陽牝晨

也欲以相成也故有孚以柔順之德相感孚也至血去惕出四字終不可曉亦姑謂玄黃之戰悔惕之深亦未知是否也然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當是家庭感孚于上始合志耳則知前所用畜者之無他也故无咎孟子曰畜君何尤是也九五位之尊而陽之主也且以巽為體故能降心以聽而與四陰相孚攣如不舒之貌自知其才不足以濟而不自舒放惟聽四所為則家道可成而鄰亦富矣鄰非鄉鄰之鄰凡一家之中兄弟皆是也蓋一人安生大家得所故云不獨富也上九則陰陽既

調夫婦相得始之密雲不雨者至此而雨矣始之夫妻反目者至此而處矣陰德積久而滿然後有孚非一日之積也婦德雖貞而懋心慮患不知其幾矣故厲然陽不自主而陰用事不可為常月幾望之象也是道也變道也非為君子言之也君子率而行之則凶矣何也有所疑也何疑也陽先而陰從天先而地從男先而女從天地之正也此則以陰制陽以女帥男反其常理故疑之也其在國家以意推之大致不遠故曰畜以風畜大以陰畜陽故曰小畜嘗見家門不造男子不立婦人主

家者類如此吾求之人事之實理而聽說之如此與諸傳則不啻黑白之異致矣姑記于此

卦本以畜名而諸家皆以陽不受畜為言至于三則以為為陰所畜而不得自進皆說之反者夫陽德雖健而亦戒於亢故必須以柔濟之柔不在多但稍順即是矣譬如一鼎之中少加鹽梅則味善矣故一陰畜五陽為其足以濟也陽能濟之以陰即是剛中而道不能濟之以陰即是亢而非中初之復自道二之牽復在中皆以陰濟也即是受陰之畜何以言不受畜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未有復于道而可言與陰乖忤者也彼三之說輻反目正以不受畜而與陰不相能何以反言受制起而為陰所繫畜耶緣誤認陰為陰耶陽為陽剛恥於陽受陰制故為此說而不理會彖辭柔得中而上下應之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之說也小畜本卦之佳者為諸君說壞不然彼陰刑婦人安能制陽况五陽皆欲聽命耶聖人亦何所取義而命名耶或謂彖與象取義各不同不知卦亦論其理耳彖象取義雖各有在而理則未嘗殊也

畜之所以繼比者何也凡人之事而不能相親皆起于不能容忍故也畜有含蓄之意焉畜而不發何事不平况柔順為主五陽皆平爭何自起不爭何以不親小畜也者所以畜止人之好勝之狂陽而反之親比之初者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天在上澤在下天履其尊地履其卑各履其位故曰履天與澤其分懸矣澤進而附乾臣進而附君豈止于履

虎尾而已。然天雖尊而氣和，君雖嚴而義洽，故不咥人。

程傳曰：履者禮也。尊卑之分，禮之常也。吾因此思之，禮之防人也，嚴於毫髮之微。人之畏禮也，真有如虎之不敢犯也。然禮所以安也，而非以妨人也，失之則敗，由之則安，故不但不咥人而且亨也。雲峯胡氏引大傳之言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是故其詞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詞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此言有理。然則文王盖安於天澤之分以身履之，雖危不易，所謂履耶？以紂之暴羑里之危也，而猶曰不咥人。嗚呼，其

忠愛無已之心乎？天澤非履也，實能履天澤之分，故謂之履。遇暴君，故謂之履虎尾。不忍斥言君上之暴，故曰不咥人，處困而安。

彖曰：履，柔履剛也。

兌履之主也，故曰柔履剛。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說而應乎乾，是履虎尾不咥人亨。然則君臣之分雖嚴，為之臣者必有一段親愛之誠浹洽于中，則君雖暴猶可感動。文王終脫於羑里，以此也。此聖人之論，應者也。未嘗指定其爻，應其爻柔必剛應，剛必柔應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臣道雖貴于能說，而君道亦貴于得中。剛而中正，然後可以履帝位，蓋交相濟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明而分定，則志齊一，雖有不率，無敢亂之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率其素履之分以往，是亦履也。天澤之分，不專在朝廷之上，无咎之道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人人有之，但不能行耳。行違所願，則亦失其素履矣。行所願而不失者，千百之一二，故曰獨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陽也，而以兌為體，故處二為得其位，履道坦坦，守澤之分也。幽人不得位，在下而為履道之君子，故為幽人。幽人易動用世之想，故貞則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隱約之際難言矣，終南捷徑，皆緣中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為兑之主而處陽位不靖者也不靖則不能履天澤之分矣緣此等任惡之人愚而自用不自度量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暴而上淩所謂履虎尾也其受咥也宜哉自取之凶也武夫而居尊位如項羽皆恃才而不安于履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天澤定位也使人皆安于其分雖以萬世長治可也然而不能也必有亂之者矣亂必生于下履之六三是也六三之所以肇亂不自知其不明不自知其不行而又不可與言也小有才未嘗不一逞而終必敗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愬音色

四乾體去澤而近君矣近君不可以不懼故愬愬愬愬畏也為人臣止於敬雖暴可馴也故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敬懼臣志也有所失而不終則志不行矣若惟一意愬愬以獲終吉則行其志而不二者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君也夬決也君以決斷履帝位者也貞正也厲危也其危何也人君雖尊而匹夫匹婦常有勝予之意故剛決君道也而有危焉此蓋極君之所以為君者而言之不關下之說應也若體下之說而能下濟又無論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欲為君盡君道位當如此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天澤之義前五爻具矣上則總天澤而言之各視其所履以考其吉祥果無虧欠其吉可知吉非必獲福也為下不倍居上不驕為君得君為臣得臣所謂求仁而得仁何吉如之天澤各得其分有不臻大慶者乎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周旋無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此言非也人生于世一日不死則天澤之義一日在何日是終止之期其曰視履考祥者隨時自考非待終而後考也若謂上為履卦之終君子玩其占而自考之可也非人之終也天澤天地之大義也在人所以履之故為履卦中諄諄以履虎

尾為言者嚴君也君不嚴則為晉之世不可訓也故君道主斷而臣道貴柔存翼翼之小心則雖履虎尾而亦不咥人矣

履之所以繼小畜者何也不平則鳴人之情也爭之所由起也不能人人畜而止之也故為之禮以履之各履其分則讓心生而無踰越之患正名定位息爭之道也因天地之生物也自屯而蒙而需而人情之好爭也而為訟為師皆必至之勢而流禍于無窮世故漸多古道不復聖人於是作之易自源而窮之本其必趨之情明乎吉凶之理以顯得失之報皆所以閑邪存其誠欲以息人之爭心而杜禍亂之源猶以為未足而復本生人之情為之比以親之為之畜以止之為之禮以履之所謂臣之直之輔之翼之蓋不啻丁寧而反覆之矣天生之地成之聖人輔相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盡人盡物時措之宜大略具於此矣聖人作易其序卦之意不可窺測而偶有所見以為如此蓋千慮之一未知是否也

八卦餘生卷之四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地氣上升陰和於陽也天氣下降陽和於陰也是謂天地之交也地天交而成泰天地隔而成否卦之名義未有如二卦之明顯者自復至此陰氣日消陽氣日長是小往大來也生意日滋萬物向榮休明之兆也故吉而且亨莫之能過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君子小人各相安天下治平即小人未嘗不利焉而無如其不能常然也故泰之時天下之大順也君子惜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泰然則君臣不交父子不得夫婦不和國家之所以不泰恒必由之然而有無如之何者氣之否也泰矣而所以調燮其泰者則又存乎人力財成輔相所

以調燮之也隨機撥轉人莫知其然而然用力甚勞其迹甚隱其大者如達德達道各歸其極是財成也生之以時用之以禮是輔相也民生于世自有其生自有其性聖人左右之使各自得之而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陽氣方升生意萌動如茅斯拔連茹而起君子之類亦進而用世臣主俱榮何吉如之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隱居原無惡于用世志在外非所諱也顧相時何如耳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處泰之時而用事小人雖當道消之時亦不宜苛求太甚苟可與之相安于無事而不為世道之蠹無不包而容之而不暴其所短是包荒也無遠弗燭無細不舉是不遐遺也惟用馮河朋亡不可曉或謂馮河小人之勇者宜用之或謂馮河小人之愚頑無知者宜容之或謂處事當有決斷足以濟深越險如馮河者紛紛不一朋亡亦有數語或謂不私朋友或謂用馮河之小人其友以為不然而或去之故云朋亡凡此皆理之所不可通而最牽強無味者試詳論之夫謂為馮河為小人之勇耶不言暴虎而單舉馮河從來未聞以馮河喻勇者喻頑冥亦非是謂為決斷耶夫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今周公乃令人馮河乎朋亡謂不私朋友是矣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德何待私即不私亦何至于亡亡者無也朋亡尚何有朋耶朋友五倫之一泰交之世乃至于朋亡是有君臣而無朋友矣豈理也哉若友以我懷小人而去之蘇子瞻

之謬說也夫我懷小人而朋即去之有如友處我之位而為包荒之事我亦將去之乎吾是以不安于諸說迨讀至否之九四則馮河若有所悟說在否九四爻若朋亡則不私者近是而義未暢夫論德則可以盟心而程才方可授任君子不必皆吾友而吾友不必皆全才吾以天下事公之天下之人而不以友之故偏任之則天下之才皆得盡其用而不蔽于所私而吾之友亦得効其所長在天下則為無偏無黨而在友則為真相知是之謂朋亡非亡去之亡也得尚于中行尚庶幾也言倫

是四者庶幾乃得中道耳中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不及者不足與有為而過之者亦不堪其命也 程傳以尚為配謂配合乎九二之中行此爻本發九二又誰配耶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子之保泰也難哉雖小人道消而不免於包荒雖君子道長而不免於馮河不遐遺則無一時無一事不以勞心朋亡而散小朋為大朋而不為黨比謀國欲斷而執道欲中然後治道可光而事業以大總之以中行為

本蓋履泰之時乘可為之勢順人心之同其事易失之矜激故以中行丁寧之相天下者以量其所處有大焉者非淺人之所能測也若流而為胡廣則中行之賊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然則陰陽消長乃天地之大氣數雖聖人生于此時亦不能得位行道蓋氣運非聖人之所能留也方泰之時陽方長而萬物欣欣向榮之時也而平陂往復之機已伏豈可以為已治已安而肆焉無戒心哉必須艱以危其志而不忘交警貞以慎其防而不敢從邪乃可无咎是無可自暇逸之時也孚信也平必陂往必復理之不易者是所信也然盡吾力之所得為勿幸太平之無事勿謂已遺之尚遠則人浮于食而有福矣蓋雖治平之日未嘗無可為之事雖仁慈之主不畜尸素之臣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正當陽氣盛長之時已屆無往不復之際然則盛之極者固衰之始但人不自覺耳是以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所貴乎泰者謂陽降而陰升也四陰升之始也和氣方洽故翩翩翩翱翔自得之貌不富陰氣漸融不復沍寒之象鄰陽也以其鄰者而親就于陽也不戒以孚陰陽而相得也不期然而然也正月之卦生意方萌陽氣尚微而陰樂于合同雖陰凝未解亦不如秋冬之肅殺矣故言孚諸家皆言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三陰翩然而下復其類從之不待戒令也竊謂此後尚有二三四月皆陽此時泰不當言極三陰翩然下復其類又是誰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失實陰漸虧也中心願從陽也若以衆陰心願為言聖人豈嘉羣小糾合醜類而侈言之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泰之主婚媾泰之美也帝乙歸妹泰之極也本謂陰陽調暢萬物化生君臣道合事業休美故福祉無疆而大吉或乃謂帝女下嫁亦何足言程傳謂六五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于陽則是以君嫁臣取象不類顛倒甚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泰交君之願也以柔中行之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以時言之泰道方長以卦言之泰交終矣終則必復故戒之也城復于隍否也大運既去非力所爭故勿用師自邑告命不能遠達也命雖正亦可羞矣故貞吝時之去也善者無如之何非盡不貞也是以聖人教人力持艱貞于陽方盛之時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申命以治亂其力艱矣

彖曰小往大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記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泰也吾故謂坤三爻皆泰道不當四爻即連翩下復彖又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五不當言君位然五實君位君柔而臣剛所以為泰者柔非柔弱柔闇之柔乃柔順之柔柔之中也所謂中以行願也舜之知也而好問好察執中用中皆柔也蓋君子不自用而後能用人其柔也乃所以為剛也柔于受虛而剛于乾斷也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聖主之事也此泰之六五所以為泰主也試觀從來好察之君率以苛刻失人心而元氣之剝削乃日甚自矜綜核名實而偽增戶口者受賞自矜勿謂去此階前即萬里以為能明見萬里之外而宰相不免有權其蒙蔽乃與闇君等如漢之桓唐之宣可鑒也而他無論矣

自此以下諸卦皆論天地之大氣運人事之大得失盈虛消息吉凶悔吝紛然錯出不可窮詰矣然必以泰為

首者何也。天地開闢。萬物化生。聖人首出御物。有治而無亂。故以泰先之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一治一亂。從此之後。否泰迭運。剝復相尋。循環于無窮。皆由此始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通為否。否。閉塞也。在天地為陰陽閉塞。其在世運。雖亦氣數。然當此之時。必有人以致之。泰非君子不開。否非匪人不成。故曰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匪人也。此等匪人。不利于君子之貞。蓋君子小人。雖趨向不同。然

不必皆相仇。惟否之匪人。則不利于君子之貞。必務驅除之而後已。所以然者。大方往。小方來。即匪人亦不自知其然。此蓋天地之大劫數。不如此。不成否也。此時君臣睽隔。宇宙無色。卦雖七月。而其時之光景。則如江河東注。狂瀾橫流。而莫之能止。是之謂否也。然匪人既不利君子貞。則亦必能為小人不利。而後可以為君子。必能至死不變塞。而後可以言貞。若稍有遷就。必當隨波逐浪。將一失足而不可悔。亦化為否之匪人矣。子曰。歲寒然後得松柏之後彫。正此時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下之為邦者多矣。然而天下无邦。豈非天時人事。萃于一時氣運使然耶。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約也。深自約損。不敢炫其德。以避小人之難。蓋君子之德。非以妨小人也。而小人嘗如眼中之丁。君子不見幾。乃欲以身格物。取禍之道也。如漢之李膺范滂。終及

于難。不知辟也。君子又不但辟之而已。雖危行言孫。實去就分明。苟有欲以爵祿牢籠之。不受也。所謂鴻冥世外。非世網所得而羈也。所以為君子之貞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陰柔方長。凡陰柔之小人。亦一時俱動。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曰拔茅茹也。彙。諸家皆作類。與泰卦同。謂君子小人各以其類也。殊甚未解。謂陽方亨。君子俱進則可。陰方長。小人俱進則可。若云以其類。是有一人為之先。而倡率之也。彼雖云君子。君子亦有不相知識。小人亦

然又執以之也。似說不去攷字說云。彙。類也。类也。竊意謂此小人方茂之時也。泰卦亦當。然以其彙貞吉亨者。言此彙征之小人。能守貞則吉則亨也。蓋小人初進之始。不自知其為小人。亦不肯自安于小人。釋褐登朝。無不有樹立之思焉。若此時能真其念頭則可以吉。而亦無不亨。凡人之所以變其初心。而漸習為小人者。功名富貴之念使之也。而不知人各有命。以正而往。亦未嘗不亨。聖人不論氣機。而論初心。以其尚未染于世。正在貞邪之界。故特戒之。凡小人無不自念頭差用而始也。所謂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做小人。正在此時。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入仕。何人志不在君。聖人特指其初心而發于此。使知自省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之九二曰包荒。否之六二曰包承。君子包小人。小人亦未嘗不包君子。然君子以小人為荒穢而包容之。有鄙夷之意焉。承則欲仰之矣。所以然者。何也。小人未嘗不知君子。亦欲依附名德以為重。故含忍其剛直而曲意以承之。尊賢以為名。而收人心以為實。此小人之所以為吉也。大人否者。小人實非能用君子。不過收君子為己利耳。大人度其時之不可為。則篤信自守。與時俱否。豈可為小人所籠絡。而失其主意哉。亨者。小人欲浼我不可得。而我之道。嘗伸于小人之上也。蓋身可抑而道不可屈。若道為小人所抑。則身雖顯而不足為亨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小人不肯入君子之羣。而恒欲與君子同污。君子不肯入小人之羣。而恒為小人所污。此中難言之矣。惟不亂羣。然後為真君子。故否則否耳。亨自亨也。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也。

六三包羞

此小人必至之勢也。雖當極烜赫之時。此機已伏。但小人不自覺耳。歷觀自古小人用事。未有數年而不敗者也。當其既敗。刑戮摧屈。有甚于己摧殘君子之時。而一時附麗羣小。皆藏頭縮尾。以庶幾得免為幸。昨日今朝。倏忽天壤。妻子奴僕之前。無所施其面目。一切隱忍。不敢鼾息。可不謂包羞乎。本義乃謂欲傷善。而未能為包

蓋之象是未見小人包羞光景也。至程傳謂包蓄謀慮邪濫無所不至為可羞恥則真道學先生之言也。三當羣陰競進之時陰方上剥未便到此聖人覔其終而言之耳。泰之九三曰艱貞否之六三曰包羞皆自其極盛之時言之蓋泰九三為君子之終雖陽方進而未已總之此三陽也六三為小人之終雖陰剥而未已總之此三陰也故否泰者時也而三者君子小人之極也極則必反取卦之爻有六而陰陽之體惟三列爻有次第而論義無先後故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但有害于國家亦且為已不利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否時九以君子在位者也否之時陰氣方長四五六皆當在剥中以至于剥極而後為復之時也君子既處其位則當用馮河不顧深淺不顧死生盡心力而為之至于成敗有命存焉內省不疚無咎之道也凡人之不敢直行者禍福之念亂之也而不知否塞之世君子小人其得失亦相半誰是能專享亨嘉而獨受福祉者故云疇離祉疇誰也離麗也祉福也言不獨君子不必得福即小人得時亦有不能自保者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吾行吾志而已故曰志行也非必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以位言之休否九五之事也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能奮發有為自有吉道然方否之時禍亂正作故須日存戒懼之心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念亂圖存凡可竭力為之者無所不盡庶幾可以

勝否當見否亂之世未嘗無可為之事而君之所以應之者不中其窾以至于亡令人憤咽雖云天運其實人事之不盡也聖人就其時尚可為力所能為者指而言之皆實理實事蓋治亂無定形艱難而圖之則為泰悠忽而喪之則為否存亡之機全視其君臣之所為也其亡其亡懼亡之甚也念亡乃不亡矣故曰亡者有其存者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可以吉正以居其位耳。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極必泰故有傾否之時休者有無形之化以君執權而轉移之未為難也至此則世道厄塞羣陰盤踞須用極力芟除故曰傾然而時險力艱危而後濟不易為力故曰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天之道也天下無不終之時也否泰天地之大氣數氣數無形傾否人事之實功力功

力可見聖人只就本卦言其幾言其理言其事其實人處世道之中各就其所值之時而盡其當為之事其間治而亂亂而治或少亂而即治或亂久而後治或少治而即亂或治久而後亂或亂之中有治或治之中有亂千變萬化不可測度方度其時應泰而否乃來已方度其時應否而泰道忽開否泰非截然有一定之形一定之序也故吾以否泰二卦當合而言之時時有否時時有泰安樂基亡殷憂啟聖平陂往復聽之不可知之天還而艱貞芑桑當其可為之實力恒以七月之心處泰而時慮復隍恒以正月之心處否而必求貞吉則庶乎其幾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天在上而火炎之可與天地共見故曰同人同人也者无不可與人同而大公无私也同人于野有覆冒无外之義焉故亨既同則何所不可往雖犯險難而無所疑故利涉大川同則易易則不可為同故利君子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是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凡有不同者陰陽相畸也五陽俱同而獨一陰為異然處二是謂柔得位得中而不與乾作異是能應乎乾也而可以同矣凡言同則有不同者存焉陰不與陽同而柔以得位得中而來同故曰同人也以卦文觀之似乎陰同于陽也程傳乃言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為同人之義如此則當無弗同矣乃三四五之紛紛相爭至于用大師何也吾故謂同人者陰不作異不與陽爭之為同原無三四五之分若三四五之爭則各私其求非同

也。天下之理一陰一陽盡之矣。以卦之大象諭之。五陽只一陰而未始多。六二一陰亦陰象而未始少。如此。則同人之義盡矣。若分爻立象。則世間事原自如此。故以六爻盡其變。蓋爻分則有爭。非全體之義矣。不然。彖方以柔得位得中應乾為同。及爻則二吝而五克。盡反初說。豈可通乎。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此聖人所論相應之道也。曰應乎乾。則五陽皆應。不耑指五也。而說易者。苦苦執定二五相應何耶。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乾道無所不濟。故曰乾行也。利涉大川。水之象也。乾無不包。故特明之。文明則能照。健則能行。中正而應則無阻。君子之正道也。君子通天下之志。非能人人而悅之也。體無私之德。具離照之明。使人人各足其性。而各適其願。而無有礙而不暢之意。是之謂大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物即族也。族類則物辨矣。君子非苟為同而已。同之中。未嘗無分別也。蘇子曰。比以無所不比為比。而同有所不同為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以陽處下。而未得大行。故但同人于門。然有同人之志矣。夫動念于我者。未必能得之於人。則同與不同。未可必也。然在我則已盡矣。故无咎。諸家皆謂同人之始。彼同人豈有始末耶。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我同之也。同則去其自私之意矣。能不自私而同人。隨力之所到。皆我之所同也。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陰德。二陰位。柔順而能與陽同者也。然而爻詞乃如此者。何也。陰也。就爻位言之也。非全卦之義矣。陰不宜有外事。故但能同人于宗而已。宗者。父子兄弟宗黨之親。二之力所能及者爾。所謂以不同為同。蓋有同人之德而勢不能自同。不同。則有吝道矣。諸說皆以五為宗。彼陰陽相應。又陰陽各別。奈何以五為宗乎。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止于宗。臨而不廣，道可自咎，非闕二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有同則必有異，有君子則必有小人。世事之不齊類如此。方大同之時，而巳有戎竊伺于側矣。吾於其方伏藏也，而知其世之同也，是治之象也。吾于其有戎心也，而知同之不可以久也，是亂之兆也。君子不當以同人為樂，而當以伏戎為懼。升其高陵，睥睨之切也。三歲不興，未即發也。然而伏戎在也。三亦具同人之體而為是者，剛而不中，暴忿貪戾，亂之人也。小人幸亂，居心不靖，以為世道憂，信乎同人之難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所以伏者，謂所敵之剛，巳未可以得志也。所以安行者，既未可動，則安然而行之，以泯其伏戎之迹。機深而謀隱也。然則處治世者，未可一日忘意外之虞也。元祐諸君子自相水火，授奸人以隙，伏戎乘之，其敗宜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即三之伏戎而欲動者。乘其墉則窺伺逼近，又不止升其高陵而巳。同人之時，衆心方合，无隙可入，斂迹而不敢動，故有弗克攻之象。吉者，其福也。乘其墉，不自知其安也。既知其安而反之，不至以終凶，故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人臣于國家，義所當擊者，當昌言與衆攻之。乘其墉何為？所謂小人陰邪盜賊窺伺，其狀如覩，非堂堂正正之舉。故于義為弗克。其所以得吉，則事窮志沮，困而無所之，知其不可而反于法，則不敢為踰越之行。是以晚節猶可收而致吉也。

同人，美德也，是君子所欲與天下共偕于大道者，而無

如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偏有欲起而攪亂之者。如三四是也。以其人言之，則三重剛而暴戾，四處陰而陰狠。以其位言之，則三居下之上，為得時；四居近君之位，而用事。皆力足以揹奸，才足以濟奸，故皆為同人之蠹。彼非不知同人之美也，其心止欲自私自利，以人來同巳之為悅，寧知同人為何事。見君子同心同德，則不啻芒刺在身，必欲去之以為便，故多方以撓之，百計以壞之，時時布算，時時窺切。升陵乘墉，深謀詭計，需以歲月，直至于無可奈何，困而後反。然則笑談之間有戈矛，墻牖

之間有谿壑此同人之所以難有同有家者不可不慎
也總之爾我之心重而公共之意淡故如此但人不覺
耳子路公物朋友通財難言之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君位同人之主先號咷者衆心乖離宗社將憂殆
否極之世乎故號咷任大責艱時危勢迫不自知其涕
淚之所出也後笑以大君之尊行聯合之政虛懷克己
推誠待人凡有人心孰不歸命如奉天之詔人人感泣
亦一証也大師克相遇者賊臣負固格我王路自當董

率六師聲罪致討戮其元惡而後得與格王化之民相
遇也遇則同矣此人君之事也人君處國家分離之日
無痛哭流涕之誠必無廓清混一之績此又同人之最
大而事之最奸者蓋同人之難如此程朱以五欲與二
合而為三四所隔故必用師又譏五私昵于二君以一
人之故而號咷而笑而用大師倏哭倏笑輕用大衆是
何情態不但言君道大小夫聖人亦何取于私昵而以
之為象耶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所存于中者直情有所激雖以號咷可也事不可
已雖用大師可也同人也同其所不得不同也以同人
為心苟求其同皆非所韙也經傳既以中誠理直又以
私昵為譏何自矛盾也程又以五不取君義苟非君然
則用大師者又誰耶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甚矣同人之難也夫同人也者以無私之德遊無我之
地以覆冒天下而通天下之吉者也初與二有同人之
心然未免有意也故臨而不廣三與四無同人之心而

有爭也故敝而自困惟五以大君之力行同人之事雖
能克相遇而亦已艱矣所以然者皆有意于同而未能
忘也不忘故有爭无感也惟上同人于郊郊者曠野无
人之地同而無所專屬之象也同之無私者也其无私
也可謂知同人之道矣然而于郊則是衆志無所與同
而莫之應是同而不能同也夫君子亦盡其在我者而
已矣寧能取必于人乎寧人負我勿我負人君子不得
時則然適得我心何悔之有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未得未能遂同人之志也志與意不同意私也志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同人之志也然而終不能者是志未得也所貴于同人者取天下大同之義無阻隔也今之所說卦者以二欲同五三四五皆爭二五欲同二隔于三四至于用大師則是一混爭世界何同之有夫以一二而至動三四五之爭所謂二者是男子耶是婦人耶而三四五至于用兵相爭者謂何耶且二豈真有一人在何處而為三四所隔三四五又豈真有名姓可指而互相爭耶五既為君何所不宜同而獨欲同二五欲得二而三四乃敢與之爭二然則三四者反賊耶叛臣耶土地甲兵從何處來而與五作敵耶又三既三年不興四亦困而反則五之師又與誰克耶凡此皆事之背戾不可通而恐不顧何耶且初二與上皆同人也或于門或于宗或于郊何獨于三四五執定同爭二耶故私意以為陰處位得中不與陽亢為同爻之見象則世事原自如此大而天下國家小而一人一家人人皆然處處皆然不宜執定有應無應以同二起爭似无相碍也

號咷字亦不可曉以為君也則不當言號咷以為非君也又不當言大師且以丈夫而言號咷亦覺不雅鬪弓之射苟非其尤則垂涕泣而道有所不可況號咷乎吾謂號咷須值得一哭後笑須值得一笑大師克相遇須值得一爭故以為人君處否之象亦未知是否天火以一陰同五陽為同人地水以一陽同五陰為師師亦衆之象乃不言同人何耶師雖衆則有限且陰小人也小人易比故合之為師以陽統之也同人大而無偏又陽君子也君子難合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故陰非有柔順中正之德而不能與之同故以陰同之也此又見小人可與共事而不可與偏比君子既可不與偏比而又不可私昵妄同也

䷍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之義彖言之矣惟大有故元亨有所不臨不可謂元有所不致不可謂亨大有者富有四海元亨者尊為天子也以氣象黙觀之大有元亨自見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得尊位六五也上下應之五陽也以一陰而有五陽有之無以加者也何大如之然曰上下應之可獨指二五相應乎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剛健文明之德合離與乾而言之也應乎天柔得尊位也時行御天也以剛健文明之德應天位而時措之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以元亨也程傳謂六五之君應乎乾之九二則殊乾于五有文明而無剛健矣又謂順乎天時皆恐未然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君子感于大有之象思善惡雜處不可无所位置故欲有以分別之遏抑其惡顯揚其善以成大有之美所以順天休嘉之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之世初亦在富有之中乃獨無交涉則近于孤介絕人矣君子未能信其道小人或至利其財安得不為人所憎害然處已非有失不足為咎也此其人者殆信心忤世不欲依人而行者歟然須艱苦其志以行之而不苟且于已然後能不苟合于人乃可以无咎初逸而在下理宜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有害道焉是以用艱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人須有德量然後能承受而有其所有大車以載能承受也有攸往有足以濟也无咎保其有也九剛二柔以堅忍強力勝者也爻詞原不言大臣大臣固當承載而能承載者豈必皆大臣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小器易盈盈則覆器大者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人臣富貴未足為有惟承受天子之介福乃為真有亨于天子則極天子之眷寵臣子之光榮人臣之有孰大于是然惟有功有德始足以當之若以小人處此則器不足以居功德不足以歛福必有僨轅之敗矣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而君子小人則存乎其人故兩言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然則履盛滿而惕君子所以凜凜焉。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字之義不可曉。不敢隨傳註而為之說。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以柔德居尊而孚于上下。所謂泰交也。然交則易失之昵。而其實威如儼然人望而畏之。肅雖和鳴也。君臣之際如此。安得不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中虛也。而言孚內柔也。而言威。然則所謂信與威者。固未嘗不具于柔德。所以為大中也。易而无備。理亦不可曉。以註言之。謂大柔則人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無論臣不可言備君。夫易則何威之有。正義謂無所防備。而物自畏之。是又以君備臣。亦似未妥。蘇子曰。處群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此亦本正義而言之。亦未甚快愜之認。備字太深耳。今試以常情論之。居上者。詞色纔有假借。便疑其下有不敬慎之心。往往厲威嚴以待之。象言威如之所以吉者。德威之威。非作威之威也。易也。无備者。臣之敬君本自靖之真心。而非有備罪之心也。易而无備。故臣主之間志氣交孚。紓其心以圖國家之事。而無所顧忌。所以為大有之君臣。如唐之世每入朝輒與家人訣。則又備之甚者。如晉之世君臣相譏。則又易之甚者。皆不可也。略舉二事。易而无

備。亦可想其大概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古語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以此推之。則有于人者。未必皆當于天。但以大有言之。非自致也。天也。天使有之。是自天祐之也。惟其祐之。是以有之。于斯時也。承天之祐。履人之慶。吉也。履信思順。動獲所願。無不利也。若夫有之而不當于天者。皆不善居其有。而以驕盈取忌于鬼神。非大有之初所以祐之之意也。公子荊。大夫也。而始有而少有而富有。無不持之以敬心。故能善居室而

保其所有秦始皇富有天下以不善居而卒喪其所有
此二者皆人為之非天予秦以天下而又忌其所有也
上九處大有之極故其象如此亦本其初有而言之耳
非大有于前至此而始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註謂下
從六五不可曉六五既屬君位上又是何人而乃云下
從六五也程子以為无位亦未是要之經文本其卦之
終而言之耳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讀是文而私論之凡士庶之家稍有進益卿大夫之家
曰崇爵祿而國家有昌熾之福何一非天何一非天所
祐故曰自天祐之不善承受反以此作孽器滿易盈也

八卦餘生卷之五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坤上山下至高危而入于地中是之謂謙也恭則不
侮故謙有亨道焉君子有終以此也凡君子所以不能
終者皆滿假一念為之此持身涉世之道不必如程傳
自卑而人益尊之說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下濟謙也而生物之功益光山也而言天山之下
地天道也山下而地道乃得上行盡物之理也凡人有
不得自盡者皆在上者抑之是以訑訑之聲音顏色拒
人于千里之外不能謙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既言天地而又言鬼神是一是二程傳曰鬼神造化之
迹迹是何象有形無形曰害曰福禍福實有所加非僅
論理則鬼神有知無知須究極其實不當以大雅之詞
諱鬼神之事也凡人不肯謙者恥于自下也而往往激

人之不平而生較量並其所原有之尊而失之謙尊而反有光何損于尊自卑而物反莫能加之卑亦何負于人君子之道非苟為自遜而已物固不可亢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非虛象也山之托根也不深則下造形也亦不峻惟人亦然人之量不虛則其受益也不宏損其多者虧盈之理益其寡者益謙之事皆以稱其物而平施之恕道也天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之德人皆有之但拂之則激久之則怠故謙而不能謙者有之謙謙君子謹守而不失也謙而又謙蓋實能為謙非僅浮慕其名而已此謙謙之君子雖涉風波亦可以濟凡人即甚奸惡乖僻而處之以謙讓則亦能感之而起其敬柔之而殺其毒故用利涉大川吉亦理之可必者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以自牧牧所處也置身卑遜之中以自養其德非以為人也

六二鳴謙貞吉

鳴謙以謙鳴者也實至而聲起未有不乎非有心求之也貞即在謙之中謙而能正吉之道也蓋自卑之謂謙柔順之用也但人情易流一味柔謙必至失已故貴于貞乃吉可親而不可狎也此謙之吃緊處故特言以提醒之不然雖謙不吉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亢則有叢咎之悔卑則有失巳之悔謙而能貞中心快然得所願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初與二以柔履順有謙而巳九以陽居三剛而有為而能處以謙故曰勞謙勞而能謙無施勞矣德大而心益小功高而心愈下是以能有終吉之道也彖之有終所以有終之道也三之有終要其終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不言功而民愈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

艮三久處謙者也故或為謙謙或為鳴謙或為勞謙四

坤體受謙者也。以謙接謙，謙道彌光。然四大臣處上下之間，國之具瞻，位尊多盈，意指所向，遂能變易人心，故更須撝布其謙。如讓德讓善，大臣讓滿，朝莫敢不讓，是謂實能撝布其謙，以成禮讓之治，非僅柔媚卑遜以悅物情而已。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者何也？朝廷之紀法，士人之矩矱，各有限制，尺寸不可踰。讓德之朝，雖和氣藹然，而大法小廉，寶一毫不敢假借，是之謂不違則。不違則而後謂之撝謙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不言謙，君道無所與謙也。但以順履尊，而謙在其中矣。鄰非其臣民，頡頏之國也。在諸侯則與國，在天子則四夷，雖不敵與天子抗，然不在方輿，則是亦鄰矣。不富以其鄰，富不專指財貨，土地人民之衆，財力甲兵之強，皆富也。言其力足以吞併也。謙讓之君，化服有道，不賴于富，自能以其鄰也。文王讓畔而虞芮歸心，漢文謙願而南粵服義，皆其事也。利用侵伐者，又大君之事。凡跋扈之臣，不道之國，人情之所同惡也，則侵伐之而已。

聖人恐人溺于謙之說，與侵伐相悖，故于此發之，見君之所以為謙者，非一味務退讓之名而已。以其德則柔順中正之德，樂天者保天下，所以為懷也。以其威則德威惟畏之威，一怒而安天下，所以為武也。故曰无不利，並行而不相妨，非兩事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之為言正也，何害于謙。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之極也。何以言謙之極？三自反而無謙也。鳴謙

者，以謙著聞，與二略異。二以謙孚，而猶恐其不至；六則無所不盡矣。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故利用行師。謙非以求報也，以其謙卑以持己，以具平情以御世。凡天下不平之事，人情不平之鳴，所當執義問以暢天下之公憤，無可退讓者。聖人恐其以謙廢斷，故重言以申之。若以象言之，則退極而進，否極而申，亦天道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邑，私邑；國，侯國也。私邑犯命，問罪所不待言；國如徂莒之屬，強鄰之為民害者，皆舉其大者言之，謙主之威無所不加也。易道每至三爻而變，謙則五六乃變。

乘權用事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志未得者我以謙往彼以侮來也征邑國者怙冒之仁未嘗无弔伐之威也

夫謙有不孚者乎曰有之世間原有一種不識人理之人敬之而益狠謙之而愈傲孟子所謂妄人但可以不較者則君子置之若事犯公義勢不可已有難以安人付之而無如之何者故曰志未得可用行師非謂必能服之義所當為我非得已君子亦為其可為者而已以

此知謙非以柔害天下事君子亦非以柔受不義之侮識此義也可以言謙聖人之道一而已矣無無用之道故謙所以為柔也而未嘗與剛分謙而能剛則為謙德謙而無為則為柔奸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震動坤順動以順故和和故豫和豫則無所不宜坤有土之象而以動用故利建侯震用威之象而以順應故利行師以此知分茅胙土伐叛誅貳雖曰共天祿奉天討而苟不協于人心則不服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剛失之暴則人心不應不應則不豫剛應則无阻志乃得行順以動所以為豫也剛動于四故不亢此見剛未有不以順動者剛而不能順動亦不可以為剛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陰陽之氣不可測也而未嘗不以順動故天地之所以動者順也而況君能違人乎爵賞動而不順則人有後言吾不能以力私之行師動而不順則不戢自焚吾不

能以力強之惟以豫行之則悅而安之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四時日月各循其序順故也聖人服民亦順故也故作不順而施不恕者未有能行者也聖人非以媚人心為悅順以動民自悅也時義者時言其隨時之宜義則得其義而推廣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以順動。奮亦豫也。豫樂也。崇德以為樂。所以豫也。殷盛也。殷薦上帝而配祖考。豫之至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以此也。雖然天尊而不可即也。苟非和樂格于上蒼。雖殷薦如禮。何祖考人之私。配上帝。禮之崇。苟非至德宜於天人。雖有尊親之心。其能得諸天乎。聖人以作樂薦上帝。配祖考為豫。誠以非薦上帝配祖考。不足以盡豫之大。然非實能豫。亦不足以薦上帝配祖考。則豫未易言也。

初六鳴豫凶

豫之為義。順而出之。莫知其然而然。非有心以為之。人已悅豫。亦各適其道而已。鳴豫則以豫自居。不勝滿假侈汰。以自鳴其得志。小器易盈。自非享福之人。傳曰。盈而棄。天之道也。故凶。初六小人而無知識者。故處豫則滿不自禁。制此亦人之通弊。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極也。記曰。樂不可極。極則憂。憂則凶矣。所謂極者。非必窮奢極侈。但各隨人之分量。而不知節。即窮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易言必有對治之法。如言山則言利涉。言謙則言用師。言柔則言威。如言豫。則言介于石。實非對治也。理自爾也。介于石。不終日。凜乎其不可犯也。不可以言豫。而不知和而不流。乃豫之大。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貞即介。而吉在其中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豫則易耽。耽則濡忍生。守貞而不終日。不可以豫惑者。非不豫。豫其所豫。以中正。豫樂而不流也。惟中正能豫惟中正知豫。柔順得位得中。故其介如此。不在剛也。豫

二爻而變。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註。盱上視也。謂視四也。余意不然。四豈真有人在上。此就各爻各自取義言之耳。謂眺視。他人富貴之樂。如子家言魯樂之類。以貪名亡。可不悔乎。悔者他人自有。非我所得。願悔其妄想。若悔之而遲。則貪戀生迷。無論徼幸思獲為行險之計。即竭力効顰。亦失素士之心。舉事一錯。陷入邪徑。雖或悔之。亦悔之無及。況不能悔乎。夫盱豫本以求豫也。至于悔之而不可悔。何豫之有。乃知

人之豫不同各隨其分君子素位自得不顧乎其外天下固無願外之豫也三處順之極而乘震蓋駸駸乎欲動矣孫子曰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妄六三是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富貴有富貴之位貧賤有貧賤之位無其位而盱其樂其可得乎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四動之所以為體而豫之所由以成故曰繇豫以震之動乘坤之順順以動也日月四時以此而不過不忒聖人以此而刑清民服以此而豫是為真豫以此而得且大有得蓋在我有以大暢其道以和天下之民在天下有以各得其所安而仰大人之治故云大有得疑者哀樂相生樂極則憂故樂則疑于近哀故君子恒以樂不可極為戒此之謂豫乃天地之大順如唐虞於變時雍如大和在成周宇宙千年不一遇樂其所樂極豫之量豫不在一人人人在豫中而人人不知其所以豫非有過極之處何疑焉朋泛言之非四之朋也盍何不也簪

如簪纓之簪朝冠之所用言當此太和之世朋從何不偕起而簪纓于朝明良會合太平盛事蓋天下之樂莫大于主聖臣賢故特言之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則道無不盡而物無不得其所所以君子樂之非聖人不能為此豫故曰志大行也此但以豫成于四故極其豫而言之不専指大臣且此等地位亦非大臣之所能為此聖人在天子之位之事不當以爻位論此爻只論卦不論人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而豫正也豫而疾耽也恒不死非病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剛謂位也乘君之位而以剛用事則不免有恣意為樂者矣恒常也人君恒有此疾而不死以中之所存未可以至于亡也蓋雖耽樂而未至如桀紂之甚猶不死也此爻諸說皆以逼于四之強臣為言夫方言豫而忽插入強臣不但不干涉亦何得為豫四方以得志為由豫而忽又以逼君為罪一人而倏賢倏奸不但理不可通

且得勿啟人君疑臣之心而縛大臣之手足乎不可訓也

以乘剛為逼于四從來久矣朱程皆主此說甚至以為衆不附而處勢危為貞疾之象程謂權雖失而位未亡如漢魏末世之君如所言是五直一寄生之君何豫之有余固不敢以為然但以剛為位恐人亦未肯以為然以四實處陽剛故也今亦姑就四言之夫所謂四之剛者四大臣也正色立朝以道事君此容悅之臣所甚不便而逸豫之君所蹴踖不安也如玄宗用韓休而貌瘦

是疾也然曰吾貌瘦天下必肥只此一念天地鑒之矣其不死非偶然也以此言之則臣之直主之聖君之疾皆无所妨亦不至如傳所言之甚而可以安大臣然不如直以剛為君位之直捷也姑两存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者沉冥于豫冥成而不可變如齊高洋是也上六所以冥豫者凡冥豫皆昏闇之人若剛明何得至于冥豫成者冥已成醉夢不醒宵小錮蔽君德已昏大勢将去若一旦翻然改圖是謂能變則可以无咎夫冥豫非有受制難返之勢毅然奮發去其淫昏既于憂惕而是矣何咎之有夫冥豫猶可改圖況未至乎聖人于卦終戒之見天下無不可與為善之人無不可與悔過之事傳謂上處豫之極非也上自冥耳凡豫極而冥者皆上也非由初至六以為極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自非久長之道歷歷驗之不與非促其祚則凶其身未有能易者後世乃有敵已深入猶耽調鷹犬而不見大臣者

聖人未嘗不欲天下享豫之福而有所以為豫者有所以保豫者豫未易也豫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豫之失可以召亡大而天下國家小而一家一身莫不有豫道焉在人自辨識之而已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天下有此動而彼不隨者不可以言隨兌上震下以震下兌震動而兌悅隨之故云隨少女從長男亦為女隨人之義隨在兌而震先之然則天下未有無故而人隨

之者是以君子不徙求于人之随我必我先有以致人之随者元亨利貞四德也此下而彼随似乎而相就而或失其正苟四德不具則是徇人之随失随之理而不知随者天下之正道正則四德固在然則随之德敵乾乎又非也乾覆冒天下而諸卦皆自乾坤二卦生皆具乾坤之性乾坤之德无所不貫則元亨利貞無卦不有特各卦之用不同故有言有不言若以随為名似失其正故特正言以見随未易言也夫随得其道是元也因随而能行是亨也随而兩得是利也随不失正是貞也

无咎則卑指随之用而言之

象曰随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随

女雖以随人為義然無自來随人之理男雖以師人為義然無不先下而使人随之理震以剛來而下兌之柔則順矣故震動而兌説之以成此随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随時

以乾之上來居坤之下以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陰陽交泰是謂大亨男下女正也女從男亦正也是謂大正无咎者大亨大正各无過也男剛而有時宜下女貞而有時宜随天下之道有時而貴于随者時也時宜随則随故曰天下随時如女子随人苟未至可随之時而可以随人乎哉以此思之随時之義可知矣

随時之義大矣哉

君子以貞為德以時為用時未至而妄動則為躁時已至而不能随則為固惟随時則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聖人之能事畢矣随時之義不亦大哉本義從王肅改時為之改随時之義為随之時義然經而言随時恐不悞

象曰澤中有雷随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動也有時而入于澤中動而静也君子有為也亦有時而嚮晦宴息作而止也雷之伏天地之收藏也君子之宴息晝夜之常經也程傳謂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向昏晦則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甚為失之夫嚮晦宴息何當不自強若晝則自強晦則宴息分為二事乃是君子以自強宴息非自強不息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随者官有常職不可易也然

義取于隨須變我之舊以隨時之宜故云官有渝夫官亦何可輕渝須渝得其正乃可不失其官益以官渝非渝其官也渝而貞乃所以善其官故必貞乃吉貞而不諒君子之所貴也出門有所往也所謂渝也交有功而利也我以渝而善官之功官亦以我之渝而善其事蓋公私無濟交有功也九陽也故以官言丈夫事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有渝所謂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如汲黯矯詔發粟官之渝也然事從其正雖渝吉也利民所以利國是交有

功臣子之義固未之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傳註以二為陰柔初為小子五為丈夫六以陰居二是謂得位何以言陰柔不能固守初以陽居官能渝而有功何以言小子程傳本義而安安謂陰柔不能決擇戀小失大所謂婦人之仁有所係而不能割以誤大事隨之不辨是非者故云係小子失丈夫程傳以初為小子五為丈夫其言曰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無論陽不可言小即以在下言之亦不得謂小如以上為大下為小則坤澤之二陽在下不為臨乎則何其相矛盾之甚也若以各卦取義不同則天下豈有意外之義哉雖云易者易也未有變易夫理者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小子隨之小也弗兼與不能兩顧亦人情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隨也六以陰居三隨陽也故云係丈夫失小子天下事非丈夫不能辦非小子所能知係丈夫失小子是謂能得所隨矣得其所隨則隨亦能得其所求然隨者隨其

可隨非謂舍已從人而弟隨人短長故又利居貞蓋丈夫雖云可隨而我之執守自在以時隨道非隨人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下謂小子也小子止論目前之利害而不能覩事幾之大全其言最足以惑聽故能係于丈夫而不失是能舍卑下之論而獨觀于昭曠之原也不亦卓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兊體處隨是謂說而隨隨其可隨故隨必有獲功名之際人所難處故獲雖貞有凶處此者惟有信乎于人

與天下共見。居身在道。又處之以明。內省不疚之中。有光明洞達之致。隨也。隨以道也。獲也。獲以道也。即不免於凶。亦凶以道也。道在于我。何咎之有。義無可咎。吉凶未可知。亦所不論矣。夫初貞吉。四貞凶。不同者。初以渝而隨。不貞不渝。無功不渝。度一事之可否。擇其吉者隨之。故隨而吉。四以隨。而乘隨之時。收獲之利。然任大責艱。雖云能貞。雖云有獲。而天下事。嘗有所不可知。則吉凶嘗相倚伏。況有不隨之懼乎。此其所以不同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天下事。吉凶嘗相因。獲可以為吉矣。然獲對失言。此有獲。則彼有失。我以獲為吉。彼失者。能甘心以失乎。況多福為衆目之集。而盈滿亦天道之忌。君子能以一身多取而無恐乎。凡有无妄之福。亦有无妄之禍。故其義為凶。非定于凶也。有孚則人信我。而可無深求。在道則我有以自處。而可無失足。蓋隨則能降心以集羣策。道則能正己以厭人望。非明哲。不足以與于此。

九五孚于嘉吉

五。處至尊之位。不可言隨。故不言隨。但孚則意之所傾。法。是亦隨也。惟是孚于嘉。是能虛心屈己以從善。吉之道也。嘉。善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九履五。是位之正而中者。宜用善以自廣。位當如此。不然。善善而不能用。失隨之義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程傳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似屬牽強。世間事有隨者。必有不隨者。有說而隨之者。則有拘係而使之隨者。上兌之

體。而說之至也。乃不能隨乎。然而若此者。固世事之常也。乃竊有疑焉。意者其謂文王之世乎。以文之以服事殷也。隨之聖也。然而紂不諒也。拘係之。維繫之。固欲文之隨之也。是九四貞凶之說也。然而文之有孚。自在也。是以何咎。而王終用亨于西山。王。即文也。西山。岐周也。謂文王以有孚而隨。終獲信于恭格。而亨有西周也。非亨祭之亨。亦非亨通之亨。羑里之事。周公追有所諱言。而感于隨之義。故微言以露于此乎。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窮困也謂困窮于上也非不隨也隨有時而上窮無可如之何者惟孚可以感人惟道可以自信如是而已矣

隨之為道君子之所諱言然時有宜隨者可以隨則隨是以貴于隨之時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也艮上巽下山遇風少男遇長女皆有鶩亂之象故謂之蠱男子當有事而柔止之其蠱惑可知也元亨

者亂必治也夫蠱壞物而能去其蠱則物後更新不亦大善而事通乎故曰蠱元亨蠱病也壞也知其病知其壞猛為整理辟如家有一事之敝國有一時之害物有一處之病振飭一番則煥發一番要在精神勇決不習因循不畏艱險乃可有為故利涉大川大川險也而利于涉何也蠱為事之窾雖極敝極重皆乘之隙其實決去之非難窾剔則去險涉則行天下事為之而已矣先甲三日以新之後甲三日以丁之治蠱之道雖曰元亨而治蠱之心則又不可不懇切而丁寧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男子未嘗不可有為而所以不能有為者大抵皆陰柔溺之也陰柔最害事豪傑之骨至此不覺暗銷如漢高溺于戚姬項羽溺于虞姬此其最猛烈者他無論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下事最患于痺緩相習以入于亂而人莫之覺是以死于安樂者多恃無病故也惟蠱則病之切膚而形之顯然見外者不但畏而思急圖之亦且患而欲亟去之

故蠱非美事而不蠱不奮不奮則日入于敝因蠱得警一警則諸病若失夫是以元亨而天下治蠱激之故能元亨也往有事治蠱也甲者數之始數終則復循環于不已天之行也先甲三日而得辛後甲三日而得丁勤懇惕厲以丁寧自新于循環之運天之運雖有終始而我則不敢自逸不以天行自恃乘天之行幹蠱之事雖險必濟是以利涉而元亨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作也放勳曰又從而振作之人心不振則怠振之所

以育其德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陰爲巽之主柔而在下有子道焉凡事敝壞猶可爲惟事涉父母口不得自言意不得自如最費委曲最難圖理而事亦無先于此故以父母言之幹如營幹之幹能幹父之蠱是謂有子父雖有失可以補救故考无咎此等情景惟子心自知之既欲圖父之失又恐傷父之意幹之不善雖有補救所損已多安得不厲故爲子欲有幹蠱之實事又欲有幹蠱之苦心備極艱危終必獲吉未易言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父如知是蠱則不爲其蠱矣何待于幹幹父之蠱者反父之所爲其事與父相違然而實則承父之意也父無此意而云承者補過救敝揆之以理固其父悟後之所願也雖然難言也有令子者先意承志雖幹其蠱而父母不覺若不肖之子則不爲父母蠱足矣安望幹蠱嗚呼難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幹父母之蠱何分于六與九初與二耶蓋初以柔處下在父之前有子道焉而九以陽承陰在母之前有子道焉故初幹父而二幹母也母之蠱更難婦人之性偏而愎愚而自用情理不可喻利害不可析惟有委曲將順多方而默圖之不得執一而不變以强其所不堪故云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急則緩激則害惟中道庶幾焉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以陽居陽少一段委曲將順之意失親之心而已亦不憾故小有悔然志在幹蠱有愛親之事本無所失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人子志在爲親中間難處之事心知之口不能言之至于見志不從勞而不怨其爲咎也多矣然寧可得罪而不忍使其親履錯無論親終感悟即不然而所得已多終歸无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陰四柔。以止為體。以卦論之。乃人之無血性。不可與有為者。故裕父之蠱。裕寬緩也。父之蠱。漠不在意也。此為不肖子言之也。視父如路人。雖有蠱壞。旁人猶為與偉。萬一不倫。而于彼之心。則全無干涉。往見吝者。以其父之蠱以往。而謾不為之所。且將過父。而為自已解說之地者。而不知已之罪乃滋甚。當事惡之。旁人薄之矣。故必見羞吝。余此語似不近情。而不知世上實有此一種人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無父之子。欲過父而自取得也。如知往無所得。亦可少警省矣。此語最實落。聖人之言。透徹人情。乃至于此。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居尊而用柔。不止補父之失。且多方為善。增益父母令名。父且因子而有光。是尤幹蠱之大者。譽豈足言哉。如禹之于鯀是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承以德謂承先以德。德足以承先。無論幹父之蠱。而德又足起人之欽羨。以用譽。此爻傳謂下應九二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似屬蛇足。各爻各就其人言之。五雖無二。猶豫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君父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幹蠱之責。無所可辭。然有幹蠱之人。則亦有不幹蠱之人。如上九者。在家則無父之蠱可幹。在國則雖有蠱。而身不當位。又無可容心。但能守道獨善。高尚而不可侻。世雖敝壞。非吾事也。非不憂世。無可奈何。豈止躍冶不祥。亦懼枉尋直尺。是以辟世辟地。聖人賢之。士不自度量。沉淪于世。而無幹

旋之力。則可恥之甚矣。故聖人特發不事一義。以示不在其位者。上九為艮之主。止而不動。高尚其志。非此不足以當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高潔之士。鴻冥世外。令人可仰而不可押。則法也。聖人百世師。謂此也。此自是宇宙間第一流。非苟以輕富貴自多而已。嗚呼。難言之矣。士處亂世。羣小之欺凌。官府之侵迫。雖欲求一枕之安。有不可得。而況欲以高風勁節。傲睨百世乎。

八卦餘生卷之六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摯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自上臨下也地卑矣而澤又下于地臨之切近者無如此故曰臨也元亨利貞四德也各卦皆具前已言之二陽方長則此德應无偺也臨十二月之卦也加以八月則七月之卦也七月之卦否以爻數之則為遯否遯

皆凶若以月建言之文王之時應用商正商改歲不改月八月則酉月也於卦為觀以消長之理論之觀以二陽為四陰所逼日漸以消尤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正月則泰矣是剛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兌說坤順二剛中而五順應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有說有順有剛有應大亨之道而又以正乃化育之所以生而萬物之所以滋長天之道也合天道元利在其中經不言者可不言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四陰日長二陽日消不能久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教思也容保也臨民之事也君子威于臨則所以盡其臨之責不徒以勢位相臨苟自尊大而已兌說也則說以先民教思无窮所以為說也坤載也則厚德載物容保民无疆所以為載也

臨者以高臨卑以上臨下而卦乃取義于地澤若但謂地比澤為高可以言臨則以天臨地臨萬物不更為臨之大而取義更長乎必歸之地者地載物者也故必收天下萬物于容與中而後可以臨萬物然則有一郡一邑之臨則當收一郡一邑之民于容與中有一國天下之臨則當收一國天下之臨于容與中故曰顧名思義思之念之於臨民之義差無愧焉爾聖人以為天覆而遠不如地載之為實也且以地之卑為能降心以就民而澤更下喻民之無所敢抗而俛首制命于上也師曠

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縱恣于上以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痛念之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字之義程以為感朱以為皆皆字為近而說不甚快以臨之為義也而獨與二為皆何其狹也然則何也咸之為言偏也偏臨者無所不臨也一陽復始萬物咸蘇故云咸臨也貞吉者初臨民上德意未孚須以居敬之心守貞正之德無小大無敢慢匹夫匹婦皆能勝予然後可以綏和萬姓而得吉蓋咸臨者特臨之而已必以

正行之乃能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惟正可以感人臨民者須端其志行而後道可行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之咸臨與初九之咸臨一也但九二則又進矣故均之臨民也而二之陽道方長萬物日榮君子之道亨而羣生咸遂是以吉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解未順命牽強之甚而朱子云未詳此似本其前

日而言之也如前此天下已同臨者不必言利如意何須言无不利言利則前此有不利者矣是未順命也吉无不利者前此不順命者無不革心可以惟意之所欲為而不虞逆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政不欲苦捺切不可為也亦不欲甘小惠不可繼也六三小人乘君子之器惠而不知為政但為甘臨徒以聲音笑貌悅人耳使政可以甘言畢事也則塵飯土羹皆實用而人可欺矣然無是理也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

災及其身凡人虛語誘人者到底水窮石見毫無益于事故无攸利三兌之主而居臨以悅人為事故為甘臨之象然知以甘言與人是猶知悅人心畏公論者能憂其窮而急圖之繼之以實事則前之甘猶為不欺而可以免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六居三不能勝任故位不當也知咎而憂之則咎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

坤所以臨澤而四切近于澤故爲至臨至澤而臨之也體順而安何咎此切近臨民之官似今之有司乃但言无咎而不言其臨之得失何也蓋有上不可無下有民不可无統但至臨則民已各有所屬不相渙散而天下之大分定矣是所以貴于臨也義取于臨故不言其所以臨之者止言无咎而已无咎者上以分臨之而無不自安之處下以分臨之而無不堪命之懼故也蓋臨之以定其位而後可議設施也此在名分既定之後若見至臨以爲無所事事而不知在名分未定之前君子與

小人無以異也無所謂上下也而一旦臨之殊貴約束故卦獨有取象于至臨者以此此古初之臨民者乎四切近于澤故于此發之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適近于澤則有傾墜之患故以咎言位當者位所當然是故均是人也而有一人立于上以臨之若難得於衆人而不知位所當然故聖人制上下之分安然行之而不以爲異亦惟其當而已矣故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茲聖人所以效法于天地而以神道設教也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尊而闇惟以知臨天下子思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是也君道也故曰大君之宜吉不待言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則不自用而能用人苟非作聰明之心則不中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凡臨民者進退在君豈得自專無所用其敦即君子亦不宜係戀何以言敦諸家皆謂敦厚于臨理所未安似

不敢從也但敦實訓厚豈虛設乎以意度之上處臨之終非正臨也殆爲五日京兆言之也凡臨民者將去之日及暫攝之時率不措意而以苟且從事不知有一日之臨則有一日之責須敦篤其意盡心力而爲之則雖不久在位而亦有所設施士君子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況事權在手則安可以怠心視之上有敦臨之心而百姓蒙其福矣吉道也即不然而慎守其事亦可无失而免咎況不然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存乎內則用乎外者不孚是以敦也臨者上下之所以相接也既得其道則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乃君子小人不同則臨皆不能得中正于是乎咸臨之外有所謂甘臨者焉虛以求媚而無實事百姓何以蒙其福國家何以受其成臨民之大戒也雖然吾竊有感焉此甘臨者倘可以名義籠絡之而職分督責之若乃豺狼而冠服名義之所不能愧法律之所不能禁百姓之仰望所不能動大君之委任所不能感小民吞聲一路蕭然則視甘臨又為聖賢矣是以貴乎知臨為大君之宜正為能辨察此輩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風行地上披拂萬物觀之義也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觀之象也盥潔手也當盥而未薦之時肅穆之容孚于上下觀禮者咸屬目焉顒若威儀明顯也則觀莫大于是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是也

觀之取義只在盥而不薦之時蓋誠敬莫大于祭祀既盥未薦此時未有所事誠敬端嚴肅然可觀若薦則有事有所持行誠敬雖在與端一之容有間故取義在不薦之時非謂薦後則不誠也程傳以薦後則人心散而精誠不一不若始盥之時朱子以為是誠意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此皆夫子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說豈先王之薦後皆若是耶若然則夫子又何責於魯人不可通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威儀之可敬畏者在上五在君位也有巽順之德則泰而不驕中正而不陂以為觀于天下蓋人君必有可觀在我而後人有以觀之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敬嚴于宗廟而化孚于人心子曰孝慈則忠是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言觀則極于天觀之至也神道設教非假神道以愚民聖人體天地之神道為一切制作皆非人思慮所及神而明之寒暑晝夜風雨露雷日月星辰陰陽五行無非教也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而天下服以此也不然聖人安能以一人

之私意而鼓舞天下耶。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氣異宜聖人亦不能強而一之故省方而觀之因以設之教所謂修其教不易其宜齊其政不易其俗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聖天子在上遠近莫不觀之但草野之人不能識聖德難觀之而不能名言或相與歎服傳誦俚而無當所謂兒童之觀也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之歌止于如此故在小人為无咎若君子處草澤而無域外之觀則可羞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觀無遠識小人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闚不可訓故利女貞邦有道士皆有觀時而欲進之意焉故云闚觀觀于內而羨于中也此時一失主意把持不定不免以道狥人而自失矣故如女子之守身而利于貞蓋嚴之也君子雖以邦有道貧賤為恥而亦以鑽穴踰墻不由其道為羞註云女子之正是許女子闚觀也豈有此理華歆窺門管寧割席正是此意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女子闚觀未必失身然而非所宜矣故雖貞亦醜士人闚觀未必毀節然而非所處矣故其防必嚴此其辨在發意之初獨知之地此際无求方是真无求然而難言之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進退生人之大節此處可觀可以為士矣此處無可觀斯亦不足觀也已三以陰居陽有進有退故觀我生進

退以自考也夫闚觀之醜聖人特言之耳然念存于人之心人不可得而知已亦可得而飾也惟是進退則見之實事關一生大節已不能飾人不可欺最為吃緊不可草草不可輕忽自觀不可不嚴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未失道故可觀若已失道觀亦晚矣寧亢勿隨寧固勿通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士人際遇之占也曰觀國之光禮樂文章可以見朝

廷之大苟為觀之而无實得不知行義達道之難也曰用賓于王道德名世可以知處士之尊苟為利之而不自重且叢處士純盜虛聲之誚矣是故士必經綸在手變化生心而後可以與于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正而後可以作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觀之主也九觀之德也自觀我生則陽不失剛陰不干正去讒遠色賤貨貴德凡為君子皆得安其所而无

咎矣不自觀者悠悠忽忽必有乘隙而中之者是否泰治亂之關不可不防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尊如天稱神頌聖從何處觀起亦曰觀之民而已民之安物之阜則可知我之為君也民不安時不寧雖云日夕孜孜圖治猶未也故君之善觀者不觀于耳目前之不可信者而觀于民信之不可掩者則治亂可知觀民之治亂則我可知常存是心則分別于君子小人將有不可欺者而善類之保全多矣是以君子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无咎

四陰在下耳目難欺譽望在我責備甚至苟內省不慊將為世所指摘故觀其生生者生平也君民親友之間或實能盡道而不慚或徒取虛譽而无實必其真為君子可以信于人可以信于己可以信于天而俯仰不愧不怍乃可以无咎此爻甚危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苟不能觀其生則已矣苟實能觀其生也閒居屋漏十手十目不但不可自欺且名之所在求多者方無已吾

能保全生平而善其終乎平滿也不敢滿足也

五言觀我生上言觀其生亦有辨乎曰我者見在也我之得失衆之所覩故觀之于民以驗我而隨時補救不止有失時之悔觀其生已往也勿必歸根水窮石見平生浮名虛譽舉無所益至于一生歸結之時苟有不慊無以為終故詳考一生某得某失自驗功力以為持歸之地要之上之觀不在此時此時其究竟也五亦非不觀其終而見在其吃緊也互言之耳

余因悟生平二字曰觀其生志未平則此生有不得不

可以言平生乎。寔衆人所同用。而能得其生乎者幾人。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二字之謂也。

嘗見說易者。每云聖人扶陽抑陰。心竊擬之。以為否泰剝復天行之數。雖欲扶陽。安能使之不消。雖欲抑陰。安能使之不長。蓋讀至觀卦。而始喟然于陰陽消長之機君臣斡旋之事也。觀八月之卦。于時為四陰競進。二陽孤危。蓋已岌岌矣。然而九五當陽。上九持志。在下之陰或為童觀。或為闚觀。或為進退趑趄。或為觀光上國。未

嘗不仰一人為榮辱。而九五以陽剛制命。無不惕息歸命。陽雖孤而不危。陰雖進而无迹。苟能撫之。彼亦何為。夫以八月得觀。況未至于八月乎。此撥轉之大機栝。修省之真實功。而扶陽抑陰。非僅如後儒厭勝于口角之閒也。惟君不自觀而溺于燕僻。賢人失位而棄為碩果。乃始末如之何。天下未嘗無不可為之時也。夫觀視也。光淨也。苟實德不孚。則莫逃于大衆之耳目。而虛聲不足以悍人。于是乎奸人生心。羣陰成剝矣。是故君子慎所以觀之者。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以頤中有物為噬嗑。無可言者。去其閒則亨矣。閒非噬嗑不去。故噬嗑亨。利用獄。隆山李氏曰。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

不當位。利用獄也

純剛不任。純柔不決。三陽三陰參。而无擊斷優柔之失。剛柔分也。非震不威。非明不照。雷動而火明。雷電合而天地之威以章。柔來居五。得中而上行也。柔雖不當五之位。而施之于獄則不殘。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因雷電合而章。而思及于獄。所謂以神道設教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小懲大戒是也。初在下為受刑之象。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傳云屨髙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惡故云不行然屨校滅趾似偈兩事屨校者械之也何得言滅滅趾似刖刑也不行謂或械之或刖之皆使之不能行所以懲其肆也程傳似取必于其人或未必盡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易雖以象教然聖人取象必本于人情安有噬人之膚而至于滅其鼻者本義謂六二中正故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而亦不免于傷其鼻諸家之

説殊覺遷就心實不了嘗試強為之説曰噬膚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象所治之難易噬膚則象刑之加于膚者鼻者面目之所以為容滅其鼻則不可以為容矣亦似兩事蓋彼既為纛刑斯及之刑當其罪不復可以為人古有劓刑意者其謂是乎用刑而無殘人之心如子羔之于刖者何咎之有六二蓋以柔道而用威者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謂乘剛用刑于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深嚴得宜乃所謂中也以此言觀之則所謂剛固不指上下爻何獨于別爻而異解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理屈之人不肯服罪而反噬如噬腊肉而遇毒者為腊肉所傷也世間原自有此種奸人此當事者所以疑畏而不肯任怨也然亦小吝耳執朝廷之法治有罪之人何咎之有故噬腊肉而遇毒事固有之然毒不能殺人而吾之噬仍在若小小齟齬便自疑畏沮喪其何以任天下之事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不當不稱其位也六以三居陽力弱不勝故為奸人所侮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傳訓肉之帶骨者乾胏言難噬也九四以受任近君之臣當為朝廷除大奸決大疑故云得金矢金矢聽訟之所入也惟九四能得之言無媿也蓋以剛居位不宜有所避宜斷宜直可以服人然須艱貞艱者其難其慎貞者守正不移如是則吉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斯聖人之所貴也利艱貞雖吉以深心求人而未肯輸情則道不能孚人矣故云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君也人亦有不肯輸情者故有噬乾肉之象得黃金程傳謂黃中色金剛物則是虛象胡雲峰本周禮謂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小獄大四小大兼聽故金矢兼得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故獨得黃金君臣之分也然終有疑焉謂君聽大獄得黃金是已然大獄有殺戮

流放何以止言得黃金以君聽獄不敢有慢易偏頗之心貞厲是已非如臣之執法或有報復之患何以言无咎凡此皆義之未得暢然者豈可曲說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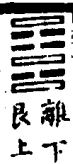
君何日不聽獄則何日不得黃金爻獨舉以為吉者殺戮流放無金可贖所不待言其可以金贖者贖而不當雖得不可以言得也必當其罪而後得无媿焉无咎者大君處斷不當雖無報復可虞然匹夫含冤天地動色安得非君之咎故必貞厲而後可无咎也夫厲危也君貞足矣何至于危曰君以人之生死為已之痌瘝以此存心安得不危此亦臆言之耳又按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謂束矢百矢劑今券書鈞金三十斤此皆未聽以前事而余以贖為言古制不可攷而三十斤太重聽獄訟本以平民之枉而先使不堪其求則平者雖直苟不能辨此終無以自達矣非先王平民之意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罪之大而受刑者也故云何校滅耳凶之甚耳亦似兩事但未聞滅耳之刑耳正義謂罪已及首性命將盡則殺之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不明諸說亦不快豈因其滅耳故罪其聰之不明乎所謂聰不明者非盡狂愚之人也亦儘有自以為聰明而陷于大戮者不知乃不遠中知以下皆聰明之過也亦知之乎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小在上而離照之以是為文明之象曰賁賁飾也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之者遠矣故亨亨者飾也非道也故小利有攸往飾則可往故利徒恃飾以往則未也故小利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損坤之上以文乾之中是柔来文剛則乾不過剛而乾文亨者柔濟剛也損乾之中以文坤之上是分剛上而文柔則坤不過柔而坤文小利有攸往剛濟柔也陰陽剛柔交錯而相文者天之文也

陰位本下柔不當言来以陰方得時處上而下文故言来柔来文剛則柔不以上自尊而降心于剛順之本體也坤還其順而陽自不爭陰陽調和所以亨也陽位本上剛不當言上以陽方處下未壯而上文故言分言上分者非全體之所居也上者與陰合德而不相外也健一節之用也剛上節柔而順得其主陰奉陽以從事不病專行不至弱喪所以小利有攸往也小者陰也剛柔其中而言亨亨生于順世無不和之剛柔以剛止而言利往行生于止世無不節之柔此泰卦也泰言其大體故以地天交而為泰賁言相資故以山火合而言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止者燦然可止而非恍惚悶爍無可捉摸光景禮樂文章煥乎郁郁父子君臣肅乎雍雍是文明以止乃人道之大文章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乎日月星辰陰陽寒暑所以長養收藏察時之變調燮其剛而贊化育者非小補也觀乎禮樂文章君臣父子所以斟酌損益因時之宜而輕重布之而成治平者

非偶然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禮樂以文太平也至于无敢折獄而知聖人之重民命也獄貴得情有一毫粉飾而人之生死分矣故不敢以折獄則非矜示能斷者皆以人命為戲者也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飾故也聖人于賁卦特發无敢折獄一語所以深警之也賁美德也而有不宜用賁者獄是也甚矣聖人難之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何以賁以道自重行不為苟動有不借于人爵者矣故舍車而徒初處下士之象也九為陽士之德也車所以飾行也而不知乃有以舍車而賁者艮所以為止也而不知乃有以文柔利往者皆一義皆易之變非變也窮其本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苟弗可受衛懿之鶴軒不如顏斶之安步也

六二賁其須

須者大夫之美觀也何以賁之不愧不怍成其須眉男子是也六二文之主也故主一生之儀表賤丈夫非無須而粗鄙無可觀賁小人非無須而神彩不起敬皆不能賁其須者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口頰也興動也謂須隨口頰而動也程傳隨上而動動止惟係所附猶善惡不由于賁也本義以上為三此甚不然一爻有一爻之義二何必附三須在頤上何以頤為上此只言賁其須頤與有光耳同為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以陽居三文明之極也則但言賁如而已矣無所不賁也濡如傳云光彩之盛文發于中有本之文非華而不實者比故濡如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以永貞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人之所觀也亦人之所始也永貞其賁孰得而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艮體切近于離者火一照而燦然矣故云賁如皤如程傳云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者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九三之為寇讐所隔則婚媾遂相親矣朱子亦云然但言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與程傳異然皆可疑也其云為九三所隔而不得賁遂至皤如不知三是何年隔起隔有幾年而遂至白首也老女白首尚可以從人乎又云從正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尤得于理四陰也初陽也舍車而徒徒行亦男子之事當是四

為女而初為男世間只有男求女未聞女從男即孟光願從梁鴻亦須梁鴻求之未聞孟光飛馬從之也女而飛馬從人尚可以為女乎且其所以飛馬從之者為三所隔也夫隔者阻之而不得往非以途遠也前既有阻飛馬將安之凡此皆事之明白不通理之明白窒碍信口言之勉強遷就故私意謂辭不可解則直為占辭可矣若必求其說姑妄言之皤如藕傳以為潔白理或近之賁言其色也白馬稱其潔也翰如馬之健者動而有文亦賁之象也馬之所以翰如者非為寇者也乃往為婚媾者也禮文之盛莫備于婚姻亦四以陰柔處陰位故以婚媾言之飾車馬而備禮文以成人道之好賁之大者凡以賁之道不可缺婚媾一段也此亦就經文而言之未敢自以為是姑記之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疑者六四當位疑于不賁終无尤者不以賁為尤也蓋賁而為寇則亂雖文無取賁而為婚媾乃以厚別雖文無尤也寇只是暴而陵人者非定是寇盜如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可謂賁矣而使百姓疾首蹙頞相告可不謂

寇乎以此推之則賁中之寇豈止一端而豈必以寇盜論耶若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則婚姻飾馬從古已然何有如程傳飛馬之說乎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士之所處也君之事莫大于下賢賁于丘園禮加于士丘園生彩色矣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是也束帛所以聘賢也戔戔韻釋為委積言多也既束帛以聘賢則不宜苟簡何以吝也君至尊而士至卑以大君加禮于賤士人情所難故似若可羞而收賢人之效為國家之光則吉莫大焉賢人之効在後故言終時人未必許故言吝此文程傳尤遷就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不祥以蔽賢為大則國家以得賢為喜

上九白賁无咎

賁所以為色也而有白為賁者焉賁不在色也故大素无文天下之至文也知无色之為色而後可與論賁天下豈以无文為咎哉易之道往往如此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守其自然不假外飾而无矜持之病志之得也上即上九也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天地原有自然之文無文不可以成世聖人不能外也然文所以為用也而非徒為觀美也賁其趾賁其須不求文而自文是故善言賁者不賁也

八卦餘生卷之七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卦之取義未有如否泰剝復之顯且切者君子道消之時亦惟有守已以待時將何所往凡欲勉強以維世運而有所往者是武侯且不能得況他人乎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曰剝亦危矣而又加以柔變剛者何也凡陰亂之時率無氣骨雖有百煉剛化為軟搭柔蓋早者欲竊餘瀝以自潤弱者或畏得罪以苟免既欲求容于當權不得不委曲詭隨一委曲詭隨而醜態百出不可遏止矣豈世運使然耶故曰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無道之世君子自知不為小人所容往往有擇地之心焉而不知小人方長去將何之雖欲求一善地而避之而不知小人時之仕路皆荊棘也惟有不可則止不在小人嫉忌之中庶乎可免艮止也坤順也卦以此成剝

君子亦順而止之。觀于易象。而知理之不可易也。蓋消息盈虛天之行也。君子尚之。順天之時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于義為剝。于體則固。故君子觀于象。以教厚其下。而安固其宅。厚下。則托根也。深安宅。則置身也固。又得意于剝象之外也。于剝而得厚下安宅之道。剝不能窮。君子君子無往而不得所益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寒之中人。非驟至也。必有漸焉。剝牀以足。剝之初動者

也。然而有蔑正之心。凶之道也。夫小人道方長。又何以凶。不知陰剝之初。君子小人而敗此。蓋淺薄小人為大奸劾驅除。每先意承志。蹈君子以劾容悅。不知君子既去。大奸則又借小人以謝公議。故往往不自保。每驗之無不然。試觀衰亂之世。其始事小人保全者幾人。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下也。小人之禍。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始于下而漸于上者。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本義謂牀幹也。漸進而上矣。此之蔑貞凶。視初又甚其勢已張。自謂可以得志。而不知此時在卦為遯。為六月。君子方盛。首事小人。未有不並傷者。蓋剝之時。君子自是不免摧折。實便未易摧折。但無知小人。不曉事機枉用心耳。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則日長矣。剝則日深矣。而公論國憲尚在。小人未敢明肆。而黨與尚未明合。如東漢之末。其始士大夫尚清議。小人猶有所畏是也。

六三剝之无咎

小人之中。亦有良心。故當羣剝之時。而有一人焉。能保全善類。雖與其黨為異。亦可以无咎。此等小人往往有之。然曰剝之。則亦未嘗不剝。但剝之中。有生意焉。殆順而逆用之者。三處坤之極。有順道焉。陰極必反。亦自然之理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言不與羣陰同。而失其意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近君為小人之當權者剝膚則殘加于君子之身而很為之矣然亦凶者酷虐之極其得禍亦酷歷觀古今未有能易雖有燭天之焰一旦氷消彼亦與知其然而然而往事之威毫無所濟凶之甚也或以凶指君子夫既剝膚矣凶又何待言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極之世君子必有受其災者剝牀以膚是也剝牀以足機之微動者也剝牀以辨事之已彰者也猶可以為計也剝牀以膚則欲遠去而不可得矣是以君子貴見幾于早而不利有攸往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君也羣陰雖甚見君則消顧君所以處之者謂何耳如能調劑之羣陰皆吾用也故能使如宮人貫魚之序而以次寵之蓋小人志在寵利則君之咳唾皆恩苟小有津潤方患得患失而希覬之不遑豈敢安幾非分而人欲為曾莽哉故不能為害而君得以操縱如意頤指使之令其屏氣需次待恩而無敢挽越貫魚寵之如宮人然無不利焉如据厠見大將軍之類大將軍非可据厠見惟以小人小有才而得大將軍雖据厠見之彼亦安其所從得而不以為病是宮人寵之說也合羣小顛倒操縱無不如意是貫魚之說也如此世界雖不能如明良之時君子布列未免小人秉權用事然太阿不失朝政不亂君生于小人之世不得五臣十亂而用之然駕御在我謹其啣勒是無不利之說也猶足以呼吸風雷運動一世消之息之與時宜之以善于剝復之會是无不利之說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羣小之世皆婦人故以宮人喻以宮人寵以寵宮人之道寵小人也宮人操縱在我何尤之有此爻程傳謂五若能使長率羣陰以獲寵愛于上之陽殊無禮安有五為君而帥羣陰以從人之理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雖極陰之世不能絕陽雖極小人之世不能絕君子雖小人極力摧殘君子必有一二君子存焉而不能害所謂碩果不食也凋喪之餘有巍然獨存者以係民望如宋之剝安世是也亂極思治民心歸之故君子得輿言

為民所載也小人當此際雖羣陰凝冱極盛之時然勢極欲反無如天道何自然無所安處故曰小人剝廬廬所處也剝人者終自剝理之必然註乃謂小人居之則剝極于上自失所覆而無復碩果得與之象矣非也小人自非碩果君子此時亦不必在上上但以剝極之時言之耳剝者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小人剝極則退誰為剝之安得與君子爭碩果論吉凶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終不可用者陰盛之時所用皆小人至于剝極小人愈盛天下之人皆以為小人不用而不知勢乃暗消終歸于無用故曰終不可用言其方用也若君子則雖不得位而譽望愈隆民方載之矣

剝天行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惟有消息盈虛與時宜之君子所以處亂世也貪戀富貴固不足言憑恃剛心與時相爭亦非明哲保身之道君子不取也

☷☳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天地閉塞而成冬閉塞則不亨雷動于地下而陽復復則不亨矣陽氣既暢無有壅遏是以出入无疾譬如羸病之人生意一回日就安腴雖病未脫體而識者知其无疾矣陽氣日滋朋來之象无咎者就陰盛之時言之也此時方有霜雪冱寒之患不知皆所以閉固陽氣而陽無服患矣反復其道勢極必反剝極必復生生之道相續于無窮也七日來復者自始至復凡七更也君子道亨可以有所往矣出入以下皆占辭也

彖曰復亨剛反

復之所以亨者以陽剛之反也然則人無陽德雖與陰邪羣比難以亨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陽之復也震之動也可以有為矣然必以順而行乃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若不能以順則必不能善其出入合其朋儕為疾為咎必不免矣然則君子雖得時尤宜沉潛安舒乃可以有為若張皇急遽僨轅之續也是以君子貴于厚德載物而小器易盈者不與焉子曰欲速則不達是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陽無不反道無不復七日必復天行之數不可抑也吾于此見天道之大焉人之于小人不可忍而急急欲去之者皆其量不足以容之也聖人必寬以俟之或有一日之悔則猶收之于覆載之中必其寘頑不悟窮其伎倆至于極而無原之地而後治之如天之于陰必俟其剝極而後復而陽自如也故聖人無𢤱禍之小人而天地無鬱沴之陰氣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剛既長柔自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人于錮蔽之後一旦猛省此時是非善惡了了分明而生人之初赤子之性盎然充滿獨知獨曉獨悔獨恨而天地之理完全無虧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陰極之時一陽初動見天地之心焉微乎微乎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非至誠孰能與于斯故至誠如神未易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讀此語頗疑之以為此近于呂氏月令之語既而乃悟呂氏月令本此也上古之時事體簡朴故先王得以消息陰陽將順月令是以陰陽不忒寒暑適宜蓋有節宣之實道焉如藏冰細事也而有至理存未可詳舉也若在後世事勢冗雜人情囂競閉關罷商之事斷乎難行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音其

六爻之復皆論人事不遠失未遠也纔失便復未成其失即有小失不至過甚可以无悔于厥心矣元吉者何也精進之士有一番過失則有一番悔恨增一番刻勵

不但改前之過復于無過且防後之過而益懋于德是以大善而至吉者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脩身之道當如是也因此思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所以然者不行者不復也不復則病在故不可以為仁復者去其病者也去其病所以脩身也可以為仁矣是以元吉也

六二休復吉

休美也復者人之所難也今既不難而且以為美夫以

復為羙，則其德亦羙，莫吉于此矣。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休復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心下于仁，則無以尚之矣。凡人不肯下人者，恥于認錯，悼於為善，强欲自飾，與理爭是非，人之大病也。程傳以仁指初，六爻各言復，何必以仁指初，然則二不是為仁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

復則復，何以頻復。有復之心，而不能堅持，以至于頻也。

過可以頻哉，至于危厲，自取之也。然有復之心焉，猶可以无咎。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幾希者，危也，厲也，而猶有相近者存也，是以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則厲，義則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三頻復，四乃中行獨復，何也。三動之極，四順之始也。以復為行，是謂中行。處三陰而先復，是謂獨復。復順之初，乘震之動而處復，是謂中行獨復。復無等待，自知之，自復之，故曰獨復。若待人則同事者，誰肯容汝獨復。非但同事者情無關切，況又有妬善助惡者，乃言熒惑，徙亂人意。故惟中行獨復最難，此不用商量，不得遲疑者也。子曰，當仁不讓于師。四處羣陰之中，而能獨復，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也。傳方以初為四正應，乃言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無可濟之理。然則其人又不足下乎。二何以羡焉。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決于從道，可以獨復矣。

六五敦復无悔

敦復者，敦厚其復也。以復為是，守之而不移，是非毀譽，利害禍福，有不得以淆之矣。何悔之有。四五似皆復中之所應有，五不必耑指君言。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程傳本義俱以考為成，言以中道自成也。似未必然。中者，中心也。言敦復所以无悔者，中心自為考驗。前日之迷失，今日之復，是認得真，悔得切，守得定，即有是非利

害適足償前事之失何以即安而無憾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復迷于復也沉實不悟不可復矣凶所必至無足異者災眚行師大敗凶君國十年不克征皆理勢所必至但爻中取象當必有說不可曉也

嘗試以人情論之雖極惡之小人亦未嘗不自知其不善但以為未必即有害而又恥于改圖是以始猶頻復終則迷復至于不可與言天命去而不留人心離而不

附凶至而不至有災眚者無道之世災異並見用行師終有大敗者凶很之人作事躁擾如楚靈吳夫差新莽隋煬黷武不休以至于喪國亡身而後已彼自以為其國其君凶非人凶之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十年數之盈也征行也傳曰羨惡同必復惡遠而棄德遠而興從古如斯理之不可易也惡既滿盈殃斯及之不克復有所行矣夫十年雖遠一瞬之間未有不到之理至于不克征則雖有掀天之勢皆無可用束手以其身付人旁皇四顧而無如之何然當強盛之日獨不可少為警省而留此須餘地乎是以聖人惓惓于復道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制國而衆聽命者也反君之道顛倒錯亂不亡不止是以迷復凶也必言君者極人之至也迷復之凶大君所不免而況于人乎君子論德以失道為凶小人論事乃迷復未有不禍可以警矣復羨德也頻則可厭然聖人猶俟人以改過而曰无咎至于迷復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非聖人戒人也天道之自然也聖人之言吉言凶皆本天道以立言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安生于動天行健无妄可言其安動皆陰柔也坤順以承天不敢妄動必待乾來居初為主于內而後動秉命于乾而不自專安有妄動之理故天雷无妄也无妄則一天也乾元亨利貞无妄與天合德則元亨利貞無可疑者四德備具大善之卦也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矣其匪正則入于邪而與无妄天淵矣一切災害皆由此而生一切否塞皆由此而起不言災害而言眚妄有

大小。眚有輕重。故云有眚。利有攸往也。眚者。過也。自作之也。既以不正致眚。惟有恐懼修省。以求復于无妄。此外更無可為者。然昧者不知。不肯悔禍以回天意。徒欲恃其強暴。以人力經營。求以勝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此往字與別卦往字微異。蓋不正而強做作也。无妄則不必有所作為而自亨。妄則徒有作為而无攸利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言外則有為主于內。言主則內不自專。言動則健而柔不用事。言剛中而應。應乎柔也。則剛又未嘗去柔。然則无妄者。蓋徹內徹外。總奉一有主之心以從事。如此則安得有妄動。大亨以正者。卑就亨言。非釋元亨利貞。言亨之可必也。謂大亨以其正也。以者。天與之也。亨者天亨之也。言天以其正而命亨之。而且大亨也。故其匪正者。天命不祐。對舉而言之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陰陽之理。不動不生。故天下雷行而萬物化生。實理賦形。實理成性。一無虛假。不得云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茂。盛也。對。答也。副也。言對天地生物之時。法之以育養萬物。則又有調燮節宣之道。不徒順時令而已。盡物之性。有實理實事。不徒並育之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往。猶言由仁義行。則吉。天之命也。初九。无妄之主動之初也。是謂以正動。故吉。所謂大亨以正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但守其无妄。而志自得。蓋不求之往。而第求之无妄。是以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此爻諸家之論甚繁。于心殊不能了然。凡經言往。皆曰利有攸往。獨此曰則利有攸往。何也。余是以不安于諸說也。竊謂无妄之卦。論實理耳。耕者。穫之本也。菑者。畬之本也。皆實理也。若夫不耕穫。不菑畬。是無其事而有其功。理之所不載。非理之實也。而可幾乎。聖人之意若曰。不以實而欲行。必不耕而能穫。不菑而能畬。則利有

攸往明謂若不能然而欲利往是不耕而思穫不菑而思畬必無之事蓋反言之也萬物無無本之發生君子無無根之作用天雷之所以无妄者以實也實陽也以六居二雖云得位得中然卦言无妄初以九為无妄之主則六為未實也故反言以甚之也此說與諸說大異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言此不耕之穫意外之事總然遇之未可為富蓋偶然者不可以為常如亨不以正偶亦有之不可以為常亨之道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所謂无妄之災也得牛者何人殃及者何人此爻頗明此則所謂无妄者但不以妄得之耳非至誠之无妄矣

六三非能无妄而災則无妄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繫牛邑人自受捕詰亦勢所必至所謂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以理論之則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以事論之則无妄之禍福皆非人力所能免九四居健之初而乘動夫動則不免有禍福之心一有禍福之心遂恐有所遷就而不能守吾貞故戒之可貞不使念頭差錯則无咎在我蓋初為无妄之常理二則念之妄三則事之妄總之無益惟可貞盡其在我以為凝承天命之本然有凝承天命之具便為妄念此際最為緊切惟無所為而為之以守吾貞為庶幾焉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禍福皆所固有但守貞以俟之無自攺咎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以剛處尊无妄之至者不當有无妄之疾然而不免有之者在外而不在我也既有无妄之疾則亦有无妄之愈故勿藥有喜勿藥者我無改疾之道疾亦不能病我蓋內有餘疾不足治也去无妄之疾亦何喜之有喜者喜无妄之疾不能累我也凡此皆事之所有而理之所不可知者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疾之失其常者非常疾則亦非常藥可治執常藥以治之亦必失其常理也與疾不相應故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言匪正者不可以未能无妄而往也上九則既无妄矣何以亦行有眚无攸利耶此見非分之福不但妄人不可妄覬即无妄之人亦不可妄覬夫无妄者而有妄行乎蓋内省不愧者而或有所不足于人道之事自信以為无妄也謂可以求助于鬼神擬隸于人事而不知有命焉君子與小人一也儌倖之事不可幾也此无愧之无妄非至誠之无妄也初九往吉往人事之常也吉以理言也上九之行希不耕之穫

也眚以失已言也无攸利以命言也徒自眚而無益者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道既窮矣災所不免矣无妄之行將何之矣

无忘君子之所以自盡也雖未能造于至誠之域然能為无妄則可以履吉蓋人能立于實地則自可以為其實事吉者天祐之實非天私之有實事者自有實功也若意外之穫世固有之然畢世不可幾君子亦不願幾之此六二爻所以丁寧于不耕之穫也四守貞而免咎五无妄而疾不能救天下事取足于已而已三之災以无妄而不得免上之行徒取眚而无攸利守已者聽天而不聽天者无益于已上之无妄與三之未能无妄者无以異也是以君子惟求无妄而已矣无妄之至可以元亨利貞而與天地同德不能无妄則天命不祐倀倀乎何之然則守正者即無福而獲天匪正者干天之命寧止不能免咎已也雖然吾感于上九而益有省于君子居易俟命之說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在山下以山畜天天下之畜孰大于是畜者收之以為已有也苟不以貞根基不正畜雖大安所用之故利貞所謂曲能有誠也大畜疑于遯故云不家食吉君子不為無用之學也利涉大川正見畜之實用君子無不可試之地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自強則剛健矣无妄則篤實矣形著動變則光輝矣自強不息則日新其德矣大畜之所以取義至誠之事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乾天也，而遜艮于上，尚賢也。乾健也，而處于山下，止健也。上賢止健，剛而不亢，天下之大正也。處乾之上者多矣，而艮獨曰尚賢天之下，至高大者莫若艮，故以象賢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尚賢故有養賢之象，君能養賢，故不家食者吉。君子利見之時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天也。而尚賢，君子遇知己之主，以吐其奇，奉天之威何用不濟，何險可言，故曰應乎天也。山于象為止，每言利往利涉，固知濟天下之事者，未有不豫定于所止之先，君子之用試，蓋非嘗試之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此君子之所謂大畜也。

初九有厲利已

所以畜健者何也，健往而不顧天下事，固有不可直情徑行者，直行之則有厲，故利于已也。厲則已之不至于失畜之正者也。曰有曰利，有審度之意焉。初九，履事之始，故有此象。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雖天下之至健，亦未有以犯災為是者。

九二輿說輹

輿說輹，止之象也。勢不可進則止，不為怯。九二處得其中，消鉻鋒穎，故能斂然如此。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所以輿說輹，何也，知止我者，知難而退，中心為我非有

過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易卦之變往往如此，大畜以止為用，而三則以進為用，緣止者，止其所當止，至于可進之日，則往不可禦矣，故良馬逐，所以為進也。利艱貞，持之小心，其難其慎也。曰閑輿衛，就馬之象而言之，閑之者慎之也，征逐之中，謹凜自存，如此乃利有攸往，進之中不忘畜之意也。九三處健之極，故其象如此。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合志又推言之也象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賢人與上合
志何往不利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艮之初體用止者也牿牛于童以抑其鋭禁于未發則易為力故元吉此見剛無不用之理而以不用為用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吉則喜矣喜有以善童牛之用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符云反

豕之牙所以為利也而豶之有牙之利而无牙之害則

吉矣所以貴于畜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大君威福在已皆有所以制馭之而柔其性則貪者詐者悍戾不馴者皆可收之以為我用盡天下之才而無僨事之患人君之畜孰大于是而吉亦孰大于是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盡天下之賢不肖而皆得其用國家之慶為何如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止之主亦畜之主也至于可以為之時則無不為之理故云何天之衢衢路也天衢既闢而有无不可為

者亨可知也有可為則為之知不可為而止之非過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所謂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是知所謂大畜者所以裕其道也而大行者所以盡其畜也畜而不用無用之畜也畜而不正小人之道也

上九止之主止之極而言何天之衢惟天下之至靜者為能審天下之機撥天下之變故有以善天下之動而有庖丁解牛之妙

山無取義大畜實非兩事天下之事雖以健成然大剛

則折故必濟之以柔艮之二陰所以濟剛也三之往健之本體也何天之衢止之中何嘗無行艮與乾原非有二也而卦合為一體朱子乃言九三一爻不為所畜是兩人相忤此欲畜而不能彼恃力而强進然則畜者是乎不為所畜者是乎卦雖分爻不過發揮其所以畜之意非真有六人于其間而行止之紛紜也蓋嘗論之一人之身自當剛柔相濟則大畜小畜皆自為之象也若分而言之則臣畜君而君益子畜父而父益婦畜夫而夫益君父與夫天也虛心而受之非有屈也所謂天在

山中。亦是實理實事。朱子乃言不必有是事。亦非定論。至有謂天包乎地。地下有天。以為天在山下之象。無論地下有天。止可言地畜天。說山畜不著。即如所言。亦何意何味。

八卦餘生卷之八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止下動。為頤之象。得其養。則為大人。故貞吉。觀頤則思養。則觀頤以求其養之事。口實實口也。有口則必有食。入于口者不苟。則立于身者不虧。此士人之大節目。苟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善矣。君子慎其所以養之者。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君子有養人之責。養之善。則物得其所。養之不善。則物不得其所。故觀于頤而因觀君子之所以養人者。君子有自養之道。得所養。則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浩然于天地之間。失所養。則呼蹴墦間。嗟來無所不至而生平掃地矣。故君子觀其所以自養者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取象在頤推而言之。則養之道無窮也。時者。所以為養也。如春生秋成。天地之所以養萬物也。失其時則物不

得遂其生不違農時聖人之所以養萬物也奪其時則民不得賴其用頤之時不亦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言語飲食盡乎養之事矣朱子曰禍從口出病從口入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靈龜所以為寶也自有而自棄之乃觀人之朶頤所謂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矣不但侮辱由人亦且爭奪叢禍得不寸斷害將尋丈甚至或為子公之染指凶不盡言也世之人所以甘心為𪗉人而不自愛惜者皆飲食

累之也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朱子以靈龜為不食之物言在我自足可以不待食于外者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況津津于飲食之閒乎九陽也一動不藏萬有供喪可不慎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士本自貴若自畀而求人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養正則吉君子之經也不守其貞而顛頤則拂經矣丘以喻高謂仰高以自潤瓜田李下君子嫌之況不義之地不潔之食而可往乎不盡喪其生平不止故征凶也諸家皆以顛頤為二顛而不求于初丘頤而為上九殊未安夫六爻以次序言之耳豈真有上下之可分乎且二何人初又何人二乃云下求乎若必以初為有人於此則初方覩人朶頤之不暇而有飲食以養人乎且初九陽也士窮而在下者也士儘有愛其靈龜者亦非六二所得而據其上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象不分顛頤丘頤為二事但言六二征凶故知是士顛倒妄求自失其類也類士類也今士之自失者皆謂之不類蓋本此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易之爻每至三而變反其本卦如頤之六三亦其一也夫拂頤者何也頤者養也拂其養之常也君子以得其養之為貴非以靡養為高也蓋養之于人大矣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言養之重也聖人取象于頤推極于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

養賢以及萬民得養則生失養則死何曾教人不養但病彼不自愛如初之朶頤二之顚頤為可恨耳乃有一種矯戾不情之士以不受養為高棄絶人世故為孤介以自標異如陳仲子鮑焦輩是所謂拂頤也彼之所守未嘗不自以為正正而無補于世無益于節徒自賊其身安所取之此等之人不為人所用世亦無所用之究竟不能充其操而成蚓彼亦何所利焉故云十年勿用无攸利十數之終十年勿用終不用矣三處終之極而乘陰性蓋士之不近人情者故其象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大悖者彼所為之道大悖于聖人故十年勿用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顚頤與六二同不容有異辭若以位論之則四為近君似是憑權勢以吞噬下民者故云顚頤虎視眈眈甚于覩我朶頤幾欲攫而奪之矣其欲逐逐無厭之求也又不止于拂經而已然曰吉曰无咎殆不可曉而解者必曲為之說曰在上而施于下雖顚而吉虎視眈眈下而

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以文義觀之終不敢信以為然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以上養下聖人方贊頤時之大何嘗以為顚耶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爻詞既不可曉姑闕之可也朱子亦以此爻為難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註謂六五居尊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如此甚不然君不能養人上九何人乃能養君耶且上而賢也其所以養人者有一非君者乎奈何居以為已有而反使君就已耶甚不經之論也即云君賴其養則君能用賢而自養亦是理之常然安得為拂經程傳又謂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使君能如程傳所言大賢之君不過如此既能澤及于天下又何以不可涉大川一爻之中自相矛盾何可通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聖人言順以從上豈是君所以施于臣者故傳不敢信也竊詳此爻言養也非君也拂經者失其常養之正也

如公養正也乃有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戶丕閒而免死者則非經也然居不失其正則雖受之可矣故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富貴之場不可輕染況吾道未通不可有濟也蓋五雖艮體而未全陽德正性未堅故不可輕自嘗試所云順以從上者居貞順也權時審宜如受周不辭從上也蓋六爻各占一事如士之窮而從權以濟亦事理之所有故以六五當之六陰也象士之位五陽也象士之德諸卦五爻儘有不取君位言者無可疑也且諸家既以上三爻為養人乃却云君受

賢之養亦自違碍升六五升階說者既謂指臣則頤六五之拂經何不可指士耶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為卦取上下兩陽初陽既以輕動而失已上陽則以能止而得正得正則得頤頤所以為養頤在則養在故萬物之養莫不由頤出聖人論養之本在頤故曰由頤也所以成養之義也物既不齊千頭萬緒難以調劑一處不到即有一處不得其養者是故雖觀于頤以滿其養之量亦必厲以慎養之事而乃吉也利涉大川全其艮之體乃以裕其動往之具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得其養之職下得養之樂故曰大有慶也

頤之卦雖未透徹然自養養人之義大略具是矣若逐爻論之則其爻何以如此尚未得其說以序次排之初朶頤但有垂涎之意而未決裂二似決裂而甘心負塗矣三則矯之而為過情之事四似以有祿之家而為谿壑無厭之求者五則士之窮而正者六則養之道備矣今必分某上某下某君某臣不免牽強況乎養得其理

凡為君為臣遇之各自取義亦未嘗不具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凡五陽一陰之卦未聞有以陽過為病今四陽二陰乃以為大過者何也陰陽相濟欲得位得中初者卦之内主而陰居之上者卦之外見而陰先之陰弱而不足以勝任陽亢而不居其所皆陽之失故曰大過陰處非其據本末失措故有棟橈之象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陽也。

棟橈本末弱也

本末二陰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奪陰位。而並集用事。故云剛過。二五得位而中。故云剛過而中。巽以出之。說以行之。雖剛不亢。故利有攸往。剛忌過。剛過則折。輔之以巽說。乃可以得亨。故云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不可過也。而時或為之。苟非有大過之事。則無以濟天下之大務。故世有大過之時。聖人因有大過之事。故云大過之時大矣哉。此見非聖人不能大過。而聖人之于天下。真有以補天地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非小補之而已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木為澤所滅。則難乎其為木矣。人為時所困。則難乎其為人矣。凡人之性。有與立則勁。無與立則撓。衆皆風靡。而獨立有不易把持者。蓋守正而自信。則有是非毀譽之咎。守正而忤人。則有利害禍福之虞。故貴于不懼。人之所以不能堅持者。非盡亂于狥喪。或亦功名事業之心累之也。能遯世無悶。則無不可自立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過者陽也。初不過也。但以謹慎承大過之陽。而藉用白茅。則亦可以无咎。此見人苟能以敬慎持身。雖遇剛暴之人。亦可以免禍。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安其為下。而敬以將之。用柔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則老。故有枯楊之象。而生稊則楊猶可用。倘能得其女妻。則猶可以成生育之功。无不利矣。諸說皆以初為妻。似亦不然。稊根也。女妻。女之未為婦者。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少女為過時。故云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三巽體木象。而處大過之時。則為重剛。太重有傾壓之象。故云棟橈。體弱任重。故不能勝其任。橈則凶矣。此以剛愎僨天下事者。本卦以本末弱棟橈。九三以弱質行

剛亦撓。然不勝其任者。不獨陰柔陽強。遂有異致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凡人可輔。則何凶之有。惟才既闇劣。又不自量而好勝。不能虛受。雖有忠知。不能相輔以有為。是以卒致于敗非不幸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亦剛之過者。然以兊為體。而又處陰。非一味純剛。四近君之位。大臣之象。國家之事。非老成不任。而四以剛乘之。為能勝其任。故云棟隆吉也。有它。謂志不純為大

臣者。務須精白一心。不當有營私之念。不然位尊權重。人所側目。而參以自用之意。宵人藉口。將有專擅之議故有他吝也。大過之時。患在剛有餘。故戒以有它則吝諸說乃謂下應初六。恐其過柔。為有它。未然。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下。謂羣小也。試觀從來秉軸之臣。不克善其終者。皆為下所撓。而亂其所為也。非剛之不足。而以強陽自用。而宵人乘之。所謂不可與有輔是也。非初六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陽過之甚。而自用不已。故譬之枯楊生華。津竭而不自知也。如過時之老婦。而得其士夫。將何所為乎。以其欲有為也。非有不正。故无咎。以其終不能有為也。正亦可厭。故无譽。老婦喻詞也。古之人多以婦女為喻。諸說溺于陽不可為陰。遂以老婦為上六。士夫為九五。夫時方大過。五安得為少男。甚不通之論也。此爻似專為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言也。士夫。士之未為夫者。

六十四卦之爻詞。人人可用。五固君位。然卦之所值不必定指為君。且枯楊生華。亦非君人之詞。若必以君為

言。則從古未聞有以君為過。而謂之枯楊者。所以然者。過之一字。不可加于君也。即如同人之九五。程傳不取人君之義。又如恒之六五。婦人吉。夫子凶。明不指君言。諸卦之五不指君言者甚多。何獨疑于大過乎。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玩象詞。何曾以老婦為上六。老婦呈身于少男之前。真是可醜。或以先進之士。雜蹈于後進之中。與之周旋從事。或後進據上位。而先進處下僚。至仰其顏色。不亦可恥之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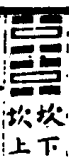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兊之主也。處諸陽之上而臨木。所謂澤滅木者也。過涉似當指與過涉至于滅頂。凶不待言。然不顧滅頂而必涉者。所遇則然。此亦馮河之一也。事非已作。故无咎。上六澤也。筮遇上六。則當有過涉滅頂之應。非上六過涉也。初以藉用白茅而免。上以過涉滅頂而凶。所處不同也。朱子以為殺身成仁之事。意者其然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則凶矣。處時則然。豈可以為士之咎乎。

天下事非陽不濟。大過之陽。非盡不可用。在自度量謂何耳。可以用則用。為生稊。為棟隆。老成人。不可廢也。可以止則止。為生華。為老婦。外有輿議。內有面目。亦不可不顧也。若過涉滅頂。時之遭也。獨立不懼。君子固有以貞之。惟九三剛愎用。罔無取焉。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狎習也。凡人之情。猝遇險而驚。少嘗之而定。久處之而仰矣。是以險貴習也。胆習之而過。才習之而老。有孚。內有主而自信也。身雖在險。而心以有主不困。故維心亨。居常言亨。亨何足異。以有主之心。行危險之地。乃吾道流行。吾行得力之日。境自險。道自行。道不困。亨何如也。凡人之行。役則不敢盡其所當為。心亨。則心有主而不亂。事有條理。節義可觀。是可尚也。庶幾顛沛必于是之君子乎。

象曰習坎重險也

猝險易過。惟時時歷險。而後知世路之艱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重險。故流而不盈。言險之甚也。流不避險。行險也。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不失其信也。玩經文。似又以水行險。程傳雖以陽剛中實。居險中。行險而不失其信。然陽亦畢竟是水。豈得以坎中一陽。與水分為二耶。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剛則不撓。主于心中。故險不能屈而心亨也。往有功者。為其事必有其功。惟不敢行。則無功耳。或曰。功固有之。然往可必乎。曰其愚不可及。終以愚濟。固是往有功。即不濟。然素患難。行乎患難。盡其在我。是亦功也。事之成

亦以事為功。事之不成者。以飾為功。事功節功。皆功也。

皆以能使得之。故行有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之險。自然之險也。王公之險。人設之險也。聖人因險以為用。而萬世利賴之。險之用亦大矣。曰時用者。聖人守國。固不貴險。而險有時用之。以守其國。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險之時用為甚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險矣。水洊至。則為習坎。然在重險之中。流而不盈。是為真行。行險而不失其信。是為真信。于險中得其常體者。水也。于險中得其常道者。君子也。故以常德行。能不變于險。乃常也。習教事。能不厭于險。乃習也。蓋以道歷世故。而又以世練身也。程傳本義。俱取洊字義。謂當習熟。或非聖人論險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處重坎。不求出坎。而反入于坎。無可奈何。以身聽之之詞。就中遂有變而狗之之意。夫守道雖未必能出坎。而道在入于坎則徒失其道。而坎亦未必能免。故凶。此大類世之婢妾賤士。計無復之之態。但此等人不足言。殆為世之強陽自詡而臨難倉皇束手者乎。夫險者。人之不幸也。聖賢君子所不能免。但處險亦必有道。乃內無所持。而甘心自溺。安得不凶。初最下。乃人之至卑污者。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道不必不凶。惟失道之凶。乃必取之凶。不足言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坎即險也。而曰坎即險者。坎者。其所處也。險則有禍福不可知之事焉。故曰。坎有險也。九二處重險之中。而能以陽行乎其中。雖險必有濟。得者。道之用也。小得者。未脫于險也。是所謂往有功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處重險之中。前後皆險。坎方來而未已。故云來之坎坎。六三陰柔無氣骨之人。故處重險之中。而險且枕。入

于坎中枕安也險且枕安于險而無撥亂之意亦終入于坎窞而已勿用者此等小人不可用也蓋國家之用方來而若輩身處事中全無切膚之警殘民剝軍惟利是嗜曠日廢時惟便是圖甘心胥溺卒至悞國安可用也此與初大略相似但初是无位无能之人遇險則挫三處陽位職守在身而可以有為者但無意于為所謂燕雀處堂終于自及者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安于險而不為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天下事惟質實者辦之虛囂之人徒欒人以口給未有能濟者也雖處深險之時但一味質實行之如樽酒簋貳至薄矣用缶至陋矣而真意存焉雖有凶暴之人可以情諒也約要結也納約于人自牖而通之程子以為因其明而喻之理之可通者凡人因其所明而喻之則易為力如此則可以終无咎雖未必得吉而不至于益禍也此爻朱子以樽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周禮亦有據但此爻義取朴質無取于貳故不從之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接際之道宜如此委曲質實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五方在坎中故不盈坎流而不盈也流足則盈盈則平不盈水未足也既平水流足也目下雖不盈然能常流而不漸則無不平之理平則出險无咎矣是以貴于心亨也在九力持之而已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之所存者未宏故外之所濟者有限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纆音墨 寘音寘

險何必不遇惟道為可恃二以道小得五以道既平皆有陽氣之人也惟四以近五用柔五以陽剛四不妨濟之以柔上則位尊責重專以陰柔自處棄道苟容全無濟險之意亦安取若人而用之故于出險之日計其功罪核其情狀惡之安得不甚取禍安得不重徽纆係之叢棘寘之無復矜恤非甚也自取之也三歲不得者天道三年一小變三歲則亦終不得矣不言十年者十年為積惡者言之也上以陰柔誤國損節罪惡已重無復

可積也凶之為言殆近于死乎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惟其失道以至于此

甚矣險之練人也歷試諸艱險之屬也苦其心志險之事也險阻艱難備嘗險之習也但其所遇有不同下三爻似皆過險者而以陽剛自貞為用初與三皆以失道自凶四五似皆治險者故有樽酒之設有納約之事坎不盈祗既平又似治險之責有未盡者但以有主之心持之以守靜之道久之終可得乎惟上之險似自致之

與遭險者不同大甲曰自作孽不可活上之謂也總之過險治險不同而皆以道為主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一陰麗于二陽是謂之離若乃明自是陽之光但陰處中而陽不燥陽自能明非以虛中中虛只是卦之形非取義于中虛也以火言之火得木乃明明為光木為質何嘗中虛今人溺于火必有附麗而後明之說而不究其所以然則似以陽麗陰而明不反言之乎利貞自人言之也火之明不用之于正則焚人之明不用之于正則蕩明以正用乃合乎道故亨離為牛畜牝牛取其順也外文明內柔順吉之道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天下未有無所麗而能成者故日月必麗乎天以成明百穀草木必麗乎土以成性重明必麗乎正然後聰明睿智可以有臨而化天下成文明之治也曰麗乎正未嘗言麗乎陰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不能以自行必有所麗麗乎中正則柔得其道故亨所以貴于畜牝牛者所以養其順也曰柔麗乎中正麗屬陰益昭昭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明明相繼循環于無窮大人大君也臨四方者也聰明照天下不可一日無明主也夫智愚存乎人明可以強繼乎苟能此道雖愚必明則明可繼也是以君子慎所以養儲者明兩作一句離一句重離明兩作也

離則自離。不待兩作而後成。離明兩作之離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離文明之象士之文明先自動容處觀之履錯然文也。士之事也。但有本之文誠中之形也。無本之文沐猴之冠也。本者何。敬是也。文以敬行。是謂德容士之不尚浮華者何咎。記曰。禮樂交錯于中。而發形于外是也。初以剛居下而體屬火有進而欲動之象士之無位。而以文著者。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教以敉文之敝故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二坤之正也。黃坤之色也。黃離。文明之中正者也。故元吉。二離之主也。自坤來居乾之中而為離。以陽為用。以陰為質。陽照故陰能明。陰潤故陽不燥。六二黃離。日月之貞明者也。天地之化育。大君之知臨皆在于此。大吉而無以加焉者也。苟為不然。必有作聰明以自用。以衒御天下者。何吉之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離。離之中道也。未有不得中道而能吉者。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日昃在人則已耋矣。不鼓缶而歌。則前途既窮。將并其歌而失之。則為大耋之嗟。悔無及矣。夫鐘鳴漏盡。而役役不休。徒自敝耳。魏風之詩曰。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可不惕乎。其曰凶者何也。君子之凶莫大于不自得。以虛其生。而禍福次之。夫明非取于翳晦也。而日昃之離。其光不長。既不能為世之光。則亦當自愛其末路。故有明必有晦。易每至三爻而變其道。蓋如此。三明之盡也。

瓦缶器也。夫鐘鼓遠矣。然鼓缶而歌。亦足以自適。君子之樂。亦隨時也。豈必求不可幾而後為快哉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晝無不夜。生無不死。日已昃矣。雖欲照之。為時幾何。不但金玉宮室。無一可恃。即富貴功名。亦轉瞬成幻。然則不樂將何求乎。夫衛武公年九十。猶交警于國中。聖人豈教人以歌樂自安乎。蓋勞我以生。逸我以老。聖人未嘗不本人情以為道也。夫安于樂而無求。即缶足鼓歌足

樂矣不為營營戒之在得正武公之警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傳既以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為承繼之義却又言以陽居離體而處四為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乘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此殊令人不解夫四以陽為體故成離今又病其非善繼則必體柔而後可柔則成艮可以言離乎然則何也此爻論象非論繼也四處重離之初以位論之四有陰道焉今以陽用陰而又處重離故為剛之過盛全無柔順之意故炎赫之

勢突如其來如不戢自焚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焚如言其焰之兜也死如言其將及也棄如言天人之所共惡無所容也此見能剛而不能柔強陽之極取禍必烈聖人之言遜而不迫其最狠而痛言之者無如此爻及天命不祐之象辭皆實理實事切戒之也以理論之四之禍必至于此亦明白易見者故陽一也善用之可以為文明而不善用之則凶所以貴于畜牝牛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剛暴之極自以為一世之豪亦知其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程傳以為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下無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以為時當然還就曲說一至于此夫臣而賢也何所顧慮臣而強也豈出涕戚嗟所能免乎且君而至于出涕戚嗟也亦不成君矣自古至今未聞有以哭泣為憂勤者余謂此爻方謂繼明者言之也蓋重離

之五與他卦之五不同代君不可以不戚有國不可以不懼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情發于中不知其然而然嗣子之事也其吉可知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矣又何厭言麗非王公也麗王公者也非世子孰能當之文義甚明而諸家溺于五為君位故其說支離不成文理請再証之坤之六五程子曾以女媧武后為言夫婦人不可為君甚明矣而有時不能不以為君況世子出震繼離而重離之六五不足以當之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文明謂大君之事上處離明之極以照臨天下天下之服從者不待言其不率者則治之君之事也有嘉嘉美也王赫斯怒天下安之也首所征之罪首也折首震其威也獲匪其醜醜類也脅從罔治不濫刑也夫離文明之象也而以武終之文而不武不可以為文也故言文必及武易之道往往如此

甚矣古人之不尚首功也但殲渠足矣獲匪其醜不但脅從罔治以廣天子之仁若乃受專閫之寄總王師以

臨罪人乃取無知醜類俘以為功而獻之廟堂之上不亦羞天子而辱六師乎此後世用兵大弊臣子苟以此矜功伐天下亦苟以此飾耳目宣捷受賀論功行賞吁可歎也已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正邦之事孰有大于禁暴止亂者乎雖有曲為說者亦不能以此爻為臣子之事則六五之為世子繼照也何疑

離文明之象也有有本之文初之錯然二之黃離是也有用晦之文三之鼓缶是也有无益之文四之突如是也有故止之文五之涕嗟是也有有用之文上之出征是也善用之則文明賁于四方不善用之則文焉而已矣

自泰否定治亂之局剝復明循環之用而天地間之大理盡矣其餘同人大有諸卦無人不有無事不然時時體會事事體會各有實用不必不相承相承所以相濟不必定相承不相承所以時出若必相承而不可亂則是泰之世有不同之人而未大有之時可不用謙矣有

是理乎聖人序卦自有至理然卦既六十有四則亦不能不序伊川溺于序卦而必曲為之說余是以不敢安也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兌少女，艮少男，兩情相感，故謂之咸。感則通，而亨矣。而云咸者，男女自有遇合，以無心感之而成，故云咸也。咸無心，感有心也。是以利于貞，不貞則非自然之感矣。而于取女則吉也。艮以少男下少女，得男先于女之義，婚姻之正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止而說，男雖感而不安動，女雖說而不妄隨，男下女，則兩情各正，男女以正合，則可以正家而亨。男女之際，聖人謹之，故戒以貞，以此取女，吉道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感，非有心也，陰陽之氣機自動，故紆徐不迫，陰陽調和，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亦非有心也，不言之德意潛孚，故風草相入，物情調暢，而天下和平。天地聖人，萬物感之者，受感者，皆相遇于兩無意之中。故觀其所以感之者，而知天地萬物之情，皆妙于自然，着一毫私意不得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所以為容，有容德乃大，故艮入而能受之。君子觀于山澤之象，于世當何所不可容？不容者，不能虛也。故横其虛懷以受人，則納污含垢，不矜雅量，而芻蕘工瞽，無非規益。天地之大無窮，而吾之虛懷能幾何耶。

初六咸其拇

拇見于形矣。咸者，執咸之初也。其拇者，試之以拇也。故曰咸其拇也。此有心之感也。初艮體不宜動，然有感焉，是妄動也。拇最處下，象艮之初也。

天下事莫不始于微而成于著，故君子慎微。拇迹之最隱，而人之所不及測者，故以為喻。雖然聖人論感，雖云取象，亦必有實理。拇以一足指，何能為感，蓋男女之感

而心未同。而以足指當之也。此語雖近于俚。而于相感之理甚切。所謂咸其拇者。意者殆取諸此乎。感在若有意無意之間。尚未有所明動。故不言吉凶。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感雖無迹。而一足指之動。志已馳于外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則動矣。吉凶生乎動。動以腓。動之不以正者。非禮而動。凶之徒也。若能居而不進。吉猶在也。註以腓為足肚。未甚明白。夫拇為足指。足指既動。而腓有不動者乎。腓

似當在足之上。股之下。蓋少進于拇。而動不自制者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動雖有凶道。然能制其欲而止之。則雖有一定之差然未見之于行。猶順于理而不為害也。然則腓者。吉凶之間乎。不可不慎也。二所居雖正。而不能無情。故不覺而咸其腓。當堅忍以持之。不可苟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艮之止。秉剛德以止隱者也。二陰之動。否全視九三。咸其股則所感愈深。正三所當執。若執其隨。則往吝

隨者。拇與股皆隨股者。執猶主也。三不自主。而以其所隨者為主。故云執其隨也。三以止為正。今隨二陰而動。是陽不為主。而惑于陰耶。若不居而往。必見羞吝。故往吝也。然二未甚動而言凶。三已動而言吝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腓初欲動。吉凶皆從此分焉。有吝有凶。舉其重者而言之也。三之動。蓋試之以拇。又試之以腓。其股動。必其可以動而後動者。故無有凶禍。但雖得所欲。亦可羞矣。故不言凶而言吝也。蓋情之所動。未得則欲得而不自制。及其既得。則欲消理見。而又自醜其所為。亦

常情之必至者。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二陰雖動。未敢肆也。股亦動。則真動矣。是二陰不虛。三陽亦不處矣。三以止為體。乃失其止。而志在隨人。卑下之甚。故云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兌之初。受感之始。受感正則正。受不正之感則入于邪。故須守貞乃吉而悔亡。悔亡者。悔即在所感之中。貞而不受不正之感則悔即亡去。一受而悔隨之矣。不言

无悔者。无悔在事後。此則悔亡。乃在貞不貞之介。殆之甚也。若心不自持。而為憧憧往來。則百邪交萃矣。憧憧者。忡忡不定之貌。私心既動。朋儕亦從所思而合。將膠固糾紛。不可自拔矣。此爻傳註皆指心。蓋以位次當心言之。未安。此爻專責九四受感。看其貞否耳。固是心作主。然卻非自拇而腓。自腓而股。自股而心也。不然。拇腓股非心。何以動。豈待至此而始言心乎。況初之象已明言志在外。志非心乎。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甚矣感之為害也。語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能守靜者。心未必動于邪。惟是有以感來者。則不覺動。而不自持。一不自持。而受其累。不可悔矣。故貞則吉。而悔可亡以其未受感之害也。憧憧往來。則心之昏亂。無復有正直強毅之氣。暖昧而不光。束縛而不大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也。未背以心受感也。心不明肆。失道未遠。故可以无悔。五說體而九以陽為用。體用之間。未背決裂

象曰咸其脢志未也

脢雖非心。然亦為受感。以此為貞。不亦末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

兌說也。于象為口。上兌之主。故其感為口頰舌。五受感而未肯披心。上受感而形于口。說未知其為由中之言耶。非由中之言耶。是未可知也。然動于感而應以口舌。則以說人為事。而失其正矣。但得失未分。故不言吉凶。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動于口舌之間。其為感亦末矣。

吾于是而有感于感人之難也。未嘗無實惠及人。然而人不感者。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有實昧而不知感有明負而不欲感。小人之常也。不但不感。而且或非意相加者有之。吾亦不勝其不平。而區區于口舌之間。以相曉喻。夫感則何用言。不感雖言无益也。夫小人之不足以口舌相感也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非天地有時而不施也。兩暘偶失其宜。物惟見怨。而忘其施。況人生叔季之世。處君民親友之間。是非恩怨之際。欲以區區之惠。調劑其間。使人皆感之。而无與我為參差者。安可得也。不亦小之乎。其為天地之間乎。蓋吾于咸之上

六而重有感于感應之際也。

䷟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長男巽長女夫婦之道也有室有家貴于長久是以雷風為恒也恒則亨矣有常者道自通也凡不恒者則情有阻塞事有參差恒則通泰是以亨也常能如此咎何從生譬之水然水以流為通然必不舍晝夜而後能達于大海不然者非半途而竭為舟楫之病則橫益而潰有漂沒之虞皆咎也道雖貴于恒而以正為主恒者

所以保其貞貞者所以善其恒也恒則作事有常是以利有攸往如信者所以為行之本人而無信其何以行之有恒則有行之本此恒之所以利往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天地之道剛柔而已矣剛柔須相輔以濟乃可恒剛上柔下得其所也雷風相與巽而動舉成卦言之也卦惟雷風相與為巽而動為剛柔相應巽以善動之用則有剛之斷而不失之暴有巽之順而不失之弱剛以應柔柔以應剛交相資而互為成是以可恒若一偏勝則不可久矣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之所以亨所以无咎所以利貞者以其久於其道而不遷乃能如此非襲而取之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亦以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恒者天地始終之理循環于無窮故為恒若一有間歇則是終而不能復始非恒矣恒之所以利有攸往正謂其能始能終終而又始恒德常貞于天地之間蓋舉恒

之德論之此天地之悠久至誠之无息非一人一事之利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日月得天地不已之道而能久照四時變化不已萬物乃得以極其經歷孚育以遂其性而能久成聖人得天地至誠無息之道以久于照臨而天下化成天地之道非恒不運萬物之道非恒不成觀其所以為恒之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知矣不

言化成天下。而言天下化成。明著動變之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下不知。聖人亦不尸也。故化成天下者。人也。天下化成。則神乎微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方。恒也。立則人人可能。而不易方。則非有恒。不能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君子之為恒也。自貞其德而已。非能強之人也。浚恒者。如洵浚之後。求人之深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所以全交也。彼不能恒。與我守其初也。亦姑聽之而已。乃求之無已。夫其能恒也。何待我求之。其不能恒也。求之深。將益之羞惡而不可知之事出矣。浚之雖正。而人不受也。凶之道也。此百敗而不一利者。故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聖人深言之。物情不可盡也。

九二悔亡

九陽也。二非其所處也。然在陰而不失其陽。則能求于其道矣。故悔亡也。悔為二言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能久于中。隨其所處。可以无悔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无常之人。自然取羞。非不幸也。貞吝不可解。朱子曰。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不恒其德。只是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貞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无羞吝。此語頗明。然則凡文詞之不可曉者。皆當依此解之。可無曲說之病。已而思之。殆亦未盡。蓋不恒之人。亦嘗有正矣。但不能恒。致為正不終。並其所為正者。亦可羞吝耳。嘗

見改節之人。猶以前日之節自多。失德之士。猶以前日之德自負。或大閑既踰。猶以小德自矜。而不自知其醜。皆所謂貞吝者也。但九三以陽德處陽位。正得其常處。而言不恒。殆不可曉。意者下卦為風。三處風之極。風之作止不恒。三亦從風之象。而為无恒。不以常理論乎。程傳本義。皆謂志從上六為不恒。更不可解。象方以雷風相與。剛柔相應為恒。乃又以九三上六為非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凡不恒之人。極其變詐。播弄人于掌握之中。自以為豪

傑自以為得意自以為人皆莫能出吾之機而莫吾若也豈知其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哉非人不容彼之詐窮自無所容也人人傷心人人鄙惡人人畏避殆至于水落石出之日而始自知其無所置面目矣

九四田无禽

四震之體而欲動者也然處非其所勞而無功辟如田者无禽可獲也田非无禽也而有无禽之時四未嘗不可處也而有失位之時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之久所以為震也雷風合而成恒則九四何以為非其位所謂喩也程傳本義皆謂陽居陰為非其位夫三不以陽居陽乎何以亦不恒是以不可解也但聖人以為失位則是失位諸家之強解不敢信以為然也大約此等之人皆偏執一見而不可通于用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執以為是守而不化自信為聖為賢而終于無所成就雖恒而無益也所謂不近人情之人強陽自用而不可與進于道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德亦恒亦貞祇以其為陰也但宜于婦人而不宜于夫子然則執陽者宜求之陽而順非所貴也夫六五之宜為君也亦既不一而足矣而此又以為凶何也蓋論君德則以柔下濟而六為吉論恒德則君子固執之事而亦為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有婦人之恒夫子有夫子之恒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

何以謂之振恒也不恒而故發憤而矯作之也夫恒之為德也本天地自然之理不待勉強人不能守其常心而明白作為恒之象以示人明示人之可信者正其中情之不可測者也而人益畏之矣本不恒而為恒以濟其私安得不凶程傳以振為抖擻運動之意如此則是有意于恒者即云不能久如九三之承羞足矣何以更凶乎故不敢從上居動之極故有振恒之象振恒大似徙木立信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欺人以為恒恒之賊也孟子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大
无功之說也
恒之道具矣初則深求于人人之情也二則悔亡于己
恒之驗也三不恒四不得其恒五恒也而有剛柔之辨
六振也而無能取之功雖各爻取象未盡其觧而恒不
恒之得失亦略可觀矣乃吾于是而又感于浚恒之說
也浚恒者以常理求人也求之刻固也亦不盡然也盖
有以真情相與深信其必恒而不忍以不恒之心意之

一切以恒心處之望之是亦浚恒之類也豈知小人反
覆變幻不可方物卒為其所罔也哉卒之自投于陷穽
之中凶也宜也自取之也又誰咎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六月卦也陰進陽退故謂之遯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不累于世身名俱泰故亨小者陰也朱子以比小人是
也利貞者戒小人以正為利也凡人誰肯自謂之小人
則此語似無著落然有說焉君子志于道德未嘗不為
功名小人志于功名其實專為富貴舉心動念之間可
自審也何以利貞也聖人之意若曰陰陽乘除天地自
然之氣運人莫能違也小人志于富貴雖與君子不同
但以安靜行之富貴自在不必摧殘君子則世道亦享
寧謐之福已亦無噬臍之悔何所不利無如小人好與
君子為仇力之所至殘害無餘使世道大亂未幾而天
道反正前日之所極力加于君子者無不反受之而或
有甚焉亦何利而為之試觀自古及今天道未有十年
不變者但肯不害君子不害百姓乘其氣運以享自然

之富貴是真能為小人若害君子剝百姓自以為得意
乃小人之至愚至蠢者而無如錮疾入於其心千萬人
一律是可歎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而亨謂遯去乃得亨亨不必專在得時行道也剛當
位五當君位也應下應二陰也凡小人之進皆人君容
之君若不容何緣得進剛方當位而陰乃漸進是君應
之也此有責備于五之意君既意向小人而浸用之是
小人得時之日故遯而去者乃與時行也試觀寒暑之

序時至則行陽豈為與陰爭不勝而後退者哉陽遯而不與陰爭陰遯而不與陽爭所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陰陽互為消息而成歲功陰何嘗干陽聖人所以戒人小利貞正欲其法天之運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浸而長謂陰日浸而長小人日浸而進矣蓋剛既應之則小人日浸而長矣不可不以貞持之也所以然者小人之初皆才臣也九五當陽能驅而使之皆可為我用小人安其自然以漸而進不亦美乎

遯之時義大矣哉

盈虛消息天地之數而利貞之事不可幾于小人惟有先幾而遯非徒以免身也使小人得以安意于進而不肆攻克之毒天下之元氣亦不至過傷所全實大蓋以退伏寓斡旋君子之出處無不與時相關故遯之時義甚大而不知者則以為一人之進退已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遯非以天為君子山為小人仍取陰進之象耳不然天下之物莫大于山天雖不可及山將安所遯之以山為遯世間無人物矣若以天為遯亦無此理天浮而有常何待言遯程傳以山高起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為遠遯為遯之義若然則天初尚低見山日長遂又上進而去之以避山乎君子覩于陰進之象思為遠小人之術既不可犯其峰又不可與之比則惟不惡而嚴最為妙法凡矜意氣者率以動聲色為能遠小人非也無益于惡惡適足以厚小人之毒不惡而嚴既不染于小人又不露惡小人之跡小人不能覺亦終無以加于君子夫是之謂真

能遠小人如夫子之于陽貨王孫賈是也盡禮盡敬而無所屈撓小人無敢不服若孟子之待王驩未免露圭角嚴則嚴矣未能為不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尾末也細也在小人初起陰初進之時形迹未大彰著視之小人橫行天地反覆之時不侔矣故為遯尾蓋初覺之始也初六非初六乃乾之初九也六初進而九初遯也當此遯之日必有事與小人相構者故厲惟有遯而去之以避陰長不可有所往也蓋當陽明之世忽中

小人之害，則意有未平，思欲別圖，亦人情也，故戒之。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凡與小人構而不可解者，皆競心未消也。但不為己私，不矜意氣，不勉答輿望，權時審宜，可止則止，不往與競，不但心和氣平，小人之妄心自息，且處置得宜，小人帖服，亦可弭激成之患，何災之有。以此知天下事未嘗無處法，非厚養者不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此六二即乾之九二也。陰日長，遯宜決，須有堅固之心乃可不搖，故執之用黃牛之革。牛，順也。黃，中也。革，固也。

中順自守，雖有善為辭而欲留行者，莫之能說，則遯決矣。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當事者每借重君子以為制服小人之計，而不知時不可也，故戒之以堅決如此。如程傳則上下方相與交固，何遯之有。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何公往而復返，志不固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則乾之三陽矣。初與二，二陰已進，而二陽已遯，時事漸不佳。三非有所係戀而不去，但處二陰之上，是為有職守，羈係迫于二陰，欲去而未能，故曰係遯。當此之時，憂小人而力不能去之，身又為事所羈而不能退，其疾可知，其危可知。于斯之時，惟有以遯為志，與時消息，以漸圖之耳。畜臣妾又是一象。畜臣妾吉，以二陰言之也。臣妾，陰也。當陰長之日而畜之，可以得善臣妾，此又就象中之所有而推言之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者，形神俱瘁，君子處小人之際，惟身當者始知其苦也。畜臣妾吉，言此時惟有此事為吉，不可大有所圖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君子見幾，以遯為好也。四當無事之日，未有陰侵，而能審時察變，以遯為志，故曰好遯。但同立于朝，而為大臣，原無分于君子小人，而所處之時，明有可遯之象。其在君子，意在實去，實得所願，道高而節榮，安享山林之樂，故吉。其在小人，雖未有決去之意，而與君子處，口中亦未嘗不言高尚，或迫于名義，或巧欲取名，亦有勉強遯去者，其實以退為進，終南捷徑，無日忘之，寧知樂

道為何物，避賢為何事，不知遯之味，亦不享遯之吉。否如管寧華歆何嘗不同飲同耕，然其志趣可知也。為吉為否，居然可知。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好遯，小人則否，雖聖人不能贊一詞也。

九五嘉遯貞吉

五正得位，得時陰未能干，而已決去志，不但君子嘆其勇決，卽小人亦藉其光榮，故云嘉遯，遯之最嘉美者，其去以正，無所為而為之，真天下之吉人也。如兩疏殆近之。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正其志，則功名富貴俱不能染之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者，超然于雲霞之表，無迹可尋，鴻寘世外，不染于世而莫能害之，與我為徒而知我者其天，无利可言，亦無不利可言。蓋樂道無悶，遯世不悔，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邪世不能亂，功名富貴真于我如浮雲矣之人也。使人可仰而不可及，可思而不可見，求之古人，其朱張之儔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天運之理，聖賢之道，洞徹于心，當羣陽方盛，泰運方亨之日，早已見微知著，超然物表，所謂知幾其神乎，未易言也。其心无疑，故長往而不返也。

遯之一卦，無爻不佳，觀于遯而可以知所自處矣。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使人人皆見幾，君誰與處？此又不然。君子度其身有濟，則以其身為王家之幹可也。如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不遯無妨也。苟無匡時之才，則亦為天下愛其身，豈肯處羣小之叢，而以其身為

射的哉？如以人人見幾為憂，則吾未見無道之世，君子皆連翩而去者也。或有譽望素隆，以去就不決，喪其末路者有之。故聖人不憂人之去，而憂人之不能去，惓惓接引，于是為深矣。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陰陽以調適為美，故坤上乾下為泰，一陽再進則為大壯。大者陽也，陽過而四為大壯也。陽之所勝陰者，以其

陽明而正也。故利貞。陽方盛長。君子得意之時。然又利貞。是知能任天下之事者。必能成天下之幾。勇于有為者。志非不壯。然必多敗。有恃輕銳而失之。韓魏公極愛蘇長公。及主授任。則抑而不肯輕予。是亦利貞之說也。吾于是而得持盈之道焉。凡處富貴得意之家。則强盛之日。皆不可不存戒懼之心。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所貴于陽者。貴其能動也。乾陽也。而雷奮之。是以剛動。故壯也。蓋天地非以剛動。則無以破積陰而發陽和之氣。君子不以剛動。亦無以運乾健而除陰邪之私。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也。六大壯利貞。大而又正也。非以正解大也。正而大。大者天覆地載而萬物並育。正者陽進陰退而道並行。生生化化。而天地之情見于此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雷在天上。陽氣之充滿也。故大壯。非禮勿履。所以修身也。聖賢之勇。皆從戰兢惕厲中來。嚴于自修。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而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間也。苟非集義。不可襲取也。此君子所以能用壯也。

又有說焉。凡人得意之時。最易失檢。是以尤加謹焉。慎之又慎。惟恐私欲潛滋暗長。而不自覺。語云。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陽固貴于能進。而非其時。非其人。則亦不可以輕動。壯之初九。對剥之初六。陽雖欲長。而陰氣方盛。壯于趾。乃陽之初時。猶未可幾。尚有待。若不度而欲進之。以撩小人之鋒。其凶必矣。但其擊邪之志。則信于人。人亦壯之。是有孚也。然而無益于事。此不善沉機。而以躁敗者。鬼

怪輩害事近之。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擊邪之志。雖為人所信。然窮于不得伸。而不能有濟。故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陽又稍壯矣。而以陽處二。不事暴露。正而以悔用。故吉。世之小人固欲去之。然聖人之意則欲化之而已。苟以小人之才。革心而為國家用。何取于擊搏。九二之貞吉。

蓋以兩相安之道行之不動形迹者。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天下之道中而已矣中則不亢不隨君子小人兩俱無猜兩俱無患培養元氣而不至再有元黃之戰所全實多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以此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則陽與陰半力相敵矣陽壯之世何以云小人用壯此九三對剝之六三言也陽勢雖長而陰氣正盛陽欲凌陰而小人亦拚死力爭故云小人用壯言不相下也

君子自恃其正而不知不可以力勝輕發而無成算所謂冥冥決事者故云用罔罔迷罔無知之貌也雖貞而厲矣羝羊觸藩羸其角兼君子小人而言之君子固其藩小人亦固其藩蓋兩敗俱傷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合羣醜而用其壯君子則罔然而自隳其成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之貞吉與二同皆以靜用其陽故悔亡藩決不羸剖其藩籬以大其虛受而不至于羸其角也所以然者雖為君子意見亦有不同者如宋之洛黨蜀黨朔黨是也自相參差適足為小人開釁隙耳藩決不羸所謂合志同方然後衆正彙征而可以有為此斷斷休休一个臣之事也壯于大輿之輹勝任而能載也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當合天下之賢以濟天下之事無容並包而能承載此與初二三不同者彼在下者也事宜慎而不詳審則敗四當軸者也事宜任而苟退縮則亦敗孟子曰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可以往矣與初不同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此六五非大壯也剝之六五處大壯之時者也亦以小人而竊五位方羣小之合呼吸運動驅使天下不啻如驅羊之易自以為莫可誰何不啻泰山磐石之固及天運之轉也羣陽並進向之所謂雷動風行如山之力不覺忽然而失去是喪羊于易也羊者五之羊喪者五喪之易言喪去不難不能以力爭无悔者如此得之亦如此失之得失自我無可悔者如新之莽梁之温楚之玄

皆以不可嚮邇之兇焰不覺轉形失之非其力之不足天命所去雖大奸極兇無所用之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云位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上即剝碩果之上變九而為六蓋陰終凌陽小人終云君子而奪其位以其卦言之當為坤之上六是以君子為玄黃之戰者當大壯之時容身無所如羝羊之觸于藩處不可下之勢欲退不能而值既窮之時欲進而

遂其意又不得向之所謂驅合羣醜而快意一時者今則旁皇四顧而救死無術百敗而無復一利然當其陽之未遍禍之尚遠其力猶壯但能深憂慮患艱危其志潛斂其兇威默消其陰慘多方補救保全善類則猶可以得吉艱之云者既欲回向于君子必須與其類為忤未受為善之利先恐有召悔之虞亦大費幹旋故云艱則吉蓋取路既錯至此而欲為善亦不易矣嘗見小人橫恣摧殘君子之日內中有一人焉陰為幹旋君子多蒙其福及其敗也得禍視諸奸人亦最輕或猶有因而不失其故物者此自是實理實事但小人迷于兇邪而不自覺故聖人特為指出以開其自新之路非虛設其辭誘之以為善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當得意之日不肯詳審以至于今日不能退不能遂悔之何及咎不長者從此艱危即是悔過之日咎不復長矣前以不詳致禍後以不長召吉亦理之易見者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

天下之事莫病于陰長而陽消莫快于陽進而陰退然

消息盈虛天行之運而人事之不齊則得失霄壤征凶羸角雖無妨于陽之進而若人不得乘陽明之日以顯其道則自作之孽也故聖人切戒之非戒之也理自如此為之指言之耳從來好事之人以意氣之驕自附于豪華而害天下事大率如斯是陽壯可貴而亢能有悔非以其為君子遂無亢也

晉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明出地上以漸而進故曰晉康侯褒也褒賞諸侯也記曰康周公是也不曰建侯而曰康侯蓋侯之有功德者王進而褒錫之也坤上行象臣之進坤象衆牝馬行馬自天而下象錫坤處晉故有錫馬蕃庶之象言受賜多也離為日象君離位當三而處晉故有晝日三接之象言親禮之至也非厚錫不足以示寵渥非接遇不足以示

隆崇王者于有功德之諸侯其殷勤鄭重自有所以竭力盡能以報其上而成泰交也若夫有錫予而無禮意是以漢武所以待衛青君子不受矣晉之事莫大于褒有德嘉有功故以康侯為言也

彖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明出地上也坤順離明順而麗乎大明也柔進而上行六居五也大明君象也順而上行柔進而近君君臣遇合也是以褒寵有功德之諸侯受嘉賜而蒙接禮也離非六五不明乾非六五不照是坤之柔進而上行于乾是以君臣能合德而相遇也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君之德也晉之六五柔進而上順之遇也取象于陰陽無定用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之所以為晉者位也君子之所以為晉者德也日新而不已學有緝熙于光明君子之晉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在下而始進如者且然而未定之詞或欲晉之或欲摧之得失之際最易奪人晉能令人艶摧能令人求亦士之恒情但能守正而不以之亂志則有以全其進退之節而吉矣所以然者且晉且摧我之道未能孚于人也而可躁動乎吾惟内信于己寬裕自得不以得失動心則進退從容可無失足之咎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之者自晉吾不動欣羨之心摧之者自摧吾不萌沮

役之念事在于人我不與如獨行其正而已未受爵位之命則可進則進不可則止綽有餘裕又何咎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則晉矣而不以晉為榮愁如而已蓋士當巖居之時治亂得失如指諸掌經畫措置顧眄可定然皆虛光景也一當事任則三王四事其間不合者多矣吾欲以未更事之身一旦而斡旋宇宙恐未易為力也縱有盤錯之才亦不免以不勝任為懼而何敢以位為樂耶然惟其小心畏懼不變其塞不震不驚克竟其志是以大功

克臻大福駢集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其者內之也親之之詞也書曰媢茲一人臣能敬事君自親之而寵祿隨之矣王母蓋以喻君也然竊有疑焉君即柔順可以母為喻乎似當別有說但口不能言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以六居二是謂得位惟中正而得位受福則食不浮矣

六三衆允悔亡

三非六所宜但以晉之時言之則宜晉者也衆之所許也而悔亡矣衆坤象三處坤順之極而值晉時故云衆允凡言无咎者已行之而无咎事无可咎也悔亡者衆苟不允雖云宜進然君子豈能受人之指摘將不免有悔心如樊英者悔可及乎衆允之則安意以行其道而悔亡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允之衆望之所歸也衆望歸之則君子樂與同升小人望其丰采己之志可以上行而無阻抑之患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傳謂鼫鼠貪而畏人余謂不止貪而已其實亦小器易

窘所謂五技而窮者也九居四在他卦未為不吉而獨于晉為不當位何也意者君子之晉不可有競心故惟以柔順為貴而四之九有翔然自異之心乎雖欲自異而不知其才力之有限也故有鼫鼠之譏四大臣之位也宜斷斷休休若以才力自異則必有窮時是鼫鼠之說也所為雖正而厲亦不免故無他技不害其為大臣負才自用而以小臣爭能雖衆允必蹶王安石似之當載寵之時若能不以富貴自矜而以鼫鼠為媿則必能不蔽賢而無素餐之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位不當非其所宜居之位也此位必宜有人居之此專指不得任使者而言之也蓋晉雖君子得時之日而亦必有此弊凡卦皆然美中不足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五君也何悔何亡耶蓋用賢亦難矣况取一人而晉之羣僚之上此必有以大厭人心者矣然而未可幾也惟舜起側陋岳牧咸薦無可言悔即如成湯相伊尹于有莘高宗求傅說于版築昭烈見武侯于隆中凡此皆譽

聞未彰衆情未允一旦違衆而加之上位羣議既爾紛然事功又未可必得得毋亦有悔厭心乎而不知所用既當一用之始悔已亡去蓋衆人不可以慮始而明主操獨知之契無可悔也此時惟有勿二勿疑以信任之失得勿恤者小有得失不必顧恤蓋士初立朝務繁任重皆素所未曾閱歷豈能使事事盡善惟觀其大用略其細小其善者雖孟明三敗子產謗盈諸葛街亭皆可不問而况其他乎往吉无不利者同德同心相與以濟慶流宗社福庇子孫吉无不利也所以然者君之康侯

非苟以榮之而已將以致用也任之不專何取于晉故特言之然亦惟離明之君秉大明之照故見之真守之定而非尋常可以搖惑子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未易言也苟為不然則仍當公之羣議如違衆自用使成剛愎大奸乘機熒君誤國古今至戒毫厘千里不可不慎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人君用人每徵之於得失小有得失則羣議沸騰妬忌借口而人臣亦自疑慮顧畏而不復敢盡其意此任事

之所以難而國家亦受其病遂尤為用人之失而不知乃任賢之不專也故必失得勿恤君開心示誠為之主持而不搖奪然後往有成功之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晉其角者晉而無以加之喻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雖大君之寵而知棄之不可不思也維用伐邑用其剛也兵凶則厲戰克故吉終事故无咎此于事未有失職未有負也然而貞吝者蓋奉命以有事臣之正也夜行而不知休士之羞也故貞也亦吝也有文德者必有武功

言文必及武。易道往往如此。然則進而不已者。必須振勵奮發。以圖桑榆之收。要之終可羞吝。則不如知止之為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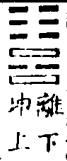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武功雖競。而道已末矣。故云未光。

維用伐邑。伊川以為自治。遂不能通于貞。而遷就于不中和。然則極力自治者。又為中和之妨。道學之腐。遂至于此。朱子以為治私邑。諸家以為治小邑。以伐鬼方為証。皆不然。夫君之晋其臣。賞有功也。若止能治私小之

邑。而不能用大兵。國家亦何取若人而寵之。聖人亦何所嘉于若人而著之。爻象以為吉。以為无咎耶。說經當明大義。如此曲說。不用可也。

天下有道。衆正彙征。晋。國家之美事也。為臣者。當庚德量能。以免鼫鼠之羞。為君者。當爵德褒功。以圖康定之實。則臣不虛貴。上下交警。不然者。賞濫及滛。雖爵不榮矣。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在天上。入于地中。則明傷矣。故為明夷。其在君子。則一有明可夷。然後得謂之明夷。昏暗之世。君子小人所同。惟有明而不得用。動憂傷辱。是之謂明夷也。處不可明之日。利用晦。而又不可自失。故利艱貞。艱之云者。展轉于死生利害之途。須有百倍堅忍之力。而後可以守其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卦離。文明也。外卦坤。柔順也。大難。羑里之囚也。聖人

之所以貞難者。順而已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正有堅忍之意焉。此文王與箕子之別也。在聖人則處之裕如。在賢人則艱苦而不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夷之世。君子非盡失位。但不可太用明耳。故用晦。雖晦又不可無分曉。故用晦而明。明而能晦。所以處亂世。晦而能明。所以守吾貞。此其所以為君子也。

大凡察察之政。傷于苛細。最能剝削元氣。彼自矜以為

人莫能欺，而不知君子不取也。用晦而明，無時不宜，然不必專處明夷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春秋傳曰，明夷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取象頗明。此言明傷于飛至于垂翼，禍害已及，不復可遲回，勉強從事也。蓋知者見未然，況已然乎。君子于行，所謂可以去矣。三日不食困之極也。欲去而小人不能疏其去，困以難之也。有攸往，必行也。雖或泥

之忘不可挽也。凡爵祿之念，有所係戀，則不能成去。人之常情也。君子行則必行，雖主人不諒，嘖有煩言，悠悠之口，亦姑付之不問。我之進退，我自知之，不與人計是非也。三日不食，或謂過甚，恐無此理。不知寃人羈留君子，其困頓有甚于此者，但守死不移，是為難耳。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宜行則行，義不可再食，雖三日不能奪志，是之謂君子。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明之主，二，位之正，六雖得位，而非其時，故亦受傷左陽也。小人傷君子之象，夷于左股，則幾于不能行矣。去之已遲，猶可不至乎拯傷無他術，惟有避去，不至再傷斯善矣。馬壯則健，用拯馬壯，為去則吉，我不遲戀，人不側目，夷于前而吉于後，自為之計而已矣。此際揆度最難，故以壯馬喻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凡過用其明者，往往不能順處，而多失其則，以致凶咎，蓋明有所不見也。故六二以處順不失其則，而得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傳註以此為湯武之事，理似如此，不可疾，如未受命是也。貞，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夷，傷也。傷則何以能南狩，南狩則何以為明夷，然曰明夷于南狩何也。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明夷用晦，而三爻用明也。明也而夷于南狩，是雖用明而明之所傷，亦已多矣。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是也。得其大首，南狩之功，然非得已也。必萬不可已而後為之，豈可疾也。犯不韙之跡，行非常之事，苟有一毫自私之心，則失之遠矣。故此際尤貴于貞。九三處離之上，為明之極，離，南方之卦，

故有南狩之象。從離于南。君道也。故為湯武之事。蓋不然暗世。何以為明。有欲韜晦而不可得者。所以為聖人之明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所以為明夷者。明不得用。而夷非好夷也。若明可用。豈有不用而故晦之以聽世之暗汶乎。彼其所以南狩者。蓋力足以用其明。而無不如意。大得其志也。志可以大得。則何愛于明焉。其曰夷于南狩者。對常經言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坤也。入于左腹非傷也。蓋離屈于坤下。故為明夷。而各行其意。四則雖處暗昏之世。而藏于不用之地。如古之所謂朝隱者。蓋傷之所不及。可以苟安。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出門庭。喻君子之去。蓋觀于君子之所以去。而獲其用晦之心。知明之必見傷。不必待及我而後去。雖可以藏于無傷之地。猶當與彼垂翼傷股者同藏

程傳以四為小人。朱子非之。建安邱氏以為深入其腹得其傷明之心。是又以窺闞為精神。豈君子之道耶。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于左腹二句。非如邱氏深入之言乎。非也。夫見幾察微。惟君子能之。是以初九去。而主人有言。六二去而拯用馬壯。皆君子決機之早。勿論衆人不識。即六四亦必有不諒。而謂其不然者矣。惟至入于左腹。切近肘掖。覺時事之不佳。善類之不保。然後憬然于君子出門庭之日。而悟其不言之意。歎其飄然遠引之哲也。六四。蓋見機雖不能先人。然不待人諫其既往。而自能追其將來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吾嘗謂五不當專為君位。以箕子之交觀之。益信他人皆可去以全其明。箕子則明為暴君之所忌。而又處不可去之地。艱苦自晦。所不待言。要守其明。而不怵于危生利害。而有所貶損。是貞也。所以全其明也。蓋明夷莫甚于箕子。進退兩不可處。天下之至艱。而不磷不緇。亦惟箕子能之。故以為喻。言如箕子之明夷者。利于貞也。蓋夜光之珠。入于淤泥而愈明。君子處此。有欲韜晦而不能者。稍稍自損。遂成彈雀矣。是以戒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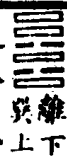
使明而可息則不免為亂世所移矣惟其不可息是以為箕子之明也然而難之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晦者本自不明惟有一晦其晦也乃不明之晦非有明而故晦也惟其晦是以明皆為其所傷六居坤之上闇之極也故不明而晦如此終于自禍登于天不知愛其尊入于地不能悔其後自墜厥命夫誰之尤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自人君初臨御言之也照四國者四方皆在

吾照臨之下也蓋一君當陽天下未有不同仰之者即君之明有不足亦何嘗不足以有臨而無如其自廢者也入于地失位也失位者因其失則也則法也祖宗之成憲先王之法則所以為守位之具也夫所謂照四國者豈必聰明睿知能知人任使哉不過祖宗之法度而已矣苟能守祖宗之法度事事奉以為則雖有奸人竊柄亦不能大肆其播弄惟以祖宗為不足法而恣意肆行是以君子知其不可與有為而去之小人乘其闇昏而眩惑之卒至于危亡而不可救非為君之難也失其則而已則也者通明之經絡而救闇之藥石也照四國是人君之事然則易之爻五不專指君而六不專指臣也二三亦然顧所遇何如耳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卦取義止以二五正位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凡一家人利于女貞而後成家夫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今不責父母而專責女貞何也女之不貞父母雖嚴家不可得而齊也書曰牝雞晨鳴惟家之索千古家人之興廢未有能易之者人生遇此真是無如之何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一家之中男主乎外女主乎内夫婦之道天地之義也天地之義一陰一陽而已男女正不言家齊而自無不齊男女不正其家亦不言而可知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人道之大常。家道之大節。家道肅穆。惡有不正。天下定。不言而喻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為風。離為火。各自成體。各不相侔。今言風自火出。蓋以巽離相遇取義也。風自火出。則風火合為一體。聯巽為同家人之象也。火熾則焰烈。身道則令行。故言行者。君子之所以教有家也。言有物。則非不稽之言。而家人有所信從。行有恒。則非無常之行。而家人有所法則。君子之言行。非專為刑家也。而刑家之本。必于是乎取之

刑于之化。必于是乎成之。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陽剛當事之始。惟有早防閑之而已。當其閑之也。非必有迹可指。教之于豫也。語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有以也夫。悔亡者。悔自亡去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及其志之未變而感之。猶有及也。此家督之責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朱子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是也。此與四皆專指婦人言。程傳兼言男未是。无攸遂。蘇傳曰。婦之正無遂事。是也。在中饋貞吉。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家之所求于婦人者。非以才能也。事原易稱。而無如悍婦之不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而巽。婦無餘事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三剛位而九居之。傷于嚴矣。故家人嗃嗃。嚴厲之象也。嚴則傷恩。能無悔乎。其為危厲實多。然而無敢犯之者。

大剛自在也。故終須得吉。若婦子嘻嘻。和而無節。其道必窮。故終吝。此嚴君之事也。不能得女貞。則惟有嗃嗃而已。未為過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原其過剛之意。亦欲以教家耳。但非家道所宜。而其實未有所失也。婦子嘻嘻。蕩然無統紀矣。安得成家。

六四富家大吉

余記幼聞之大人云。同田為富。分貝為貧。然則家之富者。不必外益也。不分其同者而已。凡家之分析。必起于

于婦人。彼以東西南北之人。而來居人骨月之間。使人父子兄弟。參差不一。其中賢而知義者。千百之一二耳。故六四以富家為大吉。不曰家富。而曰富家者。婦人能富家者也。其所以能富家者。使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親愛不離。則所得已多矣。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孰善于是。吉孰大于是。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婦人之道。原無深求。以順處位而已。婦人順而家之逆無自生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以陽居尊。家人之嚴君也。通家國而言之。故言王假。假與格通。有感格之道焉。王能格于有家。則和氣充滿。雖小有不齊。可勿恤也。終必得吉。然亦即此是吉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相愛者。王能為一家之主。而無所偏私。則一家之中。各得其所。和氣充滿。門庭雍睦。共相親愛。無復乖違之象矣。詩曰。妻子好合。至父母其順矣乎。交相愛之說也。伊川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未嘗不是。但似有交相易之意。不見歡愛自然之意。且止言夫婦。遺却家人。未為周徧。亦不盡交相愛之實。家人交相愛。此人生第一樂事。但不易得耳。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九陽居上。家之至尊。家人之所觀刑也。為恩為義。總之欲以至誠惻怛之心行之。則自不言而喻。故曰有孚。寬中有嚴。婦子莫敢不畏。故曰威如。其始亦有不得以滿其願者。而終以此成家。故曰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道之不齊。千態萬狀。而家督困于不肖之婦子。亦千戶難以名言。其所以治之者。無有別法。一言以蔽之。反身而已矣。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火上兌下。形用既殊。其體升沉。各極其性。相違之甚。故曰睽也。凡天下之事。合力則衆。各心則敗。未有獨為而成者。睽則志既不合。事自齟齬。惟小事則我不借力。亦非人所能沮。即睽者。亦但睽于大。不睽于小。何也。彼我

雖水火不相入然體面具存未必廢其交往況亦有相與共事者我之大事彼自不肯相成若小事之無實者亦不盡相格也吾嘗驗之若人之情聖言如畫小事吉自然之理也凡人處乖睽阻塞之時則志意頹靡一切棄置故聖人教之以為其可為者以待時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象之睽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情之睽也凡人家之乖睽大抵多起于婦人二女同居同來為婦者其志不同行各存其志則亦各事其私不

肯共成一家之事此乖睽之原也諸家皆以各適人為不同行非也女各適人理之常也何睽之有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世間事不善之中未嘗無善可取如火澤睽矣然說而麗乎明又若不相睽者夫柔來居五進而上行也以陰居陽則非陰邪是得中也雖柔未嘗不與剛從事是應乎剛也可以用明可以用說儘可以相周旋是以小事吉也或曰有如是之德何以睽且有如是之德何所不濟而僅以小事吉耶曰睽言其大體德言其性情也今

睽人之人何嘗廢說與明而能說能明之人何嘗不私心用事私心橫則不能相通而成睽德自為德睽亦自為睽無可疑也小事吉者極明說中行應剛之德儘可有為但好睽之人多所乖異不能擴其虛心化其成心執而成隘是以不能任天下之重而成天下之大務也又就所與睽之人言之一火一澤火上澤下性也兌說大明柔進剛應情也性殊故睽而不可合情通故體面不失是以大事懸殊而小事通融也

吾嘗謂君子小人但以品分若其才能則不甚相遠自

君子用之則為君子之德自小人用之則為小人之才或君子有不如小人或小人有遠過君子者于睽卦亦可概見故夫君子之德小人不能及若小人之才則亦不可少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事未有不睽而能相濟者無私之睽睽之不可少者也人之睽則以私心壞天下事故可限也天地睽以位而化育之事同男女睽以形而好合之志通萬物睽

以質睽以性。而熱濟之事類如五色睽而成章。五聲睽而成調。五味睽而成和。方圓睽而成體。小大睽而成用。自天地萬物。未有不睽而成能者。是故睽之時。睽之用大也。君子所以貴夫和而不同。小人所以敗于以水濟水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天下之理。盡于睽矣。天下之事。成于睽矣。君子占之。因以得同中之異焉。同矣非以相比也。異也乃以相為也。下斁不失和氣同也。而上斁不免相爭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初與人睽也。九有陽剛之德焉。人睽我。非我作異。但不能從人于邪。悔是以亡也。喪馬喻相失也。人與我相失。非我之咎。若求之太急則彼執之愈固。惟聽其自然。彼以氣動。而睽者氣平自合。故如喪馬勿逐。馬將自復。我終不失已而曲狥之也。見惡人。惡人睽我者也。彼雖睽之。我不示異。見之而已矣。見之則可以消其疑而平其忿。非畏之也。我之大量于人何所不容。亦免咎之道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惡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力爭。拒之大甚。則其毒滋甚。一見而天下之事畢矣。非有以求之。辟咎而已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九二。臣之見擯于君者。君之睽我。非私惡于我。有所蔽之也。當有巷遇之誠焉。委曲以通其明。不忍棄君于昏。非以求福免咎而已。或曰。何不去也。曰。既已為之臣。倖之氣自處已薄。非所以事君。況有不能得去者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臣之事君。以道而已矣。曲致誠懇。以開悟君心。仁者之事。巷遇非正。然非趨旁徑。故曰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初與二皆陽剛。能自作主意。故能處人之睽。而自不為睽。三之六。則陰柔不能睽理。而自為睽矣。故見輿若有曳者焉。見牛若有掣者焉。蓋自生疑慮。徘徊而不敢進。非真有曳之掣之者也。見其人。若天且劓者焉。惡之而欲其死之意也。凡此皆私意蔽之也。若一旦醒悟。猶可與人圖終。故始雖睽而无初。後必合而有終。胡雲峰謂

皆起一見宇乃意見之見非真見是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凡人所處之位不當則多自生疑昏弱之人遇一剛明者則有以督正而開發之允嚴明柔上行遇剛也然則彼睽而終不合者君子與有責焉程子曰新法之成吾黨有過是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負陽剛之性而處澤上負氣而不能下故介然而不顧狼戾之人也夫兩負氣則睽此不遇君子之過耳若遇元夫則交孚矣元夫者善士也不言君子而言元夫以善養人能不動氣者睽孤之人遇元善之士則悍戾之氣不覺自平而相信如介甫遇明道亦一証也孤則厲若幸遇善人與之相孚則可以保全无咎傳註皆以元夫為初九似不然說者既以初四為正應何待此時乃遇既交孚又何以言睽睽之于理不甚可通觀于此交則知君子當曲成小人犯而不校所以為大若屑屑較量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交孚志乃可行睽人者未有能行何苦必睽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此爻不甚可解程傳以噬膚為深入註以為易合皆未明了以五為君不當專言宗況噬膚自非佳字安得為深入為易姑妄言之五亦為人所睽而遂自睽人非君也然以陰柔之質本非能睽人睽不自我故无可悔而悔亡也厥宗五之宗也噬膚為所睽者侵噬也怒其人因及其宗嘗見有兩相睽而遂波其所相與則噬宗亦恒情也蓋惟不信我故至此我若疑畏而避之其疑怒將愈深但坦然往見之則彼疑自釋宗亦可保我亦無虞何咎之有嘗見兩相睽則禍不可解惟一睽一釋則交孚此九四所以貴于遇元夫也六五以明內用故其見獨至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慶且將與之深合不止无咎而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離之極九亢之極睽人而甚者亦孤了而甚者也程

傳云。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立。此語說盡不曉事人之情態。吾黨見之矣。最可恨。而最無如何之者。疑深則見偏。故見其人。如負塗之豕。惡之甚也。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鬼滿一車。以无為有。妄之極也。張之弧。欲殺之也。要之虛不可為實。終有明白之日。說弧。疑去也。始知前所張弧而欲殺之者。寧止匪寇而已。且吾之婚媾也。遇雨則大解矣。故吉。若不遇雨。則雖說弧。而猶未盡釋然也。其云婚媾。亦非虛設之詞也。嘗見人有賢淑之婦。而遇不肖之夫。為繚人離間。中心痛惡。而欲殺之。真不啻負塗之豕。視其人形影。皆可猜疑。真不啻載鬼一車。及其蕩敗飄流。窮無所之。向所親之信之愛之之人。皆不知何往。獨有所惡。為負塗之豕者。依然吾室。藹然不忍去我。然後知前此視之為寇者。非寇也。乃吾之婚媾也。九乘陽剛。故尤有悟時。亦有終身不悟者。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疑非一事。繚非一人。雨如甘露醒心。渙然冰釋。然後知向之悞我。蓋大家裝成疑鬼。故曰。羣疑亡也。

天下事。本無乖睽。一切乖睽。皆起于意見之偏。意見之偏。可以成大睽。悞大事。而畢竟其未始睽者自在也。故意見一化。猶可終合。君子之用心也。治其情而已矣。蓋末世之人情。最為難調。君子不區區與人較量。故能大其容與可以合異為同。若曰。自反而縮。彼實負我。人睽之我亦睽之。不盡天下事而決裂之不止也。彼區區之小人。固不足言。而君子以狹隘激成。則大可惜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一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坎險艮止。遇險而不能進。故為蹇。蹇難也。足不行也。西南坤也。地也。地平而順。利西南。避蹇也。東北。坎與艮也。蹇之所在。不宜走險。故不利也。利見大人。濟蹇也。惟大人為能有為。故利見也。處蹇先論行已根本。守貞不失。然後可以論吉凶。貞吉。蹇貞不必吉。而得此占者。則貞中有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之為言難也。水上。險在前也。艮下。見險而能止也。止則知矣。夫有見險而不能止者乎。蓋坎險有形之險也。世事無形之險也。是故有人皆曰予知。乃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者。是不能見險而止也。凡見險而不能止者。非盡不知其險也。富貴功名之心熱其中。以是為未必然。而思以徼倖之耳。故見險而能止。非真有了然于中。超然于利勢之外。真為知幾之君子者。不能也。知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者。處蹇之時。奉中以從事。不畏縮。亦不矜激。利西南。非真往西南。擇其可為者為之。居易俟命。蓋艱難之時。規便者固不足言。著一毫翻然自異之意。亦私心也。惟得中則庶幾焉。其道窮者。時方蹇。則不宜強為之以重其蹇。道亦當稍俟時也。往有功者。大人執德之正。雖在蹇中。其人可從。吾不懷觀望。不持二三。與之同患難。共甘苦。以盡吾節。節即是功。況終獲有濟。又委靡執

道守正以正國人。蓋蹇難之時。人心渙散。各有從違。吾示之以正。所以鎮定其邪心。而正邦國之大義。故曰以正邦也。凡人處治平之時。甚易耳。不但安富尊榮。行所無事。即立事立功。亦易為力。惟蹇之時。則有難焉者。隨風而靡。無才者。袖手而視。惟熱心之士。愚其身以殉國家之急。虛其心以協大人之事。蓋平日無不人人自負其經綸。無不人人自視為豪傑。一旦禍患。水落石出。惟真處時者。効其作用。是謂真作用。而天下國家利賴必若人也。是之謂蹇之時用大也。蓋嘆之也。蹇者。天時也。

正邪者。人事也。利見大人者。虛舟也。而貞則又吉之本也。天下事。皆人所為。人患不為耳。豈有為之而不濟者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屯否之蹇。天之行也。無人無之。君子不能違天。惟求其所以貞難者而已矣。反身修德。盡其在我。生死得失。可以無愧。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曰。君子求諸己蓋君子涉世之本。在己而不在人也。

初六往蹇來譽

六艮體。初處下。宜止而未可以有事。然而往蹇者。往人之蹇也。大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也。人在蹇難之時。有一仗義者。發天下之公憤。起而援之。世道之所補。亦為不細。不但在蹇者。感激無已。即旁觀者。亦慕義無窮。譽之來也。蓋人心之所同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則來譽矣。聖人猶以為非士之所宜也。蓋士之身有大焉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戒之曰。宜待也。凡豪舉之事。未免有矜名市義之心。故又進之也。

傳註。皆以來為歸來。以為止而能得譽也。夫象已言之矣。曰。見險而止。知矣哉。若既止。即不與蹇值。又何以云往蹇。君子于行。主人有言。亦何譽之有。言往則有事于蹇矣。蹇未必皆不可為者。故負奇好義之士。往往庶其力而往為之。未可全非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艮體。處蹇為止之時。而得位得中。為王臣遇蹇之象。故不以止便其躬。而以蹇勵其節。蓋知難而退。雖云見幾之哲。而食焉而不避其難。亦臣道之常。蹇蹇者。實

以君之蹇為蹇。而蹇其所蹇也。凡無肺肝之人。雖康君之祿。而視君之蹇。與己全若無涉。惟實蹇其蹇。盡心力而為之。死生利害。總不暇顧。艱難困苦。不敢告人。彼其心有所為而為之。非以身之故也。甯武子有之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蹇之臣。不必受殊寵。不必蒙專任。雖散僚下吏。亦撫躬奮發。盡忠竭節。而又未必其功之可成。旁觀之人。皆疑其可止。而嗤其不必然。不知匹夫慕義。何處不免。而經德非干祿。求仁得仁。亦又何尤。所以然者。國事方艱

此非臣子用知之日也

九三往蹇來反

三止之主而九陽之德也義所當為則往而不顧不可則止亦不貪義而失其故步故往蹇未反反其常也不昧知幾之哲蓋惟不負歉于往而後能自信其來是以凝然不動如山之立亦不可激之使往如馮婦正往而不能反者也傳謂反還歸也謂反就二陰既云來又云還歸不已複乎夫士亦各行其志也已矣獨往獨來何二陰之就耶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内同道之交也如沮溺丈人皆以不為為喜子路聞之喜亦共事也傳註皆以為反就二陰夫二方蹇蹇初亦往蹇三又誰就耶此亦説之矛盾者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體言之則居險初以位言之則當重任蓋大臣而身在蹇之中者故義不得避而往其蹇來連者時方蹇欲以身夷蹇蹇方連綿而未已也凡身在事外則蹇不得侵一入蹇中則縈係難脫此人所以不肯任蹇而輙思卸担有以也故來連方見往蹇之難惟不辟來連而往蹇是謂實能濟蹇若一往輙効即無後艱而人思徼倖矣亦何足以觀品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凡人不當其位則可以相機而去而蹇亦不相侵尋若實當其位則已無所避而方蹇則亦未即得了凡以當行之人處其實事則須以實心為之不得苟求脫卸而已

九五大蹇朋來

五君也九以陽剛而陷坎中居蹇之時天下之蹇孰大于是夫蹇于天下乃蹇于君身君以天下之蹇為一人之蹇而力任其艱凡忠智之士孰敢自安故朋來而濟君之事亦理之常也朋來者羣然而來非與君為朋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馬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蹇孰大焉然動而不失其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成正邦之功也因此思之中庸取人以身此之謂也君當蹇難之時須奮發精神以為天下先不得專諉之臣下則羣策畢萃羣力畢

衆。而事無不濟矣。嘗見禍亂之世。其君昏𡨋。廿與小人相比。疏遠君子。事不中節。令人咽塞。雖有忠言。百無一聽。終以自及。何能有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處坎之終。蹇將濟之日也。處此而往蹇則亦非一日之故矣。經歷既久。衆心所恃。衆望所歸。巍然為一世之具瞻。故云來碩。此與剝上九碩果之碩。略相似。撥亂為治。大吉之道也。利見大人。大人君也。君方虛心倚任。此時更不得退避。以負君負世。負生平。故云利見也。此亦占辭。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董氏曰。内以五之位言。此語有理。凡人臣當國家變故之際。立大功名。每不能保其終。皆以恃功而有驕主之心。惟志在內。則功愈高。而心愈下。是以碩望歸之。如郭子儀是也。利見大人。以從貴。貴即君也。人臣未有不順從于君。而能善其功名者。曹孟德所以不終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震上坎下。解不但出險。能動。且動于險外。是以謂之解也。西南。地也。平也。衆人之所聚也。利西南。利于近民也。禍難即解矣。則處于平易之地。與衆共享無事之福。不宜又貪天之功。而有所往也。故无所往。其來復者。安靜也。吉也。此以無事為福者也。嘗見禍亂初平之日。或國家有解澤之需。而一種邀功生事之人。不肯安靜。妄生事端。最令人可恨。故曰。无所往。其者。期之也。蓋難解之後。宜調養元氣。而此輩冣害事。故特戒之。有攸往夙吉。其所宜往之事也。夙夜在公。可以有濟。吉之道也。蓋無

往之往。自往也。无可往而自往。故以來復為吉。有攸往之往。分之所宜往也。分宜往。則速往。故以夙往為吉。褚氏識待敗乃救。故戒以夙往。然能夙往。則救敗在其中矣。蓋無事則不宜多事。有事則不宜怠事。不多事。所以養福。不怠事。所以在公。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也。亨。雖曰天運。君子居易以俟命。然亦未有寂然無所為而坐讓之者也。故處險之時。必有動。動而中事機之會。則險可免矣。故曰解。解者。有為之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西南衆之所在。往而撫之。可以得衆。蓋吾能解其難。衆心之所歸也。故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來復安靜。以養和平之福。是為得中。故曰。乃得中也。言必來復乃為得中。若不復而往。則為過當矣。往有功。圖之于早。功必可成。本義以坤為衆。以得衆為九四。有理。論卦大象。則不妨如此說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欲解萬物。然後雷雨作。故沍寒陰凝之日。無雷雨。天地未解也。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也。如艱危之時。鬱結之氣。膠固不開。一解而氣暢神舒。天地之陰鬱頓為宣通。霜雪之後。藉以陽春。解之功何可少也。鬱在人。解在君子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陷于罪過。固有以自取。然亦有欲自新而無從者。況未必皆得其情。而無辜蒙冤者乎。赦而宥之。非徒以縱有罪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赦過。赦其情之悞而可原者也。宥罪。宥其情之真而麗法者也。夫赦過可以更新。若實有罪而可以縱捨乎。曰。行不能百簡。雖君子有不仁之時。而豫章有寸朽。在聖人不能無憐才之意。赦其所可赦。而宥其所可宥。此中斟酌審度。非漫為之也。秦伯用孟明。赦過也。管仲取士于盜。宥罪也。其為國家益實多。宋宗澤釋武務。亦然。若夫務小惠以為仁。而縱大惡以悅下。則唐太宗之縱囚。不可為訓。不可不察也。

初六无咎

初則始為解之事者也。人方待澤。而六陰柔。才不足以濟之。然非敢有心以屯膏。故无咎。苟無害物之心。聖人不責人以力之所不能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猶言剛柔交錯。蓋禍難之時。雖欲解之。尚費盤錯。故言剛來之際。此時相機之宜。可剛則剛。可柔則柔。操縱斟酌。隨時變化。非六之柔所能辦。故于義為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水潤物作解九二水之主解澤之所從以出也田以喻解之有事獲三狐以喻解之有功蓋未有不除去國之害而可以解國之難者解之為道也嚴不欲傷猛寬不欲傷惠故取義于得黃矢矢所以除害黃所以酌時黃也者中也中則寬嚴劑矣貞吉貞正也秉無私以從事不敢自以為功吉之道也傳以初三上為三狐夫上方射隼而可以狐目之乎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之道而行之則解之事盡善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解者解難也解天下之大難須用天下之奇才六三非其人也以負乘之小人而胃推轂之重寄不足以解難適以名僞而長寇心耳總使能斤斤自守而一無所濟可羞之甚矣如此而乃欲解人之難乎多難之世用非其人此最大患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小人無知偶有非分之獲不自愧其不倫輙自侈然抗顏于冠紳之列而不知衆情之不平又不能宏其遠略以負委任徒生冦盜睥睨之心是臨戎者即召戎者百敗而不一濟此金盆王杯所以致嘆于公孫五樓也夫人之所以相安于貴賤之閒而無爭者以各有其分耳若小人而可以參于君子則踰分而處非其所凡為小人者亦孰不可踰分孰肯安分難之興也何日之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震主動有震蕩之象所以為解也九四又震之主能為解者也拇足指也傳註皆以拇為初傳之言初也曰剛柔相濟為得其宜此則又以初為小人而欲解去之何

矛盾也正義以拇為三三去之後初至似有理但初之從四也未嘗有三隅之說也則亦是强為之辭且拇既為指指可解去乎余謂解有舒暢之義拇足指也病攣則不能行解而拇者去拘攣而就安舒行斯無恙矣所謂治人者先自治也已之行無恙以喻任事者紓徐揮霍无艱澁之患无拘滯之失然後有為之士知其可以倚恃皆輻輳而歸之以圖事立功蓋信之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他爻皆以四為大臣之位而九居之未有不以為宜者

此言位未當為喻意者以拇之病也未足以稱大臣之位必解之而後可以孚于明而有為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蹇難之時人皆可諉惟君不得諉五君位君子君也故雖有解不得視之為一膜之外也人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君子惟有一解解君子之吉也解則不利于小人不知小人未嘗無知亦將信服之而不敢怨矣以此知天下事為之而已矣凡人有所顧畏而不肯盡力為之者忌小人也乃小人則未嘗不以君子之所為為是患

處之不當無以服其心耳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解則小人自退然而有孚則心亦甘之矣小人甘心知罪則禍亂不復作是以成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集鷙鳥之為害者高墉之上隼之所集也射而獲之則害去矣四之黄矢有以也无不利者程傳解高墉分墻外墻內腐氣之甚處此之時盡力以除艱解難則无所不利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悖亂之事非公孰為解之

解者天地之陽春君子之藏澤其事有難有易未可一言盡然解之大義可知也有解之道有解之位有解之力而存乎人者各有不同初六非能解之人六三乃竊解之人六四乃自治以為解之人有其人而後可與論解之事九二得解道之中六五處必解之勢上六盡能解之力盡其道而後乃可求解之濟夫分人以財而除天地之害皆解也皆君子之所有事非以我急人也責

在我有不可得而辭也子思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聖人為其大者君子為其難者下此亦為其小者易者雖匹夫匹婦動心舉念莫不有解澤存焉而況乎服膺聖賢者乎若夫大君為解之主最可恨者小人為累不察而誤用之解不為患壅上澤啟戎心為古今至戒聖人惓惓于六三辭不迫而意獨切矣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之義。蘇傳頗明。其言曰。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兑。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兑。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其爲名一而已。何也。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損非徒務其名而已。實以誠信之德爲損。而有孚于人。是之謂真能損。損之而德益崇。道益光。是之謂元。事機變而不滯。湮鬱散而不結。是之謂亨。不叢鬼神之忌。黙

消未形之患。是之謂无咎。可以居身涉世。可以處約處樂。是之謂可貞。君子不爲已甚。以得失者之鮮。是之謂利有攸往。蓋人知益之爲益。而不知益有不益。人有損。之爲損。而不知損有不損。損之爲用。所以大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德之儉者也。或疑有不可用者。而不知通上下。徹人鬼。無所不宜也。是故享重事也。苟誠信可以孚于神。雖二簋不爲薄。蓋損于物。未嘗損于心。禮有少之爲貴者。此類是也。鬼神不責人以所不辦也。曷之用。問辭也。二簋可用享。答辭也。損可以享鬼神而不疚。而況于事物之間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乾之上。説而爲之。益坤之上。止而受之。澤深而山益高。是之謂損下以益上也。見道之上行也。非苟以爲諛而已。損亦有道也。陽上行于陰也。下奉上之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

二簋享之損也。非常也。時也。應其時。雖二簋可享矣。損

剛益柔。非常也。時也。處其時。則相濟爲宜矣。是故盈也。虚也。消也。息也。與時皆行。非其時。則不可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者。損其所有者也。君子之損其所有者。則忿與欲而已。解則赦過宥罪。損則懲忿窒欲。君子之及人常寬。而自治也常嚴。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語云。與不期多寡。期于得當。既欲益之。而復緩之。何濟于事。已事者。已其所方有爲之事。而遄往以益之也。无

咎者。損已非以傷惠遄往非以市德。無可非議。無可歸咎也。酌損之者。君子雖欲利濟天下。而亦不舍已狥人。酌其可損而不害義者。為之而已。子曰。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酌損之之說也。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凡緩已急人。必其志有相合。嘗見古人之合志者。可以共利害。可以代生死。已事遄往。且以為尋常事。而未嘗自多。非以為人也。不自欺其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凡損已益人者。必不先已然後可。若夫損已之剛。以益人之柔。是謂舍已芸人。所以為人者重而自為者輕。君子不為也。故又利貞。貞正也。苟不可為。雖閉戶。猶將為之。不以為恐也。曾子居武城。伊尹嚴一介。皆用此道。不務損之名。苟且以悅人也。此墨子兼愛。所以得罪于聖人之道。兼愛非不美。其所以處已者非也。蓋不自度量。而勉强以赴人之急。終必併已失之。故征凶。然則君子有不損已益人之時乎。又非也。蓋以弗損益之也。我益人者也。我弗損。然後可以益人。蓋益之本。則取之左右

逢其源。若損其所以益人者。則亦無所以益人矣。譬如日月所以旭萬物。萬物和旭。而日月之明未嘗損。是以弗損益之也。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而此則二爻而變。如損之為卦。本以損為義。而二則以弗損為義。惟弗損乃能為損。不可不知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志必求其中。則不慕矯激之行。而舍已狥人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損其一以成兩。一人得友。亦成其兩。一陰一陽之道。各致一以為兩。是損之義也。夫子繫辭詳言之。雖不敢以辭害意。然竊有疑焉。夫三陽積而成乾。三陰積而成坤。皆不損也。天地絪緼。萬物化生。无所損也。何獨于人而損之。且三人不可同行。是矣。然當損之于未同行之前。不當損之于既行之後。夫此損一人者。利之耶。害之耶。若云利之。則不可言損。若云害之。則損彼之一人。以成我之二人。不幾于損人利已乎。恐君子弗忍人也。又三人既同行矣。所謂損者。是何損法。而為所損者。置之何處。凡此皆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不可以為虛設之詞。

而含糊敷衍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不敢強說。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下三爻損陽以益陰者也。上三爻則无陽可損。必欲損之。亦惟損其疾而已。疾者何。陰柔是也。陰柔以正用之則為柔德。謂之疾。則陰邪也。此不可不損者也。損去陰邪。是損其所以害事者。而勉自振作。是四之所以自治也。既曰治之。則以速為主。遄速也。速則為陽剛之用矣

有喜者。陰損而陽自來。不可喜乎。无咎者。我能損其疾。陰柔不為累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陰柔之人。一旦捐損其疾。是亦可喜幸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損之為義。有的損之損。有弗損之損。有損一人之損。極而論之。則亦有大損之損。十朋之龜。大益也。或益之。益我也。我大益。則為或者大損矣。顧或之所益者何人。而我之所以處益何如耳。五尊而六順。可以受益者也。何以言弗克違也。凡受人之予。亦未有弗辭者。辭則違矣弗克違。是益之者固予之也。而五之獲益大矣。夫君何以言弗克違。大寶之來。讓德于天。而不敢即安。然而不能却也。是元吉也。至此。則極損之者之無遺憾。而極受之者之有餘利。然而損之道成。而下此者可知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凡有大益。雖曰人為之。非上天之祐。弗能及此。是在善承之而已。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之所以為九者。乾益之也。乾以剛益坤之柔。上去柔即剛。則無所與讓矣。若再欲損。已不又失之柔乎。故以弗損益之。何以言弗損益之也。以剛臨下。破天下陰柔之氣。而躋于高明。天下之益。不已多乎。且不以陰柔自亂。可以无咎。弗損貞也。益之吉也。斯道也。利往之道也。惠人而已不私。同人而已不爭。率此道也。何往而不宜。故利有攸往也。得臣无家。頗似難解。程傳以為无有遠近內外之限。意可通而語有滯。朱子以為化家為國。既已為君。何家之可化。皆未能快然。吾意以為得臣。得賢

臣也。得賢臣。則有十朋之龜之益矣。无家。无私家也。私
門盛。則公室微。无私家。則臣不耦君。家不逼上。損下之
實。益上之大。無甚于此矣。楚鬭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紓
國難。正其事也。蓋家之為國病也久矣。如使魯三家肯
自損。則何以有乾侯之辱。晉六卿肯自損。則何以有家
分之廢。齊田氏肯自損。則何以有一城之寄食。是故得
賢臣而廢私家。聖人所以諄諄于上九也。夫四分公室。
成于孟獻子。无家之美。即賢臣猶然難之。易言乎哉。損
也而終之以益。君道隆而臣子安。天下治。是所謂弗損

益之。苟能得損之意。効益之實。損與弗損。無所而不可
者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知弗損之益。可以大得志。然則分人以為惠者。猶存乎
見小可知也。朱子以為惠而不費。亦一道也。
損剛益柔。與以剛濟柔相似。而略不同。濟者。輔之也。益
者。予之也。地天泰。濟也。山澤損。予也。乾損已而為兌。坤
受益而為山。是此實損而彼實益也。何以喻之。如社稷
之臣。遇闇主。則多方左右之。使之以剛斷御下。而身則
避權跡。使乾斷若一出自君者。非損下以益上乎。諸葛
武侯輔後主。用此道也。至于損下之有以奉上。更不待
言。然此亦惟乾之三可耳。蓋三陽合而成乾。三損一而
為兌。兌益也。坤得一而為山。山。止也。說則有相成。而無
違拂之跡。止則得實用。而無和流之弊。損已者。損其有
餘。益人者。益其不足。是以剛柔相濟。益為實益。損而未
損。若徒益人之陽。而失已之剛。則幾于從井救人。君子
弗為之矣。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乾之初。益坤之
初。自上而下。是以謂之益。否則。天地不交矣。故乾之初。
貴于下濟。以利濟為事。往則有功。故宜有攸往。涉大川。
往之遠。益之大者。且取木行水上之象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君處易。民處難。君有餘。民不足。君之力大。民之欲狹。在
君損之為纖毫。在民得之為丘山。故君有一日之惠施。
而民之歡欣遍海內。不必皆身沾之也。而說愛如出一

口民說无疆乃實事非虛象也君說民而民益尊之君愛民而民益親之皆自上下下而元后父母之道乃益光故損之乃所以為益也君道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人君雖欲損上以益下亦貴于中正以臨民故所謂利有攸往者必中正乃有慶中則不過正則无私以此博施而民悅乃皥皥非驩虞大慶也所以能利涉者乃木道行也有木道為濟川之具故利涉非徼倖以冒險也此見君子之所以用于天下者皆實理實非取決于一

占之吉而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不震不行不巽不入震動巽入巽而不迎震而不已不見其進日進无疆矣天施之地生之陰陽暢遂萬物化育其益無方矣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之變化無端益之措施亦不一聖人之利濟與天地之生成合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見善則遷崇德也有過則改寡過也君子之所以自益者善與義也而利不與焉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之所以為九上益之也上以君子處我我乃以衆人報之乎故利用為為者君子之所有事也然非僅一為之務其名以苟且塞責而已必盡其為之分量大作之以酧上之知遇如此乃元吉而无咎不如此則上之所以期我者不滿志而我之所以自處者有遺憾矣安得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所以元吉无咎以大作也所以大作非謂下可厚事也凡事有非常之遇則亦有非常之報大作者所以報也若下則原不厚事而厚事乃見受益之實此爻似伊尹耕莘而湯三聘之遂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處中得位其在士則天民是損之上九所欲得而為臣者益之十朋之龜重之至也人君得一賢臣不啻得一重寶誠敬之禮有一毫不至乎此是上益下以至重之禮故曰或益之益之者大君之禮真足為賢者重

也然非上之所敢願也故有違之時迨至弗克違而後受如伊尹于湯之聘始而囂囂終而幡然也永貞吉出幽遷喬堯舜君民于是焉在稍有變塞則無以副天下之望而應大君之求須永堅其德乃獲吉也王用享于帝得賢為助可以昭告于上帝也君臣一德益莫大于是吉莫大于是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天下事惟無心者獲之不求聞達者乃堯舜之道自能要湯苟無大德亦未能有為无故之獲者惟其自外來所以可貴苟有一毫希覬斯亦不足稱也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者益我也乃以用凶事為益何也是知有變之而反以害之凶之而適以益之者天下類多如此不可以常理論也用凶事在彼本欲凶我非期益我在我非因自致可以任咎我但信理而行之信命而安之无怨无尤人將信凶我者之為私而重我之能守是有孚中行也處凶不亂守貞不踰是為中行人能中行未有不孚且可以質之君父告公情上達也用圭言可信也凶我者無害于我我且因之白心跡于上下何益如之用凶事本不可謂之益我適以其凶事得益則是益也三在下受益能自得益雖凶亦益矣易每至三爻而變此亦近之益以損之為益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凡以凶事禍人者不必皆以其力求凶事而加之亦有我應有之事彼可以為我旋轉而不肯旋轉又借力以為推及之地我不以人之凶我為限而以我之固有自安如此則何入而不自得鄒浩貶嶺外是奸欲凶之矣

浩翻以此得良友之重壯言官之氣完人臣之節其為益也不亦多乎言官以言得禍是我固有彼以為凶我以為益是小人欲害君子適以成君子用凶事之益昭然可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四乾體也變而為六損己之剛以益坤之初也六則柔矣柔則剛不亢而得中行告公從宜上之德以告下言公能從民之欲而與民同憂患也依者依附于民親之也國有土者也坤土也四之陽下于坤之初遷國之象

也。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遷也吉。莫如之。不以身之利易民之利。是之謂損己益民。四。大臣之位。從公以益下者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所以告公從者。以上有益民之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不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但求有惠民之心而已矣。惠民之心孚于民。則非虛惠也。萬事萬化。皆從君心出。但心切惠民。此不必問其惠民為何事。而元吉可知也。

再言有孚實惠及民。而民信。又不特信其惠心。實惠我德之及身。此益之大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凡望恩者。計算君上當如何益我。皆惠民之心不足。故民亦不敢期于必得。若惠心既孚。則惠事必周。不必問而知其澤之必渥也。民既以我之德為惠。則我之所施于民者。亦可无憾。而志大得矣。謂大得其益民之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志不在民。而求益無已。忘民者。民亦去之。故莫有益之者。寧止不益。且或擊之矣。衆怒之所共。不可支也。如唐元載楊國忠是也。立心勿恒。志无一定。惟己是圖。心中躁擾。方此忽彼。如此之人。不但無益于人。即欲自求多福。亦已難矣。安得不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大凡怙勢恣行之人。自以為莫敢誰何。而不知天怒人怨。患生不測。隕滅之禍。往往發

于得意之日。而莫之覺悟。比比皆是。自外來。言非意料之所及也。

以理論之。損上益下。居上之事也。不止言君。凡臨民者皆當如此。蓋倫于自奉。則不奢取于民。即此已益矣。若以相關之情言之。則惠民者民德之。奪民者民擊之。亦又有不得恣行者。下三爻為受益之事。初二尚矣。三則我自得益。將無所往而非益也。上三爻為益下之事。四五尚矣。上則專利而自取窮。亦無益而非損。然則益人者。乃所以自益。而自益者。乃所以自損。天地之間。未有

一人可以偏取于造物，而獨私其豐盈者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二

安成劉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擎天　家訓　可行　珠耀　家謨　元燈　昇福　珠洸　桂芳　重梓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兌上乾下，五陽決一陰，三月之卦也。揚，如明揚之揚。君子明揚于王庭，彙征之吉也。孚者，志氣相孚，君子同心比德也。蓋欲去小人，必先顯君子。君子既進，小人自消，可以不動聲色，羣陰盡退。所以然者，五陽方長，

而猶有一陰，君子方盛，而猶一小人。此一小人者，亦不尋常矣。必其力足以庇身，才足以惑衆，若必明白號于衆，分別名目，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安肯以我為君子？則夬之而勝，必有元黃之傷，善類國體，所傷不細，故有厲。老成之士，所不願也。告自邑，附民也。不利即戎，佳兵不祥也。明良之世，不乏長子帥師，然而不利者，君子有文德之治，有所不服，文德未充也。不務所以柔遠人者，而弟求勝于力，可媿之甚矣。內不足諸己，而外不求諸人，非久安之道也。兵凶器，戰危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災，故

不利。此誕敷文德之時也。舜格有苗。文王降崇。皆不以武。而乃欲以戎飾之。不利甚矣。利有攸往。陽長之日。可與有為。君臣明良。以道行之。何所不如意。內以除小人而无厲。外以消隱患。而亦无所事戎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以剛決柔。以衆君子決孤小人。理直氣壯。力大勢昌。事不再計。不患小人不去。而吾亦快然矣。然曰健而說決而和。若又未嘗有忿怒決去之心。何也。蓋君子之于小人也。化之而已矣。苟小人能改而從正。是亦君子矣。何

妨與之更始。故除去小人。雖志在必斷。而不動聲色。雖健而未嘗不說。雖決而未嘗不和。所以孚號厲。事雖極正。可以言盡美。而未可以言盡善也。此可以知君子待小人之法。不似小人之害君子。必極其摧殘快意而後已。專以私心狠戾用事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自本卦論之。為一柔五剛。非君子止于五。而小人止有一也。乘剛者。此時君子雖明揚于王庭。若似乎濟濟多士。可以寧國家矣。而不知盛陽之日。未嘗無伏陰乘之。君子滿朝。未嘗無小人乘之。是以君子貴于同心同德。日夕冰兢。以慎小人之妨也。其危乃光者。非謂君子不當攻擊小人。謂衆志雖孚。以號告一小人之罪。明與之作敵。一犯攻擊。必致兩傷。小人雖去。君子亦瀕于危。是必以戒懼之心。犯危厲之險。而後除邪之道乃光。乃者。難之也。蓋當決陰之時。小人無不去之理。而決之大厲。危道也。是以聖人慎之也。所尚乃窮。尚。好也。謂好用武。必至于窮。如漢武帝之于四夷。唐大宗之于

高麗。終至于窮。不可悔也。故但貴于文告。而不利即戎。待小人亦如之。剛長乃終。剛德方長。必可有終。是以利往而無疑也。方言夫陰。而兼論武事。亦謂其陰之厲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去小人。所以進君子。而非以自私也。故施祿及下。凡有一才一藝。無不器使。而使天下無遺才。去小人。所以安君子。而非以市德也。故居德則忌。忌諱也。君子之心。以居德為諱。而恥言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壯于前趾。與大壯之初九同。士居下位。而喜于有為。欲先人而收擊邪之功。故其意勃勃欲動。而不知時有未可。事尚有待。故往不勝為咎。壞天下事者。必此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彼自附于擊邪。雖不勝。猶自負。而不知國家受其損矣。此之為咎。咎在自取名。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剛二柔。蓋能自悔以圖小人者。故兢惕嚴飭。莫夜不懈。雖有戎亦勿恤。既欲除去小人。則明與之作對。小人

雖起戎心。勿恤之矣。蓋為所當為。利害不暇顧也。但在我不疎防可矣。或謂莫夜有戎。亦無不可。其實無甚分別。號非呼號之號。但申飭之而已。何至呼號耶。彖言號有厲。此言有戎勿恤者。彖論一卦大體。爻就一人所處之時勢言之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行得中道。何恤于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壯于頄。除奸之志。見于面目也。小人固欲除去。若悻悻見于面目。則我事未舉。彼毒已深。安得不凶。所以然者。此壯于頄者。亦君子也。夬夬然以決去小人為主。而直行不顧者也。蓋眾志未合。眾力未同。獨行其意。以至于遇雨而沾濡。有損于己。無濟于事。雖君子亦慍其不從容而害成。然要是所行之正。可以无咎。此殆剛愎自用。以意氣凌人者。九剛三亦剛。故其象如此。此與初九不同者。初九處下位。不量力而敗事機。九三處下體之上。事任在身。義不得避。機無可待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小人人之所畏。夬夬雖失之粗。自是不可多得。而可以尤之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動不決也。如牽羊縮而不肯前。蓋一種畏謹迂曲之人處大臣之位。而不肯磊磊落落。以當國家之事。然要是君子路上人。非有私庇于小人。但腐而不識事機。故悔亦可亡。此等之人。與之言其為小人宜謹之宜去之。彼偏執之性。過于推誠。必不肯信。以至于悞國悞身。恒必由之。如魏準不信李沆之言

丁謂是也準非畏懦如九四之所為者但聞言不信一
事近之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若人不當大臣之位也聰不明不能虛察以受
君子之言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小草夬夬大力除小草用大力用力大過則于大
奸應斷者必有不盡快人心者矣其人蓋能見顯過而
不能察隱奸見顯過而不能容故莧陸夬夬不能察隱

奸而濡滯故中行无咎此中行非聖人之中乃循途守
轍碌碌無能者无咎僅得不決裂耳此爻人皆以君言
之以彖辭五剛並舉或未必然當如箕子之例或亦[illegible]
臣之近君者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蓋緣中有係戀未得光明無決去大奸之志姑
用力于小者以示擊邪之意聊以塞人言耳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六以陰邪處高位當衆正彙征之日羣黨已盡无復可
呼號而求援者雖暫時苟容終必有凶蓋雪消晛見理
之常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陰無不盡之理安得久長

陽長陰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論大氣數則然耳若
中間人事參差亦萬有不齊小人之明白作惡者固可
擊之使去亦有陰陽于二者之間而心跡未易辨者故
五剛雖進之日猶有孤陰彼雖无號要是發其心事如
此非真有一昭然可指之人在彼待人之次第驅除也

故四不肯信而五不盡力誠以彼之奸可以欺世惑人
雖君子有為所固者故除奸為最難今之說者皆以為
五陽決一陰真若明有五君子聚于前而一小人立于
旁者皆按書本卦文立論而未嘗揆之于人事故其言
如此且即五剛亦有可言者既謂之乾剛皆君子矣何以
五爻無佳辭蓋健而說決而和聖人之事也然而不能
也則盡其力以與小人從事又勢之不得不然故三言
其大義而文發其偏辭且夫所謂五陽並進者但狀陽
長之大勢耳當陰陽進退之際人亦安能指定其某皆

君子而分別信任之无疑也但其人志在國家皆可以
君子言之其實人品才能行誼不必皆正心誠意得聖
人之教者故初失之躁三失之愎四失之懦五失之寬
惟二差無議然而有戒勿恤雖云公爾忘身亦已危矣
故五爻陽也時之隆事之美也而皆無佳辭蓋各就所
不足者而言之也非聖人故作此爻辭以戒人人既不
同而爻之占辭亦隨其所處之位所存之人以為吉凶
聖人特指言之皆實理實事而戒在其中矣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乾上巽下一陰生而遇陽故為姤一陰始生方
長之時勢不可遏故云女壯女未壯而得時則壯在此
時始矣履霜堅氷至故勿用取女卦之象如此聖人指
示之蓋防陰柔用事原有實事非聖人設為此辭以戒
之也若不能嚴之于始則是自伊之戚違聖人之戒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天地之道無陰不生故純陽之日而一陰生天地不能
無陰而御陰有道羣陽方盛而一陰遇之制御之始在
此日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不可與長不可與女長也女德无極婦怨无終當折之
于始安可與長聖人不能使陰不長而能咸家使婦不
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天施地生天地相遇也陰陽和而萬物遂品物咸亨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君子秉陽剛之德可以有為倘不遇中正之君則亦不

能行其道以衆剛而遇九五之中正志合道從可以大
行不言道大行而言天下大行天下皆道之所暢遂物
無不得其所也此以卦大體論之故遇中正在九五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姤而品物章君臣姤而大道行姤之時義未嘗不
大但在人善用之可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又取風天之義而推廣之義不在姤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陰未云盛而有其佻不可不嚴也故繫于金柅柅所以止車而金則剛而力堅以喻斷也以陽制陰而主之以斷陰何能為此陰姤陽之始防之于未然也凡人夫婦之始何嘗不美苟溺于情欲而無以制之則必牝鷄晨鳴而為國家之禍文姜之入也魯桓不能絕之以禮卒受其敗有以也夫

防陰之禍不妨過嚴然似初六是一人繫金柅又是一人從來爻辭皆是發揮本爻今以他人制本爻恐非爻意則似當以金柅屬初六為陰能自制以遵從一之義

故云貞吉蓋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吉之道也若不然而欲有所往往者志欲自專其所為則非婦道之正而失之亂故見凶是為羸豕志在躑躅則不可言矣躑躅跳躍也豕雖羸而躑躅乃其本性故云孚躑躅精神之動雖小物亦有然者蓋陰無不長之理若能貞順則陰長適得內助之益長亦何妨妨于陰不安靜則為禍也此兩說兼言似始備故兩存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道一動則牽引而不已懼其牽引故以金柅止之繫即止也程傳以止之金柅而又繫之為止之固蛇足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註以包為包苴賓為四不利賓謂包苴之魚豈能及賓不知包苴之魚何以不能及賓殊不了然胡雲峰謂容魚于內使不得逸于外夫魚去水則死何待包之使不得逸耶其說亦難通正義以包為庖其理似通然以不利貞謂不以人之物為己之惠說亦牽強

愚按陰已過初而及于二而二尚未為陰所變如魚之在包制命在我可有之以為用故无咎不利賓者不可

侈之以為有而獻賓也非不敬賓君子之敬賓以道不以味君子之好尚衆之所觀君子尚魚則魚將為入廟之犧牲君子愛小人則小人將為明時之美玉事謹其始禮嚴其防猶之金柅之繫也此爻屢說俱覺有礙而不可通故又強為之辭如此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君子為小人游揚義之所禁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臀无膚居之為不安行次且行之為不決陰長之日剥

雖未及機已先動而姤之勢有不可遏者若早能見幾而去不亦善乎奈何明知之雖居不安其位而猶次且不決厲必及之矣但其行已未失猶可无大咎三以剛居剛宜有决斷而乃如此者巽體而三居上為巽之極是以不能圖事于早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所以次且其行者以時方陽明衆皆有為未有牽連而去之者是以猶豫遲疑介在進退之間而不果決此獨往之所以難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四處陽明之世正得時得君何以言包无魚蓋盛衰之運天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以君子貴識機于早也姤之形不可見而无魚之理則可以黙省若可止則止安起而欲争也其凶必矣人力難強不能違天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維魚矣无魚无民之象也時權易執君寵易固惟民心難強氣衰之日民心去之歟政者或不能思及于此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杞高木而葉大可以包物以葉大包物則于高木之義無涉又取高木為能自降屈高木何以見其降屈蘇傳以杞為枸檵包謂蘢瓜而有之皆不爽快以意論之杞枸杞子也為形至小而瓜之形大以杞包瓜但言必不能容之象耳蓋國家受小人之禍皆人主優容而養成之若慎之于始斷斷不可假借如以杞包瓜萬无可容之理則小人何得容留含章者含其章明雖不外炫亦不内晦蓋人君恃才作聰明則小人得以乘隙而

進若天子穆穆分任羣力而示之以不可測則陰邪无由窺瞯有隕自天天命降鑒也大君執道以御天下則可以幹旋氣化天降之福如自天而隕也語云惟君相為能造命信然姤之消長分于此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志與命相存動息不敢違天未有不格者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卦以姤名而通卦不言姤蓋不欲姤也上九卦之終也故言姤以終其義上九陽剛之至不肯避陰而欲以力

制之故以其角與之姤角堅强之物自謂可以勝陰而不知天下大氣數非人之所能爲也小人未可力去則于身必終有吝无咎者其事正即有不遂非己之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處上位小人安得近亦何至與小人姤今以强力應之則勢窮于上矣是以吝也

凡陰長之世小人競進亦是大勢如此但國家勢重非小人一日可敗必以積久漸致爻辭有淺深各就當人所値之位立象耳非眞有二三四五六立于其前陰之

侵必先二次三後四五六有一定之次序不可亂也此言雖極盛之世不可踈防于小人故繫于金柅雖極陰之世未嘗無旋轉之事功故有有隕自天之應傳註既以初六爲陰爲小人乃又以三四不得姤初爲病若三四志在求初又何以爲三四至謂以一女遇五男二近先得四正應不得更非姤遇也一陰生于五陽之下而遇陽譬如一女生于多男之世將定不得爲貞女乎若以正配在四而二以近比先得是無復禮制之限而處子可摟也然則是初不爲亂而爲亂者二也四以其正配讓二而袖手不爭又是何等人也凡此皆説經之大病泥于各爻分應之説遂至于此未見其可也姤遇也陰遇陽也陰長陽消君子愼之如是而已紛紛之説何爲也哉

䷬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程傳曰澤上于地水之聚也以爲聚義萃聚也聚莫大精神而物聚次之萃則亨矣物亨而後聚萃未有不亨者也王假祖廟萃也以己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蓋因萃而即思及祖考聖人所以精聚之用也利見大人與

大人之萃也明良萃會大道之行何亨如之萃一也以人言之見大人而非徇也以物言之合萬有而非私也故利貞以用言之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君子樂其餘也故用大牲吉神人交歡也以正用之則可以求聚矣故利有攸往聖人觀于卦而得萃觀于萃而得用故其言如此曰亨曰吉曰利見曰用大牲曰利往皆理之自然事之必然不可誣也萃之大義如此至于萃之中又有分焉故六爻之象又不同註毎言則云有戒

之辭又云戒占者當如是云云似皆非經意蓋卦兆吉凶有一定之象非聖人所得假卦設辭以爲戒若夫當如是則人但論理可矣又何須用占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坤順兌說順說而聚則聚爲自然不順不說而聚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未有可爲聚者剛中九五也應者坤也君者聚之主中正之君立于上而民順于下故有土有財而聚世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聚未有不剛不中能得人心而使之應者此見聚雖在物而所以聚則身爲之本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致孝享親親聚也聚以正君子聚也順天命穎天地之福因而大報天順天地之心因而有事于天下蘊傳曰天之命我爲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所以有爲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于君子之所以聚者而天地萬物所以聚之情可以見也如是則聚不如是則不聚聚得其道天地不難格也聚不得其道雖以大君之力萬物不可得而齊也蓋亦反其本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人之萃以爲有也而君子之萃以爲謹也除戎器以戒不虞是君子之所以爲聚者不敢以豐盈爲樂而忘戒懼之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處坤之下爲萃之始爲人之賤者蓋士民之流也士

人平居之日無不以義命自信可謂有孚矣及利欲乘其前守遂不能自固是爲有孚不終孚信也信道不篤不克終也乃亂迷罔失其所從也乃萃得則有之不暇擇也若號失意而號貪得者之恒態也一握盈掬之稱所得者少也爲笑少有得則笑小器易盈也勿恤往吉其所得不過毫末而所喪重如丘山不稱爲士斯已矣苟以士名則當責備可如此乎若能舉其不以道之萃棄而勿恤而以正往雖失之于前猶可以補之于後而无咎矣繫辭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萃之初六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亂于萃何能得萃之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體順而進于初柔而正能不亂志于萃者故引義命自安心舒神泰何吉如之不為苟得何從有咎孚者自信之真有不以萃為羨者矣如此即蘋水可以薦馨鬼神亦孚而嘉之故利用禴萃亨乃有不必待萃而亨者必如是而後可與論萃此萃之本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中有主不為物所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處陽位才弱而不能守静故不能安享其所有萃如處萃之時亦未嘗不萃嗟如雖處萃而長懷不足起嗟歎之心小人長戚戚也此等人雖萃而不能善享何利之有然以其方處于萃也是為得時往求萃可以无咎以嗟如之心為無已之獲必不能盡得其理雖无咎亦必有小羞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而上求倘在上者剛正必有齟齬適所遇者上巽故可以免咎上巽者澤處上為虛為受故巽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之萃萃之大吉而无咎者也緣四為兑體之下始與地比故地之所生可以籠而有之萃人所不能萃之羨可謂大吉乎既云大吉而又云无咎者咎與萃鄰萃之以為吉而无咎乃所以守其萃也蓋雖得其所應得而盈虛消息無常時亦不可不懼也

大吉无咎文詞也言九四大吉而又无咎也傳註皆謂

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則是萃之外又有大吉不知不萃何以大吉既萃而又求大吉又將以何者為大吉耶萃有形大吉豈有形可指而告曰此大吉此小吉耶且必大吉而後无咎則未得之前而常在咎中矣凡此皆遷就於分應之説而理之不可通者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者意者富有四海惟大君宜然四之大吉雖未至如天子之富然亦萃天地之羨有非人臣之所宜居者乎故僅得无咎言守萃之未易也則持盈推恩之道

又不可不講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九五之萃也以位萃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矣萃其所應有故无咎然其萃也位之所致也匪其德孚人而來之也但知享其有而不知善其有將有不克終其有者故必元永貞而乃悔亡元善也貞正也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則悖出之悔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志不足以孚人但以位萃之而已是以不可永貞之戒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上六居萃之占辭也齎咨涕洟將有悲哀之患動乎四體有不自持者殆萃極而欲失之時乎聚散常理非已之罪故无咎六兌之主而居上有聚必有散故四居初而萃來上居終而萃去也齎咨涕洟卦之占辭為常人言之耳適來時也適去命也順時安命曠觀世事何至涕洟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時之所去未能安處上位若能知得失循環之運當居上之日早自為計散財以養福當亦不至于涕洟

吾觀于萃而知人生之有定命聖人之曲盡人情也夫萃非君子之所辭而不可以力求也若但言得之有命人亦孰能信之故極其求之力以要其終初之乃亂三之嗟如上之涕洟求萃無所不至矣究竟何益于得失之數乎五人君也而不能忘元永貞之戒四大臣也而有位不當之虞雖君若臣且不能以無功無德之身善其所有而況其餘乎若二之引吉用禴則何其脫然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之謂也聖人未嘗不以萃為羨未嘗禁人不求其萃然求者自求萃者自萃萃無日不在天地之間無日不著落于人之身而人卒不能以其顧力私其毫末一反而觀之靜而驗之亦可憬然悟矣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木在地中而上升故為升天地之間自有升之一道不亨何以升亨之事有大于升者乎故升元亨也升則將

進立人之朝。故用見大人。見大人。所以升也。以草茅而見大人。非其素心。必有次且而不欲前者矣。故勿恤。北陰也。南陽也。南征者。升于高明之地。故吉。

彖曰柔以時升

柔非能升也。而有時而升。木在地中。有時而上達。是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不順不可以升。不剛亦無貴于升。五巽順。二剛中。以剛應順。下以道直上以道巽。剛不為激。巽不為徇。是以大

亨。不然者。升不以道。不可言亨也。剛居二為得中。六居五為能順。以卦位論之。故宜如此。若爻則不必分應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行義以達其道。君子之事。不專以退伏為高。故勿恤。見大人則有慶。慶者。道之得行也。有事于南征。所以行其志也。不征何以行之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于土也。自芽而蘗。而幹而枝。而後参天。君子之于德也。亦然。勿忘勿助。以漸而積之。至于高明。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皆順養其德。積小以致高大也。註以順作慎。未妥。順德不躐等之謂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最柔而居下。木生于土。有本而後立。為實能進達之象。又巽于二為陽。以次漸進。無急遽先人之義。必如此而後久。能上升。是為大吉。非倖升也。允升必在于初始發跡之地。若此處放過。無論不能升。雖升亦媿。非允升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志不合。下安能升。當升之時。上志自合。亦非求之所能得也。夫以初之最下也。而與上合志。所謂聲應氣求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奈何士乃自卑而求人乎。豈真相知耶。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之德實孚于心。士之卓然特立者。惟士無田。不敢以祭。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是貴于得君。得君者。升也。苟實能自信而無媿。雖蔬水可以薦其先人。不必

以田祭也。故乃利用禴，有不資于升者矣。士不求進，何咎之有。蓋升者時也，道之亨也。無心于升者，志也，士之素也。必如此不失其常，乃得无咎。有一毫徇人求用之心，雖譽望滿世，無觧于中心之負疚，咎不免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患信不足耳。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苟實能自信，則可窮可達。窮非不足，達非有餘。充然盎然，何喜如之。程傳以二為大臣，以喜為及物。此時士尚未進，何緣近君，是但知及物之可喜，而不知不求聞達者之更自得也。或

曰：如此則何以為升。曰：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而損之二爻，則貞而弗損，此爻亦然。蓋言升，則有不升者，不升者，升之道在我，不害其為升也。

九三升虛邑

傳註皆以虛邑為無人之境。夫無人之境，何以為邑，何取乎升邑。有土之象，虛邑未有主之稱。升虛邑，是進而受土，將臨下長民，是升之實境。若必謂如入無人之境，無論非君子無小大無敢慢之意，如進而登朝，亦將曰如入無人之境，是蔑視朝廷也，而可乎。

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受任臨民，志合道同，無所疑慮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程傳以亨為亨通之亨，以為周之王業自是而亨。朱子以為亨是享字，是王者卜祭之卦。夫以王業而亨，此非文王所忍言，以卜祭為享，又與升義無涉，愚私竊論之。卦以升為義，本生地中，巽三爻皆上升也。坤，土也，其升又當別論。四與五皆有土者也。四，位極人臣；五，尊為天子，皆無復可升，則以不失其所有為升。岐山一隅之地，

人臣之所有也。保其所有，人臣之福也。故曰王用亨于岐山，吉。言以享有岐山為吉也。岐山而言王，自文王言也。无咎者，升與咎鄰，吉與咎反。以四之地位求升，則咎而不吉，守舊則吉而无咎。以占言之，得此爻者，當守其所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文王為人臣，止于敬順之極，故能享有西土，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已為君，升將安之。或以為踐祚者，謂必貞吉，然後可

以升天子之位。然則世子苟不貞吉。將遂不踐祚乎。謂之六五。本就君言。原無踐祚之說。且即如所言。則已為君而占此。將何以說焉。凡此皆求其說而不可得。故遷就如此。且君在堂上。又不當言升階。吾故謂大君與大臣之極者。皆以不失其所有為升。或未必非一說也。五為天子。則但守正以臨御天下。古之道也。天子之事。莫大乎升進賢人。升階。所以開賢人之路也。故先言貞吉。所以守有位。後言升階。所以供天職。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以守天下之正。升階以用天下之賢。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云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貪進于升。冥昧不知止。忘在得之戒者也。乃若求升而不止。則亦有之。若用之于正而孳孳不已。則未嘗不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警于國。曰。勿以老耄棄我。可謂不息之貞矣。德且日進。豈嫌于升乎。語意與欲而不貪極相似。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處上位。可謂升之極矣。而猶冥升不止。自以為執權求欲。可以無不如意。而不知消息盈虛。非人力之所能為。日消而不富。將失其所有。猶貪戀昏冥而不自知乎。

升。人心之所同欲也。君子亦未嘗不欲升。然非可以有心與于其間也。惟九二孚為得之。淡而無求。即升而無愧。乃吾觀于卦之義。而又有感也。地風升。木出土中而上升。不但取漸進而不躐等之意。實以天下未有無根而能升者也。木滋于水。養于土。然後升。豫章之木參天。以根之深也。士無根本而欲升。亦枯槁之華耳。雖富貴赫然。其涸也可立而待。君子致嘆于天爵人爵之間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三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澤漏于上。水滲于下。故為困。傳。陰揜陽之説。謂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七六在二陽之上。九二陥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似亦有理。但坎兌各言。及二卦合他卦俱不揜。而強揜于此乎。且如所言。則是兌坎之剛。為本卦之陰所揜。不知困之為名。合兌與坎而成。若非兌合于坎。不得為困矣。則二卦之陰自相揜。又不可通。是

故止取澤漏水涸之義。似為直哉。

困何以亨。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云云困之中。自有亨道。是以雖處困。而未嘗不亨。亨者。心不困也。困者。遇也。亨者。吾道自如。不能困我也。能亨則未有不貞。非大人其孰能與于斯。即此是吉。既困矣。何能无咎。咎不自我作也。公治長在縲絏。非其罪也。君子之處困。如是止矣。不與人論是非也。非謂專以失道自反正。謂小人以非道相加者。不足與辨也。蓋處困之時。小人無狀。非言詞可以解説。乃欲嘵嘵然自為暴白。其誰信之世之人。纔有困頓。便欲競是非。明心跡。終無所益。蓋不知處困之道也。

彖曰困剛揜也

剛。君子也。困則揜屈。時使然也。剛揜。剛自揜。非柔能揜之也。故彖不言柔揜剛。非無意也。

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雖處險而能説。雖處困而不失其所。固君子之道。然澤水合而為困。則是亦天之道也。乃知天道處困。自是裕

如。君子亦體天而已矣。以剛中。大人何曾為困所苦。尚口乃窮。本謂理直氣壯。自心無媿。可以號告于人。豈知我時方困。人聽自塞。言之而不聽。則志意消阻。不亦窮乎。窮者。自取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澤之困也。而澤在。道窮無所之。君子之困也。而志在。凡人之志。知其不可而不欲如此。然終不能不屈曲其志者。生死亂之也。致命者。見危授命。致命所以遂志也。能致其命。則何志不遂。君子不能使其身不困。而

志則不可奪然則曰亨曰吉亦以心不困為亨求仁得仁為吉程傳以致命為當推致其命道學之言耳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所以居困于株木則坐不安也入于幽谷困無所之也三歲不覿不獲于天日也困之事不可定擬故為其象如此占者得此則其困可知不言凶咎未定所歸也株木木之無枝不可息者初六以陰柔居坎陰之下而處困故其象如此

三歲不覿凶矣然三歲之外則不然矣士能執志守正

歷艱苦終有見天之日無如一摧而遂靡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昏暗之日誰為照耶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不得困不但困苦為困得意之中有困道焉如困于酒食而朱紱方來者黄中之不足得意之困也困于酒食厭飫醉飽也情有所苦雖酒食有所不甘欲辭之而不可得者故困也朱紱方來嘉事也所以為困者君子不得行其志或情有所迫切而欲去乃求退不得而寵方隆非其本願故為困也但朱紱方來實為慶事君子不敢以其志所不遂者而不善疑承之故敬以讓德于鬼神而利用享祀也又得意中之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此時但宜收歛不宜有事惟有享祀是事神事親事之大者所得竭誠不可以意有所困苦而并怠焉以自諉也此外則當一切安靜以求其所以免于困者不宜妄有所圖蓋得意之日即有所為可以如志而不知得意目前為困方大矣故征凶以理論之方以酒食朱紱為苦則得意之日正其危厲之日又可征乎凶也宜

也无咎者志行以正義為无咎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蓋志不在乎朱紱而又不超然遠引君子之困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不食則已何至于為其所困蓋事使然也我以為苦事以為佳故曰中有慶也不知其慶以厭苦之心生暴殄之事損福實多人亦知之乎不然天下豈有以酒食殺人者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于石重不能勝堅不可破也據于蒺藜陷于叢棘刺

不可脫也。入宮不見妻。無與歸也。大凶之兆也。三處險之極。困而无復之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六處三也。故曰非其所據而據之。不祥。死期將至也。朱子謂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妻則六。實不能了然。无論六爻皆處困中。不宜如此分指。即以三為宮。六為妻論之。然則誰為身耶。且六見在。又何以為不見其妻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急也。來徐徐。則安緩無相關之意。車所以載金車。則堅重不可運轉。此言居上位者。怠緩無所事事。虛為民所承載而無運量之才。是為金車所困。誠之羞吝。有終者。庸庸多厚福。具臣係祿位以終也。四蓋才不足而困于位者。九四在他卦為宜。以困卦論之。則其象如此。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志趣卑下。無勉強奮發之意。不當位。不稱其任也。雖不當有與者。言此庸祿之臣。却非奸邪。亦足以欺

世盜名。而為衆所與。故能保其祿位。如胡廣之流是也。志在下。故困有與。則尚可以濟困。則困之與否。全決于巳之志。而非人所能困之者。傳以下為初。甚無味。即如所言。四欲應下而為二所隔。夫六爻各事其事。誰應誰隔。且姑無論。但就程傳言之。如使下果指初。二隔之意謂何。即二隔矣。然四能有終。亦既相從矣。初又何以三歲不覿耶。傳之論初曰。三歲不覿。終困也。何以自相矛盾耶。豈三歲不覿是一初。四之有終。又是一初耶。又謂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極困。宜為初所從。又謂寒士之妻。弱國之臣。以為初喻。是妻既以不能守正。擇勢而從矣。又以有終為初四正應。終必相從。然則伊川欲以四收買臣之棄婦乎。諸家紛紛。大率皆本此說。所謂喻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則傷而失觀瞻矣。刖則傷足。失步履矣。此而加之以赤紱。何所用之。然而不可辭者。是反為赤紱所困矣。上無道揆。體統決裂。是劓之象也。恩威不布。政令不行。是刖之象也。虛擬具瞻。有媿乘裳。是赤紱之困也。然體剛

而居兑，可以有為而濟困，故有說之象。徐者，徐來也。始雖困而說，亦徐來困中有生意也。利用祭祀，鬼神享之也。鬼神所享，則大命方集，不終困矣。此則困未嘗不可為，在處困者能自強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天步方艱，未能如志也。以中直，執中秉直，終必有濟也。受福，去困即享也。人君處國家厄運，伸縮不能如意，朝廷不成朝廷，真有劓刖之象。然志在于中，中直

自勵，終有撥轉之日，故徐有說而終受福，所謂生于憂患，困之九五是也。然言徐，則致福亦不易，要持以強毅堅忍之力，以待天時可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纏擾，臲卼不安，困之極者也。曰動悔有悔者，曰，自計也。言當此困厄之日，動必有悔，然當此無可奈何之日，不動而束手坐困，則亦有悔，與其安于困，不動而有悔也，无寧動而有悔也。蓋天下之事，有為之而不成者矣，未有不為而成者也，故征吉。處困而志不衰，未有不可為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不宜有葛藟之困也。吉行者，行其所當行，不沮不挫，吉之道也。

困之事，君子小人同之，有處逆而困者，有處順而困者，而其所以處困之道，則困而不失其所，君子處困應如此。其實困中有享，不必終困，但不妄覬耳。若夫六爻取象之意，則不可得而曉也。諸家必以某爻應某爻，某爻隔某爻，皆風影牽強之談，茫无可據，故不敢從。即朱子

已言困卦難理會，不可曉，可由說耶。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以木入乎坎水之下而出其水，故謂之井。井，水之聚也，而木之所出也。改邑不改井，有定之德，不能隨人棄之不為喪，用之不為得，故无喪无得。往往于此者，皆井其井，皆以待用而不窮，苟不能往來于此者，則吾之井亦自若。汔，幾也。繘，綆也。幾欲至井，未得以繘加于井，而羸

其瓶則失其所以取水者終无以得井之用以為凶也卦蓋謂改邑不改井井之德有常无喪无得用不用在人井終无求往來井井井之用紛運而不竭此井之可以自必者士幼而學之不隨人而舍之得失不動于心利濟不窮于用亦如井矣若夫羸瓶之凶人自失其所以取士之具以致不得士之用非士之咎也人不能善其所以用士者則云士之無功而不知其不然也是羸瓶之說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木入水而使水上所以為井蓋用力出之而其體有限井之象也井雖盈尺之泉而取之不竭養人無窮所以可貴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者剛立于中為水之源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未有功井之功未見也一瓶之羸事之至細者而言凶井者所以養也若皆羸其瓶將終無以得水而生道絕矣惟人視一瓶之羸為至細故本其生死之極而言凶凡人視一士之進退甚細禮士之意甚踈而不知其重者皆此類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之為卦卦中之最小者也然曰井養而不窮則利賴之功未嘗小也故君子觀于井而推其養人之義得勞民勸相之道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則不可汲而食是无及物之功矣舊井无禽似是古井水積腐不可用故禽亦去之當作兩事不然井泥不食足矣何以又言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也王弼註謂井底是也無水見底惟泥存焉故不可食時舍者舍而不用也井廢不用水積成腐故禽鳥去之上言士自無用下言時不用士象分言之明是兩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徐氏曰井谷井旁穴也旁穴流入于井故曰射鮒甕敝漏汲之非其器也井之水出之則可以養人苟取之不以其道則徒射鮒而已養士之失其則也程傳以射鮒

為二比初。如谷之下流注于鮒。如此。則谷之所流。足以成井。何以言井泥不食乎。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心無有與之。則與棄井同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凡士之有才者。皆可用。中知是也。而不必奇也。凡井之有水者。皆可用。井谷是也。而不必渫也。井渫。非常泉也。棄而不食。行道之人。知惜之矣。是以為我心惻也。然井實渫。可用汲也。士實奇。可濟物也。王之明也。援而用之。則功足以利物。豈惟物受其賜。安富尊榮。王亦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則惻之者至矣。求王明。幾幸之也。苟得王明。仁覆天下矣。非營求之求也。夫子曰。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皆求王明之意也。伊川謂行惻。乃人有才知。以不得行為憂惻。以求王明。謂既以不得行為惻。豈能无求。殊失士自重之意。

六四。井甃。无咎。

下三爻。皆言井之德。甃則人為之矣。蓋下三爻。皆以木出水者也。故就井言。四則坎體而加于木上。其為井不待言。故言脩井以成井之事。井甃。則泥者。必出其水。谷者。必去其鮒。而渫者。可以長保其潔矣。无咎者。脩井濟用。雖未及濟物。而為其當為。亦可无咎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脩井何咎。人能養士。未有以為非者。

九五。井洌寒泉食。

九五。坎之主。水之所生也。甘寒。水之性味之美者。可以為食。九五不必指君。蓋寒與洌。自是水之佳者。與諸爻當並論。吾謂士之奇特似之。胡雲峰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此言非也。蓋泥可去。漏可脩。寒洌不可為也。去泥脩漏。甃井時之事。非此爻也。又謂三之渫可食。不如五之食。五在上。三在下。亦非也。信斯言也。是初二三之井。無時可食矣。何以甃為。何以惻為。食與不食。可以分遇不遇。而不可以分上下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而水之美至矣為其可食者以待用水之道盡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收井之水而用之也幕覆蔽也蔽井之口則無以收水矣井收而水之用得勿幕而水之用博有孚而水之德繼寒冽之美而信于人矣水用而天下利賴之吉孰大于是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始知天下不可无井而井之功用大成也

一井也或為泥或為谷或為不食亦有遇不遇之理存乎其間必甃之收之勿幕之然後大吉之功以著小物尚然而況于人乎天生君子所以養人也必有渫冽之寒泉可以弘濟雖不獲用非我咎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及人之生意已盎然具于心中以待王明勿幕自有時也其不能為渫且冽者亦有說也射鮒則力可以及人而但惠諸小人君子不屑也井泥則負井之名而無井之實殆所謂也其膏而不能分人以惠者乎仲長統曰寧見朽貫千萬而不肯貸人一錢寧見積粟腐食而不肯分人一斗背月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是也民之大蠹人之最无良可恨者也井之一卦井之德與用井燕言之蓋泥谷渫冽井之事也故責之井用汲甃收勿幕用井者之事也故責之人而要之甃井為尤切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固不敢以培養望之上其實待教而興上之成就實多苟不加惠于士則饑寒之廹身俗事之紛擾小人之摧辱中知以下往往變節亦復不少非才不若人其所以養之者非也故聖人于井之一事惓惓致意蓋有

深感也夫且夫水風合而後為井苟木不入井世將無井居不造士世將無士總有豪傑之士不囿于凡民殆天生之淵泉歟故夫士而曰造人為之功也是井之說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之為義諸說不同當以經文水火相息為正已日竟日也已日乃孚非常之原衆人所駭故久之乃孚元亨利貞四德也既有大改革則必有大制作而四德具焉

所謂重新天地，再闢宇宙，而元亨利貞，又一世界。此特舉其大者言之，即小事無不皆然。可以類推，悔亡，悔自亡去，至善不至于悔也。傳註以元亨利貞為大亨至正，非是。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家國之禍，未有不成于婦人。故再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以丁寧之。婦人之恩狠，無與為比。不至于家破國亡，為人大創懲一番不已也。

巳日乃亡，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亡。

凡大改革之事，可以獨見，難以共曉，況又有從中煽亂之者。此革之所以難也。故久之乃孚，亦必信之，乃可革也。文明以說，明則我見定，說則人情順，大亨所以開天下之泰，以正所以合人心之宜，其革乃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非善事也。然天地不革，無以成四時；湯武不革，無以順天應人。大用之則革亦善，不善用之，則水火相息而已。王命在天，故曰順；同願在人，故曰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所以為革者，澤中之水，聚而不流；澤中之火，耑而不散。水火相迫，勢不相下。非水息火，則火息水，是以謂之革也。革莫大于天道，陰革陽而為秋冬，陽革陰而為春夏，四時相代，陰陽相禪，天地之革也。君子觀之，以治歷明時，審節氣，授人事，調陰陽，而貫治亂，革之大者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當革之始，在革之前，九有陽剛之才，足以改革，但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必萬不得已而後起，故雖當改之際，有革之才，亦必其難其慎，有必不欲革之心，苟可以相安，無取勞擾，有不欲革之心，則能原之始終，以觀其蠱壞之本，極事之變化，以窮其相救之方。鞏用黃牛之革，如是其難也。蓋革以事，不革以才，則與天下公之也。革以才，不革以事，則必有作聰明以亂舊章之失。故惟不欲革之人，乃可與議革之事。如武王稱能革命，然必末乃受命，則其始之不欲革，豈止如鞏用黃牛

之革而已傳註以九為躁殊不然一人有一人之事一人有一人之革豈以位下而遂謂無可革之事且又何以見其躁耶天下事惟不為也乃可與有為是故升之九二無意于升也然後可以論升革之初九無意于革然後可以論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凡人聰明之所窺才知之所辯莫不欲有所變革其變革亦未必不當然後守之如是其固者時不可有為不識時則革雖善亦病不至病不止至病時則又悔之晚矣所以深戒之此為才之能革者言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革莫如速然必巳日乃革之不敢自信其識以嘗試天下之事其難之至也故知革非聖人之願也既當革矣不得不征革其所宜革是以有吉而无咎也言吉而又言无咎者吉自其巳成之言也當革之時其是非利害紛然雜起當以定力持之總小有得失非革之咎所以堅之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君子不能為天下之事雖有曲謹之行亦何足嘉故巳日革之行有嘉也嘉美也天下之所願自心之所快可以為美也六三柔而正能以順正成天下之事者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之德剛于二其革也與二同然曰征凶傳註遂以三為過剛不中而程又加以躁動之說諸家遂以二為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強為分別余意甚不然也明夷之九三尚且南狩況當革之九三乃以躁為罪乎夫革之為言論其理當如是耳豈計成敗哉即如革命之事莫大于湯武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耳紂師七十萬其視吞周不啻孤雛腐鼠之易當未倒戈之前人豈敢謂此中無凶而不為武王危乎其事自凶非必凶于身而後謂之凶也但當執之以貞心持之以危厲毅然不搖斯足貴耳凡事必危而後安理之常也若謂王師順天應人有征無戰則傳尺一之詔足矣而何以革車虎賁為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知謀之末而不詢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君子亦為其所當為耳革言三就詢謀僉同人皆信之如是止矣凶與厲所

不暇顧也。三非以過剛而失之。過于二也。劉崇雅義皆盤義以草逆臣者。不克死天也。豈以凶厲。遂當輒不為哉。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三就。亦論其理耳。衆論不合。雖欲不革。又將安之。言必不可誣也。豈以三就。謂無凶厲也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亡者。謀定也。度量既審。已亦不悔。事無可悔。悔自亡去也。有孚者。衆信之也。如時雨之望。如赤子之歸。因天之時。從人之順。草除改命。氣象煥然。吉何如之。註謂四

當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是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人信其志。故信從新命。四方之政行焉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初謂虎變為非常之變。舉天下而文明之。非聖人無此力量。无此作用。已而思之。殆非也。此聖人欲革未革。時事未到天下文明時。蓋就大人之身而言之也。大人變其身。然後可以變天下。虎之為言威也。聖人雖有至仁。而非煦煦也。發強剛毅。以任天下之重。獨斷于心。以舉

非常之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其精神運用。充滿于一身之間。有一往莫禦之氣。所謂神武而不殺之氣象。是虎變也。言虎者。未為龍也。一變則為飛龍矣。未占有孚者。孚在占前。可以自信于天。可以自信于人。天人協應。不待占決而知其孚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言革。可以言大革。此革之所以未易言。而初九重變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聖人之文。與常人之文不同。巍巍乎其有成功。卽是煥乎其有文章。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非君子革天下。乃天下大革。而君子小人皆變。蓋九五大人虎變之極功也。在君子則乘時奮庸。文章功業。煥然一新。在小人則鼓舞樂生。面目舒張。頓覺改易。諸家以革面為未能革心。非也。徯我后。天下之民歸心焉。豈是面從。革面者。如俗言換過頭面。蓋君子有文章禮樂。故言豹變。小人無文可言。但覺氣象鮮妍。故言革面。面乃容色之見于外者。上六居卦之末。是革道已成。故其象如此。此時但當嘉與天下更始。不必更有勞擾苦

作聽明而好多事。則天下不安。如秦皇漢武可已而不已。凶之道也。居貞。則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何吉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處亂世其文彩。亦鬱塞而不舒。如秋冬之際。雖有嘉木。亦皆零落憔悴。一乘陽氣則滋長發榮。宇宙皆燦然有色矣。故曰。其文蔚也。小人順以從君。夫曰順。則無違逆。曰從則中心悅而誠服。豈是面從

因革。天下之大事也。寒暑相革而成歲。征誅相革而成代。推之一國一家。事事物物。莫不有因革焉。要之以不

變革之心。為不得不變革之事。則本天道人心以從事。而不以己私與之。乃可以言革也。當其未可革也。聰明才知。一無可用。不敢多事以為天下先。及其時當革也。成敗利鈍。一無所顧。不敢處後以全身。君子觀于革。而革之道思過半矣。

䷱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以巽木入離火。為鼎之用。故其卦為鼎元吉。大吉也。天下以鼎得養。大利也。易。飲血茹毛。而為火食。其為人之吉大矣。亨者。通天下而用之者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程傳曰。鼎之為器。象卦之形也。火風。非鼎也。而取義于鼎。鼎所以養也。聖人得鼎以成烹飪。而思以敬養者。上帝也。次上帝而敬養之者。聖賢也。而不自私也。順而推之。必萬物得其養而後已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言巽則得乎順之道。而非徒以柔也。言離則盡乎聰明之道。而非徒以虛也。離虛中而居五。柔進而上行也。五剛也。柔居之。順而能應乎剛也。諸家謂下應九二之剛。甚不然。君子無所不應。何獨九二。君以柔。柔天下之剛。故莫敢不服。聰明所以居德。而巽順所以用柔。剛柔並濟。安得不亨。然則所謂鼎元吉亨者。蓋不以鼎養論也。取象于此。而推其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其位以居尊臨之以莊也端冕垂旒天子穆穆所以凝承天命蓋欲為君盡君道雖不鼎以容言然未有不敬臨而能盡君道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所以烹也而烹所以養也烹必取潔鼎必取新故于未烹之前顛趾而出其否以為利也否不出則所烹者汚壞而不可食所謂否者非必實鼎之物敗也如汚漬而不可以滌洗盡者必顛趾以出之所以致其潔也出否之象為棄賤棄賤所以取貴初六象鼎之足故以顛

趾言有逆用之以為利者顛趾是也得妾亦取趾之象也以其子顛趾所以致新得妾所以致子主器者必以長子故于鼎之初特以子言之也顛趾无咎之道也未子云伊川以子為王公在喪之稱恐不然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悖常也而有顛之以為用則未為悖也否出鼎潔然後可以受佳實所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爻詞不甚可曉傳註皆以仇為初疾為顛趾夫顛趾去否鼎之利也何為反為仇且鼎既有實何以言顛趾顛趾何能有實程傳推闡説殊不了然大約自鼎言之二為腹九居之實之象也有實鼎之正也仇如物性之相反者性相反則相妨故以為仇也性既相仇則相疾忌而不可以相就蓋雖同為食物而不可一鼎烹飪但使不相即則可各成其味故吉此亦牽強就文解之耳終未快然正義以仇為匹仇亦臆言之耳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愼所之似是味不宜相雜終无尤則成味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革變革也鼎耳何以革卦以五象鼎之耳九三何言鼎耳鼎不動之物何行可塞程傳又以虧悔為失其悔文理不象此爻更不可曉大約九二九三皆鼎之腹故九二言鼎有實九三不言實不待言也三居巽之上上接于離火為極木火相迫之力革變革也革至于耳俟乎大候過度而及于耳耳革則鼎中之實其敗可知其行塞者和五味而進之君宰夫之職鼎實既敗無味可進為失其職將志意漸沮而其行不舒雉膏不食言雖有

雉膏不可得食矣雉膏非不美其所以烹之者失其宜也方雨虧悔似與鼎義无涉亦欲言之恐大鑿姑闕之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愚按此爻似是喻不善用才者士雖有抱負之實以任使不當遂不能盡其才如雉膏定棄為可惜也終吉者鼎有鼎之用不以一烹之失而遂廢其鼎士有士之用不以一用之誤而終仇其才也程傳專推而言之只就君臣遇合立論雖易措詞然于爻詞則仍未喻也失其義者鼎耳革為傷其耳失鼎烹之義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爻大意自是大臣不稱任使之象但自鼎言之折足覆餗形自當有沾濡之咎朱子非之以為刑剭為重刑凶已甚矣何又言凶不已複乎且夫一鼎之覆何至加以重刑雖大臣誤國義所當誅然自鼎取象則形渥已足矣其言凶則渥之中亦有傷生之義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似是謂小人不度德量力而輕受重任畢竟何如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註以五為耳之象是矣但黃耳金鉉亦不可曉利貞亦似只是不宜移動所以成烹飪之功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不甚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自是貴重之物而施于烹飪之鼎以為鉉亦似非宜然則所謂鼎玉鉉者或廟中之鼎以為重器非尋常日用之鼎也春秋納郜鼎于大廟意此類也貴重之器為朝廷用故大吉无不利如子貢之瑚璉是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在鼎之上乃鼎之蓋也鼎金體而鉉玉飾為得其宜故曰剛柔接也重器為朝廷光與折足覆餗者天壤不侔矣鼎之為卦取象小而寓意大鼎欲潔故利在去否鼎欲耑故貴于遠仇鼎欲時故戒以行塞覆餗則鼎失其用利貞則鼎得其養上九金玉則超然于凡鼎之外矣其在士也亦然潔己所以自修也致一所以利用也去塞所以及時也受大而能任也居貞而自重也若夫金玉之器逈出于士流則又天民之最貴者但爻象多

不可曉雖傳註反覆百十言未敢信以為必然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四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奮于二陰之下故為震震則萬物昭蘇故亨震來則虩虩威所感也震後則笑言啞啞天威霽也震驚百里震之遠也不喪匕鬯長子之事也不喪者能任長子之事似當另言蓋震長子也程傳以為誠敬之心雖以雷震而不喪匕鬯道學氣之甚矣夫雷霆而失箸者未之聞也何獨以不喪匕鬯為貴乎

王弼以為威震驚百里則是可以不喪乎匕鬯矣正義釋之云明長子威震于一國此說于理似長蓋以雷言之則天威之所動率土皆同不當止言百里以長子言之則百里之地是其封守苟能威震一國則是政刑修明可以保國故云不喪匕鬯以匕鬯言者長子為宗廟社稷之主莫重于祭祀也不然雷之威亦未有恰當舉匕鬯而震者聖人立言似不如是之無味也

彖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虩虩恐也恐則致福則法則也法則致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詩曰敬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天威之所震遠近皆驚守宗廟社稷長子之任以彖辭觀之原不相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者所以畏天之威修省者所以盡恐懼之實不徒一時之凜㤜而已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統以震言之則六爻皆有震驚之象但人之所處不同九有陽德初未終事故不懼則不能修省不修省何以得笑言吉可知也初九震之主為動為長子始而大甲顛覆典刑繼而伊尹復歸于亳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恒人之情無所警戒則玩玩則肆肆則無所不為而殞

厥命寢則恐恐則收歛而致福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君父之事也故溺愛者不明而成人在始貴于早教訓彖之所言夫子不能加一辭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爻不可曉震天之威矣震驚其人足矣何至喪其貝乎天威之所震安所避之豈九陵可免乎且卒然而震何處便得九陵即有九陵亦安能便躋之傳又謂二當避初竊詳二亦震體也非二三則初不成震同為震而又避初乎凡此皆不可通之曲說也六二在他爻為得位在震則為陰柔故震來則厲震之甚矣億語辭也見王弼註喪貝雖不可強解然在我者安得而喪之為震所喪者亦必在外而不足貴者也意者因震驚避不暇顧其所有而喪失之乎此見不義之積不能守于天威震驚之時亦可警也躋于九陵升高明也勿逐不必戀其所喪也七日得震不終怒也升于高明是為能圖其新七日得天亦復予其故然視笑言啞啞有閒矣此見人不經震驚不能改圖大意似如此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若以剛爲初。當言剛乘不當言乘剛。乘者。二乘之也。意者以震爲剛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恐也。正義曰。蘇蘇。畏懼不安之貌。震未有不恐懼者。貴在因震而得所行耳。得所行。則无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正義曰。位不當者。其猶竊位者。遇威嚴之世。不能自安也。三震體。居震之上。以六乘剛。爲處非其據也。

九四震遂泥

九四。以陽處陰。志氣衰頹。雖震不醒。故遇震而靡。遂入于泥。遂之爲言惜之也。言其負丈夫氣。遂一旦潦倒如此也。孟子曰。自棄者。不可以有爲。震九四是也。泥者。下陷而甘處于泥塗之中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無復振勵恢弘之氣。故云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居位而六乘之于他卦。爲柔中爲順。但在震。則陽位而陰居之。非陽明之人。故有往來厲之象。往來厲者。陰不靜而爲强陽以自張。煩數無定。危厲而不自安也。雷以不震爲威。君以不震爲武。往來厲。雖失體。然志在振肅。是以無所喪失。而可以有所事。蓋事雖操切。而人心知懼故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者。矜持之甚也。故往來厲。無時無處而不矜持也。矜持以事。事無所喪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消沮。矍矍。驚顧。自守不暇。尚敢有遠乎。故征凶。蓋上六陰柔之極。而處震自反不縮。中心驚怛。不必震于躬。當其震鄰之時。而已惕然不自寧矣。然以其知畏也。能存敬戒。猶可以无咎。婚媾有言。程傳以爲震動者有怨咎之言。或未然。婚媾。明指婚姻之事。蓋象既震動。則婚媾自不能安吉。但其故不可詳。意者。震長子也。主鬯者也。必求婚媾。以共承宗廟。以其體屬震而處陰柔。故不能暢遂而有震動不安之象乎。戒之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中心未能自得。故致索索矍矍。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未得者。歎也。有疚也。畏鄰戒。能因人自警。所謂不遠之復。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震長子之卦也。故以主器為重。其用則天威也。以震致福。所謂殷憂啟聖者乎。但褻用之則不威。故于九四无取焉。爻詞多不可曉。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陰土也。一陽加于二陰之上。則土之最高者。故為山。山

不動。故為止。夫山。靜物也。言艮而止已具矣。而又以兼山為艮。則止而又止。止之無用者也。取之于身。是為艮其背而已矣。凡四肢皆有所動。動而止之。則一身之動定。皆自我操之。艮其背。則是止于不動之地。一身之動定。不相關涉。堅守其塊然無用之身。而無鳶飛魚躍之趣。如木偶然。故不獲其身也。殆視聽言動。俱失其常。寂而就枯槁者乎。其庭其人。即艮背之廷之人也。行者。人行之也。離世絕人。不可親就。行其庭。虛若無人。如汴隨務光之流。下此如陳仲子。鮑焦。皆高亢自異。不屑與人相接。僅能自免其身。異于世之逐逐者。以言乎及物。則全無交涉。天下將焉用之。天地豈令人止于無用之地哉。故但能无咎。不足稱也。止。美德也。艮。美卦也。卦辭似不應如此說。但卦辭言凶言悔者。有之。不盡佳也。艮以兼山。故不佳。非艮之咎也。如九三。艮其限。以為心病。則艮背何獨不然。若如傳註。忘我忘物。極口稱贊。恐不獲不見。非好字面。天下豈有不獲其身。而可以為人子哉。然則士不當言修身矣。故不可通也。朱子以不獲其身。為止而止。不見其人。為行而止。恐天下亦無如此癡人。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所以貴于止也。時止則止。止以時也。時行則行。非全止也。惟其能以時止。是以能以時行。一動一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夫子之仕止久速。皆此道也。其道光明者。其行其止。為法為儀。即時行時止。為法為儀即時行時止之道也。註乃言艮體篤實。故有光明之象。則又但取象于艮。而出以時。動靜之外。或未然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兼山之所以為病也。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言艮已止矣而又艮其止止而又止。止之過而無用者也。止其所者。止于其所不動者也。上艮下艮。以相敵應不相與。言不相通也。是以不可運轉。凝然不動。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夫子語意。分別似自明白。若如安其所止之說。則吉莫大焉。可僅曰无咎而已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觀于兼山之艮。不求為艮其背。而求為艮其思。可謂善用艮而亦可知艮背之非正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趾所以為行也。艮其趾。有所域而不敢輕動者矣。如此則不至于履錯。故无咎。然須長能如此。乃可。故又利永貞。子曰。非禮勿動。夫止亦言其心耳。而六爻皆取象于身者。固是因爻立象。其實亦以心主神明。四體司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理之常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心有不能自持者矣。故檢身不可不嚴。是以心與形交責之也。孟子曰。氣壹則動志。是也。有行必先趾。故艮其趾。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何以言艮其趾也。心欲動而次且。是趾不可也。趾不動。則心雖未能不動。而防維不決。故云未失正。若趾一動。則未可知。是以君子貴慎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進于趾矣。其隨則股也。股腓之所隨也。不拯其隨。是心雖欲止而不能堅持。至于股動。而人欲之私。遂不可

遏。則併其腓而不能止矣。其實動非其所好。故其心不快。蓋不過意也。凡人介在理欲之間。行止交戰。而未決。蓋欲止欲行者屢矣。竟不能自克而往。迫一往而後悔其動之失也。此止之不能自堅者。是以初利于永貞也。二艮體六性柔。雖得位而不能斷。故有此象。或以比之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雖去而其心不快。恐方在一身取象。未暇及外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欲止。股不能退聽而冒昧以動。道心不勝欲心。遂舉

其身以殉之以是為失艮之義也宋林大中自謂立得此小名節一旦捐棄至于痛哭而不可悔真所謂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者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限身之分際也艮其限則但止其所止而不顧一身傳以夤為脊為上下之際即限也列絕其夤上下不相分屬則一身僵直而為無用之身矣三處艮之上艮體已成而又加以艮卦合二艮為一體而艮則自率其性故三但止其所止而不顧一身故有此象所謂上下敵應

不相與此兼山之所以可慨而吾以艮背為不然者以此也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一身之中上下不相屬身將危心安得不熏乎聖人此語為假人傳神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則又一艮矣而處下艮之上出其所固止者而但以止用故艮其身則一身皆止不但趾與腓而已止其所宜止以待天下之動故无咎咎生于動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所謂可以止則止也此言止諸躬則艮其限為不能止諸躬可知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處上為輔之象天下之禍患皆從口出艮其輔而有不敢輕天下之心故不敢矢口而談而言有序也悔亡者慎言其餘則寡悔也似亦不必指君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言不輕發則言為天下法也中正得言之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上處艮卦之成惟有一艮而已止則無所不止不但趾腓限輔一偏之止已也惟敦篤其艮以待時行故言止之大者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終即永貞之說也

艮天地之大止也此必有大用矣然而六爻皆取象于身何哉惟人為能盡止之理惟艮為能得止之正人得其艮艮得其止而天地之大止不出身而具矣止兼動

靜。故曰時行時止。非一偏之用也。思不出其位。君子之止。如是已矣。夫思者。神明之用。止之官也。一身聽命于心。安有所謂艮趾。艮腓。艮限。艮輔者。殆原憲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乎。以强制之功。為止之事。苟不永貞。一決而萬有餘喪矣。然兼山則又失艮之義。惟敦艮者稱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云。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是也。言漸則言女歸。天下之漸。莫宜于女歸者也。女歸以漸。故吉。苟或不貞。則又無以漸為也。故利貞。

而漸之道。于是可觀矣。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云。之字疑衍。非也。言漸之乃進也。不遽進也。女以是道歸。則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進而得位者。漸進而陰陽各得其位。得位。謂各得其職。故可以有功。女得婦位。而宜家。士得升朝。而宜國。然皆進以正者也。女歸以正而正家。士進以正而正邦。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漸之謂也。

其位剛得中也

以卦言之。則順與止合而為漸。以理言之。亦必有剛德主于中。而得其中。然後所得之位。有所主持。而可以有功而正邦。以卦之得中言之。則三與五也。而五為君主之爻。故傳註專指五言。

止而巽動不窮也

物未有不動者。惟無意于動者。為能善其動。故止而巽。非以為動也。而天下之善動。從此而生焉。可以動而動。

而動不窮。至誠無息之義也。若躁妄之人。則安能以動。氣至則張。氣衰則弛。凡以血氣用事者。未有能任天下之事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是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非一日之能也。漸也。故風山漸也。徙義崇德。居德之位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故觀于漸而知所以居德也。道德齊禮。善俗之漸也。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為邦百年。然後可以勝殘去殺。故覩于漸。而知所以善俗焉。居身及物。不求一切近功。故能

有為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漸之謂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水鳥也干水涯也止于其所似不當言漸亦以其初動者而取義歟鴻漸于干士之安處于下而無位者也小子陰邪無知之小人也厲病也危也有言譏謗也士伏處窮巷無知小人侮辱而危之病之謗議之雖覺難堪然實勢所不免過非已作何咎之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卑言厲舉其重者義无咎非真无咎義无咎也（小子對大人言）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居莫安于磐漸于磐為得所居而無有患害故飲食衎衎紓緩而自得也吉占也六二柔順中正故進以漸而得飲食之安凡士之善其進者必從容審處而擇其安不肯為行險徼倖之計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飲食衎衎盤之所有也不素飽又就飲食推言之也士之漸進也非苟以自利也有所事事不為素餐爾不素餐而言衎衎者得之以道人浮于食故志意安舒而自適而竊位之人其心多愧非強陽而自矜則苟祿而度朝夕全無閑適之趣此亦天真之不容昧者各人自知之未易以文辭論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處艮之上為止之主未可以進然而進者為希心過高鴻漸于陸之說也陸非鴻之所安也既迷于進則是安進安進豈能善其終故在夫則為征不復之象不復者往而不返也在婦則為孕不育之象不育者蓋而不舉也蓋不宜動而動無所往而不凶也利禦寇者進也兵以進為勇退為怯勇于進者禦寇之利也三艮之主為能止故利禦寇禦之者止之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士以道相勵衆方止而獨進故有離羣之醜婦以身事人又不以道相從故有不育之羞凡此皆進之不以其道躁而不能貞者但其志在于進耳未有失順之事故其順猶可用也以其勇進為捍國之資可以相保斯有

取爾。朱子曰。言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足以禦寇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為巽之主。巽為木。故有漸于木之象。木尤非鴻之所安。是亦不宜漸而漸者。士不度時度德。而安處高位。將有不安之象。但能審擇安處。不與羣鳥爭枝。則亦可以无咎。如鴻雖不木棲。而或得其桷。亦可以容趾。桷。横木之平者。此見世雖有不安之地。未嘗不可求安。聖人無危地以此。士顧審處謂何耳。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惟順與巽。雖高不危。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阜之高者。高止矣。進而愈高。極漸之所止。漸亦止矣。以漸而愈高。則非驟致也。故為婦三歲不孕之象。三歲不孕。難之也。其進也以漸。是以難也。然而有進道焉。終將漸之。故莫之勝。言莫能阻也。必如是始吉也。傳註以陵為象君之位。甚非也。君位可漸乎。若既已為君。何漸之有。又以婦指二。謂為三四所隔。夫五既君。君之配。誰能隔之。且既為人所隔。是未得相合。何以得稱婦。天下

豈有未合之配。而責其三歲不孕者乎。又謂中正之道。必有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勝。然則將此隔五二之三四。發落何處。能使漸卦無三四爻乎。不然。則三四終在也。故不敢從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磐也。陸也。陵也。皆非鴻之所止也。然在磐則安。猶為其遠于干也。在陸則不安。或謂其遠于磐也。若陵則視陸又甚矣。而反得吉。何也。諸家但隨爻立義。于此等處竟不照顧。何以令人信從耶。反覆思之。漸。漸進也。進而求所處也。以其進也。磐陸與陵。無所分也。以其處也。陸者水之反。豈鴻之所安哉。磐與陵。雖不言水。然水鳥之所止。其必近水可知。今不求其故。而但以高言之。彼鴻之所飛。何高不屆。彼漸于木。而處朽木。豈鴻常棲之處。漸于逵而為儀。逵又豈有停泊之所耶。馬季長言漸之為義。漸漸之于高。故取山石陵隆。以應漸高之義。不復係于水鳥。似欠妥。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陸當作逵

逵。雲衢也。所謂鴻冥世外者歟。而其羽可用為儀。人之

所仰也。士鴻寘令人可仰而不可即。其手裁可以儀刑一世。吉何如之。殆朱張之流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超然獨立于塵埃之外。孰得而亂之。

漸之道尚矣。不專為仕進者設也。凡事莫不皆然。是故富不以漸而致者。必有悖出之患。貴不以漸而暴起者。必有折足之凶。大凡世有无妄之福者。亦必有无妄之禍。理之不可易者。是以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非獨歆之。亦畏之也。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云云。漸之謂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少女。震長男。少女從長男。歸妹也。妹。少女也。女無有不歸者。而征則凶。漸之所以利女貞也。娶婦所以求內助也。不能正始。安能正家。何利之有。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生。人道之好惡。天地之所不能違。蓋若是其重也。終始。終終始始。其道無窮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不動以正。而動以說。彼說而此動。則是以色升。故所歸者妹而已。少女徒為可悅。非婚姻之正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位不當。不當正內之位也。女自行。則非夫婦。故女漸則得位。而征則失位。柔乘剛者。女從男也。始之相說。終必受制。苟且一時。貽不可悔之患。何利之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在上。動已小矣。何所說而動。非動之正。是為歸妹而已矣。傳曰。如好好色。好色固有同心。雖君子不能外人情而為人。然而君子防之甚嚴。必為風山之漸。而不為雷澤之歸妹者。蓋永規其終。而不知其必至之敝。女德无極。陰不可長。將來必受其累。當杜之于早也。歸妹。為人之終始。一失其正則敝。如漢成之禍水。唐高之狐媚。皆為禍之最烈者。凡人居室。亦未有不然。禮樂亂之所由生。有以也。歸妹繼漸而言之。誠欲人知所慎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有陽德，初起下位，女之正而卑者，故為娣之象。娣，妾媵也。惟歸妹以娣也，故為跛能履，跛不能正行也。然惟其為娣也，雖跛亦為能復，雖不能正，不害其為行也。征吉，征者女自行也，娣之事也，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恆常德也，雖以娣歸，乃能守其常道者，與說而動者不同，媵能承君，相助為理，雖跛履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剛德，與初同而處二，是為得中，女之正位乎內者。眇

能視，不敢遠視也。丘氏曰，妾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有行，則無適夫之疑。妻之從夫也，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無反目之嫌。此論最直徹。幽人，淑女也，而利貞，婦道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人之貞，出人之常也，不妄說，以守幽人之常，女之最重而吉者，故利之也，利其未變女之常，可以為婦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女之賤者。六三，為說之主，女之最賤而不正者，以須歸。視娣又遠矣，始以不正歸，終必以不正棄，反歸，棄而歸也。惟以為娣一着，苟以從人而已矣，亦終不能如跛履之征吉也。此說而動，所以凶而无攸利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者，為妻為妾，皆未當也。蓋不正之女，无所施而可也。程傳說此爻，殊不可曉。既以須為待，則女之行未失其正矣，何過之有，乃云六居三為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娶之，

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夫六居三，女之過也，不當位，非其罪也，何以為德不正。柔而尚剛，女之性也，行即不順，女貞未有虧也。既云尚剛，何以又云以說求動。爻辭明云歸妹以須，是已歸也，何以言无受之者。此卦本論歸妹，非孝女平日之性情也。但女德无失，即可婦可娣，豈問其所居之當不當哉。若如所言，則女子不幸而生非其地者，當不可適人矣。且九三之須，與九四之待，何所分別，而以意輕重之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之德與初二同。而四震之主。為歸妹之正。愆期未待及時。雖遲歸而有待。不肯苟行也。九四之所以愆期者。未必愆期也。惟其正也。雖愆猶必有待也。甚言其不肯自輕也。故象言愆期之志。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志不苟從。雖愆期。不悔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歸妹。婦之最貴者。袂所以為容也。君。女君也。女君有莊靜之德。貴不以飾也。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而

婦德之所重可知矣。娣。少女也。以容悦為事。故其袂良。而女君則不以此為重。所以見婚姻之正。而説以動者之為娣也。月。陰也。幾望。陰未盛。不敢擬君也。婦德如是。最為吉矣。歸妹之美者也。帝乙歸妹。王弼註。謂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故謂之帝乙歸妹也。其君之妹。謂帝乙之所寵也。即五也。為帝乙之所崇飾。故謂其君之袂也。此則帝乙歸妹者也。傳註皆謂帝女下嫁。程傳謂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而説皆通。未知孰是。但以本卦考之。文詞皆皆論女來歸之事。若如傳所云。則又是嫁女之事。文義不合。且帝乙制婚姻之禮。獨不婚媾乎。從弼之言。則于女君及六五。為女君之義。與夫婦之袂良。月幾望吉。皆順而无滯。若如程傳言。不免費許多曲折。且既謂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則是主君。无下嫁之禮。若是帝乙。又不足以當五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在中位。在五之中。匹君者也。以其貴行。自當尊重。豈與娣爭容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動之極。而説之甚者也。男女不正。于斯為極。故不足以承宗廟社稷之重。承筐。婦之事。承筐無實。則無供蘋蘩之職。刲羊。士之事。刲羊无血。則無以盡牲殺之敬。永終知敝。于斯焉在。可以鑒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承虛筐。安所用之。歸妹之無終。不可不慎也。情欲之感。人道之常。聖人所不能禁。然人道之始終。聖人自有歸妹之禮。禮不以情欲起。而實未嘗不順人之

情欲欲而得其正，則生生化化，為天地之大義，欲而失其正，則虛僞反歸而人道之醜，有不可言者，君子以永終知敝，誠慎之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五

[stamps]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明動為豐，亦言其氣象耳，豐則亨矣，極治之時也，王假之假，格也，王德格天，以致此也，明主履此，則有憂危之心，徒憂勿益也，故教以勿憂，但宜日中耳，宜日中，時加保持，不使之過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未有昏亂之世，能以明動者，亦未有豐盈之世，動不以明者。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大者，天下之大事，王履此豐盈之時，宜敦尚天下之大事，以與斯世共享治平，不宜忽忘，不宜苛細，以失天下心，宜日中，宜常如日中，日中天則四海無偏照，王有一處不照，則天下必有一處不得其所者，故曰，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則聖人何嘗不用明，奉三無私，以臨天下，明之為用大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於鬼神乎

論語引易不恒承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甚言易之當學也何雖習讀之而未能確見其所以然今讀此日中則昃數語令人一切徼幸之語凜然氷消而後知讀易之晚而不占者多也即以此豐之一卦論之令人豁然知盈虛消息有一定之理而人必不能與造化爭凡營營逐逐爭利爭名求仙求佛求長命求富貴無了無休老死而不知止者皆世上必不可妄得之事而凡居豐履泰者皆有限之遇可畏而不可驕也或亦有見及者謂富貴之極者可懼而未至于極者猶無妨也則又不然富貴之事無窮盡而分量所受各有限制故所處之地位視他人或有未至而在我之分量則為已滿天地有天地之盈虛各人有各人之盈虛千百異態豈能相同凡人饜富貴而不知足乃不知農家有終歲勤動而衣食或不給者矣一旦苟得飽煖即為豐盈豈敢期美食美衣比于中人之家然後為盈哉苟能長足衣食亦不敢恣肆何況君

子一時一刻而可忘持盈之慮耶寧獨境遇有定不敢妄覬即威力可以加人有求必若可遂寧節之而不敢輕用甚至如言語之細若可以快意而莫之敢忤亦寧慎之而不敢輕發所以然者無論富貴貧賤稟有限即才情識力亦莫不有盈虧焉人豈知之乎吾見世上小有才之人不自度量極其奸雄無不使盡然究觀其終亦未有不折者彼自以為聰明人以為大愚也吾讀是卦而為之快然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君子無不愛也而人之命為重君子無不可以造命也而刑獄生死所關于人命為尤切故聖人尤慘慘焉非威則法不肅非明則情不盡故必合明與斷而後可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非初豐之時乃論豐自初始也九秉陽明之德所以為豐也遇其配主以守豐也配主傳註皆指四言但雖旬雖字說不去蓋九本美德九四之九與初同何以言雖旬凡雖之為言不宜如此而雖如此也今乃言彼雖

有美德乎則何以出口且既云配主是初為配而四為主故言配主非以四配初也配人者乃離所配之人乎理之最不通者然則何也此殆舉二卦全體而言之也雷電合而為豐有明無威有威無明皆不足以致豐故合二卦而言之遇其配主蓋以火配雷以明配威而為此豐也明與威各致其用相成而不以相妨故雖旬无咎旬勻也不嫌並用也夫爻也乃舉全卦而言之乎不知六爻皆論豐各指其豐中之一事言初之无咎五之吉二三四六皆有之而二三四六之蔽即在初與五中

但各爻分言之耳此則先論豐之所宜故舉全體言之往有尚言合明與威以往則德日修功日懋聖人之所嘉尚待此道也雖以尚豐可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明過用則失之察威過用則失之暴故過旬則為災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處離中為明之主居豐之時宜無不明豈知極明之世乃有極蔽之事乎豐其蔀日中見斗註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雖聖明之世君側不能無小人羣小煬灶天日為昏雖有憂戚危明之臣往而從之猶疑其言之不情而有他意必不肯信如宋徽宗之時羣小方侈為豐亨豫大之說有倡為正言者不以為狂則以為迂駭而惡之推而遠之不暇況欲其聽之乎惟委曲開諭之庶幾有孚而發其蔀猶可吉也蔀者蔀六二也疑者六五疑也發者發六二也然則六二乃處豐之君也註既以二為離之主而又以為臣上應六五然則是臣偶君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人臣苟欲効忠于君惟有懇懇款款盡巳之誠庶可以發君上之蔽志而有所濟凡痛哭流涕之談情雖切而意巳疎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之蔽與二同折其右肱視往得疑疾又甚矣然盡其在我雖傷而不用臣无咎矣傳註以沛為幡幔甚非沬星至微比斗為難見幡幔安能蔽日而使之見沬也至云幡幔圍蔽于內其闇更甚于蔀夫圍蔽于內並沬不見矣說亦通三離之上明之極也而不知見沬折肱方在此

時。若之何不慎。三亦履豐之君與二同。无咎者。右肱无咎也。右肱。輔君之主也。以見沬而折之。非臣之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彖方期王以大事以守豐而此乃云不可大事乎。以全卦論之。則在王當憂勤惕厲。故宜大。在爻辭。則臣處君驕臣諂之際。且慎守成法。未宜更張耳。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處豐亨之日。日之方中而見斗。君之蔽甚矣。四為大臣。躬蔀之也。不亦可愧之甚乎。大臣如此。賢人掉臂而去

之矣。倘能于等夷之中。而遇其賢之可主者。猶可收拾。是以吉也。蔡京蒙蔽主聰。破壞天下。何異于日中見斗。識者憂之。教以收致賢人。使京能洗心惕厲。毅然改圖。不亦吉乎。無如其怙終不悛何也。二三皆象君。而四獨言大臣者。二三小人。不足以蔀君。處蔀君之世耳。四大臣。其奸其力。皆足以蔀其君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小人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不釋于二而釋于四。所以深責大臣也。行也者。天下事尚可為。不宜坐而待斃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大豐之世容易為力。但能來致明哲之臣。則慶在國家。譽隆君上矣。何吉如之。五處柔。何以能來章。震體而柔以不用為威。合離為豐。以不察為明。故有以盡人之才而成章明之治。是故自以明者。人蔀之。自以為威者。人侮之。而不自用者。慶譽歸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有慶故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大豐之世。君尚不堪驕淫。而況于臣乎。豐其屋。所以明得意也。而不知蔀覆之患。在其家矣。蔽于富貴驕淫而不知禍之將及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者。彼方自以為得意。而不知高明之家鬼瞯其室。已有闃其无人之象矣。三歲不覿。自蔽之甚也。驕佚自恣。而不與人相接。以趨于亡而已矣。凶莫加焉。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也自謂飛翔于天際無所不見而不知乃自蔽于一屋之下矣自蔽者不與人接如伯有之窟室似之非明以動不能致豐既豐之後不患威不足而患明不偏故六爻皆以蔀言之蓋暗主之闇有難破而明主之蔽有更難破者齊髙洋雖不足當豐然就其一時言之亦猶閑國之主也矜功自大恣情酒色不善其終不足為豐蔀之鑒乎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傳註以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而不止之象為旅余意不甚了然夫山既為止火亦未行何以為去其所止吾意離火也夜息者所以為明也而明于山上山非所常照之處可暫而不可久旅之道也故為旅羈旅于外得適為難但可小亨即已足矣而處旅之時最宜守正不可以為暫處于外旅次不如意不得已而有苟且之心所謂造次必于是也如此然後可以無失足之患是亦可以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山內離外而陰居五而處兩陽之閒是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也山止離明止而麗乎明也羈旅用柔柔之得中而非陰柔也剛存乎人非我所能強非旅所能敵而能順之則可以相安而無虞止者止其所也止而能明則非闇也明有所不見用悔之道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以柔濟剛以明照物委曲于旅處之中而權衡于人已之際守惟在旅宜然凡事無不皆然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執法如山觀物如火折獄之道也聖人言明則必言獄哀矜之心無時不存也明而慎之而不留也無恨而生無累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小人之態卑下者如此而處旅為人所鄙惡其孰矜之不必災而有災之道斯其所自取之災非人之尤也若以士君子而作此態其災也必矣初下六陰故為此象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君子何嘗不處窮而志不可窮若瑣瑣則志氣窮廹盖自窮之也如此自有致災之道盖不合事宜不順人心災非不幸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六二柔順中正能權時之宜故在旅則有即次之安懷其資則有裕用之美得童僕貞則有腹心之托旅之最吉者然此亦占辭云爾六二固能得處旅之道至于旅中之安吉童僕之得人恐不盡由此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童僕尤旅中之最要者童僕貞而旅次而資財皆可無患矣故特言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居下則不宜過亢三處艮之上則有自高之象乖戾不可鄉邇故有焚次喪童僕之道如此雖所處自謂以正而危必及之盖旅之中儘有當變通委曲者三拘執而不能故正而亦危上接于離故有焚次之象喪童僕不必亡失但失其心則不得其用與喪同也潘氏曰居剛則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次則失所安傷莫甚焉剛德雖不可少以旅之中而以此與下則失之剛暴非其所宜故童僕離心其義有喪道焉即不喪倖耳非處旅之道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處上卦之下而以陽居陰是為能下人者旅于處巳至所旅之處而得所處矣又能得人之資斧資足以利斧足以防旅之善也然而處旅可矣非所以為旅之

意也故我心不快盖猶未得遂其所求也盖有事于四方故君子于役而志不在温飽故不以少有得而易其心于此亦見柔順下人雖為旅之正然守正不肯狥人故亦不能如志此如夫子之主蘧伯玉而靈公仰視飛燕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但安處而已未能升進而得位也故雖得其資斧而非其志之所樂故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文明有雉之象士求文明射雉之象一矢亡落雉之易也終以譽命道亨而有譽君任而命隆也

詳卦辭甚佳旅之事畢矣但一矢亡未甚了然伊川以亡為亡雉朱子非之以為不無亡矢之費諸家以為所亡者少不知是應亡耶不應亡耶雖云所失者小得無近于枉尺者乎抑所求者雉而不射則不得有不得不亡者乎若亡矢得雉則矢固在猶未亡也又不可以言一矢亡或以矢直也一矢亡以直往也終以譽命獲雉而得所射也似又近于穿鑿註疏謂空亡矢而不能得

雉蘇傳謂不至于取亡矢而不射尤覺無味意者雉文明之物以象士之觀光于上國射者士之所有事射雉一矢亡以見士之一往破的能有所為而非無用者斯可以利賓于王為無愧也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殆斯之謂歟重在射雉一矢非真有亡矢可言如此則可以相通而無疑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達也上達于君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即次旅于處旅之事盡矣何以又言巢巢鳥之所居也非所居而居之有借枝之意焉殆寓公之流歟離為火上處離極而九濟之以剛故有焚巢之象上九暴戾不馴高亢自高致戕自焚之咎焚巢而無所容矣先笑者眼空無人也後號咷者窮也喪牛于易以忽易之心自喪其所有也牛象離故云喪牛大凶之道也此爻大似齊閔王凡狠戾之人未有不自取窮者無事不然而況于人乎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與下以剛與下也以旅在上以剛處上也謂之旅矣剛上下皆不宜然而安自驕蹇必不自免之勢也其義當焚然則幾倖不焚亦寡矣以忽易而喪其牛人莫之聞也言衆惡之甚也雉牛俱離象以射雉方之則牛不當屬已當是所求本易得以狠戾自失耳

旅之安危君子小人同之君子不必盡安小人不必盡危然以其道言之則剛而能柔明而能晦為旅之吉瑣而自窮亢而自焚為旅之戒君子盡其在己而吉凶聽之斯庶幾乎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陰巽于二陽之下。故為巽。君子不欲先人。故道有取于巽焉。小亨。小者亨也。陰漸入陽。是小者亨也。其在人重巽。一味卑屈。而無光明正直之意。故但能不賈禍。可以小亨而已。以陰從陽。故利有攸往。以我下人。無所不行也。然必巽于君子。庶幾得所從而不至失己。故利見大人。亦以二陽在上故也。蘊傳曰。君子和而不同。以巽繼巽。小人之道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巽為風。天之號令。故重巽所以申命也。令所以諭民之心志。必三令而五申之。故有取于重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陽剛居巽。得乎中正而志無不行。陽之力。行于陰柔。皆順乎剛。在卦則為初與四。皆順乎剛。在人則為剛而能柔。柔而能剛。以剛濟柔。以柔濟剛。有亨道焉。小亨者。取足于我而已。在人則未可必也。故言小亨。利有攸往。無所不可往也。利見大人。剛不亢而柔不隨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者。天之所以鼓動萬物也。故君子觀于風。而得申命之道焉。命者。文誥也。以言動人。未即喻也。故申之。申之者。反覆喻之。欲人之信而行之也。行事者。力行之也。所以命人者。若己先不行。則是空言。從好不從令。百姓不可欺也。故事必行焉。所以信命也。此見令不貴以文而貴以實。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處下而質柔。重巽之極也。巽而又巽。進退次且。君子不居也。武人。悍夫也。其氣暴而難馴。則必能自損抑而後不至于亂。故利武人之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疑畏不定也。君子雖不欲多上人。然當斷則斷。過巽而為疑畏。何取焉。子曰。再思可矣。武人輯其驕悍。而正用之。則可以禦侮而不亂。剛不為暴。則志治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陽宜斷。處重巽之下。而居陰位。當立不立。過自卑屈。

故為巽于牀下。無丈夫氣矣。不敢自主。而欲取決于神。故用史巫紛若。卜筮者。聖王所以决嫌疑定猶豫。故亦可以得吉。然以中無所主。而事事稟成于巫史。雖不敢肆意妄為。亦無見義必為之勇。故僅得无咎而已。蓋小心畏懼。自無大失。然不能大有所為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聽于卜筮。亦可以得中道。孟獻子曰。吾今乃知有卜筮。此之謂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以陽居陽。可以斷矣。乃處重巽之下。巽而不前。故為頻巽。可厭恨之甚也。安得不吝。註謂過剛不中。似不然。此卦以巽為主。又為重巽。剛而過巽。則懦夫矣。何過之有。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而得吝。志窮而無所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不巽失之暴。則不巽之悔。過巽則失之懦。則過巽亦悔。六四。以陰處陰。為得位得中。又去重巽而為巽。巽之正也。故無過巽之悔。而有田獲之功。巽也而能獲。天下何嘗有遜功之巽。巽也而後獲。天下何嘗有陵人之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君子何嘗不貴巽。巽而得正。何嘗無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柔道也。非柔媚也。有主于中而巽于外。然後可以為巽。九五。以陽處巽。不自亢厲。故事理和平。人已兩盡。有貞之吉。而无悔。无不利也。君子之巽也。无初者。沉重退讓。不為天下先。有終者。讓而能任。有以成天下之功也。

先庚三日。丁也。丁寧反覆。慎重事機。巽之所以能豫也。後庚三日。癸也。揆度事理。時至事起。巽之所以不至為懦也。故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當其位而能巽。所以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巽之極也。九。以陽剛之人。而為極巽之事。故為巽在牀下。辱之也。不惟失已。概並其資斧而失之。天下事。有以執玉捧盈而失者。往往有之。如上九是也。彼其以不

敢過動之心，未嘗不自以為正，而不知失時失機失義，自納于危，令人厭恨，而無如之何者，是所謂貞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處極上之位，而為極卑之事，遂至窮而不可伸，故曰上窮，道窮于上也。喪其資斧，惟有一凶而已。

巽，美德也，君子之所貴，然貴其巽以不亢，非欲其以退縮諉天下之事，巽于志，不巽于事，故見義必為，當仁不讓，內卦重巽，為巽之過，而三爻無一可者，止以外卦論巽，而四五為正，上九之巽，又為已甚，在巽不宜，況重巽乎。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本義云，兌，說也，一陰進于二陽之上，喜之見于外者也。天下事，和則成，不和則敗，能說則和，而無齟齬之患，故亨，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利貞，貞者，所以成其說也，兌以說為主，禮不妄說人，故又以貞為戒。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君子雖以剛德為用，未有不以柔行之者，能剛而不能柔，則是剛愎剛暴之剛，安所用之，故貴于剛中而柔外，如義以為質，必遜以出之，乃可以成是所謂說也。說而能貞，天下之至和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順乎天，說之當乎天者，應乎人，說之協于人者，天人協應，以說之至公而無私者也，是兌之說也。說以先民，可以使民忘勞，說以犯難，可以使民忘死，如心之用四肢，而四肢之聽命于心，無勉強之迹，說之至也。勞與死，民之所惡，說者，心之所好，好之則忘其惡矣，故不曰以說先民，以則我有意也。說先，則民亦不知矣，君子雖不肯要結人心，而能使百姓為一體，非以相報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說之大者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說之小者也，未有不能說民而能使民者也，故就說論之，一人之情耳，極說之大，則天下之民勸矣，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以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于此見天地萬物，原屬一體，君子之說，非以私

好相結也。疾痛疴癢皆一身之痾瘵所相關切。有所不說是血脈壅遏而不得舒。奈何隔膜視之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說則能舍己從人。貞則能無隱無犯。君子觀于兌。而知所以處朋友之道也。

初九和兌吉

說矣。豈有不和者乎。而曰和兌者。何也。九陽處初。位之最下者。夫士當卑賤之日。負氣不下。易為矜激。故貴于和。兌以和。說也。非貌說也。以陽說也。非妄說也。貞以持

己。說以近人。不隨不亢。是以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士之狠戾不馴者。雖自以為豪抗。而人視之為怪物矣。和兌之所以吉。正以貞而不諒。人皆信之。故行無可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然援而止之而止。和兌之說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之所以為兌者。以九也。九。陽德也。兌實有諸中也。二。陰位也。以陽居陰而用兌。是陽而陰用。有委曲之義。而無枉徇之失。其說也。取信于人。故曰孚兌。有吉而無悔。

如周公優為之是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固可貴。然使人不信。不以為偽。則以為媚矣。孚兌之所以吉者。志在與物無疑。而人信之也。

六三來兌凶

君子之所以說者。以生而自具說體。心無戾氣。說之道也。自處平易。非以說人。若來兌則就人而說之。是以說人為意也。夫有意說人。乃邪媚之說。非君子之正。徒為失己。而不協于衆之心。凶道也。三兌之主。而體陰。小人

而說君子者也。君子。二陽也。陰陽正相反。各正則安。失其所以為陰者。求以說陽。安得不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陰三陽而處兌。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是以欲每人而悅之。結人心以固位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胡廣張禹馮道之流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三以陰處陽。有固位之心。故為來兌。四。大臣也。以陽處陰而戴高位。得毋欲以收人心者乎。然陽德在中。又不

肯輕自枉屈。是以尚在進疑。而有所商度也。且商度者。不止我有親人之心。如小人之來說我者。當亦不知幾何人矣。甘詞易悅。衆情難却。亦未免有遷就而欲受之意。蓋勢位之所在。時情之所萃。雖以君子處之。有不覺而漸移者。故此際最難持。非具天下之定力者。不能堅也。當其時。心未嘗不明白。但情有牽係。不能割耳。故在商度。一商度。則有且然。且不必然兩端。須介然疾[illegible]屏去佝人之心。一切小人來說者。痛加斥絕。則我之所以為說。乃天下之正。而陰私不得以乘之。喜可知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君子小人不並立。小人進則君子退矣。若介然疾惡。則小人不進。君子不去。天下受其福。而吾亦聲明俱泰。故九四之所以喜者。蓋有大慶者在也。天下之治亂。關于大臣一念之好惡。豈可不慎哉。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九五孚于剝有厲

凡小人之蠱其君。必先有以信其君之可動。而後敢趨九五。處至尊之位而用兌。非必有心以悅下也。和易易親小人則已窺見意指。以為可乘。而巧肆其狐媚。我尚未覺。而彼已收我于掌握之中矣。是孚于剝也。一為小人所中。惑我欺我播弄我。無所不至。使羣臣不得以守其職。君子不得以安其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興亡大倚伏。其為厲也。豈待問哉。是以明主愛一嚬一笑。非苟自矜持。故為尊大。誠畏之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之位正當。小人窺伺奔趨。而又用說。故為剝所孚而為厲。不可不慎也。

上六引兌

六以陰居上。高而不亢者也。不為蔽賢。而以引進賢人為說。亦意之可嘉者。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進君子。大臣之事。何以云未光。以其有說人之心焉。亦非大臣正色之道也。大臣之立朝也。斷斷休休。無智名。無勇功。以天下之賢。付之朝廷之公論。而已不私焉。若一有引人以為說之心。雖所用皆正人。而有沾沾自喜之意。亦已小矣。故夫子以未光戒之。所以使之深自

隱蔽公其道而陰用之以絶人主援用私人之疑而防群小倡為朋黨之禍也諸註謂上六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夫二陽非謂四五乎四為大臣安得言下引況五既為君位更不可言下乎且夫說者各人之所以為說也人不同則所說之道亦不同註乃言居說之極說豈有位而人往居之乎故吾以六爻之說宜就各爻言之不必上下相牽天下之事雷同者既以无主失之矯抗者又以不情敗之故聖人教人以兌而兌之中其流弊又千態萬狀而未有其極總之皆情之為用也一言以蔽之曰介疾有喜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風行水上有離披之象故曰渙也天下之事滯則欝渙則行故渙有亨道也公天下而不私者成天下而不偏者子曰君子之于天下無適也無莫也渙之義也王假有廟萃渙也天下皆可渙而祖考之精神不可渙感于渙而思所以萃渙之道在祖考也利涉大川以木乘水言之也方舟而下無所阻滯亦渙之象也利貞以正用之萃渙之本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有本之水不窮也剛為水主而居二在水之中水之本也不可窮也其于人也亦然柔居四為巽主而居坎之外柔得位乎外也所以言柔得位乎外者成巽合坎以成渙也上同者上同二陽以成巽體而不為我異也人之以柔濟剛者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乃在中有不渙者矣不渙者王之精神也王乃在中謂有王在此重在王也非僅在廟中而已註不釋乃字之意何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以大川之險也而木能濟之何令不達何事不濟功之成也不待言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先王之所懼也享于帝萃天地之精氣立廟聚祖考之精神皆萃渙也蓋渙在天下萃在吾心則非浸散之

渙也。帝者萬物之主。王者萬民之主。帝立于上。王乃在中。天地祖宗昭格感孚。萬民萬物皆有所主。然後可以渙矣。萬物並育。日月並行。渙者不知紀極。而不害不悖。盡人盡物。淵泉時出。有不渙者乎。是天地聖人之所以為渙也。類聚羣分。渺乎小哉。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渙之始也。渙散之始。收拾易為力。可用拯救。然須馬壯則吉。非有一省喬發精神急為拯之。則无及矣。堅氷之至。兆于履霜。金柅之繫。嚴于姤始。壯馬之拯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以順道為之。故吉也。謂渙之始。未有大矯拂之事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事勢紛然之日。須提綱挈領。得其把柄。而後可以安全而無虞。奔之為言急也。机之為言憑也。急趨其可憑據者而處之。則紛然渙散者。可得而徐理。不至有噬臍之悔。故悔亡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願。得其所願也。處于安地則不危。而願無不得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其躬。無以有己也。士不私己。雖死生利害。有不暇顧而向背。纔欲營私積財聚黨。以妨民病國者乎。得失命也。成敗天也。何悔之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欲以有為也。故能不私己。此似非六三所能。然爻辭云然。則是渙其躬而已矣。乃知人未可易知也。巳而思之。殆亦有說。三水之上。體泛濫者也。水之性。往而不返。不避坑險。不辭污辱。故有渙其躬之象。是故六居三。在他爻為失位。而在渙為渙躬。所處之勢異。而取義不同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朱子引老蘇之言曰。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是也。方隅既破。天下大同。大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傳註諸家。皆牽强遷就。而不自然。今姑亦牽强而妄言之。凡爻皆取象。渙之所以為渙者。取風行水上之象也。謂風能散水也。水散則土出。丘者。土之積也。當水之盛也。人豈知風能散之。當水之渙也。人又豈知丘能

成之是谷陵淵實之說也皆非思之所及也君子之渙羣也大道為公之世也當其渙也豈有渙之迹可指哉潛移默化在耳目之表而功用在數十年之後百年勝殘王仁必世豈尋常思慮所可及哉四巽之主風之用也而在水之上是以能渙羣元吉而能聚人此聖人之大用非常人之思所及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不亦光大矣乎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汗其大號大號所及海內咸服如汗之出浹洽周徧而四體為之通快真王者之事也渙者公天下而不私而不知不自私自利者人乃戴王而為元后為父母安富尊榮于斯萃焉故渙者乃王所以安其居也而未嘗有咎也然則人主有私財私人而每致國家不安王失其居者不講于渙之義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位者能正王之位渙而不私者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去逖出小畜有之余心終不了然姑闕之妄思渙血之義而為之說曰渙者散也莫急于渙天下之大害害之小者止于爭奪害之大者則至于流血夫不渙其流血之害則猶未可以言渙也上九居風之極而能為渙者也故渙其血何以渙也我不為爭誰與為戰苟無玄黃之戰誰與為血凡為戰者雖力有大小乃其操心危患惕然若驚蓋无時无刻能自遺者也若既不為血則自不為惕血去而惕出又何咎焉夫爭奪所以為利也而不知血存焉血者不可知之事也渙者不求其利也

而不知血乃去焉去者萬全之術也孰知夫爭之所以邇血也而渙之所以自安也此渙之所以為大知巧之上所以述之而不肯信其然者聖人極言之而後知不爭之利大而聖人之慮遠此道之所以貴于渙易之所以戒于不占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其血所以遠害也夫遠害之利與求利之血孰得孰失奈何迷而不化甘以血易利而為不肖乎不仁者以身發財殆是之謂歟

天之生人也。固欲使人各得其所。而未嘗令人自私也。恆人不知。則以積為己有。而渙為非利。而不知天下之大利。在于渙也。德渙。而天地萬物一體矣。利渙。而財散民聚矣。位渙而大賢小賢。各得其職矣。歷觀古今。有國有家。蘊崇自私者。有不免于滅亡者幾人哉。

八卦餘生卷十六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重梓 可行 元燈 桂芳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在澤上。其受有限。故為節。節則處身處事。皆有所制而無失。亨之道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節者。節其流也。欲以用之也。天下無無用之節。苦節。則株守一偏。不近人情。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不可貞。不可以此為是。固守而貞之也。若以常理論之。苦極必變反喪所守。則亦有不能貞者。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天下之理。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然有餘者。亦不可過。不足者。亦不可不及。剛柔分則均矣。而剛又得中。剛者主也。主立乎其中。則有以善乎剛柔之用。天下之節。孰大於是。得中馮厚齋曰。坤分五之六以來居三。是節。乾之剛。乾分三之剛以往居五。是節坤之柔。是之謂節也。剛當大君之位而得中。則無過節之苦。斯可通行於天下

矣此語頗明然柔居剛之三而剛居柔之二以為節者剛忌於大露故柔其外以為文柔忌於無骨故剛其中以為主節之中者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苦節世間必行不去之事故曰其道窮也苦節之道自窮也蓋理人已逆知後世有一種不近人情之人矣孟子曰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險者人之所惡也烈士處之不免氣有餘而和不足何者不憤不節也君子則不然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所不說說非樂有險也自得其素行乎患難而不自援也是安節之說也故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則又不止行險矣凡履其位皆當有節之心焉則無過當之悔矣中正以通維以剛用然得乎中正以通於天下則節之極嚴而無陵暴之失何不通之有通者我往也有通道焉非取必於人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記曰寒暑不節則傷世風雨不節則無功是故長養之後繼以收斂肅殺之後繼以陽春天地以節而後四時成惟王制度授之以節則度有分限不傷財則有餘用不害民則有餘力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度數須制不待言德行美事也亦須議德行不議則非禮為禮非義為義苦而不可貞矣

初九不出戸庭无咎

當晦則以晦為節初九處下用晦之時也不出户庭知所止矣故无咎九陽德處陽是為得位故有以貞夫不可為之時出處士之大節故以為象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知通知塞豈有冒進之羞子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曰鄉隣有鬬者雖閉户可也即初九之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節之為言止也然非以無所事事為貴也可以行未嘗不行可以行而不行是不論可否但以不行為節所謂宜纓冠而閉户節之過者也安所用之誤天下事者必斯人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九二之謂也九

雖有陽德而以兑說為體而處陰位不能奮其剛中之用矣故有不出門庭之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需事之賊也是以聖人不違時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兑之主以陰柔處陽位不能執節顰眉而巾幗者也一失莫贖徒自嘆悔耳無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苦節有凶而無悔不節无咎而徒嗟

六四安節亨

以六處四柔而能中以節處止無事激切以節處行不至張皇從容詳審行止有常故曰安節安節人亦安之無行不可往無事不可理故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承上之道也大臣和而有節不激不隨事上之道宜如此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安者自然而然節而不矜者也甘有樂之之意焉九五履其位而樂有節矣以天下之節節天下天下皆範於節之中吉道也以此道而往和而不流久而不敝可尚者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位中居五位之中也胡雲峰曰九五當以節節天下是也九五甘節以節天下而天下不苦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甘節之謂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不出門庭未苦也以六處上性偏於陰無事自苦若徒

不近人情以自矯異蛇足者也雖貞亦凶鮑焦立槁黔敖嗟來何常不貞然無益世教徒自隕滅可不謂凶乎悔亡者何也能悔則凶亡矣節可悔乎曰節不可悔悔其過而苦者也此等人畢竟要在君子一路上做事而自律大過故聖人開悔之一路以裁之使就於中惘而不欲棄之也若自以為是死而不悔則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胡雲峰恐悔其節而不節謂當以本義禮奢寧儉為正若不知節悔何足言聖人但令人悔其可悔豈令人悔其不可悔者哉狂簡未至於苦聖人猶欲裁之況

節苦而不悔何能裁耶然則為之奈何苦節本欲立絶人之行乃以苦之故至於无節可立苦亦何為是不可悔乎畢竟爻中有此兩路故爻詞兼言之聖人因以戒之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其道其人之道也道原不窮苦節之人其道自窮耳子曰人之為道而遠人窮也是以君子弗為也

節天下之制也人未有无節而可以自立者事未有无節而可以常行者六爻之節各就其人之所處而言之

蓋節雖君子之所貴而亦病於失中不節者不足言而苦節者亦節之蠹君子觀於節而節之道思過半矣註謂節之初節之終則又以節為有形之物事矣可乎雖云就卦六爻言之然不無語病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中心實相孚信也卦之取義未得深曉本義云下說以應上巽以入有孚之義焉姑從之豚魚吉中孚驗之豚魚乃吉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無所不濟而況處澤乎利貞雖利涉而猶不敢縱也此見中孚之德可以涉險而必以守正為要不可輕試于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利涉大川之謂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利貞之謂也

豚魚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吾嘗驗之亦有誠而不能動者矣所謂不能動者非愚夫也乃身衣冠而口仁義者也然誠有所不能動況豚魚乎是聖賢之言有時而不驗矣非也豚魚雖无知而生理无偽故誠至

得以入之理相感也若誠所不能動之人一味機械變詐出於物理人情之外誠雖至不受也故格豚魚易而格若輩難若輩雖口談仁義身冒衣冠不如豚魚之无知也是以堯舜之世猶有四凶非堯舜不能格豚魚也堯舜能格豚魚而終不能格四凶吾是以謂格豚魚易而格若輩難也況於後世若輩之肺腸又十百於四凶而人又以尋常之誠信區區欲以孚之不已疏乎及其不孚而後悔誠之不能格物謂豚魚之言不信不知人自不能度量以豚魚望若輩用意大奢非豚魚不可格

聖賢之言有不驗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内而剛又得中剛柔和矣是說為真說巽為實巽以此為孚邦國之人无不化服矣天下之理止有一中一實而天下之人心收於此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凡誠之動物皆在兩无意之中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人未嘗與豚魚相與也而信及之者真也然而人則未必盡孚也吾又以此論誠矣有所感在此而所動或未必在此旁觀之人皆信吾之誠而所感者漠如也夫是以觀人之誠者不觀之於不可方物之人而觀之豚魚亦惟其真而已矣以木乘水而又加之以虛何涉不利然則不虛不可以動物又孚者所當知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之至者或不以正尾生之信君子不取也况天地乎若真誠發於至性匹夫匹婦可泣鬼神故誠而正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以誠合天蓋以此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巽巽也巽而不迫兑說也和而不嚴以此意施之於獄雖有當决之罪而尤存哀矜之心乎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之義朱子以為不可曉今觀六爻之詞甚有難解亦不敢盡依傳註姑妄言之

初初與人相與未知其人之可信否也則當虞度之既度其事又度其人苟情理可信當亦不遠審度既定便當專一無二所以為孚也嘗見人之相與本屬可信以旁人煩言遂疑惑不察而棄之者多矣故雖用虞虞其可虞信其可信我心自知而自孚非旁人之所能參也

故曰虞吉此不能信而以理守信虞於前而孚於後未有失也虞吉吉在孚於所虞也若既度於既之可信而不能固守又惑於二三而有他意如此則真不孚矣輕負之亦將輕悔之在旁人不相關切者或視為无妨而己心不能自釋之處則終不能以自安矣故有他不燕燕安也蓋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賢也既不能不逆不億而虞之又不能久要而他之凡見如此之人而能自得其心而晏然者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惑尚淺初志未變但能虞之自可得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鶴鳴在陰子不聞也而和之天相感也好爵在我非彼所敢願也而與爾靡之神相契也人之契者生死可共而況好爵乎此孚之至者九居二是有實德存於中者故其象如此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心願中孚也中心不孚有不願者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天下之異而不相孚信者無甚於敵得敵則合異為同矣然而心不肯信也猜疑橫生離合不定故有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象鼓所以為樂也而或罷之不敢以得敵為可樂也泣所以為疑也而或歌之又欲自解自慰也兩心不孚光景如畫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人非其質故不能擴宏人之度而聯異為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月幾望實猶有不足也馬匹亡不能保其所有也然幾望亦將望矣匹夫未盡亡也此見信不至而不能大有所孚亦不至大有所失可无咎矣六四全陰故不能孚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未甚喻匹亡故為絕類上也殆欲進而求之乎不盡孚之中求孚而未已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陽實於中而處尊位能以信喻人者故有孚然有信

之意而未能化於忘也故攣如諄切丁寧以示其誠信未能擴然大同非大君之體故但能无咎而已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正當者所處之位信可遠施攣如則已小矣惜之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記曰雞曰翰音翰之為言長也音則徒以聲而已夫自雞言雖曰翰音而音於雞其翰幾何此見中無實德欲以空言求信於人如雞之翰音而欲登于天不自度量之甚也出言雖正不能感人雖未必窺見底裏乃其所

以不能動物之質不可強也。州里不行。動而得捍。非人之咎也。乃自取凶也。巽為風為雞。上九處巽之極。空以聲聞而不能及遠。故其象如此。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何可長。言不能久也。以聲音悅人者。能得幾何時。必不孚之道也。

凡誠之動物也。非可驟得也。皆在兩無意之中。積久漸孚。不期然而自然。莫知其所以然而忽然也。如風行草上。水到渠成。故曰孚。誠之者不預必也。今之與人者。雖

曰至誠。然存之於心。未免有自以為誠之意。夫自以為誠。則有意矣。有意則雖誠而去天遠矣。夫物不可以有意動也。況彼豺狼而衣冠者乎。故豚魚可格。誠之無意也。衣冠之士。有不可格。誠之有意也。中孚雖取風澤。或者有風偃渠成之義乎。

朱子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化之。因此思之。鳥之育子也。自氣而形。自無而有。著一毫虛假不得。着一毫做作不得。人之孚也亦如是。自無意而有意。自無情而有情。曰膠曰漆。而不可以解結也。曰金曰石。而不可以形固也。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動於精神心術之微。不可以力劫。不可以知籠。是之謂孚。是之謂中孚也。其在卦也。四陽居外。二陰居中。陽動而不傷。陰靜而不亂。綿綿杳杳。若有若無。幾乎微乎。無形無象。而朕兆生焉。萬物苞孕。於是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潤於中。而陽巽於外。其為中孚也。渺乎茫乎。未易言語求也。

䷽ 艮上震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陽大陰小。四陰在外。二陽在中。故為小過。小者過也。事雖小過。不害為亨。然須以貞為主。柔得中。故可小事。剛失位不中。故不可大事。遺音留音也。飛鳥遺之者。其義未詳。然不曰飛鳥遺音。而曰遺之音。似乎鳥去而音存。以喻事往而過在也。鳥音上則無與聞。下則眾共聞之。君子之過也。遂之則成其過。與眾共見之。則如日月之食焉。眾且仰之。而行益光。大吉之道也。不宜上不宜負

氣上人宜下宜虛心引咎衆人以過為諱而不知認過
乃所以為吉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雖小過而不害其為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過以利貞與時偕行相似如仲逸身中清廢中權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此合柔得剛失兩節與傳註俱不同

小人縱有作為分量有限故止可小事則吉天下大事
非陽剛君子不能任乃失位不中不得為所欲為故不
可大事四可言失位三不中豈以重剛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
順也

有飛鳥之象焉未嘗取象之義諸家強解皆未見其確
然意者小過率意而動不及致詳如飛鳥任性而飛不
知所往故以為象乎上逆而下順者音上徹則逆逆者
氣有所拂也下聞則順順者空中布響無所與隔也以
喻人負氣上人而遂非則人心共拂虛懷下氣而引咎
則人心共諒順逆之故吉凶之所以分也從來文過愈
文愈拙而無所歸落退遜一步便履實地必然之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

恭哀儉皆美德也然各有節焉過之則雖美而病德矣
不得已而處過寧若是焉爾聖人非欲人過也然而君
子以之或因流俗失世敗壞矯偏救徹非小有所過不
足以改觀易聽乎

初六飛鳥以凶

艮於象為止而初又處止之最下不宜動者也飛鳥以
凶妄動之為害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止則不過動則過

飛鳥不能遠故為小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宜飛而飛自取凶咎無可如之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妣君臣未審取義之故程傳皆以三為父四為祖五
為妣夫三父四祖等而上之則五尊於四六尊於五矣
五安得為妣程傳知其牽強復於妣上加一祖字以為
祖妣然則即是祖妣不與祖同爻而上居五是祖妣亦

尊於祖矣理之最不明者且過祖遇妣當求其取義之故今不求其義而但推爻象以為其父其祖其妣即如所言亦何有意味吾是以不安於心而不以為然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不可過所以示為下之分以戒士之不自度量者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人恣睢之行君子之所謂過而加意防之者也若乃弗以為過而不為防之則我雖欲與之遊於大同彼且以我為易與而肆其險詐受其戕賊矣九三以陽處陽

不應如此所以如此者艮之主也安於所止宜過而不過凶之道也此爻余初以為弗肯過防與傳註同已而思之弗過防之弗過遇之弗遇過之文法相似不應參差故改為此說然意實未嘗有別防小人不免小過而三獨弗過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為或所戕其凶如何君子弗為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剛處柔可以无咎矣惟是待小人不但弗以為過而又寵遇之夫豺狼之不可親非謂恩少也搏噬之性不可與為恩也小人亦然我雖欲收之於儕類之中無如其另具肺腸何也我如自信其禮遇之厚而往與之從事不受其反噬必受其愚矣厲也必矣是必當以為戒斷不可永貞初心而固執已見蓋時使然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大臣之位以九處之未為不當況以陽處陰不過於剛正得其宜其言不當者大臣當以進賢退不肖為事其所處之位不當優容小人也九四蓋以務為長厚而過焉者也終不可長者所以發明小人心事言其必不

能長久君子非不欲與之偕於大道勢不能也是以往厲必戒而勿用永貞非得已也九四蓋欲調停君子小人以養和平之福此意本厚而誤用之是以謂之小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陰陽和而時雨作小過陰盛無陽故為密雲不雨之象言陰之過也弋所以射取彼在穴則非穴也掩其不備是為不當取而取取之過也其曰自我西郊曰公穴取

彼在穴似周公傷文王不得君之事乎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陽不和不承天澤也公殆以喻紂也在穴以喻服事之誠未嘗如飛鳥之敢縱於天下也公弋不取飛鳥而取在穴則公過矣五君也震雷也言非所震而震之也猶若以文王之故爲公諱言之故爲小過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陰已上陰之甚也獨陰用事是以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弗遇弗與小人接遇也既弗與相遇斯亦已矣却又過

之過之者尤之也言惡而尤之往與小人尋事也當陰過之時羣陰方盛正見惡人咎之時而又可過乎如飛鳥不知止息自罹網羅安得不凶人眚天災駢至並集匪人爲之自取之也是之謂真災真眚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言上處已之過亢也陰過甚亦咎不止陽亢爲病而已

小過始終以飛鳥爲言飛必離凶宜下不宜上是卦中所謂切戒喻者大率羣陰方盛微而廢於內故宜伏而不宜往惟在穴被取咎非自致然是不善弋者之過也君子盡其在已者而已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上火下水火各得致其用而相成故既濟既濟則亨矣曰亨小者何也小者亦亨也小者陰也小人也小往大来爲泰泰之時雖君子道長不免小人道消惟既濟不但君子亨小人亦亨若小人不亨則爲不既濟矣故

卦之美莫如既濟也利貞者君子小人各安其位利於長相守也所謂得意防驕也初吉者濟也君子小人並濟也終亂者疎也君子小人不能久相安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陰也臣也婦也小人也皆陰也凡事之濟雖君子以乾剛之德斷而行之然必得小人輔助之力而後成故水以濟火而成烹飪陰以濟陽而成歲序小人同心協力以濟君子而成事功故曰小者亨也陰不干陽小人不阻君子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剛柔正而位當者言剛柔各得其正而各安其位也文位陰陽正而當未有如既濟者於是乎既濟則當安以守之以求濟而不可亂故利貞

初吉柔得中也

亂天下事者小人也柔得中則柔不為害而能以陰濟陽故吉所謂小者亨也是以有君無臣君子傷之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陰欲靜故柔得中而初吉陽欲動故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終止者陽止也陽之所以止者何也陽本無止而處陽而履泰者不免以既濟生驕盈而有怠惰之心故止也止則勵精圖治之意微矣非至誠無息天行健之道也是為无終无終則不能初之吉而亂生蓋時極道窮窮則變治極生亂亦必然之理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生於憂患死於哀樂先事預防處既濟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其輪不進也濡其尾不遽行也事雖利於有為而亦病於躁動天下有需而无咎者既濟之初是也淺見之士快於一擲而不思其後事必不濟而悔不可追然後知初之沉幾非畏首尾者也濟事之人作用自不同也初處事之始故宜慎重如此九之所以為九也若六則何足貴焉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其輪似失之畏縮而於義則為无咎慎行寡尤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意外之虞何所不有但心苟無瑕何恤人言婦喪其茀婦之醜也然非貞婦之病也苟逐之則竊茀者得計矣弗逐則小人之計自窮彼原非以茀為利但以難我耳若持之而無所用則將返之所謂山鬼之伎倆有限吾之鎮定无窮也此以不求濟而濟者也六二柔中正而順守貞自信得固安處即不得不計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柔道得中縱有不虞有必伸之理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事之濟莫大於征伐故以高宗伐鬼方為義高宗賢也
三年克之難也然而必克濟也蓋天下之事雖君子為
之而又得時亦有未易濟者但要以定心持之而已但
為其可為事必終濟小人勿用者事當未濟之時便有
多言撓惑以亂聽者若持之不堅欲更用小人以圖近
功小人竊茀者也用之必敗吾事寧持重以需之不可
用輕疎之人無益而有害也三以陽處离極易於躁而
妄動故戒之如此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倦敝也憊則憊矣終於有濟濟則濟矣憊而後濟
天下无易事君子无近功雖曰既濟濟豈易言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甚矣濟之難也雖有可成之機猶有敗成之害不可以
為事之將濟也而無戒心終日憂虞庶可獲吉繻程傳
作濡謂罅漏也衣襦塞罅漏者也謂塞舟也利涉大川
舟之所以為濟也而罅漏不戒則一隙之疎全舟將覆
惟事亦然一着之疎全局為敗不可不慎也四處大臣
之位居坎水之初故有舟楫之任而凜衣袽之防但在
後世引用則衣袽之戒人君之事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事之有可疑預防之詞也無不思也無不慎也則可
疑者見矣凡人百家不免一疎者皆由不能戒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所謂濟者雖云得時實非偉成雖有能濟之道乘可濟
之時全在根本處得力而一切勢力之強財用之富殊
未可恃是以古之濟大事者必兢兢業業謹凜於人所
不見之地此凝承天命之本而建國之初必先立宗廟

亦識此也聖人論濟必極根本而言之微乎微矣茍為
不然時雖利未也人力智巧有之而非所以濟也如但
以人官之能論之則殺牛豐也禴祭儉也福不當在牛
乎然殺牛不如禴祭之受福則祭有祭之道焉不在備
物也東隣西隣迭相較量以見義耳傳註以東為五西
為二是五不既濟而九五之陽德不如六二之妾婦也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不失其時慎之至也祭雖禴而神享之誠敬既至不貴
人以不辨也失其時非怠則瀆雖或殺牛神吐之矣君

子之於事也亦然應機而赴時則力省而功倍失時悖
道勞而罔功矣福之道在時而所以獲福則不專在時
也誠至所以能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處可濟之時而濡其首其不濟也非天也人也此與濡
其尾不同者濡其尾進也但從容而不急遽耳濡其首
則以首鼠坐失事機故為可恨厲也自致之也又誰尤
上以柔處險極不能用柔者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處屯則有亨屯之事處泰則有保泰之事无无事之時
也處既濟之時而濡其首安可久長邪

以卦言之既濟之卦也以濟言之則濟之中又百千異
態而不可窮詰蓋人之所處不一其位而事之所值不
一其時故六爻各分與人與時而言之初始事者以慎
濟二涉於事則心跡易晦以守正濟三處其難則氣亦
易隳以堅忍濟四處其成恐功虧一簣以憂虞濟五為
事主窮事理之原成敗希忽以根本深厚濟六事既濟
宜奮起精神明目張膽為天下先乃濡首自喪謀之不
臧自貽伊慼不能善其濟各就其人言之也五爻為君
說卦之定例也其實不然各象其爻之所值君不專在
五也既濟之五爻可見也君尊无偶安得有東西鄰兩
鄰並列其非君甚明也說者遷就以為文王與紂之時
甚為不然商德雖衰天命未改以服事殷周所以稱至
德乃云東鄰西鄰豈文王之心乎高宗伐鬼方明是大
君之事乃在三爻衣袽之戒豈專為臣言乃在四爻易
者易也隨事變易拘定成例執而不化豈易成邪

既濟惟六二九五最為可味二以中往濟之正也五以

剛主濟之本也執中則可以涉變故而不淄處剛則可
以超象寡而獨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不相為用故云未濟未濟矣何以亨未濟者時也
天也而亨者道也君子不能違時而時亦不能詘道也
如不自度量勉強求濟則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耳終
不能濟何利之有蓋汔濟者小狐之所自料其能也而
以濡尾失之則不自度量之過也君子之於事也亦然

目謂才可以斡濟一世而不知時有未可力有未辦冐任而輕嘗之鮮不仆矣語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以君子貴知幾也小狐云者才綿力弱未足以濟也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小狐之不敢輕試者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卦柔皆剛位而云得中者柔以濟剛也處柔之時故未濟而能得中則未濟何害亨在我不在外也況得中有濟之理乎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出中未出險中也險不可嘗試小狐輕犯險汔濟用力亦勤矣未出中則猶之為險所困也不續終繼續也力綿才弱不能終事而繼續其所為以至於敗也剛柔應者六爻剛皆居柔位柔皆居剛位柔中有剛剛中有柔是相應也剛柔失位不可以有濟然處未濟之時頗不欲露晦不欲懦所以賴委蛇於其間者此耳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各得其位剛柔各止其所辨則不淆居則不移時雖未可有為而君子之道則不容無所辨別

初六濡其尾吝

尾末也濡其尾幾濟而莫不濟者也故卒至於吝初居坎水之初六綿而不克竟涉故有濡尾之象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終也見其始不料其終始欲有為而卒之力不從心彖所謂未出中也凡人見事似乎可為而不知事幾變遷頭緒萬狀有出於意料之外而不可捉摸者蓋身試之而後知其難也此汔幾之士所為詳審顧慮而不敢

以易心輕嘗天下事者識機於早也世不乏才智之士其任事亦非不勇而卒之中道而廢者非盡事會之難血氣之剛心大猛歷練之勁骨未堅一挫則折皆小狐濡尾之說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曳其輪見不可而止也知其不可而止之非不為也貞也將不至有濡尾之失故吉也九二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故可行可止老成之士也識大於初六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不爲得位以行之正故得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居三才綿力弱未可濟之時若冒然以往勉强一擲安得不凶三居險之極將脱險矣故利涉大川然涉非征乎既云征凶何又言利涉此諸家所以疑涉上當有不字謂其語自相背也吾意既云征凶則不利涉已在其中何以又出不利涉一語不已複乎則謂不利涉亦非也仍當以利涉爲是所以然者世原有水陸兩路馳馬者不利於水而憑河則溺征凶之説也操舟者不利於陸而風濤不驚利涉之説也君子之於事亦有然者

是以征凶利涉不妨並行蓋各相其所宜也利涉於征凶之時者似有改圖之意不可執而不變昧事幾而快一往以自取凶也

乃吾又有説焉未濟征凶事之常也義在不可已雖知征凶而不可不往者事之正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征凶利涉之説也人以征爲凶而君子以求仁得仁爲利矣况所謂凶者不必皆遂死亡也甯武子不辟艱險可謂征凶矣而必不可不爲則利涉也後卒賴以濟涉之利也然非征之時所敢必也是利涉即在征凶之中君子但涉其所當涉而已矣二語原不相背若以占象言則凶中之吉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非濟險之才而處任事之位故云位不當也然則利涉大川則當辭其位而求賢以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雖處未濟之時而居大臣之位則不可退避之位也故不可以其未濟也而諉之守之以貞所謂鞠躬盡瘁死生以之以居臣職是貞也於道爲吉在悔則亡也

鬼方作亂不可不討不言高宗國之大事大臣之任也將焉避之惟有贊其以震伐之耳震者震其威也三年難且久也此中事勢兢兢身家禍福朝暮不保如武元衡裴度之於淮蔡誠有未易言者乃毅然不回以死守之必求其濟可不謂貞乎有賞於大國濟也未濟而必爲難且久而不輟是以終濟也向使不能守之以三年則濟尚未可必也是以云未濟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必行其志也處未濟之時居可為之位不但不挫終有吉而無悔向使志不必行亦且有悔无吉矣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尊位也以本卦言之則未濟之五乘權之五也大人而用晦者乎含藏貞也得已吉也遯世无悶不見知而不悔悔亡也身雖隱而道益光君子之光也為百世之師世道世法世則孚何如之吉何如之不必功業而後顯也六五之未濟真不濟也天窮之矣以求諸人其惟

夫子乎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及其至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非隱者也居其位矣有孚人信之衆望之所歸也有可濟之時而又居能濟之位可以求濟矣顧乃躭於酒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者也苟且自免而已故无咎容容多後福之人也於身雖无咎於事則不濟矣濡其首畏首畏尾也人方信我之深望我之重而我乃自失其時不亦可恨之甚乎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不知節躭於晏樂廢時失事也上九之未濟人也非天也未濟者道可以濟而時未可濟也六爻各就其人所履之位所處之時及其剛柔之宜與否而分言之初志在有為不度而進事雖正而心無揆變之思二知其不可為而不為守貞不肯輕動雖未有濟而不失其正三明知其不可而貪冒於行四時雖未可濟而位不可避當以堅忍持未濟之時五則不見而章不濟不足以言

之矣六有可為之位有可濟之理人皆望之乃不肯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人之最不肖者也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物而生吉凶因形象而生變化卦之立體錯變致

用皆實理實事誠之不可掩實理也至誠如神實事也亙古今之吉凶悔吝有未能出於實理實事之外故執理之極可以前知非影響推度僥倖億測而已本義謂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似以變化分屬陰陽然乾卦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陽未嘗不言變也二字似通用不必分屬

法象在天地間未嘗不昭著然非聖人不能悟也夫尊卑貴賤迹之最顯者也然不經指出則亦莫能明若夫以動靜斷剛柔以分聚生吉凶以形象成變化則又微乎其微矣況乎其中之千端萬緒而不可以一律齊者哉是則悟其所以然頭頭是道易也簡也不得其所以然雖聖人諄諄言之而猶不識其所指歸也易之道盡天地而人不能盡易易云乎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摩則變化生相盪則致用異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雷霆風雨錯綜其小節日月寒暑經紀其大常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成男成女乾坤之義立而人道之事備矣

雲峰胡氏曰剛柔二爻相摩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易之未畫卦之變爻在天地之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又在卦爻實體中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始天地之始乾坤者易之乾坤也易本大始以立乾大始即乾之始故云知大始非別有一大始而乾往知

之也，坤作成物則成乎乾而已。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天地之健也。天地之健，所以始物，非別有運用以始之，故曰易知。知即知大始之知。坤天地之靜也。天地之靜，所以成物，亦非別有紛應以成之，故曰簡能。能即成物之能也。天地間萬事萬物皆收於易之乾坤中，而易之乾坤皆天地間自然之生意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惟其易也，故易知也。惟其簡也，故易從也。聖人之意若曰：道不遠人，人自求諸難耳。易知，如日月之可見，人皆樂就之，故有親。易從，如坦途之可遵，中人可勉，故有功。有親則可以常相安，故可久。有功則可以漸相積，故可大。可久則日新，賢人之德也。可大則日崇，賢人之業也。此則就人言之也。易與簡不但乾坤，人亦若是已矣。人能知乾坤之易簡，則人之知之、從之、親之、功之，可久可大，德新業盛，皆從此中出。孟子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如知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天下之事畢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曰易曰簡，而天地間萬事萬物之變，皆盡乎此，而天下之理得矣。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亦只在易簡中。然則人亦何苦以私意勞擾，愈遠而愈難邪。成位者，天地位也。以易簡位之也。天地位，而萬物育，聖人參天地之事畢矣。

右第一章

由天地得乾坤，由乾坤得易簡，由易簡而成德業，乃

知夫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者，非僅僅株守於日用常行之事也，謂當求於易於簡也。但此中頗難理會，殆顏子所謂高堅前後者乎。然則後世之言易數者，大煩大難，吾知非聖人之易也，小道之可觀者耳。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乾坤之理，不可見也，故聖人設之卦以求其象，八卦之象不可明也，故聖人繫之辭以顯其機，卦之變起而吉凶生。吉凶非可趨避也，而所以吉凶之理在先天未動

者則可得而言也人苟知其所以吉所以凶而斡旋之道思過半矣此易之教所以為大非僅卜筮之而已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一時有一時之剛柔一人有一人之剛柔一事有一事之剛柔各以其時其人其事之剛柔相推而生其變化則象之所兆各不相襲亦不相借而其用无窮矣

雲峰胡氏曰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卦之象也得失憂虞者事之應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變化者非徒陰陽之動變而已人事之進退象於此矣吉凶有定不可進退而所以吉凶之理則可得而進退進退者遷移之辭也晝夜者天地之運也而剛柔象之晝夜運而不已則剛柔亦當變而不執三極盡乎天地之理矣而六爻象之則天道之不昧地道之有常人道之是非皆具於一卦中可得而自攷也合於三極則不愢不怍無入而不自得矣不合於三極雖名之為人實則有靦面目將何之焉然則聖人之所貴者貴其示人之顯而切也非徒為人事之吉凶而已子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其理微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居而安易之大體統也序者天道常然之次序也樂而玩易之深入處也精義入神有不可窮之妙焉而吉凶悔吝之際竦然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易之象辭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言君子居常則易不可不讀也變者卦之變占者事之占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言筮則專兆於已不可不深味之以求其故也君子之於易也无時无刻不以存心故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則可以獲天之佑其曰祐之是冥默之中所加意者也其曰自天祐之則所以致祐之之道又全非徼倖亦非取必於天若謂必如此而後能如此也夫渺乎茫乎巍巍而不可問者天乎夫子曰

自天祐之聖人豈欺我哉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行
法以俟命而已矣
右第二章
易之作也聖人非苟以為人占休咎而已也設卦示
象繫辭所以示人於三極之道而使之祈天永命者
也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之所以輔相斯
民而合人於天者莫大於易若夫吉言吉而凶言凶
非知易者也由斯言之天未嘗有心禍福人聖人未
嘗不明白示人以自求多福語之而不從喻之而不
信斯莫如之何也已矣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卦雖兆象非彖不顯卦雖示變非爻不明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
補過也
卦之吉也非無故而吉也必有所以得之而兆其吉者
卦之凶也非無故而凶也必有所以失之而兆其凶者
是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或言吉凶有一定何以專歸
於失得嘗試思之一卦言吉必有一段吉之話說假令
不如此則不吉矣如一卦言凶必有一段凶之話說假
令不如此則不凶矣夫所謂假令者非失得乎則吉凶
者非言其失得乎小疵者失得之未甚者也故不言凶
而言悔吝善補過者其人其事本可以致咎咎則為凶
為悔為吝皆不可必惟其猶以其事之故也故无咎夫
以其事得无咎是以其事補其事之失也因其事救其
事是補過也因以得无咎是善補過也孰善之天善之
也天之於人也未嘗不欲其有得而無失冥默之中每
相准折非有心屑屑較量如水之平衡自然而然人苟
不占於易亦孰自知其過自知其補過而天之善其補
過也哉天人之際蓋如影響讀於易而竦然也夫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
辭
貴賤之位六爻具矣小大之等八卦包矣吉凶之理彖
爻顯矣小大謂小大之事易之道大無不至小無不執
故人得以占筮考其吉凶非陰陽小大之說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咸其拇艮其趾之時也不於此時憂之則措足一失

悔吝隨之矣无咎可以免矣而未善也其所不善恭猶在也不大有以懲創之无咎可長恃乎悔者良心發見最為真切所以滌腸洗胃去舊從新化小人而為君子以自求多福者在此也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能内自訟者也是悔之說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總收言之也各指其所之似乎已包盡古今事變矣非聖人不能為非聖人不能知也

右第三章

列貴賤齊小大辨吉凶易也而憂悔吝震无咎人也知其悔吝而憂之則不憂悔其无咎而震之則不悔此易之實用占易之實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有以也夫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與天地準準天地以為易也而天地不言之秘具於易中矣彌綸天地之道則補造化之所不及也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易也者正明以培之覆之理顯示人而代天地以曲成斯民者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幽不可見明不可窮然而實理不可掩也故觀天文察地理而幽明所以然之故可得而知也生者人之初也而未生之前有始之者死者人之盡也而既死之後有終之者故原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死生之說可得而言也精氣聚而為物物者鬼神也非如人之形質也而實非無也游魂動而為變變者鬼神也惟其以游魂為

用故隱見變化而不可窮也此鬼神之情狀也聚則不散變則不測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相似合德也易與天地相似故易之理與天地不違知周乎萬物徹萬物之終始也道濟天下成位乎其中也不過者有知物之實理可言有濟物之實事可據而非誣也旁行而不流縱横四達而未始悖於道也樂天者天自可樂利害禍福有不足入於其心矣知命者命自

有定而利害禍福又無可言也易之道令人無憂蓋實有把柄在中實見得所以然非徒令人排遣而已也安土是土可安無夷險一也敦乎仁覆冒天下而無遺也能愛曲成萬物使皆立於無過之地也惟已能安土敦仁而後能愛也

相似合德也聖人即天地何得有違周物盡物之性也惟其能知之是以能濟之不過者裁成之中有大作用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天地間原有此聖功神化非索隱行怪而失之過也旁行從心所欲也不流不踰矩也

樂天與天為徒也知命非徒知一人之命知造化所以然之命也樂天知命聖人之心有大焉者矣夫何憂安土不擇地而安之也敦乎仁肫肫其仁也仁者愛之本也安土者仁之實也造次顛沛不足以移其安故於物無忤而肫肫淵淵浩浩故其仁不窮必如是而後能愛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貫寒暑晦明而無息者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覺渺乎小矣此就聖人以身體易而言之也此一節道理太而難窮聖言之中不容加一字一釋便遠今雖多言煩稱總在依稀影響之間玩而味之存諸心而默求之可矣諸家註解不能盡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故无方天地聖人之所以為大也易无體然則以八卦求易已落方所矣

右第四章

易之道與天地準包乎天地之道而不可窮詰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交錯千變萬化貫古今晝

夜而未有息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之者繼渾淪而流行不息之道所以露其端也善天地之生理也成之者妙合之真所以着於形也性人物之稟賦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之道渾渾乎其不可測也蕩蕩乎其不可名也涉於人而各隨其分量之所至識見有淺深則見道有大

小即如仁知其至矣然自仁者見之則謂之仁耳道不可以仁舉也知者見之則謂之知耳道不可以知言也若百姓則生生化化於大道之中日用之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鮮矣道自流行人自昧昧此道之所以為大而非聖人不足以體之也莊子曰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况大息而言仁孝乎哉蓋本諸此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諸仁生生不已也用即其顯之者也生生而莫知其

所以生藏諸用也即仁即用即顯即藏所謂費而隱也聖人憂天地不憂聖人有情天地無情大舜有大焉天地之謂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匠鑄萬有而無窮極天地之富有天地之大業也發榮滋長而無間歇天地之日新天地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生生者生之无窮極也千變萬化循環無端而易生焉易者變易也蓋在吉凶悔吝之前而包乎吉凶悔吝之理者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陰陽之畫成而乾坤之名立焉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其數可以窮天地之情而能知來是謂之占占者深入而研其幾也既研其幾則有變通可以盡吉凶之理故能決事之謂事者必如是而後事無遺憾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有定體無定用陰而陽陽而陰陰中有陽陽中有

陰晦明變化循環無端消息盈虛迭運無已令人見其然莫知其所以然君子之道費而隱莫可窮詰莫可推測是之謂神也

右第五章

極仁知之分量而不足以盡陰陽極陰陽不測之神合之而為易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遠深言之也不禦極陰陽不測之神也邇淺言之也靜

而正不可得而玩易之也備矣言天地間之事無古今一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皆就易言之也乾靜乾之不動者也專者純陽之德也動者乾之變也直則有浩然莫禦者焉而乾之大用於是乎在矣大生乾之體也坤靜坤之不動者也翕者純陰之聚也動者坤之變也闢則有歛而能發者焉不專於陰凝矣廣生坤之量也大生廣生者變化之端相

息於无窮也此承上文夫易廣矣大矣故宜就易言諸家皆就天地言恐非語意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言易與天地同德

右第六章

本天地以畫易故易行而與天地合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者所以窮吉凶悔吝之原使人崇德而廣業也遵易之道以脩德則殀壽不貳而德日崇遵易之道以樹業則利害不忝而業自廣知者所以知乎易也愈窮則愈上故知崇禮者所以履乎易也愈履則愈實故禮卑效天之高乾配天也法地之卑坤配地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有天地便有易滿天地皆易也但人自不識耳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易成而彌綸天地而天地成位乎中蓋相資也成性成之者性也存存守而不失也道義之

門道義從此中出也二語似推而言之非論易也且語意頗似老子不類夫子口氣

右第七章

此章極言易之用甚大非徒令人占吉凶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擬之議之聖人之於易亦勞心矣擬之而言非一言可盡也議之而動非一事可指也而變化於是乎生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中孚九二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然則不論君子小人其言

行之善不善皆足以動天地人固未嘗一息不與天地相關可以暗室屋漏為可欺乎所以然者人有暗室屋漏天地無暗室屋漏也出其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之以之況邇易知也出其言不善而千里之外違之以之況邇似倒當言邇者違之而況千里之外乎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是也然則夫子之言如此者何也意者近者狎而遠者嚴故千里之外且應之而邇者敢狎乎近者真而遠者疑故千里之外且違之而真者可欺乎以此理推之則言之善不善天地將與之應違而

邇者善或未必感不善或未必厭何者天地虛而無心邇者私而易蔽也然則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而邇者反有不然者矣然後知聖人之言不可易也

聖人因鶴之鳴和而極言之如此然則就爻索爻亦已遠矣而況乎并爻有不能通者乎子曰不占而已矣則告往知來當必有百千億萬而不可窮者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而況其邇者乎余初以為倒既而以為非改為前議已而思之亦未盡也此論應感自然之妙為鶴鳴子和言之也夫鳴鶴在陰子不

聞也而和之非和其聲也天機相感其子亦不知也夫言善不善而千里之外應之違之非應違其言也氣機所動莫知其然而然也吾人於天人相與之際有真機存焉故君子以言行為樞機而榮辱之本於是焉在然後知聖人之言其不能理會者多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

同心可以斷金此所以不得同則號咷既得則笑也不然不如是之迫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大過初六

惟其重也雖薄物可重也而况進焉者乎以慎行之夫下無不宜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謙九三

勞謙君子有終吉文辭也夫子不言有終不言吉但言其厚能以功下人是君子之不居功也惟有厚而不伐盡其在我者而已終與吉有不足言者矣德言盛日新而未有已也禮言恭德愈大而心愈小也人人能恭尋常之功亦何足言惟德盛而禮恭是為真恭德言盛禮言恭君子居身之珍也有終而吉不亦宜乎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

驕傲孤立之鑒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

出户庭未必能有所事而不能無所言無益之言不足以濟事而適足以階亂是以君子不出也非苟以避事而已蓋有所以慎之夫子推而極言之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解六三

人而至於盜斯惡之矣由君子之觀言之盜豈易言哉

自古盜之興也未有不由小人致之也有國者不悟猶以小人治盜夫猶抱薪救火也夫盜者天地之戾氣也凡天下不平之事必有人焉以治之治之者上之也上之人持權而平人之所不平人情平而法亦舉謂之道上之人自誘其慾或有激之自起而平其所不平情快而法亡則謂之逆謂之盜矣盜不可訓也而不能使之不為盜者上授之也夫子之所謂盜者謂小人而能行意若魯 家劉孟郭解之徒皆以布衣行權其次如陳

勝吳廣之流皆能剪除宄黨有以大快乎天下之心非尋常者也惟漸而不已蔓而不治於是乎焚刼公行玉石俱碎而盜斯為世之憂患然而難言之矣夫在上者不求乎盜之不平而第求平盜是以愈平而盜愈紛由其不知盜也故人之貪殘淫惡者可以私於君子之前不可以私於小人之前亦知之乎蓋君子能讓天下之所必爭而小人不能忍錙銖之所必較也

右第八章

爻也者象之顯者也而辭也者又爻之顯者也然而

辭不盡爻意不盡辭夫子略舉數爻之辭而究言之而知爻之蘊蓄無窮也夫有終而吉以勞謙盜之作也以負乘吉凶非失得之象乎言以不善而得違龍以亢而兆悔悔吝非言其小疵乎白茅之藉也戶庭之不出也皆時事之可以乍悔者也而以慎得免於咎非其能補過之力乎凡此皆以實事分實應易之於人豈小補也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陽數奇而陰數偶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不錯綜其數則無以成變化不極其變化則無以盡陰陽之理而顯鬼神之實事行鬼神數明而鬼神為吉為凶行於其中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極乾坤之策數至於萬有奇總之不出於天數五地數五而推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因四營而成變因十八變而成卦因成卦而引伸無窮而鬼神之情形畢露無遺此所謂變化而行鬼神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因策而成卦卦立而義生而易道於是始顯也得吉凶之占而識進退之宜為其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權衡有定變化無方而德行於是斯神可與酧酢而天下無不可廢之事可與佑神而助神道裁成之所不及蓋福善禍淫者神也兆吉凶之象使人懼不善而遷善者易也人知禍福之司在神祈神之佑之亦知善惡之司在易祐神而可使不淫罰者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者鬼神也知變化而變變化化者易也易以鬼神之情狀告人人苟能知鬼神之所以為鬼神豈有與天違而自凶者乎是故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旁行而不流也樂天知命而不憂也寧止不流不憂而已而又能愛也蓋浩然於天地之間而綽綽然有餘裕也易之所以酧酢萬變而祐神鬼也聖人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而參天地有以夫

右第九章

道非數不顯數非道不神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其辭其變其象其占皆鬼神自然之變化而易顯其象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不參伍則變不生不錯綜則數不亂變成而文生數極而變究寂然無端之中而有象可求者數為之也數極而理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是易之不欺也然而無有遠邇幽深遂知来物非尋常之識所能到也參伍錯綜窮神極變非迹象之粗所能窺也聖人以此極深而研幾然則雖盡力尋求有不能彷彿其藩籬而况置焉不講欲以免咎不亦宜乎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君子小人之志千態萬狀而未有其極千思萬慮而未有其止千疑萬覬而未有其歸惟歸之於卜筮理明辭决一切志願截然而消豁然而釋矣故能通天下之志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則無定用方則無定體易則無隱晦易之德具於聖人之心不待蓍筮然則為易者所以示人也聖人欲偕天下皆有吉而无凶然而不能也故為之易以著其吉凶使人曉然于吉凶之理知所趨避可不至于迷吉而趨凶是吉凶與民同患也或謂吉亦有患引老子寵辱若驚為証腐甚聰明睿知故能與天合德而作易神武不殺未嘗不威然有所以威天下而使之洗心易慮而不至於用殺則聖人所以輔相裁成大幹旋大仁慈吉凶與民同患之實也知来知未来之事於所筮之中藏往藏所筮之吉凶於卦中

蓍之德圓而神似又以蓍輔易易苟無蓍無以神其用矣然則具知来藏往之德者易邪知筮者之吉凶而引之於卦之所合者蓍邪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未有民事之先而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其理已具矣民之用合乎天則吉違乎天則凶已定之矣聖人興神物以示之而果不欺也此易之道所以不可不知也人皆言事有前定人無如之何而不知事以理定理得而事無不從但人不能故其能避于

數耳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非聖人故神之也古者神人相通是故司盟之職設于周官蓋無事不奉鬼神以從事易之道聖人之所以通鬼神也故齋戒以告處極數以盡變誠之所至神亦臨之故其受命也如嚮蓋實有是理實有是神實有是卜筮實有是吉凶鬼神既不欺聖人亦不敢違故曰通變化而行鬼神行鬼神鬼神依人而行也若不極其數則變化不通而鬼神亦不行矣神明自神明聖人因而神明之非聖人故神明之也

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易之道百姓徊徊用而不知耳聖人以易之道左右民而民之利賴于日用之中而得吉去凶者盖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知幾何矣所謂聖人吉凶與民同患神乎神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此易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參贊之實事也若夫涉于卜筮者一事之理一人之用耳未足以言易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吉凶生大業吳臨川謂占筮以定吉凶俾民無所疑而勇于趨事赴功此語亦未盡夫占筮而必知其有吉無凶勇往可也若占筮而有凶無吉不阻人作事之氣乎此又不然夫占吉而無疑不待言矣若占凶則非趨避可免不勉力于善將安之乎是節義之所生也可不謂大業乎要之此亦大概言之耳其中變化之理固非一言可盡也因此悟斷天下之疑者未卜筮之前行止不

定且前且卻者疑也既卜筮之後吉固不疑凶亦不疑而志向不惑矣非必盡謂吉乃不疑也不疑而何事不德何業不立乎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定吉凶而成亹亹者吉凶一定志向亦一定有所持循也夫杖非以為目也然矇者得之則敢放步而無傾跌

之患夫蓍龜亦衆庶之矇杖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垂象見吉凶與天地變化不同天地變化運行之常理也垂象見吉凶則實有吉凶之理一時之兆象也然參伍天地之變化可以鈎深致遠可以定將來之吉凶然而微乎微矣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不足以與於斯也此與垂象見吉凶微異然皆未易言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
欲順則順何待于思蓋順未易言也有順之而不必順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也有逆之而不必不順者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是也是故思之思之順之真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既云書不盡言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何也不盡言不能盡聖人之所欲言也盡其言盡其卦爻之所兆象也繫辭焉雖能盡卦爻之所兆象不能盡聖人之所欲言非不欲盡言不能盡也故但立之象使人以事求卦以卦求象以象求意事無窮而象無方隨事得象隨時取義苟能冥悟而聖人不言之意於是乎可求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即所畫奇耦之乾坤也一奇一耦之象立而易之理畫藴藏於此矣成列即奇偶之列也毁此二畫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理亦或幾乎息而不著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天地間之理有形上形下之分有道與器之殊是不得不分不得不殊其實又分不得殊不得蓋道與器一物

器即道也聖人於此道與器之中神而明之化而裁之蓋道渾無形器成有定變則无方而不可窮皆道與器之所生也然非聖人之不能變也既得其用於是推而行之則謂之通通達無礙也如制器尚象皆因卦取裁制用而變化莫可端倪乃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皆亨易之用而聖人之事業可指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盡天下之賾也然則於易之中不能見天下之賾者不足與言易矣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之動各不相謀也然未有不相會也各不相聞也然未有不相通也其會也通也乃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必然而終歸于極也故聖人觀於其所會通之處以行其典禮三千三百皆天理人情之極致天下古今所共安而不覺其煩者也此易之大用也所以道濟天下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而前民用者也至於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爻而已已落第二義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胡氏雲峰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盡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化而裁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至此便覺言語文象皆無所用之矣神乎微乎夫子加我數年之嘆蓋有以也然而歸之於德行如善言德行者皆可以稱德行是德行不足以盡易也明矣如云然者非德行無

以凝心見理而入於易也是學易之門也

右第十二章

以陰陽二畫而窮天地之變極道器之微以變通神明而窮變動之賾極物理之用天地不言而易言之易象不顯而聖人繫辭焉以顯之微乎微乎存乎其人而已矣

八卦餘生卷十八

安成鄧夢文濬溪手著　裔孫擎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節節相生皆自然而然不待安排布置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人未生以前有何吉凶悔吝即孺子有吉凶悔吝亦生於動而況於人乎是以君子慎所以動之者古人一跬步而不敢忘孝凡以慎動也然而吉凶悔吝猶有自意外而生者皆動為之也若夫卦之吉凶悔吝以動而兆又不待言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卦之體也變通時之用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常也吉凶無一定而常相勝天地之常理也則吉不可恃而凶亦不必憂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道貞乎一者也

一者何也理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任中間顛倒推移千態萬狀而究竟卒歸於常理而不可易所謂貞夫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者不可移也有不易人也非乾也隤者順也有不簡人也非坤也聖人言易言簡如此其切而人竟不易曉所謂言不盡意者有如此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情也辭之諄諄蓋不啻切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聖人言易千言萬語精微神妙而卒歸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爭之所生大率財為之祟也理財則財各歸其分爭心自息明正其辭則一切私心邪說俱不得逞皆所以禁民為非也曰爻象之辭

能止人之邪心邪說乎曰能吉曰吉凶曰凶是曰是非曰非一毫無所假借雖有不服之心無所與違雖有強爭之心無所與逞一切妄心豪氣歸之於易則黯然消沮不禁而自禁矣

右第一章

天地有常理易象有常用吉凶悔吝生動有常情無如人之好爭而不悟也而輔之以理財正辭人知理財正辭聖人所以息民之爭也而不知乃聖人輔世長民之第二義也聖人之意在於易也反覆諄諄情見乎辭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取兩目相承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市為噬嗑為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

自神農黃帝堯舜時始有舟楫而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不知神農以前天下之民何以涉河而天子之令何以通於上下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牛馬之用似不待取諸卦象而後然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下動上止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以威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義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云送死大事而過於厚然則聖人制葬埋之禮蓋

已自為大過矣如此則於墨子薄塟又何譏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本義明決之意

夫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自包羲氏作易尚象以利用網罟之外復有耒耜市易馬牛舟楫門柝杵臼弧矢宮室之用歷千百年數聖人而始備蓋盡易之變若是之難也而況於人乎則易之變尚有未及盡者蓋不知幾何也甚矣易之難窮也然竊有疑焉伏羲止畫八卦耳自文王始重之為六十四卦而諸卦之名始出焉若自

神農時已有益豫渙隨諸卦名則六十四卦已備矣然則文王所衍者又何卦邪且諸卦取義亦覺牽強不甚親切未敢信以為真夫子之言也或者乃謂畫前之易蓋取諸字義又不合

右第二章

惟聖人能盡易之蘊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象者材也

材裁也裁一卦之剛柔而酌其中以為用不然則必有以意為輕重而剛柔之失其宜者多矣蓋卦有剛多而以柔為用者有柔多而以剛為用者皆天道之自然而非可以私意參乎其間如風天以一陰而畜五陽雷地以一陽而成大豫其顯者矣若其中之錯綜不窮千變萬化以極陰陽不測之神則非聖莫能材之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卦以爻效天下之動雖百千萬億而莫能逃於六爻之中矣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生者八卦之象生之也著者八卦著之也惟其效之是以能生能著也

右第三章

此又言以象示吉凶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此所以貴於象之材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二君而二民。然則卦之中皆君之所存而說卦者專以二應五。每云爲三四所隔。故知无此理也。二君一民固是指卦言。若通之於人事則未知所況語亦似近讖。

右第四章

有君子不能無小人。蓋自有天地已如此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咸九四

天下畢竟同歸而人自殊塗雖殊塗而不能不同歸也。天下畢竟一致而人自百慮雖百慮而不能不一致也。

然則人之千思萬慮費盡機巧瘁盡筋力畢竟一毫用不着妄思何益乎。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再言之所以致其決也。聖人丁寧之言如此。其切深味之可以消人一切希覬營求之心。可以定人惴恐畏避之心。行法俟命省多少勞攘討多少便益。所恨心未能不動恐不能堅持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熟味之可以生人心之大寤識天地之大常消一切必不可有之大妄。若但以尋常之往来屈伸言之所謂不着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而不能入神則亦不能以神變化而致諸民。身安而德乃崇身不安而守身足矣。能崇德乎。聖人惡士懷居爲士言之也。欲天下之士皆崇其德必須利其用以安其身聖人無不近情之事也。古人造士先問士之衣食得此意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惟屈能伸惟蟄能存惟精義入神能致用惟利用安身能崇德而生人之事畢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非不欲知不能知也。非不能知不必知也。識此四者可以遊於夷險之途而明乎吉凶之理。應世居身裕如矣。若夫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士惟脩身蓄德以俟功力之自到。若讀易而不求易之實用徒慕易之玄微而用其心於荒渺雖精於數與不讀易同也。則何益矣。聖人

既欲人之學易，又恐人之不善學易，故為此言以止之。

以此言之，則雖以中下之才，苟能得易之一二語佩服之，以為終身實用，即謂之能讀易可也。是夫子之意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困六三

初讀此爻，謂據于蒺藜為處危阨，真如在荊棘之叢。及見夫子之言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因悟所謂蒺藜者，蓋不仁而為危險之事，而不自知也。據者自據之，如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者是也。然則困于石，亦不自度量而為其所必不能為，以自取困者也。為其不可為，欲以求名也，力不勝而困焉，則召羞而名辱；不擇所處而安焉，欲以求適也，犯衆怒而據焉，則召戎而身危。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

欲藏器，又欲待時。不待時，器雖利无為也；藏器故能不括，待時故能有獲，可以除天下之大害，而況其下焉者乎。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九

仁義二字原不設于小人之心，雖未嘗不言仁義，實未嘗知仁義為何物，惟以利為性命，故不見利不勸，利盡而掉臂，甚之則操戈矣。此等人不可以義責，不可以恩懷，惟有以威懲之，則縮手斂迹，除懲創之外，再無別法。聖人之言，曲盡小人情狀，曲盡處小人之法。嘗見此等人，而又無法以治之，真令人恨極，而無可如之何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

小人積惡，不至于滅身不已。當其未敗之前，雖有深愛之者，流涕痛哭，反覆開喻，不能得其一聽。及至禍作，始彷徨四顧，而無及矣。天下事莫不成于習而敗于忽，以小惡為無傷，習也；小善為不足為，忽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家國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九五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九四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

凡人昧于幾而勉欲有所為者牽于俗情謂有上下之交可以恃賴一有恃交之心則諂瀆之念不覺而起亦勢所必至也夫君子之所謂諂瀆者豈必如小人之阿徇哉但一有固結遷就之心而已墮坑塹矣君子之知幾非以遠諂瀆也而知幾則自不諂瀆也君子明炳幾先進退在我獨立不懼雖身處于上下之間而心不倚于上下故曰其知幾者乎幾者動之微於事幾有其倪耳而未有吉凶也然而吉凶之幾已先見矣凡人知幾而不能決者介不堅也介于石何不決之有知微而又知彰知柔而又知剛方其始也落落穆穆人以為迂及其卒也鳳翔千仞為天下儀皆由見幾于早也萬夫之望儀型也詩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九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可不謂積善者乎然簞瓢陋巷而早殀積善之慶安在亦何吉之有然夫子引易之言而贊之曰元吉是不貳過即元吉也與天為徒而無愧無怍亦何

吉如之故常人之吉凶在禍福之中而君子之吉凶在禍福之外

人之知幾不如顏子之知幾也人之知幾事之幾也顏子之知幾善不善之幾也事有吉凶以知幾為明哲知善不善之幾則可以立命而處事機之先而超然於吉凶之外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損六三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不可不專一者損一人者所以

專之也前讀此爻疑損一人之義未解以夫子之言觀之則損一人者非利已以損人也欲其一人者亦得友以成二人而致專一以成化育之功耳然則所謂三人行者蓋有男女之義焉行者但同之而已非同行也不當如論語三人行之說也不然則到底說不通然頗費解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益上九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以此言之則凡處搶攘危急之際須神閒氣定然後可以安集人心若先自倉皇而問計於人必敗之道也

易其心而後語易平易也凡人心有事語多失序不中窾而怒尤甚及至氣定悔無及矣不可不三復於斯言也

右第五章

夫子雜舉數爻其味無窮觸類而長之而補過之道

思過半矣易徒令人卜筮而已哉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以乾坤立陰陽以陰陽立剛柔以剛柔體天地生變化而通神明故乾坤為易之門言由乾坤而入也乾坤即奇偶二畫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其稱名也甚雜皆稽其類以言之類者所占之事之類也所以必雜舉稽類者愚人不可以理喻故多方譬曉之反覆告戒冀其一悟也然而非聖人之心古初之道

矣故曰其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彰往者彰往事之吉凶以明得失有必然之應察來者察來事之得失以明吉凶有必應之理微顯者顯而微之以見尋常日用皆可以動天地而令人不敢有易心闡幽者幽而闡之以見鬼神嚴威亦未嘗遠人事而令人不敢有玩心開者開釋也名有貴賤尊卑開而釋之

使之各正其位辨者辨別也物有輕重大小等而辨之
使之各安其分正言無假借為得為失各還其人斷辭
無含隱為吉為凶必歸其極則備矣言無不備也朱子
言自此以下皆難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稱名小取名於近也取類大法陰陽也其旨遠不可以
目前盡也其辭文不可以淺識窺也曲而中曲中物理
肆而隱顯而微也易非遠而又不可以邇言也易非无

言而不可以言求也天不言聖人亦不欲有言不得已
而託之易以有言所以然者上古之人直而无僞末世
之人疑而不決因民之疑貳而示之以吉凶使民不敢
肆然為非雖有弱者亦皆勉於為善是濟民之行也報
者報應也失則有失之報得則有得之報人皆言吉凶
有一定卦特能前知而不知吉凶之應皆失得之報也
所以然者試觀人未生以前無所謂吉凶也動而有失
得而後吉凶生焉雖云有前定然必如此而失而得而
後如此而吉而凶皆有所本非無因而致也人不能違
於失得之感則亦不能逃於失得之報易故以此明之
也

右第六章

以乾坤闡陰陽以吉凶壹民行聖人救世之深心皆
托於易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者履也一實之履也柄執持也持其德而不以驕失
也本者根本也與基相似而不同有其本而後可以托
基也復之於人為最真切是以為之本也恆則久而不
失損則修而補過德日益則寬裕困則易亂以自辨其
所得之淺深井盈尺之地耳而原泉不窮則此盈尺之
地便為利物之區實用不在大也非德所從出之地乎
若夫沛然若決江河又可知矣巽則從容中道而無過
剛之失故為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
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
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巽本乾德而一陰生其下故有不得不用柔者然要之
二陽在上畢竟剛多柔分故行權屬之於巽不然何卦
無權而必專屬之此邪如關侯降曹巽之權也而未嘗
變其剛也
右第七章

憂患遇之不可知者也而九德又所以善憂患之用
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此語最要緊若不下此一句必
有藉口於易道之變通剛而涂指柔而牝晨者然後知
聖人憂世之慮遠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出入即日用出入之常也以度皆有法度以程之也如
是者將令人若內若外皆使其知戒懼也知懼者是知
日用尋常之間飲食動履之微皆有吉凶悔吝之機莫
不宜有所檢制不得以為細事而漠不經心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故者所以然之故也明於憂患而又知其所以然則戒
懼之心生雖無師保亦如在父母之前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實理也吉凶悔吝欲人體之也道濟天下而為盛德
大業惟其人也

右第八章
此易之近而切於實用以見易之益夫易以漸入者
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

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右第九章

此言爻辭之用占卦之大法也時與事有古今晝夜盈虛消息千變萬化之不同而易皆能原其始而要其終窮其所以然之故而定其吉凶之理此易之質也其大體如此也至於六爻錯雜於其中以盡事物之變則惟其時惟其物視其所值以爲推測不可預

定也卦有本末初上是也初難知而上易知者初始入卦上則究言之矣故初擬議其大端而上乃終成之也

雜物撰德雜名象之物闡陰陽之德以辨所占之是非則須通合六爻而詳推之故非其中爻不備此大略也吉凶存亡備於此而居然可知也然又不必全在爻也但得一卦而觀其彖辭則是非得失吉凶悔吝已過半矣蓋易之理未能明也而占易之妙未能盡也故粗示其略如此今之占筮者但以動爻爲重而一卦通置之不論恐亦非矣二四三五同功異位則又言所處之勢分異位剛柔異用也二與四同功陰也而善不同用各異也二處下以直行其德爲貴故多譽四大臣以內文明外柔順爲貴故多懼天下事必以剛濟故柔之道不利於遠者其大要惟免咎而已其用柔中柔得中則可以濟剛而柔終非用事之道也三與五同功陽也三處下而剛則折故多凶五大君秉乾剛以獨斷故多功貴賤之位不同故剛亦異用要之三固忌於重剛而柔則失其本質无以立事五固貴於內順而柔則無以秉乾失其操柄故柔則危而剛乃勝此又用剛柔之大法所當隨時隨人隨事以自參攷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文有美惡貴賤不當則失其宜故吉凶生不當不專以位言如所值之人之時之事皆是也

右第十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各重為三已覺煩矣而況六乎恐人疑之故以三才明六位也蓋道有變動不重之為六爻則無以求三才之變而爻又有貴賤之等分而為物王弼以物為乾陽物坤陰物非是此分爻何以又言陰陽之物朱子以物為必有一物事今不可攷大要是爻中之名物以象事耳如龍馬鴻牛之類物錯雜故有爻文不當位故吉凶生吉凶歸六爻六爻歸三才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於易道似無甚發揮而又皆前經之所已言者論語一書夫子論商周之事詳矣而口中未嘗言紂也蓋夫子殷人也紂之事所不忍言即贊文王不須以紂以紂贊文王亦非文王之所願聞也故未敢信以為夫子之言也

右第十一章

時有夷險道無夷險聖人體天地以立極亦未嘗有夷險聖人以天地之道為易以教萬世不為一人不為一時不為一事也若因文王與紂之事而遂危其辭亦必不然之事也曰然則通無危辭乎曰有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聖人之言如是止矣然亦不多見若謂因此而謂其辭危乃後人之易非文王之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乾居天下之至健而德實易險者易之反稍不易則為險故惟易為能知險坤居天下之至順而德實簡阻者

八卦餘生 卷十八 繫辭下 圭 文會堂

簡之反稍不簡則有阻故惟簡為能知阻此見天下之理止有易簡則天下之用止有健順而天下無餘事矣其為險為阻皆人事之逆也治險阻者亦無過於易簡夷險以夷通阻以順知之則有所以治之而不為所困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謂侯之二字衍文也

能說諸心易能說之也吉凶之理人之所樂聞也能研諸慮易能研之也吉凶之理深渺難窺變化之道德莫

測得其端而欲究其實故專心極慮精而研之以求其所以然也定天下之吉凶易之理確不可易也成天下之亹亹易之用妙不可窮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者人事更變之無定云爲者人事錯出之無常吉事有祥機之兆也凶亦如之象事知器象其所兆之事則可以知其器之形狀占事知來占其所疑之事則可以知未然之吉凶此總以易之卜筮言易能窮人事人事不能窮易也朱子以下兩句分屬上兩句似未了然

吉事有祥必有禎祥之說也此禎祥者誰爲爲之無端之中忽有朕兆豈非天地間實理之不可誣乎易者理之原也則其能前知無惑也象事知器物之形變不出陰陽於陰陽之所兆而窮其變化器自有莫能隱其形者則下文百二十種固有不足以盡易而凡耳目所不經見聞之事固皆可一一測之而無似乎名言之矣然非精義入神其孰與於斯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以形設尊卑貴賤之位而聖人以之成能聖人以易明盈虛消息之理而百姓皆可以協於人鬼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言其大體情言其所以然吉凶以定其歸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吉凶生於相攻悔吝生於相取利害生於相感凶害生於逈近而不相得者此皆明是以失得造吉凶故吉凶明失得之報確可見也其輕重之間又有悔有吝則去

疵補過亦存乎其中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似與易無涉然而以此終之者此是人身自具之易象也聖人以爲遠取諸易不知近取諸身肺肝如見禍福不爽所謂動乎四體失得吉凶可攷而知又何以易爲哉

非聖人不能曲盡諸小人盡狀非有他術理而已矣雖亂臣賊子必有夜氣故其辭慚心無定主言不由中故

其辭枝。枝。枝葉也。含糊不切實之真光景也。人嘗以木訥少愿慤者不知其為吉人也。議論風生。目空一世若將視為豪傑。而自亦居之不疑。不知其為躁人也。善人無可指摘而多方誣之。故其辭游。執節不堅。中心負愧。故其辭屈。其光景如在目前。但人不能識之耳。

右第十二章

極世間之難事。險阻盡之矣。極險阻之難事。易簡治之矣。易簡之理本於天地。具於易傳。天地設位。聖人以之成易。聖人作易。百姓以之與能。世間千變萬化

之事。備於易。而易中吉凶悔吝之象。顯諸人矣。而總不出吉凶者。所以明於其失得。一語而失得之象具於人身。又有不待卜筮而可知者。不必易也。此章總言易之道。合諸天道。盡乎人事。而終之以人身自造之得失。而易道人道無餘事矣。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生著者天也。幽贊於神明而生之者聖人也。然則是聖人既為易以教世。又生著以顯易。非偶然而已也。然則苟無著。雖以他物取象成卦。不足與論吉凶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天兩地。真是聖人與天地並立而為叁。如云參而五之耳。非論數而真為三為五也。

易也者。聖人所以參天兩地而贊化育者也。而必倚於數。若非數則無以成卦。而剛柔之變無從而見。數即著所取用之數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數學也。而未嘗與理分。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使人道各歸其所和順於道德也。以吉凶明失得理於義也。窮理者窮天地之理。盡性者盡人物之性。以至於命則知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合德矣。

右第一章

此章又就數以明理。恐人疑理與數之為二也。

竊疑易者理也。明乎易之理。皆可以盡易之變。上下前後左右。無非易也。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凡理無不如此。不意易獨倚重於著。若然則苟無著之處。與

夫窮士之不能得蓍而筮之者則終無以用易矣似非通論且夫蓍物也使易必賴蓍而蓍則物有以持理是分理與物為二而天下有不該物之理矣故蓍為草之靈也不可誣也而謂易必待夫蓍也亦不敢執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夫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之不足以盡道也久矣此云爾似亦不合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天地之理收之於八卦八卦之理盡之於交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惟知來所以可貴未然之事能推之於無朕兆之前況已往之得失不能明其吉凶乎易也者知之聖者也

右第三章

道本不相謀而善用之則可以相成八卦是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

右第四章

總言八卦之大用皆實理實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節似弄字法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

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第五章

陰陽之理有次第而无方隅八卦之用一時俱有非自震歷巽離漸次兌坤以及乾坎而至於艮也但在

卦則有方隅耳。且所云致役乎坤。戰乎乾。八卦中一事之用。非乾坤之正論也。何者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乾坤大父母也。不當雜於六卦之中。而以方所論。不然。七月已否。坤已純陰。豈待至乾而後戰乎。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六子相成。亦天地閒自然之用。其云然後者。論其理耳。非有先後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右第七章

正名八卦之體。以定八卦之用。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右第八章

本義遠取諸物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右第九章

本義近取諸身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第十章

震坎艮。坤之變也。巽離兌。乾之變也。六子皆生於乾坤。故稱父母焉。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右第十一章

易逆數也所貴乎易爲其能前知也伏羲畫八卦之時在未有文字之先無如許名目也竊詳八卦所象之物皆似詳物之性情與其形質而分麗於八卦耳非自卦中推出言之也天下之物无窮無論耳目不經見之物不絡涉之事不知幾何苟或有其物有其事將何以推測之即此百二十物之外其遺漏又不知幾何將何以推之邪不能推是卦有遺知也能推之則並此百二十物之名不立可矣凡此皆未能了然於心者也意者姑指示其一二欲人觸類而長之乎而私心又以爲詳其物不如盡其理使人得由理以及物不更易曉乎姑闕疑焉可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訟何必專始於飲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物自蒙之時必有所依附而後成立比似莫切於此時且不比何以成師亦似在師之前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

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無所有何盈有而盈則溢器溢則覆故盈非虛有之道有大者之所最忌也宜以謙處之故受之以謙獨此受最為實際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子曰貧而樂必待大有能謙而後樂其為樂也不已盈乎且既豫矣似不宜更有所受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同人而物歸之已大有矣於此而始隨乎同人我隨人也物歸人隨我也其為隨也久矣此之所隨者又何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然則大有者非大乎且未有無事而能大有者也

臨者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然則同人大有之時而不可觀乎即物大又何加於大

有邪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大有臨觀尚未足亨乎必待飾而後亨邪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然則剝以前諸卦皆妄乎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然則需而不已早乎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否泰剝復皆天行之序不得不受者也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宜謙乃人事常理不可不受者也過也而坎受之將何以受之邪且既曰陷矣而可受乎聖人豈欲陷人者哉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不可以終離似仍宜有所受不宜遽止即以麗爲義然附麗是亦依附之而已尚未自得其安也聖人之道如天地之循環而無窮而可以離止乎

右上篇

序卦上篇而終於離不復有所受是余心之所疑也以私心論之聖人序卦或如序卦所言或不如序卦所言然實有至理上經非終於離也亦終於未濟也蓋天地間之物雖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而其中水火尤爲切要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正以其至切而一日不可少者喻之也下經終於未濟水火也而上經終於坎離亦水火也分而言之則爲坎離合而言之則亦未濟也聖人之教人也欲其恒留有餘不盡之意故以未濟終未濟非終也惟未濟可以有終惟未濟可以無終窮也以此言之則終於離而不復有所受非未嘗無所受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上篇不言乾坤下篇不言咸夫天地即乾坤也可不言也咸居六十四卦之中而不言蓋以經分上下而咸爲下經之首欲以咸配乾坤故從後以天地起發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一段大議論謂人道與天道並也恐無此理也天地間止有乾坤爲大而六子受生焉人道雖大非乾坤之比也下篇不言咸殆作意而爲之非聖人之道故私心不敢信爲夫子之言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上言不可不久此言物不可久何也胡氏謂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不久居其所乎然則是盈虛消息之理已不能久於夫婦矣即如泛論名物姑無論其繁細者除夫婦之外如君臣如父子如兄弟如朋友何倫是不可久者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難乎有恒矣未嘗令物可以无恒也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使遯而可受之以大壯也聖人之頥也然而有是理否也且天地之道由剥而復而臨而泰而後大壯今一遯

便受之以大壯不已遂乎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既不可終壯則當小熾矣而又晉將欲何之夫子不曰日中則昃乎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與其晉而夷如壯而不進乎如謂此天道也非聖人之所能爲也則亦非聖人之所能受也且六十四卦之中聖人之所以丁寧於進退存亡之際者不啻詳矣今乃獨於大壯受之以晉令其冒昧不止以取傷夷乎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之輕者猶可以反傷之重者何以能反乎傷於外則反於家有如傷於家將何所反乎且家必待傷而後反則苟不受傷是終無反家之時矣似非確論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閻彥升論受之以家人也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其論亦佳然家道窮正迫窮禍患之日今乃云必乖而受之以睽然則所謂以天合而害相收者

安在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困乎下者奈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此語最當有承先之責者不可不念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物宜動邪不可止也物不宜動邪不可不亟止也何待

不可終動而後受之以艮邪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豐者大也窮大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

然則不毀方乎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入而後說是不得入則終不說矣然則無入而不自得者奈何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說而後散此語亦可思人情當衎意之時咸無所愛惜

若在抑鬱之日則不能矣亦不可不推之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然則是離渙一卦也以渙繼坎不亦可乎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序卦傳兩篇以為非夫子之言也所不敢言也以為真夫子之言也所未敢信也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體剛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剛未嘗亢也坤體柔而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則柔未嘗弱也天下之道剛柔

而已矣剛柔各自足而各不相借其交錯而相成者乃乾坤之變化於無窮而實未嘗相雜也

比樂師憂。比䷇。師䷆

比輔也君子不忍歧人我而二之得與人相親而遊於大同何樂如之師者死生存亡之以也師而不憂是以人命國事為戲也子曰臨事而懼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觀䷓

所貴於臨者非徒以勢位相加也有所以與之也澤被萬物是臨之所與也所貴於觀者非徒以觀上國之光

也能以求之也以堯舜之道要湯是觀之所求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屯䷂

蘇子曰君子以經綸見也盤桓利居貞不失其所居也

蒙雜而著。蒙䷃

知愚並生雜也養正聖功著也

震起也艮止也。震䷲。艮䷳

起也者為天下之所不敢為天下之事必有人以始之止也者止天下之所不能止天下之事必有人以終之

損益盛衰之始也。損䷨。益䷩

鄱陽董氏曰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為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機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大畜䷙。无妄䷘

充滿於天地之間者陽氣也浩然於人心之中者剛德也皆不可畜不能畜不必畜者也然而畜之者時也非以時明大畜大畜之時乃真時也時之用莫大於此時也禍患之來不可圖也無論事起有因吾有所以致之即使無所以致之而中心稍有不慊君子猶自反而不

敢以為災也惟夫无妄之災乃真災也天命之矣无妄獨以災纍惟无妄不宜有災惟无妄之災乃始為災耳

萃聚而升不來也。萃䷬。升䷭

澤者天地自然之谷也而萃地之災地道順而歸之以此為聚是天下之真聚也吳氏臨川曰上升為往下降為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是也天地之升降如規矩之於方員各不相移如可升可降非真升也惟升而不反是謂真升

謙輕而豫怠也。謙䷎。豫䷏

謙者以身下人無小大無敢慢人重而我輕焉故有輕之道焉若自尊重則不能謙矣輕非處己之道也而有宜用輕者惟謙為宜天下之道未嘗無所用之也怠非所以處豫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君子之處豫也懼猶不足而可以怠乎豫怠也者言豫之必怠也君子所不能免也戒之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噬嗑䷔。賁䷕

噬嗑嚙也而用之於食則可以致養賁飾也而以无色為色含天下之至色是故明於噬嗑之義者然後可用噬嗑而明於无色之義者然後可以用賁

兌見而巽伏也。兌䷹巽䷸

陰上見陰之用也陰下伏陰之體也兌以見為說而巽以伏為入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隨䷐。蠱䷑

隨以從為義亦從其所宜從者而已無所為而隨之是天下之至隨也若有故而隨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真隨矣蠱壞也飭所以振蠱蠱而不飭裁脊及溺矣故蠱必用飭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不畏難不苟安振起其精神所謂生於憂患者也

剝爛也復反也。剝䷖。復䷗

爛腐壞也陰之剝蝕萬物必至於腐壞而後已小人之剝君子也亦然剝者形也其所不能剝而復者氣也故剝極而復也反歸也積陰之後陽氣復歸物盡之後生意復回也此天地間不朽之實理萬物之所恃以有生君子之所恃以立命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晉䷢明夷䷣

晉進也日中天而晝而陰晦之氣消故貴於晉非苟為自崇而已也誅傷也日入地而明傷明有時而不可露者是以君子貴於用晦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井䷯困䷮

鑿地為井而泉出是通也水蘊於地得井而澤流君子抱道得位而惠施故曰井德之地也水遇澤而下漏是困也剛本陽德以勿用而潛藏君子失時闇然而日章故曰困德之辨也

咸速也恆久也。咸䷞。恆䷟

咸精神之所感也天下惟神之所感無所隅礙而最速

咸之速是天下之真速也恆貞德之所運也天下惟貞之所在綿綿無間故恆之久是天下之真久也此蓋窮久與速之理非訓咸恆之字義也。

渙離也節止也。渙䷺。節䷻

項氏曰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木浮水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兌為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說渙離節止之義頗明

離離披也離披則不滯而不以膠固失天下之機止限制也限制則不流而不以泛濫防天下之務

解緩也蹇難也。解䷧。蹇䷦

解則難釋矣然貴於緩譬如一陽之復歷三月而始泰是故无妄之福君子諱之蓋解之大驟非天意之難承則意外之有虞也難則真蹇矣死生存亡之所係也若但以仕路之迍邅人世之炎涼君子處之裕如未足云蹇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睽䷥。家人䷤

睽不必專在外而以為外者不同心同德故外之也家人不必不睽而以為內者天合人合不忍疎之故內之也

否泰反其類也。否䷋。泰䷊

否泰正相反否在陽方盛之時而獨有小人好亂所以可恨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泰在陰方盛之時而獨有君子斡旋天下所以賴有君子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子之熱心自不同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壯䷡。遯䷠

大壯則止持盈也遯則退見幾而作也壯則不可無止心聖人之道也序卦云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而令其即於明夷吾是以不敢信為夫子之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大有䷍。同人䷌

大有者得衆也惟大有然後可以言衆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惟無思不服而後可以言得衆中心悅而誠服而後可以言無思不服傳曰有德此有人有德得衆之本也君子以民物為一體匹夫匹婦不忍隔之於一膜之外親之也親之則不以己私隔之是故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

必為己是之謂大同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鼎䷱

故有不可不去者故有取於革物有不可不新者故有取於鼎革與蠱似相近但蠱自事言事已蠱而人飭之也革自人言不安其故而力去之也或革故或鼎新皆精神之運用聖人至誠無息君子自強不息未易言也新必言鼎就中蓋有調劑漸次之功焉非可一蹴而致也凡功之驟者敗必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小過䷽。中孚䷼

蔡節齋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夫豈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於中孚豈要約之所能致哉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豐䷶。旅䷷

豐則多故旅則寡親君子觀於炎涼之世不值一笑以人附我為悅去我為恨者不亦隘乎雖然積而不能散怨望者多孤戾而無與親亦獨何哉

十三經註疏豐多故下有也字本義及程傳無之今從註疏

離上而坎下也。離䷝。坎䷜

世必有處上者日中天而天下大明天道自然然而上者離也世必有處下者重險以守其國天道之自然而下者坎也是故離處地中則明夷者明之傷明乎其不可下也坎處天上則需需者徒之忌明乎其不可上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小畜䷈。履䷉

處得其當雖一陰可以畜衆陽不在多也往得其宜則不處乃以成日新不為滯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需䷄。訟䷅

天行健而不進則失乾之義君子愛人而不親則失同人之心訟之為言爭也公言之而明爭之也親則不爭爭則不親故不親莫甚於訟

大過顛也。大過䷛此以下卦皆不反對

徐進齋曰本末弱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姤䷫

遇有遭際之義焉以柔遇剛故以為幸若以君子遇小人則不可謂之遇矣

漸女歸待男行也。漸☶☴

女必歸人然必待男而後行嘉禮有序是以漸也女歸以漸漸之正也道有取於漸者女歸是也

頤養正也。頤☶☳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是道有貴於養也若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而失其正則是以其小者害其大者如之何其可也

既濟定也。既濟☵☲

潘夢旂曰已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歸妹☳☱

女道之終婦道之始

未濟男之窮也。未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

何以言夬也君子之於物也恆有不忍之心為五陽方競一陰孤立其亦無能為矣君子視之得勿有姑息之心乎而不知薰蕕之不同器舜跖東陵之不同心也故聖人丁寧於篇末而以決去為志也君子道長時也而必有所以扶其長者去小人是也小人道憂亦時也而必有所以成其憂者決盡小人是也六十四卦而必終之以乾剛非謂可以無陰也決陰所以成其健乾不失其健陰自退聽而不敢干陽陰亦歸其位而盡其用矣所以陰陽和而萬物得也

右雜卦論卦之名義非論卦之變化也而確有至理乃有反對有不反對者或以意更正之非也反對者見卦之顛倒縱橫無非示人以易道之無窮欲人深味而體之以為用也其不反對者示易道之大義無非實用不待觀彖占爻而皆可警發也若必求反對則當就爻辭

錯綜而詳辨之今止論卦義而不論爻義故知其不必然也雜卦與序卦不同確乎夫子之言也

八卦餘生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鄧夢文撰夢文字志文安成人是書前有永樂甲辰自序稱著是書時夢神授以八卦餘生之名覺而不識其所謂但既有所受之則不敢不以是名之其說甚怪其書卷首列總論五條一曰偶感記經文之有會於心者凡十九處二曰記臆指程子蘇軾二家之說大不合於經者七十處三曰論應斥諸家某爻應某爻之非而取其不謬於理者十一處四曰論五位辨諸家以五爻爲君之非凡九處五曰論變謂卦不必至三爻而變凡三處其大旨主於以身爲易不假蓍筮而自然與造化相符多掊擊前人之說而攻程傳爲尤甚至繫辭諸傳則併攻傳文如繫辭成性存存二句則註曰其語意頗似老子不類夫子口氣刳木爲舟節則註曰自神農黃帝堯舜時始有舟楫而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不知神農以前天下之民何以涉河服牛乘馬節則註曰牛馬之用似不待取諸卦象而後然古之葬者節則註曰本義云送死大事而過於厚然則聖人制葬埋之禮蓋亦自爲太過矣則於墨子之薄葬又何議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節則註曰此節與易道似無甚發揮而又皆前經之所已言者又曰夫子殷人也紂之事所不忍言即贊文王不須以紂以紂贊文王亦非文王之所願聞也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節則註曰仁知之不足以盡道也久矣此云爾似亦不合帝出乎震節則註曰此節似弄字法序卦傳飲食必有訟二句則註曰訟何必專始於飲食訟必有衆起六句則註曰物自蒙之時必有所依附而後成立比時莫切於此時且不比何以成師亦似在師之前有大而能謙必豫二句則註曰必待大有能謙而後樂其爲樂也不亦隘乎豫必有隨二句則註曰同人而物歸之已大有矣於此而始隨乎有事而後可大句則註曰然則大有者非人乎物大然後可觀句則註曰然則同人大有之時尚不可觀乎賁者飾也三句則註曰大有臨觀尚未足亨乎必待飾而後亨耶

復則不妄矣句則註曰然則剥以前諸卦皆妄乎
物畜然後可養句則註曰然則需不已早乎故受
之以坎三句則註曰旣曰陷矣而可受乎聖人豈
欲陷人者哉遯者退也四句則註曰有是理否也
物不可以終壯句則註曰旣不終壯而又胥將欲
何之傷於外者反其家句則註曰似非確論升而
不已必困句則註曰困乎下者柰何震者動也四
句則註曰何待不可終動而後受之以艮耶旅而
無所容句則註曰然則不毁方耶巽者說也四句
則註曰是不得入則終不說矣渙者離也二句則
註曰然則是離渙一卦也以渙繼坎不亦可乎如
是之類不能殫舉是其所見殆欲出十翼上矣恐
無是事也

周易圖釋十二卷

〔明〕劉定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咸豐間永新劉氏刻劉文安公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圖釋十二卷》提要

石潭先生遺示。昔朱子謂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久之不用章句。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兒子輩果能求言自近。因是書而傳義而十翼而爻象。洗心觀玩。神明其德。則吾方寸之間。莫非圖書粲然之象。大極渾然之玅。而及其至也。可無大過。凡易之具於書者。殆不必用矣。盍相與勉旃。

[illegible]釋自序

家君以易誨我不肖自少至長今年二十有七矣而不能有些真知灼見雖易道難窮六才之不遠人也故每過庭之餘輙取些領悟者圖而釋之以為強學之拙策積藁既久不欲廢棄壬子歲退自江右授徒汶水癸丑寓邑東郭乙卯移寓老氏些居端戚閤數載間以家君之命分來從學者

有長弟寅之及士友數人出此舊藁以資講貫遂彙集成帙葢易先有圖而後有辭河出龍洛出龜天所圖也羲先天文後天聖些圖也故列于經傳之先彖辭以原始要終爻辭以雜撰物德乾坤之道廣矣彖象皆有圖諸卦之變備矣爻辭各有圖是為經之二卷傳彖者有取於卦之體德變象而其說或異觀象者有資於人之知行

德業而其用各殊義之淵而永也然有條不紊文之奇而法也然有韻可叶故或圖其義或圖其韻是為傳之十卷易之字合日月而成易之道頼聖賢而傳字豈特名也以符其實道豈特古也以垂諸今故圖于經傳之後復古易而不盡從朱呂之篇次采傳義而或曲暢程朱之牴牾者不敢為佞而寧為忠不能識大而猶識小之意

也先儒嘗言易如鎖子骨能提起便總統得來又言易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葢看不得詳說也故予于圖括其總于釋與其畧而已既成筮得大畜之夬以呈于家君家君誨之曰艮變兌而乾不易也易之道如天然一卷石之山不足以蘊之一勺水之澤不足以決之然天則曷嘗以

山澤之小而不與同其變化易則君嘗以爾小子之愚而不容窺覘其高大爾其藏于書筒以待學稍進而去取可也予謹受命而退序其故抑嘗考經之易書史之遷固子之荀王序皆立後古法然必後人繹經參史追蹤子集者序率先之理或僭矣剟予末學奚取爾乎附諸卷末少逭狂妄之咎云

自序三

宣德十年乙卯仲春上丁日後學呆齋劉定之自序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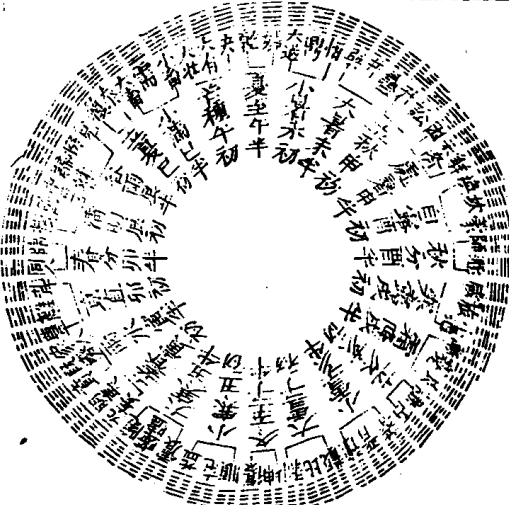
先大祖文安公髫年頴異博極羣書甫弱冠即著十科策畧易經圖釋及登第典入詞館遷晉部閣退食之暇著有宋史論若干卷經筵講章若干卷存稿若干卷先君世選以家務紛紜戊辰冬止刊策畧至圖釋講章宋論等書意欲俟遲積梓故序于策畧云將開梓不復贅奈年僅六旬有七不幸而逝遂有志未逮迄來郡邑名人學士過宅索閱莫不拍案驚駭謂予等曰此皆聖學金針治世津梁何不速付剞劂以

決當時以傳後世上顯令祖大人道學文章下承令尊先生未竟大志予且感且愧因率諸弟將未刊諸著鳩工付梓但經兵燹其中字句不無魚魯亥豕之訛巨眼諒能訂正茲工幸告竣爰述數語以跋其後

背

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冬月吉旦

九世孫能丞幹劉氏謹識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傳曰八卦相錯

此圓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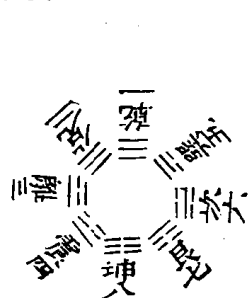
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而成一畫故爲夏至陽積六畫而爲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陰六畫而爲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思崇陽而抑陰乎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

舟蓮推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伏羲八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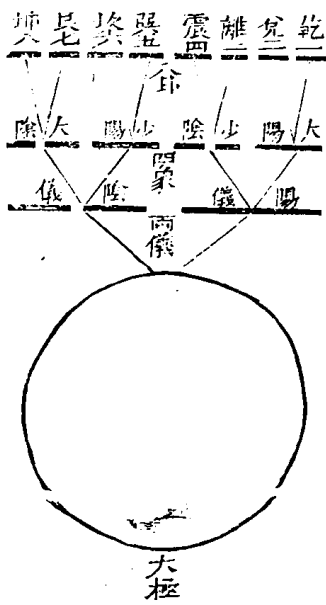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乾坤縱而六子橫相爲對待以立體

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乾坤定天地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間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東坎爲月故居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西南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起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周乎於六極也亦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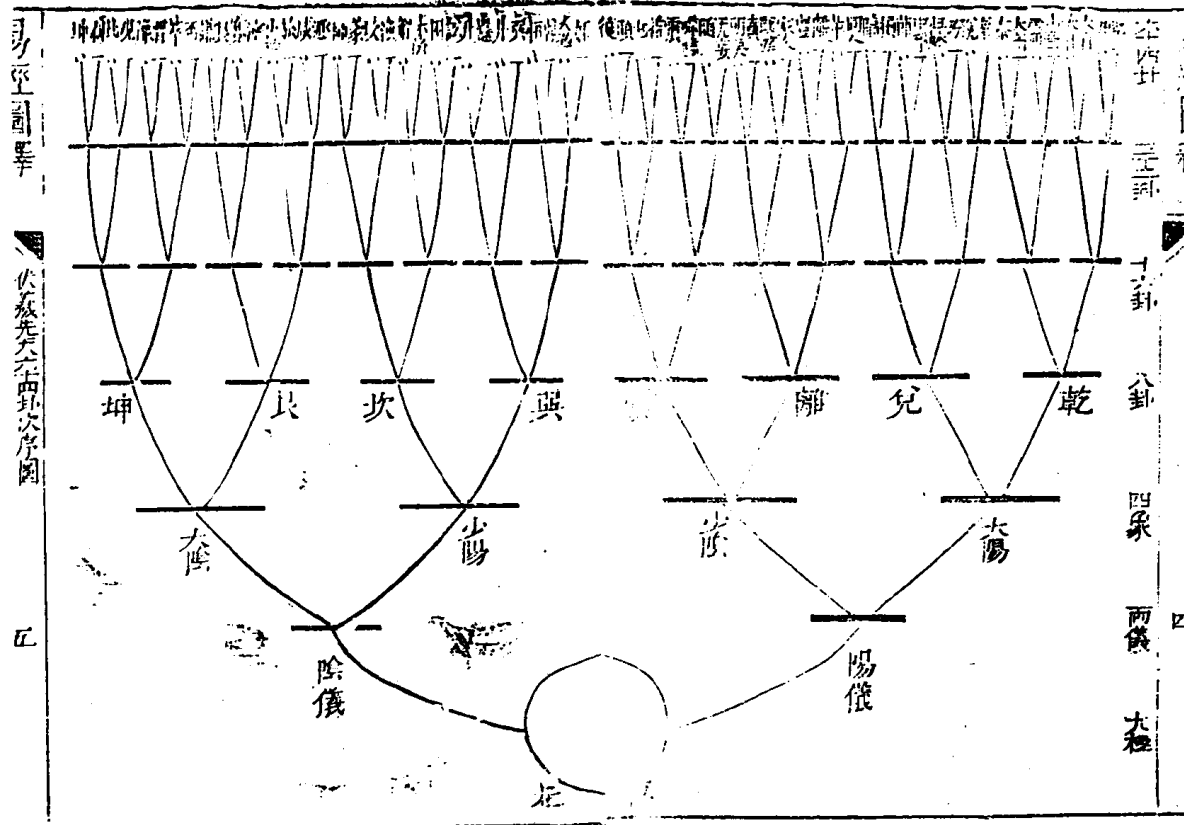
邵子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按先天之圖橫者畫而有漸圓者動而不息方者靜而常其圓在外意渾天之象乎其方在中意地維之位乎蓋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故方圖在圓圖中耳朱子嘗欲從圓圖中方圖只刻於外底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方圖各刻圖外亦倣朱子意也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也至哉言乎

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圖

愚按邵子以伏羲圖為先天易文王圖為後天易非謂羲文所圖其理有體用之殊而孔子所言其序亦有先後之異言先天者在先言後天者在後以是考天圖出於文王矣此圖見繫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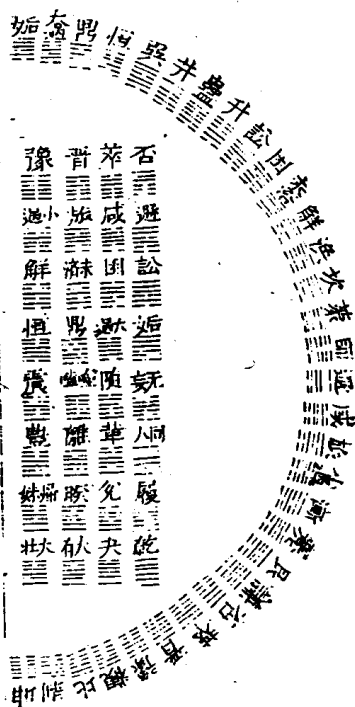
卦傳第三章諸儒謂之先天八卦次序圖亦謂之先天八卦橫圖

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

愚按此圖見說卦傳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諸儒謂之先天八卦方位圖亦謂之先天八卦圓圖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

愚按此圖見繫辭傳下。第一章。第十章。說卦傳第二章。諸儒謂之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亦謂之先天六十四卦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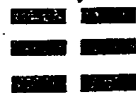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

愚按此圖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蓋以理推則前之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者。本先天八卦次序圖。因而重之。兼而兩之。此之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者。本先天八卦方位圖。因而重之兼而兩之。其理一貫也。以爭考則前後諸圖。皆得自邵子。邵子得自李挺之。挺之得自穆伯長。伯長得自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

南遠有端緒其事一致也斷乎為伏羲之舊亦何疑乎諸儒亦謂其外者為圓圖內者為方圖其後來于又移出方圖而虛圓圖於是此圖或合為一或分為二。合為一象天包地或分為二象大極虛中皆無不可也今姑仍邵子之舊合

為一云。

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

乾父　坤母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得乾上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愚按此圖見繫辭傳下第六章說卦傳第十章第十一章諸儒謂之後天八卦次序圖亦謂之後天八卦橫圖蓋先後大橫圖各著夫卦畫之生出先後天圓圖各著夫卦氣之流行既生出以立其體然後流行以致其用故先後天三橫圖在各在圓圖之先云。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

愚按此圖見上經坤卦辭下經蹇解卦辭說卦傳第五章第六章諸儒謂之後天八卦方位圖亦謂之後天八卦圓圖已上諸圖昔者學易之家失其傳而異端方士秘藏焉邵子始復取帰於易然程子與之同時而於傳易尚置此不論豈未嘗得見此於邵子歟至朱子以之冠於篇端發明詳盡然後易之本原始可得而見云

周易本圖終

周易圖釋卷之一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遐　遠　進　達　手錄
齊亭立
九世孫能永高　青　鏡　偕姪紹　鷄　武　重梓
亥亢亮

周易上經

朱子曰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幷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二十篇

愚按易分上下非但以簡袠重大之故以序卦求之則授受相因無窮而上經天地爲氣化之首下經夫婦爲形化之首以雜卦求之則反對相比有合而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其分之也有理存焉然伏羲畫卦之序乾夬大有而大壯也而文王不復仍其舊者先天後天之異也先天者易之體後天者易之用体者其對待用者其流行對待者以乾首以坤終包六十二卦而中處大乾坤也流行者以乾首以坤配冠六十二卦而高居尊乾坤也備伏羲八卦次艮乾坤包六子而文王八卦次是乾坤冠六子也對待者純陽始純陰終流行者純陰陽始間陰陽終伏羲文王皆各有所取而非故爲異同矣

乾元亨利貞

□□□□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爲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朱子曰，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乾 在造化爲天 爲陽 在人事爲父 爲君

元亨利貞 在造化爲物之生長遂成 在人事爲占之大通宜正

愚按伏羲有六十四卦橫圖方圖。則卦不待文王而重矣。十三卦制器尙象。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有取卦名爲義者。則重卦不待文王而名矣。卦以爲卜筮之用。必揲蓍。揲蓍必有初二三四五上之位。七八九六之數。則初九初六之類爲爻名，亦豈待周公而有乎。故今就卦辭中卦名，爻辭中爻名，圖其意，以別伏羲易於文王周公易之中。可見伏羲爲大聖人，萬代文字之祖也。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愚按乾之諸爻。聖人所處時位。有先後晦顯之異也。故先儒以舜位之事當之。然九二在田，地位也。九三君子，人位也。九五在天，天位也。貫三才之道，而極時位之隆。九五盖乾之主矣。

乾之六爻取象於龍 初九潛如龍之潛淵時 九二見如龍之見田時 在田地位 九三惕如龍之將升時 九四躍如龍之將飛時 君子人位 九五飛如龍之在天時 上九亢如龍之極時 在天天位 貫三才之道而極時位之隆者九五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乾之對 以坤言元亨利於順健正固而牝馬 陰不專貞始而惟主利成 皆藏乾而成故貞者守貞之道而吉 陰先陽爲迷而後和爲得 陰西南得朋而東北從陽 其半先有迷失後有得獲 以言大通利以順健正固而攸往 其卑不先於陽而主於利 皆藏乾而得牛故大貞安於其道則吉 往西南得朋往東北喪朋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愚按陽健陰順。陰陽不可相无也。故卦中四爻以陰順言之。而二五柔順居中。此二所以直內方外而全其德之大。五所以守中居正而得夫善之大。盖全美焉。三四柔順而不中。此三所以含章不露而无成有終。四所以括囊不出而无咎无譽。僅半吉焉。陽淑陰慝。陰陽不容並立也。故初上二爻。以陰慝言之。而初陰之始。設履霜之戒。上陰之既極。故著龍戰之傷。盖全不吉焉。示慝戒於外，揚德美於內。此聖人進善退惡之旨也。

坤六爻陰慝章 中四爻陰順章 初六陰始凝而設履霜之戒言未遽至也 六二直內方外而全其德之大 六三含章而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而无咎无譽 柔順不中故半吉半凶 六五守中居正而得夫善之大 上六陰既極而著龍戰之傷言已不可言矣 陰慝故全不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愚按、象云建侯、蓋指初九也、故其爻辭亦云建侯、良由九五失人君之柄、膏澤不下於民、是以初九得衆心而立有邦之業、況又有陽剛得正之德乎、諸爻之中、二應五、不得就其婚媾、而反見屯邅於所比之初、四應初、乃來就其婚媾、而更無所遲疑於所比之五、事勢之強弱、人心之向背、蓋可見矣、若乃六三之即鹿而无虞、上六之乘馬而泣血、則其心莫不欲歸於初而但未得其由也、斯時也、豈非商周初興之際、癸辛之失道、湯武之盛德乎、

屯之二膏五初四

六二欲往從五婚媾而屯邅　初之勢既已及矣

六三無應而欲求初之乘得

六四欲求初之婚媾而吉利

上六乘馬泣血而去初之向遠　初之勢亦將及矣

初九陽剛得衆必爲君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愚按、蒙之九二、爲卦之主、治蒙以施教、而其餘諸爻皆處蒙者也、然教者之心同於食

無誨焉、而學者之未易得其人也、初上二爻、以其時言之、初蒙之始、發之也易、而如刑人之用力法稍寬、上蒙之終、擊之也難、而如禦寇之用而愈嚴、三四二爻、以其材言之、三之暴其身者也、不可復不正、君女之邪而不與、自暴其身者也、不可學教矣、四之暴處器正而不近、乃人之困而不學、自棄其身者也、不求教矣、而惟六五之君、吾君與爲心、能自得師、足以受二之啓沃、蓋惟吾之聖學有成焉、則天下之不善學者雖多、而我之責可逭矣、其爲天下之民之先覺、以斯道覺斯民、而尤先於成湯之學焉、而成大甲之克終厥德也、聖人以聖學之重、不以君之貴而可廢、師道之尊、不以臣之卑而可屈、故以善教處陽剛之臣、而以善學處柔順之君、其法嚴矣、

蒙五善學之君、九二善教之臣、蒙之圖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愚按、需以坎乾成卦、乾剛遇水之險、而貴於能待也、故遠於險者吉、而漸近則凶、自初郊而二沙、自二沙而三泥、自三泥而四穴、深矣、上則入穴深矣、皆承卦辭大川而取象也、然獨九五之君、當天下皆險之時、而獨更其安、以拯救斯人、而忠養之、故象贊其有孚光亨、而象稱其需於酒食、是豈自養而不及民哉、蓋其遲濟之時、奏艱鮮粒食之義也、使非得君

是險孰與出哉。屯以父生之。蒙以師教之。需以君食之。然後泰天地而人紀立矣。

需九五 需之德 酒食之養 以濟天下 於險之中
初九 于郊 郊沙泥坎旁之地陽實象。
九二 于沙
九三 皆涉大川而需 于泥 入險漸深也。
六四 出穴
上六 入穴 穴坎水中之深處陰虛象。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愚按訟之九五。以陽剛中正爲治訟之大人。故得大善之吉。雖文王之虞芮質成。不是過也。而其餘諸爻。則皆爲訟之人。然聖人亦各因其時位與材而勸戒之。以息爭弭競焉。務上二爻。以其時言之。初訟之始。而首勸其雖欲訟。亦不可永。上訟之終。而極言其雖勝訟亦不足敬。中三爻。以其材言之。九二九四剛者也。往訟而不克。乃歸復焉。六三柔者也。守舊而不訟。自終吉焉。蓋勝訟不如不克訟。不克訟不如不永所訟。不永所訟不如自不訟。而聖人使民無訟之心。著於此矣。然皆因九五大人在上而後民化之也。

訟九五訟之大人故吉 初上三爻皆訟
初訟之始而首勸其欲訟而不可永
九二其材剛故往訟不克而歸逋
六三其材柔守舊而自不訟
九四其材剛故往訟不克而即命
上九訟之終而極戒其勝訟亦不足敬
皆因大人 在上而能 使民无訟

師、貞、丈人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愚按師者聖人之所不得已而用之也。故興師必以其道。而彖言貞。爻言以律。執言。帥師必以其人。而彖言丈人。爻言長子。至夫旋師報功。又切切乎小人勿用之戒。蓋訟之爭以言。勝而獲賞者固爲小人无疑。師之爭以兵。勝而獲賞者亦未免有小人雜乎其間。此孔子所謂兵可去。而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之意。聖賢終不喜談而樂道之也。就諸爻言之。初上二爻以時言

初爲師之始。成敗兼論。以見出者未必皆勝也。上爲師之終。善惡兼言。以見勝者未必皆賢也。二爲帥師之將。故告以帥師之道。五爲命將之君。故告以命將之道。三四爲師衆。故因三之柔不正而言其敗。因四之正不中而言其退。六爻之中。無一勝捷克殄之辭。蓋不欲言之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而中四爻以材言。二爲師之主也。

師六五 命將之君 執長出師 命長師師
九二 帥之將帥 行師當道 受寵錫命
初六成敗並言以見出者未必皆勝
六三因其柔不正而言敗輿尸
六四因其正不中而言退左次
各因其材
上六善惡兼言以見勝者未必皆賢
各因其時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无首、凶、

愚按師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下將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是故九五言其顯比之吉而其餘四爻皆以比五爲義而曰比之者指五而言也析而論之初比之先而言其有終吉上比之後而言其无首凶比貴於先而嫌於後卽彖所謂後夫凶而防風氏所以舊後至之誅也蓋皆就其時而言之中三爻以位言二在內卦而應五四在外卦而承五相應者大臣相承者近臣而又皆以柔順中正比陽剛中正之君其貞吉君加焉惟六三與五非比應而其所比應者皆臣民之位非所當比之人也故曰比之匪人於摩比以先爲吉者勢也比以正爲吉者理也而顯比之大君順其自然之理勢以比天下之來比者焉至若三上者如前禽之失而不容心可以爲王者御天下之方矣

比卦

彖言元永貞爻言顯比以比大而六下比之

初六比之始而言其有終吉比貴于先也
六二柔順中正而應五故貞吉
六三不比五而比匪人
六四柔順得正而承五故貞吉
上六比之終而言其无首凶比嫌于後也

皆以位言
皆以時言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愚按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之卦也以位言之陽爲君而陰爲臣陽爲夫而陰爲婦以德言之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初二二爻以君子言然君子不可受畜於小人而久居下位者故皆以復於上爲吉三上二爻以夫道言然夫不可受畜於婦而失其正者故三戒其夫妻反目上戒其婦貞厲而雨處之和若可喜月望之敵已足憂皆切切乎伸夫道之綱以見其不可倒置焉惟君臣之相畜有可言者蓋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无嫌于下替六四柔巽得正之臣何至于上陵當可畜之時而以臣畜君孟子之所謂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孔子之所謂勿欺也而犯之古之人多由之者矣吾何爲獨不然故六四畜君之過而誠信足相感通則患害危懼可以勿慮而且免夫過咎矣九五受臣之畜而誠信交相固結則崇高富貴可以長守而福及其臣鄰矣於呼孰謂畜之皆非善道哉

小畜

九三陽爲夫而受四之畜故設妻反目之戒
九五陽爲君而受四之畜而有孚則富貴及于臣鄰
上九陽爲夫而受四之畜故設婦貞厲之戒

吉

初九陽爲君子受四之畜而在下位故復位則吉
六四臣畜君之過而有孚則傷懼免於己身
九二陽爲君子受四之畜而在下位故復位則吉

履虎尾、不咥人、亨、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愚按履者以兌之和說履乾之剛強故彖取履虎尾爲義自諸爻言之九五爲乾之主卽虎也卽武人之爲大君者也在物爲虎而足以噬咥在人爲武而足以夬決以此道也而居君位行

之以暫猶可守之以貞則危矣。三四二爻正當虎尾之患。而四與之有相比之好。故履之而愬吉。三與之無相親之義。故履之而咥凶。雖然彼方肆于民上。爲之臣者。不免于禍。若此。則孰若九二居于幽遠。而其心坦坦然。九所憂之爲賢乎。比伯夷大公之所以居于海濱者也。蓋皆以其位言之。而初上二爻。以其皆取義。初居履之始。而安其素守以往。故无咎。上居履之終。而全其德業以[illegible]成无咎。

履

在物稅虎 而足以咥 在人爲武 而足以決

初九居履之始而守其素履以往故无咎

九四 履虎尾 而有相比之好 故愬吉

六三 履虎尾 而無相親之義 故咥凶

九二 履于幽遠 與五不相 應其心坦 坦而貞吉

上九居履之終而全其所履以畢故无咎

以時言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愚按泰取天地交而物通。上下交而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義重。初與四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君子以其類。如茅之連茹。而共進以行其志。四言小人以其隣。如鳥之聯翩。而俱退以化於信。二與五相交。泰之中也。故五言人君歸妹。降其尊貴于上以自夫臣。二言大臣包荒。[illegible]職自於下。以答夫君。三與上相交。泰之終也。故三言平陂而爲陂。上言城復而于隍。蓋言于[illegible]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君委任而臣效忠。所以致泰也。抑天運之循環。時世之推移。泰極而否。有必然者。而泰之意隱然有不吝不恐懼焉。則平陂城隍。其旨深哉。

泰小往大來交泰之義[illegible]始泰

[illegible]中泰

[illegible]終泰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愚按否取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與泰相反。故六爻不以相應爲義。而

惟以下三陰爲小人。上三陽爲君子。君子濟天下之否者也。聖人固勉其惧而撥亂反正。小人致天下於否者也。聖人亦未嘗不欲其化而背惡向善。孟子所謂有王者起。不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然後誅之。蓋皆聖賢之存心也。豈必疾之已甚者乎。初爲小人之遠退者。進類守正以避之。君子二爲小人之稍退者。包承順以畏君子。三爲小人之未退者。包羞以如君子。以勢言之。三強于二。而二強于初。以心言之。初優于二。而二優于三。勢得者其心佻。惡勢失者其心漸善。小人之常態也。故知在下位者小人之禍也。然九四居臣位而承命以獲其福。九五居君位而休否以保其方。上九居于極時。而傾否以得其喜。由祉而休。由休而傾。否頃而天下轉而爲泰矣。雖有在上位者。皆當于而天下常否者乎。象以內小人外君子言。泰之所以爲否。爻以上得于下。小人言否之所以復泰。各從其類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愚按同人之道、貴於公而无私、正而无邪者也、故彖云于野、豈非公之謂乎、云利貞、豈非正之謂乎、以六爻言之、六二一陰、衆陽之所欲同也、然而五爲二之正應、是所當同者、惟五爾、餘何與焉、五同于二、二同于五、可謂正矣、然未見其公、蓋近於狹焉、故未同而號、已同而吝、至于號者、非性情之正也、初在近而同于門、上在遠而同于郊、可謂公矣、然未遇其正、亦于四夫時爲故、于門无咎、于郊无悔、免夫咎悔、非盡善之辭也、若乃三四二爻、居二五之間、欲奪五之所欲而同二焉、得爲正且公乎、故三恃其剛、伏戎以升陵、然卒不能興、四肆其柔、窺覘以乘墉、然卒弗克攻、觀其辭、可謂極小人之情狀者矣、然則初二五上、其庶愈乎、以近世之事觀之、若竇融處西河、欲從光武而爲隗囂公孫述二邦所間、其後至用兵、乃得歸漢、其同人中交之義矣。

九三欲奪五之正應而同二、故伏戎以升高、然卒不能興

九四欲奪五之正應而同二、故窺伺以乘墉、然卒弗克攻

初九同人在近而无私、故于門无咎

上九同人在遠而无私、故于郊无悔

此二爻得正應而非公

此二爻不正

此二爻有私

大有、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愚按大有同人、皆以一陰爲五陽之主、然同人陰在下、但爲衆陽之所同欲而已、大有則居尊執柔、上下歸之、此所以爲盛大豐有也、自爻義觀之、六五盡乎威之道、以撫世御物乎、誠之存乎中、威者敬之著乎外、乎以威發天下之善心、威以懲創天下之逸志、可謂盡處有之道者矣、四承五爲近臣、三應五爲遠臣、初在最下、爲无位之民、上居最上、爲不召之臣、三居下之上、爲諸侯、今也近臣處隆盛而无威福之僭、遠臣勝任使而有重載之功、諸侯效朝享而有藩屏之固、以至在下、知艱難而免害咎、則唐虞之民矣、在上盡信順而獲天祐、則巢許之倫矣、然則大有之君、其即堯舜矣乎、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不過乎誠威敬而已、先儒以誠敬爲聖學之要、不亦宜乎。

六五盡孚威之道爲堯舜之君

初九在下爲无位之民知艱難而免害咎

九二應五爲遠臣勝任使而有重載之功

九三上爲諸侯效朝享而有藩屏之固

九四承五爲近臣處隆盛而无威福之僭

上九在上爲不召之臣盡信順而得天祐

謙、亨、君子有終、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

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愚按謙者人之至德。故下三爻皆吉，尚卑者吉在下已也。上三爻皆利，位尊者利及于物也。皆以謙而致之。豈非象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乎。就吉利之中，又有差等焉。三之吉，无所不吉。初以之涉川亦吉，則險且可濟，而況居安乎。雖然以其至卑，故猶有險之可言也。四五之利，无所不利。上以之行師亦利，則變且可用，而況於常乎。雖然以其至高，故不可全用其謙也。而未嘗曰君高者可以不謙。聖人勸謙之旨明矣。

謙
- 初六 六二 在下者彌謙愈謙故 ─ 謙之至可涉險 ／ 謙之著爲得中 ─ 下三爻皆吉存乎己
- 九三 六四 居下之上居上之下故 ─ 功大者勞而謙 ／ 位高者撝其謙
- 六五 上六 在上者不可以過謙故 ─ 用剛以伐人叛 ／ 用剛以征己邑 ─ 上三爻皆利及乎人
- 此所謂亨有終也

豫、利建侯行師、

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愚按豫樂之事，宜正以守己，而不可溺豫于己也；宜推以與人，而不可求豫于人也。就六爻言之，惟六二爲中正，九四爲陽剛，中正者德，陽剛者才。二在下位而有德，故能正以守己，而初與三也，在下位而求豫于人，初以口鳴而求其應於遠，三以目盱而求其比於近，蓋德既不足以守己矣。四在上位而有才，故能推以與人，而五與上也，在上位而溺豫于己，五至於疾伐且之介斤多矣，上至于冥，迷心之酖毒甚矣，而不爲能以及人焉。究而言之，守己而不求于人者

與下□之事，而守己者德，不求於人者亦以□□也，與人而不溺于己者才，在上位之事，而有才不□于己者，乃其德之足以自將也。古之貪□而□其不能滿之大丈夫能免於此矣。

豫
- 下三爻其在卑宜守己而不求于人 ─ 六二其德中正故貞以守己 ─ 而有介石之節 ／ 初三其才德不足也 ─ 皆求于人
- 上三爻其在高宜與人而不溺于己 ─ 九四其才陽剛故能推以與人 ─ 而有盍簪之助 ／ 六五疾而不死 ／ 上六冥而已成 ─ 皆溺于己

隨、元亨、利貞、无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愚按隨之諸爻，在下者皆隨人者也。而二當隨其所應之九五，三當隨其所比之九四。使二而係于初之小子，則失五之丈夫矣；三能係于四之丈夫，則失初之小子矣。蓋隨人者貴於以賤從貴，以幼從長，四五貴則君臣，長則丈夫，此所以宜爲二三之所從也。若初九其位既卑，不爲人之所隨，而其應又剛，我亦不得而隨之，故但出門而交，无所偏向，乃爲宜爾。其在上者，則皆爲人所隨者也。然四爲大臣之事，得民心之隨，則有危疑；上居與王之業，得民心之隨，則有亨通。此伊周輔相所以明哲自保，而大王遷岐，所以仁愛固結也。惟九五大君爲天下所隨，則己獨无所隨，乎隨于中正嘉善之臣，故能當天下之隨而无失也。

九四得人心之隨而爭疑出於如伊周輔主之時　上六當隨之極而亨于西山如太王遷岐之時

隨上爻皆爲人所隨　上九得人之隨不待其求[illegible]　上得人之隨而係之固結如大王與王之事　[illegible]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
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裕父之
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

愚按蠱者壞亂之事也。家之有蠱。父母不能以自治。必有子以任之。國之有蠱。王侯不能以獨治。必得人而委之。下五爻以家言。而各隨其才。以不壞父母之積。克家之子也。上一爻以國言

而獨尚其志。以不與王侯之事。高世之士也。蓋爲子者見家之多故。未有舍而不務之理。而爲士者則知時之不可爲而不爲。奔潔身而遂志矣。其曰父蠱母蠱裕蠱幹蠱。則各因其材也。

蠱上九　[illegible]　下爻　[illegible]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
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
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愚按臨者以近臨遠之義。自上臨下曰臨。[illegible]說上亦曰臨。初二二陽。皆有[illegible]

曰咸臨。六三爲兌說之極而甘美。上六爲坤順之極而敦厚。此就卦德而言也。四爲大臣。臨下之甚至。得臣之道。五爲大君。臨臣以知。得君之宜。此就爻位而言也。比諸爻而求之可見

臨上爻　[illegible]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女貞六三
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
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愚按觀彖辭言上觀示乎下。爻辭言下觀仰於上。爻言爲上爲下。皆當觀省于己。觀仰於上者

初二四爻所言是也。觀省于己者。三五上爻所言是也。夫九五大君。觀已所爲。欲以儀型天下。而三之爲臣也。居遠近之間。故觀已所爲。欲進任君之事。上之爲臣也。在師保之地。故觀已所爲。欲能同君之德。初居陽而去五遠。所觀不明如童子。二居陰而去五近。所觀不明如女子。惟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觀至明。故曰國光利用賓王。蓋諸爻皆就五取義也。

觀九五大君當臣民之望　故皆觀已所爲　欲以達息之極
六三爲臣居遠近之間　欲進任君之事
上九爲臣在師傅之地　欲能同君之德
初六去五君遠所觀不明如童子
六四去五君近所觀至明[illegible]
六二去五君遠所觀不明如女子

噬嗑亨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

腊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愚按噬嗑頤中有物噬而嗑之以剛克制之象故卦辭云利用獄而諸爻皆以獄取義初上二爻无位爲受刑之人中四爻有位爲用刑之人初爻之辭罪薄過小故屨校滅趾其刑輕上卦之終罪大惡極故何校滅耳其刑重此受刑之有等也有德者治人易无德者治人難故二五之中正者噬膚肉三四之不中正者噬腊胏位高者治人有得位卑者治人有害故二滅鼻三遇毒四五得金矢得黃金究而言之三德位皆不足四德不如位二位不如德五德位兼至此用刑之有異也聖人于訟獄毋加慎重焉故六爻之中其詞皆危猶訟之爻詞焉然訟者獄之未成故猶致謹訟之意獄者訟之已成故但言慎獄之道

噬嗑用獄得中正者治人易不中正者治人難

- 六二噬膚　中正者治　滅鼻
- 六三噬腊肉　不中正者傷　遇毒
- 九四噬乾胏　不中正者得　得金矢
- 六五噬乾肉　中正者得　得黃金
- 皆用刑之人
- 初六罪薄屨校滅趾
- 上九罪重何校滅耳
- 皆受刑之人

賁亨、小利有攸往、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愚按賁者文飾也而文必本於質爲卦合艮離而成艮德篤實質也離德光明文也故下離三爻文勝上艮三爻質勝自其文言之趾須之於人徵飾也欲美其威儀禮節者无事致飾乎此也今既賁其趾又賁其須至三而賁濡益潤澤華好益其文矣自其質言之馬帛之于物亦禮也欲用以求婚聘賢者則必有資乎此也今馬用其白帛用其束至上而賁白益儉素純朴復於質矣文勝而矯之以質質勝而飾之以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吾于艮離之成賁而見之矣

賁

- 離光明之象文事　初九　賁其趾所以爲徒而　六二　賁其須　尚文也　九三　賁濡文
- 艮篤實之象質事　六四　馬以白　六五　帛以束　尚質也　上九　白賁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愚按剝者以陰剝陽之卦也上九陽剛君子孤立獨存如碩果之未食而衆陰之中五與之比故有寵利三與之應故无過咎是二人者不亂于小人之群者也蠻夷之中有季札當周之衰微而獨能猷戎以慕華宦寺之中有呂強當漢之微而獨能背鄙而向公斯爲近之而初剝牀足二剝牀辨四剝牀膚其終於小人之凶也矣然小人本剝人者也而終也自剝其廬蓋不有君子以庇之君能存乎君子本遭小人之剝者也而終也得輿蓋小人不能自存其勢必至于倚戴君子而後定天下之不可無君子有如是夫

剝

- 六三君子應而无過咎
- 上九君子亦在得存而　君子能作人君得輿而有所承載　小人甚欲害君子是剝廬而无所庇覆
- 六五君子比而有寵利
- 初六剝牀足
- 六二剝牀辨
- 六四剝牀膚
- 所剝漸近其凶可知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愚按復者陰盛陽復之卦也。初九陽剛君子。在下而其勢甚微。然其進長之機已不可遏矣。衆陰之中。二與之比。故爲休復。以下仁也。四與之應。故爲獨復。以從道也。蓋初九者抱道之士。存仁之人。孔子所謂惟顏子足以當之。而二四則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三頻復之頻。震動而不正也。五復之敦。坤厚而得中也。頻尙无咎。敦復何悔。惟上六處復之盡。迷而不反。天災人眚。師敗君凶。鄒欲追之。其將能乎。莫吉于初。莫凶于上。復貴速。而遲則无及也。

六二與初陽比故休復下仁　初九陽剛君子不遠復顏子[illegible]　六三震動不正故頻復　六四與初陽應故獨復從道　六五坤厚得中故敦復　復上爻以陰居極迷而不悟故災眚凶敗　亦无悔咎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愚按无妄之義。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爲有妄。故彖言利貞。是无妄也。匪正是有妄也。无妄之效。元大亨通。有妄之效。有眚无利。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之謂也。諸爻之中。二五中正之德全。雖相應而非私意。乃无妄焉。初四中正之德。非有諸己矣。然以其无應。是亦无私意也。爲无妄焉。惟三上既无中正之德。又有應與之私。則有妄矣。中正而无妄。至誠也。中正而无應。无妄。思誠也。及其至之一也。不中正而有妄。不誠也。此諸爻之別也。

六三不中正有應有妄者也故有災
內爻　六二中正有應爲无妄故[illegible]以見其无妄之亨
初九剛正无應[illegible]往吉　思誠者也
九四剛正无應[illegible]无咎　思誠者也
外爻　九五中正有應[illegible]以見其无妄之福
上九不中正有應行有妄者也故有眚
彖所謂利貞而不誠者也　彖所謂元大亨通者也　彖所謂匪正而有眚无利者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

愚按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以艮畜乾。艮止之力大于巽順之力也。小畜以一陰畜陽。大畜以二陰畜陽。二陰之勢大于一陰之勢也。然小畜之一陰。僅能畜止其所比。而大畜之二陰。乃能畜止其所應。蓋比近而應遠。制于近故爲小。服于遠故爲大也。此就卦爻而言之。至于事理論則小畜乃婦畜其夫。臣畜其君。非理之正。而大畜則以上治下。以善治惡。爲理之正矣。大畜之義所以爲大也。四居大臣之位。五居大君之位。所以駕御億兆。抵奸禁暴。而得其要。以執之之權。其易以圖之。使觸撥之性。化爲恭順。躁動之欲。息爲恬靜。如牿童牛之角。豶豕之牙。[illegible]已二所以說輹。受畜[illegible]也。至九三上九[illegible]之利。[illegible]而又陽性[illegible]務上進。故如良馬之逐。天衢之亨。[illegible]大畜[illegible]而變。亦不可同年而語也。

䷚ 上艮下震

[illegible]

[illegible]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愚按、頤者養也。彖言得正則吉。而觀頤者。觀其養人也。自求口實者。觀其養己也。諸爻之中。在上者養人。在下者養己。養人者吉。養己者凶。然陽剛則爲養而有餘。陰柔則爲養而不足。有餘者與人。不足者求人。初九養己。故爲朶頤之凶。而二四皆顛越而下。以求其餘。然二求以養己也。故顛而凶。四求以養人也。故顛而吉。二雖乞墦饜足之道。而四乃勞民勸相之義乎。上九養人。故爲由頤之吉。而三五皆拂逆而上。以求其餘。然三求以養己也。故拂而凶。五求以養人也。故拂而吉。三其干祿素食之爲。而五乃養老乞言之事乎。比而觀之可見。

頤 上三爻皆主于養人故吉 [上九]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初九] 下三爻皆主乎養己故凶

此爻顛倒而下求養于初

此爻拂逆而求養于上九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愚按、大過乃陽過強陰過弱之卦也。故諸爻之中。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者皆凶。以其強弱之過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者皆吉。以其強弱之不過也。其取義亦反覆相對。三四相反。同一棟也。而三棟橈。四棟隆。二五相反。同一楊也。而二生稊。五生華。二以初爲女妻。陽長於陰也。五以上爲老婦。陰長於陽也。初上相反。皆无過咎也。而初之藉茅。孔子以爲有物薄用重之美。上之滅頂。朱子以爲有殺身成仁之義。若處其常。上處其變也。

大過 上三爻 陰居陽位 初藉茅而有物薄用重之美陰不過弱也 /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女妻陽在下不過而又比初陰也 / 陽居陰位 九三棟橈凶陽已過強也 一二爻相反 / 九四棟隆吉陽不過強也 / 陽居陽位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士夫陽在上已過而又比上陰也 / 陰居陰位 上六滅頂而有殺身成仁之義陰已過弱也 上二爻相反 上爻相反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愚按、習坎重險也。九五陽剛中正。爲濟險之君。而九二與之同德。六四亦以柔順得正。而切近

之皆賴五以濟者也故二求于五而有得四忠于五而納約以承吉之二五同有孚之象以交吉之四五同无咎之占盖世雖險難而君臣相與協心戮力此所以終祇于平也惟初三上皆困于險然上甚于三三甚于初盖入險愈深故其出愈難也

九二剛得中而在險之中陽爲濟險之君故能求而得與五同有孚之象 初與坎坎有失道之凶 其險愈深而出愈難

坎五陽剛中正爲濟險之君故祇既平 皆能濟險者也 四承坎坎有險枕之象 皆非能濟中正不能濟險者也

六四柔順得正而在五爲濟險之臣故能納約自牖終无咎 三與坎坎有叢棘之凶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愚按坎者陰險之卦故惟剛足以濟之沉潛剛克也離者陽躁之卦故惟柔足以和之高明柔克也二之文明大善五之涕嗟憂惧同歸於吉以柔而然焉初動履錯亂而戒其敬慎上威武嚴密而戒其濫誅皆俾无咎以剛居之故也至于三四則不惜過剛而又居兩離炎爍之交故三大耋嗟傷失順終之義四來焚死棄遺絀及之禍凶宜同矣

離剛躁之卦貴以柔和爲主

初九動履錯亂而戒其敬慎

六二文明以得其吉

九三大耋嗟傷失順終之義

九四來焚棄遺絀及之禍

六五憂懼以保其吉

上九威武嚴密而戒其濫誅

周易上經卷之一終

周易圖釋卷之二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選 遠 達進手錄

齊亭 立

九世孫能永高嵩 鏡 偕姪紹鵾 式 重梓

亥亢

亮

周易下經

咸亨利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愚按上經首乾坤天地也下經首咸恆夫婦也夫婦人道之始也故乾坤言天地莫加焉咸言人莫詳焉六爻皆就人身取象初拇二腓三股皆下體也四心五脢上口皆上體也下體本艮艮之德爲止上體本兌兌之德爲說止者不宜妄動故腓股之動大于拇則其戒切說者不宜妄說故心口之說甚于脢則其過多而四爲心位以主人道猶乾以五爲大位坤以二爲地位以屯天地之道也

咸以身象六輔
咸其輔頰舌
咸其脢 九五
以心言 九四 爲咸之主
心悔亡皆 上体而在 兌之德說 戒于妄說 乃德感道
咸其股 九三
咸其腓 六二
咸其拇 初六
拇腓股背 下体而在 艮艮德止 戒于妄動 乃得感道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愚按恒者常久也。而必以久於其道爲善。六爻之中。初居巽体之下。巽入也。下則入之深而爲浚。上居震体之上。震動也。上則動之速而爲振。居下位而浚恒。岐求之心甚矣。居上位而振恒。

急躁之心著矣。皆凶道也。此二爻以卦之德言。二五得中。三四失中。故二久于中而悔亡。賢乎四之久非其位而无禽。五恒其德而貞吉。賢乎三之不恒其德而貞吝。然而二五雖中而猶未正也。二剛中而未正。故本有悔而今則亡。五柔中而未正。故婦人吉而夫子凶。此四爻以爻之位言。蓋常久非難。常久于其道。甚爲難。此恒之諸爻。所以无全美焉。聖人之戒人深矣。

恒以全道爲難
初六居下位而入之深爲浚恒凶
九二 九三 九四 六五 — 久乎中而悔亡賢乎九四之非其位而无禽 / 恒其德而貞吉賢乎九三之不恒其德而貞吝 此二爻以卦德言
上六居上位而動之速爲振恒凶

遯、亨、小利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

愚按遯雖陰長陽退。然爻之取義。不言陰長。但論遯之道。爾遯以遠爲善。肥優于嘉。嘉優于好。好優于係。係優于執。執而不能說。係而不能往。是固然矣。然二柔順中正之臣。五陽剛中正之君。以誠意相固結。故雖當遯之時。而相從不舍。昔者諸葛孔明。從漢昭烈。奔播荊益。終能伸大義于天下。祀漢配天。此君臣之遯也。則亦何羨于彼之遠世遠逝而爲肥遯者乎。而彼之肥遯者。顏回陋巷。閔損汶上。以道自樂。不以其高潔之身。與世之患。此聖賢之遯也。亦各行其志而已矣。遯之道。未可同年而語。道並行而不悖也。

遯六爻皆遯之義者其義順 六二九五之執用黃牛之革 此二爻言君臣濟世之事 其四爻言高蹈潔身之事
初六遯尾而厲與小人之禍矣
九三係遯而疾牽于己之私矣
九四好遯而吉有私而能絕也
上九肥遯而利无私而自得也

大壯、利貞、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愚按大壯者。易壯剛盛之象。然人之壯盛。所宜濟以柔和。不然則所謂剛不學而狂。勇无禮而

亂豈君子之強矯，聖人之赫怒，與天地之正大同情哉。卦皆取象于羊，兌爲羊，兌雖外柔而內寬剛，羊雖外馴而內乃很，故史曰佷如羊，狠又羊之很者。大壯以兌，是以取象于羊也。諸爻之中，二以剛處柔，而又得中，故不取象于羊，而有得正之吉。五以柔處剛，而又得中，故喪其羊于易而无用壯之悔，此其善也。四與上，皆能濟之以柔，以其位陰也，故四如羝羊之觸藩，而決闢不羸，然能守正則吉。上如羝羊之觸藩，而進退不得，然能知艱亦吉。此其次也。初與三，皆純用之以剛，以其位陽也，故初在下，則壯其趾而有征凶之戒。三在上，則羸其角而有貞厲之戒，又其次也。此諸爻之差等也。

六爻

六五喪羊于易而得其吉 ┃ 九四藩決不羸而能守正則吉 ┃ 初九羊壯于趾而征凶

六五喪羊于易而无其悔 ┃ 剛柔相濟而各得中此其上也 ┃ 剛柔相濟此其次也 ┃ 純以剛此其下也

上六羝羊觸藩而能艱則吉 ┃ 九三羊羸其角而貞厲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愚按晉之卦，爲君明于上，臣順于下，故有進盛之義。六五明君也，故能委任其臣，而不以失得爲憂。六二順臣也，故能進寵于君，而深以責重爲愁。用賢之專，體國之忠，蕃而得六，而錫康侯之寵，非爲濫，如受王母之福，非爲謬膺矣。其餘諸爻，初三在下，進乃能進以柔，故初不見信于人，而无欲速之心；三已見信于人，而无自失之悔。時未至而寬裕，時已至而順行，豈不賢乎。四

上居上矣，而猶進以剛，故四貪得陰據，至比于鼠；上躁急亢極，至比于角。貪无功之祿者，其身危；用過中之剛者，其行羞，未足道矣。初三所謂柔善，四上所謂剛惡，正相反也。亦以坤順離爍而取義耳。

晉六爻明之君委任其臣不以失得爲憂故錫庶

初六不見信于人而无欲速之過咎 ┃ 六三已見信于人而无自失之悔悔 ┃ 在下三而進以柔也

九四貪得如鼠而貞固守此則危厲 ┃ 上九躁急如角而貞固守此則羞吝 ┃ 在上二而進以剛也

六二順臣附麗于君而愁責任爲憂受慶之福 ┃ 君臣善遇也

明夷、利艱貞、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

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程子曰、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愚按明夷以坤暗傷離明，下三爻皆明，上三爻惟六五以得中不失爲暗中之明，而四上則皆暗也。合經傳而考其義，蓋指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爲言乎。上爲暗主，初登天後入地，紂之事是已。五處親貴之位，內難而正其志，同姓之箕子也。四當前頭之地，柔邪以盡其心，異姓之廉來也。三乃明之極，除害而得彼之首，爲武王牧野之戰，然聖人以爲可除也，而不可疾。二乃明之中，被害而傷我之發，文王羑里之四，然聖人以爲當救也，而不當惡，蓋以仁易暴，雖古今

之逆義。而正名定分。定天地之常經。周公、此心
即孔子揆文王至德。武未盡善之微旨也。若乃
初之見幾而去。則伯夷
大公。超然瀕海之濱矣。

右四總豎地義初終爲心爲異姓之家來 之三位之年被害而侵役之敗爲之家卽君之臣
翼十三年時之事初終與後人地爲商紂 惟依爲商人 初九以明起下見幾而去爲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
六二五親貴之臣彼難而言之爲同姓之箕子 九五畏之時除害而得殺之爲夏爲武王伐紂之事

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
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愚按家人以初上二爻言家道之始終。初以陽
剛而首致其防閑之方。上以陽剛而兼盡其孚

威之用。防閑者法足以治其外。孚威者德足以
化其心。孚者誠之蘊。威者敬之著。聖人于大有
六五言治天下之道。曰孚威。而于家人上九言
治家之道。亦必曰孚威。且象傳又申之曰反身
之謂。蓋誠正修齊治平之序。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曾子。爲有在矣。至卦中四爻
二四爲陰女道也。二主饋以守其職。至四而以
富成其家。三五男道也。三嚴厲以率其屬。至五
而以貴假有家。富者女之事。貴者男之事也。三
與二。夫婦之有家于下者。五與四。夫婦之有家
于上者。各以相比取義。不取相
應。家道親親。比親而應疎也。

家人全卦圖
初九　防閑以正其始
九三　六二
六四　九五
此女之事　此男之事
上九　孚威以保其終
整齊嚴肅之治畢矣

睽小事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
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
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
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愚按睽者睽乖離散之時。然睽必有合。運之自
然。二與五。三與上。以陰陽相應。二委曲以遇其
主。五深固以合其宗。君臣之始睽終合也。輿而
曳。牛而掣。人而天且劓。三之阻甚矣。然无初而
有終。豕焉負。鬼焉載。弧焉張且說。上之疑甚矣。
然匪寇而乃婚媾。此夫婦之始睽終合也。初與四

以同爲陽剛。而亦同志以相從。初謂四爲惡人
始相嫌也。四謂初爲元夫。終相善也。故既喪復
得。既孤復孚。此朋友之始睽終合也。五倫之中
此三倫者合以人。求有不由睽而合。惟父子兄
弟天合。故不可以睽合言也。

睽卦貞睽後合
初九謂四爲惡人其始相嫌也故既喪而後得
九二于巷　委曲　以遇　其主
六三輿曳牛掣人天且劓其阻甚矣而无初有終
九四謂初爲元夫其終相善也故既孤而復孚
六五噬膚　深固　以合　其宗
上九見豕負塗載鬼張弧說弧其疑甚矣而匪寇婚媾
此朋友之睽而合
此君臣之睽而合　去倫之中三者人合爲睽
此夫婦之睽而合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
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

吉、利見大人、

愚按蹇者險難之時。方險難之時，天下之人皆下利於有所往。往則入于險難，即彖所謂不利東北也。惟以來爲利。來則就其平易，即彖所謂利西南也。然天下之人方蹇，而誰其濟之。九五中正之君，六二中正之臣，相與同心協力。故君得所助，臣盡匪躬之節，即彖所謂利見大人也。

蹇六二得朋來之助　六二匪躬之節
初六　往蹇來譽　九三　往蹇來反　六四　往蹇來連　上六　往蹇來碩見大人
天下同心濟大蹇之節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維有

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愚按解者患難解散之時。然所以爲患難者小人也。解散之者君子也。而君子有不同。二五君臣之位，而得中，固君子也。而四雖不中不正，亦陽剛。上上公之位，雖不中而得正，亦君子也。小人有不同。以其邪媚，則謂之狐。以其微賤，則謂之拇。以其鷙害，則謂之隼。皆指初六六三上六三陰言之。而初六上六，本爻不以小人言。其亦變而爲君子。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爲小人之貞。所當必去而无疑，是則有君子之小人，不肯君子之解，而亦將往解小人者也。而小人乃必當爲君子之所解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愚按損者損下益上之卦。故初二皆言損己以益人。四五皆言損人以益己。初之酌損，所以益四也。故在此遄往，在彼遄喜。二之弗損，所以益五也。故在此守其剛貞之節，在彼獲夫衆論之公。蓋初二陽，而四五陰。陽實則能益人，陰虛惟當益己。理之自然耳。若乃三與上相易，而損之所由以成。故言其致一之情。上居卦之終，而損之至此已極。故言其變易之義。亦由上陽而三陰。故又損上而益三焉。

九五蹇之德當以濟天下之蹇
解六五君子之德有孚信而解小人
九四君子之德以解拇
此皆君子
此六爻君子者

六三損此爻而後言損人得友專一之情
損
上九損下而益上之道
損上陽以益下陰也
初九已之事而酌損以遄往
九二益人而己之德貞不可損
六四損己之疾而受益以遄喜
六五益之而衆論之不克違
損初益四損二益五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

終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愚按益者損上益下之卦故二三皆言益己四五皆言益人二中虛中虛信之本也五中實中實信之質也故二以其信獲人言之公得天意之眷益己孰大焉五以其信施君恩之大獲民心之歸損己何妨焉蓋人己之間一損一益前非出于誠心則施之爲勉強受之爲愧恥此所以貴于孚三居下之上已過乎中也四居上之下不及乎中也故三以中行告公則雖凶事尚可而況於遇其吉凶事謂救荒恤患固損此而益彼也四以中行告公則雖遷国尚可而況于守其常遷国爲避害就利亦損此而益彼也蓋人己之間一損一益苟不合于中道則取者怨

傷廉與者爲傷惠此所以貴于中也然三之告公曰用圭圭者客主相通四之告公曰爲依依者強弱相附蓋古者邦国交相損益之事而二之享帝五之惠民則王者損益之道其大小尊卑各因爻位而言若乃初居受益之極而欲損己以報上此則下之忠也故大作吉上居受損之極而欲損人以益己此非上之仁也故勿恒凶聖人于損之上九許其變而爲益于益之上九不許其變而爲損其旨有謂矣

益
初九居受益之極而欲損己以報上則下之忠也故大作吉
六二以中虛而受益于人故合衆論之公享天意之眷
六三過中故欲其君行告公用凶事
六四不及中故欲其君行告公而用遷國
損益貴乎適中過則益之所發　損益貴乎誠心誠則心之所朵　損之變也
九五以中實而致益于人故施君恩之大得民心之歸
上九居被損之極而欲損下以益己非上之仁也故勿恒凶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程子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妥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愚按夬者決也以五陽決一陰於天時爲春夏生長之交過此則純陽矣以衆君子決一小人於世道爲不仁者遠之時過此則大治矣所謂小人上六是也衆君子之中惟九五位高德重陽剛中正而逼近小人其勢亦不可遏所謂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者也故

彖以王庭言之豈非九五之所居乎而初二三四皆于此爲取初三陽位君子之剛果者也故初壯趾于下三壯頄于上而悉卑者以不勝爲憂二四陰位君子之柔和者也故二惕號其心四次且其行而得中者以勿恤爲美聖人斟酌其德位以爲治小人之本也審矣

夬
上六　乃小人之當決首无號有凶
九五　陽剛居尊爲決夬之主如莧陸之易
下陽皆依五以爲助
初九壯趾于下　九二惕號于中
九三壯頄于上　九四次且于行
君子之剛過乎中而其不勝小人也
君子之柔和者其勝小人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愚按姤者陰始生之卦陰生則漸消陽聖人之所戒也然其消陽雖有淑慝之分而其遇陽所成生育之功故于陰爻戒大陽之不可消而于陽爻言夫陰之有可遇金柅欲其止也羸豕惡其躁也遇其大陽之不可消也近與陰比故包有魚无咎遂與陰應者包无魚起凶在下而不得陰者是始于其臀在上而不得陰者亢極于其角而論九五陽剛中正以君位雖非比應之位而有相遇之理如以杞包瓜有隕自天求无而餘有此言夫陰之有可遇也聖人于陰陽消息之際亦微辭其旨深矣。

九三在下而不與陰遇故危于其臀

九二與初陰相遇之專故包有魚而不及于賓

姤九五以陽剛居尊之君位而陰遇之故以杞包瓜如有隕自天　陽以遇陰爲美初爲羸豕其辭最爲至戒

九四遠初陰相遇之難故包无魚自起于凶

上九在上而不與陰遇故究極于其角

陰以遇陽爲戒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

程子曰無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大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愚按萃者聖人所以萃合天下之離散而其爲萃之主者則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也萃有位其位尊矣元永貞其德備矣比之人君以是比天下萃之人君以是萃天下元永貞其君德之主矣乎元至大也永至久也貞至正也惟其大故足以創業惟其久故足以垂統惟其正故所以創業者取之以仁義所以垂統者守之以仁義非帝王之盛其孰能與于此乎四得五之陽剛以爲近臣故大吉无咎而得其周正二得五之中正以爲遠臣故引吉无咎而見其孚誠此同德之臣聯其君以萃天下者也而其餘諸爻初之號呼三之嗟嘆上之齎咨其心皆欲求萃于五而然不而終得其萃也故皆无咎人心之歸有不可遏者豈不以君臣之德足以萃我乎

六二與五應故引吉无咎而見其孚誠

九五陽剛中正以萃天下故萃有位其位尊元永貞其德備而天下萃之

九四與五同陽剛故大吉无咎而得其周正

輔其君以萃天下

初號而求萃

三嗟而求萃

上齎咨而求萃

皆終得萃而无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愚按升者升進也程子以爲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初二三四居下位而欲升進于上此升于位者也而初信于二所以得大吉二三四順于五則有用禴之利虛邑之易岐山之亨豈非由王公者乎五居上位而欲升進于道此升于道者也然以下應于九二孚信之位故若升階之无難豈非由聖賢者乎究而言之二備聖賢之德貴誠而賤飾以輔其君伊尹周公之臣也五當王公之位好善而忘勢以得其臣大甲成王之君也蓋升之善矣惟上六居升之上昏迷之甚以之升于位而不已其可乎但可移此心以升于正道而不已則庶幾不此以

聖人勉人修天爵而不要人爵之旨也

[illegible]

九二[illegible]而升如虞芝之易
九三[illegible]則有用[illegible]而吝
九四順君而升至岐周之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愚按困之爲卦雖以柔揜剛爲義然柔與剛皆困揜于人者困揜人者亦困也況揜于人者皆剛剛以位言之爲貴以德言之爲君子揜人者皆柔柔以位言之爲賤以德言之爲小人以賤揜貴貴者之勢大而賤者之力或不勝矣以小人揜君子君子之心亨而小人之計无所用矣勢大而心亨困猶可也力不勝而計无用困及甚矣此三柔爻之困所以過于三剛爻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蒺藜困于葛藟小人困于貧賤其艱難辛苦如此困于酒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者困于富貴其厭飫羈絆如此況夫君子處困則同志以相濟二得朱紱之君以誠意事之故利用享祀无咎五得赤紱之臣以誠意交之故利用祭祀有說交孚之故者矣惟九四雖不[illegible]相恩之地而終得金車之助豈非金車之來中者以衆賢于賢君以爲金資于臣哉[illegible]爲中其成輔任之功必小人處困則離心矣[illegible]似入于谷不觀其人將何所助三人于[illegible]見其妻將何所安孤立之勢危矣惟上六以其居困極之地而得有悔之吉豈非夫悔不能困人反以困已舍小人之類將君子之歸而但免其困乎聖人扶善抑惡之旨深矣

九二得朱紱之君而无咎
初六臀株木不覿其人
困二五爻 九五得赤紱之臣而有說 九二困于酒食而同心相濟 三四爻 六三困于蒺藜不見其妻 小人困于貧賤而異心相害
九四得金車之助而有終
上六困于葛藟而有悔終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愚按井以上出爲成功故初泥不如二漏二漏不如三渫三渫不如四甃四甃不如五冽五冽不如上收而陽爻爲井中之泉漏渫冽是也陰爻爲井中之物泥甃收是也

上六居冽之上爲井收 六四居渫之上爲井甃 初六居漏之下爲井泥无禽 三陰皆井中之物

井以上出爲成功

九五居甃之上爲井冽 九三居漏之上爲井渫 九二居泥之上爲井谷甕漏 三陽皆井中之泉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征凶居貞吉、

愚按變革之道聖人之所慎重而不敢忽者也
者彖所謂湯武革命是其至大者而蠱貞之之以遲
固都漢儒所謂更張治道之論是皆宜本之以
誠信加之以詳審誠信者剛毅篤寔利于己亦
利于人是之謂有孚詳審者思慮周密善其始
又善其終是之謂已日以心而論則有孚之念
固積于己而後言之先以事而論則有孚之效乃著
于已日之後積于己日之先先者我也著于
已日之後者人乎我也我先乎以感乎人也故九四
言有孚而以改命人後乎以化我故九三言革
言而能有孚就六爻之序言之初革之始故貴
牛之毫改其中順堅固始也欲革而有不敢革
守其常也上革之終故豹變而取其文蔚順
從終也既革而无不當果勝其初也若中爻則
九五陽剛中正與其二三四之臣各以陽剛中
正盡革之道而臣之有孚必已日而著君之有

孚乃未占而知臣盡其功君享其成也蓋變革
之道君臣不敢輕易如此而後之君臣乃或妄
意肆志改祖宗之法于期月之間以求富強若
宋神宗王安石者卒以召无涯之禍其亦未知
夫己日有孚
之義而已

革　九五　六二　九三　九四

初九革之始欲革而有不敢故言貴牛之革中順堅固牢守其常也

陽剛中正之君臣相與革天下之事而不之以誠信故或以有孚或以詳審故所以皆吉者也

上六革之終既革而无不當言豹變而文蔚順從果勝其初也

鼎元吉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愚按鼎之爲卦取器之象初陰下植爲足二三
四陽中寔爲腹五陰對峙乎腹上爲耳上陽下橫
亘乎耳上爲鉉而六爻皆以上出爲成其功下
出爲廢其用二與五應二爲在鼎之寔猶有所
係于下而幸其不我即也仇謂初以陰害陽故
曰仇然終不能害至五而成其金鉉之功矣謂
以二爲金鉉而貫五之黃耳二雖非鉉之位而
以其所應者耳則亦可以言鉉二五之應以交
也三與上應三爲在鼎之膏有所塞于應而
致其不我食也塞謂四以陽拒陽故曰塞然終
不能拒至上而成其玉鉉之功矣謂以其上爲玉
鉉而貫三之鼎耳三雖非耳之位而以其所應
者鉉則亦可以言耳三上之應以位也三乘初
而從五以吐其寔三越四而從上以食其膏豈
非以上出爲成其功乎四與初應四否也餗也
初趾也足也故四折足覆餗初顛趾出否豈非

以下出爲廢其用乎然而論上出則上之玉鉉
其功九大於金鉉語下出則初之出否其事乃
賢于覆餗蓋最上爲鼎養之首味已當享帝養
賢之用而至下爲陳腐之餘物或有去故取新
之益者也

鼎　六五　上九

六五之金鉉貫五之黃耳而出其寔

三之鼎耳受上之玉鉉而出其膏

以上出爲成其功

初六　九四　初相應故　顛趾出否　折足覆餗　以下出爲廢其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視

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愚按震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為震之主故卦中二陽言致震之義而處震困在其中焉其四陰爻則皆處震者也本卦辭言之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謂敬懼可以保其安裕而初四二陽因其義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謂敬懼可以免其喪失而二五二陰因其義初承象文而言後吉其福遲也四同初体而言遂泥其福速也蓋始震者知懼而福來猶遲雖震者徂威而福至甚速所以知懼者亦由其位之得正所以徂威者亦由其位之不正正固敬之所以立而保安裕之本也二當震之始而乘初剛然有喪而自得五當震之濟而乘四剛然无喪而有事蓋卑而得中者猶有所喪尊而得中者全无所喪中固敬之所以存而免喪失之本也若乃三處震之極而蘇蘇上處震之盡而矍矍可謂危矣然終无眚咎者亦以其敬懼之心致然耳故凡人之情未有處震而不敬慎者也亦未有敬慎而終凶者也生全出于憂患此亦可見而即卦辭震亨之義也。

上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此言敬可以保其安裕］
初九得震而知懼其始終吉
九四失震而徂威于西故遂泥
［正者敬之所以立］

震亨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此言敬可以免其喪失］
六二當卑而得中故有喪有得
六五居尊而得中故无喪有事
［中者敬之所以存］

六三處震之極而蘇蘇故无眚
上六處震之極而矍矍亦无咎
［六爻皆言震亨之義］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上九敦艮吉

愚按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而重艮則上九居止之盡艮之上也其止敦厚得止之道矣其餘爻皆取人身象初趾二腓所以行也五輔所以言也三厲薰心心在内也四艮其身身在外也言貴能止止則有序行貴能止止則有常永貞乃常也彼不能止其行者豈非守于已者不蹤而惟徇于人之是務此所以若足動耕隨而不能拯救乎身貴能止止則无過心貴能止止則无危厲薰乃危也彼不能止其心者豈非大体有所未羡而惟小体之所孝制此所以若艮限列夤而不勝危懼乎止其言行非言行懼忘也謂發言制行之間有所禁戒而不失于誠誠放蹤不止其身心非身心兼抵也謂存心修身之際有所主持而不至于息情馳驚不用之于身心言行而各止猶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大易艮卦即大畜圖旨也昔者周正建子為天統故周易首乾言天道獨備而一言以蔽之曰健殷正建丑為地統故歸藏首坤言地道獨備而一言以蔽之曰順夏正建寅為人統故連山首艮言人道獨備而一言以蔽之曰止止之一言聖賢傳心之要法也故先儒亦謂佛氏所述華嚴經一部不能當大易一箇艮卦夫其所以不能當者豈非佛氏絕言行身心以為止而聖人之止不離于言行身心乎毫髮之間學者所宜辨也。

上九［為艮之主 敦厚于艮 盡艮之道］
初六艮其趾而能止于行以守己
九三厲薰心不能止于內
六五艮其輔而能止于言以有序
六四艮其身而能止于外
六二艮其腓不能止于行以徇人
言行身心皆貴于能止也

漸女歸吉利貞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

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朱子曰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

愚按漸者進也女之歸于人家亦之進于正也皆進也初上二爻言士之進中四爻言女之進初進之始如鴻之漸于水下而危厲有言求見信于人也上進之終如鴻之漸于天逵而羽可爲儀已爲法于世也二與五以正相應五夫而二婦也三與四以比相比三夫而四婦也故五言其婦之久而不孕而爲之婦者飲食和樂以待之有于磐衎衎之吉三言其婦之孕而不育而爲之婦者君處乎易以安之有于木得桷之善所以然者无非正也正而未即合此所以爲漸進也合六爻言之于磐木陸陵逵以漸而進義尤明著。

漸取鴻象

初六于干 進之始而危厲有言求見信于人

六二于磐

九三于陸

六四于木

九五于陵

上九于逵 進之終而羽可爲儀已爲法于世

三爻以正相比爲夫婦故言婦孕之 四木而四居之爲易以安乎三

二爻以正相應爲夫婦磐之宜安之交乎五飲食和樂以待于五

女歸以正 能正其家

士進以正 能正其邦

歸妹、征凶、无攸利。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愚按歸妹者女之嫁歸也六爻之中以陽剛正得中爲女之賢在上爲女之貴有應爲女之有歸及此者爲不賢爲賤爲无歸六五得中在上而有應女之貴而賢得其所歸者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此其最也九二剛中有應賢且有歸而但在下不貴故曰幽人之貞此其次也初四二陽之中四賢而貴初賢而賤三上二陰之中上貴而不賢三賤而不賢四爻皆无應爲无所歸斟酌論之賤且不賢而无歸者皆不足道蓋其无所歸以不賢之故不无寔无亟以須以娣貴哉何如焉此其至下也賢而賤者其无歸用人之不見知故跛履貞吉三者之中有其一已足嘉矣賢而貴者其无歸凶已之不自輕故遲歸有時三者之中有其二又何慊焉此蓋處幾乎女之次矣六女者各不同而第其等大略惟三亦惟以賢也歸也貴也三者權之耳非賢无以正女德非歸无以全人倫而貴出于天之所生非人之所能爲故賢約矣然後論歸歸約矣然後論然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可以不貴也不可以无歸也古人有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是已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可以无歸也不可以不賢也古人有言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是已故是圖之列不賢者不以居中等无歸者不以居上等而三等之中皆有貴者焉其意以此雖欲觀乎爲女則知爲士士有賢矣然後論其得君而事之而班貴之崇卑尊秩之厚薄豈君子所得爲而較哉苟未至於賢文惡不由其道而往而以得君而事爲榮也

歸妹全

有應爲婦 — 故曰帝乙之歸 — 初九賢而賤其无應不足爲歸故以娣 — 六三賤且不賢而无應故須以娣

得中爲賢 — 妹而娣之貴 — 九二賢且有應而不貴故言幽人 — 此次也

在上爲貴 — 于君袂也 — 九四賢而貴其无應已不自輕故有時 — 上六貴而不賢而无應無實无益 — 此下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愚按豐者明動相資盛大之象也明動盛大孰有過于日之方中之時乎故彖因離象而日以中爲言爻亦承其義然彖言日中則以人君有晉照之德卦論其象也爻言日中則以人君有柔暗之失爻因其位也六五爲柔暗之主宜求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慶譽而吉斯于上以求在下之明也六二爲章美之才宜盡其在己孚信之心而發之則无危疑之疾明于下以應在上之動也與五爲比應者方稍足以匡之故日中見斗其暗爲尚可與五非比應者方下足以及之故日中見沬其暗爲愈甚所言主者人君也初謂五爲配主蓋本非同体而以陰陽相配合如四耦然遠臣之於君声氣相求也四謂五爲夷主蓋本是同体而以承乘相切近如等夷然近臣之於君休戚共也配主自異姓之卿言之夷主自貴戚之卿言之皆欲扶其主之柔暗而其主亦能求章則衆賢並致而无憂矣上六之豐屋蔀家窺戶无人豐之盛者藏之端盛之𣥺者衰之始即彖傳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之義仰觀于豐之雷火天也赫赫者絶炎炎者滅天收其聲地藏其熱亦可以識此哉

豐

彖言日中因其德以勉人君之有照臨

上揜下蔽蔀沬闃戶[illegible]

爻言日中因爻位以戒其之勿柔暗

初九與夷主[illegible]配而以過之爲可尚

六二與五相應[illegible]足救其暗故日中見斗

六五柔暗主宜來致在下章美之才則有慶譽

九三雖應其才不足救其暗故日中見沬

[illegible]章美之才而[illegible]求其君也

旅小亨旅貞吉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愚按旅者羇旅之時也人之處羇旅貴乎柔順得中過于高亢者取禍過于卑屈者取辱以六爻論之初六位卑而自處以柔懦不得柔之正矣故有鄙猥瑣屑之災上九位高而自處以剛不得剛之正矣故有焚喪號咷之厄三居下之上而剛以陵在下之人故喪其童僕而危厲不安四居上之下而剛以干在上之人故得其資斧而憂戚不快喪而難復得所以危也得而恐或失所以憂也處旅如此何乘乎過剛哉惟二位卑而處中所以懷資而得人之信五位高而處中所以亡矢而成已之譽保其所有以爲養者之善處旅損其所有以成功者貴者之善處旅也

旅貴乎柔順得中

初六以卑而處不正故有鄙猥瑣屑之災

六二位卑而以柔處中故懷資而得童僕之信

九三居下之上而以剛陵在下之人故喪童僕而危厲不安

九四居上之下而以剛干在上之人故得資斧而憂戚不快

六五得高而以柔[illegible]故一矢而成譽命之終

上九高而[illegible]不止故有焚巢號咷之厄

累過高取禍退卑取辱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愚按巽順之道貴得其宜不可過也下以巽順之道事上過則為諂佞无立上以巽順之令使下過則為姑息无功五居大君之位剛得其中故其所以更改命令既原之于先又度之于後有三日之久何其詳審乎四居大臣之位柔得其正故其所以收效成績既足以奉上又足以養下如三品之獲何其宜得乎在上巽順如此可謂得宜矣以在下言之初與二也居陽位而皆不中陽剛勉以為巽故初將進將退利於武勇三頻失頻巽不免于羞吝不能矯之則懼怨乎二與上也居陰位而皆不正隣委隨以卑巽故二巽在牀下宜出于誠意上巽在牀下已失其剛斷果能以誠斷二術賢乎凡此皆在下巽順之未盡得宜者也盍居陽者皆不若五居陰者皆不若四巽所以未易言焉巽之不如謙何也謙者自卑以謙人巽者自卑以人人謙人者无所求也人人者有所求也同行巽情不可以一槩論矣

初六將進將退利於武勇　九三頻巽頻失不免于羞吝
九二居陰位而中得巽之宜
上九居陰位而不正巽在牀下已失其剛斷
此皆在巽順之不得宜

兌亨利貞
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
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愚按兌者說也以陰居陽之上此其所以說也上六牽引四五二陽以為說於外六三來就初二二陽以為說於內皆小人邪媚之情狀而五比上故言孚于剝四比三故言疾惡之則有喜初處卑故和說二中實故孚信蓋初二君子之在下者樂道而不怨天尤人存誠而自心廣體胖皆得夫在己義理之說也四五君子之在上者君不以三風十愆之欲喪其國臣不以三風十愆之欲亡其家皆絕夫在人誘惑之說也然則處說之道貴于剛而戒夫柔者于此可見矣

六三來就初二二陽以說于內
上六牽引四五二陽以說于外
初九處卑故和兌　九二中實故孚兌　君子在下得夫貞
九四商兌　九五孚于剝　君子在上義理之說
小人不貞者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
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
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愚按渙散之時非人君誠足以合衆志才足以涉險難發號施令足以鼓動羣聽布德行惠足以收卹民心不能濟也故彖以假有廟涉大川爻以汗大號渙王居為言而六四竭其輔佐之力為之散四方之小羣以成一統之大功蓋君臣同心以濟天下之渙者也而初以二為馬而資其拯二以初為机而就其安乃在下之人无以處其身而求援于人三渙其躬以免悔上渙其血以遠害乃在上之人不能救其人而僅免于身者也此四爻者皆求濟一己之渙而有待濟渙之君臣以歸之矣於斯世也其羑里歸而集大統孟津濟而殪戎殷文王周公身膺其

故言之得其實如此乎。

渙卒（[illegible]）（在下之无以庇其身而求援）（君臣同心以濟天下之渙）（上下苟免以濟一己之渙）（在上之无以庇其人而僅免于身）

節亨苦節不可貞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愚按節者有所止。節而安其分。以无過不及違其時。以不先不後也。故貴于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五弱覆之故其節甘而不苦。四順承之故其節安而不苦。各當其可。孟子之所以願學孔。猶四之於五也。用舍行藏。惟隨其時。孔子之所以循周之轍。猶五之於四也。初之位隱以不出戶庭爲宜。二之位漸顯。以不出門庭爲凶。三當節時。不能節而嗟傷。上之時已衰。不知變而苦節。即其位與時求之可見矣。

節（兼循中正之德以節）（有順承中正之道而安節）（此四爻兼其節者也）（初九其位尚隱故不出戶庭爲宜）（九二其位已顯故以不出門庭爲凶）（此四爻戒其當節者也）（六三其時當節故言不知節則嗟傷）（上六其時已衰故言不知變則苦節）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愚按中孚者。以孚信相應之爲尚。而孚信皆平中正。中爲上。正次之。中正皆不足。斯下矣。九五九二。鶴鳴子和。我爵爾靡。孚信相攣。无不盡善。以其中正也。六四當月望陰盈之際。而惟恐信之以私也。故宜絕初之馬匹。以上而從五。而初亦且當虞度詳審。不可遽即于四。以其正而不中也。上九當天衢高遠之處。而守其信之已過也。乃惟登己之翰音。不下而從五。而三亦惟鼓罷泣歌。不勝其私于上。此不中不正者也。合而論之。二五之信。声氣相求。大人君子。誠无妄也。初四之信。審己量彼。君子貞而不諒也。三上之信。欲動情躁。生守死不去也。信豈可一概論哉。

中孚信以中爲貴（[illegible]）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

愚按小過者，陰過而陽不及也。陰過則有以傷乎陽，陽不及則无以勝乎陰。聖人於此，正欲扶陽而抑陰，故初六傷九四者也，則爲九四謀曰宜勿過爲礼，過于初而必當戒也。則至初則言其飛鳥之凶矣。上亦傷九三者也，則爲九三謀曰荷不過爲防備於上，則必彼戕害。至上亦言其飛鳥之凶矣。飛鳥承彖文取象，內寔外虛，如飛鳥之形。上二爻正當鳥翼而所以飛也。二與五皆陰，君相應之地也。二不遇其祖而遇其妣，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五不能成自東之雨而徒有自西之雲，不能弋在上之鳥而徒弋在穴之物，皆陰之事，非陽之事也。即彖所謂可小不可大，宜下不宜上也。

小下陰也。

大上陽也。

初得傷四之心，故戒以飛鳥之凶
九四有[illegible]初而當戒懼
九三不過防備于上，則必被戕害
上有傷三之心，故戒以飛鳥之凶
皆以陽遇陰也

六二遇其祖之陽而遇其妣之陰，不及其君之陽而遇其臣之陰
六五不成自東之雨而徒自西之雲，不在上之鳥而弋在穴之物
陰過陰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愚按既濟之卦，以六爻言之，陰陽錯居，各得其正。以二体言之，水火交構，共成其功，而卦爻辭皆有警戒之意。盖正位未易居，居之不謹則所以亂也。成功未易處，處之不慎則所以敗[illegible]。初在下故濡尾，上在上故濡首。二三離体則日，故[illegible]躁而抑之以[illegible]是，濡婦欲有行也，而待七日之[illegible]以抑陰之[illegible]過也。師將有克也，而至三年之久，所以戒陽之好勝也。四五坎体，四險故因四險而戒之以繻敵。[illegible]以濟險而有衣袽之戒。濟險以敬，敬心[illegible]之陰，虛也。祭以交神而宜禴祭之薄。交[illegible]心寔取五之陽寔也。无欲速好勝之失，有主敬存誠之德，則陰陽各得其正矣。弗得而[illegible]險濟而[illegible]交則坎離共成其明矣。[illegible]美於斯盡乎。

既濟其[illegible]故濡尾
六二 離体倒坎 婦欲行也，而至七日之久，是遂得也。婦行取陰柔義
九三 師欲克也，而至三年之久，是勝也。師克取陽剛義
六四 終坎出險 濟險以舟而有衣袽，戒懼也。敬取陰爻中虛爲義
九五 其在[illegible]故濡首 交鬼以祭而貴禴祭之薄，欲其誠也。誠取陽爻中寔爲義
陰得其[illegible]
陽得其濟
就卦言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愚按未濟之卦，以六爻言之，陰陽錯居，不得其正；水火異處，不相爲用，故爻辭皆不取相應爲美，而各自有義。初上二爻就卦各言，初在下故濡尾，上在上故濡首，猶既濟之初上也。二三坎体，二曳輪以居險中，而三涉川，亦坎水象也。以其在水之中，故涉而利。四五爻離体，五光輝，以君文明之中，而四伐國，亦離兵象也。以其居兵之始，故勝而遲。既濟之九三，即未濟之九四，以反對求之可見。下坎体自初至三，上離体自四至上，皆[illegible]三爻爲三年。九三之三年[illegible]

昔數至今，九則少三年。自今數至後，皆書離依而爲兌扶之朞也。又離三亦三年。象易之取象无常也。類此可以類推矣。

未濟

初在下，故濡尾。
九二居險體之中，故曳輪而不進。
六三有坎水之涯，故涉川而有利。
九四在離火之始，故伐國而勝之。
六五居文明之中，故光輝而有孚。
上九在上，故濡首。

以体之象言　以爻之德言　就卦名言

周易下經卷之二終

周易圖釋卷之三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爾鉉輯編　同校

八世孫　世遜　遠　達　進　手錄

齊亭　立　育

九世孫能承　高　鏡　偕姪　紹　武　錫　重　梓

袞　亢　亮

周易彖傳上

朱子曰，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

愚按先儒有云，彖傳上，彖傳下，繫辭傳上，繫辭傳下，亦有云彖傳上，彖傳下，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者。傳字在上爲當，今從之。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屯，剛柔始交而難

乃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
侯而不寧、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
也、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需須也、
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
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訟上
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

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比吉也朱子曰此三字疑衍文 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
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
也、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
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履
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
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
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
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
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也、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程子
曰此三字羨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大有柔
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
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
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

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君子之終也、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
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豫之時義大矣哉、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
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蠱剛上而柔下、
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臨剛浸而長、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

凶消不久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
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頤中有物曰噬
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
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賁亨朱子曰亨字疑衍柔來而文
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朱子曰先
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剝剝也柔變剛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

息盈虛天行也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
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
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
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
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
哉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頤
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

矣哉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離麗也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
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愚按彖[illegible]所以釋伏羲卦名文王卦辭者
有取于[illegible]有取于卦象有取于卦体有取于卦
卦變夫[illegible]健動順止陷麗說入之類所謂卦
德也言[illegible]水火雷風山澤之類所謂卦象也

言陰陽[illegible]柔承乘比應中不中正不正之類所
謂卦体也言陰陽剛柔往來上下進退交錯之
類所謂卦變也德者形而上者也象者形而下
者也体者變之已定者也變者体之未定者也
何卦无德何卦无象何卦无体何卦无變有四
者皆言者有言其三者有言其二者有言其一者
有皆不言者皆言之不爲多皆不言之不爲少
各有攸當也然卦德卦象卦体程子但總謂之
卦才而已因繫辭有彖者材也之云而言也至
朱子始[illegible]自其孰爲卦德孰爲卦象孰爲卦体
彤分[illegible]如指諸掌可謂發程子所未發矣其
閒亦有可言者如乾之統天坤之行地應乎天
也未嘗非卦象而不釋其爲卦象泰之內陽外
陰否之內柔外剛未嘗非卦体而不釋其爲卦
体者[illegible]大綱而不及夫小節訓正理而可畧夫
餘意[illegible]大象曰止也而其下言止之意尤詳究
彖[illegible]而其下言說之意尤大乃不釋其爲
卦德也[illegible]非謂其不待言而顯乎若乃困之尚

□□兼取上兌象。兌之卦日聰明。取上離象。然□亦言其為卦象。而于困不言其為卦象者。始常時損益之有遺。无大害也。而大畜之上艮止傳於彖辭下。既言能止健為卦德。於彖傳下言能□隨為卦德者。必從來傳寫之有本。可承誤乎。似此之類。俱未盡述。今為圖以備載之。至于卦變。則程朱皆言之。而有異。不可不辨也。程子本說卦。乾坤相索。而得六子之說。故所于三畫小成之時言其變。朱子本繫辭。剛柔相易。周流六虛之說。故卽卦六畫大成之時言其變。雖各有所本。然彖傳釋全卦之義。當所該者多。而所遺者少。三畫卦之變。震坎艮本坤體。而一剛自乾來變成之。巽離兌本乾體。而一柔自坤來變成之。父母合体。男女成形。其變該于此而无遺。所苦乃六畫卦之變。一卦可變而為六十三卦。六十二卦可變而為一卦。今朱子于咸、恒第取其自旅變者以釋之。則旅之外所遺者多矣。孰若程子言咸之兌艮本乾坤所變。為兼該乎。於恒卦。第取其自豐變者以釋之。則豐之外所遺者多。孰若程子言恒之震巽本坤乾所變。為兼該乎。且旅變咸。在五上爻。今不于五上爻象言之。而于咸彖。豐變恒。在初二爻。今不于初二爻象言之。而于恒彖。其于朱子所定占法。六爻不變。六爻半變。六爻皆變。則占彖之例。亦自相矛盾。諸彖傳言變卦者皆然。故愚于卦德卦象卦体從朱子。而卦變從程子。至當歸一。精義无二。固不得而兼從也。

	卦德	卦象	卦體	卦變
乾		統天 時乘六龍以御天		
坤	順天承 柔順利貞 後順得常	德合无疆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應地无疆		
屯	動乎險中	雷雨之動滿盈		

	卦德	卦象	卦體	卦變
蒙	險而止	山下有險	時中 志應 剛中	
需	險在前 剛健而不陷	位乎天位 利涉大川往有功		
訟	上剛下險 險而健	入于淵	尚中正	剛來而得中 謂下坎本坤 剛自乾來而得中以為坎
師	行險而順		能以衆正 剛中而應	
比	下順從		剛中 上下應 下順從	
小畜	健而巽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剛中而志行	
履	說而應乎乾		柔履剛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泰	內健而外順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內陽而外陰	
否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內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	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	
同人	文明以健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中正而應		
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	應乎天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應乎天	
謙		地道卑而上行		
豫	順以動 豫順以動 天地以順動 聖人以順動		剛應而志行	
隨	動而說			剛來而下柔 謂下震本坤 上兌本乾 因乾之上爻 剛來居坤柔之下

周易圖釋卷之四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鋐輯編

八世孫世遜 逵 進 手錄

齊亭 立 育

九世孫能永高 鏡 偕姪紹武 甥 重梓

亥九 亮

周易彖傳下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

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

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

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程子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惟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爲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愚按此處疑有錯簡闕文。當云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illegible][illegible]不窮也。蓋養而不窮也。釋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至爲明白。今既脫去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而猶存句末一井字。故遂以屬之下文曰。井養而不窮也。又朱子謂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然遺棄彖辭不釋。他處未有此比。而錯簡闕文豈嘗无哉。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是以元亨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朱子曰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或云出即鬯字之誤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朱子曰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漸之進也朱子曰之字疑衍或是漸字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

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程子曰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朱子曰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又語錄曰其此說有些不穩却爲是六居三不喚做得位然而其這箇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兩爻底

愚按以朱子語錄觀之則卦變當從程子尤可見也詳見彖傳上卷末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愚按郭京謂利涉大川下脫利貞二字理或然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既濟亨小者亨也

朱子曰濟下疑脫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

道窮也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咸	恒	遯
卦德	止而說	巽而動	
卦象	男下女	雷風相與	
卦體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剛上而柔下 剛柔相應	剛當位而應 浸而長
卦變	柔上而剛下 謂上体本乾柔上变其上爻而成兌 下体本坤剛下变其上爻而成艮	剛上而柔下 謂上体本坤剛而上变其下爻而成震 下体本乾柔下变其下爻而成巽	

大壯
剛以動
大者壯　大者正

晉
順而麗乎大明
明出地上
柔進而上行

明夷
内文明而外柔順
明入地中

家人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
説而麗乎明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蹇
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
當位貞吉
往得中　謂上体本坤剛往居五得中而成坎

解
險以動動而免乎險
雷雨作

損
損上益下
損剛益柔　謂下体本乾損九三之剛爲柔而成兌上体本坤益上六之柔爲剛而成艮

益
益動而巽
木道乃行
中正有慶
損上益下
自上下下　謂上体本乾損九四之剛爲柔而成巽下体本坤益初六之柔爲剛而成震剛爻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也

夬
健而説
剛決柔
柔乘五剛
剛長乃終

姤
天地相遇
柔遇剛
剛遇中正

萃
順以説
剛中而應

升
巽而順
柔以時升
剛中而應

困
險以説
尚口乃窮
剛揜　剛中

井
巽乎水而上水
以剛中

革
文明以説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鼎
以木巽火
耳目聰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艮
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其止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

漸
止而巽
其位剛得中
進得位　進以正　謂下艮六二本坤也陽自乾之下爻變坤之上爻爲進而得陽位之正以爲艮上巽本乾也陰自下坤之上爻變上乾之下爻爲進而得陰位之正以爲巽

歸妹
説以動
位不當　柔乘剛

豐
明以動

旅
止而麗乎明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巽
剛巽乎中正
柔皆順乎剛

兌
説也
説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説以先民民忘其勞
説以犯難民忘其死
説之大民勸矣哉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說以行險	說而巽			
乘木有功		乘木舟虛	有飛鳥之象焉		
	剛柔分而剛得中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柔在內而剛得中	小者過柔得中 剛失位而不中	剛柔正而位當 柔得中	柔得中 雖不當位剛柔應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謂下体本坤変爲坎剛來居二不窮 極而處得其中上体本乾変爲巽柔 往居四得正位而上同于五					

周易彖傳下卷之四終

周易圖釋　卷之五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遜遠逵進　手錄
齊亭立
九世孫能永高青　偕侄紹武易重梓
衮九亨鏡

周易大象傳

程夫子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

朱子曰，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

愚按程子用王弼易次序引傳以附經，故大象附卦下，小象附爻下。朱子既復古易，次序分傳以尊經矣。然乾卦一大象之下，附以乾六爻小象。坤卦一大象之下，附以坤六爻小象。上卷大象小象合爲一，曰象上傳。下卷大小象合爲一，曰象下傳。亦恐未當。蓋大象釋伏羲卦象，小象釋周公爻辭。其義意大象不用韻，小象用韻，其文異，未可比而同之也。且易之象分大小，如詩之雅分大小，孔子已謂之。然豈待先儒而始離之哉。故今于象傳不以上下分卷，而以大小分卷。如安定胡先生易卷次序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愚按廬陵歐陽公謂天行健下闕乾字。然以象勢例比之，則健字亦或乾字之誤，由其[illegible]

經闕然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火在

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火下

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朱子曰。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洊雷震君

君子以恐懼修省。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愚按易大象。非用之于向占以知吉凶。而用之于修象以知德業者也。然德業之成也。不待占而知吉凶。則其爲用不豫矣乎。義不大矣乎。得諸已之謂德。措諸人之謂業。大象之用不外于是二者。而邪大學明德新民之二綱。細分之。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目也。今以大象六十四分爲十四節。以隸于八目。而又總隸于二綱。皆本于謂大學乃空腔子。須以他書填補裝實其後西山真氏德秀因此作大學衍義。真以經史諸書。今以大象填大學。豈非朱子之遺意。真氏之成規乎。

虛受人。　朋友講習。

右第一節。格物致知之開。先當受教於師。講習於友也。

格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制數度。議德

明德

[illegible]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

[illegible]族辨物。　治曆明時。　懿文德。

右第二節。格物致知之所當用功。有往古之賁。有數度之文。有人之德行。有物之類族。有天之曆時。莫不當識之。制之議之辨之治之明之。以爲畜聚懿美吾德之資。信能者是。則物格知致。而可從事于誠意正心矣。

自昭明德。　果行育德。　自彊不息。

右第三節。誠意正心者。當存天理。使之昭明不外。果決不餒。涵育不害。剛彊不息也。

恐懼修省。　懲忿窒慾。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右第四節。誠意正心者。當遏人欲。鼓動其恐懼修省之念。致其懲窒遷改之功也。天理存。人欲遏。則意誠心正。而可以修其身矣。

反身修德。　慎言語。節飲食。　言有物而行有恒。　非禮弗履。　立不易方。　思不出其位。　慎德。積小以高大。

右第五節。修身者。當慎其身之所言而有物。節其身之所養而有則。身之所行。欲其有恒。身之所欲。其有禮。所以立身者。不改易其方。所以處身者。不思出其位。然後爲能慎其身。所修之德。積小以至于高大。而身无不修。可推以齊其家矣。

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作事謀始。　慎辨物居方。　永終知敝。

右第六節。齊家者。當恭以行已。哀以執喪。儉以足用。而於接物也。能慎辨乎施。於處事也。能謀始而知終。則家豈有不齊者乎。家齊而推之。以治國平天下。有不難者。特在其時位之何如耳。

齊家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同而異。致命遂志。

右第七節。有治國平天下之用。而不得待

新民　治國平天下

位以推之者。獨善守死而已也。

厚德載物。厚下安宅。容民畜衆。勞民勸相。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右第八節。有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得時位以推之者。當先養于民也。

居賢德善俗。振民育德。常德行。習教事。省方觀民設教。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申命行事。施命誥四方。蒞衆用晦而明。經綸。

右第九節。養民之餘。當繼以教民也。

辨上下定民志。建萬國親諸侯。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享于帝立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右第十節。教民之大者。莫若制禮作樂也。

遠小人。不惡而嚴。明庶政。无敢折獄。明罰敕法。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折獄致刑。議獄緩死。赦過宥罪。

右第十一節。教而不改者。待之以刑。而刑未嘗无欽恤哀矜之意。終期于无刑也。

以思患而豫防之。除戎器戒不虞。

右第十二節。刑所不及者。待之以兵。而兵以防患。戒不虞。不貴于窮兵黷武也。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茂對時育萬物。正位凝命。繼明照于四方。

右第十三節。教養禮樂刑兵之事。以序而舉。則功足以立三才。恩足以及萬物。德足以垂億世。而治平之能事畢。格致誠正修齊之明效著矣。

嚮晦入宴息。飲食宴樂。

右第十四節

周易大象傳卷之五終

周易圖釋卷之六

木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楫編
八世孫 世進 遠 達進 手錄
齊亭 立
九世孫能永高 青 偕姪紹 武鶚 重梓
袞亢 亮 鏡

周易小象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履霜堅冰。朱子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程子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

志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
也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朱子曰順當作愼）困蒙之吝獨遠實也（朱子曰實叶韻去聲）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用禦寇上下順也需于郊不
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愼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
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不永所事
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竄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卽命渝安
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于賢
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復自道其

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
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雨既
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素履之往獨行願
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與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
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拔茅貞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
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
不亂群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出門同人又誰咎
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
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
也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厥孚交
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

天祐也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初
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
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也
恆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官有渝從正
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丈夫
志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
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

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
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咸
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
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
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初六童觀小人
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
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屨
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
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

也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
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
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剝牀以足以滅
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剝牀
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子得輿民所
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
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
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行人得牛邑人災

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
行窮之災也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
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
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弗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
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
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華
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

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已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

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

光也齎咨涕洟未安上也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於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井甃无咎脩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接也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朱子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

姊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吉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

窮也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弗遇過之已亢也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朱子語錄曰初九咎上聲。六二道亦上聲。九三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疑九五時又来音黎。上六久與已字通已字平敍爲朞。）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又語錄曰或云當作拯字。）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愚按周公于爻辭。有用韻處。或一爻中數句共韻。如困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徐車二句共韻。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刖紱說三句共韻。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曳掣劓亦二句共韻。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孤塗車弧弧。四五句共韻。或）

一卦中數爻共韻。如乾九二見龍在田。九三終日乾乾。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用九乾天。四爻共韻。坤六三含章。六四括囊。六五黃裳。上六其血玄黃。章囊裳黃。亦六四爻共韻。其他以而相比者以叶而後同者。猶未易數。然其用韻原少。不用韻爲多也。至孔子小象傳則以正韻求之。可以叶韻求之。无有不用韻者矣。夫文以明理。何假用韻。而周公既間用于爻。孔子又用于象者。豈非以爻象之多。累百積千。義既廣大。文亦悉備。假韻以聯其辭乎。又非以民生之衆。雜智與愚。咸資于易以濟爾行。假韻以便其讀乎。由是言之。文者理之車輿。理非文不行。韻者文之和鸞。文非韻不節。聖人用之也。必有以焉。先儒惟朱子屢言之。爻辭。漸上九漸于陸。因韻而定陸字之爲逵。小象傳。蒙六四獨遠實。因韻而言實字之當叶。艮六五以中正。用韻而知正字之爲羨。未濟初六不知極。因韻而見極字之爲誤。而既濟諸象。又備述叶韻之法。于是易爻亦有韻。始大白矣。雖非大義所關。而學者其可以不知考哉。第爻辭間用。故不可圖。小象傳純用。今備列于圖如左云

平韻　上韻　去韻　入韻

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真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法

乾　象

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用九

首　五　戶　悔　見　造　上　告　澤　久　首

坤　屯　蒙　需

上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初六

光　大　方　大　大　含

中　窮　終

屯：初九　六二　六三　六四　九五　上六

民　正　民　只　常　剛　食　夫　窮　明

蒙：初六　九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九

光　手　慎　持　正　接　法　順　聖

需：初九　九二　九三　六四　九五　上六

常　經　終　中　敗　外　聽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北
師
訟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否
泰
履
小畜

豫
謙
大有
同人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十六

觀
臨
蠱
隨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十七

剝
賁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噬嗑

頤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十九
復

離
坎
易經圖釋
卷之六

恆
易經圖釋
卷之六

易經圖釋
卷之六
睽
家人

易經圖釋
卷之六
益
損
解
蹇

易經圖釋 卷之六

升　困　井

易經圖釋 卷之六

易經圖釋

卷之六

三十七

艮

漸

歸妹

豐

易經圖釋 卷之六 二十九

渙　節　中孚　小過

中窮

大外

何

既濟　未濟

疑　時力　來之　今之　久之

極　正井知

敬　正

當　戸　行內

節　吉

意於小象傳既圖其韻而後乎此者乾文言亦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御天之天叶作汀則精情天平四用韻矣坤文言云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叶作杭則剛方常光行五用韻矣其他三用之二用之者未論也繫辭傳下第八章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作衰與遷同韻一段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遷同韻三段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以字自上聲轉去聲作慕與上文度與故同韻四段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行叶作杭與上文方常同韻五段也全章自首至尾五段十三韻尤爲奇嫔繫辭之所謂易寄而法者豈非此類也夫以繫辭皆有韻既少无韻處亦若周公之爻辭故不得而圖但附見之于此矣古人于文亦九韻中間以有韻或有韻中間以无韻通

意出入斷續非若後人之拘者以古人无意於文非若後人有意於文也惟其无意則文且不足拘而韻何足拘乎故音同則平可轉而入仄仄可轉而入平韻近則此可泛而入彼彼可泛而入此觀于圖所列者可見矣

周易小象傳卷之六終

永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選遠 達迮 手錄

齊亭 立

九世孫能永高 有 借姪紹武 鶚 重梓

袞亢 鏡 亮

周易文言

程子曰、他卦彖傳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朱子曰、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類推云。

愚按先儒所定古易卷次、安定胡氏、康節邵子、皆以文言置彖象後、晦菴朱子、東萊呂氏、皆以文言置繫辭後。然既云文言申彖象之意、則置彖象後爲是。抑乾文言最詳、坤文言稍畧、餘卦无文言何歟。曰亦間有也。上繫第八章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下七爻、第十二章釋大有上九自天祐之一爻、下繫第五章釋咸九四憧憧往來以下十爻、皆文言也。第乾坤文言全備、可以成卷、餘卦或有文言、或无文言、奇零不可以成卷。故全備者置彖象之後、奇零者附繫辭之閒而已。曰孔子作文言、或詳或畧、或有或无、不若彖象四傳之无不彷而明、不若繫辭說卦之无不揔而包、不若序卦之无不一以貫、不若雜卦之无不兩以配者何也。曰文言非孔子作也。彖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孔子作之、如春秋、游夏文學不能贊其筆削者也。文言者孔子言之、如論語、曾閔門人皆得記其所聞者也。其在後世、如語錄。曰以言之者、隨而筆以文之者、門人、故曰文言。曰以語之者、隨而筆以錄之者、門人、故曰語錄。孔子之易有文言、任其問備。程子之易有語錄、在其問也。詳于乾者、乾之義最多、故問答多也。略於坤者、坤之義稍小、故問答少也。或有或无于餘卦者、餘卦之義尤小、故問答愈少也。由是言之、則程朱二子皆以文言爲孔子作者、未可謂之確論。而歐陽公輩疑文言爲講師作者、其疑亦舛然矣。何也。其疑有三。疑首章穆姜已嘗言之、頗孔子引穆姜所嘗言、亦何不可。此不足疑也。疑其中屢稱子曰、乃講師問答者。孔子何嘗不與其門人相問答。此又不足疑也。疑其叢雜、如乾初九、既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即小象陽在下也之云者、孔子先自答之如此、後日答之如彼、門人一人記之如此、一人記之如彼、大同而小異、俱收而並載。此亦不足疑也。曰然則繫辭中凡稱子曰者、皆出于門人

記其問答乎。曰是也。記之者爲誰。親受易于孔子、若商瞿者乎。曰孔子門人高弟多矣、非但商瞿得親受易也。曰楊雄作法言、王通作中說、往往稱子曰、爲問答之式。安知文言繫辭稱子曰爲問答之式者、非孔子作乎。曰雄與通託爲己之門人記己所言、爲問答之式、而實自筆之者、僞也。不冠以己之姓氏、而直稱子、示天下後世、眞與之並、子若孔子門人之于孔子者、僭也。僞也、僭也、雄與通問爲之、孰云聖若孔子而肯爲之乎。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者體之長 亨者嘉之會 [illegible]所以爲此四 利者義之和 貞者事之幹 [illegible] 以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行此四德者 [illegible]

朱子曰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朱子曰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初九 「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 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无所牽乎外 「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有所主乎中 確乎其不可拔者此潛龍之德而潛隱者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 「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德之著乎身 「閑邪存其誠」德之存乎心 「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德之及乎人 可以此能故曰龍德可以爲君故曰君德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 「忠信者[illegible] 修辭者[illegible]」此表裏一誠進修之條件 「先知所至[illegible] 後知所終[illegible]」此始終一誠進修之工程 卑以進德修業[illegible]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 「或躍而上 或處而下」其上下无常 「或躍而進 或處而退」其進退无恒 皆以進德修業及時而欲用者也其非爲邪非離群[illegible]則有咎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 「天 龍 濕 燥 虎 地」此象聖人作 「本乎天者萬象之所親 雲之所從 水之所流 火之所就 風之所從 本乎地者萬形之所親」此象萬物覩乎下 无非感應 各求各從其類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无位
亢九—賢人在下而无輔之—九五—有輔
高而无民
有位
有民

朱子曰此第二節申彖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朱子曰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朱子曰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元始而亨通　亨在造化　利　貞終見性情
以此生成萬物其利甚大
剛健　純　在易書　中正　粹　精
以此發揮其義甚美
六爻　在聖人　時乘
潛見惕躍飛亢
之六龍以當天運
以此雲雨萬物其治甚大

朱子曰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朱子曰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
初九—君子—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弗用—未及乎中也
九二—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　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德无不達　業无不修—居臣位而有君德
九三—危而无咎
九四—疑而无咎—皆不得中也
九五—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四時合序　鬼神合吉凶—天不違　後奉天時—居君位而行天德—皆得中也
上九—亢龍—知進而不知退…—而不失正—已過乎中也

朱子曰、此以上一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程子曰、上脫利字。

坤
至柔而動剛
至靜而德方 坤之德至
後得而有得
利物而有常 坤之爲
含物而化光
[illegible]

朱子曰、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辨之於微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illegible]

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
[illegible]
上 皆陰疑陽之理
[illegible]

朱子曰、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周易文言傳卷之七終

周易圖釋卷之八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選遠 進手錄

立 達

九世孫能承高 齊亭 堉 偕姪紹鸝 重梓

武

亥亢 鏡

亮

周易繫辭傳上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朱子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係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体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愚按十翼之始作也。推經而尊焉。於通論大体凡例。如繫辭者。固不敢以附經於詳釋逐卦各爻。如彖象者。亦不敢以附經也。至王弼而始有附之者。不。十翼之分卷也。因宜而制焉。然多如繫辭者。有上下之分。簡帙少如說卦者。无上下之分也。自孔子而固已如此矣。今謂卷之分不分。由於經之附不附。經之附不附。由於論之通不通。則未知其謂孔子之時乎。謂王弼之時乎。朱子於此恐有闕文誤字云。

易經圖釋　卷之八　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陰陽之實体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卑高以陳

天尊地卑

動靜有常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見於卦爻

吉凶生

貴賤位

乾坤定

剛柔斷

變化見

剛柔相摩

卦爻之變化

八卦相盪

著於象形

鼓以雷霆

潤以風雨

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始物以易

乾坤生成之功本於健順

坤成物以簡

易則易知有親可久而爲賢人之德

人体健順之德至乎聖賢

簡則易從有功可大而爲賢人之業

易簡而得天下之理位矣此亦以參天地

朱子曰、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

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体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乃繫卦爻以辭而明吉凶之占

吉爲得之象

悔自凶而趨吉尚有憂虞之象

吝自吉而向凶已有憂虞之象

凶爲失之象

辭占統人事

易經圖釋　卷之八　二

聖人設卦

所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象

上爻動爲在天之道
三四爻動爲在人之道
初二爻動爲在地之道
象爲夜之象
柔化爲退之象
剛變爲進之象
剛爲晝之象

爻象之三極之大理

此作易之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愚按、虞翻本序作象、陸明德晁說之、呂東萊吳草廬皆以爲然、今當從之、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身所居而安者易之象　居而未動　常觀其象　詳玩其辭
身心不外乎易
心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動而已動　常觀其變　詳玩其占
動靜不外乎易是以天祐而吉无不利此學易之效

學

朱子曰、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者言乎象
爻者言乎變
辭以通在易之理
吉凶言得失
悔吝言小疵
无咎言補過
又故
占以當在心事
齊小大者存乎卦
列貴賤者存乎位
辯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之占事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朱子曰、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易

其体　仰觀天文之陽而陽中有陰　俯察地理之陰而陰中有陽　故知幽明之故　原陰陽之始而合　反陰陽之終而散　故知死生之說　陰精陽氣合而爲物　陽魂陰魄散而爲變　故知鬼神之情狀

齊準天地　聖人以易窮理而與天地之陰陽　與天地相似　知周萬物　故不違　聖人以易盡性而與天地之德　故不過　樂天知命以忘其憂　仁與地相似　安土敦仁　仁以守正而不流　則知光而仁益篤矣

其用　彌綸天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聖人以易至命而與天地之化　此窮化育也　曲成萬物之化而不遺　知晝而又知夜　此知化育也　神之微妙无有方所　知夜而又通知晝　易之變化无有形體　神易即聖人之心

朱子曰、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一陰一陽
繼善陽 仁者謂之仁
成性陰 知者謂之知
顯諸仁 藏諸用
百姓日用而不知 君子之道鮮矣
盛德陽 乾陽
大業屬坤陰
在事 占陽 事陰
天地陰陽不測之謂神
之謂道
繼善陽 鼓萬物之陽
藏用陰 鼓萬物之陰
此言道之本于造化 聖人有憂 此言道本于无心盛德大業至矣

始曰道此理寓于陰陽之迭運中日易此理寓于陰陽之交變終曰神此理寓于陰陽之兩在道神易三言者一章之樞紐也

朱子曰此第五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乎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夫易廣矣大矣
以言乎遠則不禦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廣大之寔
易之廣大屬乎乾坤 乾靜專動直 大所原 坤靜翕動闢 廣所原
易之與微配乎天人 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 陰陽之義配日月 顯所配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微所配

朱子曰此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其至矣乎
易之用乎聖人者同乎天地 聖人以易崇德而知崇如天 聖人以易廣業而礼卑如坤
易之用乎天地者同乎聖心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乎其中 知礼存性而道義出乎其中
此易之所以為至

朱子曰此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

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愚按：此章先總言易之卦爻可以擬言議動，而後引釋諸爻辭以寔之。惟於亢龍一爻乃誤出，不在此章所引之列。然其誤出也，亦因與此章諸爻本同爲文言一篇，編相鄰而致然也。說見文言卦首。後此十二章之首，大有自天祐之一爻，朱子謂其在此章之末，今並圖之。

擬作易　此言上之物生　擬言議動而變化　生无不宜

中孚九二章　言出乎民，行見乎遠　言行樞機榮辱，感動天地

節初九章　亂階言語，幾事不密　此專論擬言

同人九五章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其心斷同，其利斷金，其臭如蘭

擬下象爻而言，議家爻而動　成變化　用无不妙

此兼論擬言議動

解六三　負乘慢藏，冶容所以招盜誨淫

謙九三　德盛禮恭，乃厚之至

此專論議動

大過初六　物薄用重，乃愼之至

大有　无德信思順尚賢，所以天祐命

朱子曰：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朱子曰：此簡本在第十一章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

天數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　河圖之數合成變化　地數二四六八十凡三十

相　得　如　兄　弟

一得五而爲六之象　三得五而爲八　五得如兄弟而十　七得如兄弟金　九得如兄弟水

相　合　如　夫　婦

一與六合如甲己　二與七合如乙庚　三與八合如丙辛　四與九合如丁壬　五與十合如戊癸

天數二十五　五十有五　地數三十

陽奇爲變　陰偶爲化　鬼往爲鬼　伸來爲神

數之妙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大衍五十取河圖中宮　蓍用四十九合造化
分二象兩儀　掛一象三才　揲四象四時　歸奇象閏月
掛一象第一年　揲左象第二年　扐左象閏三年　揲右象第四年　扐右象第五年
乾坤六爻共三百六十策　以老陽老陰策數言之　合之當一期之日
上篇陽爻共[illegible]　下篇陰爻共[illegible]　合之當萬物之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蓍數四營　三變得一爻　六爻得[illegible]　十八變得六爻
三變得初爻　六爻得二爻　九變得三爻　十二變得四爻　十五變得五爻　十八變得六爻　十有八變成之卦
引伸觸類而能事畢凡四千九十六卦
天道[illegible]以[illegible]可祐助天之人者　變化之道神之所爲　德行[illegible]而酬酢者[illegible]

朱子曰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以言者尚辭　以卜筮者尚占　尚辭占之事　君子有爲將有行問焉以言　此人之求易　无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此易之應人　天下之至精聖人以之極深而通志
易有聖人之道而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　易　寂然不動而者之體　感而遂通者之用　天下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動者尚變　以制器者尚象　尚變象之事　參伍以變通其變而成文　此象之未定　錯綜其數極其數而定象　此變之已定　天下至變聖人以之研幾而成務

朱子曰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

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愚按朱子疑立下有闕文竊從漢儒引此作立象成器今從之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朱子曰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擧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以起下文（朱子曰重出）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未発乾坤故特言之以及乎
立象以尽意　設卦尽情偽 ── 備易之体
聖人 ── 繫辭以尽言 ── 体用一原
変通以尽利　鼓舞以尽神 ── 盡易之用
易不外乎象爻蓋言之而及乎

形而上者謂之道 ── 易之微
形而下者謂之器　化而裁之謂之変　推而行之謂之通　措之天下之民謂事業 ── 易之顯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化而裁之存乎変　推而行之存乎通 ── 易之顯
神而明之存乎人　默成而信存乎德行 ── 易之微
顯微无間

朱子曰此第十二章

周易繫辭上傳卷之八終

周易圖釋卷之九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　世選　遠　進　手錄
齊亭　立
九世孫能永高　育　俏姪紹武　錫　重梓
亥九　亮　鏡

周易繫辭傳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

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朱子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 ─ 剛柔立本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 ─ 變通趨時
吉凶悔吝生乎動 ─ 吉凶貞勝

夫天地之道貞觀
日月之道貞明 ─ 易在造化 ─ 天下之動貞夫一 ─ 易在八卦
夫乾確然示人易
夫坤隤然示人簡 ─ 易在造化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 ─ 易在造化

爻也者效此者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動乎內
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 易在聖學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 易在聖人

朱子曰、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昔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朱子曰、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犠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

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

愚按十三卦制器尙象之義。朱子有說。固當從矣。然物理無窮。易言不一。以愚所鬪朱說之外。未必盡无可從者也。今擇其一二。附見于圖云。

一聖作易				
包羲	始作八卦	八卦重爲六十四卦 重卦有名 制器所以取卦名也	以通神明之德 制器所以取卦德也	以類萬物之情 制器所以取卦象也
包羲	網罟取諸離		佃漁之物麗乎非一	網罟之制目不窮
神農	耒耜取諸益	益巽入于耒耜	耒耜上入而下動	上巽木耒下震木耜
神農	市取諸噬嗑	噬嗑備物爲市合	明乎上動乎下	離在上爲日中
	衣裳取諸乾坤		乾坤之德變化無爲 衣裳之治變化無爲	衣在上而裳在下 乾上坤下 衣裳之象
	舟楫取諸渙			巽木上浮坎水下載

服牛乘馬取諸隨	牛馬隨人所制	牛馬下動而人上說
黃帝 重門擊柝取諸豫	豫備之意	
堯 臼杵取諸小過	臼杵小事而過乎精	臼杵上杵動於下 上震木下艮石臼
舜 弧矢取諸睽	睽乖而以威服	
後世 宮室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風雨上動棟宇下健
聖人 棺槨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兌金兌巽木棺槨象
書契取諸夬	[illegible]之意	

朱子曰此第二章 愚按此[illegible]人制器尚象之事[illegible]遺包羲作卦一節。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象象者像包羲之易 彖者材—文王之易 爻者效天之動—周公之易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者 聖人作易無非導人趨吉避凶而已

朱子曰此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震坎艮陰爻多 陰卦巽離兌陽爻多 其故—主畫奇 主畫耦 其德—一君二民君子之道 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陽君陰民陽君子陰小人此書聖人貴陽賤陰扶善抑惡之旨

朱子曰此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

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朱子曰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義之精而用之妙

此義不精而用不利

朱子曰此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

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朱子曰而微顯當作微顯而闡之而亦疑有誤）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朱子曰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言作易者有憂患

三陳九卦 明處憂患之道

第一節以 履德之基 謙德之柄 復德之本 恒德之固 損德之修 益德之裕 困德之辨 井德之地 巽德之制

第二節以 和而至 尊而光 小而辨於物 雜而不厭 先難而後易 長裕而不設 窮而通 居其所而遷 稱而隱

第三節以 以和行 以制禮 以自知 以一德 以遠害 以興利 以寡怨 以辨義 以行權

朱子曰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言易之 書不可遠 在乎變易 以從其道

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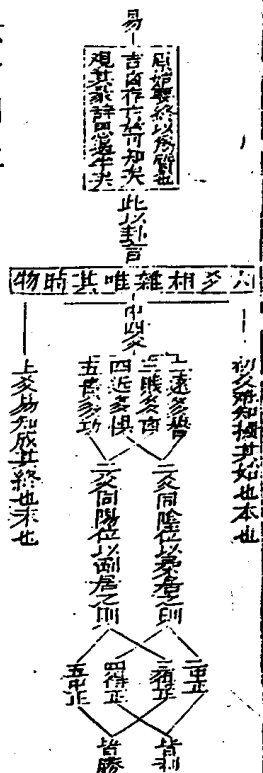
此言人之 學於易而 在乎敬慎 以行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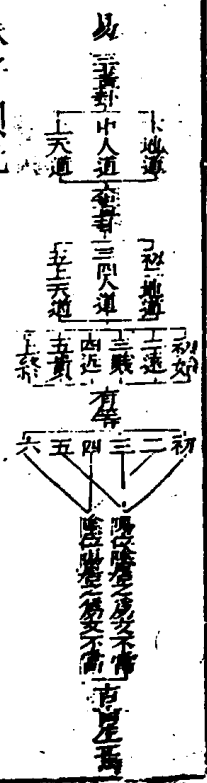
朱子曰此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初爻難知擬其始也本也 上爻易知成其終也末也

二與四同陰位以柔居之則 三與五同陽位以剛居之則

朱子曰此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朱子曰此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朱子曰此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朱子曰侯之二字衍）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通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朱子曰此第十二章

周易繫辭傳下卷九終

周易圖釋卷之十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選 遠進 手錄

九世孫能永 齊亨 立 高 育 鏡 裔元 亮 偕姪紹 武 鶚 重梓

周易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 — 幽贊神明而生蓍 / 參天兩地而倚數 / 觀變陰陽而立卦 / 發揮剛柔而生爻 — 此易之象數本於造化也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 /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 此易之義理合乎造化也

此章先言象數之顯，後言性命之微，蓋因象數而性命以著，所謂顯微無間也

朱子曰，此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

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作易以順性命之理 — 六畫卦 — 下畫立地道柔剛 / 中畫立人道仁義 / 上畫立天道陰陽 — 六畫卦 — 初剛 二柔 三仁 四義 五陽 六陰 — 陽剛 陰柔 — 六位成章

此章先言性命之微，後言象數之顯，蓋因性命而象數以設，所謂體用一源也

朱子曰，此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定位 / 山澤通氣 / 雷風相薄 / 水火不相射 — 卦象之對待

八卦相錯 — 卦爻之交易

數往者順 / 知來者逆 — 卦氣之流行 — 皆言先天圓圖

易逆數乃卦畫之序 — 即言先天橫圖

朱子曰，此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取諸象 — 雷以動之 / 風以散之 — 此春之所以生；雨以潤之 / 日以晅之 — 此夏之所以長

取諸卦 — 艮以止之 / 兌以說之 — 此秋之所以遂；乾以君之 / 坤以藏之 — 此冬之所以成

亦言先天圓圖

三章首乾坤，四章終乾坤，於以見乾坤能爲六子開其先，能爲六子收其成也

朱子曰，此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　所以宰萬物而流行於八卦之內以隨時成化即下章之意也

春之時出乎震方在東
春夏之交齊乎巽方在東南
夏之時相見乎離方在南
夏秋之交致役乎坤方在西南
秋之時說言乎兌方在西
秋冬之交戰乎乾方在西北
冬之時勞乎坎方在北
冬春之交終始乎艮方在東北

此言後天圓圖

朱子曰此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　所以妙萬物而無所不之故以隨時成化即上章之帝也

春之時動乎雷
春夏之交撓乎風
夏之時燥乎火
秋之時說乎澤
冬之時潤乎水
冬春之交終始乎艮

又言後天圓圖

水火相逮
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

此言先天圓圖

五者不言乾坤[illegible]乾坤於以見乾坤無爲而無所不爲無所而無所不在也

朱子曰此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朱子曰此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朱子曰此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艮爲手兌爲口

朱子曰此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朱子曰、此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朱子曰、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朱子曰、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黄、為帛、為漿、

震為雷、為龍、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朱子曰、荀九家有為玉、為鵠、為鼓、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髪、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三倍、其究為躁卦、朱子曰荀九家有為楊、為鸛、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朱子曰、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朱子曰、荀九家有為牝牛、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朱子曰、荀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朱子曰、荀九家有為常、為輔頰、

朱子曰、此第十一章。

愚按說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凡四章。皆以卦象爲說。而其區別不過六者而已。六者何也。天象也。地法也。人身也。物類也。鳥獸也。草木也。下繫第二章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故卦成而象具也。繫辭說卦。其言一也。特彼言其總。而此言其目耳。合而觀之。彼曰天象。即此乾爲天之類也。彼曰地法。即此坤爲地之類也。彼曰近身。非但此之首腹耳目也。稱乎父母之類。亦人身之參爲三才者也。彼曰遠物。非但此之馬牛狗羊也。爲玉金爲布釜之類。亦物象之屬乎八卦者也。故彼別曰鳥獸之文。以見鳥獸在遠物之外。而又曰與地之宜。地之宜。如青州宜稻粱。冀州宜黍稷。夏社宜松。殷社宜栢之類。豈非草木之謂乎。今圖以彼所言六者

爲經。而以此四章所取象分屬之爲目與朱子所分屬者。殊有出入。然于孔子繫辭之本旨。則未有抒焉。抑朱子謂此取象與經不盡合。夫孔子傳中之象。不盡合于文王周公之所取。而文王周公經中之象。亦未必盡合于包羲氏之所取。後世如邵康節又別取象。不求盡合于孔子。蓋易道何有涯哉。朱子又謂此取象多不可曉。蓋闕疑愼言之意。恐其流于穿鑿也。然前後諸儒所釋。往往互有長處。今采擇以入於圖。亦間附已見。不復識別其出於誰。以待明者之參訂云

天象　地法　人身　物類　鳥獸　草木

乾

- 天 陽成象天
- 寒 金之氣
- 冰 水寒故冰
- 首 陽之所取
- 父 人所資始
- 君 尊而在上
- 圜 陽之象
- 玉 剛而不變
- 金 剛而能變
- 馬 健而蹄圜
- 良馬 馬有德
- 老馬 馬有智
- 木果 圓而在上
- 首 乾其動也直
- 言 陽之發言 心聲也
- 大赤 純陽之色
- 衣 圓而上覆
- 瘠馬 馬骨高
- 駁馬 馬文者
- 龍 陽物之至 至靈而行乎天者

坤

- 地 陰成形矣
- 其於地也爲黑 純陰之色
- 腹 陰之所取
- 母 人所資生
- 吝嗇 翕而守
- 均 闢而平
- 衆 陰之數
- 布 動闢而廣
- 釜 虛而聚物
- 大輿 方而載物
- 文 象在下[illegible]
- 柄 [illegible]
- 牛 順而蹄折
- 子母牛 生生不已
- 牝 爲物之母

坤

- 迷 陰之性
- 方 陰之形
- 嗇 虛而載物
- 黃 土色之正
- 布 土色之溫
- 裳 方而下分
- 牝 土德之養

震

- 雷 陽在陰內奮動而出
- 大塗 萬物所出
- 足 陽動於下
- 長男
- 長子 得乾初爻
- 專 陽氣始布
- 決躁 陽性始動
- 玄黃 陰陽始交 得乾坤天地之正色
- 土 象春之溫
- 鼓 象雷之聲
- 龍 長男得父之象 其於馬也爲
- 善鳴 陽之聲
- 馵足 陽之力
- 作足
- 其究爲健 長男得父之德
- 的顙 陽動於下 陰見於上
- 鵠 陽鳥高足
- 蒼筤竹 竹于五行爲木而得以春生木之盛者也
- 萑葦 草之盛者
- 反生 其于稼也爲
- 蕃鮮 陰在上陽在下故生 春草木也

巽

- 風 陽在陰外周旋而不相入
- 股 下岐而伏
- 長女 得坤初爻
- 工 德之制也
- 進退 巽入之象
- 不果 巽入之心
- 其于人也爲寡髮
- 繩直 木之用
- 白 潔齊之象
- 長 風之行
- 高 木之長
- 臭 因風而聞
- 近利市三倍 一 主利入之深
- 雞 其雌入而伏 陰鳥之長而高
- 木 東方之行 震竹而巽木 木竹剛於木 木柔於竹也

兌

門闕 陰塞陽關 一陽之淨 坤土之上 艮實而必 有闕所也 也

澤 口 毁折 羊

澤者水之聚 二陽沉於下 一陰歩於上 陰兩折於上 也 金之殺氣 得剛柔交 陰下附陽 附決 陽上決陰 又澤之象

其於地也爲剛鹵 內狠外說

陰不能潤 人以口說 予神者也 在下之二 口舌 陽故爲剛 口之中 一陽不能爲 妾 在上之二 女以少說

陰敢爲鹵 燥潤相排 剛鹵以成 剛鹵者爲 澤不成之 地也

常 予夫許也 常恒也恒 女德也巫 德也爻辭 云恒其德 貞婦人吉 論語云人 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 醫此之謂 也

輔頰 口之旁

周易說卦傳卷十終

周易圖釋卷之十一

禾川劉文安公定之著

瀏陽學正元孫而鉉輯編

八世孫世選 遠 謹手錄

齊亨 立 青

九世孫能永高 鏡 偕姪紹武聘重梓

袞亢 亮

周易序卦傳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緼。此不合道。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朱子曰晁氏云鄭无而泰二字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

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
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
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
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
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
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
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
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
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

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
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
以離、離者麗也、

朱子曰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
以久居其居、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終不可以終遯、

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
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
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
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
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
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

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
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
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受之以艮、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
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
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
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
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

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朱子曰右下篇

上經卦
本十八卦
反對而成

乾坤屯需師小畜泰同人謙隨臨噬嗑剝无妄頤大過坎離

蒙訟比履否大有豫蠱觀賁復大畜

咸遯晉家人蹇損夬萃困革震漸豐巽渙中孚小過既濟

恆大壯明夷睽解益姤升井鼎艮歸妹旅兌節未濟

下經卦序
亦十八卦
反對而成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經圖釋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字主敬號呆齋永新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安事迹具明史本傳其書用古本以上下經及十翼釐爲十卷惟彖傳則以大象爲彖傳上以小象爲象傳下又與古本小異然以爲彖分大小猶之雅分大小出於孔子所定則於古無徵不足信也卷首列先天後天諸圖率同本義惟不列卦變圖葢卦變之說從程子不從朱子亦不列河圖洛書葢其說皆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互推不甚用奇偶方位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下註云此圖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又圖末總註云已上諸圖昔者學易之家失其傳而異端方士秘傳焉邵子始復取歸於易程子與之同時而於易傳向置之不論豈未嘗得見此於邵子歟則雖堅主陳摶之學而亦微覺其未安矣上經下經每卦六爻各總爲一圖各以儷偶之詞括其爻義左右上下以次排列而以墨線分合交貫之頗類坊本講章之節旨彖傳則上經下經各爲一總圖橫行六十四卦而以卦德卦彖卦體卦變直列四格以經文分隸之如史家之年表大象則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橫行爲綱以經文相類者分配其下小象則惟列一韻圖以三百八十四爻爲經四聲十九部爲緯如等韻之譜皆與經義渺不相關文言繫辭則或一節爲一圖或總括數節爲一圖各標其語脈相貫之處說卦傳前數節仍以先天後天諸說作圖其取象諸節又作一表經以八卦緯以天象地法人身物類草木鳥獸六格塡列傳文亦毫無取義序卦僅附反對一圖而雜卦則不爲圖遂不置一語葢大旨在標六爻之義餘皆蔓衍成書取盈卷帙而已

易學象數舉隅二卷

〔明〕汪敬撰

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汪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易象數舉隅二卷》提要

題蓉浩汪先生遺像

著述六籍而易學尤邃涉獵諸史而星[illegible]有
春雨之述志上有環谷之作程壺臺臣薦其學行章子
識其姓名氣象巖立言論風生樝山高卧月白風清

後學鏡山李汛拜贊

安徽省圖書館藏

薦章

刑部右侍郎臣楊寧臣訪得直隸徽州府祁門縣儒士汪思敬性資明敏行誼端純讀書三十餘年不求仕進近来益篤志於學不出戶庭作爲文章超卓時輩論議政事亦克師古所據本儒才堪任用理宜舉

薦

謹具

奏聞

易學象數舉隅序

大易首出諸經獨免秦火之厄視諸經爲全書其爲書也廣大精微天道人事無不具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學乎敬蚤受程朱傳義日誦一卦未盡解其旨沉潛有年晚因避誼棲山退藏於密廼復取是書讀之揭邵子先天四圖於座隅日從環中窺之久若有悟始知先儒釋義甚詳而象數畧焉竊謂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爲卦爻之辭易之經也孔子爲繫辭上下篇易之傳也自其全體觀之源委綱領之統會陰陽剛柔之變通義無不舉自一篇之要約言之其曰易有太極曰大衍之數是又闡圖書不言之秘發羲文未發之幾百合之數三學之原大易之門户文不在茲乎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非四聖人莫能明天地之心三聖人之易天地鬼神之區也非吾夫子莫能明三聖人之易學者舍是傳以明經亦昧於入乾坤之門矣敬維傳義深奥間嘗以管窺一得之愚究其會通著爲圖釋名曰易學象數舉隅復因是以反求諸身則吾心易之太極也四體易之四象也乾首坤腹至坎離耳目日用進退動靜之當否失得存亡之所由應者吾身之八卦吉凶象數無不備也由是傳以明經而得夫易由經以玩畫而體諸圖由圖以會心而具乎理庶幾四聖人之易不費辭說而象數與理自明則區區求舉隅以自反者或有得焉若曰著圖說以示人則吾豈敢

天順六秊菊節月新安後學汪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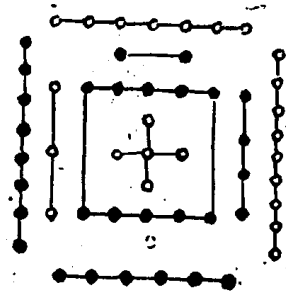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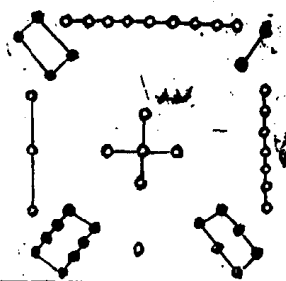
易學象數舉隅目録

新安後學汪敬　思敬譔

目録終

天地自然之易

新安後學汪敬 思敬 撰

河圖

洛書

包犧氏易 按

大傳曰天一止地十此言河圖之數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此言包犧氏則圖畫卦之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歷言聖人既畫卦象數與理畢具而在易之道陰陽兩端消息之變無窮焉

愚按聖人始則河圖以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當是時易有圖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歸藏周易雖一本諸圖而取用各異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知有周易而不知是圖淪沒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大傳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獨得其傳揭先天四圖以示人學者方知羲畫無文雖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

文王易 按

大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此言文王作易繫辭之始

愚按文王取伏羲包畫六十四卦分為上下經二篇遂於各卦之下為卦辭名曰彖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有以卦象言有以卦變言正

吉斷辭以昭畫意此後天之學有畫有文之易是為周易也

周公易 按

大傳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此言周公作易爻辭之始

愚按周公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逐爻為之辭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之類於是象其物宜而至賾不能隱觀其會通而至變不能渝辭命吉凶而天下之疑斷矣此言三聖之易所謂經

也

孔子易按

易十翼之辭十篇

愚按十翼之辭自彖象至雜卦凡十篇此吾夫子所爲易傳也學者讀仰觀俯察卦列因重之章而後知爲羲卦始畫與六十四卦之序也讀天地定位帝出乎震章而後知先後天八卦之方位有對待流行也讀設卦觀象繫辭明吉凶章而後知文王周公之辭爲占决用也讀乾爲天坤爲地震巽坎離艮兌之爲雷風水火山澤之類與乾健坤順震巽之動入坎離

山澤之陷麗止說章而後知卦之有德有象也讀易有太極與大衍之數章而後知其發羲文未發之秘爲理數之宗而斯道始有繫屬也以至明制器尙象之利極數往知來之變幽明死生道德性命之奧無不畢言之使人知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嗚呼十翼之作吾夫子大有功於易大有功於萬世也然則十翼視上下經二篇在當時稱曰大傳可也自今觀之通稱曰經夫豈異論哉

諸儒傳易

漢興言易者三家焦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專述陰陽災異置之可也田易源流出於孔氏其易上下二篇外有彖象繫辭等爲十篇說者自爲章句此古易之本文費易初無師授亦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初則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東都陳玄鄭衆康成之徒皆宗費學費學興而田易遂息及王弼爲註乃專用彖象相雜爲上下經而孔穎達義疏又專以王易爲本古易自是而不可復矣按孔疏謂輔嗣之意以爲象本釋經宜相輔近乃分爻之象辭各附爻下然則費氏初變亂古制猶若今乾卦彖象繫辭卦爻之末未若今卦爻錯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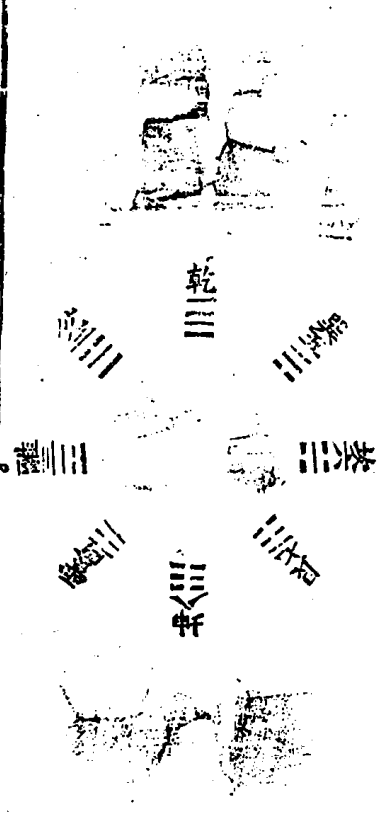
之甚也古易始變於費直而大亂於王弼惜哉歐陽公作易傳圖叙及崇文總目叙釋正田費二學興廢之由又作易或問以釋漢儒錯亂之說蓋有意於復古易之本文而卒未易成其書至朱子作周易本義乃取文王周公卦爻之辭爲上下經二篇然後取夫子所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傳十篇愚方幸復見古易之本文而或者猶有疑焉豈知當時夫子作彖象各舉卦爻之辭而後申言其義於此見其經傳之別簡審矣且今朱子釐正之經傳參諸王弼本乾坤之文卦爻彖象叚自甚明朱子不過析經傳而別之耳析經傳而別

之是正孔聖傳易之本意況朱易本義之作初非朱子自爲之也朱易上經註明謂易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然則朱子之成此書平昔講貫之有素後世果可得而輕議之乎昔真文忠嘗極論貫易之失乃曰今欲別夫子十翼自爲一書而以羲文周公之經自爲一經若然則天下之人必譁而非之而其實當如是也愚竊朱易所以不免家後世之疑者正蹈此轍然朱子寧受天下之非議而不忍失先聖傳易之本意是亦有功於夫子也彼數[illegible]

王弼輩自出己見淆亂聖經乃聖門之罪人耳惜也朱易之出已晚而未能使此易之卒復古也噫

先天卦圖

乾

坤

先天八卦正以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定其序故乾至震自奇畫生者列東南初爻皆陽巽至坤自偶畫生者列西北初爻皆陰是爲生生之本體也嘗攷諸天時六陽六陰十二月各有其卦震下成復與坤爲隣巽下成姤於乾爲近陽生於子極於午陰生於午極於子即此以推陰陽之消息則當以先天八卦之方位爲準噫妙矣哉是易之理也

後天卦圖

後天八卦正以乾坤一索再索三索而得男女從其類故自乾純陽之外坎艮震列東北者皆一陽二陰自坤

純陰之外巽離兌列西南者皆一陰二陽是爲陰陽化化之變體也嘗攷諸地理八千四維十二支各有其位坎離震兌雖不明言其卦而居子午卯酉之正乾坤艮巽明列四維即是以觀陰陽之流布則嘗以後天八卦之方位爲據噫微矣哉是易之旨也

本圖書象數通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卦敘疇陰陽始有象五行始有數河圖數偶洛書數奇偶者對待奇者流行偶者靜靜以動爲用故河圖之位合皆奇奇者動動以靜爲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天地陰陽對待之定體自一至

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分爲奇偶則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列爲先後則一二三四五生數爲陽六七八九十成數爲陰數行乎陰陽而形未定象著乎陰陽而數已成象陰靜也數陽動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太極根乎動靜而主乎靜極前象數不可以先後分及其動而生陽數爲始而象亦自此始靜而生陰象始成而數亦至此成雖陰陽分合動靜不同而對待流行未始不相因也是故河圖以內之一二三四五生數統外之六七八九十成數是以生成分陰陽而一生一成不相離也洛書以一三五七九奇數統二四六八偶數是以奇偶分陰陽於生成之數似相離矣然其偶數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其爲一生一成之數初亦不相離也河圖一六水對二七火三八木對四九金五十土對一六水五行對待而相勝也及迹運行而論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復始東實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寓焉洛書一六水對四九金三八木對二七火二七火對中央土本五行對待而相生也及迹運行而論則始北次西次南次東次中左旋一周而又始北實有水火金木土相勝之序存焉要之五行之生數主五行之相

生五行之成數主五行之相勝五行非相勝則無自而成也故即河圖以論五行對待者相勝則運行者相生對待者相生則運行者相勝相勝相生而不相悖此圖書之造化皆於五行一生一成之數未始不相因而歸于一也然則生成之數既不相離而洛書又何以虛十之成數哉蓋洛書五數居中一九三七外列於四正二八四六傍列於四隅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縱橫皆十數貫中而爲十五則其中之十數雖不列猶列也至如河圖中宮列十數矣自四外而觀之一聯九六聯四三聯七八聯二亦皆錯綜而成十數甚矣哉造化

之妙也或曰圖書皆以五居中何哉蓋五行生數至五而終五行生數又皆自五以成之也若天一生水得五爲六以成之地二生火得五爲七以成之之類皆是也自天一生水於北方流而木榮木動而火旺火炎而土平土損而金生金不得土則無自而出火不得土則無自而歸以之木則木托而生以之水則水附而行靜而有本感而遂通此圖書必以五居中而爲生物之體者此也皆攷之北辰在天爲天之心居中不動而爲群動之本十二支以辰居數之五而在易又爲參天兩地而倚數得無微意乎是故一其五爲五行也二其五爲十成數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天地其合之大者而亦不離乎五二五妙合人物生焉總之爲五十有五者河圖之數也九其五則爲洛書四十五之數而虛其十焉十其五則爲大衍五十之數而虛其五焉曰河圖曰洛書曰大衍或加以五或減以五皆不出於天地五五之數易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至哉

上下經卦數

上經卦三十　下經卦三十四

乾☰☰陽過中　澤山咸☱☶

反對不變六　　反對不變二

合十二與六共一十八乾一坤八坎六離三亦其數也　　合十六與二共十八震四艮七巽五兌二即其數也

象數變通

乾十三兌四離六震七巽四坎八艮七坤十二　　乾四兌十三離十震九巽十三坎八艮九坤四

昔者文王作易上篇以乾坤置其首坎離居其末下篇以震艮巽兌間置其中而不居首末何也蓋咸恒居首則震艮巽兌互見既濟未濟居末則坎離交推於此可以究其妙用矣然則上下經以卦名卦象論誠有多寡

之殊然上經三十卦乾一坤八坎六離三合十有八數下經三十四卦震四艮七巽五兌二亦合十有八數其於上下經各取十有八數者其義固有所在且乾離居大陽少陰之首坎坤居少陽大陰之末兌震居大陽少陰之末巽艮居少陽太陰之首今也首末相參分之於上下經八卦平而四象均其位置非偶然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而艮震合順震艮合小過巽兌合中孚兌巽合大過亦皆不易八卦雖不易乾盡變則坤坤盡變則乾坎盡變則離離盡變則坎頤與大過中孚與小過之盡變亦然上經需訟對下經晉明夷需訟變之盡爲晉明夷晉明夷變之盡爲需訟上經泰否與下經損益泰否乾坤之交不交損益咸恒之交不交也上經自屯蒙至臨觀下經自遯壯至革鼎其變之盡皆相互用於此又可以推其變通矣攷之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奇偶往來相配者其分合又豈偶然哉至於上下經五十六卦皆反對而反對不變者八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是有說焉上經乾一純陽坤一純陰二老對立皆未免陰陽之過中乃以坎離二卦終之坎離爲陰陽之得中也下經首咸二少合體又陰陽之失中乃以坎離離坎之既未濟終焉亦

取陰陽之得中也觀聖人序卦之義於乾坤咸卦各隱其名其尊陽用少之意又隱然可見矣頤中孚之似離大過小過之似坎四卦之不反對者皆艮與震巽與兌上下之卦非四陰而二陽則四陽而二陰陰陽皆不得其中故分置上下經之末論者但觀坎離之上曰大過既未濟之上曰小過不維抑過以就中而於反對者極其象之變而會其數之同不反對者會其象之同而極其數之變未始不交相值也嗚呼至矣哉

乾坤卦象釋

☰乾卦　上九亢龍有悔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潛龍勿用

按說卦曰乾爲馬震爲龍曰馬者取其健而致遠之象曰龍者取其動而不測之義今乾止言龍而不及馬何也大抵易有定理無定象有專一卦言者有分各爻言者取義不同取象亦異也若乾卦則分論各爻以取義曰潛龍勿用曰見龍在田曰或躍在淵曰飛龍在天曰亢龍有悔各有其時自非取諸龍之靈變不測則不足以象乾六位時成之變化也然則乾爲純陽非龍不足以象其德則六爻皆以龍言宜也而九三獨言君子終日乾乾者何也蓋五爻言龍者本皆以喻人事而未始以人事明言故於九三特言人事以互見互然亦何必

九三也要之卦爻未重之前則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卦畫既重之後初與二爲地三與四爲人五與六爲天此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九三特言人事以明人道之初也不特此也初與二五與上各以龍言之而九四曰或躍在淵雖指象爲龍而未明言之也政以其出下卦之上居上卦之下當人事改革之時或之者疑之也故疑惑進退而未决也觀聖人於天道人事進退之意其旨微矣

☷坤卦　元亨利牝馬之貞

按說卦曰坤爲牛者取其順而任重之義今坤止言馬而不及牛何也蓋牝馬云者專論一卦以取義雖至柔而動也剛自非取諸牝馬柔順而健行則不足以象坤柔之有剛也且卦辭專以牝馬言者自純坤之外不及他卦聖人設卦觀象以繫辭夫豈徒哉吾夫子嘗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斯言也正謂其取象雖雜而於理不越要不出乾陽物坤陰物而已耳初六曰履霜堅冰象於陰必疑盛六四曰括囊六五曰黃裳蓋囊之爲物晦藏能容裳則爲下之飾黃爲中之色皆取象於坤之義也獨上六龍戰于野陽象見於陰爻何歟陰盛與陽爭固其說也血而

玄黃則知天地之色交雜而並存豈終判然獨立不相及也哉以二象之變互言之初九潛龍勿用當謹於履霜之漸也九二見龍在田蘊直方大之德其大人歟故曰德施溥也至於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進德脩業時也而能含六三文章之美守之以正從王事而有終故曰志光大也六四則囊括九四在淵之惑上下無常欲及時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非得黃裳元吉美在其中之君子乎上九亢龍悔而及於戰爲其嫌於無陽故稱龍焉不時此也大抵乾坤二卦陰陽過於中者以乾馬於坤言之是互舉陰中之有陽柔中之有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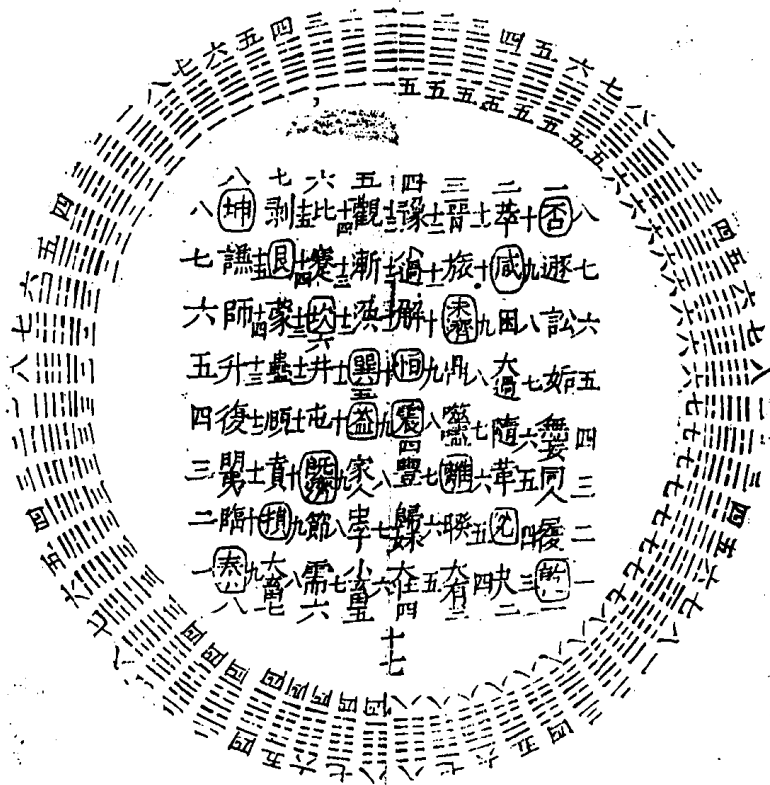
取其象之交而成生物之功也以數言之乾一坤八合而爲九用四則爲震之四而爲長男去四則五爲巽之五而爲長女震一陽生於下象乎乾也巽一陰生於下象乎坤也一陰一陽男女交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善乎邵子曰乾坤二象當互觀得其旨矣欲窮象數之學者當自二卦玩索有得焉則餘六十二卦可以類通而象數會於吾心矣

各卦象釋

嘗謂易有定理無定象以理求之不過一陰陽健順之義以象求之則有列論八卦取義者有專論一卦取義者有分論各爻取義者有以全體互體上下體取者有取以陽爻稱陽物陰爻稱陰物陽物指陽爻陰物指陰爻者取義不同取象亦異也如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此列論八卦以取義者是已如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中孚豚魚吉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之類此專論一卦取義者是已如乾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亢龍有悔漸初六鴻漸于干至上九鴻漸于陸之類此則分論各爻以取義也如小過象飛之鳥渙象濟川之舟鼎象烹飪之器大過象棺槨頤象頷頤之類此則以

全體取也如睽上九曰見豕之類此則以互坎取也如鼎九三曰雉膏歸妹上六曰刲羊旅六五曰射雉之類此又以上下體見離兌取也至若大畜九三曰良馬睽初九曰喪馬履九四曰虎尾革九五曰虎變之類此固以陽爻稱陽物矣如屯六二六四上六各言乘馬者上指九五二四各指初九賁六四曰白馬者指初九明夷六二曰馬壯者指九三中孚六四曰馬匹者指初九渙初六曰馬壯者指九二頤六四曰虎視者指初九之類是又皆以陽物指陽爻也如無妄六三曰繫牛大畜六四曰童牛遯六二曰黃牛睽六三曰牛掣之類此固以陰爻稱陰物矣如革初九曰黃牛者指六二旅上九曰喪牛者指六五既濟九五曰殺牛者指六二剝六五曰貫魚者指六二大壯九三曰羝羊者指上六夬九四曰牽羊者指上六姤九二曰包有魚者指初六解九二曰三狐者指初六六三上六之類是又皆以陰物指陰爻也如大畜睽二卦以馬牛無言者大畜九三曰良馬六四曰童牛睽初九曰喪馬六三曰牛掣率皆陽馬而陰牛於此益信吾夫子所謂陰物陽物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一語誠足以盡聖人觀象繫辭之旨矣則凡泥象不通者尚究於斯

卦畫象數會通圖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卦畫象數會通圖釋

昔者包犧氏法圖畫卦有畫無文大傳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也及重爲六十四卦大傳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觀天地定位章則知言八卦之方位觀雷以動之至坤以藏之章則知言六十四卦圓周於外方疊其中取陰陽對待以立體也然則包犧心畫之妙吾夫子既爲傳文以發其祕學者奚容喙哉由吾夫子以來邵子始列卦圖者四所謂先天之學而學者始知羲畫之大原孔傳之微旨惜其學不盡傳自是以後論象數者不失之鑿則失之泛若是者愚竊病焉於是以卦之象數會通爲圖以見窮天地萬物之象歸之畫極天地萬物之變順乎數其始也非有一毫心智爲之皆由

理之自然有不可容言之妙以畫之奇偶觀之於乾坤之象則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分而仁義忠孝之理具焉於咸恒之象則正乎夫婦之道於震艮離巽男女之象則明乎長幼之倫而有別有序之義見焉以至動止食息變化云爲而凡事物之不能離乎象數者皆可推也以數之順逆觀之卦之規而圓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數居乎內者則隨象之方位而定以一重爲八至於八八而六十四列乎外者則依數之次第而行卦之矩而方者乾坤之象交互而否泰生數則本乎一八之合爲九也艮兌之象交互而咸損生數則本乎二七之合

爲九也坎離之象交互而既濟未濟生數則本乎三六之合爲九也震巽之象交互而恒益生數則本乎四五之合爲九也由乾一至二之爲兌三之爲離履夬四之爲震大有同人五之爲巽睽革大壯無妄六之爲坎姤小畜隨歸妹七之爲艮需訟豐噬嗑大過中孚八之爲坤遯大畜咢家人節困九之爲否泰損益咸恒既濟未濟十之爲萃臨旅賁屯解十一之爲渙井頤小過晉十二之爲復豫漸蠱十三之爲升觀蒙蹇十四之爲師比十五之爲謙剥縱横交互象數變通之妙皆可窺也又自圓之内觀之天地定位日月往来鼓之雷霆潤之風

雨變而統乎外者陽開陰闔生長收藏造化流行之機又可見也自方之外觀之乾坤用剥則一七爲八陽變爲陰而否生矣故坤必由剥而爲否也乾坤用夬則二八爲十又始於一陰化爲陽而泰生矣故乾必由夬而爲泰也是故否之極必至於復之一陽生自臨而泰泰之極必由乎姤之一陰生自遯而否變而通乎内者往来相值始終循環人事消長之理又可推也以至於明進退存亡之幾知幽明死生之故精之爲道德性命粗之爲形色聲容得之心而體之身著於日用時措之宜施之家國天下之用直與天地相爲終始者圖畫云乎

哉箋註云乎哉

卷上終

卷下

先天數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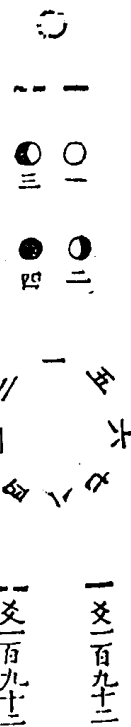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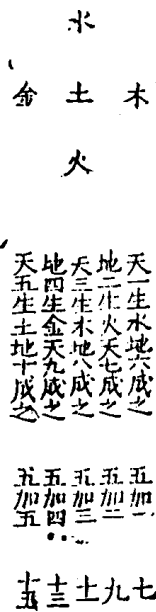
〇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爻一百九十二 一爻一百九十二

五行參兩數圖

木 火 土 水 金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五加一 七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五加二 九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五加三 十一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加四 十三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五加五 十五

蓍數

大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其說者紛紜過乎是數也有謂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之數十其五而爲五十至筮則用四十有九虛其一不用此一說也又五爲生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其釋義亦通矣然大衍既本河圖之數五十五何獨取五十止用四十有九而遺其六愚竊惑焉蓋河圖之數天意以未合之象散而示之聖人則已形之象合而用之方其未合維

五十五數五與十居中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相包乎外自十而始於一形天之象焉其數奇自十而分爲六形地之象焉其數偶是故一六無位上二十五天數也虛其一形二十四之爲用下三十地數也虛其六亦形二十四之爲用也即五十五數各虛其一而得五則爲五十虛六則爲四十九而一具四十九中凡有數未始無一一之所在無往不爲萬物祖執此不失是謂執天地之機及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而本乎一是皆自然之數非牽綴之說所能強通也嘗觀希夷龍圖序謂天之垂

象的如貫珠少有則失次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究其說非真有見者不及此希夷誠天下一有道之士也然則邵子之學謂本其所傳初何容諱雖然是數也伏羲合而用之觀於卦畫奇偶可見已仲尼默而形之其旨何在蓋易有太極是生儀象八卦吉凶此吾夫子之易而爲象數之機括也觀四象之一二三四錯而綜之一與四合參而兩之二與三合衍之至於五十五數不假圖書而可見也是故兩儀生四象之數則具大衍之數四象生八卦之數則具乾坤二策之數八卦定吉凶之數則具二篇之策之數或加或減而一六之數

定焉由是以居中之五數配之五行之數天一地六五
加一而爲七也地二天七五加二而爲九也天三地八
五加三而爲十一也地四天九五加四而爲十三也天
五地十五加五而爲十五也合七九十一十三十五亦
爲五十五極天地萬物萬事之變畢歸之有數者此固
可驗也惜乎秦漢而下演辭彖者失之浮泥術數者失
之陋而易道晦矣若夫探八八先天之象窮七七知來
之數而使易之道大明於世孔子以來邵子一人而已
然人知邵子之謂數加一倍法者數也而加者非數也
除四十九者數也除者非數也知此則知數之以一

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
也而凡天奇地耦之象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百有六
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善學者苟能探象除因
成之叙變而通之則數者或有時而悟若以言求言而
膠於牽合之弊則所數者果何如哉

天地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舉四象則十數且舉十數則
一與四二與三相錯爲五而五十五數具此造化自然
之妙也

乾坤策數

乾之策二百一十六　此舉八卦之三十六而六之之
數也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此舉八卦之三十六而四之之
數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舉八卦之三十六而十
之之數也

二篇策數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此舉重
卦爲爻三百八十四而衍之之數也

三百八十四十之得三千八百四十二十之得七千六
百八十三十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皆自然之數
也

八干配卦象數図釋

三十三日昏月見南方丙上

晦日晨月見東方乙上

月初三哉生明昏時出西方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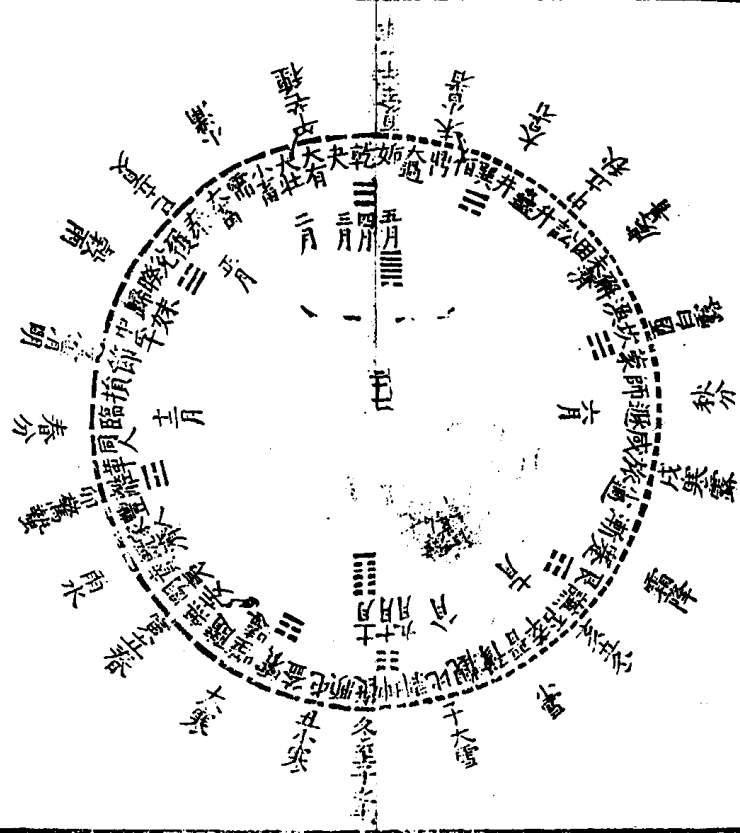
八干之配卦者日月會合弦朔晦望之所由生也先天八卦離東坎西日月之象也故坎離日月體六卦爲生明魄盡上弦下弦晦望之卦也月本無光依日之光如燈對照從旁漸近燈光漸微稍遠則燈光漸大及對照則光全矣月之照日光也亦然日月未朔以前日居夜半子時子地月在癸地是時坎月近日一陽陷於二陰中魄全光盡故以坎納癸日月已朔之後日居夜半子時子地月在壬上是時日月已合離之陽光漸分於月則壬納于離故月之三日昏時月見於西方庚上而明生焉一爻陽光始生於下是則震之象也故以庚納于

震月之八日昏時月見南方丁上上弦平如繩是爲上弦二爻陽光有兌之象焉丁則配之十五日昏時日月相望於東西月出於東甲之上光全魄盡有盛盈無虧乾體成矣乾之納甲其象如此既望之後盈極而虧至十八日平明月見於西方辛上而魄少虧一爻陰生以應巽之卦也而辛配之二十三日平明月見南方丙上下弦宛如鈎是爲下弦二爻陰生得艮之體焉以丙配之至月之三十日晦魄盡體伏以象坤卦而没於平明東方乙上乙之配坤蓋以此也由是而准納甲之說東方甲乙本納乾坤以天地定位之義亦從後天乾交坤

上下二爻成坎水故甲屬水坤從乾上下二爻成離火故乙屬火南方丙丁本納艮兌以山澤通氣之義山以下爻通澤之氣成離火故丙屬火澤以上爻通山之氣成乾金故丁屬金西方庚辛本納震巽以雷風相薄之義震以下爻薄風成坤土故庚屬土巽以上爻薄雷成坎水故辛屬水北方壬癸本納天元爲水其配與東西南不同自納甲觀之則離納壬坎納癸渾天則又乾納壬坤納癸其故何哉說者曰東方之木生於亥南方之火生於寅西方之金生於巳北方之水生於申特兼土而言又東方青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各一物也北方

玄武本龜蛇二物亦兼取其象是固然矣而愚於北方之義參諸易書之說得焉易所謂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而智獨曰貞固書曰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北方獨曰平在朔易況河圖以五居中而水有其位故今壬從離不變屬火癸從坤不變屬土論至於是則北方之義配爲二者可無疑矣若八幹所屬陰陽則亦出於河圖之數也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甲乙壬癸爲陽乾坤坎離亦屬陽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丙丁庚辛爲陰艮巽震兌亦屬陰至論地支之配大易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故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

爲陰亦各隨八卦以相附麗是以陰陽錯綜而成造化之妙也嗚呼微哉

卦氣象數圖釋

圖之順逆左右行先儒論之詳矣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巳生之卦其序自南而北若卦氣運行則自北而南一陽生於震始故卯子以冬至子之半爲復十一月中也

十二月丑初小寒其卦爲頤屯益丑月半大寒則爲噬嗑隨二月寅初立春其卦爲無妄寅月半雨水則賁旣濟家人二月卯初驚蟄其卦爲豐離卯月半春分則爲同人臨三月辰初淸明其卦爲損節辰月半穀雨則歸妹睽兌立夏巳初其卦爲履泰巳月半小滿則大畜需小畜五月午初芒種其卦爲大壯大有夬至乾之末交夏至焉即午之半也此三十二卦屬陽以當春夏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未生之卦也圖自西而北若卦氣之行則自一陰生於巽始故夏至午之半爲姤五月中也自六月未初小暑其卦爲大過鼎恒歷至十一月子初大

雪其卦爲觀比剝至坤之末交冬至焉即子之半也此三十二卦屬陰以當秋冬其中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卦每節各計二卦如坤復爲冬至乾姤爲夏至之類是也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爲小寒大過鼎恒爲小暑之類是也八節二之計十六卦十六氣三之計四十八卦幷之則六十四卦以當一朞之氣候至於各月之卦自復一陽生爲十一月臨十二月泰正月大壯二月夬三月乾四月姤一陰生爲五月遯六月否七月觀八月剝九月坤十月坤接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其有序此卅爵譏而獨於復之

至臨姤之至遯初歷一十六卦而相接又臨至泰遯至否中歷八卦而相接泰至大壯否至觀又歷四卦而相接終之大壯至夬九至乾觀至剝剝至坤遂歷一卦而相接其跡密不節何哉蓋復則一陽初長於內臨二陽漸盛泰則三陽盛而乾之體立大壯則震動於外而四陽已壯夬則兌兌於外而五陽決陰將盡乾則合爲內外純陽而其全體健行觀乎陽長陰消而泰之象可見矣若姤則一陰始生於內遯二陰漸長否則三陰極盛而坤之體立觀則巽散於外而四陰已過剝則艮止於外而五陰凌陽將窮坤則內外純陰而其全體順成

究乎陰長陽消而否之象不能無焉然則不特此一歲十二月也小而一日十二時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盈虛消息往來無窮推之不出是圖之外所以定時成歲而成變化行鬼神一皆象數自然之理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不離乎是學者試於環中一窺之

八卦納甲象數體用圖

☰ 乾 納甲 納音
子午—金 宮
寅申—水 商
辰戌—火 角

☷ 坤 納乙 納音
丑未—金 宮
卯酉—水 商
巳亥—火 角

☶ 艮 納丙 納音
子午—水 商
寅申—火 角
辰戌—土 徵

☵ 坎 納戊 納音
子午—火 角
寅申—土 徵
辰戌—木 羽

☳ 震 納庚 納音
子午—土 徵
寅申—木 羽
辰戌—金 宮

☰ 乾 納壬 納音
子午—木 羽
寅申—金 宮
辰戌—水 商

☱ 兌 納丁 納音
丑未—水 商
卯酉—火 角
巳亥—土 徵

☲ 離 納己 納音
丑未—火 角
卯酉—土 徵
巳亥—木 羽

☴ 巽 納辛 納音
丑未—土 徵
卯酉—木 羽
巳亥—金 宮

☷ 坤 納癸 納音
丑未—木 羽
卯酉—金 宮
巳亥—水 商

陽生於子 甲子 甲戌 甲申 陰生於午 甲午 甲辰 甲寅
乙丑 乙亥 乙酉 乙未 乙巳 乙卯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丁卯 丁丑 丁亥 丁酉 丁未 丁巳
戊辰 戊寅 戊子 戊戌 戊申 戊午
己巳 己卯 己丑 己亥 己酉 己未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子 庚戌 庚申
辛未 辛巳 辛卯 辛丑 辛亥 辛酉
壬申 壬午 壬辰 壬寅 壬子 壬戌

四卦坎離震兌應子午卯酉分布四時以成一年之候

癸酉 癸未 癸巳 終於巳 癸卯 癸丑 癸亥 終於亥 節也天地節而四時成

昔燧人氏觀斗極而定方名伏羲氏則河圖而畫八卦黃帝命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曆數而支干配乎卦位陰陽錯綜而成造化之妙者自此具焉由八卦支干合而配之乾艮坎震陽也而納甲丙戊庚壬之陽坤兌離巽陰也而納乙丁己辛癸之陰子午寅申辰戌與丑未卯酉巳亥陰陽各以類而相附麗於是五行納音生焉以六十四卦支干分而配之陽生於子故甲子首於乾陽極於巳故癸巳終於離陰生於午故甲午始於咸陰極

於亥故癸亥止於節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總之一卦六爻則六甲之對待分之六十卦則六甲之流行而六之爲三百六十當朞之日是以全日之成數言也餘四卦以象紀閏之餘是以氣朔之餘分言也易大傳曰五歲再閏蔡氏書傳謂一章七閏氣朔分齊蓋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毋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爲三十是爲再閏所謂全日成數是也若自昔必以十有九年爲一章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此亦天地自然之應初非人力爲之

也漢志有謂合天地終數而得閏法唐志有謂合二終以紀閏餘范志有謂其朔同日謂之章考之爲益精矣夫至歲首也朔月首也其氣盈之餘分以至日而取齊朔虛之餘分以朔日而取齊至朔同日則氣朔之餘分不齊亦不遠矣此其爲算法之始終所謂氣朔餘分是也然則蔡氏氣朔分齊之說果能齊歟否歟吁氣朔之餘分豈易截然而一齊耶按一歲率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十九年共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分得全日二百六餘六百七十三分前後通置七閏四小三大則二百六日盡矣尚餘六百七十三分又一章七

閏三小四大計二百七日通前分餘尚餘四百令六分又一章七閏三小四大計二百七日通前餘分尚餘一百三十九分自此以下每章七閏通前餘分不滿全日全日則四小三大除前餘分已過全日則三小四大餘分又待下章通而後焉所謂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者不過取其全日可齊而餘分竟不能齊焉若使朔日子初初刻冬至則氣朔之餘分齊矣少差一二刻則尚有未盡之餘分者也

宮春來徃回 梓

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下生百八陰

上生百八陽

問三十六宮何在曰在吾心何以明之曰伏羲畫卦以心法言方圖之對峙此心之寂然不動也圓圖之流行此心之感而遂通也然則何不以六十四卦言之曰此圖之節要也不反對之卦八反對之卦二十有八但言三十六宮而六十四卦在其中矣所謂都是春何也曰易則生生之理而春則主生生之始也乾坤爲大父母震巽爲小父乾生姤姤而遯遯而否否而觀觀而剝剝而坤坤生復復而臨臨而泰泰而大壯大壯而夬夬而乾陰往陽來如環無端其生生曷有窮已哉曰天根月窟又何在曰在吾身乾值巽爲月窟坤值震爲天根與

發未始不露也而手探足躡之者鮮矣曰姤至知物復言識人何也曰物有萬殊生於陽而成於陰人有萬善實於陰而復於陽蓋以體言則陽必有陰而一不獨立以其用言則崇陽抑陰而兩不並行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使陽明常爲主而陰晦舜聽命則靜焉無時而不中動焉無往而非和大本渾然而無虧達道周流而無間斯時也謂之三十六宮都是春而天地萬物之春皆不外乎是此聖賢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靜玩先天圖往來之間可也然說者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其數爲三十六宮又以八錯之卦畫陽奇陰偶合其畫爲三十六宮論其目則合矣究邵子作詩之本意則未也邵子之詩曰乾遇姤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識天根然則天根月窟政取乾坤所值之卦言也彼乾一至坤八此先天數學之祖謂之三十六宮何理陽奇陰偶其畫雖三十六陽一畫爲一宮陰一畫爲二宮以此爲三十六宮何義屑屑焉分析而牽合之者噫豈維是詩哉

十三卦器象釋

離䷝網罟之利　噬嗑䷔市貨之利　渙䷺舟楫之利　隨䷐服乘之利　豫䷏待暴　大壯䷡宮室蔽風雨　乾䷀上衣之制　夬䷪書契代結繩之用　坤䷁下裳之制

益䷩ 耕食之利　噬嗑䷔ 市貨之利　隨䷐ 牛馬之利　睽䷥ 用威　大過䷛ 棺槨送死之利

愚按大傳吾夫子於易全卦中特取十三卦以明制器尚象雖各不同而於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則一也何則憂民之飢也而爲食貨之利憂民之寒也而爲衣裳之制爲舟車以通民之險阻爲門柝以警民之豫防民知粒食矣復爲杵臼以濟脫粟之始民知待暴矣復爲弧矢以威睽乖之時利民之生矣也爲之壯宮室而厚棺槨防民之欺爲也爲之易書契以代結繩是知制器尚象聖人雖因天地人物固有之理復吾夫子不於繫易言之則雖至矣人知其爲卦之十三而斯民生生

之道如此其艱聖人所以生生斯民之心如此其勞者孰從而知之耶然則吾夫子不維有功於羲農黃帝堯舜數聖人而實有功於易有功於萬世也或謂聖人於十三卦之取象足以該乎六十四卦廣大悉備矣而於十三卦中獨取衣裳之尊卑擬諸乾坤之二卦而復以三聖人爲治言之何哉蓋易六十四卦非止爲六十四事用也三百八十四爻非止爲三百八十四爻用也變而通之一斯萬殊而本之萬斯一知此則知自雖至夬十一卦所取者以物之象言而不止於物之象也至衣裳而取諸乾坤者以聖人之德言而不止於黃帝堯舜民也是故不言乾坤無以蘊各卦立象盡意而備諸器用不言黃帝堯舜無以見聖人盛德致治而擬諸形容蓋不稱其服稱其德也大傳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不其然乎嗚呼昔者吾夫子脩春秋定哀以後多微辭筆削之際雖由夏不能贊一辭亦莫知聖人作經之意爲何如也而此贊易乃舉十三卦器象詳言之而不槩及乎全卦聖人又豈無微意乎哉學者玩索而有得焉斯善矣

九卦通釋

履䷉　謙䷎　恒䷟

困䷮　井䷯　巽䷸

復䷗　損䷨　益䷩

愚按九卦脩德之序而三陳之聖人明用易之道反覆精深者如此其至也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禮之分截然君子觀卦之象踐禮之實以立其基用和而行以致其極故無所乖戾而不處也謙則坤卑艮止持守有定故能謙尊而光節制乎禮而不失也若復之爲卦一陽動於五陰之下是理也在造化則爲陰消陽動之機在人心則爲欲盡理明之初也方其始復也有茁其萌有惻其隱元之始長而生生無窮春之始露而益益莫遏人

之反其本然之善者必自知於此審其幾焉俾誠存而妄除天行而人泯吾心之善即此而存以其為德之本不以此歟且恒雜人孰不厭也而君子處之常久無倦者由其一德之固而不變也然則損益君之用耶君子體兌說而戒其忿體艮止而塞其欲觀風雷之發有也見人之有善必遷觀風雷之摧折也見己之有過必改此用損益之象也已德之充則利及於物而不假施設故曰益長裕而不設也忿慾不行則天理既明人欲自息而其為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先難而後易也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名

辱身危辭不及矣至於澤中水涸困之象也以九四九五陽剛之才揜於群陰庸非困乎君子處之亦曰安吾義命之天而已出處進退驗力之大小取予辭受辯義之是非身困而道亨言窮而志遂固守靜俟無所怨尤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此之謂也若井之靜定而有本故澤及於物而無窮汲施多寡各適其宜亦猶君子之德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而應變於外隨事裁制各當其可非井以辯義之謂乎巽以一陰在二陽之下順而能入裁而不露譬則風之入物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為用亦猶是也夫自三陳九卦觀之則各有其德自其脩德

之實言之則德無不所要之歸以和行則貴乎執謙而守恒復以自知又在乎損惡而長善困久而能亨井安而能慮然後巽順於理以制事變而無不會通也觀始之復以立基終之巽以行權吾夫子有曰不知禮無以立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言豈先後異哉是則權之為大用可知也抑者九卦之首有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儒謂指文王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或謂以文王之聖演易羑里心與易會豈拘拘於九卦而用之乎蓋吾夫子離因文王處憂患言之而實為萬世學易者法耶不然困

為處憂患之卦則屯蹇否剝非處憂患之卦乎恒復為反身脩德之卦則蒙之果行育德否之儉德避難大畜之日新其德又非脩德之卦乎學者苟能於九卦玩索而有得焉則全卦可以類推而無泥象不通之弊矣

觀象玩辭通釋

大易為陰陽剛柔仁義開物成務之書廣大悉備無所不包讀是書者上自王公下至士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所用而獨於小人寇盜不得竊取其義焉是故聖人觀乾之象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故曰大人造也觀比之象用以建萬國親諸侯以相輔從觀履之象用以辨

上下定民志以杜僭亂鼎之象端重吾正位凝命焉
華之象改變吾治曆明時有焉欲教之敷也用漸以居
賢德善俗欲德之廣也用臨以致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懼有蔽也體離以繼明照于四方期無刑也體旅以明
愼用刑而不留獄衰多益寡稱物平施以此濟衆非用
謙之象乎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以此賞罰非用大有之
象乎觀雷雨作解以赦過宥罪而新乎民觀澤天爲夬
以施祿及下而勸夫衆至於禦寇殄暴建侯行師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是則用師之正者徃有功也治定功成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用豫之順者大有

慶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不用乎若夫君子
之自脩也恐懼脩省體震來虩虩不喪匕鬯者存其誠
也以思不出其位體艮止其所行正隨時者順乎道也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吾於損益盈虛之象得之果行育
德非禮勿履吾於蒙壯存養之象得之始之觀頤慎言
語節飲食不失其養終之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又得
家人之象也始之用咸以虛受人得其所感而終之以
能通天下之志吾又得同人之象也用兌之朋友講習
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非吾有得於大畜之象
乎用否之儉德避難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非吾有
得於大過之象乎由是而歸之乾之九三終日乾乾自
彊不息則君子進德脩業孰有大於是哉易其可一日
不學乎若曰履霜堅冰至曰不利爲寇利禦寇則小人
不得竊取其義者垂戒之義嚴矣善學者誠能日取一
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虛心端意推之於事反之
於身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其於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亦將無求而不得矣雖然象者
像也有形可見者也可見者玩其辭或得之矣則夫未
形未見者其道當何如哉不可不察

觀變玩占通釋

昔者包犧氏始畫乾坤坎離不變者四卦震艮巽兌四
卦反而用之其實二卦及重爲六十四卦反對者二十
八反對不變者八共爲三十六卦而已於此可以見卦
之通於變而六可變三十六三十六可變六十四而易
道爲無窮焉蓋有河圖不可無易也有易不可無大傳
也使無吾夫子大傳示人以知變之義則文王卦辭周
公爻辭觀於象變會通之理學者其猶夜行乎其不迷
於吉凶悔吝之塗者幾希矣是故恒見於需恃險而能
固也需之初九曰利用恒無咎宜以吾安常之心免於
冒進之咎非知變者不能也復見於小畜復善而知上

也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何其咎苟動不由理則必制於陰而迷復之咎至矣觀上天下澤曰履澤自天下曰夬此卦之互用以明象之變也故履之九五曰夬履以言行必由乎決之非決必務乎踐之實此又爻之互用以申卦之義也若蒙之六四曰困蒙何謂也獨遠包蒙之賢重爲陰柔之困不能自拔取吝宜也離之初九曰履錯然敬之無咎何謂也踐雜於文動由乎敬履道光明何咎之有夫噬嗑乃頤中有物之象噬去九四陽爻之間則合爲頤矣頤乎其善養正也若舍靈龜而觀朵頤以取履校滅趾之咎慾之小也若去善弗爲養惡不解

至荷校滅耳凶順之罪哉噬嗑之罪哉甚矣謙之象之變可尚也曰謙謙以君子言曰勞謙以君子言德盛禮恭厚之至也而謙之上六利用行師其如謙謙何哉蓋謙之太過未免流於卑屈故變而用師以濟其剛亦君子有終之道也然則過謙初未之害若夬則一陰五陽大壯則四陽二陰皆剛之過也故夬初九曰壯于前趾九三曰壯于頄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九三曰小人用壯以明健動而說當進退隨時苟恃壯犯禍鮮不及矣此於全卦中卦之往来互用者槩亦可見而一卦之通乎各卦者獨中孚有焉中孚信也至理之權與聖人之

至教寓之矣爲卦上巽下兌中二爻虛爲信之本二五剛實爲信之質於需訟比泰至隨睽兌旣皆以孚言之矣而於坎則曰有孚維心亨益則曰有孚惠心革則曰革言三就有孚又以心言何謂也蓋孚心之信也信出于中乃所謂信而坎之中實象之啇心無孚信則益之施惠革之革言皆無其實其何以行之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此之謂也若夫君子有行旣觀易之變矣尤必玩其占之所得而順理以動焉如屯之初九利建侯益之六四利用爲依遷國謙之上六利用行師至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益之六二王用享于帝之類此宜夫人

占之吉無不利也如升之九二利用禴蒙之九三納婦吉之類此卜祭卜婚吉也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解之九二田獲三狐之類此卜田吉也需之利涉大川大有之大車以載利有攸往此卜舟車啓行吉也至曰勿用師曰勿用取女曰勿用有攸往君子又當明訓戒之意玩象求理以爲吉凶可否之決斯得矣大抵易爲君子設也如曰利貞正則利不正則不利也卦中累言而不窮如曰不利爲寇決之一言而不再易非小人所得竊取而用者斷可識矣學者誠能觀象玩辭以順變占之時觀變玩占以通象辭之意則象其物宜之像各指

所之之辭化而裁之之變極數知來之占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於此知所尚矣雖然象辭變占唯變爲難變雖居四者之一而實貫乎三者之間大傳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非心與理會極深研幾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易不專於卜筮

昔者包犧氏作易之初仰觀天俯法地近取身遠取物合天地人物之理靡所不具故古今天下所以開物成務者在是所以窮理盡性者在是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者無不在是其爲理廣大悉備隨取隨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是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所尚各異而未可專以卜筮言易也嘗觀本義之作其爲卜筮之法陽數九老而七少陰數六老而八少老變而少不變是於卜筮而尚變矣六爻皆無變則觀文王之卦辭有變則即其變爻以觀周公之爻辭是於卜筮而尚辭矣以潛龍見龍之類爲象以勿用利見之言爲占是又於卜筮而尚象尚占矣即此而推則四者未免盡指爲卜筮之用嗚呼易特止卜筮而已乎若謂羲文作易之初本爲卜筮以至夫子之雅言先王之四教皆不及

易而易乃出於太史太卜之藏斷斷以易爲卜筮之書不爲無所見也然卜筮止爲尚占之一事尚變固在其中謂之卜筮可也而彼之尚辭者自尚辭尚象者自尚象各有攸寓使皆見於卜筮之用惜其爲書始終爲卜筮而止卜筮之外遂置此書爲無所用矣苟使辭變象占皆爲卜筮之所尚則聖人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占而已何以析爲之說而四其尚哉又何以專指卜筮者尚其占哉昔夫子繫易嘗論蓍龜之德且言揲扐之法固於卜筮而尚變尚占矣然上繫於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以下七卦之辭下繫於往來朋從以下十卦之辭備言聖人繫辭之旨以見三百八十四爻爻辭之凡此爲尚辭者也於卜筮何與焉下繫於羲農黃帝堯舜數聖人十三卦之制作歷言聖人觀象之法以見六十四卦象之凡此爲尚象者也於卜筮又何與焉辭變象占四者之尚不盡指爲卜筮之用者信矣近世臨川吳氏曰聖人體卦用蓍繫之彖繫之爻其辭雖爲占設然擬議所言理無不貫推而行之占云乎哉是亦有得於四者所尚之意也不寧維是大傳有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一動一止蓋未始須史不在易易云易云卜筮云乎哉

繫辭釋

繫辭本夫子之言也而非夫子名之也名之者誰意其出於後世之經師也向使夫子自名以繫辭矣則今繫辭中何皆自以繫辭言而且自歸之聖人耶夫子嘗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至此乃以聖人自稱其繫辭愚知其必不然也要之繫者繫屬之謂文王作卦辭繫屬於各卦之下曰繫辭周公作爻辭繫屬於各爻之下亦曰繫辭今繫辭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蓋夫子指文王卦辭言也所謂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此蓋夫子指周公爻辭言也以至繫辭焉所以告也繫辭焉以盡其言此蓋夫子兼指文王周公卦辭爻辭言也即此而推則知夫子既指文王周公所作爲繫辭必不復以自名其所作況今之繫辭乃槩言其大體雜論乎諸卦其辭非有所屬初無取於繫辭之義也後之經師直以此而名書乃與書中所稱相雜安得不啓先儒何其謬之誚乎按史記孔子世家曰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其說止有說卦文言二者與今十翼合序彖繫象指爲今之彖象繫辭序卦則先後次序有差且未始言其作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於文義竟未之詳愚考十翼之名蓋自王弼註易而後有是說

也陸德明作釋文序引班固曰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即十翼也然則十翼未名之先特謂之傳而已故真西山嘗援劉元城之說曰司馬遷傳云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由此言之則今所謂繫辭者漢儒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傳取傳註之義夫子昔嘗自以所作爲繫辭耶論至此極則愚謂繫辭本夫子之言而非夫子名之者豈不信然

周邵圖書本易釋

濂溪太極康節先天其傳皆得於明逸而出於希夷此朱內翰易傳之表一陳而諸說紛紛宗二先生之學者各自立論以相辯釋其或輕議二先生之學者則曰周之學出希夷得於老氏之旨邵之學出希夷得於方外之術喙喙爭鳴卒何所定乎大抵世之論者率以希夷爲神仙之術故恥言受學於其門否則託是以譏議之皆謂希夷之易得之於麻衣豈知麻易乃南康戴氏僞作麻衣非果明於易而希夷非果得於麻衣嘗觀希夷龍圖序精深宏奧非知道者未易識誠天下一有道之士也向使周邵之學果出其門則亦何庸諱抑嘗攷之康節嘗北面於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明逸同游希夷之門希夷以數學授伯長以象學授明逸康節

之學其原固出於希夷而謂其得於明逸則非也太極一圖乃濂溪自作初非有所受於人者先儒謂其不繇師傳默契道體者矣惟朱内翰乃謂其得於穆伯長而竟不究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年尚幼何爲此不根之論也然則二子之學果何所出乎愚則曰一皆出於夫子之易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此夫子發羲文未發之秘旨也周子作太極一圖曰無極而太極此周子申明夫子已發之微旨而通書所以發此圖也周子之學正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二語中得之是以圖說大體主於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曰陰陽曰男女曰善惡之類

率以二者配言之也然夫子曰易有太極周子何以曰無極而太極蓋無極云者即大傳之所謂易易者無體之謂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者是已以此二語相配而論周子不過爲大傳申其義而已初何畀哉或謂馬季長曰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其說何在曰天之北辰微有象象夫子之所謂太極故北辰居中不動而能生兩儀日月至二十四氣爲氣之宗而理行乎其中夫子太極本無象而象天之北辰故太極靜極而動而能生兩儀四象八卦一物各具

一太極爲理之宗而氣行乎其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故一道也曰太極云者何也曰道也道何以稱太極曰道不可名故假借可名之器以明之也屋之脊檁高會之處名之曰極而此一物之極猶小也道爲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是已然則周子又謂之無極何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凡物之號爲極者可得而指名道則無形無象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者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也昧者乃分無極太極爲二而且謂無極出於老氏之旨以陸氏兄弟尚謂聖人言有今乃言無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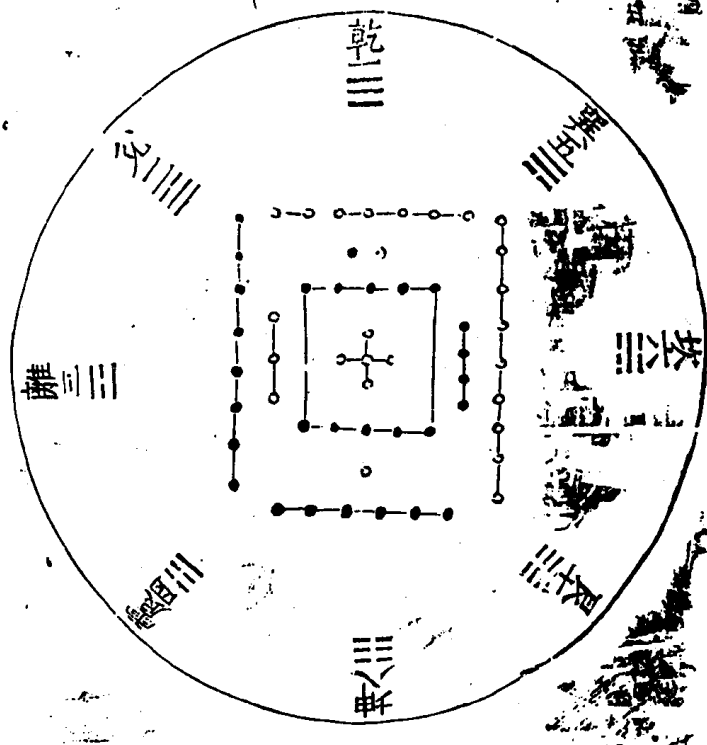
詆圖說之失況其下者乎賴朱子力辯其非合無極太極爲一而曰非太極之外別有無極也感與詩直揭無極二字以名先生即此可見先生之學於此二者爲最要而實有功於夫子也至若邵子先天一圖經世書所以發此圖也邵子之學正在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二語中得之是以先天一圖大抵以四象相變成十六事如曰日月星辰曰土石水火之類率皆以四者對言之以至天道人事粲然靡所不具而大有功於夫子者又可見也或曰太極先天圖旣皆發明夫子易學之蘊然周之圖示以圈自上而下邵之圖示以畫自下而上

不同何耶切嘗攷之邵之圖示以畫且自下而上與易畫正相合無足疑者周之圖示以圈且自上而下者蓋出於周子之意見而圈之爲妙正以見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相爲循環而不窮自上而下者猶水自源而徂流自下而上者猶木自本而達末理一致也或又曰太極圖陰陽有對待亦有流行先天圖陰陽有對待而無流行太極圖包括天人之理先天圖詳於天而畧於人何歟吁周子太極圖合而爲一是故一圖之中衆理畢具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而兩儀立此陰陽之對待也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氣順布而四時行此陰陽之流行也太極所以明天道人極所以明人道而其間天人之道未始不相因焉此固夫人所共知之矣邵子先天圖非止於一伏羲始畫八卦横圖首乾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爲數此對待也八卦正位圖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爲序亦流行也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横圖明謂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然以陰陽消息推之圓圖則左旋自復而之坤方圖則右旋自復而之坤然亦可以驗陰陽之流行也圓者左旋方者右旋得非亦所以圓象天而方象地歟此數圖雖皆止言天道而未及人道然自經世演易圖經世天地四象圖之既立北

天之所以變地之所以化萬物所以感應於天地之變化而又各有所著至於人得天地之全無不變無不化無不感無不應而亦無不善大而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人事之變有皇帝王伯即是推之周邵二圖之陰陽皆有對待而有流行亦皆足以包括夫天人之理而無遺矣合而觀之周子之圖義理較精微邵子之圖氣象較宏闊特周子之說聚於一圖而易見邵子之說散於數圖而難知朱夫子嘗謂以格局言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以義理言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斯言盡之矣論至於是則知二先生之學果初得於明逸而出於希夷耶

一皆出於夫子之易果非得於刪逸而出於希夷耶一皆出於夫子之易夫子之易實爲萬世理學之宗也雖然夫子之上又何所傳耶夫子得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得之宓犧宓犧又何自而聞耶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道之大原出於天也嗚呼至哉嗚呼微哉

先天太極象數會通圖釋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嘗謂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說者謂其得於陳穆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數原於理理具於心心一焉而已矣中乎天地者人也中乎人身者心也中乎河圖洛書者五也數起乎中萬事萬化生乎心是故河圖之中宫即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理固有異乎哉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即先天圖之左方震

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即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數固有異乎哉嗚呼易之未作圖固在天地聖人作易特因圖而發之麟不出春秋其不作圖不出易其不作乎理一致也善學易者求朱子所云圖書相爲經緯者玩而通之則俯仰之妙契遠近之畢取無非理數之所同也或謂謝疊山遇異人授以其河圖奚必也然則周子作圖果何所授乎維能圖諸心則萬象森吾前圖無文也無乎而非圖之文圖無數也無乎而非圖之數大傳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變遂定天下之象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孰不於是而得之哉

經世書全數

皇極經世全數圖自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爲之序乃析之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又析之以日月星辰石土火水其爲數也往往自一陽一陰而推之陽一而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而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是以乾之乾始於一而乾之兌爲十二乾之離則自十二而三十之爲三百六十乾之震則自三百六十而十二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乾之巽則自震數三十之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乾之坎則自巽數十二之而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乾之艮則自坎數三十之而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乾之坤則自艮數十二之而爲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達之於五十六卦皆然試取乾宫之八卦言之乾之乾一曰元之元元一也乾之兌十二曰元之會蓋一元計十二會也乾之離三百六十曰元之運蓋一元計三百六十運也乾之震四千三百二十曰元之世蓋一元計四千三百二十世也乾之巽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曰元之歲蓋一元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也乾之坎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曰元之月蓋一元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也乾之艮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曰元之日蓋一元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也乾

之坤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曰元之辰蓋一元計五萬
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辰也甚矣哉論數之精妙也如此
書中有謂元會運世即歲月日辰日月星辰即石土火水猶
形影聲響也書中舉元會運世而不及歲月日辰舉日月星
辰而不及石土火水者此則觀物內篇以元經會者十二以
會經運者十二以運經世者十諸篇皆以日甲言者同此一
元也月以十二辰紀者十二會也每月之下星以十干紀者
凡三蓋以一會計三十運也辰以十二辰紀者凡三十每一
會則三百六十世也一元計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
二十世即一年計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一

元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會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
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計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此皆自
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夫以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一萬八
百年而天始開日甲月子也次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日
甲月丑也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日甲月寅也故以會
經運者自此始開物始於月寅之中星巳也日甲月巳之
末星癸辰未第十一年甲辰而後堯即位故以運經世者
自日甲月巳星癸辰未始蓋自此而後時君之迹始可考
也以元經會者十二會之數足以會經運者始月寅而
終月戌蓋謂閉物於月戌之中星戌也以運經世者始

月巳之未星癸辰未而止於月午之初星壬辰酉此外
未之及矣今姑以日甲月午而論一會該三十運三百
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夫自日甲月巳第三十星癸辰未甲
辰年唐堯即位之後到元日甲月午第一星癸辰酉至
正丁未實計三千七百二十四年是爲
大明萬萬世戊申踐祚之始是則日甲月午星癸辰酉
之中尚未及三之一方來之歲月果何涯哉切嘗論之
月巳之末星癸辰亥數之極也而大禹之致治者自若
月午之初星甲辰子數之始也而太康之致亂者自如
由是日甲月午之下同一星乙辰卯也夏桀以之亡而

商湯以之興同一星丁辰巳也商紂以之亡而周武以
之興春秋戰國之紛爭合於秦而更於漢同一星巳辰
未也秦則亂而漢則治三國六朝之分裂併於隋而歷
於唐同一星辛辰申也隋則亂而唐則治不特此也日
甲月午同一星癸辰酉而元以淪亡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興自臨濠四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
經綸大經而致一統華夷之盛以爲千萬世太平之基
自天開地闢以來功德之大未之有也初何數之拘哉
然則世道升降雖由乎數而亦在乎時君世主挽回世
數之有其道也夫挽回世數者亦豈有他道哉惟即其

書以求之斯得之矣其所謂皇帝王伯分之以易詩書春秋別之以道德功力誠若判然不相侔者然其書有曰以道德功力爲化者謂之皇以道德功力爲敎者謂之帝以道德功力爲勸者謂之王以道德功力爲率者謂之伯是則道德功力未始不互相爲用特其施之者不同而成效有淺深耳且所謂皇帝王伯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智數則伯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恩信則帝也用無爲則皇也是知伯者之智數不足尚也行王道而王行帝道而帝極而至於道之無爲自然而化則皇矣向使五伯之主有能用公正恩信以

及於無爲則伯亦可王可帝而可皇也不亦由乎人哉要之世有升降者數也其所以挽回世數者理也即元會運世日月星辰而推之則可以見升降之數即皇帝王伯道德功力而論之則可以知挽回之理爲人上者惟當以理御數而不爲數所御以理移數而不爲數所移斯善矣

易學象數舉隅終

孫汪衡頓首拜述

易者天地之書也伏羲氏但法天而畫之耳法天原於圖也人但知圖之爲圖而不知出於數知圖之爲數而不知爲天地之數知圖爲天地之數而不知何者爲天地之數天地之數一也一者太極也一生兩兩者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數行乎陰陽而形未定象著乎陰陽而數已成是故陰陽交錯而四象生四生八八卦推盪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開物成務之要於是乎寓古之君子居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觀其所處之

當否動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至哉易之爲教也歷秦而漢九師興而易學熄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未適其仁義中正之歸如費直偏滯陰陽而言災異京房執守名數而專論讖緯王輔嗣畧象數而敝玄虛何平叔祖莊老而涉清談管公明達象而不通其理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易之道果如是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不可一端求也天下之理無盡故易之理亦無盡天下之變無窮故易之變亦無窮一動一靜循環無已此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之所以爲至妙至妙者歟先子養浩先生晚年潛心易學觀圖會數觀數明象直欲泝羲皇而求周孔括天地而囊古今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知決嫌疑而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心何盛哉是書首原圖書以著象數爲易之始次原先後二天象數變通次原卦畫象數會通文其次原先天太極象數通釋諸圖無非明四聖之易殊塗而同歸也又終之以經世之書其命數定象固爲一家順數逆推縱橫曲直同出於伏羲卦畫奇偶之序又同出一太極也或謂朱之啓蒙發四聖之微先子是書亦發啓蒙之微

易象數舉隅　卷下　五十八

嘉靖己亥歲秋七月一日

曾孫汪奎應鳳應瑞應經校刻

學易象數舉隅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汪敬撰敬字思敬一字益謙婺源人宣德癸丑進士官戸部主事所著有易傳通釋及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四卷而通釋則闕其卷數江南通志載之則均無卷數此本二卷似尚非完書也其書專明象數自天地自然之易至邵子經世書全數皆列圖於前而繫說於後大抵皆因襲舊文糾纏奇偶中間論大衍之數一條證以陳搏龍圖之說不知龍圖準易數以作非易數出於龍圖也其上卷圖書象數下卷九卦及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四篇皆標通釋之名豈本與易傳通釋共爲一帙後來通釋殘缺傳寫者誤併爲一書而標題則未及改歟是不可詳矣

易圖識漏一卷

〔明〕黄芹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圖識漏無卷數》提要

原缺前半葉

之為斯圖予為進士時嘗授讀之令十有五年矣先生復以遠示其所以提撕振警俾趨方向者無所不用其極兹啓圖玩意似頗有得因拈弄諷詠累日徹夕而不忍舍也嗚呼河之圖洛之書伏羲之藴文王周公孔子

之辭河洛闢闔之發揮斯圖其庶幾矣哉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學者於斯圖而有得焉其思又非止於觀彖而已也蓋先生之圖出於見先生之見根於學先生之學根於心先生之心與人同者也故觀斯圖者必先有先生之見求先生之見者必先有先生之學求先生之學者必先有先生之心學而至於心天下古今豈復有異途哉心匪難知太極是也太極不遠物具之理是也學者於日用之間一動一靜研夫天理人欲之幾而用力不息焉致知以虛之力行以實之主敬以約之至於一旦氷釋理順則聖人之所以聖賢人之所以賢天地之所以久人物之所以繁一以貫之而無外矣舉而措諸事業所謂內聖而外王者也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有志於易道之蘊者於斯圖也可忽而不究哉

是歲八月望山西提督學校按察副使門人龍溪林魁拜書

易圖凡二十七面愚於蚤年燈窓下漸次錄之各爲套束而未有統紀也弘治壬戌講經于南靖始次第會粹命李生恕爲錄之錄成名曰易圖識漏盖取朱子五贊中匪識滋漏之言也嘗奉以求正吾
師虛齋先生矣先生頗書之又嘗與林生兆商確可否林生欲携之京俟便刻行愚以未脫稾辭今正德丁卯夏五月愚病起復索前藁訂其一二且於二三條下畧述疑義附于其末行將有往欲收之巾笥隨地以求正于有道君子庸序述錄所自以記歲月云後學黃芹謹識

易圖附錄

林時獻至承書二悅一每得書輒有怡悅之類此亦不免多費一場心自後請免行矣先父母及亡兒所得葬荊妻又於是月四日卒此人一生命游我所厭者其父母耳使存畏不短命當能為我少報其父母也讀易錄疑寄回日久今亦忘其曾有點竄工夫與否茲當寄數字于仲啟令檢此一節也易圖識漏為吾益多矣今只留此如何然又恐賢處無復淨藁今且亦寄回倘賢處有工力希央人代錄一本見惠也仲啟久無書來今得賢報知其疾向安少慰今年吾將發去舊日書說藁與衆人看但蚤年之見蕪穢尤甚欲加删削又病無溫故工夫須得如吾[illegible]人為汰去其甚者乃可出然以勢未得聚合而[illegible]輩來求者頗迫切恐不免姑以應之用備後人[illegible]討稍亦終為覆醬瓿耳林人即行目痛作字覺艱甚益索書說之類頗多賢解館後得相聚何月間吾願也見

林方伯老先生千萬為告罪所命詩謹當學作一首呈上請教然實清所短也亦煩以告　公又命轉達傳時舉公求詩茲已奉達久矣亦當催得同寄上然進士前來失訪希為告罪曾承下顧正在墳所故未接感感

四月二十九日清拜覆

黃德馨賢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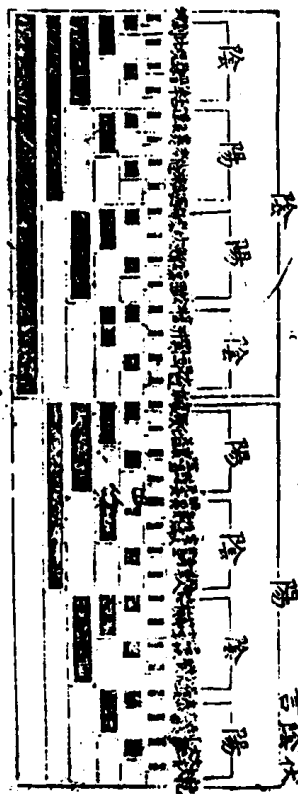
易圖識漏可以補聖賢道理之書第其中多有
未釋然處要攜去
京中㑹有便刻一本板與士夫共之但恐
師傅處又無葉故且奉去後跋前序要須館閣有
見理人方可托此非草草
老先生壽景瞻仰不任起敬上方敢拜貴數字第恨
膚詞不足揄揚盛美耳

門人林魁拜拜

圖中未釋處恨不得
面受指啓如夢中見事不真正分曉竊欲槩挨
數語於後未敢輕動云云

魁又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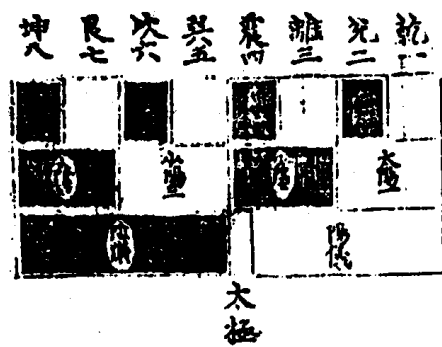
閱易圖識漏見　執事別後進學日孚可謂不
虛擲矣適匆冗不能靜思細考以盡其妙為恨
耳命作序文須有別本見寄暇日當效其愚欲
挈此本恐一失不可復得又恐　執事日有所
進欲增損而無由也謹以奉
復希照入

窓生石腆寓江東燈下書復

大傳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
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
朱子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
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

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以具。八卦既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

西山蔡氏曰。前三十二卦為陽。後三十二卦為陰。邵子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竊謂此圖乃伏羲畫卦祖宗也。後六十四卦圓圖亦不過自此規而圓之。方圖亦不過自此矩而方之耳。但當初奇偶之畫。奇本為一。如筮儀所謂單者是也。偶本為一一。如筮儀所謂拆者是也。後人乃為黑白之別者。欲人易認耳。然亦不知始於何時也。今姑從之。而實非古也。按朱子義圖說有云。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寫之耳。曰今欲曰且為山則似乎始於朱子也歟

伏羲八卦橫圖

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竊謂此圖實贊伏羲當先本無此。此乃後人誤認孔子繫辭傳於是始作八卦及四象生八卦之語而加之耳。不知孔子所謂八卦。實該六十四卦言也。蓋三畫之小成。因八卦之成列也。六畫之大成。亦八卦之所重也。聖人觀物理得其要者如此。

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朱子曰。易只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都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後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

又曰。左邊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邊百九十二爻本皆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有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

又原象贊有曰。交易為體。往此來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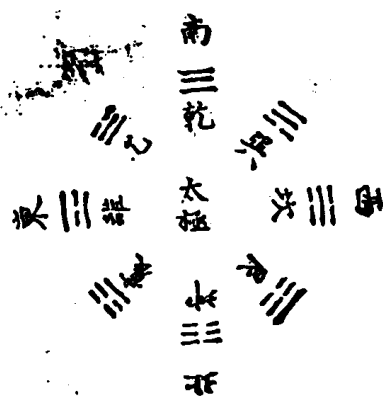
邵子詩云。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朱子曰。此是說方圖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圍二十八卦橫直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之位之不可易者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咸損見義也。然以周圍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云云以此言之。邵子之詩曉然足以見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朱子曰。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也

又曰。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囿乎天中。此方圓圖之辨也

竊謂此六十四卦圓方圖與首六十四卦横圖相為表裏者也則皆伏羲之舊也

伏羲八卦圓圖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横。易之本也

竊謂此圖亦贅。伏羲當先本無此。亦後人因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語而誤加之耳。不知聖人觀圖得要。故先自内體八卦各對舉言而後用八卦相錯一句以該括之。如方圖本從六十四卦而聖人從斜弦言之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云云。豈非亦自八卦言歟。此皆聖人觀圖得要處。而人未之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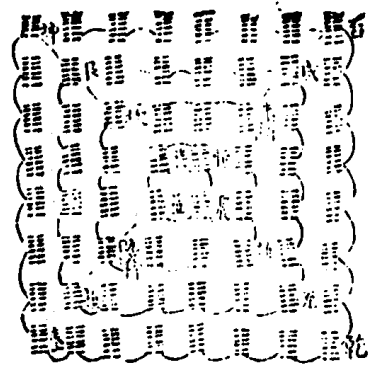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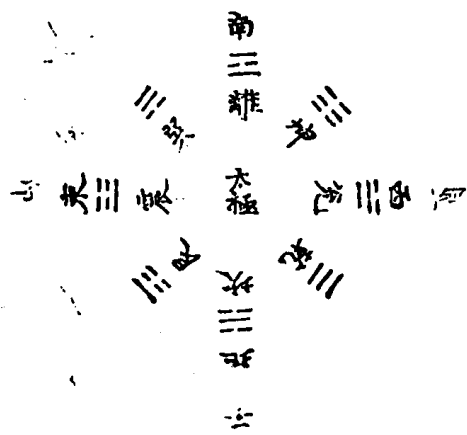
玉齋胡氏嘗因冬至子半之說推之，以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也。詳見序例啓蒙註。

問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朱子曰是某挑出。

玉齋胡氏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庶幾虛中以象太極。

竊謂六十四卦分配節氣，雖亦此圖中之蘊，然非伏羲本旨。若伏羲元有此意，則文王後天八卦帝出乎震者亦重復矣。文王豈在於得已而好為之哉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邵子詩及朱子交股之說，董氏四層之說，俱見前

文王八卦流行圖

大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西山蔡氏曰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於用或謂先天乃模寫天地所以然紀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參以人事此意固好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頗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無故夫子靜爲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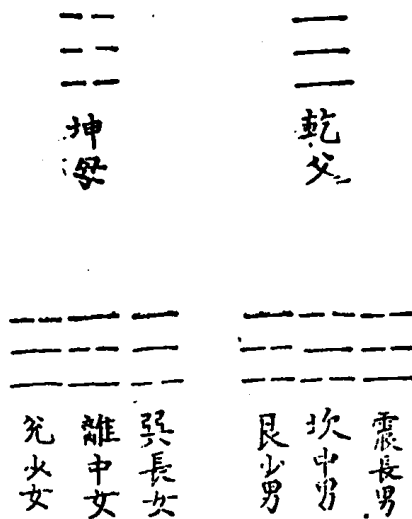
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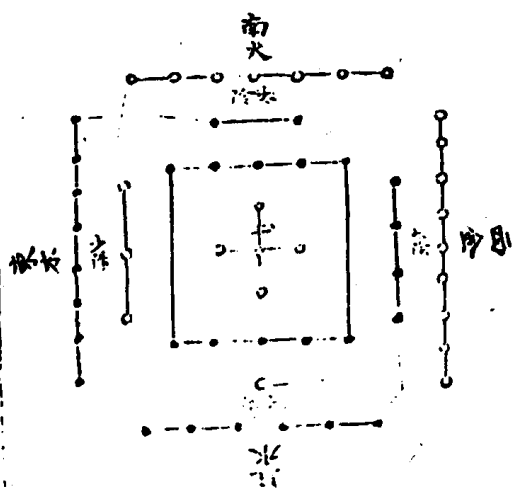
竊謂此圖分明是文王見得六十四卦之橫圖固足以該顯微矣六十四卦之圓圖方圖又足以象天包乎地地在天中則陰陽之位造化生成者皆可見矣獨於夫流行一義則實有體無用也故不得已將內體八卦更張易置其位序以寓流行之意庶乎有體有用足以補前聖之缺而盡造化之道也或者因王齋胡氏推邵子冬至子半之詩以六十四卦分配節氣而謂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已有流行之義者蓋未之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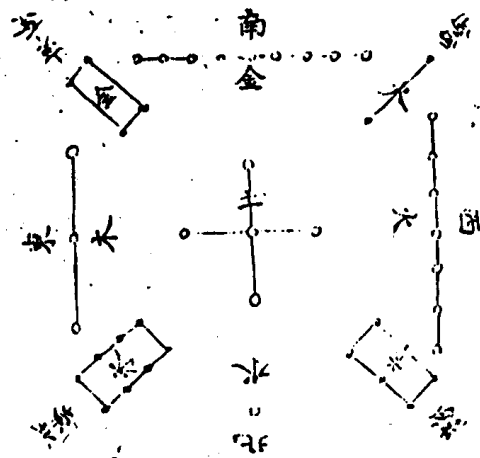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二老六子圖

乾父　坤母

震長男　坎中男　艮少男

巽長女　離中女　兌少女

大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朱子曰。初間畫卦時。不是憑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詳見本義

圈子用黑白。亦以識別陰陽。使人易認耳。非眞馬背旋毛有此兩樣也。洛書倣此

書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序。

禹治水。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洪大。範法。疇類。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辯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章。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深於造化。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五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王齋胡氏曰。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為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

又曰。河圖之次。其運行。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洛書之次。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

又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折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

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

又曰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又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橫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

西山蔡氏曰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又曰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朱子曰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

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知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

箕子洪範九疇之圖

朱子曰河圖五十五者九疇之子目也

玉齋胡氏通釋圖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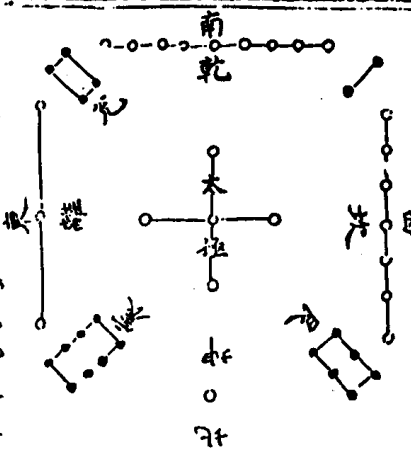
按圖者卦畫之成圖圖流卦氣之運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竊謂此圖四象下註四九三八二七一六甚不可曉以卦配數恐亦穿鑿○且如九爲太陽固也四太陰何以亦係於太陽耶若謂四對中五亦九數如此則只取九數矣與四又何干邪○又如三八之序當以三爲離八爲震今以三爲震八爲離亦似失序又二七雖主變通亦當二爲乾七爲兌今反是亦可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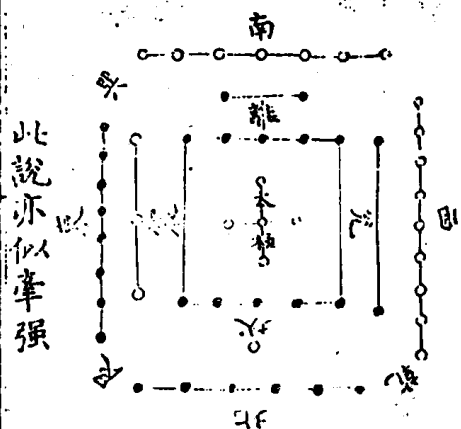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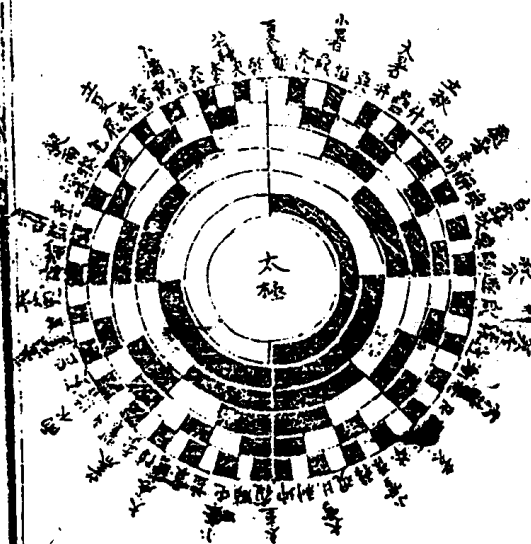
洪範九疇配九宮之數朱子之論備矣詳見序例啓蒙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本皆不與洛書之位數合。詳見序例啓蒙。

竊謂此圖亦可疑。○乾兌生於太陽之四九。此言不知何所本也。離巽已見前矣。又前圖三八與此不合。此圖一六又與前不合。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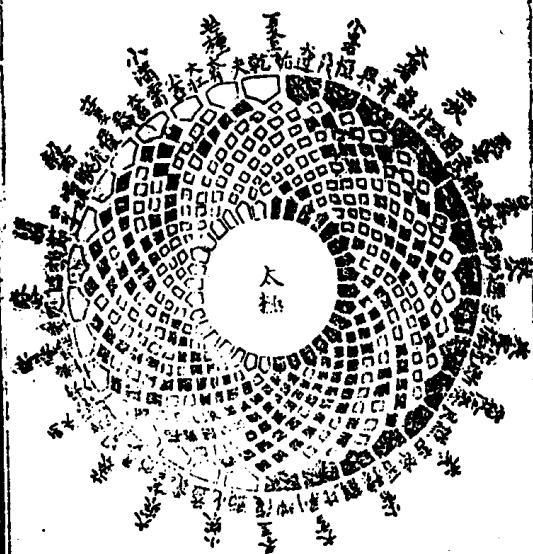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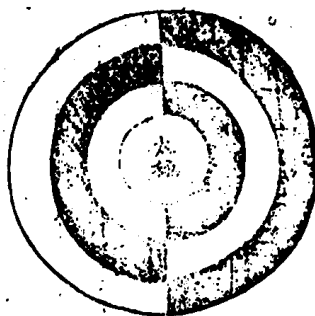
此說亦似牽強

新畫八卦圓圖

新畫六十四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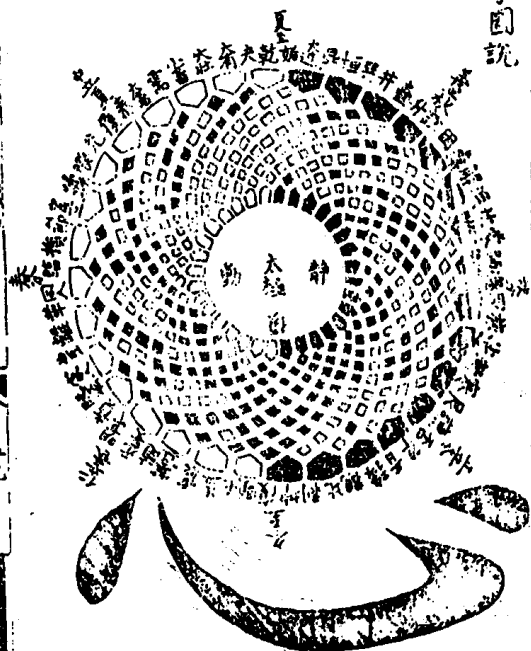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朱子釋此以荅袁機仲云。此下四節。通論數六十四卦圓圖。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偶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節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一奇。今分為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為左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倣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為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為少陽。柔為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乾為兌矣。少陽之下半交於少陰之上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離為震矣。少陰之上半交於少陽之下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為巽為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雜。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變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六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為二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為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

竊謂上二圖亦似贅。但後一圖以邵子及朱子荅袁機仲之說按之甚分明。若無此圖則邵子

之說便說不來似乎邵朱之時已有此圖也邵

六十四卦陽動陰靜圖

陽動陰靜圖

陽動陰靜圖竊倣周子太極圖中陽動陰靜圖而作也。六十四卦陽動陰靜圖竊倣陳布衣天地聖人之圖而作也。二圖蓋相表裏矣。然周陳之所述作。蓋亦自伏羲圓圖中變化云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後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推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亦精之後。即後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云云

又曰象理甚明。不煩解剥。但能體此下學之功。謂主敬也主於得其上達之妙。謂太極全體也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

經無復遺理。蓋祗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賁大悉備。孰有加於此者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共焉。而尤望有是正。

泉南布衣陳真晟謹述

揲蓍卦變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神明而生蓍。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參天兩地而倚數。是故四營以成易。

是謂一變。其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卦一之數不五則九。

扐卦扐卦扐卦

得五者三所謂奇也五除卦一則一其四矣故為奇

得九者一所謂偶也九除卦一即兩其四矣故為偶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卦揲扐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卦一者不四則八。

扐卦扐卦

得四者二。不去卦一。

得八者二。不去卦一。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卦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卦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卦扐之奇偶。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三奇為老陽。其畫為□。所謂重也。二奇一偶為少陰。其畫為--。所謂拆也。二偶一奇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三偶為老陰。其畫為㐅。所謂交也。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一

右三奇為老陽者凡十有二。

右兩奇一偶以偶為主為少陰者凡二十有八。

右兩偶一奇以奇為主為少陽者凡二十。

右三偶為老陰者四。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朱子曰。貞正也。悔過也。

一爻變者。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朱子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為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見啓蒙。後二圖亦其例也。朱子曰。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後十卦主悔者。到這時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那四爻五爻則更多矣。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於是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

今爲以乾坤二卦各爲本卦。列爲二圖。一爻變者六。二爻變者十五。三爻變者二十。四爻變者十五。五爻變者六。六爻變者一。變在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而六十四卦則皆倣此例。為初學觀之庶幾易曉云。

乾

乾之姤　乾之同人　乾之履　乾之小畜　乾之大有　乾之夬

乾之遯　乾之訟　乾之巽　乾之鼎　乾之大過

乾之无妄　乾之家人　乾之離　乾之革

乾之中孚　乾之睽　乾之兌

乾之大畜　乾之需　乾之大壯

乾之否　乾之漸　乾之旅　乾之咸

乾之渙　乾之未濟　乾之困

乾之益　乾之井　乾之恒

乾之噬嗑　乾之隨

乾之賁　乾之既濟　乾之豐

乾之損　乾之節　乾之歸妹　乾之泰

乾之觀　乾之晉　乾之萃

乾之艮　乾之蹇　乾之小過

乾之蒙　乾之坎　乾之解　乾之升

乾之頤　乾之屯　乾之震　乾之明夷　乾之臨

乾之剝　乾之比　乾之豫　乾之謙　乾之師　乾之復

乾之坤

坤

坤之復　坤之師　坤之謙　坤之豫　坤之比　坤之剝

坤之臨　坤之明夷　坤之震　坤之屯　坤之頤

坤之升　坤之解　坤之坎　坤之蒙

坤之小過　坤之蹇　坤之艮

坤之萃　坤之晉　坤之觀

坤之泰　坤之歸妹　坤之節　坤之損

坤之豐　坤之既濟　坤之賁

坤之隨　坤之噬嗑　坤之益

坤之恒　坤之井　坤之蠱

坤之咸　坤之旅　坤之漸　坤之否

坤之困　坤之未濟　坤之渙

坤之大壯　坤之需　坤之大畜

坤之兌　坤之睽　坤之中孚

坤之革　坤之離　坤之家人　坤之无妄

坤之大過　坤之鼎　坤之巽　坤之訟　坤之遯

坤之夬　坤之大有　坤之小畜　坤之履　坤之同人　坤之姤

坤之乾

上下經卦變圖

遯之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云云

本義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云云

彖傳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本義曰。以卦變釋卦辭。

歸妹之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曰。自歸妹而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

漸之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自漸而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困之隨　噬嗑之隨　未濟之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来隨柔之義。

彖傳曰。隨。剛來而下柔。云云

以卦變釋卦名。

賁之蠱　井之蠱　既濟之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云云

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来者。五上上下。自既濟来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謂蠱也。

彖傳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益之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本自益卦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

傳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以卦變釋卦辭。

損之賁　既濟之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自損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上。自既濟而来者。柔自上来而得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傳曰。賁。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以卦變釋卦辭。

訟之无妄

无妄。元亨。云云

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

動而不妄者也

傳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云云

以卦變釋卦辭。

䷄ 需之大畜

大畜利貞。云云

以變卦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

傳曰。剛上而尚賢。云云

以卦變釋卦辭。

䷷ 旅之咸

彖傳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 豐之恒

彖傳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云云

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 觀之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云云

傳曰。柔進而上行。

以卦變釋卦辭。

䷝ 離之睽 ䷼ 中孚之睽 ䷤ 家人之睽

睽小事吉。

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傳曰。柔進而上行。

以卦變釋卦辭。

䷽ 小過之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云云

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云云

傳曰。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以卦變釋卦辭。

䷭ 升之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云云

且其變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

傳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以卦變釋卦辭。

䷧ 解之升

升元亨。云云

卦自解來。柔上居四。

傳曰。柔以時升。

以卦變釋卦名。

䷱ 巽之鼎

鼎。元亨。

卦自巽来。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云云

傳曰。柔進而上行。云云

以卦變釋卦名。

䷴ 渙之漸 ䷷ 旅之漸

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義。蓋此卦之變。自渙而来。九進居三。自旅而来。九進居五。皆為得位之正。

䷺ 漸之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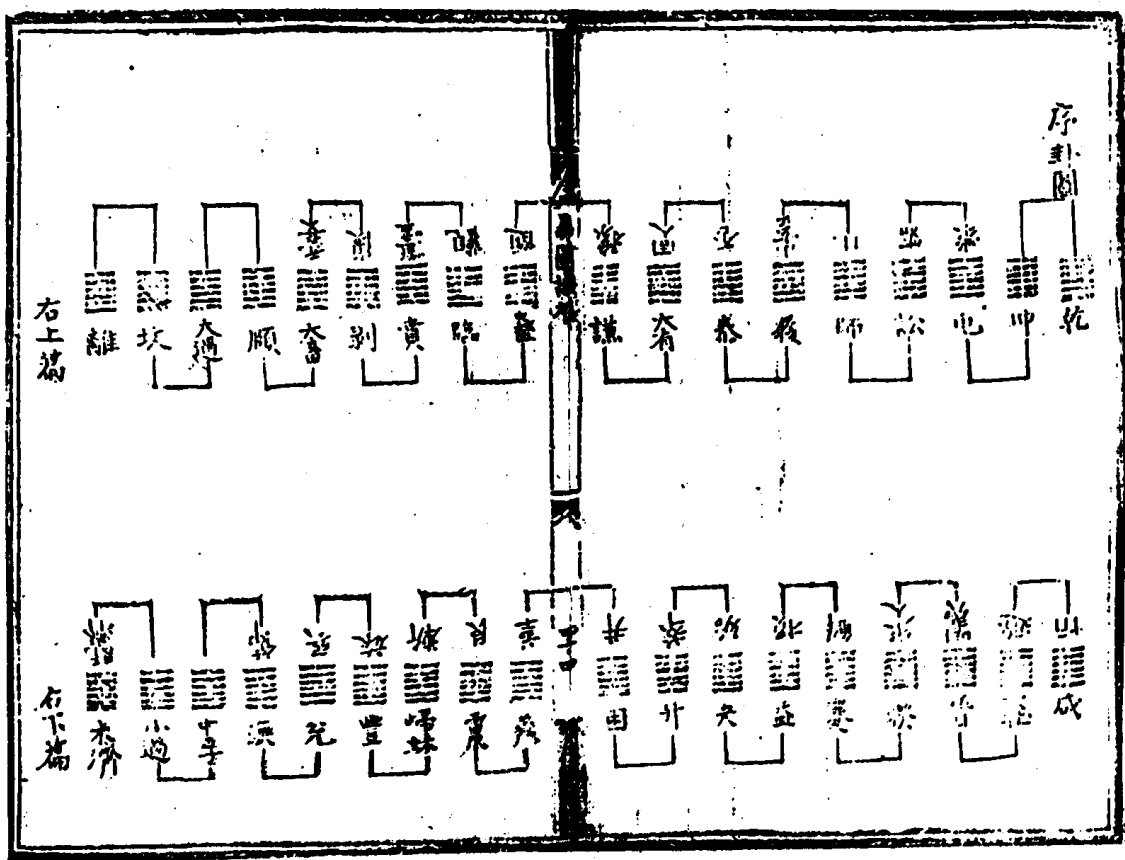
渙。亨。王假有廟。云云

其變則本自漸卦。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

傳曰。渙亨。剛来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以卦變釋卦辭

竊按彖傳本義中所釋卦變。如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共十九卦。惟隨自未濟。蠱自既濟。睽自家人。此三卦則四爻變者也。餘如訟自遯。泰自歸妹。以下十六卦。則皆二爻變者也。此雖非畫卦作易之本

旨。蓋亦易中之一義也。今各為圖。序次如右。庶覽者一覽易曉云。

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只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為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為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

雜卦圖

乾䷀ 六畫皆奇　坤䷁ 六畫皆偶　比䷇ 坤下坎上
師䷆ 坎下坤上　臨䷒ 二陽在下　觀䷓ 二陽在上
屯䷂ 一陽在下體之下一陽在上體之中　蒙䷃ 一陽在上体之上一陽在下体之中　震䷲ 一陽在二陰之下
艮䷳ 一陽在上陰之上　損䷨ 損下卦上益之陽益上卦上益之陰　益䷩ 損上卦初益之陽益下卦初益之陰
大畜䷙ 一陽在上三陽在下　无妄䷘ 一陽在下三陽在上　萃䷬ 一陰在上二陰在下
升䷭ 一陰在下三陰在上　謙䷎ 一陽在下体之上　豫䷏ 一陽在上体之下
噬嗑䷔ 離在上体一陽在下体之下　賁䷕ 離在下体一陽在上体之上　兌䷹ 一陰在上二陽在下
巽䷸ 一陰在下二陽在上　隨䷐ 初九六二六三九四九五上六　蠱䷑ 初六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九
剝䷖ 一陽在上五陰在下　復䷗ 一陽在下五陰在上　晉䷢ 離在上坤在下
明夷䷣ 離在下坤在上　井䷯ 坎在上一陰在下之下　困䷮ 坎在下一陰在上之上

咸䷞ 下体二陰在一陽之下上体一陰在一陽之上　恒䷟ 上体二陰在一陽之上下体一陰在一陽之下　渙䷺ 坎在下上体一陰在二陽之下
漸䷻ 坎在上下体一陰在二陽之上　解䷧ 下体二陽在二陰之中上体一陽在二陰之下　蹇䷦ 上体一陽在二陰之中下体一陽在二陰之上
睽䷥ 離在上下体一陰在二陽之上　家人䷤ 離在下上体一陰在二陽之下　否䷋ 二陽在上三陰在下
泰䷊ 二陽在下三陰在上　大壯䷡ 二陰在上四陽在下　遯䷠ 二陰在下四陽在上
大有䷍ 離在上乾在下　同人䷌ 離在下乾在上　革䷰ 離在下体上体一陽在二陰之上
鼎䷱ 離在上体下体一陰在上陰之下　小過䷽ 二陽在中四陰在外　中孚䷼ 二陰在中四陽在外
豐䷶ 下体離上体一陽在陰之下　旅䷷ 上体離下体一陽在二陰之上　離䷝ 一陰在上陽之中
坎䷜ 一陽在二陰之中　小畜䷈ 五陰而一陽在下体　履䷉ 五陽而一陰在下体
需䷄ 乾下坎上　訟䷅ 乾上坎下

竊按序卦圖以乾坤離坎小過中孚大過順八卦為正對也蒙咸恒以下諸卦為反對雜卦傳則乾坤離坎小過中孚皆為反對也故曰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云

說天文察時變之圖

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雀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一行。唐僧。精術數學。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

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

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之中。後星未至正南。有星又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

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得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在卯，大火之次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昏中。
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鄭玄云：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火，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謂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也。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張氏曰：南方星鳥，則東方青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梁，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虛，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推之也。

金氏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顧氏臨曰：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三十年小變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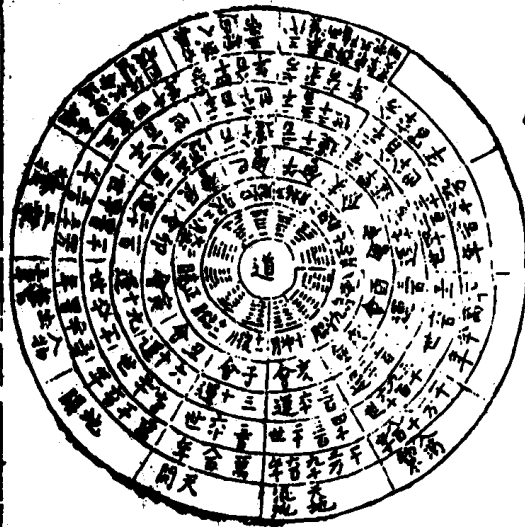
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伏羲神農之曆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曆不可用於夏商之際。

金氏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三年者為稍得。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

新安陳氏曰。饒氏此條。當與訂傳歲差之法參看。其訂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曆以與天合哉。既當隨時脩改以與天合。則執經膠泥以求古合。其所不可也。

五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土曰填星。漢天文志曰。木仁也。火禮也。土信也。金義也。水智也。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為贏。與日分南北之次為縮。出早為日食。出晚為天妖。主兵象也。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超舍為贏。退合為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妖。水星出早為日食。出晚為彗。四時不出。則天下大饑。出於房則主地動也。火行一舍二舍為不祥。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填星失次而上一舍三舍則為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戚。五緯之變。其詳見於漢晉志。

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行也。是以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一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列四時。無非順天而成造化也。

天地一元之數圖

邵子曰。道生天地。

又曰。道為天地之本。

又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 復。

朱子曰。復。陽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

䷒ 臨。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

䷊ 泰。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 大壯。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

䷪ 夬。

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

䷀ 乾。

夬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也。

䷫ 姤。

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

䷠ 遯。

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

䷋ 否。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

䷓ 觀。

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 剝。

剝落也。五陽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

☷ 坤。

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

邵伯溫曰。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數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

蔡氏程曰。西山蔡先生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化窮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邵伯溫曰。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未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黃氏瑞節曰。堯之時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也。堯而後可遞而推矣。

易圖識漏 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芹撰芹字德馨號畏庵龍巖人蔡清之弟子也正德九年以歲貢生官海陽縣訓導是編爲發明先天圖學而作前有正德丁卯自序稱易圖凡二十七面而今書新舊諸圖凡二十有八蓋以陳眞晟天地聖人之圖君子法天之圖總名爲心學圖也其謂伏羲八卦橫圖八卦圓圖皆爲贅設乃後人因繫辭說卦之語而誤加之則未嘗不知後人因易以作圖又謂胡一桂於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分配節氣非其本旨其伏羲本河圖以作易圖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皆穿鑿可疑於圖書之學亦未嘗不覺其不安而堅信先天圖出自伏羲推而至於心學推而至於歷法曼衍支離殊不可解抄本亦黑白混淆奇偶叅錯殆不可辨識此眞覆瓿之書也